目 录

《知堂书话》序（钟叔河） 1

●《自己的园地》选十六篇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1

《沉沦》 4

《王尔德童话》 8

《你往何处去》 12

《魔侠传》 14

《镫百姿》 19

法布耳《昆虫记》 21

《歌咏儿童的文学》 23

《俺的春天》 26

儿童的书 29

《结婚的爱》 33

《爱的创作》 36
《梦》 39
吕坤的《演小儿语》 43
读《童谣大观》 46
读《各省童谣集》 51

●《茶话》选六篇
《保越录》 56
《艳歌选》 57
明译《伊索寓言》 59
再关于伊索 62
《遵主圣范》 63
附：再论《遵主圣范》译本(陈垣) 65
附：三论《遵主圣范》译本(张若谷) 71
《马琴日记抄》 74

●《雨天的书》选九篇
日记与尺牍 76
文法之趣味 79
神话的辩护 83
续神话的辩护 86
神话的典故 88
科学小说 91
读《纺轮的故事》 94

读《欲海回狂》 96
读《京华碧血录》 99

●《泽泻集》选一篇
《镜花缘》 102

●《谈龙集》选十篇
关于"市本" 105
《香园》 108
违碍字样 112
《忆》的装订 115
读《性的崇拜》 117
《旧约》与恋爱诗 119
安得森的《十之九》 121
《爱的成年》 126
一部英国文选 129
《巡礼行记》 131

●《谈虎集》选二篇
关于儿童的书 135
读《儿童世界游记》 138

●《永日集》选一篇
《神州天子国》 140

●《潘云集》选二篇
读《游仙窟》 141
《杨柳风》 145

●《夜读抄》选二十五篇
《黄蔷薇》 148
《远野物语》 151
《颜氏学记》 157
《性的心理》 161
《猪鹿狸》 167
《蠕范》 171
《兰学事始》 176
《听耳草纸》 180
《一岁货声》 183
《一岁货声》之馀 187
希腊神话一 190
希腊神话二 198
《金枝上的叶子》 204
《清嘉录》 208
《五老小简》 214
《花镜》 218
《塞耳彭自然史》 222
《颜氏家训》 229
《甲行日注》 234

《男化女》 238
《和尚与小僧》 243
《文饭小品》 246
《江州笔谈》 254
《五杂组》 258
《百廿虫吟》 262

●《苦茶随笔》选六篇
厂甸 267
《洗斋病学草》 271
厂甸之二 276
《食味杂咏》注 282
《东京散策记》 287
科学小品 293

●《苦竹杂记》选十七篇
《冬天的蝇》 297
《醉馀随笔》 301
《煮药漫抄》 303
刘青园《常谈》 306
《如梦录》 311
《拜环堂尺牍》 313
读禁书 318
《古南馀话》 321

《广东新语》 325
《岭南杂事诗抄》 331
《隅田川两岸一览》 335
《幼小者之声》 340
蒋子潇《游艺录》 344
郝氏说《诗》 350
《我是猫》 355
《和文汉读法》 358
《日本话本》 362

●《风雨谈》选十八篇
《游山日记》 365
三部乡土诗 369
《记海错》 373
《钝吟杂录》 378
《燕京岁时记》 382
毛氏说《诗》 385
《窦存》 389
关于家训 393
郁冈斋《笔麈》 397
《逸语》与《论语》 401
《日本杂事诗》 406
《书法精言》 411
《王湘客书牍》 415

《蒿庵闲话》 421
《雅片事略》 425
《梅花草堂笔谈》等 432
读戒律 436
安徒生的四篇童话 442

●《瓜豆集》选七篇
《常言道》 449
《常谈丛录》 456
《常谈丛录》之二 461
藤花亭镜谱 465
关于试帖 471
关于尺牍 476
关于《谑庵悔谑》 484

（以下属下册）

●《秉烛谈》选十九篇
《读风臆补》 489
《读书随笔》 493
《林皋间集》 498
《双节堂庸训》 502
《朴丽子》 507
《人境庐诗草》 515
《茨村新乐府》 527
《莲花筏》 532

《谈史志奇》 539
《曝背余谈》 543
《老学庵笔记》 547
《银茶匙》 553
《江都二色》 559
《凡人崇拜》 565
《浮世风吕》 572
读《檀弓》 577
再谈试帖 580
再谈尺牍 584
谈笔记 590

●《药堂语录》选三十二篇
《太上感应篇》 595
《文海披沙》 596
《习苦斋画絮》 597
《琐事闲录》 598
《跨鹤吹笙谱》 599
《九烟遗集》 600
《如梦录》 601
《存拙斋札疏》 602
姚镜塘集 603
《汴宋竹枝词》 604
《七修类稿》 605

《辛卯侍行记》 606
《舌华录》 607
《夷坚志》 608
《洞灵小志》 610
《耳食录》 611
《入都日记》 612
销夏之书 613
《绕竹山房诗稿》 614
《宋琐语》 615
《南园记》 616
《燕窗闲话》 617
《滹盦文存》 619
《松崖诗抄》 620
《如梦记》 621
《日本国志》 623
钱名世序文 624
曲词秽亵 625
《读诗管见》 627
曾衍东诗 628
《右台仙馆笔记》 629
方晓卿《盦存》 631

●《药味集》选五篇
《元元唱和集》 632

《四鸣蝉》 635
《老老恒言》 640
《鲭话》 645
《春在堂杂文》 648

●《药堂杂文集》选三篇
读《列女传》 652
读《初潭集》 656
《画锺进士像题记》 661

●《书房一角》选一百一十八篇
《玛伽耳人的诗》 665
童话 666
歌谣 667
匈加利小说 668
医学史 670
画谱 671
妖术史 672
小说 674
《七巧图》 675
《淞隐漫录》 676
《西厢记酒令》 677
《左盦诗》 679
《消寒新咏》 680

《河渭间集选》 681
《圭龛诗录》 683
《诗经新注》 684
《尔雅义疏》 685
《山海经释义》 686
《容膝居杂录》 688
《柯园唱和集》 689
《荆园小语》 690
《三不朽图赞》 691
《萝庵游赏小志》 693
《天籁集》 694
《越妓百咏》 695
《妄妄录》 697
《吴歈百绝》 698
《越言释》 699
《越谚》 700
《蕉轩摭录》 701
《越中金石记》 702
王见大本《梦忆》 703
《左腴》周氏刻本 703
《辖轩语》 704
《文字蒙求》 705
《戊戌奏稿》 706
《金冬心题记》 706

《列仙传》 707
《扬州画舫录》 708
《教童子法》 709
《毛诗多识》 710
《紫幢轩诗》 711
《西斋偶得》 712
《三千威仪》 714
《千百年眼》 715
《疑耀》 716
《北风集》 717
《天咫偶闻》 718
《寒灯小话》 719
《儿女英雄传》 720
《品花宝鉴》 721
《香祖笔记》 723
《扪烛胜存》 723
《分类诗话》 724
《多岁堂古诗存》 725
《大谷山堂集》 726
《野园诗稿》 727
《癯鸥戏墨》 728
《冷红轩集》 729
《扶桑两月记》 730
《学海谈龙》 731

《稗海纪游》 732
《林和靖集》 733
《天津文抄》 733
《四史疑年录》 734
《金陵游记》 735
《左庵词话》 736
《思痛记》 737
读《东山谈苑》 738
读《大学》《中庸》 738
读《经律异相》 739
读《柳崖外编》 739
读《云仙散录》 740
题《藤阴杂记》 741
读《孔子集语》 742
题《乡言解颐》 742
题《会稽三赋》 743
题十种古逸书 744
读《眉山诗案广证》 745
题王氏刻《莞圃藏书题识续录》 746
读《解脱集》 746
读《养和轩随笔》 747
读《陶庐五忆》 748
题《阮盦笔记》 748
读《泊宅编》 749

白石诗词题记 750
题《四奇合璧》 751
读《小柴桑喃喃录》 752
读《南阜山人诗集》 753
读《毛诗草木疏》 753
读《舒艺室随笔》 754
读黄生《义府》 755
题《谋野集删》 756
读《带经堂诗话》 757
读李氏《见物》 757
《桥》 758
题《留我相庵诗草》 759
《思元斋续集》 759
《曲成图谱》 761
《沮江随笔》 762
题影印《琵琶记》 763
《尔雅义疏》杨氏刊本 764
《文章缘起》 765
《唐才子传》 765
《迷藏一哂》 766
《柳如是事辑》 767
《竹人录》 767
《和陶诗》 768
《谪麟堂遗集》 769

《恒言录》 770
《列仙图赞》 770
《樵隐集》 771
《憩亭杂俎》 772
《二十七松堂集》 773
《栖云阁诗》 774
《清诗初集》 775
《印人传》 775
陈授衣诗 776

●《秉烛后谈》选六篇
《南堂诗抄》 777
《东莱左氏博议》 782
贺贻孙论《诗》 787
《水田居存诗》 795
俞理初的诙谐 800
老年的书 804

●《苦口甘口》选六篇
希腊之馀光 809
两种祭规 816
读《鬼神论》 821
俞理初的著书 826
陶集小记 829

《虎口日记》及其他 835

●《立春以前》选五篇
《广阳杂记》 839
《杨大瓢日记》 845
《寄龛四志》 851
《集赞》 856
《和纸之类》 862

●《鲁迅的故家》选一篇
陈师曾的风俗画 865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选一篇
《沃方夜谈》 866

●《鲁迅的青年时代》选一篇
关于《阿Q正传》 867

●《过去的工作》选三篇
关于竹枝词 872
《读书疑》 876
集里堂的笔记 881

●《知堂乙酉文编》选二篇

小说的回忆 887
北京的风俗诗 896

●《木片集》〔未刊〕选一篇
《唐诗三百首》 903

●《知堂回想录》选六篇
《希腊女诗人萨波》 904
《希腊的神与英雄》 908
《伊索寓言》与《书库》 911
《伊翁》及其他 916
《古事记》及其他 921
《浮世澡堂》及其他 925

●遗稿 选一篇
《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930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近来看到一本很好的书，便是赵元任先生所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书”，但正如金圣叹所说又是一部“绝世妙文”，就是大人——曾经做过小孩子的大人，也不可不看，看了必定使他得到一种快乐的。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好象“毛毛虫”的变了胡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他们忘却了自己的儿童时代的心情，对于正在儿童时代的儿童的心情于是不独不能理解，与以相当的保育调护，而且反要加以妨害；儿童倘若不幸有这种的人做他的父母师长，他的一部分的生活便被损坏，后来的影响更不必说了。我们不要误会，这只有顽固的塾师及道学家才如此，其实那些不懂感情教育的价值而专讲实用的新教育家所种的恶因也并不小，即使没有比他们更大。

我对于少数的还保有一点儿童的心情的大人们，郑重的介绍这本名著请他们一读，并且给他们的小孩子读。

这部书的特色，正如译者序里所说，是在于他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英国政治家辟忒(Pitt)曾说，“你不要告诉我说一个人能够讲得有意思；各人都能够讲得有意思。但是他能够讲得没有意思么？”文学家特坤西(De Quincey)也说，只是有异常的才能的人，才能写没有意思的作品。儿童大抵是天才的诗人，所以他们独能赏鉴这些东西。最初是那些近于“无意味不通的好例”的抉择歌，如《古今风谣》里的“脚驴斑斑”，以及“夹雨夹雪冻死老鳖”一类的趁韵歌，再进一步便是那些滑稽的叙事歌了。英国儿歌中《赫巴特老母和伊的奇怪的狗》与《黎的威更斯太太和伊的七只奇怪的猫》，都是这派的代表著作，专以天真而奇妙的“没有意思”娱乐儿童的。这《威更斯太太》是夏普夫人原作，经了拉斯金的增订，所以可以说是文学的滑稽儿歌的代表，后来利亚(Lear)做有“没有意思的诗”的专集，于是更其完成了。散文的一面，始于高尔斯密的《二鞋老婆子的历史》，到了加乐尔而完成，于是文学的滑稽童话也侵入英国文学史里了。欧洲大陆的作家，如丹麦的安徒生在《伊达的花》与《阿来锁眼》里，荷兰的蔼覃在他的《小约翰》里，也有这类的写法，不过他们较为有点意思，所以在“没有意思”这一点上，似乎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加乐尔的了。然而这没有意思决不是无意义，他这著作是实在有哲学的意义的。麦格那思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论》上说：“利亚的没有意思的诗与加乐尔的阿丽思的冒险，都非常分明的表示超越主义观点的滑稽。他们似乎是说，‘你们到

这世界里来住吧，在这里物质是一个消融的梦，现实是在幕后。'阿丽思走到镜子的后面，于是进奇境去。在他们的图案上，正经的〔分子〕都删去，矛盾的事情很使儿童喜悦；但是觉着他自己的限量的大人中的永久的儿童的喜悦，却比〔普通的〕儿童的喜悦为更高了。"我的本意在推举他在儿童文学上的价值，这些评论本是题外的话，但我想表明他在〔成人的〕文学上也有价值，所以抄来作个引证。译者在序里说："我相信这书的文学的价值，比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亦比得上，不过又是一派罢了。"这大胆而公平的批评，实在很使我佩服。普通的人常常相信文学只有一派是正宗，而在西洋文学上又只[illegible]士比亚是正宗，给小孩子看的书既然不是这一派，当然不是文学了。或者又相信给小孩子的书必须本于实在或是可能的经验，才能算是文学，如《国语月刊》上勃朗的译文所主张，因此排斥空想的作品，以为不切实用，欧洲大战时候科学能够发明战具，神话与民间故事毫无益处，即是证据。两者之中，第一种拟古主义的意见虽然偏执，只要给他说明文学中本来可以有多派的，如译者那样的声明，这问题也可以解决了；第二种军国主义的实用教育的意见却更为有害。我们姑且不论任何不可能的奇妙的空想，原只是集合实在的事物的经验的分子综错而成，但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利一样。人间所同具的智与情应该平匀发达才是，否则便是精神的畸形。刘伯明先生在《学衡》第二期上攻击毫无人性人情的"化学化"的学者，

我很是同意。我相信对于精神的中毒，空想——体会与同情之母——的文学正是一服对症的解药。所以我推举这部《漫游奇境记》给心情没有完全化学化的大人们，特别请已为或将为人们的父母师长的大人们看，——若是看了觉得有趣，我便庆贺他有了给人家做这些人的资格了。

对于赵先生的译法，正如对于他的选译这部书的眼力一般，我表示非常的佩服：他的纯白话的翻译，注音字母的实用，原本图画的选入，都足以表见忠实于他的工作的态度。我深望那一部姊妹书《镜里世界》能够早日出板。——译者序文里的意见，上面已经提及，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但就文章的全体看来，却不免是失败了。因为加乐尔式的滑稽实在是不易模拟的：赵先生给加乐尔的书做序，当然不妨模拟他，但是写的太巧了，因此也就未免稍拙了。……妄言多罪。

《沉沦》

我在要谈到郁达夫先生所作的小说集《沉沦》之先，不得不对于“不道德的文学”这一个问题讲几句话，因为现在颇有人认他是不道德的小说。

据美国莫台耳(Mordell)在《文学上的色情》里所说，所谓不道德的文学共有三种，其一不必定与色情相关的，其馀两种都是关于性的事情的。第一种的不道德的文学实在是反因袭思

想的文学，也就可以说是新道德的文学。例如易卜生或托尔斯泰的著作，对于社会上各种名分的规律加以攻击，要重新估定价值，建立更为合理的生活，在他的本意原是"道德的"，然而从因袭的社会看来，却觉得是"离经叛道"，所以加上他一个不道德的名称。这正是一切革命思想的共通的运命，耶稣，哥白尼，达尔文，尼采，克鲁泡特金都是如此；关于性的问题如惠忒曼、加本特等的思想，在当时也被斥为不道德，但在现代看来却正是最醇净的道德的思想了。

第二种的不道德的文学应该称作不端方的文学，其中可以分作三类。(一)是自然的，在古代社会上的礼仪不很整饬的时候，言语很是率真放任，在文学里也就留下痕迹，正如现在乡下人的粗鄙的话在他的背景里实在只是放诞，并没有什么故意的挑发。(二)是反动的，禁欲主义或伪善的清净思想盛行之后，常有反动的趋势，大抵倾向于裸露的描写，因以反抗旧潮流的威严，如文艺复兴期的法意各国的一派小说，英国王政复古时代的戏曲，可以算作这类的代表。(三)是非意识的，这一类文学的发生并不限于时代及境地，乃出于人性的本然。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不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说与颓废派的著作，大抵属于此类。据"精神分析"的学说，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即在婴孩时代，也有他的性的生活，其中主动的重要分子，便是他苦(Sadistic)自苦(Masochistic)展览(Exhibitionistic)与窥视(Voyeuristic)的本能。这些本能得到相当的发达与满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础，又因了升华作用而成为艺术与

学问的根本；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所谓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那色情狂的著作也同属在这一类，但我们要辨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虽然这交界点的区画是很难的。莫台耳说："亚普刘思(Apuleius)彼得洛纽思(Petronius)戈谛亚(Gautier)或左拉(Zola)等人的展览性，不但不损伤而且有时反增加他们著作的艺术的价值。"我们可以说《红楼梦》也如此，但其馀的中国的"淫书"却都是色情狂的了。猥亵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妨害艺术的价值。天才的精神状态也本是异常的，然而在变态心理的中线以外的人与著作则不能不以狂论。但是色情狂的文学也只是狂的病的，不是不道德的，至于不端方的非即不道德，那自然是不必说了。

第三种的不道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不道德文学，因为这是破坏人间的和平，为罪恶作辩护的，如赞扬强暴诱拐的行为，或性的人身卖买者皆是。严格的说，非人道的名分思想的文章也是这一类的不道德的文学。

照上边说来，只有第三种文学是不道德的，其馀的都不是；《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著者在自序里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

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第二篇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虽然他也说明"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就把他们作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的"，但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理想与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苦闷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沦》的主人公的忧郁病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的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的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但在《留东外史》，其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龟》相比，却不能援这个例，因为那些描写显然是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留东外史》终是一部"说书"，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

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

著者曾说："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我这些空泛的闲话当然算不得批评，不过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所以略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至于这书的真价，大家知道的大约很多，也不必再要我来多说了。

《王尔德童话》

近来见到穆木天先生选译的《王尔德童话》，因此想就"文学的童话"略说几句。

普通的童话是"原始社会的文学"。我在答赵景深先生童话的讨论书上说，"原始社会的故事普通分作神话、传说、童话三

种。神话是创世以及神的故事，可以说是宗教的；传说是英雄的战争与冒险的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童话的实质也有许多与神话传说共通，但是有一个不同点：便是童话没有时与地的明确的指定，又其重心不在人物而在事件，因此可以说是文学的。"但是这种民间童话虽然也是文学，却与所谓文学的童话很有区别：前者是民众的，传述的，天然的；后者是个人的，创作的，人为的：前者是"小说的童年"，后者是小说的化身，抒情与叙事的合体。记录民间童话的人是民俗学者，德国的格林(Grimm)兄弟是最著名的例；创作文学的童话的是文人，王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人。

英国安特路阑在《文学的童话论》里说，"童话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原始的古旧，而又有回复他的少年的无限的能力。老婆子的故事，关于一个男孩子与一个女孩子，以及一个凶很的继母，关于三个冒险的兄弟，关于友谊的或者被禁厌的兽，关于魔法的兵器与指环，关于巨人与吃人的种族的故事，是传奇的小说的最古的形式。开化的民族把这些小孩子气的说话修饰成重要的传奇的神话，如〔取金羊毛的〕亚尔戈船，以及赫拉克来思与阿迭修思的传说。未开化的种族如阿及贝威，爱斯吉摩与萨摩亚人，保存这老婆子的故事，形式没有那样高雅，或者因此却更与原来的形式相近。欧洲的乡里人保留这故事的形式，近于野蛮民族的而与希腊相差更多；到后来文人随从民间传述中采用了这种故事，正如他们的采用寓言一般。"婆罗门教与佛教的经典，中古基督教的传道书里，早已利用了民间传说去载他们的教义，但其本意只是宗教的教训的，并没有将他当作文

学看待。这种新倾向起于十七世纪之末，法国的贝洛尔（Perrault）可以说是这派的一个开创者。他于一六九七年刊行他的《鹅母亲的故事》，在童话文学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但是他这几篇小杰作虽然经过他的艺术的剪裁，却仍是依据孩儿房的传统，所以他的位置还是在格林兄弟这一边，纯粹的文学的童话界的女王却不得不让给陀耳诺夫人（Madam d' Aulnoy）了。伊的四十一册的《仙灵的宫廷》真可以说是仙灵故事的大成，虽然流行于后世的只有《白猫》等若干篇，伊只要得到传说里的一点提示，便能造出鲜明快活的故事，充满着十八世纪的宫廷的机智。以后这派童话更加发达，确定为文学的一支，在十九世纪里出了许多佳作，如英国庚斯来的《水孩儿》，拉斯庚的《金河之王》，麦陀那耳特的《梦幻家》，加乐耳的《阿丽思》等都是。丹麦的安特生更是不消说了，"他在想象上与原始的民间的幻想如此相似，与童年的心的秘密如此相近。"戈斯说，"安特生的特殊的想象使他格外和儿童的心思相亲近。小儿正如野蛮人，于一切不调和的思想分子，毫不介意，容易承受下去；安特生的技术大半就在这里，他能很巧妙的把几种毫不相干的思想，联结在一起。"因为他是诗人，又是一个"永久的孩子"，所以在文学的童话上是没有人能够及得上的：正如兰氏所说，他的《锡兵》和《丑小鸭》及其他才是真正的童话。王尔德的《石榴之家》与《幸福王子》两卷书却与安特生的不同，纯粹是诗人的诗，在这一点上颇与法国孟代的《纺轮的故事》相似。王尔德和孟代一样，是颓废的唯美主义的人，但孟代在他的故事里明显的表示出快乐主义的思想，王尔德的又有点不同。这九篇都是"空想的童话，中

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条深红的线坚固的缀成一帖。"（据亨特生著《人生与现代精神的解释者》）王尔德的文艺上的特色，据我想来是在于他的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他的喜剧的价值便在这里，童话也是如此；所以安特生童话的特点倘若是在"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那么王尔德的特点可以说是在"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了。因此他的童话是诗人的，而非是儿童的文学；因为在近代文艺上童话只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内容尽多变化，如王尔德、孟代等的作品便是这文学的童话的最远的变化的一例了。

以上关于王尔德童话的一点意见，译者在序里也已约略说及，我现在只是略加说明罢了。译者在原本九篇里选了《渔夫与他的魂》，《莺儿与玫瑰》，《幸福王子》，《利己的巨人》与《星孩儿》这五篇，对于这个选择我也完全同意。关于译文我没有什么话说，不过觉得地名的译义似乎还有可商的地方。如《利己的巨人》里的"谷墙地方的食人鬼"一句里的"谷墙"，现在虽然是称作康瓦尔(Cornwail)，可以作这两个字解，但据贝林戈尔特的《康瓦尔地志》说，这个名称起于十世纪，当时读作科伦威勒思(Cornweales)，意云〔不列颠的〕角上的威尔士人。这本来不过是些小事，但使我最不满意的却是纸张和印工的太坏，在看惯了粗纸错字的中国本来也不足为奇，但看到王尔德的名字，联想起他的主张和文笔，比较摊在眼前的册子，禁不住发生奇异之感。我们并不敢奢望有什么插画或图案，只求在光洁的白纸上印着清楚的黑字便满足了，因为粗纸错字是对于著者和译者——即使不是对于读者——的一种损害与侮辱。

《你往何处去》

波兰显克微支的名作《你往何处去》，已由徐炳昶、乔曾劬二君译成中国语了，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

显克微支在本国的声名，第一是革命家，第二是小说家；小说中的声名，又以短篇居第一，历史小说居第二。但在外国恰是相反，大家只知道他是小说家，是历史小说家，而且历史小说之中又最推赏这部“描写当希腊罗马文明衰颓时候的社会状况和基督教的真精神”的《你往何处去》，至于描写波兰人的真精神的《火与剑》等三部作却在其次了。就艺术上讲，那三部作要较为优胜，因为他做《你往何处去》虽然也用该博精密的文化史知识作基本，但他描写里边的任何人，都不能象在三部曲里描写故国先人的样子，将自己和书中人物合一了去表现他，其次则因为寄托教训，于艺术便不免稍损了。但大体上总是历史小说中难得的佳作，波兰以外的国民把这部书认为显克微支的最大的著作，却也是当然的了。

这部书是表扬基督教的真精神的，但书中的基督教徒的描写都不很出色，黎基与维尼胥的精神的恋爱是一件重要的插话，可是黎基的性格便很朦胧，几乎没有独立的个性，克洛福特在《外国文学之研究》上说，“黎基是小说里的一个定型的基督教处女，伊的命运是从狮子圈里被救出来”，可以算是确当的评语。

在全书里写得最好，又最能引起我们的同情的，还是那个“丰仪的盟主”俾东。他是一个历史上有名人物，据挞实图的历史里说，“他白天睡觉，夜里办事及行乐。别人因了他们的勤勉得成伟大，他却游惰而成名，因为他不象别的浪子一样，被人当作放荡的无赖子，但是一个奢华的专门学者(Erudito Luxu)”。挞实图生于奈龙朝，所说应该是可信的。就俾东的生活及著作(现存的《嘲笑录》的一部分)看来，他确是近代的所谓颓废派诗人的祖师，这是使现代人对于他觉得有一种同情的缘故，其实那时罗马朝野上多是颓废派气味的人，便是奈龙自己也是，不过他们走到极端去了，正如教徒之走向那一个极端，所以发生那样的情形。在或一意义上两方都可以说是幸福者，只有在这中间感到灵肉的冲突，美之终生的崇拜者，而又感知基督教的神秘之力的，如俾东那样的人，才是最可同情，因为这也是现代人所同感的情况了。显克微支自己大约也就多少如此，只是心里深固的根蒂牵挽他稍偏于这一面，正如俾东的终于偏在异教那一面罢了。

《你往何处去》中有几段有名的描写，如第一篇第一章记俾东在浴室里的情形，使我们可以想见他的生活；第三篇第十一章(译本)的写教徒的被虐杀，第十七章的虞瑞斯拗折牛颈，救出黎基，很有传奇的惊心动魄的力量；至于卷末彼得见基督的半神话的神秘，俾东和哀尼斯情死的悲哀而且旖旎，正是极好的对比。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本来源出司各得，但其手法决不下于司各得，这便是在《你往何处去》中也可以看出来的。徐、乔二君的译本据序里所说是以直译为主的；我们平常也主张直

译，但是世间怀疑的还很多，现在能有这样的好成绩，可以证明直译的适用，实在是很可尊重的。卷首有一篇深切著明的序言，也是难得的；俗语说，会看书的先看序，现在可以照样的说，要知道书的好否，只须先看序。译著上边，有一篇好的序言，这是我们所长久期待而难得遇到的事。

对于这个译本要说美中不足，觉得人名音译都从法国读法，似乎不尽适当。譬如Petronius译作彼得罗纽思或者未免稍烦，但译作俾东，也太省略。我想依了译本文体的精神，也应用全译的人名才觉相称。希腊罗马人名本来欧洲各国都照本国习惯去写读，德国一部分的学者提倡改正，大家多以为迂远，但我个人意见却以为至有道理。其次，则原书所据法国译本，似有节略。据说英译显克微支著作，以美国寇丁(Curtin)的足译本为最善，两相比较，英译还更多一点，第三篇分章也不相同，计有三十一章。在外国普通译本，对于冗长之作加以节略，似亦常有，无伤大体，或者于普及上还可以有点效用，不过我们的奢望，不免得了陇又要望蜀罢了。

《魔侠传》

我好久没有读古文译本的小说了，但是这回听说林纾、陈家麟二君所译的《魔侠传》是西班牙西万提司的原作，不禁起了好奇心，搜求来一读，原来真是那部世界名著 *Don Quixote*（《吉

诃德先生»)的第一分，原本五十二章，现在却分做四段了。

西万提司(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生于西班牙的文艺复兴时代，本是一个军人，在土耳其战争里左手受伤成了残废，归途中又为海贼所掳，带往非洲做了五年苦工；后来在本国做了几年的收税官，但是官俸拖欠拿不到手，反因税银亏折，下狱追比，到了晚年，不得不靠那馀留的右手著书度日了。他的著作，各有相当的价值，但其中却以«吉诃德先生»为最佳，最有意义。据俄国都盖涅夫在«吉诃德与汉列忒»一篇论文里说，这两大名著的人物实足以包举永久的二元的人间性，为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吉诃德代表信仰与理想，汉列忒(Hamlet)代表怀疑与分析；其一任了他的热诚，勇往直前，以就所自信之真理，虽牺牲一切而不惜；其一则凭了他的理知，批评万物，终于归到只有自己，但是对于这唯一的自己也就不能深信。这两种性格虽是相反，但正因为有他们在那里互相撑拒，文化才有进步，«吉诃德先生»书内便把积极这一面的分子整个的刻画出来了。在本书里边，吉诃德先生(译本作当块克苏替)与从卒山差邦札(译本作山差邦)又是一副绝好的对照；吉诃德是理想的化身，山差便是经验的化身了。山差是富于常识的人，他的跟了主人出来冒险，并不想得什么游侠的荣名，所念念不忘者只是做海岛的总督罢了；当那武士力战的时候，他每每利用机会去喝一口酒，或是把“敌人”的粮食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他也知道主人有点风颠，知道自己做了武士的从卒的命运除了被捶以外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但是他终于遍历患难，一直到吉诃德回家病死为止。都盖涅夫说，“本来民众常为运命所

导引，无意的跟着曾为他们所嘲笑，所诅咒，所迫害的人而前去”，或者可以为一种说明。至于全书的精义，著者在第二分七十二章里说得很是明白：主仆末次回来的时候，山差望见村庄便跪下祝道，“我所怀慕的故乡，请你张开眼睛看他回到你这里来了，——你的儿子山差邦札，他身上满是鞭痕，倘若不是金子。请你又张了两臂，接受你的儿子吉诃德先生，他来了，虽然被别人所败，却是胜了自己了。据他告诉我，这是一切胜利中人们所最欲得的〔大〕胜利了。……”这一句话不但是好极的格言，也就可以用作墓碑，纪念西班牙与其大著作家的辛苦而光荣的生活了。

《吉诃德先生》是一部“拟作”（Parody），讽刺当时盛行的游侠小说的，但在现今这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史实，和普通赏鉴文艺的没有什么关系了。全书凡一百八章，在现时的背景里演荒唐的事迹，用轻妙的笔致写真实的性格，又以快活健全的滑稽贯通其间，所以有永久的生命，成为世界的名著。他在第二分的序信上（一六一六年，当明朝万历末年，）游戏的说道，中国皇帝有信给他，叫他把这一部小说寄去，以便作北京学校里西班牙语教科书用。他这笑话后来成为豫言，中国居然也有了译本，但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太大，对于译本的失望也就更甚，——倘若原本是“白髭拜”（Guy Boothby）一流人的著作，自然没有什么可惜。全部原有两分，但正如《鲁滨孙漂流记》一样，世间往往只取其上半部（虽然下半部也是同样的好），所以这一节倒还可以谅解。林君的古文颇有能传达滑稽味的力量，这是不易得的，但有时也大失败，如欧文的《拇掌录》的译文，有许

多竟是恶札了。在这《魔侠传》里也不免如此，第十六章（译本第二段第二章）中云：

“骡夫在客店主人的灯光下看见他的情人是怎样的情形(案指马理多纳思被山差所打)，便舍了吉诃德，跑过去帮助伊。客店主人也跑过去，虽然是怀着不同的意思，因为他想去惩罚那个女人，相信伊是这些和谐的唯一的原因。正如老话（案指一种儿童的复叠故事）里所说，猫向老鼠，老鼠向绳，绳向棍子，于是骡夫打山差，山差打女人，女人打他，客店主人打伊，大家打得如此活泼，中间不容一刹那的停顿。”

汉译本上却是这几句话：

“而肆主人方以灯至。骡夫见其情人为山差邦所殴。则舍奎沙达。奔助马累托。奎沙达见骡夫击其弟子。亦欲力疾相助。顾不能起。肆主人见状。知衅由马累托。则力蹴马累托。而骡夫则殴山差邦。而山差邦亦助殴马累托。四人纷纠。声至杂乱。”

至于形容马理多纳思(即马累托)的一节，两本也颇有异同，今并举于下：

“这客店里唯一的仆役是一个亚斯都利亚地方的姑娘，有一个宽阔的脸，平扁的后颅，塌鼻子，一只眼斜视，那一只也不平正，虽然伊的身体的柔软可以盖过这些缺点，因为伊的身长不过七掌(案约四尺半)，两肩颇肥，使伊不由的不常看着地面。”(以上并据斯密士1914版英译本)

“此外尚有一老妪。广额而丰颐。眇其一目。然颇趍捷。盖自顶及踵。不及三尺。肩博而厚。似有肉疾自累其身。”(林译

本二之二)

这一类的例，举起来还很多，但是我想这个责任，口译者还须担负大半，因为译文之不信当然是口译者之过，正如译文之不达不雅——或太雅——是笔述者之过一样。他们所用的原本似乎也不很好，大约是一种普通删改本。英译本自十七世纪以来虽然种类颇多，但好的也少；十九世纪末的阿斯比(Ormsby)的四卷本，华支(Watts)的五卷本，和近来的斯密士(Smith)的一卷本，算是最为可靠，只可惜不能兼有陀勒(Dore)的插画罢了。爱西万提司的人，会外国文的都可以去得到适当的译本(日本也有全译)，不会的只得去读这《魔侠传》，却也可以略见一斑，因为原作的趣味太丰厚了，正如华支在《西万提司评传》中所说，即使在不堪的译文如莫妥(Motieux)的杂译本里，他的好处还不曾完全失掉。所以我说《魔侠传》也并非全然无用，虽然我希望中国将来会有一部不辱没原作者的全译出现。

本文以外，还有几句闲话。原本三十一章(林译本三之四)中，安特勒思叫吉诃德不要再管闲事，省得使他反多吃苦，末了说，"我愿神使你老爷和生在世上的所有的侠客都倒了霉。"林君却译作："似此等侠客在法宜骈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底下还加上两行小注道："吾于党人亦然。"这种译文，这种批注，我真觉得可惊，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

※

《镡百姿》

近来所见最有趣味的书物之一，是日本大熊喜邦所编的《镡百姿》，选择古剑镡图案，用玻璃板照原形影印，凡百张，各加以说明。

镡古训剑鼻，徐锴注云人握处之下也，相传为剑柄末端，惟日本用作刃下柄上护手铁盘之称。《庄子》说剑凡五事，曰锋镆脊镡夹，未曾说及这一项；大约古时没有护手，否则所谓剑鼻即指此物，也未可知，因为盾鼻印鼻瓜鼻都是譬喻，指隆起之处，不必有始末之意思，执了“鼻犹初也”的话去做解释，未免有点穿凿。中国近代刀剑的护手，至少据我们所见，都没有什么装饰，日本的却大不相同，大抵用金属镶嵌，或是雕镂。《镡百姿》中所收的都是透雕铁镡，可以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镡作圆形，径约二寸五分，正中寸许名切羽台，中开口容剑刃，左右又有二小孔曰栢穴；图案便以切羽台为中心，在圆周之中巧为安排，颇与镜背花纹相似。唯镜纹多用几何形图案，又出于铸造，镡则率用自然物，使图案化，亦有颇近于写实者，意匠尤为奇拔，而且都是手工雕刻，更有一种特别的风致。我反复的看过几遍，觉得有不尽的趣味。这种小工艺美术品最足以代表国民的艺术能力，所以更可注意。他的特色，正如编者所说，在能于极小的范围中满装丰富的意匠，这的确是难能可

费的事。

中国讲艺术，每每牵联到道德上去，仿佛艺术的价值须得用道德，——而且是最偏隘的旧道德的标准去判定才对，有人曾说只有忠臣孝子的书画是好美术，凡不曾殉难或割股的人所写的便都没有价值。照这个学说讲来，那么鐔的雕刻确是不道德的艺术品，因为他是刀剑上的附属品，而刀剑乃是杀人的凶器，——要说是有什么用处，那只可以用作杀伐的武士道的赃证罢了。不过这是“忠臣美术”的学说，在中国虽然有人主张，其实原是不值一驳的笑话，引来只是“以供一笑”。人的心理无论如何微妙，看着鐔的雕刻的时候，大约总不会离开雕刻，想到有鐔的剑以至剑之杀人而起了义愤，回过来再恨那鐔的雕刻。在大反动时代，这样的事本来也常遇见，对于某一种制度或阶级的怨恨往往酿成艺术的大残毁，如卫道者之烧书毁像，革命党之毁王朝旧迹，见于中外历史；他们的热狂虽然也情有可原，但总是人类还未进步的证据。罗素说，“教育的目的在使心地扩广，不在使心地狭隘。”（据一月十五日《学灯》译文）。人只为心地狭隘，才有这些谬误；倘若宽广了，便知道鐔不是杀伐，经像宫殿不是迷信和专制的本体了。我看了《鐔百姿》而推想到别人的误会，也可谓未免以小人之心度人，但恐中国未必缺乏这派的批评家，所以多写了这一节。

※

法布耳《昆虫记》

法国法布耳所著的《昆虫记》共有十一册，我只见到英译《本能之惊异》，《昆虫的恋爱与生活》，《蝉虫的生活》和从全书中摘辑给学生读的《昆虫的奇事》，日本译《自然科学故事》，《蜘蛛的生活》以及全译《昆虫记》第一卷罢了。在中国要买外国书物实在不很容易，我又不是专门家，积极的去收罗这些书，只是偶然的遇见买来，所以看见的不过这一点，但是已经尽够使我十分佩服这“科学的诗人”了。

法布耳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夫(普通的昆虫学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记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我们看了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同类的运命，受到深切的铭感，现在见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确是很远的远亲——的消息，正是一样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他的叙述，又特别有文艺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虫的史诗之称。戏剧家罗斯丹（Rostand）批评他说，“这个大科学家象哲学者一般的想，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而且抒写”，实在可以说是最确切的评语。默忒林

克（Maeterlinck）称他为“昆虫的荷马”〔原注〕，也是极简明的一个别号。

法布耳（Jean Henri Fabre，1823—1914）的少年生活，在他的一篇《爱昆虫的小孩》中说的很清楚，他的学业完全是独习得来的。他在乡间学校里当理化随后是博物的教师，过了一世贫困的生活。他的特别的研究后来使他得了大名，但在本地不特没有好处，反造成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僚因为他的博物讲义太有趣味，都妒忌他，叫他做“苍蝇”，又运动他的房东，是两个老姑娘，说他的讲义里含有非宗教的分子，把他赶了出去。许多学者又非难他的著作太浅显了，缺少科学的价值。法布耳在《荒地》一篇论文里说，“别的人非难我的文体，以为没有教室里的庄严，不，还不如说是干燥。他们恐怕一叶书读了不疲倦的，未必含着真理。据他们说，我们的说话要晦涩，这才算是思想深奥。你们都来，你们带刺者，你们蓄翼着甲者，都来帮助我，替我作见证。告诉他们，我的对于你们的密切的交情，观察的忍耐，记录的仔细。你们的证据是一致的：是的，我的书册，虽然不曾满装着空虚的方式与博学的胡诌，却是观察得来的事实的精确的叙述，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凡想去考查你们事情的人，都能得到同一的答案。”他又直接的对着反对他的人们说，“倘若我为了学者，哲学家，将来想去解决本能这个难问题的人而著述，我也为了而且特别为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们爱那自然史，这就是你们使得他们如此厌恶的：因此，

〔原注〕 荷马即Homeros的旧译，相传是希腊二大史诗的作者。

我一面仍旧严密的守着真实，却不用你们的那科学的散文，因为那种文章有时似乎是从伊罗瓜族〔原注〕的方言借用来的！”我们固然不能菲薄纯学术的文体，但读了他的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爱之意了。

小孩子没有不爱生物的。幼时玩弄小动物，随后翻阅《花镜》，《格致镜原》和《事类赋》等书找寻故事，至今还约略记得。见到这个布罗凡斯(Provence)的科学的诗人的著作，不禁引起旧事，羡慕有这样好书看的别国的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即使在现在的混乱秽恶之中。

《歌咏儿童的文学》

高岛平三郎编，竹久梦二画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在一九一〇年出板，插在书架上已经有十年以上了，近日取出翻阅，觉得仍有新鲜的趣味。全书分作六编，从日本的短歌俳句川柳俗谣俚谚随笔中辑录关于儿童的文章，一方面正如编者的本意，足以考见古今人对于儿童的心情，一方面也是一卷极好的儿童诗选集。梦二的十六叶着色插画，照例用那梦二式的柔软的笔致写儿童生活的小景，虽没有《梦二画集》的那种艳冶，却另外加上一种天真，也是书中的特彩之一。

〔原注〕 伊罗瓜(Iroquois)是北美土人的一族。

编者在序里颇叹息日本儿童诗的缺乏，虽然六编中包含着不少的诗文，比中国已经很多了。如歌人大隈言道在《草径集》，俳人小林一茶在句集及《俺的春天》里多有很好的儿童诗，中国就很难寻到适例，我们平常记忆所及的诗句里不过“闲看儿童捉柳花”或“稚子敲针作钓钩”之类罢了；陶渊明的《责子诗》要算是最好，因为最是真情流露，虽然戴着一个达观的面具。高岛说，“我想我国之缺乏西洋风的儿童文学，与支那之所以缺乏，其理由不同。在支那不重视儿童，又因诗歌的性质上只以风流为主，所以歌咏儿童的事便很希少，但在我国则因为过于爱儿童，所以要把他从实感里抽象出来也就不容易了。支那文学于我国甚有影响，因了支那风的思想及诗歌的性质上，缺少歌咏儿童的事当然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影响在和歌与俳句上觉得并不很大。”我想这一节话颇有道理，中国缺乏儿童的诗，由于对于儿童及文学的观念的陈旧，非改变态度以后不会有这种文学发生，即使现在似乎也还不是这个时候。据何德兰在《孺子歌图》序上说北京歌谣中《小宝贝》和《小胖子》诸篇可以算是表现对于儿童之爱的佳作，但是意识的文艺作品就极少见了。

日本歌咏儿童的文章不但在和歌俳句中很多，便是散文的随笔里也不少这一类的东西。其中最早的是清少纳言所著的《枕之草纸》，原书成于十世纪末，大约在中国宋太宗末年，共分一百六十馀段，列举胜地名物及可喜可憎之事，略似李义山杂纂，但叙述较详，又多记宫廷琐事，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所以独具一种特色。第七十二段系记“可爱的事物”者，其中几行说及儿童之美，是歌咏儿童的文学的

好标本，今将原文全译于后。

“瓜子脸的小孩。（案此句意义依注释本）

“人们咪咪的叫唤起来，小雀儿便一跳一跳的走来；又〔在他的嘴上〕戏涂上胭脂，老雀儿拿了虫来给他放在嘴里，看了很是可爱。

“三岁左右的小孩急急忙忙的走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被他很明敏的看见，用了可爱的手指撮着，拿来给大人们看，也是极可爱的。

“留着沙弥发的小孩，头发披在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微微的侧着头去看东西，很是可爱。

“交叉系着的裳带的上部，白而且美丽，看了也觉得可爱。又还不很大的殿上童，装束着在那里行走，也是可爱的。

“可爱的小孩暂时抱来戏弄，却驯习了，随即睡着，这是极可爱的。

“雏祭的器具。

“从池中拿起极小的荷叶来看，又葵叶之极小者，也很可爱。——无论什么，凡是细小的都可爱。

“肥壮的两岁左右的小孩，白而且美丽，穿着二蓝的罗衣，衣服很长，用带子束高了，爬着出来，极是可爱。

“八九岁的男孩用了幼稚的声音念书，很可爱。

“长脚，白色美丽的鸡雏，仿佛穿着短衣的样子，啧啧的很喧扰的叫着，跟在人家的后面，或是同着母亲走路，看了都很可爱。

“鸭蛋。（依注释本）

"舍利瓶。

"瞿麦花。"

关于清少纳言的事，《大日本史》里有一篇简略的列传，今抄在后边，原文系古汉文体，亦仍其旧。

"清少纳言为肥后守清原元辅之女，有才学，与紫式部齐名。一条帝(987—1011)时，仕于皇后定子，甚受眷遇。皇后雪后顾左右曰，香炉峰之雪当如何？少纳言即起搴帘，时人叹其敏捷。皇后特嘉其才华，欲奏请为内侍，会藤原伊周（案即皇后之兄）等被流窜，不果。老而家居，屋宇甚陋。郎署年少见其贫窭而悯笑之，少纳言自帘中呼曰，不闻有买骏马之骨者，笑者惭而去。著《枕之草纸》，行于世。"

《俺的春天》

我在《歌咏儿童的文学》里，最初见到小林一茶的俳文集《俺的春天》，但是那里所选的文章只是关于儿童的几节，并非全本，后来在中村编的《一茶选集》里才看见没有缺字的全文。第一节的末尾说：

"我们埋在俗尘里碌碌的度日，却说些吉祥话庆祝新年，大似唱发财的乞人的口吻，觉得很是无聊。强风吹来就会飞去的陋室还不如仍他陋室的面目，不插门松，也不扫尘埃，一任着雪

山路的曲折，今年的正月也只信托着你〔原注〕去迎接新春罢。（后附俳句，下同。）

“恭喜也只是中通罢了，俺的春天。”

本书的题名即从这里出来的，下署文政二年，当公历一八一九年顷，是年夏间所记最有名的两节文章，都是关于他的女儿聪女的，今摘译其一部分：

“去年夏天，种竹日左右，诞生到这多忧患的浮世来的女儿，愚眷而望其聪敏，因命名曰聪。今年周岁以来，玩着点窝螺，打哇哇，摇头的把戏，见了别的小孩，拿着风车，喧闹着也要，拿来给伊的时候，便即放在嘴里吮过舍去，丝毫没有顾惜，随即去看别的东西，把近旁的饭碗打破，但又立刻厌倦，嗤嗤的撕纸障上的薄纸，大人称赞说乖呀乖呀，伊就信以为真，哈哈的笑着更是竭力的去撕。心里没有一点尘翳，如满月之清光皎洁，见了正如看幼稚的俳优，很能令人心舒畅。人家走来，问汪汪那里，便指着狗；问呀呀那里，便指着乌鸦：这些模样，真是从口边到足尖，满是娇媚，非常可爱，可以说是比胡蝶之戏春草更觉得柔美了。……”

但是不久这聪女患天然痘，忽然的死了，一茶在《俺的春天》里记着一节很悲哀的文章，其末尾云，

“……伊遂于六月二十一日与葬花同谢此世。母亲抱着死儿的脸，荷荷的大哭，这也是当然的了。到了此刻虽然明知逝水不归，落花不再返枝，但无论怎样达观，终于难以断念的，正

〔原注〕 你系指释迦。

是这恩爱的羁绊。

“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这样。”

书中还有许多佳篇，可以见作者的性情及境遇者，今译录几节于后：

“没有母亲的小孩，随处可以看出来：衔着指头，站在大门口！这样的被小孩们歌唱，我那时觉得非常胆怯，不大去和人们接近，只是躲在后园里垒着的柴草堆下，过那长的日子。虽然是自己的事情，也觉得很是可哀。

“同我来游嬉罢，没有母亲的雀儿！——六岁时作。”

“为男子所嫌弃，住在母家的女人，想一见自己儿子的初次五月节〔原注〕，但是在白昼因为看见的人太多，如诗中所说（作诗的女人姓名不详），

“被休的门外，夜间眺望的鲤帜！

“父母思子的真情，听了煞是可哀。能柔和那狞猛的武士之心者，大约就是这样的真心罢。即使是怎样无情的男子，倘若偶然听到，也或者再叫伊回去罢。”

“紫之里附近，或捕得一窠同炭团一样黑的小鸟，关在笼里，这天晚间有母鸟整夜的在屋上啼叫，作此哀之：

“思子之情呵，暗夜里‘可爱可爱’地，声音叫哑了彻夜的啼着！”

这一首是仿和歌体的“狂歌”，大抵多含滑稽或双关的字句，

〔原注〕 古俗，端午前有男孩的家庭在院中立高竿，悬鲤鱼帜，以为庆祝，称五月节句，此风至此犹存。

这里“可爱可爱”兼关鸦的叫声；叫哑一字兼关乌鸦，现在用哑鸦同音，姑且敷衍过去，但是原来的妙趣总不免失掉了。

“二十七日晴。老妻早起烧饭，便听得东邻的园右卫门在那里舂年糕，心想大约是照例要送来的，冷了不好吃，须等他勃勃的发热气的时候赏鉴才好，来了罢来了罢的等了好久，饭同冰一样的冷掉了，年糕终于不来。

“我家的门口，象煞是要来的样子，那分送的年糕。”

一茶的俳句在日本文学史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大约也不妨说后无来者的。他的特色是在于他的所谓小孩子气。这在他的行事和文章上一样明显的表示出来，一方面是天真烂漫的稚气，一方面却又是倔强皮赖，容易闹脾气的；因为这两者本是小孩的性情，不足为奇，而且他又是一个继子，这更使他的同情与反感愈加深厚了。关于他的事情，我曾有一篇文章登在年前的《小说月报》上，现在不复多说；本篇里译文第三四节系从那里取来的，但是根据完善的原本有两处新加订正了。

儿童的书

美国斯喀德(Scudder)在《学校里的儿童文学》一篇文里曾说，“大多数的儿童经过了小学时期，完全不曾和文学接触。他们学会念书，但没有东西读。他们不曾知道应该读什么书。”凡

被强迫念那书贾所编的教科书的儿童，大都免不掉这个不幸，但外国究竟要比中国较好，因为他们还有给儿童的书，中国则一点没有，即使儿童要读也找不到。

据我自己的经验讲来，我幼时念的是“圣贤之书”，却也完全不曾和文学接触，正和念过一套书店的教科书的人一样。后来因为别的机缘，发现在那些念过的东西以外还有可看的书，实在是偶然的幸运。因为念那圣贤之书，到十四岁时才看得懂“白话浅文”，虽然也看《纲鉴易知录》当日课的一部分，但最喜欢的却是《镜花缘》。此外当然爱看绣像书，只是绣的太是呆板了，所以由《三国志演义》的绘图转到《尔雅图》和《诗中画》一类那里去了。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机会好一点的，偶然从文字堆中——正如在秽土堆中检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怜的。这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从经验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与画本。

二十馀年后的今日，教育文艺比那时发达得多了，但这个要求曾否满足，有多少适宜的儿童的书了么？我们先看画本罢。美术界的一方面因为情形不熟，姑且不说绘画的成绩如何，只就儿童用的画本的范围而言，我可以说不会见到一本略好的书。不必说克路轩克(Cruikshank)或比利平(Bilibin)等人的作品，就是如竹久梦二的那些插画也难得遇见。中国现在的画，失了古人的神韵，又并没有新的技工。我见许多杂志及教科书上的图都不合情理，如阶石倾邪，或者母亲送四个小孩去上学，却是一样的大小。这样日常生活的景物还画不好，更不必说纯凭

想象的童话绘了，——然这童话绘却正是儿童画本的中心，我至今还很喜欢看鲁滨孙等人的奇妙的插画，觉得比历史绘更为有趣。但在中国却一册也找不到。幸而中国没有买画本给小儿做生日或过节的风气，否则真是使人十分为难了。儿童所喜欢的大抵是线画，中国那种的写意画法不很适宜，所以即使往古美术里去找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偶然有些织女钟馗等画略有趣味，也稍缺少变化；如焦秉贞的《耕织图》却颇适用，把他翻印出来，可以供少年男女的翻阅。

儿童的歌谣故事书，在量上是很多了，但在质上未免还是疑问。我以前曾说过，"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中国现在的倾向自然多属于前派，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于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眯一眯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我们看那《伊索寓言》后面的格言，已经觉得多事，更何必去模仿他。其实艺术里未尝不可寓意，不过须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样，要把果子味混透在酪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但是这种作品在儿童文学里，据我想来本来还不能算是最上乘，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安徒生的《丑小鸭》，大家承认他是一篇佳作，但《小伊达的花》似乎更佳；这并不因为他讲花的跳舞会，灌输泛神的思想，实在只因他那非教训的无意思，空

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我说无意思之意思，因为这无意思原自有他的作用，儿童空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至于其馀观察记忆，言语练习等好处即使不说也罢。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中国还未曾发现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现，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然市场上摊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

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性别等等差异。我们不能指定这是工人的，那是女子所专有的文艺，更不应说这是为某种人而作的；但我相信有一个例外，便是“为儿童的”。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而自己不能造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现代野蛮民族里以及乡民及小儿社会里通行的歌谣故事，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还不能就成为“儿童的书”，须得加以编订才能适用。这是现在很切要的事业，也是值得努力的工作。凡是对儿童有爱与理解的人都可以着手去做，但在特别富于这种性质而且少有个人的野心的女子们，我觉得最为适宜。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便能比男子更为胜任。我固然尊重人家的创作，但如见到一本为儿童的美的画本或故事书，我觉得不但尊重而且喜欢，至少也把他看得同创作一样的可贵。

※

《结婚的爱》

《结婚的爱》(*Married Love*)是我近来所见最好的书籍之一。著者斯妥布思女士(Marie Stopes)是理学及哲学博士，又是皇家文学会及植物学会员，所著书在植物学方面最多，文学方面有剧本数种，最后是关于两性问题的书：《结婚的爱》讲夫妇间的纠葛，《聪明的父母》讲生产限制，《光辉的母性》讲育儿。《结婚的爱》出板于一九一八年，我所见到的去年六月新板，已经是第一百八十一千里的一本了。

"性的教育"的重要，现在更无须重说了。但是只明白了性的现象，而不了解性的法则，其结果也只足以免避性的错误，至于结婚后的种种纠葛仍无可免。半开化的社会的两性关系是男子本位的，所以在这样社会里，正如晏殊君在《妇女杂志》(三月号）上所说，女子"被看做没有性欲的"，这个错误当然不言而喻了。文明社会既然是男女平等的，又有了性的知识，理论应该是对了，但是却又将女性的性欲看做同男性一样的，——这能说是合于事理么？据《结婚的爱》的著者说，这不但不合，而且反是许多不幸的根源。性的牵引本来多在于二者之差异，但这当初牵引的差异后来却即为失调的原因。异性的要求不全一致，恋爱的配合往往也为此而生破裂，其馀的更不必说了。《结婚的爱》便是想去解决这个纠葛的一篇论文，他的意见，简

单的说来是主张两性关系应是女子本位的。

本书的重要的话，都在四五两章里。现在有许多学者都已知道两性的性欲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歇的。第四章名《根本的冲动》，便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根据精密的调查，发见了一种定期律，却与以前学者们所说的全然不同。第五章名《相互的调节》，是最切要的一章，写的非常大胆而严肃。篇首引圣保罗与罗马人书的一句，"爱是不加害与人的"，可以说是最深切的标语。有些人知道两性要求的差异，以为不能两全，只好牺牲了一方面，"而为社会计，还不如把女子牺牲了"。大多数的男子大约赞成这话，但若如此，这决不是爱了，因为在爱里只有完成，决没有牺牲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我们不喜那宗教禁欲的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来的爱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凯沙诺伐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个有名的荡子，但蔼理斯称他"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伊们的供奉"，所以他是知爱的人。这"爱之术"(Ars amatoria)以前几乎只存在草野间了，《结婚的爱》可以说是家庭的爱之术的提倡传授者。

《结婚的爱》是一本"给结婚的男女看的书"，所以我不多抄录他的本文了。《不列颠医学杂志》批评他说，"在已结婚或将要

结婚的人，只要他们在精神身体上都是正则的，而且不怕去面事实，这是一部极有益的书。"因此我也将他介绍给有上面所说的资格的人们。不过我还有一句废话，便是要请他们在翻开书面之前，先自检查自己的心眼干净与否。圣保罗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蔼理斯在《圣法兰西斯论》中说，"我们现在直视一切，觉得没有一件事实太卑贱或太神圣不适于研究的。但是直视某种事实却是有害的，倘若你不能洁净的看。"以上也就是我的忠告。

（我很怕那些大言破坏一切而自己不知负责，"加害与人"的，所谓自由恋爱家的男子。）

《结婚的爱》布面的价三元馀，纸面的二元，以英国版为佳，因为我的一本《光辉的母性》系美国板，其中有删节的地方，所以推想美国板的《结婚的爱》一定要删节的更多了。（听说因为他们有一种什么猥亵条例。）英国诗人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的《爱的成年》（*Love's Coming of age*）前回在本刊上曾连带的说起过，也是有益的书，原本英国出板，美国《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里也收着，价一元馀。曾经郭须静君译出，收在晨报社丛书内。但是已经绝板了；听说不久拟校订重印，希望他早日成功，并且能够更多更有力的传达那优美纯洁的思想到青年男女的中间去。

※

《爱的创作》

《爱的创作》是与谢野晶子《感想集》的第十一册。与谢野夫人(她本姓凤)曾作过好些小说和新诗，但最有名的还是她的短歌，在现代歌坛上仍占据着第一流的位置。十一卷的《感想集》，是十年来所做的文化批评的工作的成绩，总计不下七、八百篇，论及人生各方面，范围也很广大，但是都很精彩，充满着她自己所主张的"博大的爱与公明的理性"，此外还有一种思想及文章上的温雅(Okuyukashisa)，这三者合起来差不多可以表出她的感想文的特色。我们看日本今人的"杂感"类文章，觉得内田鲁庵的议论最为中正，与她相仿，唯其文章虽然更为轻妙，温雅的度却似乎要减少一点了。

《爱的创作》凡七十一篇，都是近两年内的著作。其中用作书名的一篇关于恋爱问题的论文，我觉得很有趣味，因为在这微妙的问题上她也能显出独立而高尚的判断。普通的青年都希望一劳永逸的不变的爱，著者却以为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她说：

"人的心在移动是常态，不移动是病理。幼少而不移动是为痴呆，成长而不移动则为老衰的征候。

"在花的趣味上，在饮食的嗜好上，在衣服的选择上，从少年少女的时代起，一生不知要变化多少回。正是因为如此，人

的生活所以精神的和物质的都有进步。……世人的俗见常以为夫妇亲子的情爱是不变动的。但是在花与衣服上会变化的心，怎么会对于与自己更直接有关系的生活倒反不敏感的移动呢？

"就我自己的经验上说，这二十年间我们夫妇的爱情不知经过多大的变化来了。我们的爱，决不是以最初的爱一贯继续下去，始终没有变动的，固定的静的夫妇关系。我们不断的努力，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破坏了重又建起，锻使坚固，使他加深，使他醇化。……我们每日努力重新播种，每日建筑起以前所无的新的爱之生活。

"我们不愿把昨日的爱就此静止了，再把他涂饰起来，称作永久不变的爱：我们并不依赖这样的爱。我们常在祈望两人的爱长是进化移动而无止息。

"倘若不然，那恋爱只是心的化石，不能不感到困倦与苦痛了罢。

"我们曾把这意见告诉生田长江君，他很表同意，答说，'理想的夫妇是每日在互换爱的新证书的。'我却想这样的说，更适切的表出我们的实感，便是说夫妇是每日在为爱的创作的。"

凯本德在《爱与死之戏剧》上引用爱伦凯的话说，"贞义决不能约束的，只可以每日重新的去赢得。"又说，"在古代所谓恋爱法庭上，武士气质的人明白了解的这条真理，到了现今还必须力说，实在是可悲的事。恋爱法庭所说明的，恋爱与结婚不能相容的理由之一，便是说妻决不能从丈夫那边得到情人所有的那种殷勤，因为在情人当作恩惠而承受者，丈夫便直取去视若自己的权利。"理想的结婚便是在夫妇间实行情人们每日赢得交

互的恩惠的办法。凯本德归结的说，“要使恋爱年年保存这周围的浪漫的圆光，以及这侍奉的深情，便是每日自由给与的恩惠，这实在是一个大艺术。这是大而且难的，但是的确值得去做的艺术。”这个爱术到了现代已成为切要的研究，许多学者都着手于此，所谓爱的创作就是从艺术见地的一个名称罢了。

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只见到张竞生君的一篇《爱情的定则》。无论他的文句有怎样不妥的地方，但我相信他所说的“凡要讲真正完全爱情的人不可不对于所欢的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可得了爱情上时时进化的快感，一可杜绝敌手的竞争”这一节话，总是十分确实的。但是道学家见了都着了忙，以为爱应该是永久不变的，所以这是有害于世道人心的邪说。道学家本来多是“神经变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知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他们所希冀的是异性一时不慎爱上了他，于是便可凭了永久不变的恋爱的神圣之名把她占有专利，更不怕再会逃脱。这好象是“出店不认货”的店铺，专卖次货，生怕买主后来看出破绽要来退还，所以立下这样规则，强迫不慎的买主收纳有破绽的次货。真正用爱者当如园丁，想培养出好花，先须用上相当的精力。这些道学家却只是性的渔人罢了。大抵神经变质者最怕听于自己不利的学说，如生存竞争之说很为中国人所反对，这便因为自己没有生存力的缘故，并不是中国人真是酷爱和平；现在反对爱之移动说也正是同样的理由。但是事实是最大的威吓者，他们粉红色的梦能够继续到几时呢。

爱是给与，不是酬报。中国的结婚却还是贸易，这其间真差得太远了。

【附记】

近来阅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第五卷《色情的象征》，第六章中引法国泰耳特(G.Tarde)的论文《病的恋爱》，有这几句话："我们在和一个女人恋爱以前，要费许多时光；我们必须等候，看出那些节目，使我们注意，喜悦，而且使我们因此掩过别的不快之点。不过在正则的恋爱上，那些节目很多而且常变。恋爱的真义无非是一种环绕着情人的航行，一种探险的航行而永远得着新的发见。最诚实的爱人，不会两天接续的同样的爱着一个女人。"他的话虽似新奇，却与《爱的创作》之说可以互相参证。编订时追记。

《梦》

阿列夫须莱纳尔(Olive Schreinsr)于一八五九年生在南非，父亲是德国教士，母亲是英国人。一八八二年她到伦敦去，接续的把《非洲田家的故事》(*Story of an Afrcan Farm*)和《梦》(*Dreams*)两部著作付刊，在读书界上得到不少的声名。一八九四年她和克朗拉德(S.G.Cronwright)结婚，以后就住在南非。她的丈夫和长兄都是政治家，她也参与政治问题，尽力消弭英非两者之间的恶感。一八九九年她在一篇论文里说，

"我们千百的男女都爱英国的，原都愿意把生命献给他；但是如去打倒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南非人民，我们宁可把这右手放到火里去，直至他只剩了一支焦黑的骨。"但这一年里，战争终于发生了，她在回家去的路上为英军所捕，监禁在一个小村里，这时候她家所在的约翰堡被英军攻落，家财抢劫一空，她费了十二年工夫写成的一部女性问题研究的稿本也被英兵烧毁了。她在幽囚中，把书中《寄生论》这一篇，就所记忆的陆续写下，共成六章，这就是一九一一年所发刊，世间尊为妇女问题之圣书的《妇女与劳动》(*Woman and Labour*)的原稿。此书出后，她的声名遂遍于全世界，与美国纪尔曼(Gilman)夫人齐名，成为最进步的妇女经济论者之一人了。

《梦》是一八八三年所刊行的小说集，共十一篇，都是比喻(Allegoria)体，仿佛《天路历程》一流，文体很是简朴，是仿新旧约书的：这些地方在现代读者看来，或者要嫌他陈旧也未可知。但是形式即使似乎陈旧，其思想却是现在还是再新不过的。我们对于文学的要求，在能解释人生，一切流别统是枝叶：所以写人生的全体，如莫泊商(Maupassant)的《一生》之写实，或如安特来夫(Andreiev)的《人的一生》之神秘，均无不可；又或如蔼覃(F.van Eeden)的《小约翰》及穆德林克(Maeterlinck)的《青鸟》之象征譬喻，也是可以的。还有一层，文章的风格与著者的心情有密切的关系，出于自然的要求，容不得一点勉强。须莱纳尔在《妇女与劳动》的序上说，"在原本平常的议论之外(按这是说那烧失的一部原稿)，每章里我都加入一篇以上的比喻；因为用了议论体的散文去明瞭的说出抽象思想，虽然

很是容易，但是要表现因这些思想而引起的情绪，我觉非用了别的形式不能恰好的表出了。”小说集里的一篇《沙漠间的三个梦》据说即是从那原稿中抽出的，是那部大著的唯一的幸存的鳞片。我们把《妇女与劳动》里的文章与《梦》比较的读起来，也可以看出许多类似。头两章描写历代妇女生活的变迁，饶有小说趣味。全书结末处说：

“我们常在梦中听见那关闭最后一个娼楼的锁声，购买女人身体灵魂的最后一个金钱的丁当声，人为地圈禁女人的活动，使她与男子分开的最后一堵墙壁的坍倒声；我们常想象两性的爱最初是一条鲁钝缓慢爬行的虫，其次是一个昏沉泥土似的蛹，末后是一匹翅膀完具的飞虫，在未来之阳光中辉耀。

“我们今日溯着人生的急流努力扳桨的时候，我们远望河上，在不辨边际的地方，通过了从河岸起来的烟雾中间，见有一缕明亮的黄金色之光，那岂只是我们盼望过久的眼睛昏花所致，使我们见这样的景象么？这岂只是眼的错觉，使我们更轻松的握住我们的桨，更低曲的弯我们的背，虽然我们熟知在船到那里之前，当早已有别人的手来替握这桨，代把这舵了。这岂只是一个梦么？

“古代加勒底的先知曾经见过远在过去的伊甸乐园的幻景。所梦见的是，直到女人吃了智慧之果并且也给男子吃了为止，女人与男人曾经共同生活在欢喜与友爱之中；后来两人被驱逐出来，在世上漂泊，在悲苦之中辛劳，因为他们吃了果子了。

“我们也有我们之乐园的梦：但是这却是远在将来。我们梦

见女人将与男人同吃智慧之果，相并而行，互握着手，经过许多辛苦与劳作的岁月以后，他们将在自己的周围建起一坐比那迦勒底人所梦见的更为华贵的伊甸，用了他们自己的劳力所建造，用了他们自己的友爱所美化的伊甸。

"在他的默示里，有一个人曾经见了新的天与新的地。我们正看见一个新的地，但在其中是充满着同伴之爱与同工之爱。"

这一节话很足以供读《梦》的人的参证。著者写这两种书，似乎其间没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抒情之中常含义理，说理的时候又常见感情迸发而为诗。她在《妇女与劳动》序里声明艺术的缺乏，以为"这些没有什么关系"，但她的著作实在没有一篇不具艺术。正如惠林顿女士(Amy Wellington)所说，"通观她著作全体，包含政治或论辩的文章在内，在她情绪地感动了的时候，她便画出思想来；同她的《艺术家的秘密》里的艺术家一样，她从人生的跳着的心里取到她脑中图画的灼热的色彩。"她这文艺的价值或者还未为职业的批评家所公认，唯据法国洛理蔼(F.Loliee)在《比较文学史》说，"诃耳士(W.D.Howells)与詹谟思(Henry James)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好的英文小说的作者；我们又加上南非洲有才能的小说家，专为被虐的人民奋斗的选手须莱纳尔，新时代的光荣的题名录就完全了。"我们从这里，可以大约知道这女著作家应得的荣誉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

吕坤的《演小儿语》

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吕新吾的这一卷《演小儿语》，虽然标语也在"蒙以养正"，但是知道利用儿童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是不可多得的，而且于现在的诗谣研究也不无用处，所以特地把他介绍一下。

原书一册，总称《小儿语》，内计吕得胜（近溪渔隐）的《小儿语》一卷、《女小儿语》一卷，吕坤（抱独居士）的《续小儿语》三卷，《演小儿语》一卷。前面的五卷书，都是自作的格言，仿佛《三字经》的一部分，也有以谚语为本而改作的，虽然足为国语的资料，于我们却没有什么用处。末一卷性质有点不同，据小引里说，系采取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的童谣，加以修改，为训蒙之用者。在我们看来，把好好的歌谣改成箴言，觉得很是可惜，但是怪不得三百年以前的古人，而且亏得这本小书，使我们能够知道在明朝有怎样的儿歌，可以去留心搜集类似的例，我们实在还应感谢的。

书的前面有嘉靖戊午（1558）吕得胜的序，末有万历癸巳（1593）吕坤的书后，说明他们对于歌谣的意见。序云：

"儿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者所自，如梁宋间盘脚盘，东屋点灯西屋明之类。

学焉而于童子无补，余每笑之。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是俚语者固无害，胡为乎习哉？……”

书后云：

“小儿皆有语，语皆成章，然无谓。先君谓无谓也，更之；又谓所更之未备也，命余续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儿原语而演之。语云，教子婴孩。是书也诚鄙俚，庶几乎婴孩一正传哉！……”

他们看不起儿童的歌谣，只因为“固无害”而“无谓”，——没有用处，这实在是绊倒许多古今人的一个石头。童谣用在教育上只要无害便好，至于在学术研究上，那就是有害的也很重要了。序里说仿作小儿语，“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却颇有见地，与现在教育家反对儿童读“白话浅文”不同，至于书后自谦说，“言各有体，为诸生家言则患其不文，为儿曹家言则患其不俗。余为儿语而文，殊不近体；然刻意求为俗，弗能。”更说得真切。他的词句其实也颇明显，不过寄托太深罢了。

《演小儿语》共四十六首，虽说经过改作，但据我看去有几首似乎还是“小儿之旧语”，或者删改的地方很少。今举出数篇为例。

九

鹦哥乐，簷前挂，
为甚过潼关，
终日不说话。

二五

讨小狗，要好的。

我家狗大却生痴，
不咬贼，只咬鸡。

三八

孩儿哭，哭恁痛。
那个打你，我与对命。
宁可打我我不嗔，
你打我儿我怎禁。

四一

老王卖瓜，腊腊巴巴。
不怕担子重，
只要脊梁硬。

我说这些似是原来的儿歌，本来也只是猜想；从文句上推测，又看他解释得太迂远了的时候，便觉得其中当含着不少的原有分子，因为如果大经改作，表示意思必定更要晓畅。大约著者想要讲那"理义身心之学"，而对于这些儿童诗之美却无意的起了欣赏，所以抄下原诗而加上附会的教训，也未可知；我读那篇书后，觉得这并非全是幻想。

我们现在把那四十六首《演小儿语》，转录在本刊（《北大歌谣周刊》）上面，或者于研究歌谣的人不无用处，并希望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各处的人见了书中的歌，记起本地类似的歌谣，随时录寄。《演小儿语》虽经过改作，但是上半，至少是最初两句，都是原语，所以还可以看出原来是什么歌，如"风来了，雨来了"也在里面，只是下半改作过了。从这书里选择一点作儿童唱歌用，也是好的，只要拣取文词圆润自然的，不要

用那头巾气太重的便好了。

读《童谣大观》

一

现在研究童谣的人，大约可以分作三派，从三个不同的方面着眼。其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资料。其二，是教育的，既然知道歌吟是儿童的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其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特别有文学意味的"风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三派的观点尽有不同，方法也迥异，——前者是全收的，后二者是选择的，——但是各有用处，又都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所以一样的可以信赖尊重的。

上边所说的三派，都是现代对于童谣的态度，但在古时，却有一派别的极有势力的意见，那便是五行志派。《左传》庄五年杜注云："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或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晋书·天文志》又云，

"凡五星盈缩失位，其星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游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这两节话，可以总括这派学说的精义。虽然因为可"以为鉴戒"的缘故，有好些歌谣得以侥幸的保存在史书里，但在现代，其理论之不合原是很了然的了。我在民国二年所作的《儿歌之研究》里，曾有一节说及这个问题："占验之童谣实亦儿歌一种，但其属词兴咏，皆在一时事实，而非自然流露，泛咏物情，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日本中根淑著《歌谣字数考》，于子守歌以外别立童谣一项，其释曰：'……其歌皆咏当时事实，寄兴他物，隐晦其词，后世之人鲜能会解。故童谣云者，殆当世有心人之作，流行于世，驯至为童子所歌者耳。'中国童谣当亦如是。儿歌起源约有二端，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若古之童谣，即属于后者，以其有关史实，故得附传至于今日，不与寻常之歌同就湮没也。"

童谣并不是荧惑星所编，教给儿童唱的，这件极简单的事，本来也不值得反复申说。但是我看见民国十一年出板的《童谣大观》里还说着五行志一派的话，所以不禁又想起来了。该书的编辑概要里说："童谣随便从儿童嘴里唱出，自然能够应着气运；所以古来大事变，往往先有一种奇怪的童谣，起始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方才知道事有先机，竟被他说着了。这不是儿童先见之明，实在是一时间跟着气运走的东西。现在把近时的各地童谣录出，有识见的人也许看得出几分将来的国运，到底是怎样？"在篇末又引了明末"朱家麵李家磨"的童谣来作例证，说"后来都一一应了"。这样的解说，不能不算是奇事怪事。什么是先

机？什么是一时间跟着气运走的东西？真是莫名其妙。虽然不曾明说有荧惑星来口授，但也确已说出"似或有凭者"一类的意思，而且足"以为将来之验"了。在杜预注《左传》还不妨这样说，《现代童谣集》的序文里，便决不应有。《推背图》《烧饼歌》和《断梦秘书》之类，未尝不堆在店头，但那只应归入"占卜奇书类"中，却不能说是"新时代儿童游戏之一"了。

我对于《童谣大观》第一表示不满的，便是这五行志派的意见，因为这不但不能正当理解儿歌的价值，而且更要引老实的读者入于邪道。

二

《童谣大观》中共收各县歌谣四百馀首，谜语六十五则。所录四十县排列无序，又各县之歌亦多随便抄撮，了无组织，如浙江一二县既已前出，而象山永康复见卷末，象山的六首又尽是占日月风雨者，这都是编辑粗疏的地方（篇中北方歌谣极少，只是囿于见闻，还不足为病），但是总可算作歌谣的一种长编，足以供我们的参考。

不过这里有一个疑问，便是这里边所收的歌词是否都可信赖。别处的我不知道，只就绍兴一县的来检查一下罢，《大观》中所收二十篇内，除《狸》、《客人》及《曹阿狗》三首外，其馀均见范啸风所辑的《越谚》中，注解和用字也都仍范氏之旧。范氏辑此书时，在光绪初年，买圆糖炒豆招集邻近小儿，请他们唱歌给他听，所以他所录的五十几首都是可信的儿歌，虽然他所用的奇字未免有穿凿的地方。《曹阿狗》和《客人》，未见著录，

«客人»当系"喜鹊叫，媒人到"的一种变体。我所搜集的儿歌中有这一章，与«曹阿狗»同属于"火荧虫夜夜红"一系者。

爹杀猪吊酒，
娘上绷落绣。
买得个婊，
上种红菱下种藕，
四边插杨柳，
杨柳底下种葱韭。

末三句二本几乎相同，所以这或者可以说是«曹阿狗»的一种略本，但在艺术上却更占优胜了。

«狸»这一篇并不是现代绍兴的儿歌。原文如下：

狸狸斑斑，跳过南山；
南山北斗，猎回界口，
界口北面，二十弓箭！

据«古谣谚»引此歌，并«静志居诗话»中文云："此余童稚日偕闾巷小儿联臂踏足而歌者，不详何义，亦未有验。"又«古今风谣»载元至正中燕京童谣云：

脚驴斑斑，脚踏南山。
南山北斗，养活家狗。
家狗磨面，三十弓箭。

可知此歌自北而南，由元至清，尚在流行，但形式逐渐不同了。绍兴现在的确有这样的一首歌，不过文句大有变更，不说"狸狸斑斑"了。«儿歌之研究»中说："越中小儿列坐，一人独立作歌，轮数至末字，中者即起立代之。歌曰：

铁脚斑斑，斑过南山。
南山里曲，里曲弯弯。
新官上任，旧官请出。

此本抉择歌(Counting-out rhyme)，但已失其意而成为寻常游戏者。凡竞争游戏需一人为对手，即以歌决择，以末字所中者为定。其歌词率隐晦难喻，大抵趁韵而成。"所以把这一首"狸狸斑斑"当作现代绍兴的儿歌，实在是不妥当的。照上边所说的看来，他的材料未尝不可供我们参考之用，但是因为编辑很是粗疏，所以非先经过一番审慎的厘订，不能轻易采用。

此外关于印刷上，当然还有许多缺点，如抄写的疏忽（在两页书上脱落了两处），纸墨的恶劣，在有光纸的石印书原是必备的条件，或者可以不必说了。我所看了最不愉快的是那绣像式的插画，这不如没有倒还清爽些。说起这样插画的起源也很早了，许多小说教科书里都插着这样不中不西，毫无生气的傀儡画，还有许多的"教育画"也是如此。这真是好的美育哩！易卜生说："全或无。"我对于中国的这些教育的插画也要说同样的话。

《绘图童谣大观》于我们或者不无用处，但是看了那样的纸墨图画，——即使没有那篇序文，总之也不是我们所愿放在儿童手里的一本插画的儿歌集。

※

读《各省童谣集》

《各省童谣集》第一集，朱天民编，商务印书馆发行，本年二月出版，共录歌谣二〇三首，代表十六省。中国出版界的习惯，专会趁时风，每遇一种新题目发现，大家还在着手研究的时候，上海滩上却产出了许多书本，东一部大观，西一本全书，名目未始不好看，其实都是杜撰杂凑的东西，不必说他的见解，便是其中材料也还不能尽信。在歌谣搜集这一件事上，当然也逃不出这个公例，我们前回介绍过的《童谣大观》，即是一例。《各省童谣集》比那些投机的"有光纸本"要胜一筹了，因为不但印刷更为上等，材料也较为确实，还没有抄引古书当作现代儿歌的情事，虽然异同繁简是不能免的。即如五十五叶的《拜菩萨》，据我所知道，末尾还有五句，范啸风的《越谚》里也是如此，现在却没有，倘若不是编者故意删去，那必定所录的是不完全本了（虽然全文与范氏本是一样的）。其中还有"松香扇骨"原系扇坠，"竹榻"原是竹踏。因为我不知道绍兴向来有松香骨的扇，而田庄船里也决放不下竹榻。又五十四叶的《新年》云：

新年来到，糖糕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我们据文字上判断起来，当是华北的儿歌，但这里却说是浙江奉化；或者在浙东也有同样歌谣，我不敢妄断，但总有点怀疑，希望有奉化的朋友来给我们一个解答。

其次，我觉得歌谣上也颇有修改过的痕迹。本来纪录方言是很困难的事情，在非拼音的汉字里自当更是困难，然而修改也不能算是正当的办法。上边所说《拜菩萨》一首里，便改了好几处，如"这样小官人"原本是"个垒小官人"——范氏写作"概个"，意云这样的一个童男，经集里改作国语，口气上就很不同了。又七十五叶浙江新昌歌谣云，"明朝给你一个冷饭团"，新昌的事情我不十分明白，但是同属一府，所以也知道一点，我想新昌大约不用"给"字的，疑系改本。大凡一种搜集运动初起，大家没有了解他的学术上的意义，只着眼于通俗这一点，常常随意动笔，胡乱"校订"，这些事在外国也曾有过，如十八世纪英国伯西主教(Bishop Percy)所编的《古诗遗珍》，即是一例。虽然说这些书或者原为公众或儿童而编的，未始不可以作为辩解，但在学术的搜集者看来不能不说是缺点，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完整的材料，只可同《演小儿语》仿佛，供检查比较的备考罢了。

以上所说的是歌谣本身，现在关于注解一方面说几句话。这第一集里二百首歌的后面，都有一条注解，足以见编辑者的苦心，但是其价值很不一律，大略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是应有的，如注释字义，说明歌唱时的动作等，为读者所很需要的小注。第二类是不必有的，如题目标明《秃子》，而还要加注"这是嘲笑秃子的意思"，未免重复了，但这还是无害的。第三类是有不如

无的注，看了反要叫人糊涂起来。其中又可分为两种，其一是望文生义，找出意思；其二是附会穿凿，加上教训。至于有几处咬文嚼字，讲他章法如何奇妙，那种贯华堂式的批语，自从悟痴生的《天籁》以来，已经数见不鲜，可以不算在里边了。

野麻岔，就地滚，
打的丈夫去买粉。
买上粉来她不搽，
打的丈夫去买麻。
买上麻来她不搓，
打的丈夫去买锅。
买上锅来她嫌小，
打的丈夫去买枣。
买上枣来她嫌红，
打的丈夫去买绳。
买上绳来她上吊，
急的丈夫双脚跳。

这明明是一首滑稽的趁韵歌，不必更加什么说明，集中却注云："形容不贤的妇女，不知道自己不好，对于别人，总不满意。"不知是从那里看出来的。

乌鹊叫，客人到。
有得端来哈哈笑，
无得端来嘴唇翘。

注云："使小孩知道接待宾客，须要十分周到。"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不下来。

吱吱，叫奶奶，抱下来。

注云："将老鼠作比，意思要儆戒小儿不可爬得很高。"

鹞儿放得高，

回去吃年糕。

鹞儿放得低，

回去叫爹爹。

注云："这首歌谣，大约是鼓励儿童竞争心。"

哏哏哏，骑马到底塘。

底塘一头撞，

直落到花龙。

花龙一条堰，

转过天医殿。

注云："鼓励小儿骑马，有尚武的精神。"

泥水匠烂肚肠。

前讨老婆后讨娘，

还要烧汤洗爷爷。

注云："这首歌谣都是颠倒话，实在要教小儿知道尊卑的辈分。"

大姑娘，乘风凉；

一乘乘到海中央。

和尚捞起做师娘，

麻筛米筛抽肚肠。

注云："劝年少女子不可无事出外游玩。"

我本不预备多引原文去占篇幅，但是因为实在妙语太多，

极力节省，还引了七节。大抵“教育家”的头脑容易填满格式，成为呆板的，对于一切事物不能自然的看去，必定要牵强的加上一层做作，这种情形在中国议论或著作儿童文学的教育家里很明白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相信儿歌的片词只字里都含有一种作用，智识与教训；所以处处用心穿凿，便处处发见深意出来，于是一本儿童的歌词成为三百篇的续编了。我真不解“哏哏哏，骑马到底塘”何以有尚武的精神，而“泥水匠烂肚肠”会“教小儿知道尊卑的辈分”，如不是太神妙便是太滑稽了。中国家庭旧教育的弊病在于不能理解儿童，以为他们是矮小的成人，同成人一样的教练，其结果是一大班的“少年老成”，——早熟半僵的果子，只适于做遗少的材料。到了现代，改了学校了，那些“少年老成”主义也就侵入里面去，在那里依法炮制，便是一首歌谣也还不让好好的唱，一定要撒上什么——爱国保种的胡椒末，花样是时式的，但在那些儿童可是够受了。

总之这童谣集的材料是可取的，不过用在学术方面，还须加以审慎的别择；用在儿童方面，则上面所说的注释都非抹去不可，不然我怕是得不偿失的。

集后有吴研因君的一篇序文，据他说是在那里“丑诋新诗”，颇多奇妙话，本来也想加以批评，但是因为系别一问题，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

《保越录》

元至正中，朱元璋麾下大将胡大海率兵攻绍兴，吕珍守城抵御，次年围解，徐勉之纪其事为《保越录》一卷。所记明兵暴行，虽出自敌人之口，当非全无根据：胡大海与杨琏真伽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敌军发掘塚墓，自理宗慈献夫人以下至官庶坟墓无不发，金玉宝器，捆载而去。其尸或贯之以水银，面皆如生，被斩戮污辱者尤甚。”

“城外霖雨不止，水涝泛溢敌寨，溽暑郁蒸，疫疠大作。敌军首将祈祷禹庙，南镇，不应，乃毁其像，仆窆石。”

但是最有趣味的乃是这一条，记至正十九年（1359，是年英国文学之父Chaucer方二十岁），二月里一次战争的情形的：

“庚午，敌军攻常禧门，……纵横驰突，诟詈施侮。总管焦德昭、倪昶等分部接战。公（吕珍）跃马向敌军，一骑来迎。公叱曰：‘汝是谁？’曰：‘我舍命王也。’语未毕，公挥槊杈已中其颐，遂擒以还。敌军披靡。”

我们读《三国志演义》，《说唐》，《说岳》，常看见这种情形，岂知在明初还是如此，而且又是事实。我们如说十四世纪，觉得这是中古时代，单枪匹马大战数十合是武士的常事，但说到元明便仿佛是不很远，要算是近代了，所以不免觉得有点希奇。

其实这种情形在火器通行以前大约继续存在，我想在洪、杨时代恐怕也还是如此罢。(个人斗殴时至今存着这个遗迹。)

《艳歌选》

《艳歌选》初编一卷，乌有子著，日本安永五年（1776）刻版，现藏东京上野图书馆中。原书未得见，仅在汤朝竹山人编《小呗选》中见其一部分计二十六首，首列俗歌原本，后加汉译。凭虚氏序言云，"乌有先生尝游酒肆，每闻妓歌，便援笔诗之，断章别句，纵横变化，翻得而妙矣。"(原系汉文，间有不妥处，今仍其旧，不加更正。)又例言云：

"和华相去辽远，异言殊音，翻此歌以成彼诗，斟酌增减，各适其宜，要在通情取意，不必句句而翻之，字字而译之。

"里巷歌谣，率出于流俗儿女之口，而翻之以成诗，自不得浑雅矣，间亦有翻难翻者，殆不免牵强焉。总是杯酒馀兴，聊自玩耳，而或人刊行于世，盖欲使幼学之徒悦而诵之，习熟通晓，乃至于诗道也。固非近时狡儿辈佚离之言，自以为诗为文，锲诸梨枣，但供和俗顾笑，假使华人见之则不知何言之比也。世人幸详焉！"

日本十七八世纪是尊重汉学的时代，所以翻译俗歌也要说是诗道的梯阶，其实这位乌有先生的意思似乎不过在表示他的诗才，挖苦那些"狡儿辈"罢了。他的译诗，看上边的例言可

以知道是不很“信”的，但是有几首却还译得不坏，今录如下，不过他是学绝句和子夜歌的，所以他的好处也只是汉诗的好处，至于日本俗歌的趣味则几乎不大有了。

其一

纵不遇良人，但愿得尺素。
尺素如可得，良人似还遇。

其二

浓艳花满枝，枝高不可折；
徒羡双飞鸟，妾心独断绝。

其三

春宵君不见，独对落花风；
伊昔情无尽，只今欢已空。

其四

昔时未相值，但含眷恋情，
更堪今夕别，暗淡听钟声。

其五

凄凉独酌酒，聊欲忘忧思；
忧思不可忘，独酌难成酵。

其六

歌送东关人，舞迎西海客；
为月还为花，春朝复秋夕。

其七

门前樱正发，何事系君驹？
君驹嘶且跃，花飞满庭衢。

其八

郎意欲迎妾，妾身宁得行；
行程五百里，风浪转相惊。

其九

闺里通宵卧，拥欢何限情；
任他窗外月，此夜自阴晴。

明译《伊索寓言》

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书不知始于何时，就我们所知道，"冷红生"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前曾有什么《昕夕闲谈》，当时是每期一张附在瀛寰什么的里面。这是一种铅字竹纸印的定期刊，我只见到一期，所载《昕夕闲谈》正说到乔治(？)同他的妻往什么人家去，路上她骂乔治走得太快，说"你不知道老娘脚下有鸡眼，走不快么？"这一节我很清楚的记得；那时大概是甲午(1894)左右，推想原本杂志的出版至少还要早十年罢。后来在东京上野图书馆见到一八四〇年在广东出版的《意拾蒙引》，才知道还有更早的文学书译本。这《意拾蒙引》就是伊索寓言四个字的别译，当时看过作有一个简要的解题，可惜这本笔记于移家时失落，现在只记得这是一本英汉对照的洋装书，至于左边的一面究竟还是英文或罗马字拚的汉音，也已经记不清了。

据新村出氏《南蛮广记》所说，明末也有一种伊索汉译本，特

巴克耳(De Bakker)的《耶稣会士著述书志》内金尼阁(Nicoias Trlgault)项下有这样一条：

"《况义》(伊索寓言选)，西安府，一六二五年，一卷。"

这一部书当时似曾通行于中国、日本，但现已无存，新村氏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两本抄本，详细地记在《南蛮广记》里边。金尼阁是比利时人，著书甚多，有《西儒耳目资》一书讲中国言语，东京大学曾得一本。他又为第一个见到景教碑的西洋人，时在一六二五年，与《况义》成书之年相同，而笔述的张赓似亦即发见景教碑的保罗张赓虞，觉得非常巧合。唯译文殊不高明，今将新村氏所录《况义》二则（原本共二十二则）及跋文转录于下，以见古译书面目之一斑。

《况义》一

一日形体交疑乱也，相告语曰，我何繁劳不休？首主思虑，察以目，听以耳，论宣以舌，吃咬以齿，挥握奔走以手足；如是，各司形役，但彼腹中脾肚，受享晏如，胡为乎宜？遂与誓盟，勿再奉之，绝其饮食。不日肢体渐惫，莫觉其故也：首运，目瞀耳聩，舌槁齿摇，手氈足蹇。于是腹乃吁曰：慎局勿乖哉，谓予无用，大脾源也，血脉流派，全体一家。抑脾庖也，尔饕尔餮，和合饱满，具咸宁矣。

义曰：天下一体，君元首，臣为腹，其五司四肢皆民也。君疑臣曰，尔靡大官俸；愚民亦曰，厉我为。不思相养相安，物各有酬，不则相伤，无民之国无腹之体而已。

同·六

一犬噙肉而跑，缘木梁渡河，下顾水中肉影，又复云肉也，

急贪属啖，口不能噤，而噬者倏坠。河上群儿为之拍掌大笑。

义曰：其欲逐逐，丧所怀来．龙也可使忘影哉！

跋《况义》后

余既得读张先生《况义》矣，问先生曰，况之为况何取？先生曰，盖言比也。余乃规然若失，知先生之善立言焉。凡立言者，其言粹然，其言凛然，莫不归之于中，至于多方诱劝，则比之为用居多；是故或和而庄，或宽而密，或罕譬而喻，能使读之者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是故宜吾耳者十九，宜吾心者十九，且宜耳宜心者十九，至于宜耳不宜心者十不二三焉。张先生悯世人之懵懵也，西海金公口授之旨，而讽切之，须直指其意义之所在，多方开陈之，颜之曰《况义》，所称宽而密，罕譬而喻者则非耶。且夫义者宜也，义者意也，师其意矣，须知其宜，虽偶比一事，触一物，皆可得悟，况于讽说之昭昭者乎？然则余之与先生之与世人，其于所谓义一也，何必况义，何必不况义哉——后有读者取其意而悟之，其于先生立言之旨思过半矣。鹫山谢懋明跋。

【附记】

上文展转传抄，错误颇多，但无从校正，今但改正一二处明瞭笔误，此外文字句读悉仍其旧，唯换用新式标点罢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

※

再关于伊索

以前在讲明译《伊索寓言》这一条里说起在一八四〇年出版的《意拾蒙引》，近阅英国约瑟雅各(Joseph Jacobs) 的《伊索寓言小史》，知道关于那本《蒙引》还有一件小故事。据他引摩理斯 (R·Morris) 在《现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第三十九卷中发表的文章，云《意拾蒙引》出版后风行一时，大家都津津乐道，后来为一个大官所知，他说道，"这里一定是说着我们！"遂命令将这部寓言列入违碍书目中。这个故事颇有趣味，虽然看去好象不是事实。《意拾蒙引》是一本中英(？)合璧的洋装小册，总是什么教会的附属机关发行，我们参照现在广学会的那种推销法，可以想见他的销行一定不会很广的，因此也就不容易为大官所知道，倘若不是由著者自己送上去，如凯乐思博士 (Paul Carus) 之进呈《支那哲学》一样。至于说官吏都爱读《意拾蒙引》，更是不能相信。西洋人看中国，总当他是《天方夜谈》中的一角土地，所以有时看得太离奇了。但这件故事里最重要的还是《意拾蒙引》曾否真被禁止这一节，可惜我们现在无从去查考。

※

《遵主圣范》

前几天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见到一册洋装小本的书，名曰《遵主圣范》，拿起来一看，原来乃是*Imitatio Christi*的译本。这是一九一二年的有光纸重印本，系北京救世堂(西什库北堂)出版，前有一八七五年主教田类斯的序文。

这部《遵主圣范》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我所见的是两种英译），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听说这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一部代表的著作，却没有道学家的那种严厉气，而且它的宗旨又近于神秘主义，使我们觉得很有趣味。从文学方面讲，它也是很有价值的书。据说这是妥玛肯比斯(Thomas Kempis，1379—1471)做的，他与波加屈(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虽是生的时地不同，思想不同，但同是时代的先驱，他代表宗教改革，正如波加屈代表文艺复兴的潮流。英国人玛格纳思(Laurie Magnus)在《欧洲文学大纲》卷一上说：

"出世主义是《遵主圣范》的最显著的特色，犹如现世主义是《十日谈》(*Decameron*)的特色。我们回顾过去，望见宗教改革已隐现在那精神的要求里，这就是引导妥玛往共生宗的僧院的原因。我们又回顾过去，从波加屈的花园里，可以望见文艺复兴已隐现在那花市情人们的决心里，在立意不屈服于黑暗与绝望，却想用尽了官能的新法去反抗那一般的阴暗之计划里

了。无论在南欧在北欧，目的是一样的，虽然所选的手段不同。共同的目的是忘却与修复；忘却世上一切的罪恶，修复中古人的破损心，凭了种种内面的方法。《十日谈》里的一个贵女辩解她们躲到乡间去的理由道：'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鸟的歌声，看见绿的山野，海水似地动着的稻田，各色各样的树木。在那里我们又可以更广远地看见天空，这虽然对我们很是严厉，但仍有它的那永久的美；我们可以见到各种美的东西，远过于我们的那个荒凉的城墙。'正是一样，妥玛想忘却他的心的荒凉，凭了与天主的神交修复他精神的破损。"

这一部中世纪的名著中国早有了汉译，这是我所很欣喜的。据田类斯主教序上所说，"其翻入中国文字者，已经数家，但非文太简奥，难使人人尽解，即语太繁俗，且多散漫，往往有晦作者之意。"可见很早就有译本，可惜我们都不知道。单就这一八七五年本来说，也就很可珍重，计那时正是清光绪元年，距今不过整五十年，但是文学翻译的工作还未起头，就是最早的冷红生也还要在二十年后，而《遵主圣范》新译已出，并且还是用"平文"写的，更是难得了。自然，《新旧约》的官话译本还要在前，译时都从宗教着眼，并不论它文艺的价值，这也是的确的，但我们无妨当它作世界文学古译本之一，加以把玩。《遵主圣范》的译文虽不能说是十分满意，然在五十年前有这样的白话文（即平文），也就很可佩服了。今抄录卷一第五章的译文于下，以见一斑。

《论看圣书》

"看圣书，不是看里头的文章，是求里头的真道；是欲得其

中的益处，不是看文词的华美。看书之意与作书之意相合，方好。要把浅近热心的书与那文理高妙的书一样平心观看。你莫管作书者学问高低，只该因爱真实道理，才看这部书。不必查问是谁说的，只该留神说的是什么。

"人能死，天主的真道常有。不论何等人，天主皆按人施训。只因我们看书的时候，于那该轻轻放过的节目偏要多事追究，是以阻我们得其益处。要取圣书之益，该谦逊，诚实，信服，总不要想讨个博学的虚名。你该情愿领圣人们的教，缄口静听。切莫轻慢先圣之言，因为那些训言不是无缘无故就说出来的。"

又如卷二第十二章《论十字圣架之御路》十四节中有这几句话：

"你须真知灼见，度此暂生，当是刻刻赴死。人越死于自己，则愈活于天主。"这译语用得如何大胆而又如何苦心，虽然非支及拉耳特（Fitzgerald）的徒弟决不佩服，我却相信就是叫我们来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的了。

末了，我又想起来了，倘若有人肯费光阴与气力，给我们编一本明以来的译书史，——不，就是一册表也好，——那是怎么可以感谢的工作呀。

附：再论《遵主圣范》译本（陈　垣）

阅《语丝周刊》第五十期，有《遵主圣范》一则，特将敝藏所

藏此书汉译诸本，介绍于众：

一 **《轻世金书》**：一六四〇年阳玛诺译，一八四八年上海重刊本。

阳玛诺葡萄牙国人，一六一〇年至中国，传教北京、江南等处，后驻浙江。一六五九年卒，墓在杭州方井南。其所译著，尚有《圣经直解》，《十诫直诠》，《景教碑颂正诠》，《天问略》等。《天问略》曾刻于《艺海珠尘》中。

此书用尚书谟诰体，与所著《圣经直解》同，其文至艰深，盖鄞人朱宗元所与润色者也。宗元为天主教信徒，顺治五年举人，康熙《鄞县志》称其博学善文。所著有《拯世略说》，《答客问》等，文笔酣畅，与此书体裁绝异。宗元之意，以为翻译圣经贤传，与寻常著述不同，非用尚书谟诰体不足以显其高古也，结果遂有此号称难读之《轻世金书》译本。兹录其小引如左，亦可见其译笔之一斑：

客瞥书额，讶曰："世热谫劣，人匪唵暧，佥知。先生译兹，毋乃虚营？"答曰："世谫诚然，克振拔者几——圣经云，众人竟败，灵目悉眯，鲜哉冀明厥行，讵云虚营！"几欲操觚，获笃玛大贤书，靓缕厥理。若玩兹书，明悟顿启，爱欲倏发。洞世丑，曰"轻世"，且读贵若宝矿，亦曰"金书"。玩而弗斁，贫儿暴富，无庸搜广籍也，统括四卷，若针南指，示人游世弗舛。初导兴程，冀人改愆，卻旧徙新识已。次导继程，弃俗幻乐，佚道真滋，始肆默工。次又导终程，示以悟入默想，已精求精。末则论主圣体，若庀丰宴福，善士竟程，为程工报。兹四帙大意也。书理而夷奇，咀而愈味，但人攻效敲，或宏遵诫，或强希圣，

虽趣志人殊，然知玩佥裨，是书奚可少哉！昔贤历回回邦，王延观国宝，既阅群书藏，出兹书曰："知是书耶？"贤曰："兹乃圣教神书，王不从，焉用？"王曰："寡人宝聚皆贵，兹书厥极，盖宝外饰，是书内饰，钦哉。"西士钻厥益曰："人或攖疑，或罹患，罔策决脱，若应手揽书，即获决脱，厥效神哉！"又拟曰：经记昔主自空命降滋味，谓玛纳，因字教众，奇矣其奇，味虽惟一，公含诸味，人贪其某味，玛纳即应，书惟一。诸德之集，自逞之抑，自诿之勖，失心之望，怠食之策，妄豫之禁，虚恐之释，恶德之阻，善德之进，灵病之神剂也。自天降临玛纳，信乎，诸会士日览，贵若神粻，是故译之。友法兹探验，灵健，蒙裨奢矣。极西阳玛诺识。

二 **《轻世金书便览》**：一八四八年吕若翰撰，一九〇五年广东重刊本。

吕若翰，粤之顺德人。天主教士，以阳玛诺《轻世金书》难读，特仿《日讲书经解义》体，为之注解，词旨条达，可为阳译功臣。

三 **《遵主圣范》**：一八七四年田类斯重译，一九一二年北京救世堂本。

此即《语丝》第五十期所介绍之本。田类斯为味增爵会北京主教。观其自序似《遵主圣范》译名，并不始于田类斯，田不过据旧译重为删订而已。余见重庆圣家堂书目，有《遵主圣范》一种，未识为何本。此本纯用语体，比《轻世金书》易晓，故颇通行。又田序言旧译尚有《神慰奇编》，余求之十馀年，未之见。

四 **《遵主圣范》**：一八九五年柏亨理重译，一九〇四年上海美

华书馆本。

柏亨理为耶稣教士。此书即据田类斯本，改语体为文体，凡田本“的”、“这”、“我们”等字，均易以“之”、“此”、“我等”。凡称天主处，均易以上帝。其自序言“著此书者乃根比斯之笃玛，德国人，生于一千三百八十年，十九岁入修士院，在彼七十馀年，至九十二岁而卒。其书乃其六十一岁时所著，原文用拉低尼语，至今翻译已经六十馀种话语。今特将天主教会主教田类斯所删定之本，略改数处；免门徒见之，或生阻碍。其字面有更换者，乃为使其尤易通行云。”柏亨理之意，盖以文体为比语体通行，然细审其书，文笔平凡，似无谓多此一举。

五　《师主编》：一九〇一年蒋升译，一九〇七年上海慈母堂本。

蒋升为天主教耶稣会士，其凡例称“是书译本已有数种，或简故奇倔，难索解人；或散漫晦涩，领略为难；或辞取方言，限于一隅；今本措词清浅，冀人一目了然。”又云：“各译本题额不同，或名《轻世金书》，或名《神慰奇编》，或名《遵主圣范》，似与原本颜名不甚符合，故区而别之，颜之曰《师主编》云。”《神慰奇编》余未见，此本所讥简故奇倔，似指《轻世金书》，辞取方言似指《遵主圣范》，然则散漫晦涩，当指《神慰奇编》也。此译纯用文言，词句比较浅达，似视柏本为优矣，河间献县亦有刊本。

六　《遵主圣范新编》：一九〇五年香港纳匝肋静院本。

此本无译者姓名，似系将田本改译，其用语比田本更俗。重庆圣家堂书目，亦有《遵主圣范新编》，未识与此本同否。今

特以《语丝》第五十期所举田译之卷一第五章译文为例，将阳译《轻世金书》、蒋译《师主编》与此本译文，并录如左，比类而观，亦可见诸家之优劣矣。

《轻世金书》译文——恒诵圣经善书

诵圣经等书，求实勿求文。主并诸圣以圣意敷书，吾亦可以圣意诵之。图裨灵明，毋图悦听。章句或雅或俚，吾惟坦心以诵，勿曰作者何士。行文浅深，惟睎其书之旨，作者骨虽已朽，其精意偕主真训，恒留书内。主冀吾聆，不判彼此，奈人喜察超理，卒莫承裨。夫欲承之，则宜逊矣。勿怙己睿，勿以言俚而逆意，勿以理在而加损，以沽儒者名。或时值理有不决，可虚衷以问，勿遽轻古贤喻；古之贤者皆有为也，敢不钦哉。

《师主编》译文——论读圣经

人于圣经宜求者，真实也，非词章也。阅诸圣经者，宜体作者之心。吾侪于圣经，宁求实益，毋求言词之高妙。书之平易热心者，吾宜乐诵之，如诵高深者。著书者之才力或小或大，无干于汝，惟爱实理之心引汝诵阅耳。汝毋究言此者何人，惟留意于所言者何理。

人固往焉，而主之真实永存。天主以多式训我，无分人之彼此。吾侪好异之心屡阻我诵阅圣经，盖当闕疑之处亦欲深知推究也。汝若欲收其益，宜谦逊纯朴忠诚而诵之，终不愿有博知之名。汝宜甘于请问，默听圣德之言，勿厌古人所设之喻，盖决非无故而设此喻也。

《遵主圣范新编》译文——读圣经看善书的正法

看圣书不要贪高妙的文法，只要想真实的道理；看圣经的

意思，该当体会造圣经的志向才是。总是咱们不该在圣经上找细微的言词，只该专务有益的教训。若圣经以外能够动心的善书不论是美妙深奥的，或是朴素无文的，都该要一样的爱看。你别误工夫，搜寻做书的是何等人，他的学问高低何如，引着你看书的只要有一个爱慕纯实道理的心才好。你也别问这话是谁说的，你只管在那话的意思留神。

人再没有个不死的，只有天主的真理，是永远不会变的。天主不论是何等人，千方百计都一齐要教诲的。但屡屡的有肯察访，肯穷究的毛病，耽搁了看圣经读书的神益。因为有该老实信从的道理，我们反倒尽子要推论要细究。你要看圣书取个神益，该谦逊老实着信服看才是；总不要图一个博学的虚名。你该情愿领圣人们的教，嘿嘿的留神听他话。就是古圣贤的俗语，你也不要嫌他，因为这些训言，都不是无缘故的说给你听的。

又《语丝》第五十期所举卷二第十二章十四节之文，今亦将诸本译文列下：

阳译　自标如殂，遗世伪乐，灵性始生。

蒋译　汝宜需死以度生，当知为确实之理；凡愈死于己者，始愈活于天主。

新编　你还要知道你在世上的暂生，该是一个常死；一个人越死于自己，他越活于天主。

七　**《轻世金书直解》**：一九〇七年王保禄撰，一九〇九年北京刊本。

王保禄为北京味增爵会士。原序不著姓名，余从《经书目录》知为王保禄撰。唯《经书目录》称此书为一九〇三年重印，而

原序则末署光绪丁未秋，丁未为一九〇七年，疑日录误耳。序称此仿书《南华发覆》作。《南华发覆》者，坊间《庄子》注本，本文大字，而以疏解之文作小字，纳入本文中，俾读者联贯而读之；其能免续凫断鹤削趾适屦之讥者鲜矣。然观其自序，可见田译《遵主圣范》之不能尽满人意，而后人兴反古之思。其序有曰："《轻世金书》乃圣教神修之妙书也。明末极西耶稣会士阳玛诺译入汉文，甬上朱子宗元订正之，而字句简古，文义玄奥，非兼通西文者往往难得真解。今之浅文《遵主圣范》，即同一书也。然虽有《遵主圣范》，而人多以能读《轻世金书》为快，求为讲解者甚夥"，即其证也。又云，《遵主圣范》与现今通行之西文本相同，而《轻世金书》则与现今通行之西文本繁简迥异，疑当时所据者另为一本。今《遵主圣范》《师主编》卷三，均五十九章，而《轻世金书》卷三则六十四章。细相比勘，知第三、第十五、第二十七各章之下，《轻世金书》均多一章，第二十三章之下，《轻世金书》则多二章。其篇章分合不同，抑词句多寡有别，非得三百年前蜡顶文原本校之不可，是在好学君子。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北京）

附：三论《遵主圣范》译本（张若谷）

前读《语丝》第五十期《茶话》中《遵主圣范》一则后，我狠想把别种译本也同时给诸君介绍出来，前天见《语丝》第五十三期

上，陈援庵君已先我而发，做了一篇《再论〈遵主圣范〉译本》，历举《轻世金书》、《师主编》等七种译本，也可以见到陈君家藏书籍的丰富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几种译本，为陈君等所遗漏的，现在补录在下面。

《遵主圣范》：此书无译者姓名，亦无印行的年代和地名，共有四本，用连史纸铅印。吾曾见其甲乙二种，(甲)卷头有"遵主圣范并言"六字，(乙)无"并言"二字，此种刻本，疑即陈君见于重庆圣宇堂书目的一种。惟已经再版翻印过，故微有不同处耳。译文纯用文言体裁，现录其论善读圣经书籍一章，以见一斑。

论善读圣经书籍——（失名）《遵主圣范》本。

人于《圣经》，宜求真理，不求华文也。看《圣经》者，宜体贴纪录《圣经》之至意也。宁求《圣经》益己之灵，不务言词高妙也。平易之书而能动心者，宜乐玩之便如看高妙之书也。勿厌著书者系何等人，或博学，或庸常，但汝看书宜慕其纯实之理为指引也。不宜问是何人所说，宜问所说是何理而细想之。

人易过往不能久留，惟主真实之言常在也。主可教示于人以多术，并亦不分所用以教于人者为何等人也。看《圣经》时每有爱查究之心，则此心能阻己受《圣经》之益。其经文未解之处，宜朴看过，定要明辨尽究者则不可得也。若欲善书有益于汝，看时宜谦、宜诚、宜纯朴，再不可有心求博之虚名也。汝宜欢心问人所未知之理，又宜默听圣人之言，勿厌古人之谚。盖古人之谚必有所谓，非无故而言也。

《师主篇》：此书与陈君所举蒋升译本，同名异文，一九〇

四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李友兰重译，一九〇五年河间府胜世堂重印。我曾见其一九〇四年印本，"并言"后不记姓名，一九〇五年本，则"并言"后有光绪三十一年冬耶稣会后学李友兰谨识字样。译文用燕北官话，其论读圣经一章如下：

论读圣经——李译《师主篇》

一、在《圣经》上当求的是真理，不是文词。天主作《圣经》的心神，就是念《圣经》理当求的心神。所以我们念《圣经》，当求益处，不求文法。别的圣书，或话浅情深的，我们当一样的念法。念圣书，但为贪求真理，至于书是谁做的，他的学问或大或小，不当介意。总而言之，这话是谁说的，你不必问；这话的意思，你当留神。

二、一总的人都有死，天主的道理常存。不论我尊卑富穷，天主用许多法子教训我们。为善念圣书，我们好事之心是一个阻当，有地方本当轻轻读过，我们反要深思明辨。你愿意得益处，念圣书当谦逊，当老实，又当有信德，总不当有求名的意见。不懂得的字句，你当甘心就正，圣贤的讲解又当静听，长者的比喻更不可轻忽，因为那些比喻不是无缘无故的说出来的。

《师主吟》：一八九八年蒋升(？)撰，一八九八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本，一九一一年重印。此书的体裁，是"按《师主》之道，不辞不文，而为吟者也。"——见序文。吟论经一首如下：

诵经书，贵实理，毋求词采夸虚靡。耶稣群圣敷圣意，吾人诵读当如此。图裨灵明非悦听，章句罔判精与俚。作者何意莫辨别，行文浅深不之訾。奈人喜察起性旨，抛却精华取糠粃。时逢书中理未明，不肯虚衷启问齿，卒至书是书吾是吾而已！

《马琴日记抄》

马琴（Bakin，1767—1848）是日本有名的旧小说家，所著小说有二百六十种，其中《南总里见八犬传》一书，共九集一百六卷，计历时二十八年始成，称为马琴最大杰作。但是我不知怎地总是不很喜欢。这个原因大约很复杂，因为我自己知道养成这个偏见的缘由就有好几种。第一，我对于历史小说没有多大敬意，虽然知道人生总有一个浪漫的时期，所以浪漫的故事也自有其生命，永远不愁没有读者。第二，马琴的教训主义令我不满意。他曾这样替他的著作辩解："余著无用之书，将以购有用之书也。夫大声不入俚耳，稗史虽无益，寓以劝善惩恶之意则于妇孺无害，且售小说者及书画印刷装订诸工皆得以此为衣食，岂非亦属太平之馀泽耶。"这很足以代表当时流行的儒教思想，但在我看来却还不如那些"戏作者"的洒落本与滑稽本更能显出真的日本国民的豁达愉快的精神。第三，马琴自己说，"余多读华人之稗史小说，择其文之巧致者而仿为之"，所以这些作品于我们华人都没有什么趣味。讲到日本的伟大小说，自有那世界无比的十世纪时的《源氏物语》。第四，以前读外骨的《山东京传》，见所记马琴背其师京传，即送葬亦不至，且为文对于京传多所诋毁，因此遂不喜马琴之为人。有这四个原因，我的反马琴热便根深蒂固地成立了。

近来在旧书店的目录上见到一本《马琴日记抄》，就写信去要了来，因为日记类是我所喜欢看的。这是飨庭篁村所编，从一八三一年以后的十四五年的日记中分类抄录，约有一百二十项，马琴晚年的生活与性情大抵可以想见，但是我仍旧觉得不能佩服，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道学家。称赞他的人都说他是谨严不苟，这或者是的。随便引几条，都可以为例。

"天保五年（1834）三月二十六日，昼饭后九半时（今午后一时）家人诣深光寺扫墓，余因长发不能参与。"按日本以前剃顶发，发长则为不祥不敬，不便外出或参与典礼。

"天保九年闰四月十日，入夜阿百（其妻名）又对余怨怼，云将舍身。余徐谕之，七年以来吾家不治毕竟由吾不德所致，不能怨尤他人。夫妇已至七十馀岁，馀命几何，勿因无益之事多劳心力，又谕以万事皆因吾之不德所致。但彼未肯甘服，唯怨怒稍缓，旋止。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圣人且然，况吾辈凡夫，实堪愧恧。"

"天保十五年五月六日，令阿路（其寡媳名，马琴时已失明，一切著述都由她代笔）读昨夜兼次郎所留置之为永春水著《大学笑句》，玩弄经书，不堪听闻，即弃去。"《大学笑句》盖模拟《大学章句》之名，日本读音相近。

"天保十五年六月十日，土屋桂助、岩井政之助来，致暑中问候。政之助不着裳，失礼也。"

但是我的偏见觉得这种谨严殊不愉快，很有点象法利赛人的模样。从世俗的礼法说来，马琴大约不愧为严谨守礼的君子，是国家的良民，但如要当文艺道中的骑士，似乎坚定的德性而

外还不可不有深厚的情与广大的心。我们读诗人一茶的日记在这些方面能够更感到满足。《七番日记》中有这样一条，照原文抄录如下，这是文化十一年（1814）五月的记事。

“四晴，夕小雨，夜大雨，处处川出水。

“今夜关之契下女，于草庵欲为同枕，有障残书，关之归野尻而下女不来。”

一茶在野尻村有门人关之，不能和情人相见，一茶便让他们到自己家里来会，后来关之因为有事，留下一封信，先回家去了，她却终于没有来，大约是因为大雨河水泛滥的缘故罢。一茶这种办法或者不足为训，但是寥寥几行文字怎样地能表出乖僻而富于人情味的特性来呵。岛崎藤村在《一茶旅日记》的序中说，与芭蕉、芜村等相比，一茶是和我们的时代更相近的人物，的确不错。这样说来，马琴也可以说是和我们的时代比较相远的人物，虽然他比一茶还要小四岁。

马琴本名泷泽解（Takizawa Kai），是士族出身。

日记与尺牍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

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因此反动地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许多愉快。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贵了。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全晋文》中录王羲之杂帖，有这两章：

"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暾，而犹有劳务，甚劣劣。"

"不审复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

我觉得这要比"奉橘三百颗"还有意思。日本诗人芭蕉（Basho）有这样一封向他的门人借钱的信，在寥寥数语中画出一个飘逸的俳人来。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银五钱。此系勒借，容当奉还。唯老夫之事，亦殊难说耳。

"去来君　　芭蕉"

日记又是一种考证的资料。近阅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项下有这几句话：

"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同五十九年（1794）项下又云：

"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

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餬口。”

这都是经济史的好材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记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发见刊行的为《一茶旅日记》，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记事云：

“二十七日阴，买锅。

“二十九日雨，买酱。”

十几个字里贫穷之状表现无遗。同年五月项下云：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桥下。”此外还多同类的记事，年月从略：

“九日晴，南风。妓女花井火刑。”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桥被人窃去。

“二十五日雨。所馀板桥被窃。”

这些不成章节的文句却含着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们读了恍忽想见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效力或过于所作的俳句。我喜欢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爱他的日记，虽然除了吟咏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纪事，我却觉得他尽有文艺的趣味。

在外国文人的日记尺牍中有一两节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录如下，博读者之一粲。倘若读者不笑而发怒，那是介绍者的不好，我愿意赔不是，只请不要见怪原作者就好了。

夏目漱石日记，明治四十二年（1909）

“七月三日

“晨六时地震。夜有支那人来，站在栅门前说把这个开了。

问是谁，来干什么。答说我你家里的事都听见，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块钱。完全象个疯子。说你走罢也仍不回去。说还不走要交给警察了，答说我是钦差，随出去了。是个荒谬的东西。”

以上据《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译出。后面是从英译《契诃夫书简集》中抄译的一封信：

契诃夫与妹书

“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木拉伏夫轮船上。

“我的舱里流星纷飞——这是有光的甲虫，好象是电气的火光。白昼里野羊游泳过黑龙江。这里的苍蝇很大。我和一个契丹人同舱，名叫宋路理，他屡次告诉我，在契丹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头落地’。昨夜他吸鸦片烟醉了，睡梦中只是讲话，使我不能睡觉。二十七日我在契丹爱珲城近地一走。我似乎渐渐的走进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去了。轮船播动，不好写字。

“明天我将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现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写的诗了。”

（十四年三月）

文法之趣味

“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名学家培因（Alexander Bain）曾说，文法是名学的一

部分，于学者极有好处，能使他头脑清晰，理解明敏，这很足以说明文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的始基也未始不可，因此我常觉得欧洲古时教育之重古典文字不是无意义的。不过那私刑似的强迫学习也很可怕，其弊害等于中国的读经；若在青年自动地于实用之上进而为学问的研究，裨益当非浅鲜，如或从别一方面为趣味的涉猎，那也是我所非常赞同的。

"我的对于文法书的趣味，有一半是被严几道的《英文汉诂》所引起的。在"印度读本"流行的时候，他这一本书的确是旷野上的呼声，那许多叶'析辞'的详细解说，同时受读者的轻蔑或惊叹。在我却受了他不少的影响，学校里发给的一本一九〇一年第四十板的'马孙'英文法二十年来还保存在书架上，虽然别的什么机器书都已不知去向了。其次'摩利思'的文法也购求到手；这两者都是原序中说及，他所根据的参考书。以后也还随时掇拾一两种，随意翻阅。斯威忒（Henry Sweet）的大著《新英文法》两卷虽是高深，却也给与好些快乐，至于惠忒尼（Whitney）、威斯忒（West）、巴斯克威耳（Baskerville）诸家学校用文法书也各有好处；他们使我过了多少愉快的时间，这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纳思菲耳（Nesfield）的一套虽然风行一时，几乎成为英语学者的枕中鸿宝，我却一点都感不到什么趣味。他只辑录多少实用的条例，任意地解说一下，教属地的土人学话或者适用的，但是在'文化教育'上的价值可以说几乎等于零了。"

这是我两年前所说的话，里边所述的有些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是我在现今也还没有什么大改变，我总觉得有些文法书要比本国的任何新刊小说更为有趣。我想还可以和人家赌十块钱的输赢，给我在西山租一间屋，我去住在那里，只带一本（让我们假定）英译西威耳（Siever）博士的《古英文法》去，我可以很愉快地消遣一个长夏，——虽然到下山来时自然一句都不记得了。这原是极端举例的话，若是并不赌着东道，我当然还要拣一本浅易的书。近来因为重复地患感冒，长久躲在家里觉得无聊，从书架背后抓出几册旧书来消遣，如德伦支主教（Archbishop Trench）的《文字之研究》，威克勒教授（Ernest Weekley）的《文字的故事》、《姓名的故事》，斯密士（L. P. Smith）的《英国言语》（*The English Language*）等，都极有兴味，很愉快地消磨了几天病里的光阴。文法的三方面中讲字义的一部分比讲声与形的更多趣味，在"素人"看去也是更好的闲书，我愿意介绍给青年们，请他们留下第十遍看《红楼梦》的工夫翻阅这类的小书，我想可以有五成五的把握不至于使他们失望。

这几册小书里我想特别地介绍斯密士的著作。德伦支的或者出板年月未免太早一点了，威克勒的徵引稍博，只有斯密士的单讲英语的发达变迁，内容简要，又价廉易得，所以似最适宜。这是《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 Lib.*）之一，就是美国板也售价不出二元，英国板尤廉，不过欧战后装订很坏了。全书共小板二百五十叶，内分九章，首三章述英语之起源以至成立，第四五章说造字，六至八章说言语与历史，九章说言语

与思想。第五章“造字之人”里边历举好些文人制用新字或使废语复活，司各得亦其中之一，他从古民歌中采用那个“浪漫的名词glamour（魔力，迷魂的美），此字出于grammerye，在中古义云文法学、拉丁文研究，于是同哲学这字一样在愚民心目中不久转变含有魔术的意味了。”（P.120）《文字的故事》第一及十章中均有相同的记述。这虽是一件小事，但能使我们知道在一个字里会隐藏着怎样奇妙的故事。言语与历史三章述黑暗时代以后英语的发达，至于现代。末章则专论言语与思想之关系，表示文词之发生与意义之变迁皆与时代相关，以文化为背景，如读文化人类学的一部分。斯密士的原书是通俗的小册，但尽足供我们入门之用，以后尚欲研究自有他的书目可以遵循，不是我们这样外行所能说，我的意思不过当作一本闲书介绍给读者罢了。

德伦支引爱默生(Emerson)的话说“字是化石之诗”，我想这的确是不错的，所以说字义部分的通俗文法书可以当文艺作品去读，讲声与形的方面的又可以供给稍倾于理知的人去消遣，与无事闲读《几何原本》聊以自娱一样。现在暑假不久就到，青年们拿一两本这样的书在山坳水边去读，——或与爱人共读，或与《红楼梦》夹读，也都无不可，——倒是一种消夏的妙法。有兴味的人除《文字的故事》等以外，再买ㄙㄎㄧㄊ (Skeat)或威克勒的一册小本《英语语源字典》，随便翻翻也好，可以领解一种读字典的快乐。

临了我还要表一表我的奢望，希望中国也出一本这类的小书，略说汉字的变迁，特别注重于某字最初见于何时何人何书，

本意什么，到了何时变了什么意思：这不但足以引起对于文字学的兴趣，于学术前途有益，实在我们个人也想知道这种有趣味的事实。（十四年三月末日）

神话的辩护

为神话作辩护，未免有点同善社的嫌疑。但是，只要我自信是凭了理性说话，这些事都可以不管。

反对把神话作儿童读物的人说，神话是迷信，儿童读了要变成义和团与同善社。这个反对迷信的热心，我十分赞同，但关于神话养成迷信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附和。神话在儿童读物里的价值是空想与趣味，不是事实和知识。我在《神话与传说》中曾说：

“文艺不是历史或科学的记载，大家都是知道的；如见了化石的故事，便相信人真能变石头，固然是个愚人，或者又背着科学来破除迷信，断断地争论化石故事之不合物理也未免成为笨伯了。”（《自己的园地》第九）又在《儿童的文学》中说过：

“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悦，也因为知道这过程是跳不过的，——然而又自然地会推移过去的，所以相当的应付了，等到儿童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

现在反对者的错误，即在于以儿童读物中的神话为事实与知识，又以为儿童听了就要终身迷信，便是科学知识也无可挽救。其实神话只能滋养儿童的空想与趣味，不能当作事实，满足知识的要求。这个要求，当由科学去满足他，但也不能因此而遂打消空想。知识上猫狗是哺乳类食肉动物，空想上却不妨仍是会说话的四足朋友；有些科学家兼做大诗人，即是证据。缺乏空想的人们以神话为事实，没有科学知识的便积极的信仰，有科学知识的则消极的趋于攻击，都是错了。迷信之所以有害者，以其被信为真实；倘若知是虚假，则在迷信之中也可以发见许多的美，因为我们以为美的不必一定要是真实。神话原是假的，他决不能妨害科学的知识的发达，也不劳科学的攻击，——反正这不过证明其虚假，正如笑话里证明胡子是有胡鬚的一般，于其原来价值别无增减。我承认，用神话是教儿童读诳话，但这决无害处，只要大家勿误认读神话之目的为求知识与教训。

有些人以为神话是妖人所造，用以宣传迷信，去蛊惑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是不的确。神话的发生，普通在神话学上都有说明，但我觉得德国翁特（Wundt）教授在民族心理学里说的很得要领。我们平常把神话包括神话传说童话三种，仿佛以为这三者发生的顺序就是如此的，其实却并不然。童话（广义的）起的最早，在“图腾”时代，人民相信灵魂和魔怪，便据了空想传述他们的行事，或借以说明某种的现象；这种童话有几样特点，其一是没有一定的时地和人名，其二是多有魔术，讲动物的事情，大抵与后世存留的童话相同，所不同者只是那些童

话在图腾社会中为群众所信罢了。其次的是翁特所说的英雄与神的时代，这才是传说以及神话（狭义的）发生的时候。童话的主人公多是异物，传说的主人公是英雄，乃是人；异物都有魔力，英雄虽亦常有魔术与法宝的辅助，但仍具人类的属性，多凭了自力成就他的事业。童话中也有人，但大率处于被动的地位，现在则有独立的人格，公然与异物对抗，足以表见民族思想的变迁。英雄是理想的人，神即是理想的英雄；先以人与异物对立，复折衷而成为神的观念，于是神话就同时兴起了。不过神既是不死不变的东西，便没有什么兴衰事迹可记，所以纯粹的狭义的神话几乎是不能有的，一般所称的神话其实多是传说的变体，还是以英雄为主的故事。这两种发生的关系很是密切，指出一定的人物时地也都相同，与童话的渺茫殊异。上边的话固然"语焉不详"，但大约可以知道神话发生的情形，其非出于邪教之宣传作用也可明白了。在发生的当时大抵是为大家所信的，到了后来，已经失却信用，于是转移过来，归入文艺里供我们的赏鉴。即使真是含有作用的妖言，如方士骗秦汉皇帝的话，我们现在既不复信以为真，也正不妨拿来作故事看。我们不能容许神话作家（Mythopoios）再编造当作事实的神话，去宣传同善社的教旨，但是编造假的神话，不但可以做而且值得称赞的，因为这神话作家在现代就成了诗人了。

（十三年二月）

※

续神话的辩护

在《文学》第一百十三期上见到郑西谛先生的希腊神话的介绍，使我非常喜欢。神话在中国不曾经过好好的介绍与研究，却已落得许多人的诽谤，以为一切迷信都是他造成的。其实决不如此。神话是原始人的文学，原始人的哲学——原始人的科学，原始人的宗教传说，但这是人民信仰的表现，并不是造成信仰的原因。说神话会养成迷信，那是倒果为因的话，一点都没有理由。我们研究神话，可以从好几方面着眼，但在大多数觉得最有趣味的当然是文学的方面，这不但因为文艺美术多以神话为材料，实在还因为他自身正是极好的文学。"希腊的神话具有永久不磨的美丽与趣味"，与一切希腊的创作相同，爱好文学的人所不可轻轻错过的。

郑先生所介绍的是阿波罗追赶达芬（原文云Daphne，应译作达夫纳）的故事，大抵根据美国该莱的《古典神话》。对于这个本文我别无什么意见，但见篇末的说明觉得有点不很妥当。郑先生说：

"这故事是叙写太阳对于露点的现象。阿波罗是日神，达芬是露水之神。太阳为露点的美丽所惑，欲迫近她；露点惧怕她的热烈的爱人，逃遁了。当太阳的热息接触着她的时候，她消灭了，仅留一绿点在消去的那个地方。希腊的神话大部分都具

有如此的解释自然现象的意义的。"

希腊神话里的确有些解释自然现象的，但这达夫纳化树的故事却并不是，更不是"太阳神话"。德国缪勒（Max Muller）教授在十九世纪中间，创为言语学派的神话解释法，将神话中的人名一一推原梵文，强求意义，而悉归诸天象，遂如曼哈耳德所说"到处看出太阳来"。他在《比较神话学》及《宗教学》中解释达夫纳的故事云："达夫纳即梵文的亚哈那，意云曙光。东方先见曙光，朝日后起如正在追他的新妇；其后为烈日之光所触，曙光渐散，终乃死在她的母亲即大地的膝上。"言语学派的旁支有气象学解释法，则到处看出雷神，而以达夫纳为闪电。郑先生所据大约是此派的学说。但据斯宾思（Spence）的《神话学概论》上说："这派在现今已不见信任，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信徒。"，因为自从经了曼哈耳德和安特路阑（Andrew Lang）等人攻击，言语学派的自然现象说已生破绽，人类学派代之而兴，至于今日。关于达夫纳的问题，阑氏在他的大著《神话仪式与宗教》中解答说，"这种讲变形的神话是野蛮人空想的产物，因为没有人与物不同的观念，所以发生这些故事。"换一句话，便是说，这是根据于灵魂信仰之事物起原的神话。古希腊称香桂树云达夫纳，用于阿波罗崇拜，古人不知此树何以与阿波罗有缘，于是便假想达夫纳是他的情人，因为避他的追求，化而为树，道理很是简明，正如说许亚庚多斯死而化为风信子同一意思。人类学派并不废语源的研究，但不把一切神人看作自然现象，却从古今原始文明的事实中搜集类例，根据礼俗思想说明神话的意义，即使未能尽善，大致却已可以满意了。中国神话

研究刚在开始，关于解释意义一层不可不略加注意，不要走进言语学派的迷途里去才好。　　（十三年四月）

神话的典故

有几种出板物，都用神话的典故做题目，很是别致，想把它议论一番。这些出板物是（1）《弥洒》，（2）《维纳丝报》，（3）《狮吼》。

《弥洒》创刊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卷头声明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表纸题作Musai，第一期宣言《弥洒临凡曲》里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附注又声明“Musai即英字Muses”，意思很是明了。弥洒普通虽为司文艺的神女，这里用的没有什么不对；若是严格的讲来，九个神女里包含司历史、天文学（这些学问最初当然是与文艺相混）的人，所以弥洒所掌管的实在是学艺，弥洒祠（Mouseion）便成了艺术学问的学校，后来变做所谓博物馆。（Museum 即上文的拉丁写法。）近来德国派古典学者改正希腊译音的拼法，弥洒一字应当照例改为“母洒”（Mousai）才好，因为罗马字的u现在是代表希腊语中“鱼韵”的字了。

《维纳丝报》听说是张寥子君主笔，在本年十月十八日出板。第一号上有一篇记者的“发话”，说明“为什么名叫维纳丝”，最重要的一节云：

"罗马神话上说，Venus是司美与爱之神，我们把Venus译音写作维纳丝，就作为报的名字，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不过表示尊重美术，使人们得到喜悦，健康，美与爱，种种可宝贵的珍物，以期人类生活之美化。"——"不过……"以下原本用大号字排印。

查神话学维纳丝的确是爱与美的女神，但是，这爱乃是两性的爱，美亦是引起爱情的美。(德国斯妥丁教授著《希腊罗马神话》。)自从大神死后，基督教把旧神招安的招安，贬斥的贬斥，维纳丝就变成了摩登伽似的"淫女"，中古的"维纳丝山"(Venusberg)的故事即是最好的证据。(诃华德著《性的崇拜》。)在人身上也有同样的名称。手相学里的维纳丝山系是拇指根的隆起，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拉丁文的"维纳丝山"却是道学先生所不道的字了。色欲称作"维纳丝事"，花柳病也叫做"维纳丝的病"，这位司美与爱的女神的名誉真是扫地尽了。即使我们不管西欧这些传统的说话，替她恢复昔日的光荣，她也与"提倡美术促进文化"无缘，不能做张寥子君这报的商标——倘若要用这个名称，那么这须是主张完全而善美的性的生活的报才行，不然也须是一种普通的"花报"，这才名符其实。现在这却似乎是"菊报"，那么"维纳丝报"的名称的确定的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罗马的维纳丝本来是春之女神，后来与希腊的亚孚罗迭台(Aphrodite)混合，于是有了司美与爱的职分。其实讲到恋爱的神还应以亚孚罗迭台为本尊，不过西欧文人以前都间接的从罗马文学得到她的故事，所以相沿称它作"维奴斯"，虽然严格的说不很妥当，但还简短可取，至于英法国民读成维纳思

或维女等音，那正如把郑州的罗马字拼音读为"欠巧"，真是不足为法了。

《狮吼》是一种半月刊，第一期在本年七月发行，广告上标名曰 The Sphinx（斯芬克思）。本来狮吼的典故据我所知道的只有两个，一是中国的河东狮吼，一是佛教里的狮子吼。现在用作杂志的名称我想一定用的是佛的典故了，见到标名才知是希腊神话里的那个女怪，不免有点出于意料之外。查埃及的斯芬克思（这七个字有点不词，因为不懂它在埃及叫作什么，所以只好随俗称呼），虽是人首狮身，希腊的却是狮身有翼而头和胸乳都是女人的，如酒杯上所画，所以不能就称她为狮，而且她更不会吼。（至少在传说里不曾说她吼过。）她最初名叫菲克思，是一种地下的女怪，同女鸟一样要捉人去吃或是弄死，名字由芬克思而转为有意义的斯芬克思，此云"扼死人的"。但是地下的妖怪大抵有先知的能力，所以她又是个预言者。人们把这两者合在一起，便造成那通行的传说。（哈利孙女士著《希腊宗教研究导言》。）她叫过路的人猜谜，猜不着的便被弄死；她的谜是"早晨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傍晚三只脚走的是什么？"图中那少女似的斯芬克思口中正说出 Kai tri（而三……），猜谜的肿足王（此处特别写作 Oidipodes）坐着思索。后来他猜着了，这是说"人"，于是斯芬克思输了投岩而死。还有别的瓶画，画着有人拿着鸽子去问斯芬克思，那是她是在"星士"似的给人家解谜了。所以斯芬克思的本领，除了悲剧中所说"吃生肉"以外，是重在给人猜谜或解谜，后人因此拿她来当作科学的象徵，正如吉迈拉（Khimaira）是文艺的一样，——总之不

听见说她是善于吼。但是《狮吼》却把它当作标题，而且第三期中还有一篇文章曰“Sphinx 的呼声”，似乎有点费解。——只可惜我终于没有见到这个杂志，不知道关于呼声是怎样的说，现在不能批评，因为在半个月前寄信往上海去买，至今不曾寄到，这也是江浙“义战”所给予我们的小好处了。……

（十三年九月七日）

科学小说

科学进到中国的儿童界里，不曾建设起“儿童学”来，只见在那里开始攻击童话，——可怜中国儿童固然也还够不上说有好童话听。在“儿童学”开山的美国诚然也有人反对，如勃朗（Brown）之流，以为听了童话未必能造飞机或机关枪，所以即使让步说儿童要听故事，也只许读“科学小说”。这条符命，在中国正在“急急如律令”的奉行。但是我对于“科学小说”总很怀疑，要替童话辩护。不过教育家的老生常谈也无重引的必要，现在别举一两个名人的话替我表示意见。

以性的心理与善种学研究著名的医学博士蔼理斯在《凯沙诺伐论》中说及童话在儿童生活上之必要，因为这是他们精神上的最自然的食物。倘若不供给他，这个缺损永远无物能够弥补，正如使小孩单吃淀粉质的东西，生理上所受的饿不是后来给予乳汁所能补救的一样。吸收童话的力不久消失，除非小孩

有异常强盛的创造想象力，这方面精神的生长大抵是永久的停顿了。在他的《社会卫生的事业》（据序上所说这社会卫生实在是社会改革的意思，并非普通的卫生事项）第七章里也说："听不到童话的小孩自己来造作童话，——因为他在精神的生长上必需这些东西，正如在身体的生长上必需糖一样，——但是他大抵造的很坏。"据所引医学杂志的实例，有一位夫人立志用真实教训儿童，废止童话，后来却见小孩们造作了许多可骇的故事，结果还是拿《杀巨人的甲克》来给他们消遣。他又说少年必将反对儿时的故事，正如他反对儿时的代乳粉，所以将来要使他相信的东西以不加在里边为宜。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不但荒唐的童话因此不会有什么害处，而且正经的科学小说因此也就不大有什么用处了。

阿那多尔法兰西（Anatol France）是一个文人，但他老先生在法国学院里被人称为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的论童话未必会有拥护迷信的嫌疑。《我的朋友的书》是他早年的杰作，第二编《苏珊之卷》里有一篇《与D夫人书》，发表他的许多聪明公正的意见：

"那位路易菲该先生是个好人，但他一想到法国的少年少女还会在那里读《驴皮》，他平常的镇静便完全失掉了。他做了一篇序，劝告父母须得从儿童手里把贝洛耳的故事夺下，给他们看他友人菲古斯博士的著作：'琼英姑娘，请把这书合起了罢，不要再管那使你喜欢得流泪的天青的鸟儿了，请你快点去学了那以太麻醉法罢。你已经七岁了，还一点都不懂得一酸化窒素的麻醉力咧！'路易菲该先生发见了仙女都是空想的产物，所以

他不准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们听。他给他们讲海鸟粪肥料，在这里边是没有什么空想的。——但是，博士先生，正因为仙女是空想的，所以他们存在。他们存在在那些素朴新鲜的空想之中，自然形成为不老的诗——民众传统的诗的空想之中。

"最琐屑的小书，倘若它引起一个诗的思想，暗示一个美的感情，总之倘若它触动人的心，那在小孩少年就要比你们的讲机械的所有的书更有无限的价值。

"我们必须有给小孩看的故事，给大孩看的故事，使我们笑，使我们哭，我们置身于幻惑之世界里的故事。"

这样的抄下去，实在将漫无限制，非至全篇抄完不止；我也很想全抄，倘若不是因为见到自己译文的拙劣而停住了。但是我还忍不住再要抄他一节：

"请不要怕他们（童话的作者）将那些关于妖怪和仙女的废话充满了小孩的心，会把他教坏了。小孩着实知道这些美的形象不是这世界里所有的。有害的倒还是你们的通俗科学，给他那些不易矫正的谬误的印象。深信不疑的小孩一听威奴先生这样说，便真相信人能够装在一个炮弹内放到月亮上面去，及一个物体能够轻易地反抗重力的定则。

"古老尊严的天文学之这样的滑稽拟作，既没有真，也没有美，是一无足取。"

照上边说来，科学小说总是弄不好的：当作小说与《杀巨人的甲克》一样的讲给小孩听呢，将来反正同甲克一样的被抛弃，无补于他的天文学的知识；当作科学与海鸟粪一样的讲呢，无奈做成故事，不能完全没有空想，结果还是装在炮弹里放到月

亮上去，不再能保存学术的真实了。即如法阑玛利唵(Flamarion)的《世界如何终局》当然是一部好的科学小说，比焦尔士威奴(Jules Verne，根据梁任公先生的旧译)或者要好一点了，但我见第二篇一章里有这样的几句话：

"街上没有雨水，也没有泥水：因为雨一下，天空中就布满了一种玻璃的雨伞，所以没有各自拿伞的必要。"

这与童话里的法宝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更笨相一点罢了。这种玻璃雨伞或者自有做法，在我辈不懂科学的人却实在看了茫然，只觉得同金箍棒一样的古怪。如其说只是漠然的愿望，那么千里眼之于望远镜，顺风耳之于电话等，这类事情童话中也"古已有之"了。科学小说做得好的，其结果还是一篇童话，这才令人有阅读的兴致，所不同者，其中偶有抛物线等的讲义须急忙翻过去，不象童话的行行都读而已。有些人借了小说写他的"乌托邦"的理想，那是别一类，不算在科学小说之内。又上文所说系儿童文学范围内的问题，若是给平常人看，科学小说的价值又当别论，不是我今日所要说的了。

（十三年九月一日）

读《纺轮的故事》

孟代(Catuile Mendes)是法国高蹈派的一个诗人。据汤谟孙说，"他有长的金发，黄胡须，好象一个少年犹太博士。他有

青春与美与奇才。……他写珍异的诗，恍忽的，逸乐的，昏吃的，恶的，——因为在他那里有着元始的罪的斑痕。他用了从《朗赛尔集》里采来的异调古韵做诗，他写交错叶韵的萨福式的歌，他预示今日诗人的暧昧而且异教的神秘主义。他歌亲嘴，与乳，——总是亲嘴，正如人可以不吃食而尽读食单。"颓废派大师波特来尔见他说道："我爱这个少年，——他有着所有的缺点。"圣白甫且惊且喜，批评他道："蜜与毒。"

这样的就是《纺轮的故事》的著者。——有许多字面，在法里赛人觉得是很坏的贬辞，在现代思想上有时正是相反，所以就上文看来可以想到孟代是近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诗人了。《纺轮的故事》虽然不是他的代表著作，却也很有他的特色。我们看到孟代的这部书，不禁联想起王尔德的那两卷童话。我们虽然也爱好《石榴之家》，但觉得还不及这册书的有趣味，因为王尔德在那里有时还要野狐禅的说法，孟代却是老实的说他的撒但的格言。这种例颇多，我所最喜欢的是那《两枝雏菊》。他写冷德莱的享乐生活道："的确，他生活的目的是在找一个尝遍人生的趣味的方法。他看见什么便要，他要什么便有。每日，每时，雏菊失却一片花瓣；那和风没有时间去吹拂玫瑰的枝儿，他所有的功夫都用在飘散仙子送与冷德莱的花瓣上去了。"这是对于生之快乐的怎样热烈的寻求，正如王尔德的"把灵魂底真珠投进酒盃中，在笛音里踏着莲馨花的花径"一样，不过王尔德童话里不曾表出；两者的文章都很美妙，但孟代的教训更是老实，不是为儿童而是"为青年男女"(Virginibus Pueisqne)的，这是他的所以别有趣味的地方。

孟代当初与玩蜥蜴念汉文的戈谛亚结婚，不久分离了，以后便是他的无穷的恋爱的冒险。他“也许将花瓣掷得太快了”，毫不经心地将他的青春耗废，原是不足为训的，但是，比较“完全不曾有过青春期的回想”，他的生活却是好的多了。本来生活之艺术并不在禁欲也不在耽溺，在于二者之互相支拄，欲取复拒，欲拒复取，造成旋律的人生，决不以一直线的进行为贵。耽溺是生活的基本，不是可以蔑视的，只是需要一种节制；这便是禁欲主义的用处，唯其功用在于因此而能得到更完全的满足，离开了这个目的他自身就别无价值。在葡萄熟的时候，我们应该拿葡萄来吃，只不可吃的太多至于恶心，我们有时停止，使得下次吃时更为——或者至少也同样的甘美。但是在葡萄时节，不必强要禁戒，留到后日吃干葡萄，那是很了然的了。我怕敢提倡孟代的主张，因为中国有人把雏菊珍藏成灰，或者整朵的踏碎，却绝少知道一片片的利用花瓣的人，所以不容易得人的欢迎，然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危险。孟代的甜味里或是确有点毒性，不过于现代的青年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因为传统的抗毒质已经太深了，虽然我是还希望这毒能有一点反应。

（十二年十二月）

读《欲海回狂》

我读《欲海回狂》的历史真是说来话长。第一次见这本书是在民国元年，在浙江教育司里范古农先生的案头。我坐在范先生的背后，虽然每日望见写着许多墨笔题词的部面，却总不

曾起什么好奇心，想借来一看。第二次是三年前的春天，在西城的医院里养病，因为与经典流通处相距不远，便买了些小乘经和杂书来消遣，其中一本是那《欲海回狂》。第三次的因缘是最奇了，去年甘肃杨汉公因高张结婚事件大肆攻击，其中说及某公寄《欲海回狂》与高君，令其忏悔。我想到那些谬人的思想根据或者便在这本善书内，所以想拿出来检查一番，但因别的事情终于搁下了，直到现在才能做到，不过对于前回事件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只是略说我的感想罢了。

我常想，做戒淫书的人与做淫书的人都多少有点色情狂。这句话当然要为信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的人们所骂，其实却是真的，即如书中“总劝”一节里的四六文云，“遇娇姿于道左，目注千番；逢丽色于闺帘，肠回百转”，就是艳词，可以放进《游仙窟》里去。平心而论，周安士居士的这部书总可以算是戒淫书中之“白眉”，因为他能够说的彻底。卷一中云，“芙蓉白面，须知带肉骷髅；美貌红妆，不过蒙衣漏厕”，即是他的中心要义，虽然这并非他的新发见，但根据这个来说戒淫总是他的创见了。所以三卷书中最精粹的是中卷“受持篇”里“经要门”以下的几章，而尤以“不净观”一章为最要。我读了最感趣味的，也便是这一部分。

我要干脆的声明，我是极反对“不净观”的。为什么现在却对于它这样的感着趣味呢？这便因为我觉得“不净观”是古代的性教育。虽然他所走的是倒路，但到底是一种性教育，与儒教之密藏与严禁的办法不同。下卷“决疑论”中云：“男女之道，人之大欲存焉。欲火动时，勃然难遏，纵刀锯在前，鼎镬

随后，犹图侥幸于万一，若独藉往圣微词，令彼一片淫心冰消雪解，此万万不可得之数也。且夫理之可以劝导世人助扬王化者，莫如因果之说矣；独至淫心乍发，虽目击现在因果，终不能断其爱根，唯有不净二字可以绝之，所谓禁得十分不如淡得一分也。论戒淫者，断以不净观为宗矣。"很能明白的说出它的性质。印度人的思想似乎处处要比中国空灵奇特，所以能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发明一种特殊的性教育，想从根本上除掉爱欲，虽然今日看来原是倒行逆施，但是总值得佩服的了。

现在的性教育的正宗却是"净观"，正是"不净观"的反面。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做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很是污秽？倘若真是这样想，实在应当用一把净火将自身焚化了才对。既然要生存在世间，对于这个肉体当然不能不先是认，此外关于这肉体的现象与需要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拒绝。周安士知道人之大欲不是圣贤教训或因果劝戒所能防止，于是想用"不净观"来抵御它；"不净观"虽以生理为本，但是太挠曲了，几乎与事实相背，其结果亦只成为一种教训，务阻塞而非疏通：凡是人欲，如不事疏通而妄去阻塞，终于是不行的。净观的性教育则是认人生，是认生之一切欲求，使人关于两性的事实有正确的知识，再加以高尚的趣味之修养，庶几可以有效。但这疏导的正路只能为顺遂的人生作一种预备，仍不能使人厌弃爱欲，因为这是人生不可能的事。

《欲海回狂》——佛教的"不净观"的通俗教科书〔原注〕——

〔原注〕 佛教本来只是婆罗门教的改良，这种不净观大约也是从外道取来，如萨克谛宗徒的观念女根瑜尼，似即可转变为《禅秘要经》中的诸法。不过这单是外行人的一种推测，顺便说及罢了。

在有常识的人看了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当作劝世的书却是有害的。象杨汉公辈可以不必论矣，即是平常的青年，倘若受了这种禁欲思想的影响，于他的生活上难免种下不好的因，因为性的不净思想是两性关系的最大的敌，而“不净观”实为这种思想的基本。儒教轻蔑女子，还只是根据经验，佛教则根据生理而加以宗教的解释，更为无理，与道教之以女子为鼎器相比其流弊不相上下。我想尊重出家的和尚，但是见了主张“有生即是错误”而贪恋名利，标榜良知而肆意胡说的居士儒者，不禁发生不快之感，对于他们的圣典也不免怀有反感，这或者是我之所以不能公平的评估这本善书的原因罢。（十三年二月）

读《京华碧血录》

《京华碧血录》是我所见林琴南先生最新刊的小说。我久不读林先生的古文译本，他的所有“创作”却都见过。这本书序上写的是“壬子长至”，但出板在于十二年后，我看见时又在出板后两三个月了。书中写邢生刘女的因缘，不脱才子佳人的旧套。梅儿是一个三从四德的木偶人，倒也算了，邢仲光文武全才，亦儒亦侠，乃是文素臣铁公子一流人物，看了更觉得有点难过。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来攻击这书的缺点，因为林先生的著作本是旧派，这些缺点可以说是当然的；现在我所要说的是此书中的好处。

《碧血录》全书五十三章，我所觉得好的是第十九至第廿四这五章记述庚子拳匪在京城杀人的文章。我向来是神经衰弱的，怕听那些凶残的故事，但有时却又病理地想去打听，找些战乱的纪载来看。最初见到的是明季稗史里的《扬州十日记》，其次是李小池的《思痛记》，使我知道清初及洪杨时情形的一斑。《寄园寄所寄》中故事大抵都已忘却，唯张勇战败的那年秋天，伏处寓中，借《知不足斋丛书》消遣，见到《曲洧旧闻》(?)里一条因子巷缘起的传说，还是记得，正如安特来夫的《小人物的自白》里的恶梦，使人长久不得宁贴。关于拳匪的事我也极想知道一点，可惜不易找到，只有在阑陀的《在北京的联军》两卷中看见一部分，但中国的记载终于没有。《驴背集》等书记的大略，没有什么用处。专门研究庚子史实的人当然有些材料，我只是随便看看，所以见闻如此浅陋。林先生在这寥寥十五页里记了好些义和拳的轶事，颇能写出他们的愚蠢与凶残来。外国人的所见自然偏重自己的一方面，中国人又多“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不大愿意记自相残杀的情形。林先生的思想虽然旧，在这一点上却很明白，他知道拳匪的两样坏处，所以他写的虽然简略，却能抉出这次国民运动的真相来了。

以上是两个月前所写，到了现在，又找了出来，想续写下去，时势却已大变，再要批评拳匪似乎不免有点不稳便，因为他们的义民的称号不久将由国民给他恢复了。本来在现今的世界排外不能算是什么恶德，“以直报怨”我觉得原是可以的，不过就是盗亦有道，所以排外也自有正当的方法，象凯末尔的击破外敌改组政府的办法即是好例。中国人如图自卫，提倡军国

主义，预备练成义勇的军队与外国抵抗，我虽不代为鼓吹，却也还可以赞同，因为这还不失为一种办法。至如拳匪那样，想借符咒的力量灭尽洋人，一面对于本国人大加残杀，终是匪的行为，够不上排外的资格。记心不好的中国人忘了他们残民以逞的事情，只同情于“扶清灭洋”的旗号，于是把他们的名誉逐渐提高，不久恐要在太平天国之上。现在的青年正不妨“卧薪尝胆”地修练武功，练习机关枪准备对打，发明“死光”准备对照，似大可不必回首去寻大师兄的法宝。我不相信中国会起第二次的义和拳，如帝国主义的狂徒所说；但我觉得精神上的义和拳是可以有的，如没有具体的办法，只在纸上写些“杀妖杀妖”或“赶走直脚鬼”等语聊以快意，即是“口中念念有词”的变相；又对于异己者加以许多“洋狗洋奴”的称号，痛加骂詈，即是搜杀二毛子的老法子；他的结果是于“夷人”并无重大的损害，只落得一场骚扰，使这奄奄一息的中国的元气更加损伤。我不承认若何重大的赔款足以阻止国民正当的自卫抵抗心之发达，但是愚蠢与凶残之一时的横行乃是最酷烈的果报，其贻害于后世者比敌国的任何种惩创尤为重大。我之反对拳匪以此，赞成六年前陈独秀先生的反对拆毁克林德碑与林琴南先生的《碧血录》里的意见者亦以此，——现在陈林二先生的态度，不知有无变化，我则还是如此。

虽然时常有青年说我的意见太是偏激，我自己却觉得很有顽固的倾向，似乎对于林琴南辜汤生诸先生的意思比对于现代青年的还理解得多一点，这足以表明我们的思想已是所谓属于过去的了。但是我又有时觉得现代青年们似乎比我们更多有传

绾的精神，更是完全的中国人，到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上边所说的话，我仔细看过，仿佛比他们旧，然而仿佛也比他们新，——其实这正是难怪，因为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林琴南两先生恰巧是同意也。（甲子四月下旬）

《镜花缘》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在二十年前已经故去了，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

我幼年时候所最喜欢的是《镜花缘》。林之洋的冒险，大家都是赏识的，但是我所爱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所以《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之类千馀年前的著作，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呵。《镜花缘》中飘海的一部分，就是这些分子的近代化，我想凡是能够理解希腊史诗《阿迭绥亚》的趣味的，当能赏识这荒唐的故事。

有人要说，这些荒唐的话即是谎话。我当然承认。但我要说明，以欺诈的目的而为不实之陈述者才算是可责，单纯的——为说谎而说的谎话，至少在艺术上面，没有是非之可言。向来大家都说小孩喜说谎话，是作贼的始基，现代的研究才知道并不如此。小孩的谎话大都是空想的表现，可以说是艺术的创造；他说我今天看见一条有角的红蛇，决不是想因此行诈得到什么利益，实在只是创作力的活动，用了平常的材料，组成特异的事物，以自娱乐。叙述自己想象的产物，与叙述现世的实生活是同一的真实，因为经验并不限于官能的一方面。我们要小孩诚实，但这当推广到使他并诚实于自己的空想。谎话的坏处在于欺蒙他人，单纯的谎话则只是欺蒙自己，他人也可以被其欺蒙——不过被欺蒙到梦幻的美里去，这当然不能算是什么坏处了。

王尔德有一篇对话，名*The Decay of Lying*(«说谎的衰颓»)，很叹息于艺术的堕落。«狱中记»译者的序论里把"Lying"译作"架空"，仿佛是忌避说谎这一个字(日本也是如此)，其实有什么要紧。王尔德那里会有忌讳呢？他说文艺上所重要者是"讲美的而实际上又没有的事"，这就是说谎。但是他虽然这样说，实行上却还不及他的同乡丹绥尼；"这世界在歌者看来，是为了梦想者而造的"，正是极妙的赞语。科伦(P, colum)在丹绥尼的«梦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说：——

"他正如这样的一个人，走到猎人的寓居里，说道，你们看这月亮很奇怪。我将告诉你，月亮是怎样做的，又为什么而做的。既然告诉他们月亮的事情之后，他又接续着讲在树林那边

的奇异的都市，和在独角兽的角里的珍宝。倘若别人责他专讲梦想与空想给人听，他将回答说，我是在养活他们的惊异的精神，惊异在人是神圣的。

“我们在他的著作里几乎不能发见一点社会的思想。但是，却有一个在那里，这便是一种对于减缩人们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对于凡俗的都市，对于商业的实利，对于从物质的组织所发生的文化之严厉的敌视。”

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虽然她们的颜色不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还回到她的怀中来。我们读王尔德的童话，赏识他种种好处，但是《幸福的王子》和《渔夫与其魂》里的叙述异景总要算是最美之一了。我对于《镜花缘》，因此很爱他这飘洋的记述。我也爱《呆子伊凡》或《麦加尔的梦》，然而我或者更幼稚地爱希腊神话。

记得《聊斋志异》卷头有一句诗道，“姑妄言之姑听之”，这是极妙的话。《西游记》、《封神传》以及别的荒唐的话（无聊的模拟除外），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不过这也是对于所谓受戒者（The Initiated）而言，不是一般的说法，更非所论于那些心思已入了牛角弯的人们。他们非用纪限仪显微镜来测看艺术，便对着画钟尵供香华灯烛；在他们看来，则《镜花缘》若不是可恶的妄语必是一部信史了。　　（一九二三年四月）

※

关于“市本”

《语丝》五十三期印出后，我看《小五哥的故事》的案语里“市本”二字误作“布本”，因此想到关于“市本”，想略加申说。

案语里的“市本”系用作Chapbook一字的译语，但市本这个名称在故乡是“古已有之”的。越中闺秀，识得些字而没有看《列女传》的力量或兴趣者，大都以读市本为消遣：《天雨花》、《再生缘》、《义妖传》之类均是。有喜庆的时候，古风的人家常招瞽女来“话市”，大抵是二女一男，弹琵琶洋琴，唱《双珠凤》等故事。照乡间读音称作Woazyr，所以我写作“话市”。那些故事原本称作“市本”，但是这实在都是弹词，所以或者应作“词本”，而话市也应作“话词”，或更为合理也未可知。

Chapbook一语据说义云小贩所卖的，译作市本，字面尚可牵就，但实际上与中国的很不相同。他有韵文散文两种，内容上有历史传说故事笑话种种，而以含有滑稽分子者为最多。我所见的十八世纪散文市本集，一八八九年编印，凡一册，内计二十五种，举其有名的几种于后，可以想见其大略。

一、《杀巨人的甲克》(*Jack the Giantkiller*)

二、《惠丁顿与其猫》(*Whittington and His Cat*)

三、《蓝胡子》(*The Blue Beard*)

四、《洛宾荷德》(*Robin Hood*)

五、《浮斯德博士》(*Dr. Faustus*)

六、《倍根长老》(*Friar Bacon*)

滑稽的一类，除《王与皮匠》等有结构的故事外，有些集合而成的东西，如《徐文长》，或《呆女婿》的故事者，有这几种可为代表：

七、《脚夫汤姆朗》(*Tom Long the Carrier*)

八、《戈丹的聪明人》(*Wise Men of Gotham*)

九、《傻西门的灾难》(*Simple Simon's Misfortunes*)

这些故事的题目大抵很长，颇有古风，也颇有趣味，如第九的全题乃是《傻西门的灾难以及他的妻玛格利的凶恶，这是从结婚后的第二天清早起头的》，喔，喔，这个题目就值一个本尼，不要说里边的故事了。不过，这真是平民的文学，即使是在绅士的英国，平民的趣味总是粗俗、壮健一点，所以里边尽多违碍字样，是涉及犯禁的圈子内的，至于教人为非(照法律上是怎么说的呀?)如《徐文长》者更是很多，而政府也并不禁止，仍让人将二十五篇编印一本，定价三先令出卖。呜呼，礼教振兴，殆终不能不推我们的华土了罢。市本中有一篇，系问答体，其名如下：

十、《从壳克来的，衣服扣在背后的爱尔兰人的妙语，系是英国汤姆与爱尔兰谛格二人的雅谈，附有谛格的教理问答，以及为山上水手时的告帮启》。今将该启译出以见一斑，好在这个小周刊并不是专供欹私的里性的太太小姐们看的，讲话不谨慎一点，或者还不大要紧，但是倘若译得不能恰好，那么"恕我删去"二三十个字也是说不定的，大家千万原谅，因为这也是执

笔政者之威权呀。

告帮启

诸位仁人君子，请看我这个人，从一个奇异的世界，满是苦难的地狱里经过了来的，受过许多海上的，陆上的危险，现在却还活着；你看我的手，弯曲的象鸡爪一样了，你只想一想我的那些苦辛与忧患，就知道这是没有什么奇怪了。喔，喔，喔，诸位仁人君子，我当初也是一个象样的人，有许多金、银、衣服，许多黄油、啤酒、牛肉，以及饼干。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被土耳其人所掳，为西班牙人所放，在及布拉太守城六十六天，一点东西都没得吃，除了海上漂来的杂物及生的淡菜；乘船出发以后，搁浅在蛮邦海岸，落在凶恶的非洲回回的手中，我们于是被捕，被缚，用了绳、索、马锁、牛链。随后他们割，阉，把桅杆和弹丸去个净尽；你伸进手去摸一摸看，同坤造一样地光，在那杈骨旁边，除了那天然的以外什么也不见的。后来我们逃出走到亚拉伯的荒野大沙漠，我们和野驴一同生活，吃风、沙和没有汁的菱角过日子。以后我们坐在一间破屋子里开始飘洋，在云的上头和下头乱滚，被那猛风、粗风、静风、逆风吹着，通过许多大小树林，一直到末了搁浅在沙利伯里平原，撞在一棵白菜根上把屋船碰得粉碎。现在我请求你们，诸位仁人君子，以仁济为怀，布施给我一百方牛肉，一百块黄油，以及干酪，一箱饼干，一大桶啤酒，一小桶甜酒，一桶蒲陶酒，一块金子，一片银子，几枚一分或半分的铜元，一瓶牛乳，一双旧裤子，袜，或皮

鞋，或者一服旱烟也好。

译完之后，叹了一口气，觉得安心不少，因为看起来还不十分违碍，而且又想到北京有些公开的图像，也都是阉割过的，大家看了绝不以为奇，（从前《改造》上的表纸图案却引起不少非议，）那么这《告帮启》里的话自然也很平常，而或者还有点官学的（academical）正派气味呢。

这篇东西写了的第二天，万羽君来谈，说及故乡的周敦夫的“平调”，潘秀女的“花调”等，便记起那些瞽女大都聚居城内的马梧桥一带，招牌上写着“三品词调”四字，因此觉得“话词”一语必须这样写，而《天雨花》等的总名也当作“词本”。上文云“市本”的名称古已有之，理当撤消，但这两个字留作Chapbook的译语，似乎也还可以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追记一节）

《香园》

一

理查白登（Sir Richard Burton，1821—90）是英国近代的大旅行家，做过几任领事，后授勋爵，但他的大胆不羁却完全超出道学的绅士社会之外。据说有一回格兰斯敦讲演，大谈

东方事情，大家屏息谨听，白登独起来说道："格兰斯敦先生，我告诉你，你所说的话，都完全绝对与事实相反。"邻坐的人便将一张纸片塞在他的手里，上边写道，"勿反对格兰斯敦先生，此为从来所无。"但白登的名誉(在别方面说也可以算是不名誉)据我们看起来却更伟大地建筑在他的《一千一夜》全译与笺注上，只可惜没有钱买一部旧书来看，单是闻名罢了。亚拉伯有这一部奇书，是世界故事的大观；波斯另有一部东西，也不愧为奇书。这就是蔼理斯在他的大著里时常说起的《香园》。据美国加耳佛顿著《文学上之性的表现》(*Calverton, Sex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 1926)说：

"白登尽力于《香园》之翻译，自己说是文学工作中的最上成绩，死后却被他的妻毁掉了，她辩护这种风狂的行为说，她希望他的名誉永远无疵瑕地的存在。她又把白登的罗马诗人加都路思的未完译本，日记笔记一切稿件，都同《香园》烧掉，以为这是尽她贤妻的责任。白登的妻这样凶猛地毁灭贵重的文稿，其动机是以中产阶级道德为根据，而使白登去翻译象《香园》这种淫书的动机当然是非中产阶级的了。"

我在这里不禁联想到刻《素女经》等书的故叶德辉先生了。这些书，自然都是道士造出来的，里边有许多荒谬的话，但也未必没有好的部分，总不失为性学的好资料，叶氏肯大胆地公表出来，也是很可佩服的，——所可怪的是，他却是本来"翼教"的，当然是遵守中产阶级道德，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不过这个谜或者也还不难明了，叶氏对于这些书的趣味大约只在于采补一方面，并不在于坦白地谈性的现象与爱之艺术，有如

现代常识的人们所见。据京津报上所载，叶氏已在湖南被枪毙了。为什么缘故呢，我们不知道。我希望总不会是为了刻那些书的缘故罢？中国有最奇怪的现象，崇奉圣道的绅士，常有公妻（自然是公人家的）之行为，平时无人敢说，遇有变乱便难免寻仇，这是很常见的。日本的机关《顺天时报》最喜造谣，说中国某处公妻，却不知中国老百姓是最不愿公妻的，决不会发生这种运动，只有绅士与大兵有时要试他一试，结果常常是可怕的反动，古语所谓民变，前年河南红枪会之屠杀陕军，即是明证，别处地方之迫害绅士也多少与这个有关。在中国的日本报专以造谣为事，本来不值得计较，只是因叶德辉的事连带说及，并非破工夫和他对说，要请读者原谅。

二

我前曾说起亚拉伯的奇书《香园》，近日于无意中得到一本。蔼理斯在《性心理之研究》第六册五一三页上说：

“一经受了基督教底禁欲主义底洗礼以后，爱情便不再是，如同在古代一样，一种急需培养的艺术，而变为一种必须诊治的病症，因此上古尊崇爱底艺术之精神之承继者，不是耶教化的国家，而是回教化的地方了。奈夫苏义（Nefzaoni）底《馥郁的田园》大概是十六世纪在特尼斯（Tunis）城的一位著作家所作的，他底卷首语就很明了地表示给我们，爱情并不是一种疾病，感谢神，他把男子底最大的愉快放在女人的身上，并且使女人能够从男子底身上获得最大的快乐”。（采用汉译《爱底艺术》十三页译文，但文字上略有改动，卷首语查原书说的非常率

直，比蔼理斯所引还要直说，现在索性改得含混一点了。）

我所有的这一本书，题名《怡神的香园》，奈夫札威上人（Shaykh Nafzawi）原著，全书凡二十一章，这是三卷中之第一卷，仅有首三章，及序文一百十一叶。第一章论女人所珍赏的男子，第二章论男子所爱重的女子，第三章论为女人所轻蔑的男子，各以《一千一夜》式的故事申明之。卷首译者引理查白登语曰："这不是给婴孩看的书。"此书在欧洲出板皆非公开，唯照我们的眼光看去，其故事之描写虽颇直率，在中国旧小说中并非希有，故亦不足惊异，但与中国淫书有一相差极远的异点，即其态度全然不同。中国的无聊文人做出一部淫书，无论内容怎样恣肆，他在书的首尾一定要说些谎话，说本意在于阐发福善祸淫之旨，即使下意识里仍然是出于纵欲思想，表面总是劝惩，所说的也就更是支离了。奈夫札威上人的意思却在编一部恋爱的教科书，指导人应该如此而不应该如彼，他在开始说不雅驯的话之先，恭恭敬敬地要祷告一番，叫大悲大慈的神加恩于他，这的确是明澈朴实的古典精神，很是可爱的。我又曾见到一本印度讲《爱之术》（Ars Amatoria，用中国古语应译作房中术）的书，德人须密特所译，名为*Das Ratirahasyam*（欲乐秘旨），共十五章，首论女人的种类，末列各种药方，与叶德辉所辑的《素女经》等很是相像，但与中国也有一个极大的异处，就是这位"博学诗人"壳科加君（Sir Kokkoka）并不是黄帝彭祖之徒，希望白日飞升的，所以他说的只是家庭——至多也是草露间的事，并没有选鼎炼丹这种荒唐思想。我们看过这些书，觉得很有意思，不仅满足了一部好奇心，比看引用的文字

更明白他的真相，又因此感到一件事实，便是中国人在东方民族中特别是落后；在上面的两个比较上可以看出中国人落在礼教与迷信的两重网里，（虽然讲到底这二者都出萨满教，其实还是一个，）永久跳不出来，如不赶紧加入科学的光与艺术的香去救治一下，极少解脱的希望。其次觉得有趣味的是，这些十五六世纪的亚拉伯印度的古怪书里的主张很有点与现代相合。蔼理斯在他的大著上早已说过，随后经斯妥布思女士的鼓吹，在文明社会（这当作如字讲，我并不含有一点反意），差不多都已了解，性的关系应以女性为主，这一层在那异教徒们他提倡的似乎也是如此。文明社会如能多少做到这样，许多家庭与恋爱的悲剧可以减少，虽然全体的女子问题还须看那普天同愤神人不容的某种社会改革能否实现才能决定，我们此刻无须多嘴的了。（十六年八月五日，于北京）

违碍字样

不知怎么的，做书或文章的人总喜欢用“违碍字样”，多的连篇累页，少的也有一句半句，有的扰乱治安，有的则坏乱风俗，更足为人心世道之忧。维持礼教为职的政府，对于这些文书不能不有相当的处置，这是很明了的事。其办法有二，一是全部的禁止，一是部分的删削。禁止，便如南开中学之下令没收《情书一束》等五种“淫书”，是很干脆的，但也就很简单，没

有什么花样可说。删削，可就大不相同了。在清朝有所谓抽毁的办法，或者更宽一点，变成存文而除名，我曾见一部尺牍中有几封信的作者是三个方框。"洋务"我本不很熟悉，但看丹麦勃阑台思博士的纪录，觉得俄帝国的方法倒是颇有意思的。勃博士往波兰去，携有好些法文书籍，入境时被该管官厅拿去检查，后来领回一看，有许多地方都被用墨涂得"漆黑一团"了！据说这还算是好的，因为背面的一页都可以看，有些是用剪刀来剪，把背面不违碍的话也附带了去。日本除了在他们眼睛里看去是"赤色"的以外，原文的书籍似乎不很禁止输入，虽然山格与斯妥布思两位女士的大著听说是不准上岸的。文学方面就是所谓"自然主义"的小说也还宽容，可是在译本上就大大的不然了。大约是内务省警保局所管的罢，有专门检阅的官，拿起硃笔来在印刷样本上一抹，这一部分就不行，若想平平安安地出板便非把他删去不可。有些译本自然就删去完事，有些却不赞成，因为主张忠实于原本起见，乃改用"伏字"，于是读到一处，其文为若干点点点，圈圈圈，或叉叉叉，其数与逸文相等，旁边仍有标点符号。有一个时候忽然神经过敏，连"子宫"都不敢（或准）写，（自然不是小说而系纪事或广告，）却避讳作"子×"，实在奇怪得很，——中国西医创造新字，称子宫为"孑"旁加一"宫"字，原也有同样的奇怪。幸而现在这种怪现象似乎已经没有了。以后或者是轮到中国身上，大家要避起这样的讳来了罢？

英美对于这些事情的谨慎，是由于检阅官的吩咐，还是译者的自动的主持呢，我全不知道，总之，译本的删削是常有的。

他们大抵简直地跳过去，并不说一声对不起。至于古典文学，或者因为译者多少有点学究气，对于原本总想忠实，所以多不径自删削而采用伏字的办法。不过这个伏字法与日本的不大相同。我见过一本波加屈（Boccaccio）的《十日谈》，有几节没有译出，保留意大利原文，完全看不懂；还有一回从子威君借来贝忒洛纽思（Petronius，即《你往何处去》里边的俾东）的一卷小说，也是这样，有两三章简直全体是拉丁文。秋节前领到民国十四年四月分薪之六成一，跑到久违的北京饭店去，想买一本书压压这一节的买书账，结果同书店的小掌柜磋商之后，花了五块半钱，买到一册 Loeb《古典丛书》里的《达夫尼思与赫洛蔼》（*Daphnis et chloe*）。这是希腊英文对译的，卷末还附有巴耳台纽思（Parthenius）的恋爱小说梗概（原名《关于情难》）三十六篇。我原有一本对译的《达夫尼思》，但是中有缺略，大约因为在现代文明绅士听了有点不很雅驯之故罢。查新得本卷三第十四节以下，原文是完全的，但是，——唔，英译呢是没有了，在那里的乃是一行行的拉丁译文，一眼看去倒似乎不大奇异，因为上下都是用的罗马字。这回颇引起了好奇之心，想知道这所隐藏的到底是怎样的话，用了一点苦工把他查了出来，原来是说一个少妇教牧童以性交的姿势及说明，在现代讲性欲的书册里是绝不足奇的。多谢古典语的质素，他的说法总是明白而不陋劣。卷三之十九，少妇吕恺尼恩对达夫尼思说，"你记住，我现在赫洛蔼之先将你做成一个男人了。"这些颇有古牧歌的风味。卷四末节叙二人之结婚云，"达夫尼思与赫洛蔼共卧，互抱接吻，这一夜几乎没有睡觉，象猫头鹰一样。达夫尼思应

用了吕恺尼恩所教他的事，赫洛蔼也才知道以前在树林中所玩的只是儿童的游戏。”这在《古典丛书》中是有英译的，但原本在人名底下有一个字曰 Gymnoi，系主格复数的形容词，意云裸体，在英译中却没有，我的译文里也觉得放不进去了。这种地方或者可以看出文字之力量有高下，但不见得便能成为译文可以删减或隐藏的证据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

《忆》的装订

从春台借了《忆》来看的第二天，便跑到青云阁去买了一本，因为我很喜欢这本小诗集.现在且来谈谈他的装帧、印刷及纸张。

《忆》的内容我姑且不谈。——或者有人要疑心，这是不是对于著者有点不敬，好象客对主人说“这茶热得好”一样。但是我有我的几种理由。第一，我不会批评，不必说早已不挂牌了；第二，我来夸奖平伯，别人总以为是后台喝采，未必信用。如对于平伯个人表示意见，则“我很喜欢”一句话尽够，他就已能了解我了。因此，我还是来谈装订。

这部诗集的第一点特色是，全部的诗都是著者手写的。我到底不是“问星处”，并不真是想讲相法或笔迹判断，但我觉得著者的图像及笔迹都是很能帮助了解或增加兴趣的东西。以我近来的“车旁军”的见解来讲，我还希望能用木刻才好，倘若现在还有人会刻。石印总是有点浮光掠影，墨色也总是浮薄，

好象是一个个地摆在纸上，用手去一摸就要掉下来似的。我对于《忆》也不免觉得这里有点美中不足，虽然比铅印自然要有趣得多了。

第二点特色是，里边有丰子恺君的插画十八幅，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我当初看见平伯所持画稿，觉得很有点竹久梦二的气味，虽然除另碎插绘外我只见过一本《梦二画集》春之卷。后来见佩弦的文章，大约是丰君《漫画集》的题词吧，显明地说出梦二的影响。日本的漫画由鸟羽僧正(《今昔物语》著者的儿子）开山，经过锹形蕙斋，耳鸟斋，发达到现在。梦二所作除去了讽刺的意味，保留着飘逸的笔致，又特别加上艳冶的情调，所以自成一路，那种大眼睛软腰支的少女恐怕至今还蛊惑住许多人心。德法的罗忒勒克(Lautrec)与海纳（Heine）自然也有他们的精彩，但我总是觉得这些人的挥洒更中我的意。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到过，因此对于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第三点特色是，用的中国连史纸。中国人现在对于用纸真太不考究了，仿佛觉得只要是纸便都可以印书，无论是还魂纸或是草纸。有光纸都当做宝贝，更不必说是洋连史，这大约已经要算是Edition de Luxe（美装本）了。我想凡平常的书用洋纸铅印，也就够了，好一点的至少非用连史纸不可，或日本的半纸，虽然我也特别喜欢那质朴坚韧的杜仲纸。但那钉法我觉得还不如用中国式的线装为佳，因为原来的绢线结我不知怎的觉得有点象女学生的日记本，——自然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偏见罢了。

总之这诗集的装订都是很好的。小缺点也有，但不关紧要，如全部本文都没有注叶数。（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于沟沿之东）

【附记】

《忆》，俞平伯著诗集，朴社出版，北京景山书社经售，定价一元。

读《性的崇拜》

性的崇拜之研究给我们的好处平常有两种。其一是说明宗教的起源，生物最大的问题是自己以及种族之保存，这种本能在原始时代便猛烈地表现在宗教上，而以性之具体或抽象的崇拜为中心，逐渐变化而成为各时代的宗教。普通讲性的崇拜的书大抵都注重这一点，但他有更重大的第二种好处，这便是间接地使我们知道在一切文化上性的意义是如何重要。性的迷信造成那种庄严的崇拜，也就是这性的迷信造成现在还存留着的凶很的礼教，把女子看作天使或是恶魔都是一种感情的作用，我们只要了解性的崇拜的意思，自可举一反三，明了礼法之萨满教的本义了。我们宗教学的门外汉对于性的崇拜之研究觉得有趣味，有实益，可以介绍的理由，差不多就在这一点上。

张东民先生的《性的崇拜》读过一遍，觉得颇有意思。我尝想这种著作最好是译述，即如我从前看过的芝加哥医学书局出板诃华德所著的一本，虽然是三十年前的旧作，倒很是简要可读。张先生的书中第三四五这三章声明是取材于瓦尔的著作，

材料颇富，但是首尾两篇里的议论有些还可斟酌，未免是美中不足。如第五页上说，“所以古人有言道：‘人之初，性本善，’这明明是说人在原初的时代，对于性之种种，本皆以为善良的。”著者虽在下文力说性质性情都脱不了性的现象之关系，以为这性字就是性交之性，其实这很明了地是不对的：我们姑且不论两性字样是从日本来的新名词，严几道的《英文汉诂》上还称曰男体女体，即使是宋代已有这用法，我们也决不能相信那《三字经》的著者会有卢梭似的思想。这样的解释法，正如梁任公改点《论语》，把那两句非民治思想的话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未始不很新颖，但去事实却仍是很远的了。又第六十四页上有这一节话：

“唯自然之律，古今一样，他们既滥用了性交的行为，自该受相当的惩罚，于是疾病流行了，罪恶产生了。为防弊杜乱起见，一辈强有力者便宣布了种种禁令：‘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而从这些消极的禁令式的规条中，伦理和道德等制度便渐渐演成了。”

关于这种制度的演成，我因为不很知道不能批评，但两性关系上的有些限制我却相信未必是这样演成的，这与其说因了“滥用”性的崇拜而发生，还不如说是根据性的崇拜之道理而造成的较为适合。我们对于性的崇拜常有一种误解，以为这崇拜与后代的宗教礼拜相差不远，其实很不一样。佛洛伊德在《图腾与太步》（勉强意译为族徽与禁制）中说及太步的意义，谓现代文明国人已没有这个观念，只有罗马的Sacer与希腊的Hagios二字略可比拟，这都训作神圣，但在原始时代这又兼有不

净义，二者混在一处不可分开，大约与现代“危险”的观念有点相像，北京电杆上曾有一种揭示，文曰“摸一下可就死了！”这稍有点儿太步的意味。性的崇拜也就这么一件东西。因为它是如此神异的，所以有不可思议的功用与影响。“马蹄铁”可以辟邪，行经的妇人也就会使酒变酸；夫妇宿田间能使五谷繁茂，男女野合也就要使年成歉收：这道理原是一贯的，虽然结果好坏不同。我说“不许奸淫”不是禁止滥用性的崇拜，乃是适用性的崇拜之原理而制定的，即是为此。我们希望于性的崇拜之研究以外还有讲性道德与婚姻制度的变迁的历史等书出来，但我也希望这是以译述为宜。又德人H.Fehlinger的小册《原始民族的性生活》等亦甚有益，很有可以使我们的道学家反省的地方。

（一九二七年八月）

《旧约》与恋爱诗

《旧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经典，但一面也是古代希伯来的国民文学，正同中国的五经一样。《诗经》中间有许多情诗，小学生在书房里高声背诵；《旧约》的《雅歌》更是热烈奔放，神甫们也说是表神之爱的。但这是旧事重提，欧洲现今的情形便已不然了：美国神学博士谟尔（G.F.Moore）在所著《旧约的文学》第二十四章内说：“这书（指《雅歌》）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题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在一世纪时，这书

虽然题著所罗门的名字，在严正的宗派看来不是圣经；后来等到他们发见——或者不如说加上——了一个譬喻的意义，说他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才将他收到经文里去。"这几句话说的很是明了，可见《雅歌》的价值全是文学上的，因为他本是恋爱歌集；那些宗教的解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了。

但我看见《新佛教》的基督教批评号里，有一篇短评，名《基督教与妇人》，却说"《雅歌》一章虽寄意不在妇人，然而他把妇人的人格实在看得太轻漂了。"又引了第八章第六节作证据，说"是极不好的状妇人之词。"其实这节只是形容爱与妒的猛烈；我们不承认男女关系是不洁的事，所以也不承认爱与妒为不好："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真是极好的句，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若说男女的不平等，那在古代是无怪的，在东方为尤甚：即如印度的撒提也是一例，但他们基督教徒也未必能引了这个例，便将佛教骂倒，毁损他的价值。

中国从前有一个"韩文公"，他不看佛教的书，却做了什么《原道》，攻击佛教，留下很大的笑话。我们所以应该注意，不要做新韩文公才好。　　（一九二一年一月）

※

安得森的《十之九》

凡外国文人，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麦诗人“英国安得森”。

中国用单音整个的字，翻译原极为难：即使十分仔细，也止能保存原意，不能传本来的调子。又遇见翻译名家用古文一挥，那更要不得了。他们的弊病，就止在“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融通：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这种优待，就是哈葛得诸公也当不住，到了安得森更是绝对的不幸。为什么呢？因为他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止在小儿一样的文章，同野蛮一般的思想上。

日前在书铺里看见一本小说，名叫《十之九》，觉得名称很别致，买来一看，却是一卷童话，后面写道“著作者英国安得森”，内分《火绒篋》、《飞箱》、《大小克劳思》、《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牧童》六篇。我自认是中国的安党，见了大为高兴；但略一检查，却全是用古文来讲大道理，于是不禁代为著作者叫屈，又断定他是世界文人中最不幸——在中国——的一个人。

我们初读外国文时，大抵先遇见格林（Grimm）兄弟同安得森（Hans Christian Audersen）的童话。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

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那里。后来涉猎民俗学（Folk—lore）一类的书，才知道格林童话集的价值：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至于安得森的价值，到见了诺威波耶生(Boyesen)、丹麦勃阑特思(Brandes)、英国戈斯（Gosse）诸家评传，方才明白：他是个诗人，又是个老孩子（即Henry James所说Perpetual boy），所以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儿，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格林兄弟的长处在于“述”；安得森的长处，就全在于“作”。

原来童话（Märchen）纯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宗教的神话，变为历史的世说，又转为艺术的童话，这是传说变迁的大略。所以要是“作”真的童话，须得原始社会的人民才能胜任。但这原始云云，并不限定时代，单是论知识程度，拜物思想的乡人和小儿，也就具这样资格。原人或乡人的著作，经学者编集，便是格林兄弟等的书；小儿自作的童话，却从来不曾有过。倘要说有，那便是安得森一人作的一百五十五篇Historier了。他活了七十岁，仍是一个小孩子；他因此生了几多误解，却也成全了他，成就一个古今无双的童话作家。除中国以外，他的著作价值，几乎没有一国不是已经明白承认。

上面说安得森童话的特色：一是言语，二是思想。——他自己说，“我著这书，就照着对小儿说话一样写下来。”勃阑特思著《丹麦诗人论》中，说他的书出版之初，世人多反对他，说没有这样著书的。“人的确不是这样著书，却的确是这样说话的。”这用“说话一样的”言语著书，就是他第一特色。勃兰特思最

佩服他《邻家》一篇的起头：——

“人家必定想，鸭池里面有重要事件起来了；但其实没有事。所有静睡在水上的，或将头放在水中倒立着——他们能够这样立——的鸭，忽然都游上岸去了。你能看见湿泥上的许多脚印：他们的叫声，远远近近的都响遍了。刚才清澈光明同镜一般的水，现在已全然扰乱了。……”

又如《一荚五颗豆》的起头说：——

“五颗豆在一个荚里：他们是绿的，荚也是绿的，所以他们以为世间一切都是绿的：这也正是如此。荚长起来，豆也长起来；他们随时自己安排，一排的坐着。……”

又如《火绒箱》也是勃阑特思所佩服的：——

“一个兵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他背上有个背包，腰边有把腰刀；他从前出征，现在要回家去了。他在路上遇见一个老巫：她狠是丑恶，她的下唇一直挂到胸前。她说，‘兵阿，晚上好！你有真好刀，真大背包！你真是个好兵！你现在可来拿钱，随你要多少。’”再看《十之九》中，这一节的译文：——

“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经过。步法整齐。背负行李。腰挂短刀。战事已息。资遣归家。于道侧邂逅一老巫。面目可怖。未易形容。下唇既厚且长。直拖至颏下。见兵至。乃谀之曰。汝真英武。汝之刀何其利。汝之行李何其重。吾授汝一诀。可以立地化为富豪。取携甚便。……”

误译与否，是别一问题，姑且不论；但勃阑特思所最佩服，最合儿童心理的“一二一二”，却不见了。把小儿的言语，变了

大家的古文，安得森的特色，就“不幸”因此完全抹杀。

安得森童话第二特色，就是野蛮的思想；——原人和小儿，本是一般见识，——戈斯论他著作，有一节说得极好：——

“安得森特殊的想象，使他格外和儿童心思相亲近。小儿象个野蛮，于一切不调和的思想分子，毫不介意，容易承受下去。安得森的技术，大半就在这一事：他能狠巧妙的，把几种毫不相干的思想，联结在一起。例如他把基督教的印象，与原始宗教的迷信相溷和，这技艺可称无二。……

“还有一件相像的道德上的不调和，倘若我们执定成见，觉得极不容易解说。《火绒箱》中的兵，割了老妇的头，偷了他的宝物，忘恩负义极了，却毫无惩罚；他的好运，结局还从他的罪里出来。《飞箱》中商人的儿子，对于土耳其公主的行为，也不正当；但安得森不以为意。克劳思对于大克劳思的行为，也不能说是合于现今的道德标准。但这都是儿童本能的特色；儿童看人生像是影戏：忘恩负义，虏掠杀人，单是并非实质的人形，当着火光跳舞时映出来的有趣的影。安得森于此等处，不是装腔作势的讲道理，又敢亲自反抗教室里的修身格言，就是他的魔力的所在。他的野蛮思想，使他和育儿室里的天真漫烂的小野蛮相亲近。”

这末一句话，真可谓“一语破的”；不必多加说明了。《火绒箱》中叙兵杀老巫，止有两句：——

“于是他割去她的头。她在那里躺着！”

写一件杀人的事，如此直捷爽快，又残酷，又天真漫烂，真可称无二的技术。《十之九》中译云，

"忍哉此兵。举刀一挥。老巫之头已落。"

其实小儿看此"影戏"中的杀人，未必见得忍；所以安得森也不说忍哉。此外译者依据了"教室里的修身格言"，删改原作之处颇多，真是不胜枚举；《小克劳思与大克劳思》一篇里，尤为厉害。例如硬教农妇和助祭做了姊弟，不是大克劳思杀他的祖母去卖钱；不把看牛的老人放在袋里，沉到水里上天去，都不知是谁的主意；至于小克劳思骗来的牛，乃是"西牛贺洲之牛"！《翰思之良伴》（本名旅行同伴）中，山灵（Trold）对公主说："汝即以汝之弓鞭为念！"这岂不是拿著作者任意开玩笑么？《牧童》中镂边的铃所唱德文小曲：

Ach, du lieber Augustin
Alles isf weg, weg.
（唉，你可爱的奥古斯丁
一切都失掉，失掉，失掉了。）

也不见了。安得森的一切特色，"不幸"也都失掉。

安得森声名，已遍满文明各国，单在中国不能得到正确理解，本也不关重要。但他是个老孩子，他不能十分知道轻重；所以有个小儿在路上叫他一声大安得森，他便非常欢喜，同得了一座"北极星勋章"一样；没价值的小报上说他一句笑话，——关于他的相貌！——他看了就几乎要哭。如今被中国把他的杰作译成一种没意思的巴德文丛著，岂不也要伤心么？我也代他不舒服，就写这几行，不能算是新著批评，不过为这丹麦诗人说几句公话罢了。

【附记】

安得森（即安徒生）生于一八零五年，一八七五年卒。著有小说数种，《即兴诗人》（*Improvrsitoren*）最有名；但童话要算是他独擅的著作。《无画的画帖》（*Billedbog uden Billeder*）记"月"自述所见凡三十三夜，也是童话的一种，又特别美妙。他的童话全集译本，据我所晓得的，有英国Graigie本，最为确实可靠。（一九一八年六月）

《爱的成年》

近来读英国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著的《爱的成年》（*Love's Coming—of—age*），关于两性问题，得了许多好教训，好指导。女子解放问题，久经世界识者讨论，认为必要；实行这事，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也是一定的道理。但有一件根本上的难题，能妨害女子经济的独立，把这问题完全推翻：那就是生产。瑞典斯忒林特堡（Strindberg）著《结婚》中有《改革》及《自然的障碍》诸篇，即说此事；但他是厌恶女性的人，不免怀有恶意，笑《改革》之终于失败。凯本德却别有"改革"的方法：第四章论女子的自由，有两句说得最好：——

"我们不可忘记：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卖买的制度，——完全去掉，别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

时，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五十四葉）

他又加上一段小注，意思更为明了：——

“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现在女子力求经济独立，原是好景象，也是现时必要的事；可是单靠这一件，解决不了那个问题，因为在为母的时候，最需帮助；女子在那时，却正不能自己去做活赚钱。”（同上）

英国蔼理斯（Havelock Ellis）著《性的进化》（*Evolution in Sex*），关于这事也有一节说：——

“民种的生殖，是社会的职务（a social function）。所以我们断定说：女子生产，因为尽她社会的职务，不能自己养活，社会应该供养她。女子为社会生一新分子，于将来全群利害，极有关系，全群的人对于她，自应起一种最深的注意；古时孕妇有特权，可以随意进园圃去，摘食蔬果，这是一种极健全美丽的本能的表现。”（十五葉）

以上所说的话，都十分切要，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此外方法，如画师的“改革”，不能彻底，遇着“自然的障碍”，终要失败。——但在中国，连画师夫妇那样见识的人，怕还不多。

《爱的成年》第一章论性欲，极多精义：他先肯定人生，承认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一不美善洁净；他所最恨的，便是那“卖买人类一切物事的商贩主义，与隐藏遮盖的宗教的伪善。”（十九葉）他说明：“对于人身那种不洁的思想，如不去

掉，难望世间有自由优美的公共生活。”（同上）从前的人，也曾经说过相似的话，斯柏勤女士（Spurgeon）著《英文学上的玄秘主义》中论勃来克（William Blake）的一节里说：——

“人的欲求，如方向正时，以满足为佳。勃来克诗云，‘红的肢体，火焰般的头发上，禁戒（Abstinence）播满了沙；但满足的欲求，种起生命与美的果实。’（案此系格言诗第十，原题《柔雪》的第二章。）世上唯有极端纯洁，或是极端放纵的心，才能宣布出这样危险的宗旨来。在勃来克的教义上，正如斯温朋（Swimbnrne）所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那相信不洁的念。’”（百七三葉）

蔼理斯又著有《新精神》（*The New Spirit*）一书，其中评论美国诗人惠德曼（Walter Whitman），称述他对于肉体及爱的意见，随后说：——

“宗教政治上，我们经过了大争斗，才算得到了无价的自由与诚实。但在性的地界内，正同我们道德的和社会的生活上一样，还不能得这幸福；现在还有那种野蛮的传说，经中世教会竭力宣传，流传在世间：把女子当作性的象徵，说物事经他接触，就要污秽，布列纽思（Plinius）说：“世上无物比月经更丑”，到现在这句话还有势力。为什么不放科学的光，到这地方，使我们也得自由与信实呢？因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意见如此，就使我们对于人生全体的态度上，也狠发生影响。”（百二六至七葉）

勃来克承认“力（Fnergy）是唯一的生命，从肉体出；理（Reason）便是力的外界。力是永久的悦乐。”惠德曼能“把下

腹部与头部胸部同一看待。"凯本德的意见，就同他们相似，却更说得明白，又注重实际的一面。他的希望，是在将来社会上，成立一种新理想新生活，能够以自由与诚实为本，改良两性的关系。第八章论自由社会，就是议论这件事。

《爱的成年》系一八九六年出版，在本国销行甚广。别国也多已译出。（一九一八年十月）

一部英国文选

《鉴赏周刊》第四期上刘真如君有一篇文章，介绍勃路克的《英国文学初步》，这是应该感谢的，于中国学子很有裨益。唯刘君劝告大家"和Palgrave的 *Golden Treasury* 并读"，我觉得这部名诗选固然大有诵读之价值，但和《文学初步》并读还有一本更适宜的书，现在想介绍他一下：这便是华伦女士(Kate M.Warren) 所编的《英文学宝库》(*A Treasu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华伦女士是伦顿大学的一个英文教师，精通古英文，勃路克在《古代英文学史序》上曾谢她为译《玛尔顿之战》(*Battle of Maldon*) 这篇古诗，并编参考书目及检目。她的这部《英文学宝库》即专为《文学初步》而编的，虽然也可以分用，当作普通的文选去读。据勃路克在序论中说，有许多人希望他编这样的一部文选，与《文学初步》互相发明，但他没有工夫来做这个繁

重的工作，后来由华伦女士代编，经了五年的编订试验，遂于一九〇六年出板，其中共分六编，次年又为便利学生起见，分出六册，每册价一先令。我在一九〇八年所买，就是这种板本，因为一卷本定价七先令半，这种可以分买，我便逐渐把他购来。这部书选择固佳，多收古代诗文尤为可贵，这些原本都很难得或是高价，学生不易买到，——尤其是在中国的学生，现在可以略窥一斑，实在非常便利。其第一二编专收古代及中古文学，第三编为伊里查白时代，第四编为培根至弥尔顿，第五编为德来登及颇普的古典时代，第六编为近代，唯至朋斯而止，好在十九世纪的文选佳本并不缺乏，所以她就不再编下去了。平常谈英文学的人大抵至早从绰塞（Chaucer）起首，其实现代英文虽从他发生，英文学却是继续的有千二百年的历史，前六百年的文学与后六百年前可以说是同样的重要，而且因为稀见的缘故在我看来似乎更有趣味。因了勃路克的《古代英文学史》，引起我对于贝奥武尔夫（Beowulf意云蜂狼，即熊，为史诗中主人公名）的兴味，好奇的去找哈利孙校订的原本。我还不能忘记七世纪的一篇收蜜蜂的咒语，其文曰（见宝库第一编第五叶）：

"取泥土，用你右手撒在你的右脚下，说道：

'我从脚下拿来，我找到他了。

'喳，土克一切物，

'克恶意，克怨恨，

'克人们的长舌。'

"用土撒蜜蜂，在他们群飞的时候，又说道：

'坐下，王女，落在地上！

'勿再乱飞往树林中！

'你当记得我的好意，

'如人们之记得食物与家。'"

这样符咒或者不是什么好文学也未可知，但是我很喜欢，所以把他抄在这里。

勃路克（Stopfold A. Brooke）原是爱尔兰人，生于一八三二年，所著文学评论几种都有名。《英国文学初步》系一八七六年由伦顿麦美伦公司出板，距今已五十年，但仍是一种文学史要的佳本。华伦女士在序上这样称赞他说："二十多年以前安诺德为此特作一篇评论（见一八七九年出板《杂论集》），但即使没有这个荣誉，他也能成名，因为他能特别地混和有用与美这两种特质。"此外所著古代英文学史两种，近代英诗人评论三四种，皆是权威的论著，唯刘君所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我未曾见过。

（一九二五年七月）

《巡礼行记》

得到东洋文库影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部，共四卷，系日本僧圆仁撰，用汉文记唐开成会昌间（838—847）在中国时事。圆仁上人（794—864）为传教大师弟子，入唐求法，经历现今之苏皖直鲁豫秦晋七省，归国后专力于宣教行化，确立

天台宗派，殁后赐谥慈觉大师。《巡礼行记》历记十年内所见闻阅历之事，其价值可与玄奘法师之印度纪行相埒，读之不特可知当时社会情形，颇有趣味，亦多可以补史乘之缺，如会昌灭法事在正史上所记均简略，今据此记可稍知其详。本书有活字本，在佛教全书等丛刻中，唯系大部，殊不易得，此本系据古写本影印，卷末署云："正应四年（1291，元至正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于长乐寺坊拭老眼书写毕。……法印大和尚位遍照金刚兼胤（七十二）记之。"字体古朴，有唐人写经意，颇可喜，唯系老年之笔，故有时笔画模胡，不易判读。今择取数节转录于后，有显系脱误处已为改正，馀悉仍其旧。

一　寿宗卿

太子詹事寿宗卿撰《涅槃经注疏》二十卷进，今上览已，焚烧经疏，勅中书门下令就宅追索草本烧焚。其勅文如左：

"勅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国范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寿宗卿，忝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废典坟之旨，簪缨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虽欲包容，恐伤风俗，宜从左官，犹谓宽恩，可任成都府尹，驰驿发遣。"

太子詹事宗卿进佛教《涅槃经》中撰成《三德》廿卷，奉勅："《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具已详览。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乃中土之圣，经闻利益之言，而寿宗卿素侪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况中国黎庶久染此风，诚宜共遏迷聋，使其反朴，而乃集

妖妄，转惑愚人，位列朝行，岂宜自愧？其所进经，内中已焚烧讫，其草本委中书门下追索焚烧，不得传之于外。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三日下。”（《巡礼行记》卷四）

二　赵归真

道士赵归真等奏云，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化人令归涅槃，涅槃者死也；感谈无常苦空，殊是妖怪，未涉无为长生之理。太上老君闻生中国，家乎太罗之天，逍遥无为，自然为化，飞练仙丹，服乃长生，广列神府，利益无疆。请于内禁筑起仙台，练身登霞，逍遥九天，鹿福圣寿，永保长生之乐，云云。皇帝宣依，勅令两军于内里筑仙台，高百五十尺，十月起首（案此是会昌四年），每日使左右神策军健三千人般土筑造。皇帝意切，欲得早成，每日有勅催筑。两军都虞侯把棒检校。皇帝因行见问内长官曰：“把棒者何人？”长官奏曰：“护军都虞侯勾当筑台。”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当，须自担土！”便□船去。后时又驾筑台所，皇帝自索弓，无故射杀虞侯一人，无道之极也。（同上）

三　乞粮食

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便修状进节度制使张员外乞粮食：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　　请施斋粮

"右圆仁等，远辞本国，访寻尺教，为请公验，未有东西，到处为家，饥情难忍，缘言音别，不能专乞，伏望仁恩，舍香积之馀供，赐异蕃之贫僧，生赐一中，今更恼乱，伏涂悚愧。谨遣弟子惟正状，谨疏。

"开成五年（840）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

"员外阁下，谨宣。"

员外施给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便修状谢：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谨谢

"员外仁造给米面，不胜感戴，难以销谢，下情无任感愧之诚，谨奉状陈谢，不宣，谨状。

"开成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

"员外阁下，谨宣。"（同卷二）

四　吃人

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频有勅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罚者何？彼兵众惊惧，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勅赐对刀于街衢而斩三段，两军兵马围着杀之。如此送来相续不绝，兵马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湿土为泥，看人满于道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辽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吃，诸坊人皆云，今年长安人吃人。（同卷四，案此系会昌四年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抄）

关于儿童的书

我的一个男孩，从第一号起阅看《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间断。我曾问他喜欢那一样，他说更喜欢《小朋友》，因为去年内《儿童世界》的倾向稍近于文学的，《小朋友》却稍近于儿童的。

到了今年这些书似乎都衰弱了，不过我以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处，总还不至于有害。但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

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罗素在《教育自由主义》一文上，说得很是透彻；威尔士之改编世界历史，也是这个意思，想矫正自己中心的历史观念。日本文学家秋田雨雀曾说，日本学校的历史地理尤其是修身的教训都是颠倒的，所以他的一个女儿只在家里受教育，因为没有可进的正当的学校。画家木村君也说他幼年在学校所受的偏谬的思想，到二十岁后费了许多苦功才得把他洗净。其实，中国也何尝不如此，只是少有人出来明白的反对罢了。去年为什么事对

外“示威运动”，许多小学生在大雨中拖泥带水的走，虽然不是自己的小孩，我看了不禁伤心，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以当得“贼夫人之子”的评语。小孩长大时，因了自主的判断，要去冒险舍生，别人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样的糟蹋，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我因此想起中古的儿童十字军来；在我的心里，这卫道的“儿童杀戮”实在与希律王治下的“婴儿杀戮”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所遇见的最不愉快的情景之一。三年前，我在《晨报》上看见傅孟真君欧洲通信《疯狂的法兰西》后，曾发表一篇杂感叫《国荣与国耻》，其第五节似乎在现今也还有意义，重录于下：

“中国正在提倡国耻教育，我以小学生的父兄的资格，正式的表示反对。我们期望教育者授于学生智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我们期望教育者能够替我们造就各个完成的个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社会的好分子，不期望他为贩猪仔的人，将我们子弟贩去做那颇仑们的忠臣，葬到凯旋门下去！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他们，使变成他的喽啰，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与老鸨之教练幼妓何异。……”

总之我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于小学儿童，我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以前见北京的《儿童报》有过什么国耻号，我就觉得有点疑惑，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朋友看的价值。在我不知道编辑的

甘苦的人看来，可以讲给儿童听的故事真是无穷无尽，就是一千一夜也说不完，不过须用理知与想象串合起来，不是只凭空的说几句感情话便可成文罢了。鹿豹的颈子为什么这样长，可以讲一篇事物起源的童话，也可以讲一篇进化论的自然故事；火从那里来，可以讲神话上的燧人，也可以讲人类学上的火食起源。说到文化史里的材料，几乎与自然史同样的丰富，只等人去采用。我相信精魂信仰（Animism）与王帝起源等事尽可做成上好的故事，使儿童得到趣味与实益，比讲那些政治外交经济上的无用的话不知道要好几十倍。这并不是武断的话，只要问小孩自己便好：我曾问小孩这些书好不好看，他说“我不很要看，——因为题目看不懂，没趣味。譬如题目是‘熊和老鼠’或‘公鸡偷鸡蛋’，我就欢喜看。现在这些多不知说的是什么！”编者或者要归咎于父师之没有爱国的教练，也未尝不可，但我相信普通的小孩当然对于国货仇货没有什么趣味，却是喜欢管“公鸡偷鸡卵”等闲事的。要提倡那些大道理，我们本来也不好怎么反对，但须登在“国民世界”或“小爱国者”上面，不能说这是儿童的书了。

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情，失望倒是当然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安全的保障，那里说得到精神？不过我们总空想能够替小朋友们尽一点力，给他们应得的权利的一小部分。我希望有十个弄科学，哲学，文学，美术，人类学，儿童心理，精神分析诸学，理解而又爱儿童的人，合办一种为儿童的定期刊，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大

抵做这样事，书铺和学会不如私人集合更有希望；这是我的推想，但相信也是实在的情形，因为少数人比较的能够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至于容易的被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我要说明一句，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

在理想的儿童的书未曾出世的期间，我的第二个希望是现在的儿童杂志一年里请少出几个政治外交经济的专号。

（一九二三年八月）

读《儿童世界游记》

一个在杭州的小朋友写信给我，末节说，“喔喜喔！(从《儿童世界游记》里学了这句日本话，胡闹用来，似乎有趣。)”我看了也觉得有趣，便去买了一本《儿童世界游记》，翻开一看，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一句话就解释错了。他说，“喔喜喔，其意就是说你们好。”但我却想不出这句话来，只有通用的“阿哈育（Ohayo)”意思说早上好，是早晨相见问询的话。或者是英美人用了十足的英国拼法写作 Ohiyo，现在又把他照普通的罗马字拼法读了，所以弄错，也未可知。

日本人的姓名，在中国普通总是仍照汉文原字沿用，书中却都译音，似乎也还可商。“塔罗”当然是“太郎”，但“海鹿顾胜”想不出相当的人名，只有“花子”是女孩常用的名字，

读作 Hanakosan（花姑娘），据中国那拉互易的例，这或者就是“海鹿顾肚”的原文了。

书中说：“木枕大如砖块”，又说“几盏纸灯”，这木枕与纸灯虽然都是事实，但现在已经不通行了。即使“箱枕”勉强可以称作木枕，但也只是旧式的妇女所用，太郎决不用这个东西的。又在拍球的图中，画作一个男小孩穿着女人的衣服，也觉得很奇怪。我想这些材料大约是从西洋书里采来，但是西洋人对于我们斜眼睛的东方人的事情，往往不大看得清楚，所以他们所记所画的东西，不免有点错误，我们读谦本图的地理读本的时候，便可约略觉得。这本游记又从他们采取材料，自然不免发生错误了。

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情，西洋人大约不能负责的，便是游记里说：“有人说，日本人是秦朝时候徐福的子孙，这句话从前日本人也承认的，想来是不差。”一民族的始祖是谁，不容易断定的，以前虽然有种种推测，到后来研究愈深，结论还是缺疑。譬如汉族的问题，有人说是从巴比伦来的，有人说是从犹太来的，现代德国最有名的中国学者希尔德著《周代以前的古史》只说是不可考，实在是最聪明的见识。中国的家谱式的估定人家的始祖，未免太是附会，而且对于别人也要算是失礼的。

游记第一册的后半是讲菲列滨的，我不能说他讲的对不对。但是末了记述“村落中举行吃父典礼”，我想我们如不是确知菲列滨人现在真是“你一块我一块”的还在那里吃父，这一节就不应该有。（十一年四月）

《神州天子国》

十一月六日《读卖新闻》上登载东京万里阁书房的广告，有一册“酒井胜军谨著”的《神州天子国》，很引了我的注意。今将此节广告文译录于下，其文曰：

“阐明皇统连绵二千五百八十有馀年万世一系我大日本帝国皇基之源，高唱天孙民族之世界的君临之实现决不在远的未来，本书之出现将震撼全世界欤。此超越哲学宗教科学的未曾有之卓见，深奥之研究，为四十年间前后数十回出入死地之著者之献身的毕生之著述也。际旷古之御大典，八千万同胞必读之国民读本，即此是也。

“皇大神宫熊谷宫司，雾岛神宫能势宫司，山口宫中顾问官，佐藤大教正，头山满翁，题字。本文五六二页。定价二圆五十钱。”

同八日报上“批评与介绍”栏内亦有记录，文曰：“此著者说我国建国之由来，以驳现代政治之腐败，叹信仰思想之紊乱，最后痛击德谟克拉西思想之横行，力说皇基之振起之国体编也。”

照这上面的文章看来已可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册宝贝书，我虽不看他的全文，也可以学某小说里的一句话作批语：这个人如不被送到疯人院里去，将来或者要做一任文部大臣哩！不过

我所奇怪的是，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呢？若是后者，那么这又是怎样养法？能够人为地养成这种奇人的教育家倒真值得褒奖，旌表，与活到一百岁及青年守寡等同样的不容易。但是，他人瓦上霜且莫管罢，现在来试问我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自然，《神州天子国》的书是不做了，发差不多的奇论的同志或同胞也未必没有罢？归根结底，这种超越哲学宗教科学的卓见恐怕是东亚的共产，而且日本也是从我们老牌神州输入的还说不定呢！懿欤休哉，此所以为东方文明也欤。

读《游仙窟》

《游仙窟》从唐代流落在日本，过了一千多年才又回到中国来，据我所见的翻印本已经有两种了：其一是川岛标点本，由北新书局出版单行；其二是陈氏慎初堂校印本，为《古佚小说丛刊》初集的第一种。

《游仙窟》在日本有抄本刻本两种。抄本中以醍醐寺本为最古，系康永三年（1344）所写，大正十五年（1926）曾由古典保存会影印行于世，此外又有真福寺本，写于文和二年(1353)，比康永要迟十年了。刻本最古者为庆安五年（1652）一卷六十五页本，有注，至元禄三年（1690）翻刻，加入和文详释，析为五卷，名为《游仙窟抄》，今所常见者大抵皆此本或其翻本也。以上各本除真福寺本无印本流传外，我都见过，川岛所印即以

元禄本为根据，（所用封面图案即是卷中插画之一），经我替他用醍醐寺本校过，不过其中错误还不能免。慎初堂本在卷末注云“戊辰四月海宁陈氏依日本刻本校印”，但未说明所依的是庆安本呢还是元禄本。据我看来，陈君所用的大约是元禄本，因为有几处在庆安本都不误，只有元禄本刻错或脱落了，慎初堂本也同样地错误，可以为证。

一页下一行	触事早微	卑
二页上六行	□久更深	夜
十页上九行	谁肯□相磨	重
十一下十三行	到底郎须休	即

慎初堂本还有许多字因为元禄本刻得不甚清楚，校者以意改写，反而致误，可以说是一大缺点，例如：

七页下六行	儿适换作	递
同	太能□	生
同七行	未敢试望	承
十四下十行	馀事不思望	承
十五下三行	一臂枕头	支（抄本）
同四行	鼻里瘦痺	[illegible]

日本刻本承字多写如“様”字的右边那样子，现在校者在七页改为试字，在十四页又改作思字，有些地方（如四页下五行）又照样模刻而不改，不知有何标准。九页下二行，男女酬应词中“一生有杏”及“谁能忍榛”，原系双关字句，校者却直改作有幸及忍耐，未免索然兴尽。至于十三页下十六行，“数个袍袴异种妖媱”，本是四言二句，慎初堂本改作：

数个袍袴异　□种妖娆□

令人有意外之感。八页下七行，叙饮食处有“肉则龙肝凤髓”一句，肉字照例写别字作宍，刻本有点象完字的模样，慎初堂直书曰：“完则龙肝凤髓”，亦未免疏忽。此外校对错误亦复不少，举其一二，如

二页下三行　**水**栖出于山头　木

八页上四行　**谓**性贪多　为

十五下三行　一**吃**一意快　啮

十六下十三行　联以当**奴**心　儿

十七上十六行　皆**自**送张郎　白

此外有些刻本的错字可以据抄本改正的，均已在川岛本照改，读者只须参照一下，即可明白。唯川岛本亦尚有不妥处，如：

三页下九行　相**著**未相识——抄本作看，川岛本误作著。

四页上六行　**孰**成大礼——抄本作就，川岛本改作既，无所依据，虽然在文义上可以讲得通，亦应云疑当作既才好。

五页下九行　金**釵**铜镮——抄本作钿，川岛本从之，但原注云女久反，可知系钮字之误，应照改。

同十六行　打杀无文——抄本作打杀无文書，末字疑或系書字之误，但亦未能断定。

六页下三行　奉命不敢则从娘子不是赋古诗云　川岛本在“不敢”下著点，疑不甚妥。察抄刻本标记句读，似应读为“敢不从命，则从娘子，不是赋，（或有缺字）古诗云，”意思是说，“敢不从命。就请从娘子起头，这并不是做诗，只如古诗（？）云，断章取意，惟须得情。……”这虽然有点武断，但也

米⑦⑤月③宾

并不是全无根据，正如陈君在《古佚小说丛刊》总目上所说，“此书以传抄日久之故，误字颇多”，有些还是和文的字法句法也混了进去，上边的“奉命不敢”即其一。又四页下一行，“见宛河源道行军总管记室”，这宛字也是日本字，意思是委付，交给，不是张文成原文，不过无从替他去改正罢了。

《游仙窟》的文章有稍涉猥亵的地方，其实这也只是描写幽会的小说词曲所共通的，不算什么稀奇，倒是那些“素谜荤猜”的咏物诗等很有点儿特别。我们记起白行简的《交欢大乐赋》，觉得这类不大规矩的分子在当时文学上似乎颇有不小的势力。在中国，普通刊行的文章大都经过色厉内荏的士流之检定，所以这些痕迹在水平线上的作物上很少存留，但我们如把《大乐赋》放在这一边，又拿日本的《本朝文粹》内大江朝纲(894—957)的《男女婚姻赋》放在那一边，便可以想见这种形势。《本朝文粹》是十一世纪时日本的一部总集，是《文苑英华》似的一种正经书，朝纲还有一篇《为左丞相致吴越王书》也收在这里边。《万叶集》诗人肯引《游仙窟》的话，《文粹》里会收容“窥户无人”云云的文章，这可以说是日本人与其文章之有情味的一点。我相信这并不是什么诡辩的话。《交欢大乐赋》出在敦煌经卷之中，《游仙窟》抄本乃是“法印权大僧都宗算”所写，联想起铁山寺的和尚，我们不禁要发出微笑，但是于江户文明很有影响的五山文学的精神在这里何尝不略露端倪，这样看去我们也就不能轻轻地付之一笑了。

※

《杨柳风》

去年冬天在一个朋友那里见到英国密伦（A.A.Milne）的著作，论文和儿歌，觉得喜欢，便也去定购了一本论文集，名叫《这没有关系》（*Not That it Matters*, 1928九版）。其中有一篇《金鱼》，我拟作了一篇，几乎闯了祸，这固然是晦气，但是从这里得来的益处却也并不是没有。集里又有一篇文章，名《家常书》，乃是介绍格来亨（Kenneth Grahame）所作的《杨柳风》（*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的。关于格来亨，我简直无所知，除了华克（Hugh Walker）教授在《英国论文及其作者》中说及："密特耳顿（Richard Midlleton）的论文自有它的地位，在那里是差不多没有敌手的，除了格来亨君的几本书之外。"密特耳顿著有论文集《前天》，是讲儿童生活的，所以这里所引的格来亨大约也是他的这一类的书，如《黄金时代》等，但总不是我所想要知道的《杨柳风》，结果还只得回来听密伦的话才能明白。可是，他也不肯说得怎么明白，他说："我不来形容这书，形容是无用的。我只说这句话，这是我所谓家常书的便是。"他在上边又说："近十年来我在保荐它。我初次和生客会见常谈到这书。这是我的开场白，正如你的是关于天气的什么空话。我如起头没有说到，我就把它挤在末尾。"我听了介绍者的话，就信用了他，又去托书店定购一本格来亨的《杨柳风》。

米⑦⑤月③宾

但是我没有信用他到底，我只定了一本三先令半的，虽然明知道有沛恩（Wyndham Payne）的插画本，因为要贵三先令，所以没有要，自己也觉得很小气似的。到了上月中旬，这本书寄来了，我不禁大呼愚人不止，——我真懊悔，不该吝惜这三九两块七的钱，不买那插画本的《杨柳风》。平常或者有人觉得买洋书总是一件奢侈的事，其实我也不能常买，买了也未必全读，有些买了只是备参考用，有些实在并不怎么好，好听不中吃，但也有些是懒——懒于把它读完。这本《杨柳风》我却是一拿来便从头至尾读完了，这是平常不常有的事，虽然忘记了共花了几天工夫。书里边的事情我也不能细说，只记得所讲的是土拨鼠，水老鼠，獾，獭，黄鼠狼，以及《癞施堂的癞施先生》(*Mr. Toad of Toad Hall*)，和他老先生驾汽车，闹事，越狱等事的。无论这给别位看了觉得怎样，在我总是很满意，只可惜没有能够见到插画，那想必也是很好的了。据书页上广告说明这本书，我觉得很是适切，虽然普通广告都是不大可靠："这是一本少年之书，所以因此或者专是给少年看，以及心里还有少年精神活着的人们看的。这是生命，日光，流水，树林，尘土飞扬的路，和冬天的炉边之书。这与《爱丽思漫游奇境记》相并，成为一种古典。"

《杨柳风》于一九〇八年出版，我得到的是一九二九年本，已是三十一版了，卷首广告密伦的新著剧本《癞施堂的癞施》，注明即是根据《杨柳风》改编的。恰巧天津有一位小朋友知道我爱那《杨柳风》，便买了这本剧本来送我，省得我再花钱去定，使我非常感激。我得到这剧本后又把它从头至尾读完了，这是

根据格来亨的，却仍满是密伦，所以觉得很有意思。序文上有些话说得很好，抄录一点在这里："有好些随便的事，只肯让我们自己去做。你的手和我的手都不见得比别人的手更干净，但是我们所愿要的那捏过一捏的牛油面包还是放过我们自己的大拇指的那几片。把格来亨先生变成剧本，或者会使得他遍身都印上不大漂亮的指痕，可是我那样地爱他的书，所以我不愿意别人把它来弄糟了。因此我接受了那提示，便是我来改编《杨柳风》为剧本，假如这是别一种书，我就以为太难，只好辞谢了。"关于书中的土拨鼠，他说，"有时候我们该把他想作真的土拨鼠，有时候是穿着人的衣服，有时候是同人一样的大，有时候用两只脚走路，有时候是四只脚。他是一个土拨鼠，他不是一个土拨鼠。他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因为不是一个认真的人，我并不介意。"这些话我都很佩服，所以乐为介绍，至于剧本（及故事原本）的内容，只好请它自己来说明，我觉得别无办法了，除非来整篇地翻译。

《杨柳风》与《癞施堂的癞施》的确是二十世纪的儿童（一岁到二十五岁！）文学的佳作，值得把它译述出来，只是很不容易罢了。它没有同爱丽思那样好玩，但是另有一种诗趣，如《杨柳风》第七章《黎明的门前之吹箫者》，写得很美，却也就太玄一点了，这个我怀疑是否系西方文人的通病。不过，我们自己既然来不成，那么剩下的可走的路只有翻译了。这个实在难，然而也顾不得它难，——到底还是难，我声明不敢尝试，虽然觉得应当尝试。从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迎合社会心理去给群众做应制的诗文的义务，但是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

义务，我们却是有的，正如我们应该拒绝老辈的鸦片烟的供应而不得不供给小孩的乳汁。”这是民国十二年三月里的事，七月二十日在《土之盘筵》一篇后记里说：“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也是同样的意思。实行到底不大容易，所以至今还是空话介绍，实在很是惭愧，而儿童文学“这个年头儿”已经似乎就要毕命了。在河南的友人来信说：“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会旧废的，如关税和政治学说都印在初级小学一、二年级课本上，那注重儿童个性，切近儿童生活，引起儿童兴趣的话，便是废旧了。”这有什么法子呢？中国的儿童教育法恐怕始终不能跳出“读经”，民国以来实在不读经的日子没有多少。我介绍这两种小书，也只好给有闲的朋友随便读了消遣长夏吧？　　（八月四日于北平）

《黄蔷薇》

《黄蔷薇》（原文 *A Sarga Rozsa*，英译*The Yellow Rose*）匈加利育珂摩耳（Jókai Mór）著，我的文言译小说的最后一种，于去年冬天在上海出版了。这是一九一〇年所译，一九二〇年托蔡子民先生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在八月的日记上有这几项记事：

九日，校阅旧译《黄蔷薇》。

十日，上午往大学，寄蔡先生函，又稿一本。

十六日，晚得蔡先生函附译稿。

十七日，上午寄商务译稿一册。

十月一日，商务分馆送来《黄蔷薇》稿值六十元。

育珂摩耳——欧洲普通称他作 Dr. Maurus Jókai，因为他们看不惯匈加利人的先姓后名，但在我们似乎还是照他本来的叫法为是，——十九世纪的传奇小说大家，著书有二百馀部，由我转译成中文的此外有一部《匈奴奇士录》，原名《神是一位》(*Rgy az Isten*) 英译改为 *Mids the wild Carpathians*，——《黄蔷薇》的英译者为丹福特女士 (Beatrice Danford)，这书的英译者是培因先生 (R. Nisbet Bain)。《匈奴奇士录》上有我的戊申五月的序，大约在一九〇九年出版，是《说部丛书》里的一册。

这些旧译实在已经不值重提，现在所令我不能忘记者却是那位倍因先生，我的对于弱小奇怪的民族文学的兴味差不多全是因了他的译书而唤起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见坎勃列治大学出版的近代史中有一册北欧是培因所著的，可见他是这方面的一个学者，在不列颠博物馆办事，据他的《哥萨克童话集》自序仿佛是个言语学者。这些事都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乃是他的译书。他懂得的语言真多！北欧的三国不必说了，我有一本他所译的《安徒生童话》，他又著有《安徒生传》一巨册，据戈斯 (Edmnd Gosse) 说是英文里唯一可凭的评传，可惜十六年前我去购求时已经绝板，得不到了。俄国的东西他有《托尔斯泰集》两册，《高尔基集》一册，《俄国童话》一册是译柏烈伟

(Polevoi) 的，《哥萨克童话》一册系选译古理须(Kulish)等三种辑本而成，还有一册《土耳其童话》，则转译古诺思博士(Ignacz Kunos)的匈加利语译本，又从伊思比勒斯古 (Ispirescu) 辑本选译罗马尼亚童话六篇，附在后面。芬兰哀禾 (Juhani Aho) 的小说有四篇经他译出，收在 T. Fisher Unwin 书店的《假名丛书》中，名曰《海耳曼老爷及其他》，卷头有一篇论文叙述芬兰小说发达概略，这很使我向往于乞丐诗人沛维林多 (Pöivörinta)，可是英译本至今未见，虽然在德国的 Reclam 丛刊中早就有他小说的全译了。此外倍因翻译最多的书便是育珂摩耳的小说，——倍因在论哀禾的时候很不满意于自然主义的文学，其爱好“匈加利的司各得”之小说正是当然的，虽然这种反左拉热多是出于绅士的偏见，于文学批评上未免不适宜，但给我们介绍许多异书，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这个功劳却也很大。在我个人，这是由于倍因，使我知道文艺上有匈加利，正如由于勃兰特思 (Brandes) 而知道有波兰。倍因所译育珂的小说都由伦敦书店 Jarrold and Sons 出版，这家书店似乎很热心于刊行这种异书，而且装订十分讲究，我有倍因译的《育珂短篇集》，又长篇《白蔷薇》(原文 *A Fehér Rozsa*，英译改称 *Halûl the Pedlar*)，及波兰洛什微支女士 (Marya Rodziewicz) 的小说各一册，都是六先令本，但极为精美，在小说类中殊为少见。匈加利密克扎特 (Kálman Mikzsáth) 小说《圣彼得的雨伞》译本，有倍因的序，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女士 (Milena Mrazovic) 小说集《问讯》，亦是这书店的出板，此外又刊有奥匈人赖希博士 (Emil Reich) 的《匈加利文学史论》，这在戈

斯所编《万国文学史》丛书中理特耳（F.Riedl）教授之译本未出以前，恐怕要算讲匈加利文学的英文书中唯一善本了。好几年前听说这位倍因先生已经死了，Jarrold and Sons 的书店不知道还开着没有，——即使开着，恐怕也不再出那样奇怪而精美可喜的书了罢？但是我总不能忘记他们。倘若教我识字的是我的先生，教我知道读书的也应该是，无论见不见过面，那么 R.Nisbet Bain 就不得不算一位，因为他教我爱好弱小民族的不见经传的作品，使我在文艺里找出一点滋味来，得到一块安息的地方，——倘若不如此，此刻我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做军法官之流也说不定罢？

《远野物语》

《远野物语》，日本柳田国男著，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出板，共刊行三百五十部，我所有的系二九一号。其自序云：

"此中所记悉从远野乡人佐佐木镜石君听来，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来，晚间常来过访，说诸故事，因笔记之。镜石君虽非健谈者，乃诚实人也，余亦不加减一句一字，但直书所感而已。窃思远野乡中此类故事当犹有数百件存在，我辈切望能多多听到。国内山村有比远野更幽深者，当又有无数的山神山人之传说，愿有人传述之，使平地的人闻而战慄。如此书者，盖陈胜吴广耳。

“去年八月之末余游于远野乡。从花卷行十馀里，（案日本一里约当中国六七里，）凡有官站三，其他唯青山与原野，人烟稀少甚于北海道石狩之平野，或以新开路故，人民之来就者少乎？远野市中则烟花之巷也。余借马于驿亭主人，独巡郊外各村，其马以黑色海草为荐披身上，虻多故也。猿石之溪谷土甚肥，已开拓完善。路旁多石塔，诸国不知其比。自高处展望，早稻正熟，晚稻花盛开，水悉落而归于川。稻之色因种类而各异，有田或三或四或五相连续，稻色相同者，即属于一家之田，盖所谓名所相同也。小于坐落地名之土名，非田主不之知，唯常见于古旧的卖买让与的田契上。越附马牛之谷，早地峰之山隐约可见，山形如草笠，又似字母之∧字。此谷中稻熟较迟，满目一色青绿。在田间细道上行，有不知名之鸟，率其雏横过，雏色黑中杂白羽，初以为是小鸡，后隐沟草中不复见，乃知是野鸟。天神之山有祭赛，有狮子舞。于兹鞠尘轻扬，有红物飘翻，与一村之绿相映。狮子舞者，鹿之舞也，戴面具上着鹿角，童子五六人，拔剑与之共舞，笛音高而歌声低，虽在侧亦难闻其词。日斜风吹，醉而呼人者之声亦复萧寂，虽女笑儿奔，而旅愁犹复无可奈何。盂兰盆节，有新佛之家率高揭红白之旗以招魂，山头马上东西指点，此旗凡有十许。村人将去其永住之地者，旅人暂来寄宿者，及彼悠悠之灵山，黄昏徐来，悉包容尽之。在远野有观音堂八所，以一木所作也。此日多报赛之徒，冈上见灯火，闻撞钟之音。隔路草丛中有雨风祭之稻草人，恰如倦人之仰卧焉。此为余游远野所得之印象也。

“窃惟此类书物至少总非现代之流行，无论印刷如何容易，

刊行此书，以自己的狭隘的趣味强迫他人，恐或有人将评为胡乱行为。敢答之曰，闻如此故事，见如此土地来后，而不想转语他人者，果有其人乎？如此沉默而且谨慎的人，至少在我友人中不曾有也。如九百年前之先辈如今昔物语者在当时已为古昔之谈，此则与之相反，乃是目前之事情也。即使敬虔之意与诚实之态度或未能声言逾越先哲，唯不曾多经人耳，亦少借他人之口与笔，彼淡泊天真之大纳言君却反值得来听耳。（案平安朝末大纳言源隆国搜集古今传说，成书三十一卷，名《今昔物语集》，行于世。）至于近世御伽百物语之徒，其志既陋，且不能确信其言之非妄，窃耻与之比邻。要之此书系现在之事实，余相信即此已足为其正大的存在理由矣。唯镜石君年仅二十四五，余亦只忝长十岁已耳，生于事业尽多之今世，乃不辨问题之大小，用力失其当，将有如是言者则若之何？如明神山之角鸮，太尖竖其耳，太圆瞪其目，将有如是责者则又若之何？吁，无可奈何矣，此责任则唯余应负之也。（案下一首系短歌，今译其大意。）

"老人家似的，不飞亦不鸣的，远方的树林中的猫头鹰，或者要笑罢！"

《远野物语》一卷，计一百十九则，凡地势时令，风俗信仰，花木鸟兽，悉有记述，关于家神，山人，狼狐猿猴之怪等事为尤详，在出板当时洵为独一无二之作，即在以后，可与竞爽者亦殊不多，盖昔时笔记以传奇志怪为目的者，大抵有姑妄言之的毛病，缺少学术价值，现代的著述中这一点可以无虞，而能兼有文章之美如柳田氏的却又不能多见。今摘译其第四十九节

以下四则：

“仙人岭上山十五里，下山十五里。（原注，此系小里，案即等于中国里数。）其间有堂祀仙人，古来习惯，旅客在此山中遇怪异事，辄题记此堂壁上。例如曰，余越后人也，某月某日之夜，在山路上遇见少女被发者，顾我而笑，是也。又或记在此处为猿所戏弄，或遇盗三人等事。”

“死助山中有郭公花，即在远野亦视为珍异之花也。五月中闲古鸟（案即郭公鸟）啼时，妇人小儿入山采之。浸醋中则成紫色，入口中吹之以为戏，如酸浆然。采取此花，为青年人最大之游乐也。”

“山中虽有各种鸟栖止，其声最凄寂者恶朵鸟也。夏夜间啼，从海滨大槌来的赶马脚夫云过岭即遥闻其声在深谷中。传闻昔时长者有一女，与又一长者之子相亲，入山游玩而男子忽失踪，探求至暮夜卒不能得，遂化为此鸟。鸣曰恶东恶东者，即云恶朵（案音云夫）也。鸣声末尾微弱，甚为凄惋。”

“赶马鸟似杜鹃而稍大，羽毛赤而带茶色，肩有条纹如马缰，胸前有斑，似马口网袋。人云此鸟本系某长者家仆人，入山放马，将归家忽失一马，终夜求之不见，遂化为鸟，啼曰阿呵阿呵者，此乡呼野中群马之声也。有时此鸟来村中啼，为饥馑之先兆，平时住深山中，常闻其啼声。”

又第一〇九节记雨风祭云：“中元前后有雨风祭，以稻草为人形，大于常人，送至歧路，使立道旁，用纸画面目，以瓜作为阴阳之形附之。虫祭之稻草人无此等事，其形亦较小。雨风祭之时，先在一部落择定头家，乡人聚而饮酒，随以笛鼓同送之

至于路歧。笛之中有桐木所制之法螺，高声吹之。其时有歌曰：祭祀二百十日的风雨呵，向那方祭，向北方祭呀。”（案立春后第二百十日为二百十日节，常有风暴，正值稻开花，农家甚以为苦，故祭以禳之。）

《远野物语》给我的印象很深，除文章外，他又指示我民俗学里的丰富的趣味。那时日本虽然大学里有了坪井正五郎的人类学讲座，民间有高木敏雄的神话学研究，但民俗学方面还很销沉，这实在是柳田氏，使这种学问发达起来，虽然不知怎地他不称民俗学而始终称为“乡土研究”。一九一〇年五月柳田氏刊行《石神问答》，系三十四封往复的信，讨论乡村里所奉祀的神道的，六月刊行《远野物语》，这两本书虽说只是民俗学界的陈胜吴广，实际却是奠定了这种学术的基础，因为他不只是文献上的排比推测，乃是从实际的民间生活下手，有一种清新的活力，自然能够鼓舞人的兴趣起来。一九一三年三月柳田氏与高木敏雄共任编辑，发行《乡土研究》月刊，这个运动于是正式开始。其时有石桥卧波联络许多名流学者，组织民俗学会，发行季刊，可是内容似乎不大充实，石桥所著有关于曆，镜，厄年，梦，鬼等书，我也都买得，不过终觉得不很得要领，或者这是偏重文献之故也说不定罢。高木一面也参加民俗学会，后来又仿佛有什么意见似地不大管事，所以乡土研究差不多可以说是柳田一人的工作，但是这种事业大约也难以久持，据说读者始终只有六百馀名，到了出满四卷，遂于一九一七年春间宣告停刊了。不过月刊虽停，乡土研究社还是存在，仍旧刊行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以至今日，据我所知道计有《乡土研究社丛书》

五种，《炉边丛书》约四十种。

柳田氏系法学士，东京大学法科出身，所著有关于农政及铜之用途等书，唯其后专心于乡土研究，此类书籍为我所有者有下列十种：

《石神问答》（一九一〇年）

《远野物语》（同）

《山岛民谭集》一（甲寅丛书，一九一四），内计《河童牵马》及《马蹄石》二项，印行五百部，现已绝板，第二集未刊。

《乡土志论》（炉边丛书，一九二二）

《祭礼与世间》（同）

《海南小记》（一九二五）记琉球各岛事。

《山中之人生》（乡土研究社丛书，一九二六）记述山人之传说与事实，拟议山中原有此种住民，以待调查证明。

《雪国之春》（一九二八）记日本东北之游。

《民谣之今昔》（民俗艺术丛书，一九二九）

《蜗牛考》（语言志丛刊，一九二九）

柳田氏治学朴质无华，而文笔精美，令人喜读，同辈中有早川孝太郎差可相拟，早川氏著有《三州横山话》（炉边丛书）《野猪与鹿与狸》（乡土研究社丛书，）也都写得很好，因为著者系画家，故观察与描写都甚细密也。

【附记】

以上所说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在民俗学的价值上文章别无关系，那是当然的事。英国哈同教授（A.C.Haddon）在《人类学史》末章说："人类的体质方面的研究早由熟练的

科学家着手，而文化方面的人类历史乃大都由文人从事考查，他们从各种不同方向研究此问题，又因缺少实验经历，或由于天性信赖文献的证据，故对于其所用的典据常不能选择精密。"这种情形在西洋尚难免，日本可无论了，大抵科学家看不起这类工作，而注意及此的又多是缺少科学训练的文科方面的人，实在也是无可如何。但在日本新兴的乡土研究上，柳田氏的开荒辟地的功的确不小，即此也就足使我们佩服的了。　　（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颜氏学记》

读《颜氏学记》觉得很有兴趣，颜习斋的思想固然有许多是好的，想起颜李的地位实在是明末清初的康梁，这更令人发生感慨。习斋讲学反对程朱陆王，主张复古，"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归结于三物，其思想发动的经过当然也颇复杂，但我想明末的文人误国总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他在《存学编》中批评宋儒说：

"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苍生。上者但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其结果则北宋之时虽有多数的圣贤，而终于"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南渡之后又生了多数的圣贤，而复终于"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

又《年谱》中记习斋语云：

"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国家则害国家。陈文达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当日读之，亦不觉其词之惨而意之悲也。"戴子高述《颜李弟子录》中记汤阴明宗室朱敬所说，意尤明白：

"明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其祸则自成祖之定《四书五经大全》始。三百年来仅一阳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举俗学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这里的背景显然与清末甲申以至甲午相同，不过那时没有西学，只有走复古的一条路，这原是革新之一法，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所做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这就是后来提倡声光化电船坚炮利的意思，虽然比较的平淡，又是根据经典，然而也就足以吓倒陋儒，冲破道学时文的乌烟瘴气了。大约在那时候这类的议论颇盛，如傅青主在《书成化弘治文后》一篇文章里也曾这样说：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这个道理似乎连皇帝也明白了，康熙二年上谕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即行停止，但是科举还并不停，到了八年八股却又恢复，直到清末，与国祚先后同绝。民国以来康梁的主张似乎是实行了，实际却并不如此。戊戌前三十年戴子高赵㧑叔遍索不得的颜李二家著述，现在有好几种板本了，四存学会也早成立了，而且我们现在读了《颜氏学记》也不禁心服，这是什么缘故呢？从一方面说，因为康梁所说太切近自己，所以找了远一点旧一点的来差可依傍，——其因乡土关系而提倡者又当别论。又从别一

方面说，则西学新政又已化为道学时文，故颜李之说成为今日的对症服药，令人惊醒，如不佞者盖即属于此项的第二种人也。

颜习斋尝说，“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别的且不论，其痛恨时文我觉得总是对的。但在《性理书评》里他又说，“宋儒是圣学之时文也”，则更令我非常佩服。何以道学会是时文呢？他说明道，“盖讲学诸公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傅青主也尝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刁钻，为狗为鼠而已。”这是同一道理的别一说法。朱子批评杨龟山晚年出处，初说做人苟且，后却比之柳下惠，习斋批得极妙：

“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末几句说得真可绝倒，是作文的秘诀，却也是士大夫的真相。习斋拈出时文来包括宋儒——及以后的一切思想文章，正是他的极大见识，至于时文的特色则无定见，说体面话二语足以尽之矣，亦即青主所谓奴是也。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党八股，此亦可谓知言也。关于现今的八股文章兹且不谈，但请读者注意便知，试听每天所发表的文字谈话有多少不是无定见，不是讲体面话者乎？学理工的谈教育政治与哲学，学文哲的谈军事，军人谈道德宗教与哲学，皆时文也，而时文并不限于儒生，更不限于文童矣，此殆中国八股时文化之大成也。习斋以时文与僧道娼为四秽，我则以八股雅片缠足阉人为中国四病，厥疾不

缪，国命将亡，四者之中时文相同，此则吾与习斋志同道合处也。

《性理书评》中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祭其师伊川文，习斋所批首数语虽似平常却很有意义，其文曰：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馀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习斋的意思似乎只在慨感儒生之无用，但其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

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如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内田等人明言即全国化为焦土亦所不惜，但天下事成败难说，如其失败时将以何赔偿之，恐此辈所准备者亦一条老命耳。此种东方道德在政治上如占势力，世界便将大受其害，不得安宁，假如世上有黄祸，吾欲以此当之。虽然，这只是说日本，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

以异哉。清初石天基所著《传家宝》中曾记一则笑话云：

“有父病延医用药，医曰，病已无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这个不难。医去，遂抽刀出，是时夏月，逢一人赤身熟睡门屋，因以刀割其股肉一块，睡者惊起喊痛，子摇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此话颇妙，习斋也生在那时候想当同有此感，只是对于天下大约还有指望，所以正经地责备，但是到了后来这只好当笑话讲讲，再下来自然就不大有人说了。六月中阅《学记》始写此文，到七月底才了，现在再加笔削成此。却已过了国庆日久矣了。　　（二十二年十月）

《性的心理》

近来买到一本今年新出板的蔼理斯所著《性的心理》。同时不禁联想起德国“卍”字党的烧书以及中国舆论界同情的批评。手头有五月十四日《京报》副刊上的一则“烧性书”，兹抄录其上半篇于下：

“最近有一条耐人寻味的新闻，德国的学生将世界著名的侯施　尔教授之性学院的图书馆中所有收藏的性书和图画尽搬到柏林大学，定于五月十日焚烧，并高歌欢呼，歌的起句是日耳曼之妇女兮今已予以保护兮。

“从这句歌词我们窥见在极右倾的德国法西斯蒂 主 义领袖

希特勒指导下一班大学生焚烧性书的目的，申言日耳曼之妇女今后已予以保护，当然足见在以往这些性书对于德国妇女是蒙受了不利，足见性书在德国民族种下了重大的罪恶。

“最近世界中的两大潮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蒂——中，德国似苏联一样与我人一个要解决的谜。步莫索里尼后兴起的怪杰希特勒，他挥着臂，指挥着数千万的褐衫同志，暴风雨似的，谋日耳曼民族的复兴，争拔着德国国家地位增高，最近更对于种族的注意，严定新的优生律和焚烧性书。”

下半篇是专说“中国大谈性学”的张竞生博士的，今从略。张竞生博士与Dr.Magnus Hirschfeld，这两位人物拉在一起，这是多么好玩的事。性书怎样有害于德国妇女，报馆记者与不佞都没有实地调查过，实在也难以确说。不过有一件事我想值得说明的，便是那些褐衫朋友所发的歇私底里的叫喊是大抵不足为凭的。不知怎的我对于右倾运动不大有同情，特别读了那起头的歌词觉得青年学生这种无知自大的反动态度尤其可惜，虽然国际的压迫使国民变成风狂原是可能的事，他们的极端国家主义化也很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北欧方面的报上传出一件搜书的笑话来，说大学生搜查犹太人著作，有老太婆拿出一本圣书，大家默然不敢接受。这或者是假作的，却能简要的指出这运动的毛病，这还是“十九世纪”的老把戏罢了。在尼采之前法人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曾有过很激烈的主张，他注重种族，赞美古代日耳曼，排斥犹太文化，虽近偏激却亦言之成理。后来有归化德国的英人张伯伦（H.S.Chamberlain）把这主张借了去加以阉割，赞美日耳曼，即指现代德国，排斥

犹太，但是耶稣教除外，这非驴非马的意见做成了那一部著名的《十九世纪之基础》，实即威廉二世的帝国主义的底本。戈比诺的打倒犹太人连耶稣和马丁路得在内到底是勇敢的彻透的，张伯伦希特勒等所为未免有点卑怯，如勒微(Oscar Levy)博士所说，现代的反犹太运动的动机乃只是畏惧嫉妒与虚弱而已。对于这样子的运动我们不能有什么期望，至于想以保护解决妇女问题，而且又以中古教会式的焚书为可以保护妇女，恐只有坚信神与该撒的宗教信徒才能承认，然而德国大学生居然行之不疑，此则大可骇异者也。

德国大烧性书之年而蔼理斯的一册本《性的心理》适出板，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八月十三日《独立评论》六十三期上有一篇《政府与娱乐》说得很好，其中有云：

"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是违反人生的，所以我们更加作出许多丑事情，虚伪事情，矛盾事情。这类的事各国皆有，拉丁及斯拉夫民族比较最少，盎格鲁撒克逊较多，而孔孟的文化后裔要算最多了。究竟西洋人因其文化有上古希腊，文艺复兴，及近代科学的成分在内，能有比较康健的人生观。"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第一卷出板于一八九八年，就被英国政府所禁止，后来改由美国书局出板才算没事，至一九二八年共出七卷，为世界性学上一大名著，可是大不列颠博物馆不肯收藏，在有些美国图书馆里也都不肯借给人看，而且原书购买又只限于医生和法官律师等，差不多也就成为一种禁书，至少象是一种什么毒药。这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常态罢，本来也不必大惊小怪的。但是到了今年忽然刊行了一册简本《性的心理》，是纽约一家书店的《现

代思想的新方面》丛书的第一册，（英国怎么样未详，）价金三元，这回售买并无限制，在书名之下还题一行字云学生用本，虽然显然是说医学生，但是这书总可以公开颁布了。把这件小事拿去与焚书大业相比，仿佛如古人所说，落后的上前，上前的落后了，蔼理斯三十年的苦斗总算略略成功，然而希耳施斐尔特的多年努力却终因一棒喝而归于水泡，这似乎都非偶然，都颇有意义，可以给我们做参考。

《性的心理》六卷完成于一九一〇年，第七卷到了一九二八年才出来，仿佛是补遗的性质的东西。第六卷末尾有一篇跋文，最后两节说的很好，可见他思想的一斑：

“我很明白有许多人对于我的评论意见不大能够接受，特别是在末卷里所表示的。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人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所怨怼。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着。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

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这两节话我顶喜欢，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沉静，坚忍，是自然的，科学的态度。二十年后再来写这一册的《性的心理》，蔼理斯已是七十四岁了，他的根据自然的科学的看法还是仍旧，但是参透了人情物理，知识变了智慧，成就一种明净的观照。试举个例罢，——然而这却很不容易，姑且举来，譬如说腔尼林克妥思（Cunnilinctus）。这在中国应该叫作什么，我虽然从猥亵语和书上也查到两三个名字，可是不知道那个可用，所以结局还只好用这"学名"。对于这个平常学者多有微词，有的明言自好者所不为，蔼理斯则以为在动物及原始民族中常有之，亦只是亲吻一类，为兴奋之助，不能算是反自然的，但如以此为终极目的，这才成了性欲的变态。普通的感想这总是非美的，蔼理斯却很幽默的添一句道："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件事，便是最通行的性交方式大抵也难以称为美的（Aesthetic）罢。他们不知道，在两性关系上，那些科学或是美学的冰冷的抽象的看法是全不适合的，假如没有调和以人情。"他自己可以说是完全能够实践这话的了。其次我们再举一个例，这是关于动物爱（Zoocrastia）的。谢在杭的《文海披沙》卷二有一条"人与物交"，他列举史书上的好些故实，末了批一句道，"宇宙之中何所不有。"中国律例上不知向来如何办理，在西洋古时却很重视，

往往连人带物一并烧掉了事。现在看起来这原可以不必，但凡事一牵涉宗教或道德的感情在内这便有点麻烦。蔼理斯慨叹社会和法律的对于兽交的态度就是在今日也颇有缺陷，往往忽略这事实：即犯此案件的如非病的变态者也是近于低能的愚鲁的人。"还有一层应该记住的，除了偶然有涉及虐待动物或他虐狂的情节者以外，兽交并不是一件直接的反社会的行为，那么假如这里不含有残虐的分子，正如瑞士福勒耳教授所说，这可以算是性欲的病的变态中之一件顶无害的事了。"

我不再多引用原文或举例，怕的会有人嫌他偏激，虽然实在他所说的原极寻常，平易近理。蔼理斯的意见以为性欲的满足有些无论怎样异常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他要损及对方或第三者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能算怎么激烈，据我看来还是很中庸的罢。要整个的介绍蔼理斯的思想不是微力所能任的事，英文有戈耳特堡（Lsaac Goldberg）与彼得孙（Houston Peterson）的两部评传可以参考，这里只是因为买到一册本的《性的心理》觉得甚是喜欢，想写几句以介绍于读者罢了。

（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于北平）

※

《猪鹿狸》

《猪鹿狸》，这是很奇妙的一部书名。这在一九二六年出板，是日本的乡土研究社丛书之一，著者早川孝太郎，学人而兼画家，故其文笔甚精妙。所著书现有《三州横山话》、《能美郡民谣集》、《羽后飞岛图志》、《猪鹿狸》、《花祭》二卷，有千六百页，为研究地方宗教仪式之巨著。其中我所顶喜欢的还是这《猪鹿狸》，初出时买了一本，后来在北平店头看见还有一本又把他买了来，原想送给友人，可是至今没有送，这也不是为的吝啬，只是因为怕人家没有这种嗜好，正如吃雅片烟的人有了好大土却不便送与没有瘾的朋友，——我以雅片作比，觉得实在这是一种嗜好，自己戒除不掉也就罢了，再去劝人似乎也可以不必。

这是讲动物生活的一册小书，但是属于民俗学方面而不是属于动物学的，他所记的并非动物生态的客观纪录，乃是人与兽，乡村及猎人与兽的关系的故事。我从小时候和草木虫鱼仿佛有点情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以至《本草》、《花镜》都是我的爱读书，有一个时候还曾寝馈于《格致镜原》，不过书本子上的知识总是零碎没有生气，比起从老百姓的口里听来的要差得很远了。在三十多年前家里有一个长工，是海边的农夫而兼做竹工，那时他给我们讲的野兽故事是多么有意思，现在虽然大半记不得了，但是那留下的一点儿却是怎么

的生动的存在着。头上有角的角鸡，夜里出来偷咬西瓜的獾猪，想起时便仿佛如见沙地一带的情景，正如山乡的角麂和马熊的故事一样，令我时时怀念这些故乡的地方。早川的这册书差不多就是这种故事的集录，即使没有著者所画的那十几张小图也尽足使我喜欢了。

正如书名所示，这书里所收的是关于猪鹿狸三种兽的故事，是一个七十七岁的老猎人所讲的，不是童话似的动物谈，乃是人与兽接触的经验以及感想，共有五十九篇，其中以关于猪和狸的为最有趣味，鹿这一部分比较稍差。这里所谓猪实在是中国的野猪，普通畜养的猪日本称之曰豚。平常如呼人为豚，人家必要大生其气，但猪却是美名，有人姓猪股，德富苏峰的名字叫做猪一郎，都是现在的实例。寺岛安良编《和汉三才图会》卷三十八猪条下云，如为猎人被伤去时人詈谓汝卑怯者盍还乎，则大忿怒，直还进对合，与人决胜负，故譬之强勇士。（原本汉文）今日本俗语有猪武者一语，以喻知进而不知退者，中国民间称野猪奔铳，亦即指此种性质也。书中说有一猎人打野猪伤而不死，他赶紧逃走，猪却追赶不放，到了一棵大树下象陀螺似的人和猪团团的转了七个圈，后来不知怎的装好了枪，从后面一枪才结果了猪的性命。自己逃着，说是从后面未免有点可笑，其实是绕着树走得快的时候差不多是人在猪屁股后头追着的样子了。书中又说及猪与鹿的比较，也很有意思。鹿在山上逃走的时候，如一枪打中要害，他就如推倒屏风似的直倒下来，很觉得痛快。可是到了野猪就不能如此，无论打中了什么要害，他决不象鹿那样的跌倒，中弹之后总还要走上两三步，

然后徐徐的向前蹲伏下去。听着这话好象是眼见刚勇之士的死似的，觉得这真是名实相符的野猪的态度。我对于著者的话也很表同意，与法国诗人诗里的狼一样，这猪实在堪为我们的师范。但是很希奇的是，这位刚勇之士的仪表却并不漂亮。据说曾有一个年青妇人在微暗的清早到山里去收干草，看见前面路上有一只小猪模样的灰色的兽，滴沥滴沥的走着。这时候兽似乎未曾觉得后边有人走来，女人也颇胆大，便跟在后面走，刚走了半里多路，兽就岔路走进草丛里去了。回家后讲起这事，老人们告诉她说那就是野猪哩，她不但不出惊，反出于意外似的道，那样的东西是野猪么？据著者的经验说，从幼小时候就听说猪是可怕的东西，强悍的兽，后来有一回看见被猎人们抬了去的死猪的模样，也感到同样的幻灭云。不过我想这或者并不由于野猪的真是长得不漂亮，实在大半还是因为家猪平常的太不争气的缘故罢。

狸的故事差不多是十之八九属于怪异的。中国近世不听见说有什么狸子作怪，但在古时似乎很是普通，而且还曾出过几个了不得的大胆的，敢于同名人去开玩笑的狸妖，他们的故事流传直到今日。《太平广记》四四二所录狸的怪谈有十一篇，《幽明录》里与董仲舒论五经究其微奥的老狸，《集异记》里与张茂先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的千年斑狸，可谓俊杰，此他幻化男、妇也很有工夫。日本现今狐狸猫貉四者还都能作怪，民间传说里有《滴沥山》与《文福茶釜》两篇最是有名。狸的恶戏在平时却多是琐屑的，不大有干系人命的大事。《三才图会》里说老狸能变化妖怪与狐同，至其游戏则"或

鼓腹自乐，谓之狸腹鼓，或入山家，坐炉边向火乘暖，则阴囊垂延，广大于身也。"《三州横山话》中有一节曰狸的腹鼓，其文曰：

"据说到山里去作工，狸会来招呼。对面的山上丁丁的砍着树似的，又叫道喊！不注意时答应一声，原来却是狸叫，便只好停了工作回来。（案狸与人呼应不已，如人困惫至不复能应则为狸所食，否则狸自毙云。）

"与人声相比那似乎是苦闷的声音，低低的叫道喊！夜间独居的时候，听见狸叫，决不可轻易答应。听过许多故事，说夜里与狸对呼，把挂钩上的开水壶都喝干了，又说用木鱼替代答应，一直敲到天亮。

"狸腹鼓原说是月夜为多，但据八名郡七乡村人生田省三的实验谈，则在将要下雨的漆黑的夜里时时听见敲着破鼓似的声音。这本来是在笼里养着的狸，但是这人说一天雨夜在凤来寺山中所听到的腹鼓和这声音也正相同。

"狸与貉一看似乎难以分别，在冬天看他的脚就可知道，据说狸的脚底上满是皲裂。"

狸的肾囊可以化作八张席子的房间，在《猪鹿狸》中也有些故事，现在不及多抄了。乡土研究社丛书中还有一册笠井新也的《阿波的狸之话》，是专讲一地方的狸的故事的。

※

《蠕范》

偶然在旧书店里买了一部《蠕范》，京山李元著。元系乾隆时人，著有关于声韵的书，为世所知。此书凡八卷，分为物理物匹物生物化等十六章，徐志鼎序云，"大块一蠕境也。……顾同一蠕也，区而别之，不一蠕也，类而范之，归于一蠕也。"这可以说是一部生物概说，以十六项目包罗一切鸟兽虫鱼的生活状态，列举类似的事物为纲，注释各个事物为目，古来格物穷理的概要盖已具于是。有人序《百廿虫吟》云，诚以格物之功通于修齐治平，天下莫载之理即莫破所由推，这样说法未免太言重了，而且也很有点儿帖括的嫌疑，但是大旨我实在是同意的。"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是民八所写小文《祖先崇拜》里的几句话，至今我却还是这样想。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健全的动物，不幸人们数典忘祖，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鹿和羚羊遇见老虎，跑得快时保住性命，跑不脱便干脆的被吃了，老虎也老实的饱吃一顿而去，决没有什么膺惩以及破邪显正的费话。在交尾期固然要闹上一场，但他们决不藉口无后为大而聚麾，更不会衔了一块肉骨头去买母狗的笑，至于鹿活草淫羊

灌这种传说自然也并无其事。我们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拿了这样文明人的行为去和禽兽比较，那是多么可惭愧呀。人类变为家畜之后，退化当然是免不掉的，不过夸大狂的人类反以为这是生物的标准生活，实在是太不成话了。要提醒他们的迷梦，最好还是吩咐他们去请教蚂蚁，不，不论任何昆虫鸟兽，均可得到智慧。读一本《昆虫记》，胜过一堆圣经贤传远矣，我之称赞生物学为最有益的青年必读书盖以此也。

《蠕范》是中国十八世纪时的作品，中国博物学向来又原是文人的馀技，除了《诗经》《离骚》《尔雅》《本草》的注疏以外没有什么动植物的学问，所以这部书仍然跳不出这窠臼，一方面虽然可以称之曰生物概说，实在也可以叫作造化奇谈，因为里边满装着变化奇怪的传说和故事。二千多年前亚列士多德著《动物志》，凡经其实验者纪录都很精密，至今学者无异言，所未见者乃以传说为据，有极离奇者。我们著者则专取这些，有的含有哲理，有的富于诗趣，这都很有意思，所缺少的便只是科学的真实。这样说来，《蠕范》的系统还是出于《禽经》，不过更发挥光大罢了。卷六《物知》第十二的起头这一节话便很有趣，其文曰：

"物知巫，鴳鸅善勅，蜾蠃善咒，水鸠善写，鸜善符，虎善卜，鸱善禁。"差不多太乙真人的那许多把戏都在这里了。关于啄木原注云，好斲木食虫，以舌钩出食之，善为雷公禁法，曲爪画地为印，则穴塞自开，飞即以翼墁之。这所说大抵即根据《埤雅》，《本草纲目》引《博物志》亦如此说，仿佛记得《阅微草

堂笔记》里也曾提及，有奴子某还实验过云，可以想见流传的久远了。我们在北平每年看见啄木鸟在庭树上或爬或笑，或丁丁的啄，并不见他画什么符印，而这种俗信还总隐伏在心里。记起小时候看《万宝全书》之类，颇想一试那些小巫术，但是每个药方除普通药材以外总有一味啄木鸟的舌头或是熊油，只好罢休。啄木鸟舌头的好处何在？假如不全是处方者的故意刁难，那么我想这仍是由于他的知巫的缘故罢。

至于蜾蠃的故事，其由来远矣。《诗·小宛》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前汉时，《淮南子》中有贞虫之称。扬雄《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这可以算是最早的说明。后汉许慎《说文》云：天地之性，细腰纯雄无子。郑玄《毛诗笺》云：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吴陆机《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得更为详明，云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为其子，里语曰，兕云象我象我。《酉阳杂俎》广动植有蠨蛸一项，虽不注重负子，而描写甚有意趣，文云：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时方知不独负桑虫也。以后注《诗经》《尔雅》者大抵固执负子说，不肯轻易变动，别方面《本草》学者到底有点不同，因为不全是文人，所以较为切实了。晋陶弘景在《本草注》里反对旧说道：

“今一种蜂黑色腰甚细，衔泥于人屋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馀枚满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管中者，亦取草上青

虫。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之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耶？岂圣人有缺，多皆类此？"本草学者除一二例外大都从陶说，宋车若水《脚气集》中云，"蜾蠃取螟蛉，产子于其身上，借其膏血以为养，蜾蠃大，螟蛉枯，非变化也"，很说得简要，可以当作此派学说的结束，至于蒲卢的麻醉防腐剂注射手术的巧妙到了法国法布耳出来始完全了解，所以《昆虫记》的几篇又差不多该算作这问题的新添注脚也。

但是陶隐居的说法在文人看去总觉得太杀风景，有些人即使不是为的卫道，也总愿意回到玄妙的路上去。清道光时钱步曾作《百廿虫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诗集，其蒲卢一诗后有两段附记，对于《诗疏》与《脚气集》两说，加以判断曰：

"余曾细察之，蜾蠃好窠于书卷笔管中，其所取物或小青虫或小蜘蛛，先练泥作房，积四五虫，再以泥隔之，满而后止，虫被负者悉如醉如痴，能运动而不能行走，一旦启户而出，残泥零落，遗蜕在焉，似乎气感为确。至扬子云类我类我之说则大谬，盖蒲卢于营巢时以口匀泥，嘤嘤切切然，至负子时则默无声息矣，天地自然之化，不待祝辞也。且蒲卢乌能通人语耶，子云乌能通蒲卢语耶，古人粗疏臆断，一何可笑。"其又记云：

"壬午秋试侨寓西湖李氏可庄，其地树木丛杂，虫豸最多。一日余在廊下醮面，瞥见一蒲卢较常所见者稍大，拖一臧蛾贸贸而来，力稍倦息片时复衔而走，臧蛾亦如中酒的然，逡巡缘柱入孔穴间，乃知蒲卢所负不独蜘蛛青虫也。"钱氏观察颇是细密，所云被负的虫如醉如痴，能运动而不能行走，与李时珍引《解

颐新语》云其虫不死不生相同，很能写出麻醉剂的效力，别人多未注意及此，却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气感之说，一定要叫自青虫以至臧蜋都蜕化为雄蜂，岂不是好奇太过之故乎。同治中汪曰桢著《湖雅》九卷，记湖州物产，文理密察，其记蠨蛸乃取陶说，并批判诸说云：

"案陶弘景云云，寇宗奭李时珍及《尔雅翼》并从陶说，是也。邵晋涵《尔雅正义》力辟陶说，王念孙《广雅疏证》既从陶说，又引苏颂谓如粟之子即祝虫所成，游移两可，皆非也。生子时尚未负虫，安得强指为虫所化乎？"汪氏对于好奇的文人又很加以嘲笑，在记蚊这一节下云：

"道光辛卯，吾友海宁许心如丙鸿与余论近人《山海经图》之诞妄，时适多蚊，因戏仿《山海经》说之云，虫身而长喙，鸟翼而豹脚，且曰，设依此为图，必身如大蛹，有长喙，背上有二鸟翼，腹下有四豹脚，成一非虫非禽非兽之形，谁复知为蚊者。余曰，是也，但所仿犹嫌未备，请续之曰，昼伏夜飞，鸣声如雷，是食人。相与拊掌。笑言如昨，忽已四十馀年，偶然忆及，附识于此，博览者一笑，亦可为著述家好为诞妄之戒也。"

我对于《蠕范》一书很有点好感，所以想写一篇小文讲他，但是写下去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变成指摘了。这是怎的呢？我当初读了造化奇谈觉得喜欢，同时又希望他可以当作生物概说，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也是没法的事。总之《蠕范》我想是还值得读的，虽然如作生物学读那须得另外去找，然而这在中国旧书里恐怕一时也找不出罢。（二十二年十月）

《兰学事始》

在十一二年前日本菊池宽发表一篇小说，题名《兰学事始》，叙述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泽苦心译读和兰解剖学书的事，为菊池集中佳作之一。《兰学事始》本来是一部书名，杉田玄白八十三岁时所著，小说里所讲的大抵全以此为根据，明治初年此书虽曾刻木，已不易得，近来收入《岩波文库》中始复行于世，价才金二十钱也。所谓兰学本指和兰传来的医学，但实在等于中国的西学一语，包含西洋的一切新知识在内。十六世纪以来葡西至日本互市传教，日人称之曰南蛮，和兰继之，称曰红毛，及德川幕府实行锁国，严酷的禁止信教，其后只剩下和兰一国继续通商，地点也只限于长崎一处，于是和兰的名号差不多成为西洋的代表了。在长崎出岛地方有一所阿兰陀馆，和兰每年派一位甲必丹来住在那里，仿佛是一种领事，管理交易的事，有官许的几个“通词”居间翻译，在那时候通词便是唯一的西洋语贮藏所，可是这也只能说话，因为文字的学习是犯禁的，有人著了一部《红毛谈》，内里画了字母的形象，便为政府所禁止没收。但是求知识的人总想往这方面求得出路，有些医生由通词间接的去学几个“兰方”，有些学者如青木昆阳跑到长崎去请通词口授，学了五百馀言的和兰话回来。当时社会称此类具眼之士曰豪杰。野上臼川云，元龟天正（一五七〇至九一）的时

代持长枪的豪杰横行于天下，享保（一七一六至三五）以后的豪杰则从长崎通词家里秘密的得到W oordenboek（字典），想凭此以征服不思议的未知世界。青木昆阳即是这豪杰之一，前野良泽乃是昆阳的弟子也。

前野良泽生于一七二三年，世代业医，年四十七始就昆阳学和兰语，次年往长崎，于昆阳所授五百言外又诵习二百馀言，并得字书及《解剖图志》以归。又次年为明和八年（一七七一），三月四日与杉田玄白等至千住骨之原刑场"观脏"，见其一一与图志符合，遂定议起手翻译。杉田亦世医，偶得图志阅之，与汉医旧说大异，及实验后乃大服，提议译述刊行以正谬误，唯不通兰语，推前野为译主，约期集会，时前野年四十九，杉田三十九也。《兰学事始》卷上纪其事曰：

"次日集于良泽家，互语前日之事，乃共对Tafel Anatomia（案即Tabulae Anatomicae）之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洋无可倚托，但觉芒然而已。唯良泽对于此道向曾留意，远赴长崎，略知兰语并章句语脉间事，年长于予者十岁，乃定为盟主，亦即奉为先生，予则即二十五字亦尚未识，今忽然发起此事，乃亦学习文字并诸单语焉。

"译述此书应如何下手，先加以讨论，如从内象起则必难了解，此书最初有俯伏全象之图，此为表部外象之事，其名称皆所熟知，取图说记号并合研究差可着手，遂决定从此处下笔，即《解体新书》之形体名目篇是也。其时对于de（英文the）、het（the，又代名词）、als(as)、Welk（Which）等诸词，虽略有记诵，然不能仔细辨解，故常读之不解所谓。如眉者生于目上

之毛也一句，尽春天的长昼终未明了，苦思直至日暮，互相睨视，仅只一二寸的文章终于一行不能解。又一日读至鼻者佛耳黑芬特者也，此语亦不可解，众共讨索此应作何解，实无法可通。其时亦无字典之类，唯良泽从长崎购得一简略小册，共检之，在Verh ffend一语下注云，树枝断处，其处佛耳黑芬特，又扫院落时，尘土聚集而佛耳黑芬特也。此是何义，又苦思强解如前，亦终未明。予思树枝断处接合则稍高，又扫地时尘土积聚亦成堆，鼻在面上正是堆起之物，然则佛耳黑芬特或即堆积之意。予遂言此语译作堆积何如，众人闻言甚以为然，遂决定如此译。此时喜悦之情无可比喻，大有获得连城之璧之概焉。……然语有之，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劳思，辛勤从事，每月凡六七会，每会必集，一无倦怠，相聚译读，所谓不昧者心，凡历一年馀，译语渐增，对于彼国事情亦渐自了解，其后如章句疏朗处一日可读十行以上，别无劳苦而能通其意义矣。”

福泽谕吉序云：“书中纪事字字皆辛苦，其中关于明和八年三月五日在兰化先生宅，对Tafel Anatomia之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洋，茫洋无可倚托，但觉芒然云云以下一节，我辈读之察先人之苦心，惊其刚勇，感其诚挚，未尝不感极而泣。迂老与故箕作秋坪氏交最深，当时得其钞本，两人对坐，反复读之，至此一节，每感叹呜咽无言而终以为常。”此并非夸诞之词，求知识者的先驱的言行十分有悲壮的意味，《兰学事始》不仅是医学史文献上一小册子，在日本现代文化发展上更有重大意义者也正以此。前野宅的翻译事业经过四年的岁月，杉田笔

述，凡前后十一易稿，成《解体新书》四卷，于安永三年（一七七四）出版，实为日本西学译书之始。在十五年前即宝历九年（一七五九）山胁东洋看了刑尸的解剖，作《藏志》一卷，凡剥胸腹图九藏前面图九藏背面图脊骨侧面图共四图，中有云“向者获蛮人所作骨节剔剥之书，当时碌碌不辨，今视之胸脊诸藏皆如其所图，履实者万里同符，敢不叹服”（原汉文），可见也曾参照西洋解剖图，不过因为不懂得文字故所知不深罢了。但是在医学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疑古与实证的风气总是自此发动了。（据富士川游著《日本医学史纲要》。）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国医学界的“豪杰”玉田王清任先生来了。山胁的《藏志》出板于清乾隆二十四年，杉田的《解体新书》在乾隆三十六年，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则在道光庚寅（一八三〇），比起来要迟了七十或五十多年了，但是他那精神却仍是值得记念，他那境遇也更值得怜悯。《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云：

“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虽竭思区画，无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至嘉庆二年丁巳（一七九七）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脏之儿日有百馀。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汙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馀，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

看，十人之中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馀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唯胸中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最为遗憾。”

这样的苦心孤诣的确够得上算求知识者的模范了。但是，日本接连的有许多人，中国却只一个。日本的汉法医有到刑场观脏的机会，中国则须得到义冢地去。日本在《藏志》之后有《解体新书》及其他，中国《医林改错》之后不知道有什么。这是二者之不同。听说杉田玄白用汉文译述《解体新书》，一半理由固然在于汉文是当时的学术语，一半也因为想给中国人看，因为日本文化多受中国的恩惠，现在发见了学术的真理，便想送过去做个报答。中国人自己不曾动手，日本做好了送来的也不曾收到，咸丰年间英国合信(Hudson) 医士译了《全体新论》送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医生看，——大约只有一个王清任是要看的，不过活着已有八九十岁了，恐怕也不及看见。从这里看来中国在学问上求智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然而在现今说这话，恐怕还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　　（二十二年十一月）

《听耳草纸》

看本月分的日本民俗人类学小杂志Dolmen（可以暂译作《窦石》罢？）的纪事，才知道佐佐木喜善氏已于九月二十八日

病故了。我初次看见佐佐木的名字还是在一九一〇年，《远野物语》刚出版，柳田国男氏在序文里说："此中所记悉从远野乡人佐佐木镜石君听来，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来，晚间常来过访，说诸故事，因笔记之。镜石君虽非健谈者，乃诚实人也，余亦不加减一句一字，但直书所感而已。"《远野物语》是在日本乡土研究上有历史意义的书，但在当时尚不易为社会所了解，故只印三百五十部，序中又云："唯镜石君年仅二十四五，余亦只忝长十岁已耳，生于事业尽多之今世，乃不辨问题之大小，用力失其当，将有如是言者则若之何？如明神山之角鹿，太尖竖其耳，太圆瞪其目，将有如是责者则又若之何？吁，无可奈何矣，此责任则唯余应负之也。"

计算起来佐佐木氏的年纪现在也不过四十七八而已，才过了中年不久，所以更是可惜了。这二十年来他孜孜不倦的研究民俗，还是那样恬愉无华的，尽心力于搜集纪录的工作，始终是个不求闻达的田间的学者，这我觉得是顶可佩服的事。他的著作我现在所有的只有下列这几种：

一、《江刺郡昔话》（一九二二年）

二、《紫波郡昔话》（一九二六年）

三、《东奥异闻》（同上）

四、《老媪夜谭》（一九二七年）

五、《听耳草纸》（一九三一年）

末了这一种是六百叶的大册，凡一百八十三目，三百三篇的故事，内容既甚丰富，方法尤极精密，可为故事集的模范。柳田氏序中提出两点云：

"佐佐木君最初也同许多东北人一样，感觉发达到几乎多梦似的锐敏的程度，对于故事之太下流的部分当然予以割弃，又有依据主观而定取舍的倾向。后来却能差不多按住了自己的脾气，为了那绝无仅有的将来少数的研究者留下这样客观的纪录，那决不是自然的倾向，而是非常努力的结果。

"向来讲故乡的事情的人往往容易陷于文饰，现在却能脱去，特别是在这方面趣味本来发达的人而能够如此自制，这实在是很不小的努力罢。这里的问题只在如此特殊的苦心将来的研究者能够怎样的感谢才好呢。我在当初《紫波郡昔话》及《老媪夜谭》成书的时候，一面常同情于这为人家所不知道的辛苦，一面也兼司警戒之役，怕这书不要成为佐佐木君个人的文艺了么。到了现在，我想这个警戒的必要已经没有了。假如可能，只想予这采集者以若干的馀裕，使他能将这样辛苦的集录成的东西自己先来玩味一下。此外则是，不只是有些单纯的共鸣者起于各地，乃是期望渐渐有人出来，用了和他大略相同的态度，把本地的故事尽量集录下来。"

柳田氏所说的话实在可以作我们的当头棒喝。近年来中国研究民俗的风气渐渐发达，特别是在南方一带，搜集歌谣故事纪录风俗的书出来的很不少了，可是在方法上大抵还缺少讲究。集录歌谣的因为是韵语的关系，不能随便改写，还得保留原来的形状，若是散文故事那就很有了问题，减缩还要算是好的，拉长即是文饰之一种了，有时候同在话剧台上常要使用出旧戏的小丑或老生的表现法一样，增长故事里排调或方正的分子，这便成了所谓个人的文艺，而且又常常不是上好的一路，于是只

好归入俗语的“文不象誊录生武不象救火兵”这类里去，正是画蛇添足点金成铁了。民间传述故事的时候往往因了说者的性质与爱好，一篇故事也略有变化的地方，不过那是自然变化，有如建筑刻石之为气候风雨所影响，是无可如何的事，若是搜集笔录的人不能够如实的记述，却凭了自己的才气去加以修饰，既失了科学的精严，又未能达到文艺的独创，那么岂不是改剜古碑的勾当，反是很可惜的么。还有一层，中国作这些工作的机关和人员都不能长久继续，这或者是因为这些都属于官立机关的缘故亦未可知，总之象佐佐木那么耐得寂寞，孜孜矻矻的搜集民俗资料，二十年如一日的人，点了灯笼打了锣去找也找不到，这是实在的。民俗学原是田间的学问，想靠官学来支持是不成的，过去便是证明，希望他在中国能够发展须得卷土重来，以田间学者为主干，如佐佐木氏的人便是一个模范值得我们景仰的了。（二十二年十二月）

《一岁货声》

从友人处借来闲步庵所藏一册抄本，名曰《一岁货声》，有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年序，盖近人所编，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共分十八节，首列除夕与元旦，次为二月至十二月，次为通年与不时，末为商贩工艺铺肆。序文自署“闲园鞠农偶志于延秋山馆”，其文亦颇有意思，今录于

后。

“虫鸣于秋，鸟鸣于春，发其天籁，不择好音，耳遇之而成声，非有所爱憎于人也，而闻鹊则喜，闻鸦则唾，各适其适，于物何有，是人之聪明日凿而自多其好恶者也。朝逐于名利之场，暮夺于声色之境，智昏气馁，而每好择好音自居，是其去天之愈远而不知也。嗟乎，雨怪风盲，惊心溅泪，诗亡而礼坏，亦何处寻些天籁耶？然而天籁亦未尝无也，而观夫以其所蕴，陡然而发，自成音节，不及其他，而犹能少存乎古意者，其一岁之货声乎。可以辨乡昧，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

凡例六则。其一云：“凡一岁货声注重门前，其铺肆设摊工艺赶集之类，皆附入以补不足。”其二云：“凡货声率分三类，其门前货物者统称货郎，其修作者为工艺，换物者为商贩，货郎之常见者与一人之特卖者声色又皆不同。”其四云：“凡同人所闻见者，仅自咸同年后，去故生新，风景不待十年而已变，至今则已数变矣。往事凄凉，他年寤寐，声犹在耳，留赠后人。”说明货声的时代及范围种类已甚明了，其纪录方法亦甚精细。其五则云：“凡货声之从口旁诸字者，用以叶其土音助语而已，其字下叠点者，是重其音，象其长声与馀韵耳。”如五月中卖桃的唱曰：

“樱桃嘴的桃呕嗽噎啊……”，即其一例，又如卖硬面饽饽者，书中记其唱声曰：

“硬面唵，饽啊饽……”，则与现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

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怃然，有百感交集之概，卖花生者曰：

"脆瓤儿的落花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抓半空儿的——多给。"这种呼声至今也时常听到，特别是单卖那所谓半空儿的……大约因为应允多给的缘故罢，永远为小儿女辈所爱好。昔有今无，固可叹慨，若今昔同然，亦未尝无今昔之感，正不必待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也。

自来纪风物者大都止于描写形状，差不多是谱录一类，不大有注意社会生活，讲到店头担上的情形者。《谐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中有这几句话：

"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很有破天荒的神气，《帝京景物略》及《陶庵梦忆》亦尚未能注意及此。清光绪中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于六月中记冰胡儿曰：

"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又七月下记菱角鸡头曰：

"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但其所记亦遂只此二事，若此书则专记货声，描模维肖，又多附以详注，斯为难得耳。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设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深深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

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只可惜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

我看了这些货声又想到一件事，这是歌唱与吆喝的问题。中国现在似乎已没有歌诗与唱曲的技术，山野间男女的唱和，妓女的小调，或者还是唱曲罢，但在读书人中间总可以说不会歌唱了，每逢无论什么聚会在徐兴里只听见有人高唱皮簧或是崑腔，决没有鼓起嘲咙来吟一段什么的了。现在的文人只会读诗词歌赋，会听或哼几句戏文，想去创出新格调的新诗，那是十分难能的难事，中国的诗仿佛总是不能不重韵律，可是这从那里去找新的根苗，那些戏文老是那么叫唤，我从前生怕那戏子会回不过气来真是“气闭”而死，即使不然也总很不卫生的，假如新诗要那样的唱才好，亦难乎其为诗人矣哉。卖东西的在街上吆喝，要使得屋内的人知道，声音非很响亮不可，可是并不至于不自然，发声遣词都有特殊的地方，我们不能说这里有诗歌发生的可能，总之比戏文却要更与歌唱相近一点罢。卖晚香玉的道：

“嗳……十朵，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来，一个大钱十五朵。”什么“来”的句调本来甚多，这是顶特别的一例。又七月中卖枣者唱曰：

“枣儿来，糖的咯哒喽，尝一个再买来哎，一个光板喽。”此颇有儿歌的意味，其形容枣子的甜曰糖的咯哒亦质朴而新颖。卷末铺肆一门中仅列粥铺所唱一则，词尤佳妙，可以称为掉尾大观也，其词曰：

“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

一个脆咧，脆咧焦咧，象个小粮船的咧，好大的个儿咧。锅炒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来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水饭咧，豆儿多咧，子母原汤儿的绿豆的粥咧。”

此书因系传抄本，故颇多错误，下半注解亦似稍略，且时代变迁虑其间更不少异同，倘得有熟悉北京社会今昔情形如于君闲人者为之订补，刊印行世，不特存录一方风物可以作志乘之一部分，抑亦间接有益于艺文，当不在刘同人之《景物略》下也。

（二十三年一月）

《一岁货声》之馀

去年冬天曾借闲步庵所藏抄本《一岁货声》手录一过，后来对西郊自然居士说及，居士说在英国买到或是见过一本叫作《伦敦呼声》的书，可惜我终于未得拜见，近日翻阅茀来则博士的文集，其中有《小普利尼时代的罗马生活》与《爱迪生时代的伦敦生活》两篇很觉得可喜，在《伦敦生活》篇中讲到伦敦呼声，虽然都即根据《旁观》报。说的很简略，却也足供参考，今译出于下：

“在爱迪生时代伦敦街上，不但是景象，就是声音也与现今的情形很有些不同。半夜里，睡着的人常被更夫打门从梦中惊醒，迷迷胡胡的听他嗡嗡的报告时刻，听他退到街上响着的铃声。在白天里，据说没有东西比那伦敦的呼声更会使得外国人听

了诧异，使得乡下绅士出惊的了。洛及卡佛来勋爵离开他那庄园的静默，乌司得郡绿的路径和原野的寂静，来到伦敦大道上的时候，他时常说他初上城的一星期里，头里老是去不掉那些街上的呼声，因此也睡不着觉。可是维尔汉尼昆却正相反，他觉得这比百灵的唱歌和夜莺的翻叫还好，他听这呼声比那篱畔林中的一切音乐还觉得喜欢。

“伦敦呼声在那时候可以分作两种，即声乐与器乐。那器乐里包含着敲铜锅或熬盘，各人都可自由的去整个时辰的敲打，直闹得全街不宁，居民几乎神经错乱。阉猪的所吹的画角颇有点儿音乐味，不过这在市内难得听到，因为该音乐家所割治的动物并不是街上所常有的东西。但是声乐的各种呼声却更多种多样。卖牛奶的尖声叫得出奇，多感的人们听了会牙齿发酸。扫烟通的音调很是丰富，他的呼声有时升到最尖的高音，有时也降到最沉的低音去。同样的批评可以应用于卖碎煤的，更不必说那些破玻璃和砖屑的了。箍桶的叫出末了的一字用一种空音，倒也并不是没有调和。假如听那悲哀庄严的调子，问大家有没有椅子要修，那时要不感到一种很愉快的幽郁是不可能的。一年中应该腌黄瓜和小黄瓜的时候，便有些歌调出来叫人听了非常的舒服，只是可惜呀，这正同夜莺的歌一样，在十二个月里止有两个月能够听到。这是真的，那些呼声大抵不很清楚，所以极不容易辨别，生客听了也猜不出唱歌的所卖是什么东西，因此时常看见乡村里来的孩子跑出去，要想问修风箱的买苹果，或问磨刀剪的买生姜饼。即使文句可以明了的听出，这也无从推知那叫喊者的职业。例如吆喝有工我来做，谁能知道这是割

稻的呢？然而在女王安尼朝代，也同我们的时代一样，有许多人他全不理会街上呼声的谐调，他不要听阉猪的画角的低诉，象聋似的对于那割稻的声音，而且在他的野蛮的胸中听了修椅子的音乐的请求也并不发生什么反应。我们曾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他拿钱给一个用纸牌看婚姻的，叫他不要再到他这条街里来。但是结果怎样呢？所有用纸牌看婚姻的在明天早上都来他门口走过，希望同样的用钱买走哩。”

原书小注引斯威夫德的《给斯德拉的日记》一七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节云：

“这里有一个吵闹的狗子，每天早晨在这个时候来烦扰我，叫唤着白菜和甘蓝。现在他正来闹着了。我愿他顶大的一棵白菜塞住他的嗓子。”在这里，我们固然看出斯威夫德牧师照例的那种很相，但也可以想见那卖白菜的朋友怎样出力，因为否则他或者当不至于这样的被咒骂了。我不知道中国谁的日记或笔记里曾经说起过这些事情，平日读书太少实在说不出来，但如《越缦堂日记》《病榻梦痕录》等书里记得似乎都不曾有，大约他们对于这种市声不很留意，说不上有什么好恶罢。我只记得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每早听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对弟子们说，“这是卖什么的？natto, natto, 叫的那么凄凉？”我记不清这事是钱德潜君还是龚未生君所说的了，但章先生的批评实在不错，那卖“纳豆”的在清早冷风中在小巷里叫唤，等候吃早饭的人出来买她一两把，而一把草苞的纳豆也就只值一个半铜元罢了，所以这确是很寒苦的生意，而且做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着一个小儿，假如真是言为心声，那么其愁苦之音

也正是无怪的了。北京叫卖声中有卖硬面饽饽的约略可以相比，特别在寒夜深更，有时晚睡时买些来吃，味道并不坏，但是买来时冻得冰凉的，那"双喜字加糖"之类差不多要在火炉上烤了吃才好了。

（廿三年二月十日记）

希腊神话一

哈理孙女士(Jane Ellen Harrison)生于一八五〇年，现在该有八十四岁了，看她过了七十还开始学波斯文，还从俄文与翻译两种书，那么可见向来是很康健的罢。我最初读到哈理孙的书是在民国二年，英国的家庭大学丛书中出了一本《古代艺术仪式》(*Ancient Art and Ritual*, 1913)，觉得他借了希腊戏曲说明艺术从仪式转变过来的情形非常有意思，虽然末尾大讲些文学理论，仿佛有点儿鹘突，《希腊的原始文化》的著者罗士(R.T.Rose)对于她著作表示不满也是为此。但是这也正因为大胆的缘故，能够在沉闷的希腊神话及宗教学界上放进若干新鲜的空气，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这是我们非专门家所不得不感谢她的地方了。

哈理孙是希腊宗教的专门学者，重要著作我所有的有这几部，《希腊宗教研究绪论》(*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1922三版)，《德米思》(*Themis*, 1927二版)，《希腊宗教研究结论》(*Epilegomena*, 1921)，(其*Alpha and Omega*，或

可译作《一与亥》乎?)一种未得，此外又有三册小书，大抵即根据上述诸书所编，更简要可诵。一为《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负债》丛书(*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的第二十六编《神话》(*Mythology*, 1924)，虽只是百五十叶的小册，却说的很得要领，因为他不讲故事，只解说诸神的起源及其变迁，是神话学而非神话集的性质，于了解神话上极有用处。二为《古今宗教》丛书中的《古代希腊的宗教》(*Religion of Ancient Greece*, 1905)，寥寥五六十叶，分神话仪式秘法三节，很简练地说明希腊宗教的性质及其成分。三为《希腊罗马的神话》(*Myths of Greece and Rome*, 1927)，是彭恩六便士丛书之一，差不多是以上二书的集合，分十二小节，对于阿林坡思诸神加以解释，虽别无新意，但小册廉价易得，于读者亦不无便利。好的希腊神话集在英文中固然仓卒不容易找，好的希腊神话学更为难求，哈理孙的这些小书或者可以算是有用的入门书罢。

《希腊罗马的神话》引言上说："希腊神话的研究长久受着两重严重的障害。其一，直至现世纪的起头，希腊神话大抵是依据罗马或亚力山大的中介而研究的。一直到很近的时代，大家总用了拉丁名字去叫那希腊诸神，如宙斯(Zeus)是约夫(Jove)海拉(Hera)是由诺(Juno)，坡塞同(Poseidon)是涅普条因(Neptune)之类。我们不想来打死老虎：这样的事现在已经不实行了。现在我们知道，约夫并不就是宙斯，虽然很是类似，密涅伐(Minerva)也并不就是雅典娜(Athena)。但是一个错误——因为更微妙所以也更危险的错误依然存留着。我们弃掉了拉丁名字，却仍旧把拉丁或亚力山大的性质去加在希腊诸神的

上边，把他们做成后代造作华饰的文艺里的玩具似的神道。希腊的爱神不再叫作邱匹德(Cupid)了，但我们心里都没有能够去掉那带弓箭的淘气的胖小儿的印象，这种观念怕真会使得德斯比亚本地崇拜爱神的上古人听了出惊罢，因为在那里最古的爱洛斯(Eros，爱神)的像据说原来是一块未曾雕琢的粗石头呀。

"第二个障害是，直至近时希腊神话的研究总是被看作全然附属于希腊文学研究之下。要明白理解希腊作家——如诗人戏曲家以至哲学家的作品，若干的神话知识向来觉得是必要的。学者无论怎么严密地应用了文法规则之后有时还不能不去查一下神话的典故。所以我们所有的并不是神话史，不是研究神话如何发生的书，却只是参考检查用的神话辞典。总而言之，神话不被当作一件他的本身值得研究的东西，不是人类精神历史的一部分，但只是附随的，是文学的侍女罢了。使什么东西居于这样附随的地位，这就阻止他不能发达，再也没有更有效的方法了。"

还有一层，研究希腊神话而不注意仪式一方面，也是向来的缺点。《神话》引言中说："各种宗教都有两种分子，仪式与神话。第一是关于他的宗教上一个人之所作为，即他的仪式。其次是一个人之所思索及想象，即他的神话，或者如我们愿意这样叫，即他的神学。但是他的作为与思索却同样地因了他的感觉及欲求而形成的。"神话与仪式二者的意义往往互相发明，特别象希腊宗教里神话的转变很快，后来要推想他从前的意思和形守，非从更为保守的仪式中间去寻求难以得到线索，哈理孙

的工作在这里颇有成就。她先从仪式去找出神话的原意，再回过来说明后来神话变迁之迹，很能使我们了解希腊神话的特色，这是很有益的一点。关于希腊神话的特别发达而且佳妙的原因，在《古代希腊的宗教》中很简明的说过：

"希腊的宗教的材料，在神学(案即神话)与仪式两部分，在发展的较古各时期上，大抵与别的民族的相同。我们在那里可以找到鬼魂精灵与自然神，祖先崇拜，家族宗教，部落宗教，神之人形化，神国之组织，个人宗教，魔术，祓除，祈祷，祭献，人类宗教的一切原质及其变化。希腊宗教的特色并不是材料，只在他的运用上。在希腊人中间宗教的想象与宗教的动作'虽然在他们行为上并非全无影响，却常发动成为人类活动的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此二者平常看作与宗教相远的，其实乃不然。这两种形式是艺术，文字的或造形的，与哲学。凭了艺术与哲学的作用，野蛮分子均被消除，因为愚昧丑恶与恐怖均因此净化了，宗教不但无力为恶，而且还有积极的为善的能力了。"《神话》第三章《论山母》中关于戈耳共(Gorgon)的一节很能具体的证明上边所说的话，其末段云：

"戈耳共用了眼光杀人，它看杀人，这实在是一种具体的恶眼(Evil Eye)。那分离的头便自然地帮助了神话的作者。分离的头，那仪式的面具，是一件事实。那么，那没有身子的可怕的头是那里来的呢？这一定是从什么怪物的身上切下来的，于是又必须有一个杀怪物的人，贝尔修斯(Perseus)便正好补这个缺。所可注意的是希腊不能在他们的神话中容忍戈耳共的那丑恶。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含愁的女人的面貌。照样，他

们也不能容忍那地母的戈耳共形相。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

哈理孙写有一篇自传，当初登在《国民》杂志(*The Nation*)上，后又单行，名曰《学子生活之回忆》(*Reminiscences of a Student's Life*, 1925)。末章讲到读书，说一生有三部书很受影响，一是亚列士多德的《伦理学》，二是柏格孙的《创造的进化》，三是弗洛伊特的《图腾与太步》(*Totemism and Taboo*)，而《金枝》(*The Golden Bough*)前后的人类学考古学的书当然也很有关系，因为古典学者因此知道比较人类学在了解希腊拉丁的文化很有帮助了。"泰勒(Tylor)写过了也说过了，斯密斯(Robertson Smith)为异端而流放在外，已经看过东方的星星了，可是无用，我们古典学者的聋蛇还是塞住了我们的耳朵，闭上了我们的眼睛。但是一听到《金枝》这句咒语的声音，眼上的鳞片便即落下了，我们听见，我们懂得了。随后伊文思(Arthur Evans)出发到他的新岛去，从它自己的迷宫里打电报来报告牛王(Minotauros)的消息，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件，这与荷马问题有关了。"

《回忆》中讲到所遇人物的地方有些也很有意思，第二章《坎不列治与伦敦》起首云：

"在坎不列治许多男女名流渐渐与我的生活接触起来了。女子的学院在那时是新鲜事情，有名的参观人常被领导来看我们，好象是名胜之一似的。屠格涅夫(Turgenev)来了，我被派去领他参观。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我敢请他说一两句俄文听听么？

他的样子正象一只和善的老的雪白狮子。阿呀，他说的好流利的英文，这是一个重大的失望。后来拉斯金(Ruskin)来了。我请他看我们的小图书馆。他看了神气似乎不很赞成。他严重地说道，青年女子所读的书都该用白牛皮纸装订才是。我听了悚然，想到这些红的摩洛哥和西班牙皮装都是我所选定的。几个星期之后那个老骗子送他的全集来给我们，却全是用深蓝色的小牛皮装的!"末了记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后来在纽能学院所遇见的最末的一位名人即是日本的皇太子。假如你必须对了一个够做你的孙子的那样年青人行敬礼，那么这至少可以使你得点安慰，你如知道他自己相信是神。正是这个使我觉得很有趣。我看那皇太子非常地有意思。他是很安详，有一种平静安定之气，真是有点近于神圣。日本文是还保存着硬伊字音的少见的言语之一种。所有印度欧罗巴语里都已失掉这个音，除俄罗斯文外，虽然有一个俄国人告诉我，他曾听见一个伦敦买报的叫比卡迭利(Piccadilly)的第三音正是如此。那皇太子的御名承他说给我听有两三次，但是，可惜，我终于把它忘记了。"所谓日本的硬伊字音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假如这是俄文里好象是bl或亚拉伯数字六十一那样的字，则日本也似乎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学俄文的朋友读到这音也十分苦闷哩，——或者这所说乃是朝鲜语之传讹乎。

结论的末了说:"在一个人的回忆的末后似乎该当说几句话，表示对于死之来临是怎样感想。关于死的问题，在我年青的时候觉得个人的不死是万分当然的，单一想到死就使得我暴躁发急。我是那样执着于生存，我觉得敢去抗拒任何人或物，

神，或魔鬼，或是运命她自己，来消灭我。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假如我想到死，这只看作生之否定，一个结局，一条末了的必要的弦罢了。我所怕的是病，即坏的错乱的生，不是怕的死。可是病呢，至现在为止，我总逃过了。我于个人的不死已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未来的生存也没有什么希求。我的意识很卑微地与我的身体同时开始，我也希望他很安静地与我的身体一同完了。

"会当长夜眠，无复觉醒时。

"那么这里是别一个思想。我们现在知道在我们身内带着生命的种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生命，一是种族的生命，一是个人的生命。种族的生命维持种族的不死，个人的生命却要受死之诱惑，这种情形也是从头就如此的。单细胞动物确实是不死的，个人的复杂性却招到了死亡。那些未结婚的与无儿的都和种族的不死割断了关系，献身于个人的生活，——这是一条侧线，一条死胡同，却也确是一个高上的目的。因了什么奇迹我免避了结婚，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一生都是在爱恋中的。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喜欢。我并不怀疑我是损失了许多，但我很相信得到的更多。结婚至少在女人方面要妨害两件事，这正使我觉得人生有光荣的，即交际与学问。我对于男子所要求的是朋友，并不是丈夫。家庭生活不曾引动过我。这在我看去顶好也总不免有点狭隘与自私，顶坏是一个活地狱。妻与母的职务不是一件容易事，我的头里又满想着别的事情，那么一定非大失败不可。在别方面，我却有公共生活的天赋才能，我觉得这种生活是健全，文明，而且经济地正当。我喜欢宽阔地却也稍朴素

地住在大屋子里，有宽大的地面与安静的图书馆。我喜欢在清早醒来觉得有一个大而静的花园围绕着。这些东西在私人的家庭里现已或者即将不可能了，在公共生活里却是正当而且是很好的。假如我从前很富有，我想设立妇女的一个学问团体，该有献身学术的誓言和美好的规律与习惯。但在现在情形之下，我在一个学院里过上多年的生活也就觉得满足了。我想文化前进的时候家庭生活如不至于废灭，至少也将大大的改变收缩了罢。

“老年是，请你相信我，一件好而愉快的事情。这是真的，你被轻轻地挤下了戏台，但那时你却可以在前排得到一个很好的坐位去做看客，而且假如你已经好好地演过了你的戏，那么你也就很愿意坐下来看看了。一切生活都变成没有以前那么紧张，却更柔软更温暖了。你可以得到种种舒服的，身体上的小小自由，你可以打着瞌睡听干燥的讲演，倦了可以早点去睡觉。少年人对你都表示一种尊敬，这你知道实在是不敢当的。各人都愿意来帮助你，似乎全世界都伸出一只好意的保护的手来。你老了的时候生活并没有停住，他只发生一种很妙的变化罢了。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一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光亮，不过你恋的那么温和就是了。在老年时代你简直可以对男子表示你喜欢和他在一起而不致使他想要娶你，或是使他猜想你是想要嫁他。”

这末了几节文章我平常读了很喜欢，现在趁便就多抄了些，

只是译文很不惬意，但也是无法，请读者看其大意可也。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于北平）

希腊神话二

我对于神话向来有点喜欢。这个缘故说起来恐怕有点长远。小时候看说部演义，神怪故事着实看了不少，这很有许多潜势力，其中要以《西游记》和《封神传》为最有关系。故事的古怪，荒唐，这都不要紧，第一是要不太可怕，便是好故事，而且古怪荒唐得好的时候往往能够把可怕的分子中和了，如有人批评阿普刘思(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里边虽有杀人放火僵尸狼人的事件，以现实为背景，而写得离奇惝怳，好象一切都笼罩在一层薄雾里，看去不甚明显迫近，因此就不会感到恐怖嫌恶。《聊斋志异》，《夜谈随录》，文笔的确不坏，有些故事却使我读了至今害怕，我不信鬼怪而在黑暗凄寂中有时也要毛戴，这便是读过可怕的故事的影响。《封神》《西游》并不如此，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却只是讲荒唐古怪的"大头天话"，特别是《西游》，更多幽默有趣的笔致，正如我的祖父所说这很足以开发儿童的神智。孙悟空打败了赶紧摇身一变变成一座破庙，只剩尾巴没处安顿，便变做一枝旗竿竖在庙背后，被人家看出了破绽。这一节故事他常常背给我们听，当作一个好例，说罢自己也呵呵大笑，虽然他平日是很严峻的人。近年来似乎

文以载道之说复兴，大家对于书本子上的话十分认真，以为苟非真理即是谎语，关系世道人心殊非浅鲜，因此神话以至童话都发生问题，仿佛小孩读了《封神传》就会归截教，看了《西游记》就要变小妖似的，这原是见仁见智，难以言语相争，不过据我想来那也何至于此呢。事实是这些书看了颇有意思，我至今还想念它，可是也并没有相信邪教练法术，我自己所可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还有一个原因是从外面来的，因为听说读外国文学书须得懂一点神话才行。哈理孙女士曾说，"要明白理解希腊作家——如诗人戏曲家以至哲学家的作品，若干的神话知识向来觉得是必要的。学者无论怎么严密地应用了文法规则之后，有时还不能不去查一下神话的典故。"她是研究宗教的，这里边包含神话与仪式两种东西，不能偏废，现在如把神话作为文学的附属品，不当做宗教的一部分去研究，她觉得不满原是应该的，但如从文学的立场来说，那么这也正是必须，但当离之则双美耳。还有一层，希腊神话本身便是一种优美的艺术品。当作文艺也值得单独的去读。本来神话的内容材料与别民族没有什么大异，只因运用不同，把愚昧丑恶等野蛮分子净化了，便成就了诗化的神话。哈理孙女士说过，"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再从别一方面说，神话与童话也有密切的关联。故事还是这一件故事，拿来说明宇宙文化之所以然，这算是神话，只当做小说听了好玩便是童话，若是相信某人某地所曾有过的事迹，那又在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传说了。神话可以说是古代

初民的科学，传说是历史，童话是文艺，大有一气化三清之概，这在我喜欢童话的人，又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

因为这些缘故，我对于希腊神话特别有好感，好久就想翻译一册到中国，可是这也很不容易。第一为难的是底本的选择。我最初所有的是一本该莱(C.M.Gayley)所编的《英国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无出板年月，我买这书在一九〇六初到日本的时候，其目的便是为文学典故的参考。这不是一卷纯粹的神话集，只以柏耳芬志(T.Bulfinch)的《传说的时代》作蓝本，加以增补，引许多英国诗文以为例证，虽适宜于读英文学者的翻阅，全部译成汉文是劳而无功的事情。其次再看《传说的时代》，此书著于七十年前，却至今销行，我的一册是人人丛书本，一九一〇年新版，文章写得很有趣味，日本有野上弥生子的译本，近来又收入《岩波文库》中，可以想见这书的价值，不过我也不想译他。这为什么缘故呢？当时我看了一点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总觉得旧说不对，因此也嫌这里边有些说法欠妥帖。又为了同一原因，也就不满意于德国的两种小册子。这都叫作《希腊罗马神话》，其一是斯妥伊丁(H.Steuding)著，英译有两种，一是英国本，巴纳忒(L.D.Barnett)译，收在邓普耳初步丛书里，一是美国本，哈林顿与妥耳曼(Harrington and Tolman)二人译，哈理孙女士举参考书时曾提及。这本小书我也颇喜欢，因为他不专讲故事而多论其异同及意义，又常说明神话中人名的字义，皆非普通神话书所有，但毛病也就出在这里，就是那旧式的天文气象的解释。其二是惹曼(O.Seemann)所著的，英译有比安奇(Bianchi)本，其毛病与上边相同，虽然未全备那些

好处。哈理孙女士的两册，即《希腊罗马的负债》丛书中的《神话》与彭恩六便士丛书中的《希腊罗马的神话》，解释是好的了，但有说明而无本事，与詹姆士(H.R.James)的《我们的希腊遗产》中所讲略同，这总得在先有了一本神话集之后才能有用。菲厄板克思(A.Fairbanks，一九〇六)的一册是以作西洋美术和文艺的参考为主的，塔忒洛克女士(J.M.Tatlock，一九一六)的讲给学生听也很漂亮，这都有可取。福克思(W.S.Fox，一九一六)的是《各民族神话丛书》之一，内容丰富确实，又洛士(R.J.Rose)的《希腊神话要览》(一九二八)算最晚出，叙录故事之外又有研究资料，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书，但是，要翻译却又似乎太多一点了。关于选择这一件事情上总是疑惑不决，虽然当时如决心起手译了塔忒洛克或福克思也就不错。

读英国俄来德(F.A.Wright)的《希腊晚世文学史》，卷二讲到阿坡罗陀洛斯(Apollodorus)的著作云：

"第四种书，也是著作年代与人物不很确实的，是阿颇罗陀洛斯的《书库》，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的一种纲要，从书册中集出，用平常自然的文体所写。福都思主教在九世纪时著作，以为此书作者是雅典文法家，生存于基督前百四十年顷，曾著一书曰《诸神论》，但是这已证明非是，我们从文体考察大抵可以认定是西历一世纪时的作品。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七卷书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从罗马的梵谛冈图书馆里得到全书的一种节本，便将这个暂去补足了那缺陷。卷一的首六章是诸神世系，以后分了家系叙述下去，如斗加利恩，伊那珂斯，阿格诺耳及其两派，即欧罗巴与加特摩斯，贝拉思戈

斯，阿忒拉斯，阿索坡斯。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们遇到雅典诸王，德修斯在内，随后到贝洛普斯一系。我们见到忒罗亚战争前的各事件，战争与其结局，希腊各主帅的回家，末后是阿迭修斯的漂流。这些都简易但也颇详细的写出，如有人想得点希腊神话的知识，很可以劝他不必去管那些现代的参考书，最好还是一读阿坡罗陀洛斯，有那弗来则勋爵的上好译本。”

阿坡罗陀洛斯的《书库》（*Bibliothekē*）与巴耳德尼阿斯（Parthenius）的《恋爱故事》，这是希腊神话集原书之仅存者，我虽亦知道其可贵重，但那时一心要找现代的参考书，没有想到他，如今恍然大悟，即刻去从书箱里找了出来，在《希腊拟曲》完工之后便动手来翻译这部神话了。

阿坡罗陀洛斯原书收在《古典丛书》内，有弗来则的译注。弗来则在绪论上说：

“《书库》可以说是希腊神话及英雄传说的一种梗概，叙述平易不加修饰，以文学中所说为依据，作者并不说采用口头传说，在证据上及事实的可能上也可以相信他并不采用，这样几乎可以确说他是完全根据书卷的了。但是他选用最好的出处，忠实地遵从原典，只是照样纪述，差不多没有敢想要说明或调解原来的那些不一致或矛盾。因此他的书保存着文献的价值，当作一个精密的纪载，可以考见一般希腊人对于世界及本族的起源与古史之信念。作者所有的缺点在一方面却变成他的长处，去办成他手里的这件工作。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词章家，所以他编这本书时既不至于因了他学说的关系想要改窜材料，也不会为了文章的作用想要加以藻饰。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接受

本国的传说，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其中只有两回他曾表示意见，对于不同的说法有所选择。长庚星的女儿们（Hesperides）的苹果，他说，并不在吕比亚，如人们所想，却是在远北，从北风那边来的人们的国里，但是关于这奇怪的果子和看守果子的百头龙的存在，他似乎还是没有什么怀疑。"其他一例，因为枯燥一点，今且从略。

弗来则又说："在几点上阿坡罗陀洛斯的《书库》颇与旧约《创世纪》相似。两者都算是纪载世界的历史，从创造起头，或是从安排这世界时为始，直至作者的祖先出现于地上，这便是他本族的住家，勋业的背景。在这两种著作里，自然的移动与人事的转变都从神话传说的幻光里看过去，又多因这朦胧的烟雾而被歪曲或放大了。这两者都是综合成的，为一个比较晚出的编者缀合而成，他把从各样文书抽出来的材料加以编比，并不怎么用心去说明其间的差异或融和其不一致的地方。不过到了这里二者相似之点也就完了。《创世纪》是一篇文学天才的杰作，而阿坡罗陀洛斯的《书库》则是一个平常人的单调的编著，他重述故事，没有一点想象的笔触，没有一片热情的光耀，这些神话传说在古时候都曾引起希腊诗歌之不朽的篇章，希腊美术之富美的制作来过的。但是我们总还该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们从古代文学的破船里保留下好些零星的东西，这假如没有他的卑微的工作，也将同了许多金宝早已无可挽救地沉到过去的不测的大洋里去了。"

我找到阿坡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来翻译，自己觉得很是愉

快也是有意义的事，目下所感到的困难乃是人神的名字太多，译音容易混乱，但别无妙法，还只得一个个的用汉字校了又译，译了又校耳。　　（二十三年三月）

《金枝上的叶子》

《金枝上的叶子》是弗来则夫人（Lilly Frazer）所编的一本小书。提起金枝，大家总会想到弗来则博士的大著，而且这所说的也正是那《金枝》。这部比较宗教的大著在一八九〇年出版，当初只有两本，二十年后增广至八卷十二册，其影响之大确如《泰晤士》报所说，当超过十九世纪的任何书，只有达尔文斯宾塞二人可以除外。英国哈同教授在所著《人类学史》上说：

"对于明悉吾国现在比较宗教研究的情形的人，可无须再去指出曼哈耳德，泰勒与洛伯生斯密司等人对于后来学者之影响，或再提示弗来则教授之博学与雄文，其不朽大著《金枝》今已成为古典，或哈忒阑氏之《贝耳修斯的故事》研究了。"斯宾司的《神话学概论》里也是这样说，虽然有人批评他继承曼哈耳德的统系，到处看出植物神来，或者说他太把宗教分层化了，但其无妨为伟大之作乃是无疑的。斯宾司说：

"《金枝》一书供给过去和现在一代的神话学民俗学家当作神话和人类学事实的一种大总集，很有功用。没有人能够逃过他那广大的影响。这是学问的积聚，后世调查者总得常去求助于

此。"但是说得最有趣味的乃是哈理孙女士，在她的《学子生活之回忆》第末章中说：

"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生，我是怎么迟回颠蹶的走向自己专门的路上去的。希腊文学的专门学问，我早觉得是关了门的了。我在坎不列治那时候所知道的唯一的研究工作是本文考订，而要工作有成绩我的学力却是决不够的。我们希腊学者在那时实在是所谓黑暗里坐着的人们，但是我们不久便看见了一道大光明，两道大光明，即考古学，人类学。古典在长眠中转侧起来了。老年人开始见幻景，青年人开始做梦了。我刚离开坎不列治，那时须理曼在忒罗亚着手发掘。在我的同辈之中有弗来则，他后来就用了金枝的火光来照野蛮迷信的黑暗树林了。那部书的好名目——弗来则勋爵真有题书名的天才——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在比较人类学里看出一件重要的东西，真能解明希腊或罗马的本文。泰勒已经写过了也说过了，洛伯生斯密斯为异端而流放在外，已经看过东方的星星了。可是无用，我们古典学者的聋蛇还是堵住了我们的耳朵，闭上了我们的眼睛。但是一听到《金枝》这句咒语的声音，眼上的鳞片便即落下，我们听见，我们懂得了。随后伊文思出发到他的新岛去，从它自己的迷宫里打电报来报告牛王的消息，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与荷马问题有关了。"

话虽如此说，这十二册的大书我却终于没有买，只得了一册的节本，此外，更使我觉得喜欢的，则是这一小本《金枝上的叶子》。此书里共分六部，一基督降诞节与寄生树，二怪物，三异俗，四神话与传说，五故事，六景色，有插画十六叶。弗来

则夫人小序云：

“圣诞前夜的木柴发出光明的火焰，圣诞树上各色的蜡烛都在烛台上摇晃，音乐队作起乐来，一切都很高兴象是婚宴，那时我们散步，或者我们亲吻，在寄生树的枝下。我们有几个知道，或者我们知道却又有几个记得，那寄生树就是威吉尔的所谓金枝，埃纳亚斯就拿了这个下降到阴暗的地下界去的呢？我们现在愿意忘记这一切艰深的学问，一切悲苦，在这大年夜里。鬼和妖怪或者还在阴暗中装鬼脸说怪话，妖婆或者骑了扫帚在头上飞过，仙人和活泼的小妖或者在月下高兴的跳着，但是他们不会吓唬我们。因为我们是裹在梦中，这是黄金的梦，比平日实际还要真实的梦，我们希望暂时继续去梦见那一切过去的梦幻的世界。

“青年朋友们可以相信，我太爱他们了，不想把他们从美丽的梦想中叫醒过来。我采摘了这些散乱的叶子，选择一下，送给那些正是青春年纪的人们。我并不想教导，我的目的只是使人快乐，使人喜欢。这书《金枝》的著者查遍了全世界的文献来证明他自己的论旨，这些论旨在这里与我们没有关系。书中故事都仍用著者的原语，他的魔术杖一触却使那些化成音乐了，我所乐做的工作就只是把这许多银色里子的叶子给青年们编成一个花冠罢了。”

弗来则博士文章之好似乎确是事实而并非单是夫人的宣传。我有他的一本文集，一九二七年出版，题云《戈耳共的头及其他文章》，他编过诗人古柏的信，写了一篇传记，又编亚迪生的论文，写了一篇序，均收入集内，又仿十八世纪文体写了

六篇文章，说是“旁观社”的存稿，读者竟有人信以为真，至于《戈耳共的头》一篇以希腊神话为材料，几乎是故意去和庚斯莱（Kingsley）比赛了。大约也未必因为是苏格兰人的缘故罢，在这一点上却很令人想起安特路朗（Andrew Lang）来。《金枝上的叶子》共有九十一篇，大都奇诡可读，我最喜欢那些讲妖婆的，因为觉得西方的妖婆信仰及其讨伐都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那些都长一点，现在只挑选了短的一篇《理查伦主教的魔鬼》译出以见一斑，云原文见金枝卷七《罪羊》中也：

“没有在拉巴陀冰冻的海岸的爱思吉摩人，也没有在吉亚拿闷热的森林的印第安人，也没有在孟加拉树林里发抖的印度人，比那十三世纪上半主持显达耳地方西妥派修道院的理查伦更怕恶鬼，觉得他们永远在他周围的。在他那奇怪的著作所谓《启示录》里，他表明怎么时时刻刻的为魔鬼所扰，这个东西他虽然不能看见，却能够听见，他把所有肉体上的苦痛与精神上的缺点都归罪于他们。假如他觉得烦躁，他相信这种心情是魔鬼的力量给他造成的。假如他鼻上发生皱纹，假如他下唇拖下，那么魔鬼又得负责，咳嗽，头风，吐痰，唾沫，那如无超自然的鬼怪的缘因是不会有的。假如在秋天好太阳的早晨他在果园散步，这位肥胖的主教弯腰去拾起一个夜间落下的熟果子，那时血液升到他紫色的脸上来，这也由于他那看不见的敌人的主使。假如主教睡不着在床上转侧，月光从窗间照进来，把窗棂的影子映在房内地板上象是一条条的黑棒，这使他醒着的也决不是跳蚤或其他，不，他明智的说道，虫豸是并不真会咬人的，——他们似乎的确咬了人，但这都是魔鬼的把戏。假如一个道友在

卧室内打呼，那难听的声音并不出于他，却是从那躲在他身里的魔鬼发出来的。对于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不适的原因这样的看去，那么主教所开的药方不是本草上所有也不是药铺里所能买到，这正是当然的了。这大部分是圣水和十字架的符号；他特别推荐画十字当做治跳蚤咬的单方。”（廿三年二月）

《清嘉录》

《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

顾禄字总之，又字铁卿，所著书除《清嘉录》外，寒斋仅有《颐素堂丛书》八种，《颐素堂诗钞》六卷。丛书中第五种曰《御舟召见恭纪》为其高祖嗣立原著。第七种《山堂五箴》为其友韦光黻著。第四种《烟草录》与褚逢椿共著，馀皆顾氏自作。其一曰《雕虫集》，内小赋三十四篇。二曰《紫荆花院排律》，凡试帖诗四十首。三曰《骈香倾艳》，仿《编珠》之例，就花木一类，杂采典故，列为百五十偶。六曰《省闱日纪》，道光壬午（一八二二）秋与韦光黻应乡试纪行之作，七月朔至八月二十日，共历五十日。八曰《买田二十约》，述山居生活的理想，简而多致。以上

五书均可以窥见作者的才情韵致，而《日纪》与《二十约》尤佳。如《二十约》之十九曰：

“约、酒酣灯灺，间呼子墨，举平日乡曲所目经耳历者，笔之于简，以恣滑稽调笑，至如朝事升沉，世情叵测，居山不应与闻。”《日纪》在八月项下云：

“十七日戊午，平明出万绿山庄，万枝髡柳，烟雨迷离，舟中遥望板屋土墙，幽邃可爱。舟人挽纤行急，误窜入罾网中，遂至勃谿。登岸相劝，几为乡人所窘，偿以百钱，始悻悻散。行百馀里，滩险日暮，不敢发，约去港口数里泊。江潮大来，荻芦如雪，肃肃与风相搏。推窗看夕，是夕正望，宛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水势益长，澎湃有声，与君绣侣梅纵谈，闻金山蒲牢声，知漏下矣，覆絮衾而眠。”正可说大有《吴船》之嗣响也。

《颐素堂诗钞》六卷，共古今体诗三百二首，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年刊本，刻甚精工。诗中大抵不提岁月，故于考见作者生活方面几乎无甚用处，唯第三卷诗三十七首皆咏苏州南京中间景物，与《省闱日纪》所叙正合，知其为道光壬午秋之作耳。《雕虫集》刊于嘉庆戊寅（一八一八），褚逢椿序云，顾君总之髫龄时所撰也。《颐素堂诗钞》出板于七年后，林衍源序云，总之之才为天所赋，尚在少年，而诗之多且工若是，是则可传也。约略因此可以知其年辈，其生卒出处则仍未知其详。至于诗，诸家序跋题词虽然很是称扬，但在我外行看去却并不怎么好，卷五中这一首诗似乎要算顶好了，题曰《过某氏园》：

“我昔曾经此，春风绕砌香。今来能几日，青草似人长。风竹忽敲户，雨花时堕墙。谁将盛罗绮，珍重惜韶光。”

《清嘉录》十二卷这恐怕是顾氏最重大的业绩了罢。如顾承序中所说："荟萃群书，自元日至于岁除，凡吴中掌故之可陈，风谣之可采者，莫不按节候而罗列之，名之曰《清嘉录》，洵吾吴未有之书也。"凡每卷记一月的事情，列项目共二百四十二，纪述之后继以征引，间加考证。如顾日新序中所说："访诸父老，证以前闻，纠缪摘讹，秩然有体。庄子谓道在蝼蚁，道在尿溺。夫蝼蚁尿溺至微且浊矣，而不嫌每下而愈况，盖天地之至道贯于日用人事，其传之于世者皆其可笔之于书者也。"称赞与辩解混合的说法在当时大约也不可少，其意思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未免说的旧式一点罢了。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到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抵主意在于实用，但其对于季节的反应原是一样的。在中国诗歌以及绘画上这种情形似乎亦很显著，普通说文学滥调总是风花雪月，但是滥调则不可，（凡滥调均不可，）风花雪月别无什么毛病，何足怪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与看见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种，同是对于物候变迁的一种感觉，这里不好说雅俗之分，不过实者为实用所限，感触不广，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在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清嘉录》卷四记立夏日风俗，其"秤人"一条云：

"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验夏中之肥瘠，

蔡雲《吴歈》云，风开绣阁飐罗衣，认是秋千戏却非，为挂量才上官秤，评量燕瘦与环肥。"南方苦热，又气候潮湿，故入夏人常眠食不服，称曰蛀夏，秤人之俗由是而起，若在北地则无是矣。又卷五记梅雨有"梅水"一条云：

"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鋐《吴中竹枝词》云，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薰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案长元吴志皆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又《昆新合志》云，人于初交霉时备缸瓮贮雨，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所珍也。"正如卷首例言所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这里记的原是吴俗，而在我读了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我们在北京住惯了的平常很喜欢这里的气候风土，不过有时想起江浙的情形来也别有风致，如大石板的街道，圆洞的高大石桥，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不要说大风会刮下来，就是一头猫走过也要格格的响的。这些都和雨有关系。南方多雨，但我们似乎不大以为苦。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即是上好的茶水。在北京的屋瓦上是不行的，即使也有那样的雨。出门去带一副钉鞋雨伞，有时候带了几日也常有，或者不免淋得象落汤鸡，但这只是带水而不拖泥，石板路之好处就在此。不过自从维新志士拆桥挖石板造马路拉东洋车之后情形怕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走也得拖泥带水，目下唯一馀下的福气就只还可以吃口天落水了罢。从前在南京当学生时吃过五六年的池塘水，因此觉得有梅水可吃实在不是一件微小的福气呀。

【附记】

案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三云："闽地近海，井泉水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又卷十一云："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过之。然自淮而北则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绝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净，多秽泥涂塞故耳。"此两节均说明北方雨水不能用之故，可供参证。

附录：日本知言馆刻《清嘉录》序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馀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钞》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盖冬帮船所致也。夫隔海内外而商舶往来一年仅不过夏冬两度，又且长崎之于江户相距四十日程而远，然而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今诵其诗，各体咸备，众妙悉臻，彬彬风雅，比兴不坠，如咏古诸什最多杰作，皆中晚唐人之诗，宜其行远而传世也。末又附《清嘉录》十二卷，盖纪吴中民间时令也。吴古扬州地，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衍沃，水陆所凑，唐宋以来号称繁华之区，亦江南一大都会也。如星

野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食货灾祥艺文之类，县志邑乘或能详之，至其岁时琐事则略而不言，即一二言之，亦不致详细，盖恐其涉芜杂也，然土风民情于是可见，则其所关系亦自不小，岂可阙哉。古有采诗之政，以观民风，今无其政，又无其诗，在上之人何以周知天下风俗而移易之，然则纪其土风以备采择，亦古人贡诗之意也。顾君诗人也，其合而刻之意或在斯乎，故于土俗时趋推其来由，寻其沿习，慎而不漏，该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然后土风可以观，民情可以知矣。是在上之人固所欲闻者也，若其广耳目而资学问，抑又馀波所及，而余辈受赐多矣。余私心窃谓填海为平地，缩地为一家，倘获亲接麈教，闻所未闻，不知当何如愉快也，怅矣心飞，无翼何致，徒付一浩叹耳，岂意君亦谬闻余虚名，壬辰五月扇头题诗及画托李少白以见寄示，且属题词于《清嘉录》，余才学谫劣，何能任之，然倾慕之久，又何可无一言题简端以结知缘。于是与二三子相谋，先将翻刻其书，更为叙行之，而余适婴大疾，濒死数矣，至今笔砚荒废，尘积者三四年，以故迁延度岁，不果其志，深以为恨。久居安原三平好学乐善，勇乎见义而为，一日慨然谓余曰，顾君之于先生可不谓相知乎，而吾亦妄承先生曲知久矣，若无知于知，何以相知之为，吾当为先生代刻之，庶几其不负相知哉。遂捐俸授梓，今兹丁酉七月校刻竣工，适又闻甲斐门人大森舜民亦将刻《颐素堂诗钞》，今与斯书合而行之，其传播之广且速亦如前日自西而东，海之内外无所不至，岂不愉快哉，然后乃知顾君必不以余为负相知，抑又二子之赐也。因序。

天保八年丁酉八月，江户后学朝川鼎撰。

案：《颐素堂诗钞》六卷，我所有的一部是道光乙酉刻本，据前序则云刻于庚寅，岂五年后重刊耶。原本《清嘉录》似亦附诗钞后，但未能得到，日本重刊本曾于民国前数年在东京买到过，后复失去，今年五月又在北平隆福寺街得一部，有旧雨重逢之喜，今抄录其序文于此，以供参考焉。

（廿三年五月十五日记）

又案：顷于琉璃厂得原刻《清嘉录》四册，内容与翻本无异，唯题辞多二纸，有日本大洼天吉等三人诗九首。大洼诗序云："予读顾总之先生《清嘉录》，艳羡吴趋之胜，梦寐神游，不能忘于怀也。比先生书近作七首赠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征我辈题词，因和原韵，并编次录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梦中呓语，敢步后尘，聊博齿粲而已。"善庵盖即朝川鼎，题诗见寄据前序在壬辰五月，然则此题辞补刻自当更在其后矣。但日本刻本反没有这些诗，亦不知何故。

（六月十一日再记）

《五老小简》

《五老集》又名《五老小简》，不知系何人所编，我所有的一册是日本庆安三年（一六五〇）重刊本，正当清初顺治七年，

原本或者是明人编选的罢。书凡二卷，共分五部，上卷之一为苏东坡，二为孙仲益，下卷之一为卢柳南，二为方秋崖，三为赵清旷，桂未谷跋《颜氏家藏尺牍》（今刻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云，"古人尺牍不入本集，李汉编昌黎集，刘禹锡编河东集，俱无之。自欧苏黄吕，以及方秋崖卢柳南赵清旷，始有专本。"方卢赵的尺牍专本惜未得见，今此书中选有一部分，窥豹一斑，亦是可喜，虽然时有误字，读下去如飞尘入目，觉得少少不快。

前年夏天买得明陈仁锡编的《尺牍奇赏》十四卷，曾题其端云："尺牍唯苏黄二公最佳，自然大雅。孙内简便不免有小家子气，馀更自郤而下矣。从王稚登吴从先下去，便自生出秋水轩一路，正是不足怪也。"这里，在孙与王吴之间，正好把卢方赵放进去，前后联成一气。我们从东坡说起，就《五老小简》中挑出一两篇为例，如与程正辅之一谢赐餐云：

"轼启，漂泊海上，一笑之乐固不易得，况义兼亲友如公之重者乎，但治具过厚，惭悚不已。经宿尊体佳胜，承即解舟，恨不克追饯。涉履甚厚重，早还为望。不宣。"又如与毛泽民谢惠茶云：

"轼启，寄示奇茗，极精而丰，南来未始得也。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与共赏，此外但缄而去之尔。佩荷厚意，永以为好。"随手写来，并不做作，而文情俱胜，正到恰好处，此是坡公擅场。孙仲益偶能得其妙趣，但是多修饰，便是毛病。如其贺孟少傅殿京口云：

"伏闻制除出殿京口，长城隐然与大江为襟带，而刘玄德孙仲谋之遗迹犹在也。缓带之馀，持一觞以酹江月，无愧于古人

矣。”此简在《内简尺牍》及《五老集》均在卷首，便取以为例。又与前人谢惠茶云：

“伏蒙眷记，存录故交，小团斋酿，遣骑驰贶，谨已下拜，便欲牵课小诗占谢，衰老废学，须小间作撚髭之态也。”前者典太多，近于虚文，后者撚髭之态大可不作，一作便有油滑气，虽然比起后人来还没有那么俗。现在再将卢方赵三公的小简抄出为例，各取其卷首的一篇，以免有故意挑剔之弊。卢柳南《答人约观状元云：

“圣天子策天下英豪而赐之官，为首选者既拜命，拥出丽正门，黄旗塞道，青衫被体，马蹄蹀躞，望灟头而去，观者云合，吁！亦荣矣。然子欲为观人者乎，欲为人所观者乎。若欲为人所观，则移其所以观人者观书。”方秋崖回惠海错云：

“某以贫故食无鱼，以旱故羹无蔬，日煮涧泉，饭脱粟耳。海物惟错，半含苍潮，所谓眼中顿有两玉人也。”赵清旷贺人架楼云：

“某兹审华楼经始，有烨其光，门下修五凤楼手段，规模自是宏阔，将见百尺告成，笑语在天上矣。”

这几篇尺牍看去都很漂亮，实在是不大高明，其毛病是，总说一句，尺牍又变成古文了。尺牍向来不列入文章之内，虽然“书”是在内，所以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抒写，不加造作，也没有畴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但是如上文所说，自欧苏以后尺牍有专本，也可以收入文集了，于是这也成为文章，写尺牍的人虽不把他与“书”混同，却也换了方法去写，结果成了一种新式古文，这就有点不行了。桐

城派的人说做古文忌用尺牍语，却不知写尺牍也正忌做古文，因为二者正是针锋相对地不同。上边卢的一篇却是八大家手笔，或者可以说是王半山的一路罢？方赵则是六朝谢启之化骈为散者，颇适宜于枯窘及典制题，不过情趣索然，这正是副启又变做正启之故也。我们再举后来几家，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如《尺牍奇赏》中所选王百谷九日邀友人云：

"空斋无一枝菊，大为五柳先生揶揄。但咏满城风雨近重阳，便昏昏欲睡，足下幸过我一破寂寥。"又送笔云：

"惟此毛锥子，锬锋淬砺，一扫千军，知子闯钟王之门，得江淹之梦，谨令听役左右。"又吴从先借木屐云：

"雨中兀坐，跬步难移，敢借木屐为半日之用，虽非赌墅之游，敢折东山之齿。"把这些与东坡去比，真觉得相去太远了。明季这群人中到底要算袁中郎最好，有东坡居士之风，归钱也有可取，不过是别一路，取其还实在罢了。

【附记】

《茶香室四钞》卷十有《宋人小简》一则，引宋朱弁《曲洧旧闻》云：

"旧说欧阳公虽作一二十字小简亦必属稿，然明白平易，若未尝经意者，东坡大抵相类，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士大夫翕然从之，亦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刀笔集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傅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寻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之冰雪，是谓附

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一坐大笑。"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四云：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绘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褰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此盖对王百谷等人而发，所说亦颇平允。

（廿三年三月）

《花镜》

小时候见过的书有些留下很深的印象，到后来还时常记起，有时千方百计的想找到一本来放在书架上，虽然未必是真是要用的书。或者这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像罢？但是这却不能引去作为文艺宣传的例，因为我在书房里念了多年的经书一点都没有影响，而这些闲书本来就别无教训。有的还只是图画而非文字，它所给我的大约单是对于某事物的一种兴趣罢了。假如把这也算作宣传，那么也没有什么不可，天地万物无不有所表示，即有所宣传也，不过这原是题外闲文，反正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

《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事隔多年之后遇见这书总就想要买，可是印刷难得好的，去年冬天才从东京买得一部可以算是原刻初印，前后已相去四十年了。这是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著者冈元凤，原是医师，于本草之学素有研究，图画雕刻亦甚工致，似较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为胜。图说刻于乾隆辛卯（一七七一），序中自称“凡钓叟村农，樵夫猎户，下至舆台皂隶，有所闻必加试验而后图写”，然其成绩殊不能相副，图不工而说亦陈旧，多存离奇的传说，此殆因经师之不及医师欤。同样的情形则有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康熙癸巳（一七一三）刊，与江村如圭的《诗经名物辨解》，书七卷，刊于享保十五年（一七三〇），即雍正八年也，江村亦业医，所说也比《集览》更简要。《毛诗名物图说》日本文化五年（一八〇八）有翻刻本，丹波元简有序，亦医官也。

其次是《毛诗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是一册写刻甚精的白纸印本，三十多年来随处留意却总没有找着这样的一本书。现在所有的就是这些普通本子，如明毛晋的《广要》，清赵佑的《校正》，焦循的《陆疏疏》，丁晏的《校正》，以及罗振玉的《新校正》。丁罗的征引较详备，但据我外行的私见看来却最喜欢焦氏的编法，各条校证列注书名，次序悉照诗经先后，似更有条理。罗本最后出，却似未参考赵焦诸本，用那德国花字似的仿宋聚珍板所印，也觉得看了眼睛不大舒服，其实这也何妨照那《眼学偶得》或《读碑小笺》的样子刻一下子，那就要好得多了。日本渊在宽有《陆疏图解》四卷

附一卷，安永八年（一七七九）所刻，大抵根据《广要》毛氏说作为图像，每一叶四图，不及《名物图考》之精也。

末后所想说的是平常不见经传的书，即西湖花隐翁的《秘传花镜》。《花镜》六卷，有康熙戊辰（一六八八）序，陈淏子著，题叶又称陈扶摇，当系其字。其内容，卷一花历新裁，凡十二月，每月分占验事宜两项，卷二课花十八法，附花间日课，花园款设，花园自供三篇，卷三花木类考，卷四藤蔓类考，卷五花草类考，卷六禽兽鳞虫考附焉。讲起《花镜》自然令人想到湖上笠翁的《闲情偶寄》，其卷五种植部共五分七十则，文字思想均极清新，如竹柳诸篇都是很可喜的小品，其馀的读下去也总必有一二妙语散见篇中，可以解颐。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表现，少年读之可以医治作文之笨，正如竹之医俗，虽然过量的服了也要成油滑的病症。至于《花镜》，文章也并不坏，如自序就写得颇有风致，其态度意趣大约因为时地的关系罢，与李笠翁也颇相像，但是这是另外一种书，勉强的举一个比喻，可以说是《齐民要术》之流罢？本来也可说是《本草纲目》之流，不过此乃讲园圃的，所以还以农家为近。他不像经学家的考名物，专坐在书斋里翻书，征引了一大堆到底仍旧不知道原物是什么。他把这些木本藤本草本的东西一一加以考察，疏状其形色，说明其喜恶宜忌，指点培植之法，我们读了未必足为写文字的帮助，但是会得种花木，他给我们以对于自然的爱好。我从十二三岁时见到《花镜》，到现在还很喜欢他，去年买了一部原刻本，虽然是极平常的书，我却很珍重他不下于现今所宝贵的明板禁书，

因为这是我老朋友之一。我从这里认识了许多草木，都是极平常，在乡间极容易遇见，但是不登大雅之堂，在花园里便没有位置，在书史中也不被提及的。例如淡竹叶与紫花地丁，射干即胡蝶花，山蹢躅即映山红，虎耳草即天荷叶，平地木即老勿大。这里想起昔时上祖坟的事，春天采映山红，冬天拔取老勿大，前几时检阅旧日记找出来的一节纪事可以抄在这里，时光绪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十六日也：

“午至乌石墓所，拔老勿大约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即平地木，以其不长故名。高仅二三寸，叶如栗，子鲜红可爱，过冬不凋，乌石极多，他处亦有之。性喜阴，不宜肥，种之墙阴背日处则明岁极茂，或天竹下亦佳，须不见日而有雨露处为妙。”这个记载显然受着《花镜》的影响，山头拔老勿大与田间拔“草紫”（即紫云英）原是上坟的常习，因为贪得总是人情，但拿了回来草紫的花玩过固然也就丢了，嫩叶也瀹食了，老勿大仍在盆里种得好好的，明年还要多结许多子，有五六个一串的，比在山时还要茂盛，而且琐琐的记述其习性，却是不佞所独，而与不读《花镜》的族人不相同者也。《花镜》卷三记平地木，寥寥数行，却亦有致：

“平地木高不盈尺，叶似桂，深绿色，夏初开粉红细花，结实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红，子下缀可观。其托根多在颐兰之傍，虎茨之下，及岩壑幽深处。二三月分栽，乃点缀盆景必需之物也。”即以此文论，何遽不及《南方草木状》或《北户录》耶？

我初次见《花镜》是在一位族兄那里，后来承他以二百文卖给我，现在书已遗失，想起来是另一板本，与我所有者不同。

他是一斋公的曾孙，杜煦序茹敦和《越言释》云，“周君一斋读而悦之，缩为巾箱本重梓单行，俾越人易于家置一编。”惜此本不可得，现在常见者也只有啸园重翻本罢了。章实斋《文史通义》板旧亦藏于其家，后由谭复堂斡旋移至杭州官书局，修补重印行世（见《复堂日记》），而李莼客日记中谓周某拟以章板刨去改刻时文，既于事实不合，且并缺乏常识矣。常闻有锯分石碑之传说，李君殆从这里想象出来的吧？　　（廿三年三月）

《塞耳彭自然史》

《塞耳彭自然史》——这个名称一看有点生硬，仿佛是乡土志里讲博物的一部分，虽然或者写得明细，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总之未必是文艺部类的佳作罢。然而不然。我们如写出他的原名来，*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再加上著者的姓名 Gilbert White，大家就立刻明白，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一异彩，出板一百五十年来流传不绝，收入各种丛书中，老老小小，爱读不厌。这是一小册子，用的是尺牍体，所说的却是草木虫鱼，这在我觉得是很有兴味的事。英国戈斯（Edmund Gosse）所著《十八世纪文学史》第九章中有一节讲这书及其著者，文云：

“自吉耳柏特怀德（Gilbert White 1720—1793）的不朽的《塞耳彭自然史》出现后，世上遂有此一类愉快的书籍发生，

此书刊行于一七八九年，实乃其一生结集的成绩。怀德初同华顿一家在巴辛斯托克受业，后乃升入奥斯福之阿里厄耳学院，在一七四七年受圣职，一七五一年顷即被任为塞耳彭副牧师，此系罕布什尔地方一个多林木的美丽的教区，怀德即生于此地。次年他回到阿理厄耳，在学校内任监院之职，但至一七五五年回塞耳彭去，以后终身住在那里，一七五八年任为牧师。他谢绝了好几次的牧师职务，俾得留在他所爱的故乡，只受了一两回学院赠予的副牧师职，因为他可以当作闲职管领。怀德很爱过穆耳索女士，后来大家所知道的却滂夫人者即是，她却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也就不再去求别人了。他与那时活跃的两个博物家通信，一云本南德 (Thomas Pennant)，一云巴林顿 (Daines Barrington)，他的观察对于此二人盖都非常有用。一七六七年怀德起首写他的故乡的自然史，到一七七一年我们才看出他略有刊行之意，三年以后他说起或可成功的小册。但是因为种种的顾虑与小心之故，他的计划久被阻碍，直至一七八九年春天那美丽的四开本才离开印字人的手而出现于世。这书的形式是以写给友人的信集成的，还有较短的第二分，用另外的题页，也同样的方法来讲塞耳彭的古物。其第一分却最为世人所欢迎，在有百十册讲英国各地自然史的书出现之后，怀德的书仍旧保存着他那不变的姿媚与最初的新鲜。这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在每一页上总有些独得的观察使我们注意：

鹭鸶身子很轻，却有那大翅膀，似乎有点不方便，但那大而空的翼实在却是必要，在带着重荷的时候，如大鱼

及其他。鸽子，特别是那一种叫作拍翼的，常把两翼在背上相击，拍拍有声，又一种叫作斤斗的，在空中翻转。有些鸟类在交尾期有特别的动作，如斑鸠在别的时候虽然飞得强而快，在春天却摊着翼象是游戏似的。雄的翠鸟生育期间忘记了他从前飞法，象鹞子那样在空中老扇着翅膀。金雀特别显出困倦飞不动的神气，看了象是受伤的或是垂死的鸟。鱼狗直飞好象一支箭，怪鸱黄昏中在树顶闪过，正如一颗流星，白头翁象是游泳着，画眉则乱七八糟的飞。燕子在地面水面上掠着飞，又很快的拐湾打圈，显他的本领，雨燕团团的急转，岩燕常常的左右动摇，有如一只胡蝶。许多小鸟都一抖一抖的飞，一上一下的向前进。(案此系与巴林顿第四十二书中的一部分。)

怀德无意于作文，而其文章精密生动，美妙如画，世间殆少有小说家，能够保持读者的兴味如此成功也。”

戈斯著书在一八八八年，关于怀德生平的事实不无小误，如任牧师一事今已知非真，不过在本乡有时代理副牧师之职则是实在耳。戈斯的批评眼乃了无问题，至今论者仍不能出其范围，一九二八年琼孙(Walter Johnson)新著评传云“吉耳柏特怀德，先驱，诗人与文章家”，大旨亦复如是，唯其中间论动植各章自更有所发明。赫特孙(W.H.Hudson，旧曾译作合信)在文集《鸟与人》(Birds and Man)中有一篇《塞耳彭》，记一八九六年访此教区事，末尾说明《自然史》的特色云：

“文体优美而清明。但一本书并不能生存，单因为写得好。这里塞满着事实。但事实都被试过筛过了，所有值得保留的已

全被收进到若干种自然史的标准著作里去了。我想很谦卑地提议，在这里毫无一点神秘，著者的个性乃是这些尺牍的主要的妙处，因为他虽是很谦逊极静默，他的精神却在每页上都照耀着。那世间所以不肯让这小书死灭的缘故，不单是因为他小，写得好，充满着有趣味的事情，主要的还是因为此乃一种很有意思的人生文献（Human document）也。”同文中又有两节可以引用在这里：

“假如怀德不曾存在，或者不曾与本南德及巴林顿通信，塞耳彭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很愉快的村子，位置在多变化而美丽的景色中间，我要长久记忆着他，算作我在英国南部漫游中所遇到的最佳妙的地方之一。但是我现在却不绝的想念着怀德。那村子本身，四周景色的种种相，种种事物有生或无生的，种种音声，在我的心里都与那想念相联结，我想那默默无闻的乡村副牧师，他是毫无野心的，是一个沉静安详的人，没有恶意，不，一点都没有，如他的一个教区民所说。在那里，在塞耳彭，把那古派的老人喀耳沛伯（Nicholas Culpepper）的一句诗略改变其意义，正是——

他的影像是捺印在各株草上。

带了一种新的深切的兴趣我看那些雨燕在空中飞翔，听他们尖利的叫声。这统是一样，在那一切的鸟，就是那些最普通的，那知更鸟，山雀、岩燕，以及麻雀。傍晚时候我很久的站着不动，用心看着一小群的金雀，停在榛树篱上将要栖宿了。因为我在那里，他们时时惊动，飞到顶高的小枝上去，他们在上边映着浅琥珀色的天空看去几乎变成黑色了，发出他们拉长的金

丝雀似的惊惶的叫声。这还是一种美妙柔和的音调，现今却加多了一点东西在里边，——从远的过去里来的东西——对于一个人的想念，他的记忆是与活的形状和音声交织在一起的。

"这个感情的力量与执着有了一种奇异的效果。这使我渐渐觉得，在一百多年前早已不在了的那人，他的尺牍集曾为几代的博物家的爱读书，虽然已经死了去了，却是仿佛有点神秘地还是活着。我花费了许多工夫，在墓地的细长的草里摸索，想搜出一种纪念物来，这个后来找到了，乃是一块不很大的墓石。我须得跪了下去，把那一半遮着墓石的细草分开，好象我们看小孩的脸的时候拂开他额上的乱发。在石上刻着姓名的头字，下面一行云一七九三，是他死去的年分。"

赫特孙自己也是个文人兼博物学家，所以对于怀德的了解要比别人较深，他大约象及弗利思（Richard Jefferies），略有点神秘的倾向，这篇塞耳彭游记写得多倾于瞑想的，在这一点上与怀德的文章却很是不相同了。

《塞耳彭自然史》的印本很多，好的要值一几尼以至三镑，我都没有能买到，现在所有的只是司各得丛书、万人丛书、奥斯福的世界名著各本，大抵只有本文或加上一篇简单的引言而已。近来新得亚伦（Grant Allen）编订本，小注颇多，又有纽氏插图百八十幅，为太本中最可喜的一册。亚伦亦是生物学者，又曾居塞耳彭村，熟知其地之自然者也。伍特华德（Marcus Woodward）编少年少女用本，本文稍改简略，而说明极多，甚便幼学，中国惜无此种书。李慈铭《灯下读〈尔雅〉偶题》三绝句之一云：

"理学须从识字成，学僮遗法在西京。何当南戒栽花暇，细校虫鱼过一生。"末二句的意境尚佳，可是目的在于说经便是大误，至于讲风雅还在其次，若对于这事物有兴趣，能客观的去观察者，已绝无仅有了。郝兰皋或可以算是一个，在他与孙渊如的信里说："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故尝自谓《尔雅》下卷之疏几欲追踪元恪"，确非过言，只可惜他的《记海错》与《蜂衙》《燕子》诸篇仍不免文胜，持与怀德相比终觉有间耳。

《自然史》二卷，计与本南德书四十四，与巴林顿书六十六，共一百十通，后来编者或依年月次第合为一卷，似反凌乱不便于读，不及二卷本善也。卷首有书数通，叙村中地理等，似皆后来补作，当初通信时本无成书计画，随意纪述，后始加以整理，但增补的信文词终缺自然之趣，与其他稍不同。书中所说虽以生物为主，却亦涉及他事，如地质气候风俗，其写村中制造苇烛及迫希流人诸篇均有名。生物中又以鸟类为主，兽及虫鱼草木次之，这些事情读了都有趣味，但我个人所喜的还是在昆虫，而其中尤以讲田蟋蟀即油胡卢，家蟋蟀，土拨鼠蟋蟀即蝼蛄的三篇为佳，即下卷第四六至四八也。琼孙在所著《怀德评传》第七章中说：

"在《自然史》中我们看见三篇美妙的小论文，虽然原来只是三章书，这是讲蟋蟀的三种的，即油胡卢，蛐蛐，蝼蛄是也。要单独的引用几段，这有如拿一块砖头来当作房屋的样本。一句巧妙的话却须得抄引一下。炉边的蟋蟀说是主妇的风雨表，会预告下雨的时候（巴林顿四七）。怀德的方法，用了去检视钻

洞的虫而不毁坏他的住屋，这就是现代昆虫学家所用方法的前驱。一根软的草茎轻轻地通到洞里去，便能顺着弯曲一直到底，把里边住着的赶出来，这样那仁慈的研究者可以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而不伤害那目的物(同四六)。

"蝼蛄的故事对于有些博物学家特别有用，他们象鄙人一样都不曾见过一个活的标本。罕布什尔还是顶运气的地方，离开那里人就少有遇见这虫子的希望。但是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就是在罕布什尔现在蝼蛄也很少了，派克拉夫德在一九二六年曾经说过他想得这标本是多么困难。可是怀德却列举了三个土名，说是行于国内各地的，曰泥塘蟋蟀，啾啾虫，晚啾。这些俗名大抵似与他的飞声有关，既然各处有此名称，那么似乎证明从前蝼蛄分布颇广了。"

这样说来，我的计划很受了影响，原来我想介绍那蟋蟀三章的，但是现在全译既不可能，节译又只是搬出一块砖头来代表房子，只好罢休。那么还是另外找罢。关于苍蝇臧蝇等的小文也都有意思，可是末了我还是选中了这篇《蜗牛与蛞蝓》，别无什么理由，不过因为较短罢了。这本是怀德日记的一部分，一八〇二年马克微克Wmarkwick编选为一卷，名曰《关于自然各部之观察》，内分鸟兽虫豸植物气象五部，附在《自然史》后面，以后各本多仍之，或称之曰《杂观察》。其文云：

"无壳的蜗牛叫做蛞蝓的在冬季气候稍温和的日子便出来活动，对于园中植物大加损伤，青麦亦大受害，这平常总说是蚯蚓所做的。其有壳的蜗牛，即所谓带屋的(Phereoikos)，则非到四月十日左右不出来，他不但一到秋天便老早的隐藏到

没有寒气的地方去，还用了唾沫做成一层厚盖挡住他的壳口，所以他是很安全的封了起来，可以抵当一切酷烈的天气了。蜗蜷比起蜗牛来很能忍耐寒冷，这原因盖由于蜗蜷身上有那粘涎，正如鲸鱼之有脂肪包着。

“蜗牛大约在中夏交尾，以后把头和身子都钻到地下去产卵。所以除灭的方法是在生殖以前把他弄死愈多愈好。

“大而灰色的无壳的地窖蜗牛与那在外边的蜗牛同时候隐藏起来，因此可以知道，温度的减少并不是使他们蛰居的唯一原因。”

（廿三年四月）

【附记】

关于怀德与其《自然史》，李广田君有一文，登在三月十七日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周刊》第五十号上，可以参照。

“带屋的”是希腊人称蜗牛的名字，又亦以称乌龟，怀德讲龟的那篇文中曾说及。

《颜氏家训》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这所说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原来只是史或子书，例如《世说新语》、《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颜氏家训》。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

都很可佩服。通行本二卷，我所有的有明颜嗣慎、吴惟明、郝之璧、程荣、黄嘉惠各刊本，清朱轼刊本，《四部丛刊》景印明冷宗元刊本，别有七卷本系从宋沈氏本出，今有知不足斋刊本，抱经堂注本，近年渭南严氏重刻本及石印本。注本最便读者，今有石印本尤易得。严氏将卢本补遗重校等散入各条注中，其意甚善，惜有误脱，不能比石印本更好也。

据《四库书目提要》说，《颜氏家训》在唐志宋志里都列在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这种升降在现在看来本无关系，而且实在这也不该列入儒家，因为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得多，或者这就是所谓杂也未可知，但总之是不窄，就是人情味之所在，我觉得兼好法师之可喜者也就在此。卢召弓序云："呜呼，无用之言，不急之辩，君子所弗贵。若夫六经尚矣，而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人有意于训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叠床架屋为哉。"对于《颜氏家训》的批评此言可谓最简要得中。《提要》云"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经训与否暂且不管，所谓世故人情也还说得对，因为这书的好处大半就在那里，直斋称为古今家训之祖，但试问有那个孙子及得他来，如明霍渭崖的《家训》简直是胡说一起，两相比较可知其优劣悬殊矣。六朝大家知道是乱世，颜君由梁入北齐，再入北周，其所作《观我生赋》云，"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注谓已三为亡国之人，但是不二三年而又入隋，此盖已在作赋之后欤。

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不过颜君是古时人，说的没有那么直截，还要蕴藉一点，也就消极得多了，这却是很大的不同。《教子篇》中末一则云：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此事传诵已久，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处或反比韩柳为胜。其次二则均在《风操篇》中，一云：

"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飏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卢注云，"以不雨泣为密云，止可施于小说，若行文则不可用之，适成鄙俗耳。"我想这亦未必尽然，据注引《语林》中谢公事，大约在六朝这是一句通行俗语，所以用入，虽稍觉古怪，似还不至鄙俗，盖全篇的空气均素雅也。又一云：

"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

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这两则都可以见颜君的识见，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文中“章断注连”，卢本无注，查日本顺源在承平年中（九三一至七年）所编《倭名类聚抄》，调度部十四祭祀具七十下云注连，引云注连章断，注云师说注连之梨久倍奈波，章断之度太智。案之梨久倍奈波日本古书写作端出之绳，《和汉三才图会》（原汉文）十九云，“神前及门户引张之，以辟不洁，其绳用稻藁，每八寸许而出本端，数七五三茎，左绹之，故名。”之度太智者意云断后，此语少见，今大抵训为注连同谊。此种草绳古时或以圈围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仪式上尚保存其意义，悬于神社以防亵渎，新年施诸人家入口，则以辟邪鬼也。《家训》意谓送鬼出门，悬绳于外，阻其复返，大旨已可明白，至于章断注连字义如何解释，则尚未能确说耳。又《文章篇》中云：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独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意耳。”此是很古的诗话之一，可谓要言不烦，抑又何其“有情致”耶，后来作者卷册益多，言辞愈富，而妙悟更不易得，岂真今不如古，亦因人情物理难能会解，故不免常有所蔽也。

颜之推是信奉佛教的，其《养生》、《归心》两篇即说此理，《四库书目提要》把这原因归之于当时风习，虽然原来意思亦是

轻佛重儒，不过也还说得漂亮。朱轼重刊《家训》，加以评点，序文乃云：

"始吾读颜侍郎家训，窃意侍郎复圣裔，于非礼勿视听言动之义庶有合，可为后世训矣，岂惟颜氏宝之已哉。及览《养生》《归心》等篇，又怪二氏树吾道敌，方攻之不暇，而附会之，侍郎实忝厥祖，欲以垂训可乎。"他自己所以"逐一评校，以涤瑕著微"，其志甚佳，可是实行不大容易，如原文云，"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便批云，"忽出悖语，可惜可惜，不知好在何处"，由我看去，岂非以百步笑五十步乎？且即就上述序文而言，文字意思都如此火气过重，拿去与《家训》中任何篇比较，优劣可知，只凭二氏树吾道敌这种意见，以笔削自任，正是人苦不自知也。我平常不喜欢以名教圣道压人的言论，如李慈铭的《越中先贤祠目》中序例八云："王仲任为越士首出，《论衡》一书，千古谈助，而其立名有违名教，故不与"，这就是一例，不妨以俞理初所谓可憎一词加之。《国风》三卷十二期载有《醉馀随笔》一卷，系洪允祥先生遗著，其中一则云：

"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这却说得很有趣，李杜的比较我很赞同，虽然我个人不大喜欢豪放的诗文，对于太白少有亲近之感，柳较精博或者未必，但胜韩总是不错的，因为他不讲那些圣道，不卫道故不辟佛耳。洪先生是学佛的，故如此立言，虽有小偏，正如颜君一样亦是人情所难免，与右倾的道学家之咆哮故自不同。《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

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或高旷过之。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得出了。篇中有云：

"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尽忠信，不辱其亲，所望于汝也。"朱笔于旁边大打其杠子，又批云，"语及内典，便入邪慝。"此处我们也用不着再批，只须把两者对比了看自然便知。我买这朱批本差不多全为了那批语，因为这可以代表道学派的看法，至于要读家训还是以抱经堂本为最便利，石印亦佳，只可惜有些小字也描过以致有误耳。（廿三年四月）

《甲行日注》

《甲行日注》八卷，署名木拂纂，原刻在《荆驼逸史》内，民国二年刘承幹重刊，即《叶天寥年谱》下半部。天寥为明末江南名士，夫妇子女皆能文，三女小鸾早死最有名，全家著作合为《午梦堂集》十种，叶德辉有重刊本，又辑刻关于小鸾的文献为《疏香阁遗录》四卷，颇便读者。天寥自著《年谱》二卷，明亡以后隐于佛门，别为日记即《甲行日注》，起乙酉（一六四五）八月，迄戊子九月，凡三年馀。《午梦堂集》和《年谱》我都读过一

遍，但最喜欢的还是这部日记，因为到了甲申他已是五十六岁，从前经过了好些恩爱的苦难，现在却又遇着真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他受了这番锻炼，除去不少的杂质与火气，所表现出来的情意自然更为纯粹了，虽然情形稍有不同，我觉得黄山谷的《宜州家乘》在这里似乎可以相比。《甲行日注》里所记的是明遗民的生活，所以第一显著的当然是黍离麦秀的感慨，而这里又特别加上种族问题，更觉得痛切了。如日注卷一记乙酉九月事云：

"十七日乙丑，晴暖。宁初又来，云田园尚犹如故，室庐亦幸偷存，故乡风景则半似辽阳以东矣，但村人未吹芦管耳。"又卷六丁亥十二月云：

"初九日乙亥，晴。晚间枯林戛响，斜月皎幽，东窗对影，一樽黯绝。颜子之乐自在箪瓢，予不堪忧者，家国殄瘁，岂能忘心。李陵所云，胡笳互动，边声四起，独坐听之，不觉泪下。"又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三十日戊申，一盏黄昏，含愁卒岁，国破家亡，衣冠扫地，故国极目，楸陇无依。行年五十馀七，同刘彦和慧地之称，萧然僧舍，长明灯作守岁烛，亦可叹也。"民国癸丑五月刻本刘氏跋中乃云：

"闻落叶而悲吟，听胡笳而不寐，拊心暗泣，举目皆非，地何愁而不埋，天胡为而此醉。回忆故园松竹，老屋琴书，未卜何日，重臻清境。人生罹亡国之惨者，类如是也。"为天寥道人咏叹身世，本自不妨，但若"我田引水"，以同调自居，则大可笑，盖清朝"遗老"与明遗民其境况品格迥乎不同，决不可同

日而语也。

日记中纪录当时乱离情状亦多可取。苏州不战而降，没有多大杀戮，但即其零星纷扰也含有重大意义，盖在这里可以看出民族的老病来。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初二日庚辰，晴。过临平，零雨濛飞，寒峰隐翠。遇虏运柴，舟人不解事，近之，我舟遂为所夺。非真虏也，即罗木营兵耳，放肆无忌。"又卷二丙戌二月云：

"二十七日甲辰，细雨大风。时义兵飙起，皆闾左陇上耕佣，聚千人至我族索饷，不得则一炬焚之。……各予钱米乃止。时队伍未整，虏下索则又鸟鼠散，而平民罹之。"又四月云：

"十六日壬辰，晴。义师去，忽安庄虏来，突入将书厨悉毁，简帙抛零满地，《午梦堂集》板碎以供爨，愤余家贫而无物以逞恨也。人有识者，云半是山左诸公家丁所降，我德施而怨报矣。"《续年谱》记乙酉闰六月事云：

"廿七日，山左宋玉仲玉叔王敬哉谢德修左萝石夫人挈家避难来投，家丁骁勇善弓马。……余为桑梓保障计，分宅居之，族中亦相率授屋，各为居停。"前后相去，盖才十月也。陈老莲出家号悔迟，丙戌年有《避难诗》一卷，现刻入《宝纶堂集》中，其《作饭行》序云：

"山中日波波三顿，戮图画之指腕为痛焉，儿子犹悲思一顿饭，悲声时出户庭，予闻之凄然，若为不闻也者。商粡思闻之，以米见饷，此毋望之福也，犹不与儿子共享毋望之福哉，乃作一顿饭，儿子便欢喜踊跃，歌声亦时出户庭。今小民苦官兵淫杀有日矣，犹不感半古之事功否。感赋。"诗末节云：

“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避敌甚畏虎，篦民若养貍。时日曷丧语，声闻于天知，民情即天意，兵来皆安之。”差不多是同时候的事，可见江浙情形大略相似也。日记中尚有记当时士夫献媚事者，卷二丙戌十一月云：

“二十八日庚午，晴。侄孙学山来言吾邑宴虏令之盛，笾豆肴核费至三十馀金，倍席资从，伶人乐伎，华灯旨酒，俱不在内也。不知虞悰食疏中所载何物，耗金钱乃尔，国破民瘼之日，为此滥觞，贡媚腥肭。”又八月中记一事，则寄孤愤于谐趣也：

“初二日乙亥，晴。佺往市墟。夜有穿窬，予曰，日来大盗聚党，白昼探丸，此犹昏夜胠发，何其行古之道欤？恨不如王彦方遗以布耳。”

日记叙述隐居生活颇为详尽，今抄录数节，可以见其困穷与闲适之趣。卷一乙酉十二月云：

“初七日乙酉，晴。夜金五云持酒一坛大蟹六只至。六人各食一蟹，馀已无他，亦自不俗也。”卷三丙戌十月云：

“初六日戊寅，晴大风。……抵暮侍儿以烧栗十枚烘豆一掇遗予下酒，寘几上去，而樵妪瓶油已罄，无可举灯，点火于枯竹片授予，予左手执竹片，右将倾壶。火忽灭，犹幸馀光未及暗尽，倚短窗下嚼四栗饮三瓯，暗中扪床而寝。”卷五丁亥三月云：

“二十八日己巳，午晴。张婿迓求来，家止一臃肿仆，出外借米，厨无庋架，不能尽主人情，怅然送别。”小鸾字张氏，未嫁而卒，迓求仍执子婿礼甚恭，日记中曾称道之。又卷二丙戌

二月云：

“初十日丁巳，晴。初闻黄鹂声，犹忆离家日听雁声也。物换星移，动人感深矣。”卷三同年十月云：

“二十八日庚子，阴风冷。茫茫烟景，催流短景。”文词华丽，意思亦不外流连景光，但出在遗民口中，我们也就觉得他别有一种感慨，不能与寻常等视。如卷六丁亥七月云：

“十七日丙辰，晴风。夜中偶起，似可三更时分也。状流薄岸，颓萝压波，白月挂天，苹风隐树。四顾无声，遥村吠犬，鱼棹泼剌，萤火乱飞，极夜景之幽趣矣。”清言俪语，陆续而出，良由文人积习，无可如何，正如张宗子所说，虽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廿三年五月）

《男化女》

四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报》载伦敦通信云：

英伦法艾福地方煤矿经理乔治胡琪森有二女一子，其一女名玛格蕾特者现年方十五，肄业某校，近忽患病，经医生治疗，一月之后竟变为男子。近年来欧洲男女突变之事，可谓无独有偶。最著名者为丹麦之艺术家韦格纳（Einar Wegener），渠年二十岁时乃一健全之伟丈夫，数年之后彼自觉渐类女性，四十岁后经过若干次手术，居然变为女子，丹麦之王宣布其结婚无效，新颁一女子执照与彼，此名艺术家现已改名为莉莉艾

尔伯(Lili Elbe)矣。”

这些事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大抵与彗星出现等同收入《五行志》里，当作某事的一种征兆。《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在人傀项下谈到这类现象曰：

“男生而覆，女生而仰，溺水亦然，阴阳秉赋，一定不移，常理也，而有男化女女化男者何也？岂乖气致妖，而变乱反常耶。京房易占云，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行也。《春秋潜潭巴》云，男化女，贤人去位，女化男，贱人为王。此虽以人事言，而其脏腑经络变易之微，不可测也。”李时珍到底是医师，虽然引了些道士派的怪话，却仍归结到生理方面，觉得其变易不可测，便因为相信秉赋是一定不移的。蔼理斯在《性的心理》第二卷“性的颠倒”中引希普（W·Heape）的话云：“世间并无纯粹雄的或雌的生物，一切都具一个主要的和退缩的性，其两性同样具备的二形（Hermaphrodite）在外。”依此可知两性区分原非绝对，其退缩的性有时复长，则性的现象亦遂转变，在现代知识看去虽亦是希有却并非妖异也。

关于莉莉艾尔伯的事，我恰巧有她一本传，所以知道得一点。这书名为《男化女》(*Man into Woman*)，一九三三年出版，系据德文本译成英文，有英国著名妇人科医学家海耳(Norman Haire)的序。原著者诃耶尔（Niels Hoyer），似系丹麦人，为莉莉之友，根据他自己所知，莉莉所说，以及她的日记尺牍等，编述而成，凡二十三章，插图二十五幅，末幅为莉莉的墓碑，上书德文云：莉莉艾尔伯，生于丹麦，卒于特勒思登。案末章云莉莉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以心脏衰弱卒，然

则伦敦通信所云现已改名一节稍有误，盖此当在一九三一年而非现今也。

《男化女》系用通俗传记的体裁所写，差不多是一篇小说似的故事，海耳的序文却说的很简洁得要领，今抄述其一部分于左，即序文前半也：

“在不熟悉性的病理学里惨淡的小路僻巷的读者看去，这书里所说的故事一定觉得是奇怪得不可信，虽然似乎是不可信，这却是真实的。或者，该这样说，这些事实是真的，虽然我想在事实的解说上还有馀地可以容得不同的意见。

“关于这几件事似乎已无可疑。即有一有名的丹麦画师，在这书中称之曰安特来亚斯巴勒（Andreas Sparre，实即韦格纳），生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他在二十岁时结婚，心理与生理上均无异状，能尽其为夫的职务。数年后完全偶然的机会使他扮做一个女人，这变装非常成功，他随后有好几次都着了女装，知道这事的人无不惊异，看他的样子简直是个女性。有一个朋友开玩笑，送他一个女人名字曰莉莉，在他装作女人的时候。以后他渐渐的觉得起了一种转变。他觉得莉莉是一个真实的个性，她同那男性的他——安特来亚共有这个身体。那第二个人格莉莉却逐渐的强盛起来，安特来亚遂相信他是一种孪生，在一个身体里有一半男与一半女的。他每月从鼻孔或是别处出血，他认为月经的变相，去找了许多医生，但是他们都不能帮助他。

“他开始研究关于性的病理学的书籍，随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虽然他的外生殖器官是男性的，也别无异状，但在身

体里边还多备有女性的内生殖器官。他去请教的医生有的以为他是神经变质的，有的以为他是同性爱的，但是他自己都不承认这两种诊断。一个医生用爱克思光诊治，后来在腹内发现有女性器官而已萎缩，安特来亚以为这即由于爱克思光的破坏力所致。

“女性的莉莉渐益占了优势，安特来亚觉得如没有一个方法使他的男性让位给莉莉，他将不能生存下去了。这时候他已是四十以上了，因为一直找不到医生帮助他使他实现化为女子的欲望，他便计画只有自杀，假如在第二年内没有什么办法。

“在形势似乎极恶的时候，他遇见从特勒思登来的一个有名的德国医生，他说安特来亚大约是一种中间性的人，因了自然的游戏，一身具备了男女性的分子。他说在安特来亚的腹中盖有发达未全的卵巢，但是因为也有了睾丸，卵巢受了这抑制的力以致不能适当发育。他劝安特来亚往柏林去，受某种检查。假如检查后证明他的推测不错，他答应给安特来亚除去男根，再从年青女子移植卵巢过去，据斯泰那赫派的实验，这样可以使得安特来亚腹中退缩的卵巢再能活动起来。

“安特来亚往柏林去了，检查的结果证实了德国医生的理论，他于是开始受种种的手术，最初是阉割，他的睾丸先除去了。数月之后他到特勒思登，他的男根割去，肚子剖开，发达未全的卵巢之存在也已证明，同时从一个二十六岁的健全年青的女子移植了卵巢组织。不久他又受一种手术，其内容未详。虽然这总与装入一种套管（Canula）的事有点相关。

“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女人了。丹麦官厅给发一

张新的女人的执照，署姓名曰莉莉艾尔伯，（案艾尔伯系河名，取以为姓，盖记念特来思登地方也，）丹麦王为宣告他的结婚无效。得了他的同意，不，因了他的提示，他的前妻嫁了在罗马的他们从前的一个朋友。

“一个法国画家，安特来亚夫妇多年的朋友，现在爱上了莉莉，对她提出结婚的请求。在允许结婚以前，莉莉再旅行至特勒思登去找那德国医生，告诉他现在有这结婚的谈判，问他能否再行一种手术，使她完全能尽女人的职务，能够结婚生产。为这个目的的手术是举行了，但是不久莉莉为了心脏病就在特勒思登死去了。

“以上所说的事都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似乎别无问题。此事当初守着秘密，但因为一个友人的疏忽这秘密泄漏了出去，德国和丹麦的报纸上报告这桩案件，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九三一年，即莉莉去世的前几时也。”海耳又说他曾遇见大略相似的事件，但他的意见似乎不大赞成这种彻底的解决法，在序文末后说道：

“我不禁这样想，在我们关于性的生理未能更多所知道以前，举行如本案所述的这些手术未免不智，即使是由于病人自己的请求。我想这或者还是以心理治疗为较好罢。安特来亚或可以治愈，或至少可以使他安于生活。用了适当的心理治疗，人格的二重化当可以解除，他也就可以去过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不至于去受那些痛苦危险的手术，而以一死了之也。”

海耳所说确是稳健持重的意见，但韦格纳的冒险却也是可尊重的一种尝试。古代希腊有先知台勒西亚斯（Teiresias），一

生中曾由男化女，再化为男，积有难得的经验，天神宙斯与天后赫拉争论恋爱问题不能定，取决于他，见阿坡罗陀洛斯编《神话集》第三卷。韦格纳可以说是现代的台勒西亚斯，只是试验没有能够完成，未免深可惜耳。　　（廿三年五月）

《和尚与小僧》

《和尚与小僧》(oshō to kozō)，在中国应称为方丈与沙弥或是师父与徒弟，这里是一部书的名字，所以保留原称，没有改动。原书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出板，中田千亩所著，题云《杜人杂笔》第一篇，其二为《傻媳妇呆女婿》，三为《和尚与檀那》，似未刊行，书均未见。中田于一九二六年著有《日本童话之新研究》，当时曾得一读，此书则未知道。近时看柳田国男著《退读书历》，其中批评集的第二篇系讲“和尚与小僧”者，始托旧书店找得一册。柳田原文云：

“古时候在一个山寺里住着一位和尚与小僧。

“用这样的文句起头的民间故事，自古及今共集录有百十来篇，据说这还不过是日本国内调查所及的一丁点儿罢了。

“我一读此书，且惊且叹，计有七点。现在且就此栏（案此文原登在《报知新闻》上）行数所许，稍述我的印象。

“第一，亏得著者着眼注意这种珍奇题目以来能够一声不响地勤劳地继续搜索。若是我呢，大约早已嚷起来了，早已变

成青而干瘪了也未可知。然而象这本书却正是成熟了落下的一颗果子。

“第二，在书店总不会有祈愿损失的，虽说是笃志，使其致于把此书问世的却显然是时代之力。连那和尚与小僧都出书了，吾徒亦可以安心矣。此乃愉快的这回新发见之一也。

“第三，我们生涯中最是个人的部分，即是为祖母所抱而睡于一隅的时代的梦幻，乃是如此的与万民共同的一重大事件，此真非互相讲谈不能了知者也。假如没有中田君，那么我们的童年所仅得而保存的那宝贵的昔时，将为了无谓的怕羞的缘故而永久埋没了亦未可知。时世诚是一个山寺里的和尚也，将因了那明敏的小僧而看破——启发的事情在此后亦自必很多耳。

“第四，我们所特别有所感动者，这民族所有的千古一贯的或可称为笑之继承是也。例如三百年前安乐寺的策传大德（案即古笑话书《醒睡笑》的著者）当作某和尚的弱点某小僧的机智记下的故事，把他译作现代语讲给人听，那么昭和时代的少年也将大笑。而其故事的型式，则原只经历小小的变更，直从悠远的大过去继续而来，使天真烂漫元气旺盛的少年们悦耳怡情以至于今也。

“故事的根本乃是的确的老话，决不是中古的文艺的出产，这只须考察以何物为滑稽之牺牲即可明白了。在人有衰老，亦有世世的代谢。虽获得优越地位的大和尚也会遇见携金枝而来挑战者，不得不去迎敌。师弟长幼的伦理法则当然很为他援助，可是在单纯的客观者的眼里这也同飞花落叶的自然的推移一

般，只是很愉快喜欢地看着罢。如《断舌雀开花翁》的童话里愚者简单地灭亡，《两个笨汉的故事》里智者无条件地得胜那样，其时还没有可怜这句话，从那个时代起小僧便在那里且与和尚战斗，且为大家所哄笑，为我们的儿童所围绕着，在等待中田千亩氏写这本书的时代之到来了。”

柳田氏是现代有名的民俗学者，我把这篇文章全抄译在这里，比我自己来说要好得多，这实在是想来讨好，并不是取巧。不过原来文字精炼，译出来便有点古怪难懂，其中意义我相信却颇丰富，很有足供思索的地方。《和尚与小僧》原分两篇。其一为资料篇，就全国搜集所得百数十篇故事中选出若干，分门别类，为四十二项，各举一二为例。其二为考证篇，内分三章，一佛寺与社会之关系，二和尚与小僧故事考，三结论。此类故事大抵与普通民间传说及童话相似，且其型式亦无大变化，因为其事件不外智愚的比赛，其体裁又多是笑话，只是人物限于师徒，背景亦以僧坊生活为主耳。中国笑话中虽也多以和尚为材料，但这只是让他一个人在社会上出乖露丑，并没有徒弟做陪衬，更不必说有这许多故事可以成一部书，其原因大约是和尚在中国早已堕落成为游民之一，笑话作家取他作材料，第一因为光头异服，其次破戒犯法，兼有秃子与奸夫之德，大有事半功倍之概，至于与其僧伽制度殆无甚关系也。日本国民思想虽然根本的是神道即萨满教，佛教的影响却亦极大，中古以来寺院差不多与基督教会相像，兼办户籍与学校事务，其地位自较庄严，与民间的关系亦自密切，一直维系到了现在。在笑话里，微贱病弱者固然活该倒运，然而在高位者亦复不能幸免，正如

“狂言”中出来的侯爷无不昏愦，武士悉是庸懦，于是大方丈也难免是稗沙门，时常露出马脚来，为沙弥所揭破，或者还受制于白衣，这些故事便是《和尚与檀那》集里的材料了。《和尚与小僧》中有一条与汉字有关，今抄录于下：

“和尚吩咐小僧，把酒叫做水边酉，又吩咐他特别在有人来的时候要把汉字分拆了当做暗号讲话。有一天寺里来了两三个客人，小僧便来说道，水边有岛(酉岛日本同读)，山上加山如何？假作参禅的样子。和尚答曰，心昔而止。一个客人懂得了他们的意思，便说道，文有口，墙无土。师徒听了搔首不知所对。”这在《醒睡笑》中也有一条，不过和尚系说“一撇一捺夕复夕”，客则曰“玄田牛一”也。　　(廿三年五月)

《文饭小品》

民国初年我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然而此事亦大难，书既难得，力亦有所未逮，结果是搜到的寥寥无几，更不必说什么名著善本了。有一天，在大路口的一家熟识的书摊里，用了两三角钱买到一本残书，这却很令我喜欢。书名《谑庵文饭小品》，山阴王思任著，这只是卷三一册，共九十四叶，有游记二十二篇。王思任是明末的名人，有气节有文章，而他的文章又据说是游记最好，所以这一册虽是残佚，却也可以算是精华。

其中有《游西山诸名胜记》，《游满井记》，《游杭州诸胜记》，《先后游吾越诸胜记》，都是我所爱读的文章。如《游杭州诸胜记》第四则云：

“西湖之妙，山光水影，明媚相涵，图画天开，镜花自照，四时皆宜也。然涌金门苦于官皂，钱塘门苦僧，苦客，清波门苦鬼。胜在岳坟，最胜在孤山与断桥。吾极不乐豪家徽贾，重楼架舫，优喧粉笑，势利传杯，留门趋入。所喜者野航两棹，坐恰两三，随处夷犹，侣同鸥鹭，或柳堤鱼酒，或僧屋饭蔬，可信可宿，不过一二金而轻移曲探，可尽两湖之致。”又《游慧锡两山记》云：

“越人自北归，望见锡山，如见眷属。其飞青天半，久暍而得浆也，然地下之浆又慧泉首妙。居人皆蒋姓，市泉酒独佳，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买泥人，买纸鸡，买木虎，买兰陵面具，买小刀戟，以贻儿辈。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沈丘壑曰，若使文君当垆，置相如何地也。”谯庵孙田锡于卷头注曰，“口齿清历，似有一酒胡在内，呼之或出耳。”《游西山诸名胜记》中述裂帛湖边一小景云：

“有角巾遥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则哄唤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见似人而喜也。至则共执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贼者。必大叫曰，无梏我，有有有。耳语其僮，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岁戊子乡荐，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顷，在瓮山，构居积谷，若眉坞，可拢。不二时，酒至，酒且薏，肉有金蹄，有脍，有

小鱼鳞鳞，有馒饦，有南笋旧芥撇兰头，豉酱称是。就堤作灶，折枯作火，挥拳歌舞，瓶之罄矣。必大张其说曰，吾有内酝万瓶，可淹杀公等许许，三狂二秃何足难。邀往便往，刑一鸡，摘蔬求豕。庄妇村中俏也，亟治庖。又有棋局，一宵千古。"又《雁荡记》起首云：

"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以上几节文章颇可以代表谑庵的作风，其好处在于表现之鲜新与设想之奇辟，但有时亦有古怪难解之弊。他与徐渭倪元璐，谭元春刘侗，均不是一派，虽然也总是同一路，却很不相同，他所独有的特点大约可以说是谑詈。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的赞叹，不过这是降龙伏虎的手段，我们也万万弄不来。古人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谑庵的文集上也该当题上这两句话去。

王季重的九种十一种后来在图书馆里也看到过，但是我总不能忘记《文饭小品》。今年春天在北平总算找到一部，据说是从山东来的，凡五卷，谑庵子鼎起跋称戊戌，盖刻于顺治十五年也。卷一为致词、尺牍、启、表、判、募、疏、赞、铭、引、题词、跋、纪事、说、骚、赋。卷二为诗，内分乐府、风雅什、诗、诗馀、歌行，末附《悔谑》，计四十则，《鸿宝应本》中有一序，今未收。卷三、四为记与传。卷五则为序、行状、墓志铭、祭文，以《奕律》四十条附焉。据余增远序中云：

"向其所刻星分棋布，未归一致，乃于读书佳山水间手自校雠，定为六十卷，命曰《文饭》，雕几未半，而玉楼召去，刻遂

不成。"此五卷盖鼎起所选，其跋云：

"蓄志成先君子《文饭》而制于力，勉以小品先之。而毁言至，曰，以子而选父篡也，以愚而选智诞也，以大而选小舛也。似也，然易不云乎？八卦而小成，则大成者小成之引伸也。智者千虑，不废愚者之一得。父子之间，外人那得知，此吾家语也。吾第使天下先知有《文饭》，饥者易为食而已。知我罪我，于我何有哉。"宋长白于康熙乙酉著《柳亭诗话》，卷二十九有《倪王》一条云：

"明末诗文之弊以雕琢小巧为长，篠骖飚犊之类万口一声。吾乡先正如倪文正鸿宝王文节季重皆名重一时，《代言》、《文饭》，有识者所共见矣。至其诗若倪之曲有公无渡药难王不留，王之买天应较尺赊月不论钱，歇后市语，信手拈来，直谓之游戏三昧可耳。"歇后市语迥异篠骖之类，长白即先后自相矛盾，至其所谓《文饭》殆即《文饭小品》，盖《文饭》全集似终未刊行也。王鼎起以选本称为小品，恰合原语本义，可为知言，又其跋文亦殊佳，可传谑庵的衣钵矣。知父莫若子，他人欲扬抑谑庵者应知此理焉。

张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立言文学类中列王思任像，后幅文曰：

"王遂东，思任，山阴人。少年狂放，以谑浪忤人。官不显达，三仕令尹，乃遭三黜。所携宦橐游囊，分之弟侄姊妹，外方人称之曰，王谑庵虽有钱癖，其所入者皆出于称觞诿墓，赚钱固好而用钱为尤好。

"赞曰，拾芥功名，生花彩笔。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

避虐，钱不讳癖。传世小题，幼不可及。宦橐游囊，分之弟侄。孝友文章，当今第一。”李慈铭批云：

“遂东行事固无甚异，然其风流倜傥，自是可观，与马士英书气宇峰举，犹堪想见。若其诗文打油滑稽，朱氏谓其钟谭之外又一旁派，盖邪魔下乘，直无足取。此乃表其钱癖，而赞又盛称其文章，皆未当也。唯郡县志及《越殉义传》、邵廷采《复思堂集》、杜甲《传芳录》、温睿临《南疆佚史》诸书皆称遂东为不食而死，全氏祖望《鲒琦亭外集》独据倪无功言力辨其非死节，陶庵生与相接而此赞亦不言其死，可知全氏之言有徵矣。”李氏论文论学多有客气，因此他不但不能知道王谯庵的价值，就是张宗子的意思也不能懂得了。宗子此赞又见《琅嬛文集》中（光绪刻本卷五），其谯不避虐钱不讳癖二句盖其主脑，宗子之重谯庵者亦即在此。文集卷四有《王谯庵先生传》，末云：

“偶感微疴，遂绝饮食，僵卧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鲠咽，临瞑连呼高皇帝者三，闻者比之宗泽濒死三呼过河焉。”此与《文饭小品》唐九经序所云：

“惟是总漕王清远公感先生恩无以为报，业启□□贝勒诸王（案纸有腐蚀处缺字，下同）将大用先生，先生闻是言愈跼蹐无以自处，复作手书遗经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体以还我父母尔，时下尚有□谷数斛，谷尽则逝，万无劳相逼为。迨至九□□初，而先生正寝之报至。呜呼，屈指其期，正当殷谷既没周粟方升之始，而先生□□□逝，迅不逾时，然则先生之死岂不皎皎与日月争光，而今日之凤林非即当年之首阳乎。”语正相合。盖谯庵初或思以黄冠终老，迨逼之太甚，乃绝食死。又邵

廷采《明侍郎遂东王公传》引徐沁《采薇子像赞》云：

“公以诙谐放达，而自称为谑，又虑愤世嫉邪，而寻悔其虐。孰知嬉笑怒骂，聊寄托于文章，慷慨从容，终根柢于正学。”当时“生与相接”者之言悉如此，关于其死事可不必多疑，惟张宗子或尤取其谑虐钱癖二事，以为比死更可贵，故不入之立德而列于立言，未可知也。《王谑庵先生传》中叙其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从事，末乃云：

“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虐》，以志已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倪鸿宝《应本》卷七有序文亦称《悔虐》，而《文饭小品》则云《悔谑》，其所记在今日读之有稍费解者，康熙时刻《山中一夕话》卷六曾采取之，可知其在当时颇为流行矣。传后论云：

“谑庵先生既贵，其弟兄子侄宗族姻娅，待以举火者数十馀家，取给宦囊，大费供亿，人目以贪，所由来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赚钱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钱极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无不称以孝友文章，盖此四字唯先生当之则有道碑铭庶无愧色，若欲移署他人，寻遍越州，有乎，无有也。”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三十五云：

“遂东有钱癖，见钱即喜形于色，是日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强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给姻族，或宴会朋友，可顷刻立尽，与晋人持筹烛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无鄙之者。”陶篁村生于乾隆时，去谑庵已远矣，其所记如此，盖或本于故老流传，可与宗子所说互相印证。叶廷琯《鸥波渔话》云：

"字画索润，古人所有。板桥笔榜小卷，盖自书书画润笔例也，见之友人处，其文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属书谢客，板桥郑燮。'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板桥的话与篁村所说恰合，叶调生的评语正亦大可引用，为谑庵张目也。

李越缦引朱竹垞语，甚不满意于谑庵的诗文，唯查《静志居诗话》关于谑庵只是"季重滑稽太甚有伤大雅"这一句话，后附录施愚山的话云：

"季重颇负时名，自建旗鼓，其诗才情烂漫，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道全出，钟谭之外又一旁派也。"盖即为李氏所本，其实这些以正统自居者的批评原不甚足依据，而李氏自己的意见前后亦殊多矛盾，如上文既说其风流倜傥自是可观，在《越中先贤祠日》序例中又云风流文采照映寰宇，可是对于诗文却完全抹杀，亦不知其所谓风流文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李氏盛称其致马士英书，以为正义凛然，书亦是邵廷采所著传中，但似未完，今据张岱所著传引录于下：

"阁下文采风流，吾所景羡。当国破众散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由，兵权在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

但以酒色逢君，门户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致令乘舆迁播，社稷丘墟，观此茫茫，谁任其咎。职为阁下计，无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之士尚尔相原。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抢地，以召豪杰。乃今逍遥湖上，潦倒烟霞，效贾似道之故辙，人笑褚渊齿已冷矣。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汙之地也，职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此书出，触怒阁下，祸且不测，职愿引领以待鈇鼎。"此文价值重在对事对人，若以文论本亦寻常，非谑庵之至者，且文庄而仍"亦不废谑"，如王雨谦所评，然则李氏称之亦未免皮相耳。今又从《文饭小品》卷一抄录《怕考判》一篇，原文有序，云：

"督学将至，姑熟棚厂具矣，有三秀才缊药谋燕之，逻获验确，学使者发县，该谑庵判理具申。

"一炬未成，三生有幸。欲有谋而几就，不待教而可诛。万一延烧，罪将何赎，须臾乞缓，心实堪哀。闻考即已命终，火攻乃出下策。各还初服，恰遂惊魂。"二文一庄一谐，未知读者何去何从，不佞将于此观风焉。唯为初学设想，或者不如先取致马阁老书，因其较少流弊，少误会，犹初学读文章之宁先《古文析义》而后《六朝文絜》也，但对于《怕考判》却亦非能了解不可，假如要想知道明末的这几路的新文学与其中之一人王谑庵的人及其文章。至于自信为正统的载道派中人乃可不必偏劳矣，此不特无须抑住怒气去看《怕考判》了，即致马士英书亦可以已，盖王谑庵与此载道家者流总是无缘也。

《江州笔谈》

从小时候就在家里看见一部《巴山七种》，无事时随便翻看，三十年来不知道有几次了，及今才知其妙。书有同治乙丑（一八六六）序，木刻小本，纸墨均劣，计《皇朝冠服志》二卷，《治平要术》一卷，《衡言》四卷，《放言》二卷，《江州笔谈》二卷，《白岩文存》六卷，《诗存》五卷，共二十二卷，云有《治官记异》及《字通》二书已先刊行，则未之见。著者为栖清山人王侃，《文存》卷四有自撰墓志，知其字迟士，四川温江人，以贡授州判不就，撰文时为咸丰辛酉称行年六十有七，计当生于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也。墓志自称“山人喜事功，不解渊默，心存通脱，死生不以置怀，何有名利。其为人直口热肠，又性卞急，以故于时不合，然与人无町畦，人亦不忍相欺云。”又云“良恨前后执政庸庸，不能统天下大计，建言变法，以致世局日坏”，可见在那时也是一个有心人。但是我所觉得有意思者还在他对于一般事物的常识与特识，这多散见于笔记中，即《衡言》《放言》与《江州笔谈》。据他在墓志里说：“随时自记其言，论古者可名《衡言》，谈时事者可名《放言》，一听后人分部统名《笔谈》”，其实内容大略相似，随处有他的明达的识见。《江州笔谈》大约是在江津所记，因为较是杂记性质，所以拿来权作代表，其二言所谈及者便即附列在内。栖清山人论小儿读书很有意思，《笔

谈》卷上云：

“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读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汩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卷下又云：

“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衡言》卷一亦有一则可以参考，文云：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寻绎其义不过数语可了，有似故为艰深者，不知当时之民何以能解，岂一时文体所尚如是乎，抑果出于下吏之手乎？授小儿强读之，徒形其苦，未见其益。”山人又痛恶八股文字，《笔谈》卷上云：

“唐宋金石文字间用左行，字大小斜正疏密不拘，署衔名长短参差有致，虽寥寥数语，出自巷曲细民，文理亦行古雅。今之碑板文既陋劣，语言名称尤甚不伦，良由独习进取之文，不暇寻古人门径。独惜土木之工壮丽称于一时，而文不足传后，千载下得不笑今世无人耶。”又云：

“诗以言情，感于所遇，吐露襟怀，景物取诸当前，何假思索。若本无诗情而勉强为诗，东抹西涂，将无作有，即得警句亦不自胸中流出，况字句多疵，言语不伦耶。至以八股之法论诗，谓此联写题某处，此句写题某处。岂知古人诗成而后标出作诗之由，非拟定此题然后执笔为诗，梦梦如是无怪人以作

诗为难，亦犹人皆可为圣贤，自道学书连篇累牍，言心言性，使人视为苦事，不敢有志圣贤也。”又云：

“文之最难者无如八股，故虽以之名家，其一生不过数艺可称合作，然置之场屋不必能取科名，取科名者亦不必皆佳，而皆归于无用，昌黎所谓虽工于世何补者尚足以记载事物称颂功德也。今捐班有诗字画皆能而独不通八股者，以其能取科名，不敢轻视，倘或知其底里，恐不愿以彼易此也。”《放言》卷上云：

“执笔行文所以达意，不但不能达意，而并无意可达，徒将古人陈言颠倒分合，虚笼旁衬，欲吐还吞，将近忽远，作种种丑态，争炫伎俩，而犹以为代圣贤立言，圣贤之言尚不明了而待此乎。又况登第之后日写官板楷书，得入翰林亦第以诗赋了事，今世所谓读书人者止此。不解韬钤，不明治术，而又拘于宦场习套，庸庸自甘，安得贤豪接踵，将此辈束之高阁也。”又云：

“农谈丰歉，工谈巧拙，商谈赢绌，宜也。士之为士只宜谈八股乎？求进取不得不习八股，既已仕矣，犹不可废之乎？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尚八股以愚黔首，愚则诚愚矣，其如人才不竞，不能以八股灭贼何？”其对于武人亦大不敬，《放言》卷上云：

“服物采章以表贵贱，然异代则改，异域顿殊，一时一地之荣何足为重。今饰功冒赏，冠多翘翘，蓝翎倍价而不可得，貂可续以狗尾，此则将何为续？当此之时犹复奔竞营求，抑知无贼之地固可拗项自雄，一旦遇贼，惧为所识，又将拔之唯恐不及乎？”卷下又云：

"军兴以来，州县官募勇先挑围队自卫。此辈近官左右，习于趋跄应对，自矢报效，有似敢死，一旦遇贼，借事先逃，给口便言，官犹信其无贰，此与孙皓左右跳刀大呼决为陛下死战，得赐便走者何异。然皓犹出金宝为赐，不似今日但赏功牌遂欲人致死也。"语涉时事，遂不免稍激昂，却亦有排调之趣。但我更喜欢他别的几条，意思通达而明净，如《笔谈》卷上论薄葬云：

"周主郭威遗命纸衣瓦棺以葬，至今要与厚葬者同归于尽。回人好洁，葬法有衾无衣，有椁无棺，血肉时化入土。余生无益于人，死亦不欲有害于人，安得负土而出之石，掘土数尺，凿空足容吾身，即石面大书刻曰栖清山人王侃之藏，死时裹以布衣，纳入其中，筑土种豆麦如故，但取古人藏其体魄勿使人畏恶之意，虽于礼俗未合，亦非无所师法也。"又《衡言》卷三云：

"习俗移人，聪明才智之士苟无定见，鲜不随风而靡。长乐老历事四姓，亦以其时不尚气节，故反以为荣耳，使其生于南宋，道学中未必无此人也。"此外还有好些好意思，不过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爱了。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这虽然不能说怎么新奇，却难得那样清楚，而且还在七八十年前，有地方实在还比现在的人更是明白。现在有谁象他那样的反对读经做八股呢？《巴山七种》随处多有，薄值可得，大家破工夫一读，其亦不无小补欤。

（廿三年六月）

《五杂组》

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觿》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五杂组》刻于宽文辛丑（一六六一），《文海披沙》在宽延庚午（一七五〇），《麈馀》在宽政戊午（一七九八），《小草斋诗话》则在天保辛卯（一八三一），距宽文时已有百七十年了。小草斋论诗大抵是反钟谭而崇徐李，我也看不出他的好处来。《麈馀》全是志异体，所记的无非什么逆妇变猪之类而已，我买来一读完全为的是谢在杭名字的缘故。《文海披沙》见于四库存目，焦竑序中云："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属余为序"，可知当时曾有刊本，而世少流传。《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七所举亦根据写本，清季申报馆重印则即用日本刻为底本，其《续书目》中缕馨仙史提要云："唯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然则鸡林贾人之购《长庆集》不得专美于前矣。"恐或有误。关于此书，《四库提要》及《读书记》大加轻诋，焦竑陈五昌二序又备极称扬，其实都要打个折扣。在许多笔记中这原是可读的一部，不过也并没有多少独自的特色，比起《五杂组》来就难免要落后尘了。

《五杂组》十六卷，前有李本宁序，却没有年月。原书卷九云："物作人言，余于《文海披沙》中详载之。"今案《文海披沙》有万历辛亥（一六一一）序，则成书当在此后。卷五云，"大同中

翰马呈德其内人孕八岁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发长尺许，今才三岁，即能诵诗书如流，"计其记此文时当在万历壬子。但卷三又云，"万历辛丑四月望日与崔徵仲孝廉登张秋之戊己山"，则又系隔岁事。大抵在此几年中陆续所记，而在万历末年所编成者欤。全书分五部，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物部事部各四卷。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乃是物部，物类繁多，易引人注意，随处随事可见格物工夫，博识新知固可贵重，即只平常纪叙，而观察清楚，文章简洁，亦复可诵。写自然事物的小文向来不多，其佳者更难得。英国怀德（Gilbert White）之《自然史》可谓至矣，举世无匹，在中国昔日尝有段柯古的《酉阳杂俎》，其次则此《五杂组》，此二者与怀德书不能比较，但在无鸟之乡此亦蝙蝠耳。在杭与柯古均好谈异，传说和事实往往混淆，然而亦时好奇喜探索，便能有新意，又善于文字，皆其所长也。《五杂组》卷九记海滨异物云：

"龙虾大者重二十馀斤，鬚三尺馀，可为杖。蛆大者如斗，可为香炉。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滨人习见，不足为异也。"又记南方虫蠹云：

"岭南屋柱多为虫蠹，入夜则啮声刮刮，通夕搅人眠，书籍蠢蛀尤甚。故其地无百年之室，无五十年之书，而蛇虫虺蜴纵横与人杂处，著依稀蛮獠之习矣。"又记小虫二则云：

"山东草间有小虫，大仅如沙砾，嚙人痒痛，觅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闽中亦有之，俗名没子，盖乌有之意也，视山东名为佳矣。"

"浙中郡斋尝有小虫，似蛛蟢而小如针尾，好缘纸窗间，能

以足敲纸作声，静听之如滴水然，迹之辄跃，此亦焦螟之类欤。"案《元氏长庆集》虫豸诗之五为螟子，序云，"螟，蚊类也，其实黑而小，不碍纱縠，夜伏而昼飞，"盖即没子欤，今北平有白蛉亦相类，但白而不黑耳。又《续博物志》云，"有小虫至微而响甚，寻之不可见，号窃虫。"日本亦有之，云似蚜虫，身短小，灰黄色，头部较大而颚尤强大，住于人家，以颚摩门窗，发声沙沙如点茶，故名点茶虫，又称洗赤豆虫，英国则称之为送终虫（Death-watch），民间迷信如闻此虫声，主有人死亡云。读在杭小文乃极潇洒可喜，唯比之焦螟亦未免嗜奇之过，至论命名之有风致则殆无过于日本矣。卷九记燕市食物云：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无所有，鸡鹅羊豕之外，得一鱼以为稀品矣。越二十年，鱼蟹反贱于江南，蛤蜊银鱼，蛏蚶黄甲，累累满市。此亦风气自南而北之证也。"卷十一记青州食物云：

"青州虽为齐属，然其气候大类江南，山饶珍果，海富奇错。林薄之间，桃李楂梨，柿杏苹枣，红白相望，四时不绝。市上鱼蟹腥风逆鼻，而土人不知贵重也，有小蟹如彭越状，人家皆以喂猫鸭，大至蛑蝤黄甲，亦但醢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无遗利，水无遗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又卷九论南人口食云：

"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蚋蛇皆为珍膳，水鸡虾蟆其实一类，闽有龙虱者飞水田中，与灶虫分毫无别，又有土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燕齐之人食蝎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门人家取草虫有子者炸黄色入馔，余诧之，归语从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缙绅中尤雅

嗜之。然余终不敢食也。则蛮方有食毛虫蜜唧者又何足怪。"清王侃在《江州笔谈》卷下亦有关于这事的一节话：

"北人笑南人口馋，无论何虫随意命名即取啖之，以余所见，大约闽人尤甚。然天下有肉无毒者无不可食，虫豸之类蠕然而肥，得脱于人口者，必其种类太少，不足以供嚼。不然，如九香虫（案即上文所云龙虱）者，水涸丛聚江石下，泄气令人掩鼻，入釜中以微火烘之，泄气既尽，遂觉香美，使人垂涎，舟人以一钱易数十枚呷酒，小儿亦喜食之，其他蜣螂蚱蜢之属亦皆香美。然则欲不为人所食，必小如蚊虻蚍蜉而后可。"二文皆平正可喜，谢云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王云天下有肉无毒者无不可食，语益精要，由此言之，口食异同亦殊不足论矣。我们所想知道的是何种虫豸何法制作是何味道，而此可食及诸不可食的虫豸其形状生活为何，亦所欲知，是即我们平人的一点知识欲，然而欲求得之盖大不易，求诸科学则太深，求之文学又常太浮也。此类文艺趣味的自然史或自然史趣味的文集本来就该有些了，现在既不可得，乃于三百年前求之，古人虽贤岂能完全胜此重任哉。我们读《五杂组》，纵百稗而一米，固犹当欢喜赞叹，而况所得亦已不少乎。　　（廿三年六月）

※

《百廿虫吟》

《百廿虫吟》一卷，道光甲申（一八二四）年刊，平湖钱步曾著，末附诸人和作一卷，凡九十七首。本来咏物之作没有多大意思，其枯窘一点的题目，往往应用诗钟的做法，只见其工巧而已，此外一无可取。但是对于这一册诗我却别有一种爱好：难得这百二十章诗都是咏虫的，虽然把刺蝟与虾蟆之流也都归入虫豸类里未免稍杂乱，总之是很不容易的了。其次是他不单是吟咏罢了，还有好些说明，简单地叙述昆虫的形状，而有些虫又是平常不见著录的，儿时在乡间戏弄大抵都见识过，然而《尔雅》不载，《本草》不收，有的简直几千年来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姓名。著者自序云：

“盈天地间皆物也，而其至纷赜至纤细者莫如昆虫。有有其名而罕觏其物者，有有其物而未得其名者，有古之名不合于今者，有今之名不符于古者，有同物而异名者，有同名而异物者，分门别类，考究为难。暇日无事，偶拈小题，得诗百馀首，补《尔雅》笺疏之未备，志《齐民要术》所难周，蠕动蜎飞，搜罗殆略尽矣。明识雕虫末技，无当体裁，或亦格物致知之一助云尔。”他的意见我觉得很不错，格物致知也说得恰好，不比普通道学家的浮词浪语，所可惜者只是记的太少，若是每种都有注，可以钞成一卷《释虫小记》，那就大有益于格物之学了。

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问题的参考。平常大家骂人总说禽兽，其实禽兽的行为无是非善恶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违反生物的原则，却想多少加以节制，这便成了所谓文明，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更加放纵，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例如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是也。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生物的范围很广，无一不可资观察，但是我仿佛偏重虫豸者，这大抵由于个人的爱好，别无什么大的理由。鳞介沉在水底里，鸟在空中高飞，平常难得遇见，四脚的兽同我们一样的地上走着，我却有点嫌他们笨重，虽然也有鼬类长的象是一条棒，也有象和麒麟的鼻子、脖子那么出奇的长，然而压根儿就是那一副结构，到底也变化不到什么地方去。至于虫豸便十分复杂了，那些样子既然希奇古怪，还有摇身一变以至再变的事情更有《西游记》的风味，很足以钓住我们非科学家的兴趣。再说儿时的经验里，因为虫豸的常见与好玩，相识最多也最长久，到后来仍旧有些情分。至于法勃耳(J.H.Fabre)的十卷《昆虫记》所给我们的影响，那或者也是一个颇大的原因，可是如今只好附加在这末后了。

野马似乎跑得太远一点了。《百廿虫吟》是专咏昆虫的，想

叫他负上边所说的那种责任当然不大可能，但是注意到这些虫而且又有这许多，又略有所说明，这是很难得的。讲到诗，咏物照例是七律，照例以故典巧搭为事，如蝇虎颈联云：百年傲骨教谁吊，终古谗人向此投，是最好的一例，虽然有读者朱批云“激昂感慨”，却总不能令人感到蝇虎之为物，只是蝇与虎的二字的搬弄而已。其小注多可喜，有些昆虫还都未见记载，所以更觉得有意思。如第二十九《算命先生》云：

“算命先生亦蜘蛛之属，体圆如豆，足细而长，不能吐丝，好居丛草中及古墙脚下。儿童捕得之，戏摘其足置地上，伸缩逾时方已，谓之算命。俗因名为算命先生，遍查类书无有载是物者。”又第四十三《灰蚱蜢》云：

“灰蚱蜢有两种。一种名舂箕，身有斑点，两股如玳瑁，红痕殷然，飞可数步。一种名石蟹，纯褐色，短小精悍，翼端有刺，善跳跃而不能飞，其生最早，踏青时已有之。”《本草纲目》虽有灰蚱蜢一项，但语焉不详，不及此远甚。所云名舂箕的一种，疑是尖头的，越中有尖头蛤蜢，绿色亦有灰色者，小儿执其后足下部，以一手撷其尖头，则颠顿作磬折状，歌云，“我给你梳头，你给我舂米”，俗称之曰舂（读若磉）米郎。第四十六云《棺材头蟋蟀》，无小注而只有诗，词云：

“月额红铃几度猜，头衔猜不到棺材。未蒙相国图经载，直讶将军舆榇来。秋草依栖燐影乱，荒坟酬答鬼吟哀。诸君力斗终何益，顾此形模百念灰。”此虫越中多有之，称棺材头蛐蛐，形如普通蟋蟀，头作梅花式，稍前倾，状丑名恶，见者僧且忌，随即打杀，亦不知其能斗否或鸣声如何也。小儿秋间多捕促织

玩养，无不知棺材头蛐蛐者，而未见著录。方旭著《虫荟》其昆虫一卷虽有二百十九种，范寅著《越谚》卷中虽录有牛蜻蜓（俗呼牛唧呤，即油胡卢），亦均未收此虫。又第四十九《赃蜮》注云：

"蟑蜮见吴府志，而蟑字无考。近阅《谭子雕虫》一书，载行夜俗呼赃蜮，市语谓臭秽之物为赃东西，故恶而名之。形类蚕蛾而瘦，腹背俱赤，光滑似油染，两翅能飞，亦不甚远，喜灯火光，辄夜行。其体甚臭，其屎尤臭。本生草中，八九月入人家，壁间灶下，聚至千百，凡器物着之俱不堪向迩。能入蜂匣中食蜜蜂罄尽，养蜂者尤忌之。又赃蜮花生阴湿地，长二尺馀，至秋乃花，花开于顶，似凉伞然，瓣末微卷，有长须间之，作深红色，月馀方萎。俗谓供此花能辟赃蜮，然试之亦不甚验。"关于赃蜮，《春在堂随笔》卷八有一条考证颇详，唯此记亦殊有致，末说到赃蜮花也有意思，此即石蒜，日本称之曰死人花、彼岸花、曼殊沙华，亦不知是何缘故也。第一百七《水马》云：

"《本草》，水黾亦名水马，长寸许，群行水上，水涸即飞去。《五杂组》，水马逆流而跃，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儿童捕之辄四散奔迸，唯嗜蝇，以发系蝇饵之则擒抱不脱。一名写字虫，因其急走水面，纵横如直画。《列子》云商蚷驰河，盖谓此也，今我乡呼为水蜘蛛者是。又一种枯瘠如柴杆，贸贸然游行水上，若有知若无知，不知何名。"第百十《虾蟹》云：

"水蟹状略似地蟹，其色青，渐老则变为黑，四五月间登陆，坼背化为蝉。虾蟹状如伊威，好寄居长须君颊辅间，臃肿如瘤，与水蟹截然二物，前人类书多误混为一。"又第百十一《水蛆》云：

"《蟫史》载水蛆一名蚩虫，生积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长二三分，大如针，夏月浮水面化为蚊。予尝观荷花缸中有红黑二种，尾着于泥，立其身摇曳不休，见人影则缩入泥穴，即水蛆也。俗呼水虱为水蛆，非是。"《虫荟》卷三昆虫类蜎下引《尔雅》云，蜎，蠉。《疏》云，井中小赤虫也，名蜎，一名蠉，一名蛣蟧，又名孑孓。方旭案云：

"其身细如缕，长二三分，灰黑色，亦有红色者，生汙水中，其性喜浮水，见人则沉入水底。其行一曲一直，以腰为力，若人无臂状。水缸内亦有之，又名水蛆，老则化豹脚蚊。一种相似而头大尾尖者，名缸虎。"此所说较详细，但与上文《蟫史》相同也只讲到孑孓而已，所云在荷花缸中立其身摇曳不休的小红虫终于未曾说及。此虫与孑孓及打拳水蛆（即头大尾尖者）在荷缸中都很普通，而比较地尤为儿童所注意，我们如回想儿时事情便可明了，钱朋园能够把他记录出来，这是我所觉得很可喜的。其他说虾鳖以及那枯瘠如柴杆的水虫也都自有见识，只可惜太少罢了。其实这是很难怪的，不知道有多少年来中国读书人的聪明才力都分用在圣道与制艺这两件物事上面，玩物丧志垂为重戒，虽然经部的《诗》与《尔雅》，医家的《本草》，勉强保留一点动植物的考察，却不能渐成为专门，其平常人染指于此者自然更是寥寥了。钱君既不做笺疏，又不撰谱录，原只是做咏物诗耳，却加上这好些小记，而且多是别人所未曾说过的事情，那也就大可佩服了。古人评萨坡遗诗云，花朵虽少，俱是蔷薇。比拟或少有不伦，正无妨暂且借用耳。

（二十三年七月）

厂甸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很熟，也只是一个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胡卢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象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换去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谈厂甸买书的事情罢。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

最高纪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象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

跋中廿日实是十九，盖廿日系我写信给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华绛柎阁诗》十卷，二册一函。此书我已前有，今偶然看见，问其价亦不贵，遂以一元得之。《越缦堂诗话》的编者虽然曾说：“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莼客先生为冠，《白华绛柎阁集》近百年来无与辈者”，我于旧诗是门外汉，对于作者自己“夸诩殆绝”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处，今买此集亦只是乡曲之见。诗中多言及故乡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里村》一首云：“溪桥才度庫蓬船，村落阴阴不见天。两岸屏山浓绿底，

家家凉阁听鸣蝉。"很能写出山乡水村的风景，但是不到过的也看不出好来罢。

其三是两册丛书零种，都是关于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即焦循的《诗陆氏疏疏》，南菁丛刻本，与赵佑的《毛诗陆疏校正》，聚学轩本。我向来很喜欢陆氏的虫鱼疏，只是难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晋的《陆疏广要》和罗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罗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的，很觉得美中不足。赵本据《郘亭书目》说它好，焦本列举引用书名，其次序又依诗经重排，也有他的特长，不过收在大部丛书中，无从抽取，这回都得到了，正是极不易遇的偶然。翻阅一过，至"流离之子"一条，赵氏案语中云："窃以鸮枭自是一物，今俗所谓猫头鹰，……哺其子既长，母老不能取食以应子求，则挂身树上，子争啖之飞去，其头悬著枝，故字从木上鸟，而枭首之象取之。"猫头鹰之被诬千馀年矣，近代学者也还承旧说，上文更是疏状详明有若目击，未免可笑。学者笺经非不勤苦，而于格物欠下工夫，往往以耳为目。赵书成于乾隆末，距今百五十年矣，或者亦不足怪，但不知现在何如，相信枭不食母与乌不反哺者现在可有多少人也。

（廿三年三月）

※

《洗斋病学草》

民国以来我时常搜集一点同乡人的著作。这其实也并不能说是搜集，不过偶然遇见的时候把他买来，却也不是每见必买，价目太贵时大抵作罢。贵与不贵本来没有一定标准，我的标准是我自己擅定的，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得，十元以上便是贵，十五元以上则是很贵了。贵的书我只买过两三部，一是陶元藻的《泊鸥山房集》，一是鲁曾煜的《秋塍文钞》，——鲁启人是汤绍南的老师，《秋塍三州诗钞》又已有了，所以也把《文钞》搜了来，可是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种情形，既不广收罗，又是颇吝啬，所搜的书清朝的别集一部分一总只有百五十部，其中还有三五部原是家藏旧有的。

看同乡人的文集，有什么意思呢？以诗文论，这恐怕不会有多大意思。吾乡近三百年不曾出什么闻人，除章实斋是学者外，——因为我所说的只是山阴会稽的小同乡，所以邵念鲁也没有算在里面，——只有胡天游王衍梅几个人略有名声，最近则李慈铭，但这些大都还是一种正宗里的合作，在我既然不懂得，也不感到兴趣，《越缦堂日记》或者要算是例外。近代的人用了传统的五七言和古文辞能够做出怎样的东西呢？载道，或者是的，不过这于我没有缘分。要能言志，能真实的抒写性情，乃是绝不容易的事。高明如陆放翁，诗稿有八十卷之多，而其

最佳的代表作据我看来还只是沈园柳老不飞绵等几章，其他可知矣。还有纪事与写景呢？事与景之诗或者有做得工的，我于此却也并没有什么嗜好，大约还是这诗中的事与景，能够引起我翻阅这些诗文集的兴趣。因为“乡曲之见”，所以搜集同乡人的著作，在这著作里特别对于所记的事与景感到兴趣，这也正由于乡曲之见。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述中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其实这原来也并不限于真正生长的故乡，凡是住过较长久的地方大抵都有这种情形，如江宁与北京，读《帝京景物略》于其文章之外也觉得别有可喜，只是南京一《略》未得见，乃大可惜耳。

但是诗文集中带有乡土色彩的却是极少，我所看过的里边只有一种较可取，这乃是家中旧有的一部，是作者的儿子在光绪丙戌（1886）年送给先君的。书名《洗斋病学草》，凡二卷，光绪甲申刊，题踵息道人著，有自序，有道装小像，以离合体作赞，隐浙江山阴胡寿颐照六字。胡字梅仙，光绪丁卯举人，自序言性喜泰西诸书，读之得以知三才真形，万物实理。集卷上有《感事漫赋》四首，分咏天主堂同文馆机器局招商局，诗未佳而思想明通，又卷下《咏化学》二首，注云，“泰西初译是书，尽泄造化之秘，华人未能悉读，多不之信。”序又言年三十七以病废，废四年始学诗自遣，学六年以病剧辍，先君题识谓其艰于步履，盖是两足痿痹也，全集诗才二百十首，所咏却多特殊的事物，颇有意思。如卷上有《香奁新咏》，序云：

“古人咏香奁者多矣，余复何赘。唯有数事，为时世装，登

徒子皆酷爱焉，鄙意总以为不雅，援笔赋之。世有宋玉其人者，庶以余言为不谬尔。"其题凡四：

一、俏三寸。注云："脑后挽小髻，长仅三寸，初起江苏上海，今已遍传吴越，服妖也。"

二、玉搔头。注云："古有是饰，今间以五色，有插至数十枚者，抑何可笑也。"

三、侧托。注云："髻上横签，排列多齿，以金为之，或饰以玉石。"

四、齐眉。注云："额前珠络，一名西施额。"

查范寅《越谚》卷中服饰类中只有齐眉一条，其注云："此与网钗大同小异，彼双此单，彼分布两边，此独障额前，珠络齐眉而止，亦新制，起于咸丰年，奢华极矣。"俏三寸在小时候亦曾见过，仿佛如三河老妈子所梳，状似络纬肚者，不知范君何以一笔抹杀都不收入也。卷下又有《花爆八咏》，序云：

"新春儿童竞放花爆，未知始于何时，名目奇异，古书亦未经见，习俗相沿，颇有意义，爰为分咏八绝，聊以讽世云尔。"所咏八种为花筒、赛月明、金盆捞月、双飞胡蝶、滴滴金、九龙治水、穿线牡丹、过街流星。其讽世无甚足取，但记录这些花爆的名目却是有意义的事。有些都是当年玩过的东西，却不知道现在的乡间小儿们也还玩不。会考之后继以读经，恐怕现代的小朋友未必会有我们那时候的闲适罢？

又卷上有《越腊旧俗》诗共六首，凡三题：

一、跳泥人。注云："一人戴草圈，袒背，自首以下悉涂泥，比户跳舞，名曰跳泥人，跳字越音謕条。"

二、跳黄牛。注云："一人缚米囊作两角状蒙其首，一人牵其绳至市闾进吉语，呼其人作牛鸣以应，名曰跳黄牛。"

三、跳灶王。注云："一童盔兜装灶神，一妇人击小铜钲，媚以谀词，名曰跳灶王。三事皆乞丐为之。"案跳字越有二音，一读如挑去声，即跳跃义，一读如条，平声，谓两脚伸缩上下践地也，二义不同。此处跳字又引伸有扮演义，乡间演戏开场必先演八仙上寿曰请寿，次出魁星曰踢魁，次出财神曰跳财神，亦读条，《越谚》中写作足下火字。

《越谚》卷中技术类中只列跳灶王一条，注云："仲冬，成群锣唱，掞脸，蒙供，即古傩也。"所云仲冬盖误，平常总在年底才有。顾禄《清嘉录》卷十二云：

"跳灶王。跳俗呼如条音，王呼作巷平声。

"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杖，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又是残冬急景催，街头财马店齐开，灶神人媚将人媚，毕竟钱从囊底来。"注引《坚瓠集》云，今吴中以腊月一日行傩，至二十四日止，丐者为之，谓之跳灶王。《武林旧事》虽亦云二十四日市井迎傩，跳灶王之名恐最早见于褚书也。又引吴曼雲《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跳灶王，丐者至腊月下旬涂粉墨于面，跳踉街市，以索钱米。江浙风俗多相似，跳灶王一事其分布即颇广，《清嘉录》十二月分中虽别录有跳钟馗，而泥人黄牛则悉不载，且《越谚》亦并缺此二项，洗斋之记录尤可感谢了。

卷下又有《越谣》五首，注云，吾乡俗说多有古意，谱以韵语，使小儿歌之。题目凡五：

一、夜叉降海来。注云："夏日暴雨，多以是语恐小儿。"案降字疑应作扛，夏天将下阵雨，天色低黑，辄云夜叉扛海来，却不记得用以恐吓小儿。

二、山里山。注云："谚云，山里山，湾里湾，萝卜开花即牡丹。"

三、上湖春。注云："小蚌别名，谑语也。"诗云：

"渔舟斜渡绿杨津，一带人家傍水滨，村女不知乡语谑，门前争买上湖春。"案蚌蛤多为猥亵俗语，在外国语中亦有之。上湖春，越语上字读上声。

四、水胡芦。注云："野鸭别名，即凫之最小者。"

五、花秋。注云："早稻别种。"诗云：

"祈晴祈雨听鸣鸠，未卜丰收与歉收，注定板租无荒旱，山家一半种花秋。"案佃户纳租按收成丰歉折算，每年无定，唯板租则酌定数目，不论荒旱一律照纳也。

以上五者，一系成语，二为儿歌，《越谚》卷上录有全文。三至五均系名物，《越谚》未收。范啸风盖畸人，《越谚》亦是一部奇书。但其诗文却甚平凡，殊不可解。近来得见其未刊稿本，有《墨妙斋诗稿》六卷，乃极少可取者，唯卷五杂咏中有《抓破脸》四绝句，注云，"白桃花而有红点者，俗以此名之。"诗不佳而题颇有意思，但这却并不是越中事物，不特未曾听过此名，即此三字亦非越语也。

卷下又有四首七绝，题曰《间壁艳妇未起》，有序曰："余友陶伯瑛孝廉方琯年未三十，攻苦得心疾，犹日课一文，数上公车，或惘惘出门，只身奔走数千里。今病益剧，忽喜吟诗，稿

中有是题，同人无不大笑。孙彦清学博闻之醉骂曰，古人命题往往粗率类此，何足怪！设出老杜，诸君赞不绝口矣。余谓题虽俚着笔甚难，效颦一咏，纾情而已，大雅见哂弗顾焉。”方琯即方琦兄，见《复堂文续》亡友传中，其诗惜未得见，想当有佳句，若洗斋仿作则殊无可观，唯有此诗序我们得以知道此帙事并孙君之快语耳。我这样的读诗文集，有人或者要笑为买椟还珠，不免埋没作者的苦心。这大约是的，但是近来许多诗文集的确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看，假如于此亦无足取，那简直是废书一册罢了。我也想不如看笔记，然而笔记大半数又是正统的，典章，科甲，诗话，忠孝节烈，神怪报应，讲来讲去只此几种，有时候翻了二十本书结果仍是一无所得。我不知道何以大家多不喜欢记录关于社会生活自然名物的事，总是念念不忘名教，虽短书小册亦复如是，正如种树卖柑之中亦必寄托治道，这岂非古文的流毒直渗进小说杂家里去了么。

厂甸之二

新年逛厂甸，在小摊子上买到两三本破书。其一是《诗庐诗文钞》。胡诗庐君是我的同学前辈，辛丑年我进江南水师，管轮堂里有两个名人，即铅山胡朝梁与侯官翁曾圃，我从翁君初次看到《新民丛报》，胡君处则看他所做的古诗。民国六年我来北京，胡君正在教育部，做江西派的诗，桐城派的文，对于这

些我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不大相见。十年辛酉胡君去世，十一年壬戌遗稿出板，有陈师曾小序，即是此册，今始得一读，相隔又已十二三年，而陈君的墓木也已过了拱把了罢。诗稿前面有诸名流题字，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严几道的第二首，因为署名下有一长方印章，朱文两行行三字，曰"天演宗哲学家"，此为不佞从前所未知者也。

旧书之二不知应该叫作什么名字。在书摊上标题曰《名山丛书》零种，但是原书只有卷末明张佳图著《江阴节义略》一卷书口有"名山丛书"字样，此外《谪星说诗》一卷、《谪星笔谈》三卷、《谪星词》一卷，均题阳湖钱振锽著，不称丛书。我买这本书的理由完全是为木活字所印，也还好玩。拿回来翻阅着，见其中仪字缺笔，《节义略》跋云癸亥九月，知系民国十二年印本，至于全书共有几种，是何书名，却终不明白。读《谪星词》第三首，《金缕曲·忆亡弟杏保》，忽然想起钱鹤岑的《望杏楼志痛编补》也是纪念其子杏保而作的，便拿来一查，果然在《求仙始末》中有云，"丙申冬十二月长男振锽于其友婿卜君寿章处得扶乩术，是月二十有一日因于望杏楼试之"，卷后诗文中亦有振锽诗七首词一首，唯金缕曲未收，或系后作也。去年春节在厂甸得《志痛编补》，得到不少资料写成《鬼的生长》一文，今年又得此册，偶然会合，亦大可喜，是则于木活字之外又觉得别有意思者也。

《谪星说诗》虽只六十馀则，却颇有新意，不大人云亦云的说，大抵敢于说话，不过有时也有欠圆处。如云：

"沧浪谓东野诗读之使人不欢，余谓不欢何病，沧浪不云读

《离骚》须涕洟满襟乎？曷为于骚则尊之，于孟则抑之也。东坡称东野为寒，亦不足为诗病。坡夜读孟郊诗直是草草，如云细字如牛毛，只是憎其字细，何与其诗？"

"王李多以恶语詈谢茂秦，令人发怒。以双目嘲眇人，已不长者，以轩冕仇布衣，亦不似曾饮墨水者也。卢柟被陷，茂秦为之称冤于京师，得白乃已。王李诸人以茂秦小不称意便深仇之，弇州至詈其速死。论其品概，王李与茂秦交，且辱茂秦矣，宜青藤之不入其社也。"此外非难弇州的还有好几则，都说得有理，但如评贾岛一则虽意思甚佳，实际上恐不免有窒碍，文云：

"诗当求真，阆仙推敲一事，须问其当时光景，是推便推，是敲便敲，奈何舍其真境而空摹一字，堕入做试帖行径。一句如此，其他诗不真可知，此贾诗所以不入上乘也。退之不能以此理告之，而谓敲字佳，误矣。"我说窒碍，因为诗人有时单凭意境，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讲真假很不容易，我怕贾上人在驴背上的也就是这一种境界罢。

《谪星笔谈》与《说诗》原差不多，不过一个多少与诗有点相关，一个未必相关而已，有许多处都是同样地有意思，最妙的也多是批评人的文章。卷二云：

"退之与时贵书，求进身，打抽丰，摆身分，卖才学，哄吓撞骗，无所不有，究竟是苏张游说习气变而出此者也。陶渊明穷至乞食，未尝有一句怨愤不平之语，未尝怪人不肯施济而使我至于此也。以其身分较之退之，真有霄壤之别。《释言》一首，患得患失之心活现纸上，谗之宰相便须作文一首，或谗之天子，

要上万言书矣。”这一节话我十分同意，真可以说是能言人所难言。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我其实是很虚心地在读“古文”，我自信如读到好古文，如左国司马以及庄韩非诸家，也能懂得。我又在读所谓唐宋八家和明清八家的古文，想看看这到底怎样，不过我的时间不够，还没有读出结果来。现在只谈韩文。这个我也并未能精读，虽然曾经将《韩昌黎文集》拿出来搁在案头，但是因为一则仍旧缺少时间，二则全读或恐注意反而分散，所以改变方针来从选本下手。我所用的是两个态度很不相同的选本，一是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一是吴闿生的《古文范》。《才子必读书》的第十和十一卷都是选的韩文，共三十篇，《古文范》下编之一中所选韩文有十八篇，二家批选的手眼各不相同，但我读了这三十和十八篇文章都不觉得好，至多是那送董邵南或李愿序还可一读，却总是看旧戏似的印象。不但论品概退之不及陶公，便是文章也何尝有一篇可以与孟嘉传相比。朱子说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韩文则归纳赞美者的话也只是吴云伟岸奇纵，金云曲折荡漾，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近来袁中郎又大为世诟病，有人以为还应读古文。中郎诚未足为文章模范，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

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

《笔谈》卷三谈到桐城派，对于中兴该派的曾涤生甚致不敬，文云：

"桐城之名始于方刘，成于姚而张于曾。虽然，曾之为桐城也，不甚许方刘而独以姚为桐城之宗，敬其考而祧其祖先，无理之甚。其于当世人不问其愿否，尽牵之归桐城，吴南屏不服，则从而讥之。譬之儿童偶得泥傀儡，以为神也，牵其邻里兄弟而拜之，不肯拜则至于相骂，可笑人也。"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课馀偶录》卷二亦有一则，语更透彻，云：

"近日言古文推桐城成为派别，若持论稍有出入，便若犯乎大不韪，况敢倡言排之耶？余不能文，偶有所作，见者以为不似桐城，予唯唯不辨。窃谓文之未成体者冗剽芜杂，其气不清，桐城诚为对症之药，然桐城言近而境狭，其美亦殆尽矣，而迤逦陵迟，其势将合于时文。盖桐城派之初祖为归震川，震川则时文之高手也，其始取五子之菁华，运以欧曾之格律，入之于时文，时文岸然高异，及其为古文，仍此一副本领，易其字句音调，又适当王李赝古之时，而其文不争声色，浏然而清，足以移情，遂相推为正宗。非不正宗，然其根柢则在时文也。故自震川以来，若方望溪刘才甫姚惜抱梅伯言，皆工时文，皆有刻本传世，而吴仲伦《初月楼集》末亦附时文两三篇，若谓不能时文便不足为古文嫡冢者，噫，何其蔽也。"谢君为林琴南之师，而其言明达如此，甚可佩服。其实古文与八股之关系不但在桐城派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传诵的古文亦无不然。韩退之诸人固然不曾考过八股时文，不过如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

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至少在后世所流传模仿的就是这一类。《谪星说诗》中云：

“同年王鹿鸣颇娴曲学。偶叩以律，鹿鸣曰，君不作八股乎，亦有律也。”此可知八股通于音乐。《古文范》录韩退之《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首句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选者注云：

“故老相传，姚姬传先生每诵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足见古人经营之苦矣。”此可知古文之通于音乐，即后人总以读八股法读之，虽然韩退之是否摇头摆腿而做的尚不可知。总之这用听旧戏法去赏鉴或写作文章的老毛病如不能断根去掉，对于八股宗的古文之迷恋不会改变，就是真正好古文的好处也不会了解的。我们现在作文总是先有什么意思要说，随后去找适当的字句用适当的次序写出来，这个办法似乎很简单，可是却不很容易，在古文中毒者便断乎来不成，此是偶成与赋得之异也。《谪星说诗》中云：

“凡叙事说理写情状，不过如其事理情状而止，如镜照形，如其形而现，如调乐器，如其声而发，更不必多添一毫造作，能如是便沛然充满，无所不至。凡天下古今之事理情状，皆吾之文章诗词也，不必求奇巧精工，待其奇巧精工之自来。古唯苏家父子能见到此境，后则陆放翁。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可谓见之真矣。”此虽似老生常谈，但其可取亦正在此，盖常谈亦是人所不易言者也。与上引评贾岛语是同一意思，却圆到得多，推敲问题太具体了，似乎不好那么一句就断定。《笔谈》中有意思的还有几条，抄得太多也不

大适宜，所以就此中止了。廿四年一月十五日，在北平西北城之苦茶庵。

【附记】

今日读唐晏（民国以前名震钧）的《涉江先生文钞》，其《砭韩》一文中有云："此一派也，盛于唐，靡于宋，而流为近代场屋之时文，皆昌黎肇之也。"可与上文所引各语相发明。十七日记。

钱君著书后又搜得《名山续集》九卷，《语类》二卷，《名山小言》十卷，《名山丛书》七卷，亦均木活字印，但精语反不多见，不知何也。四月中蚌埠陆君为代请钱君写一扇面见寄，因得见其墨迹，陆君雅意至为可感。五月廿四日又记。

《食味杂咏》注

今年厂甸买不到什么书，要想买一本比较略为好的书总须得往书店去找，而旧书的价近来又愈涨愈贵，一块钱一本的货色就已经不大有了。好在有几家书店有点认识，暂时可以赊欠，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几本来看罢，有看了中意的便即盖上图章，算是自己的东西了。这里边我所顶喜欢的是一册《食味杂咏》，东墅老人嘉善谢墉撰，有门生阮元序，道光中小门生阮福刊。据石韫玉后序，乾隆辛丑主会试，士之不第者造为蜚语云，

谢金圃抽身便讨，吴香亭到口即吞，坐此贬官，但此二语实出《寄园寄所寄》中，两公之姓相合，故氓粍者移易其词以腾口说耳云。东墅老人自序云：

"乾隆辛亥夏养疴杜门，因思家乡土物数种不可得，率以成吟，于是连续作诗，积五十八首，而以现在所食皆北产也，复即事得四十三首，共成一百一首，各系数言于题下。盖墉家世习耕读，少时每从老农老圃谈树艺，当名辨物，多以目验得之，又邻江海介五湖，水生陆产咸易致之，考其性味，别其土宜，不为丹铅家剿说所淆。中年以北游之后食味一变，而轺车驿路，爰好咨諏，京城顾役者无问男女皆田家也，圉人御者皆知稼穑，下至老妪亦可询之，以是辨南北之异宜，析山泽之殊质。又少多疾病，时学医聚药，参之经传，证以见闻，或有疑义辄为诠注。陶斯咏斯，绝无关于喜愠，游矣休矣，非假喻于和同。诗成，汇录之，方言里语，敢附博物哉，庶其以击壤之声，入采风之末云尔。"

序文末尾写得不漂亮，也是受了传统的影响，但是序里所说的大约都是实情，我所喜欢的部分实在也还是那些题下的附注，本文的诗却在其次。古人云买椟还珠，我恐怕难免此诮，不过这并无妨碍，在我看来的确是这椟要好得多，要比诗更有意思，虽然那些注原是附属于诗的，如要离诗而独立也是不可能。阮云台序中有云："此卷为偶咏食品之诗，通乎雅俗，然考证之多，非贯彻经史苍雅博极群书者不能也。"可谓知言。我同时所得尚有王鸣盛《练川杂咏》，并钱大昕王鸣韶和作共一百八十首，朱彝尊《鸳央湖棹歌》百首，潭吉璁和作百十八首，杨抡

《芙蓉湖棹歌》百首，并刘继增《惠山竹枝词》三十首为一卷。这些诗里也大都讲到风物，只是缺少注解，有注也略而不详，更不必说能在丹铅家剿说之外自陈意见的了。以诗论，在我外行看去，似朱竹垞最佳，虽然王西庄钱竹汀的有几句我也喜欢。如朱诗云：

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甚盈筐不取钱。注云："姑恶鸟名，蚕月最多。野蔷薇开白花，田家篱落间处处有之，蒸成香露，可以泽髮。"又云：

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听说河豚新入市，婆蒿荻笋急须拈。注云："方回题竹杖诗，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王诗云：

西风策策碧波明，菰雨芦烟两岸平，暮汐过时渔火暗，沙边觅得小娘蛵。注引宋吴惟信元王逢简句外，只云"俗呼蛵为小娘蛵。"以上注法或是诗注正宗亦未可知，不过我总嫌其太简略，与《食味杂咏》相比更是显然。南味五十八首之十六曰《喜蛋》，题注甚长，今具录于下：

"古无蛋字，亦无此名，经传皆作卵，音力管反。《说文》，蠬，释云，南方夷也，从虫延声，徒旱切，在新附文之首，是汉时本无此字，故叔重不载而徐氏增之。《玉篇》仍《说文》不改，《广韵》则亦注为南方夷，至《唐书》柳文皆以为蛮俗之称，《集韵》并载蠬蜑，要皆不关禽鸟之卵。今自京师及各省凡鸟卵皆呼为蛋，无称为卵者，字从虫从延，本以延衍卵育取义，蛋则延省也。考《说文》卵字部内有㲉字，卵不孚也，徒玩切，与蛋为音之转，盖古人呼不以之孚鸡鸭之卵而徒供食者即以孚之

不成之卵名之，因而俗以蛋抵赝也。隋唐前无蜑字，亦无此名。元方回诗曰，秀州城外鸭馄饨，即今嘉兴人所名之喜蛋，乃鸭卵未孚而殒，已有雏鸭在中，俗名哺退蛋者也。市人镊去细毛，洗净烹煮，乃更香美，以哺退名不利，反而名之曰喜蛋，若鸭馄饨者则又以喜蛋名不雅而文其名。其实秀州之鸭馄饨乃《说文》赝字之铁注脚也。"诗中又有注云：

"喜蛋中有已成小雏者味更美。近雏而在内者俗名石榴子，极嫩，即蛋黄也。在外者曰砂盆底，较实，即蛋白也。味皆绝胜。"第二十九首为《鲜蛏》，注云：

"蛏字《说文》《玉篇》俱无，亦不见他书，《广韵》始收，注云蚌属，盖即《周官》鲤物蠃蜃之类，味胜蚬蛤，若以较西施舌则远不逮矣。"诗中注云：

"蛏本江海所产，而西湖酒肆者乃即买之湖上渔船，乘鲜烹食极美。同年王谷原与麴生交莫逆，每寓杭乡试时邀同游西湖，取醉酒家，有五柳居酒肆在湖上，烹饪较精，谷原嗜食蛏，谓为此乃案酒上品，即醉蛏亦绝佳，因令与煮熟者并供之。此景惘然。"第三十首为《活虾》，诗中有注两则，均琐屑有致，为笔记中之佳品。

"家乡名渔家之船曰网船，渔妇曰网船婆。夏秋鱼虾盛时，网船婆蓑笠赤脚，与渔人分道卖鱼虾，自率儿女携虾桶登岸，至所识大户厨下卖虾，易钱回船，不避大风雨。"

"南中活虾三十年前每斤不过十馀文，时初至京，京中已四五倍之。近日京城活者须大钱三四百文，其不活而犹鲜者，以用者多，亦须二百左右，然大率捞之浊水中，其生于清水者更

不易得。”

适值那时所得的几部诗词里也还有类似的题咏，可谓偶然。其一是全祖望的《句馀土音》，系陈铭海补注本，其第五卷全是咏本地物产，共有六十九首，只可惜原注补注都不大精详。《四赋四明土物》九首之一为《荔枝蛏》，诗下原注云：

“浙东之蛏皆女儿蛏也，而荔枝则女儿之佳者。”上文所云小娘蛏盖即一物，吾乡土俗蛏不尚大者，但不记得有什么别名，只通称蛏子耳。冯云鹏著《红雪词》甲乙集各二卷，乙之一中有禽言二十二章，禽言词未曾见也，又有咏海错者二十五章，其十四至十六皆是蛏，曰竹蛏，曰女儿蛏，曰笔管蛏，却无注。其第二咏白小，有注云：

“即银鱼，杜诗，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记事珠》以为面条，非也，吾通产塔影河者佳，不亚于莺脰湖。”《食味杂咏》南味之五云《银鱼》，注云：

“色白如银，长寸许，大者不过二寸，乡音亦呼儿鱼，音同泥，银言白，儿言小也。此鱼古书不载，罗愿《雅》于王馀脍残云又名银鱼。脍残虽相类，然大数倍，不可混也。”诗中注云：

“银鱼出水即不活，渔家急暴干市之。有甫出水生者以作鲞极鲜美，乡俗名之曰水银鱼，以别于干者。”

东墅老人对于土物之知识丰富实在可佩服，可惜以诗为主，因诗写注，终有所限制，假如专作笔记，象郝兰皋的《记海错》那样，一定是很有可观的。至于以诗论，则谢金圃的银鱼诗与冯晏海的白小词均不能佳，因系用典制题做法，咏物诗少佳作，不关二公事也。倒还是普通一点的风物诗可以写得好，如前所

举棹歌即是，关于白小可举出吾乡孙子九一绝句来：

南湖白小论斗量，北湖鲫鱼尺半长，鱼船进港麴船出，水气着衣闻酒香。孙子九名垓，有《退宜堂诗集》四卷，此诗为《过东浦口占》之第二首，在诗集卷一中。

（廿四年三月十三日，北平。）

《东京散策记》

前几天从东京旧书店买到一本书，觉得非常喜欢，虽然原来只是很普通的一卷随笔。这是永井荷风所著的《日和下驮》，一名《东京散策记》，内共十一篇，从大正三年夏起陆续在《三田文学》月刊上发表，次年冬印成单行本，以后收入《明治大正文学全集》及《春阳堂文库》中，现在极容易买到的。但是我所得的乃是初板原本，虽然那两种翻印本我也都有，文章也已读过，不知怎的却总觉得原本可喜。铅印洋纸的旧书本来难得有什么可爱处，有十七幅胶板的插画也不见得可作为理由，勉强说来只是书品好罢。此外或者还有一点感情的关系，这比别的理由都重要，便是一点儿故旧之谊，改订缩印的书虽然看了便利，却缺少一种亲密的感觉。说读书要讲究这些未免是奢侈，那也可以说，不过这又与玩古董的买旧书不同，因为我们既不要宋本或季沧苇的印，也不能出大价钱也。《日和下驮》出板于大正四年（一九一五），正是二十年前，绝板已久，所以成了珍本，

定价金一圆，现在却加了一倍，幸而近来汇兑颇低，只要银一元半就成了。

永井荷风最初以小说得名，但小说我是不大喜欢的，我读荷风的作品大抵都是散文笔记，如《荷风杂稿》，《荷风随笔》，《下谷丛话》，《日和下驮》与《江户艺术论》等。《下谷丛话》是森鸥外的《伊泽兰轩传》一派的传记文学，讲他的外祖父鹫津毅堂的一生以及他同时的师友，我读了很感兴趣，其第十九章中引有大沼枕山的绝句，我还因此去搜求了《枕山诗钞》来读。随笔各篇都有很好的文章，我所最喜欢的却是《日和下驮》。《日和下驮》这部书如副题所示是东京市中散步的记事，内分日和下驮，淫祠，树，地图，寺，水附渡船，露地，闲地，崖，坂，夕阳附富士眺望等十一篇。"日和下驮"(Hiyori-geta)本是木屐之一种，意云晴天屐，普通的木屐两齿幅宽，全屐用一木雕成，日和下驮的齿是用竹片另外嵌上去的，趾前有覆，便于践泥水，所以虽称曰晴天屐而实乃晴雨双用屐也。为什么用作书名，第一篇的发端说的很明白：

"长的个儿本来比平常人高，我又老是穿着日和下驮拿着蝙蝠伞走路。无论是怎么好晴天，没有日和下驮与蝙蝠伞总不放心，这是因为对于通年多湿的东京天气全然没有信用的缘故。容易变的是男子的心与秋天的天气，此外还有上头的政事，这也未必一定就只如此。春天看花时节，午前的晴天到了午后二三时必定刮起风来，否则从傍晚就得下雨。梅雨期间可以不必说了，入伏以后更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有没有骤雨会沛然下来。"因为穿了日和下驮去凭吊东京的名胜，故即以名篇，也

即以为全书的名称。荷风住纽约巴黎甚久，深通法兰西文学，写此文时又才三十六岁，可是对于本国的政治与文化其态度非常消极，几乎表示极端的憎恶。在前一年所写的《江户艺术论》中说的很明白，如《浮世绘的鉴赏》第三节云：

"在油画的色里有着强的意味，有着主张，能表示出制作者的精神。与这正相反，假如在木板画的瞌睡似的色彩里也有制作者的精神，那么这只是专制时代萎靡的人心之反映而已。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我与现社会相接触，常见强者之极其横暴而感到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而将暗黑的过去再现出来，我忽然了解东洋固有的专制的精神之为何，深悟空言正义之不免为愚了。希腊美术发生于以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江户木板画之悲哀的色彩至今全无时间的间隔，深深沁入我们的胸底，常传亲密的私语者，盖非偶然也。"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有同样的意思，不过说得稍为和婉：

"但是我所喜欢曳屐走到的东京市中的废址，大抵单是平凡的景色，只令我个人感到兴趣，却不容易说明其特征的。例如一边为炮兵工厂的砖墙所限的小石川的富坂刚要走完的地方，在左侧有一条沟渠。沿着这水流，向着蒟蒻阎魔去的一个小胡同，即是一例。两傍的房屋都很低，路也随便弯来弯去，

洋油漆的招牌以及仿洋式的玻璃门等一家都没有，除却有时飘着冰店的旗子以外小胡同的眺望没有一点什么色彩，住家就只是那些裁缝店烤白薯店粗点心店灯笼店等，营着从前的职业勉强度日的人家。我在新开路的住家门口常看见堂皇地挂着些什么商会什么事务所的木牌，莫名其妙地总对于新时代的这种企业引起不安之念，又关于那些主谋者的人物很感到危险。倒是在这样贫穷的小胡同里营着从前的职业穷苦度日的老人们，我见了在同情与悲哀之上还不禁起尊敬之念。同时又想到这样人家的独养女儿或者会成了介绍所的饵食，现今在什么地方当艺妓也说不定，于是照例想起日本固有的忠孝思想与人身卖买的习惯之关系，再下去是这结果所及于现代社会之影响等，想进种种复杂的事情里边去了。"本文十篇都可读，但篇幅太长，其《淫祠》一篇最短，与民俗相关亦很有趣，今录于后：

"往小胡同去罢，走横街去罢。这样我喜欢走的，格拉格拉地拖着晴天屐走去的里街，那里一定会有淫祠。淫祠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受过政府的庇护。宽大地看过去，让它在那里，这已经很好了，弄得不好就要被拆掉。可是虽然如此现今东京市中淫祠还是数不清地那么多。我喜欢淫祠。给小胡同的风景添点情趣，淫祠要远在铜像之上有审美的价值。本所深川一带河流的桥畔，麻布芝区的极陡的坡下，或是繁华的街的库房之间，多寺院的后街的拐角，立着小小的祠以及不蔽风雨的石地藏，至今也还必定有人来挂上还愿的匾额和奉献的手巾，有时又有人来上香的。现代教育无论怎样努力想把日本人弄得更新更狡猾，可是至今一部分的愚昧的民心也终于没有能够夺去。在路

傍的淫祠许愿祈祷，在破损的地藏尊的脖上来挂围巾的人们或者卖女儿去当艺妓也未可知，自己去做侠盗也未可知，专梦想着银会和彩票的侥幸也未可知。不过他们不会把别人的私行投到报纸上去揭发以图报复，或借了正义人道的名来敲竹杠迫害人，这些文明的武器的使用法他们总是不知道的。

“淫祠在其缘起及灵验上大抵总有荒唐无稽的事，这也使它带有一种滑稽之趣。

“对那欢喜天要供油炸的馒头，对大黑天用双叉的萝卜，对稻荷神献奉油豆腐，这是谁都知道的事。芝区日荫町有供鲭鱼的稻荷神。在驹入地方又有献上沙锅的沙锅地藏，祈祷医治头痛，病好了去还愿，便把一个沙锅放在地藏菩萨的头上。御厩河岸的樫寺里有医好牙痛的吃糖地藏。金龙山的庙内则有供盐的盐地藏。在小石川富坂的源觉寺的阎魔王是供蒟蒻的，对于大久保百人町的鬼王则供豆腐，以为治好疥疮的谢礼。向岛弘福寺里的有所谓石头的老婆婆，人家供炒蚕豆，求她医治小孩的百日咳。

“天真烂漫的而又那么鄙陋的此等愚民的习惯，正如看那社庙滑稽戏和丑男子舞，以及猜谜似的那还愿的匾额上的拙稚的绘画，常常无限地使我的心感到慰安。这并不单是说好玩。在那道理上议论上都无可说的荒唐可笑的地方，细细地想时却正感着一种悲哀似的莫名其妙的心情也。”

关于民俗说来太繁且不作注，单就蒟蒻阎魔所爱吃的东西说明一点罢。蒟蒻是一种天南星科的植物，其根可食，五代时源顺撰《和名类聚抄》卷九引《文选·蜀都赋注》云：蒟蒻，其根肥

白，以灰汁煮则凝成，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本草纲目》卷十六叙其制法甚详云：

"经二年者根大如碗及芋魁，其外理白，味亦麻人，秋后采根，须净擦或捣或片段，以酽灰汁煮十馀沸，以水淘洗，换水更煮五六遍，即成冻子，切片，以苦酒五味淹食，不以灰汁则不成也。切作细丝，沸汤瀹过，五味调食，状如水母丝。"黄本骥编《湖南方物志》卷三引《潇湘听雨录》云：

"《益部方物略》，海芋高不过四五尺，叶似芋而有干。向见峋嵝峰寺僧所种，询之名磨芋，干赤，叶大如茄，柯高二三尺，至秋根下实如芋魁，磨之漉粉成膏，微作羶辛，蔬品中味犹乳酪，似是《方物略》所指，宋祁赞曰木干芋叶是也。"金武祥著《粟香四笔》卷四有一则云：

"济南王培荀雪峤《听雨楼随笔》云，蒟酱张骞至西南夷食之而美，擅名蜀中久矣。来川物色不得，问土人无知者。家人买黑豆腐，盖村间所种，俗名茉芋，实蒟蒻也，形如芋而大，可作腐，色黑有别味，未及豆腐之滑腻。蒟蒻一名鬼头，作腐时人多语则语涩，或云多语则作之不成。乃知蒟酱即此，俗间日用而不知，可笑也。遥携馋口入西川，蒟酱曾闻自汉年，腐已难堪兼色黑，虚名应共笑张骞。茉芋亦名黑芋，生食之口麻。"

蒟蒻俗名黑豆腐，很得要领，这是民间或小儿命名的长处。在中国似乎不大有人吃，要费大家的力气来考证，在日本乃是日常副食物，真是妇孺皆知，在俗谚中也常出现，此正是日本文学风物志中一好项目。在北平有些市场里现已可买到，

其制法与名称盖从日本输入，大抵称为蒟蒻而不叫作黑豆腐也。

（廿四年四月）

科学小品

二月底的某日，我刚寄出明信片给书店，要英国大威尔士编著的《生命之科学》，去年改订为分册的丛书，已出三册，这天就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代郭君寄赠的一册大书，打开看时原来即是《生命之科学》汉译本，此为第一册，即包含前三册分也。这是一件偶然凑巧的事，却觉得很有意思。译者弁言之二有云：

“译者对于作者之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第三化。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移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这里所说关于原书的文艺价值与译文的忠实态度都很明了，我们可以不必多赘。我看原书第二分册第四章七节有讲轮虫的一段文章很有趣味，今借用郭君的译文于下：

“轮虫类又是一门，是微小而结构高级的动物，大抵居于池沼，沟渠，湿地等处，对于有显微镜的人是一项快乐之源泉。

“假如我们能够保留着感觉和视觉，缩小成一个活的原子而

潜下水去，我们会参加进一个怎样惊异的世界哟！我们会发现这座仙国有最奇异的一些生物栖息着，那些生物有毛以备浮泳，有璐玼色的眼睛在颈上灼灼，有望远镜式的脚可以纳入体中，可以伸出去比身体长过数倍。这儿有些是系着锚的，系在脚趾所纺出的细丝上，又有些穿着玻璃的铠甲，猬集着犀利的针刺或装饰着龟甲形和波形的浮雕，迅速地浮过，更有固着在绿色的梗上就象一朵牵牛花，由眼不能见的力量把一道不间断的牺牲之流吸引进张开着的杯里，用深藏在体中的钩颚把它们咬碎致死。（赫贞与戈斯二氏在有趣的图谱《轮虫类》*The Rotifera*，1886中如是说。）

"轮虫类对于人没有益处，也没有害处，它们的好处几乎全在这显微镜下的美观上。"

这可以够得上称为科学小品了罢。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写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题材或以科学的人生观写文章，那似乎还只是文章罢了，别的头衔可以不必加上也。《生命之科学》的原作者是大小威尔士与小赫胥黎，其科学文学两方面的优长既是无可疑的了，译者又是专门研究近代医学的人，对于文艺亦有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书的译出殆可以说是鬼拿铁棒了。但是可惜排印有误，还有一件便是本子大，定价高，假如能分作三册，每册卖一元之谱，不但便于翻阅，就是为读者购买力计也有方便处，象现在这样即不佞如不蒙寄赠亦大抵未必能够见到也。

我不是弄科学的，但当作文章看过的书里有些却也是很好

的科学小品，略早的有英国怀德的《色耳彭自然史》，其次是法国法布耳的《昆虫记》。这两部书在现今都已成为古典了，在中国知道的人也已很多，虽然还不见有可靠的译本，大约这事真太不容易，《自然史》在日本也终于未曾译出，《昆虫记》则译本已有三种了。此外我个人觉得喜欢的还有英国新近去世的汤木生(J. A. Thomson)教授，他是动物学专门的，著作很多，我只有他最普通的五六种，其中两种最有意思，即《动物生活的秘密》与《自然史研究》。这还是一九一九至二一年刊行，又都是美国板，价钱很贵，装订也不好，现在背上金字都变黑了，黑得很难看，可是我仍旧看重他，有时拿出来翻翻，有时还想怎样翻译一点出来也好，看着那暗黑难看的金字真悔不早点译出几篇来。可是这是徒然。我在这里并不谦虚地说因为关于自然史的知识不够，实在乃是由于文章写不好，往往翻看一阵只得望洋兴叹地放下了。《动物生活的秘密》中共有短文四十篇，自动物生态以至进化遗传诸问题都有讲到，每篇才七八页，而谈得很简要精美，卷中如《贝壳崇拜》，《乳香与没药》，《乡间的声响》等文，至今想起还觉得可爱。《自然史研究》亦四十篇而篇幅更短，副题曰“从著者作品中辑集的文选”，大约是特别给青年们读的吧，《动物生活的秘密》中也有八九篇收入，却是文句都改得更为简短了。话虽如此，要想译这节本亦仍不可能，只好终于割爱了去找别的，第二十一篇即第三分的第一篇题曰《秋天》，内分六节，今抄取其关于落叶的一节于下：

“最足以代表秋天的无过于落叶的悉索声了。它们生时是慈祥的，因为植物所有的财产都是它们之赐，在死时它们亦是美

丽的。在死之前，它们把一切还给植物，一切它们所仅存的而亦值得存的东西。它们正如空屋，住人已经跑走了，临走时把好些家具毁了烧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那灶里的灰。但是自然总是那么豪爽的肯用美的，垂死的叶故有那样一个如字的所谓死灰之美。"第二十五篇是专谈落叶的，觉得有可以互相说明的地方，再抄几节也好：

"但在将死之先，叶子把一切值得存留的它们工作的残馀都还给那长着它们的树身。有糖分和其他贵重物质从垂死的叶慢慢地流到树干去，在冬天的气息吹来以前。

"那树叶子在将死时也与活着时同样地有用，渐渐变成空虚，只馀剩废物了，在那贵重物质都退回防冬的库房的时候，便要真预备落下了。在叶柄的底下，平常是很韧很结实的，现在从里边长出一层柔软多汁的细胞来，积极地增加扩大成为一个弹簧椅垫，这就把叶子挤掉，或是使叶与枝的附着很是微少，一阵风来便很容易把那系联生死的桥折断了。这是一种很精良的外科，在手术未行之先已把创痕治好了的。

"的确到现在那叶子是死了，只是空屋，一切器用门窗都拆卸了。差不多剩下的只有灶里的灰了。但是那些灰——多么华丽呀！黄的和橙色的，红的和紫的，绯的和赤的，那些枯叶发出种种色彩。它们变形了，在这死的一刹那，在秋阳的微光里。黄色大抵由于所谓叶绿这色素的分解，更深的颜色则由于特种色素的存在，这都是叶子的紧张的生活里的副产物或废物。

"末了，叶子轻轻地从树上落下了，或是在风中宛转挣扎悉索作声，好象是不愿意离开似的，终于被强暴地拉下来滚在地

上了。但是那树虽然年年失掉叶子，却并不因此而受什么损失，因为叶子褪色了，枯了落了，被菌类所霉化了，于是被蚯蚓埋到地下去，又靠了微生物的帮助，使它变成植物性的壤土，这里边便保育着来年的种子。”

文章实在译不好，可是没有法子。假如我有自然史的广博的知识，觉得还不若自己来写可以更自在一点，不过写的自在是一问题，而能否这样的写得好又是另一问题。象《秋天》里的那一节，寥寥五句，能够将科学与诗调和地写出，可以说是一篇《落叶赞》，却又不是四库的那一部文选所能找得出的，真是难能希有也。我们摇笔想写出此种文章来，正如画过几笔墨梅的文士要去临摹文艺复兴的名画，还该免动尊手。莫怪灭自己的威风，我们如想有点科学小品看看，还得暂时往外国去借。说也奇怪，中国文人大都是信仰“文艺政策”的，最不高兴人家谈到苍蝇，以为无益于人心世道也，准此则落叶与蚯蚓与轮虫纵说得怎么好亦复何用，岂有人肯写或准写乎。中国在现今虽嚷嚷科学小品，其实终于只一名词，或一新招牌如所谓卫生臭豆腐而已。（二十四年四月）

《冬天的蝇》

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

五月间出板的。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说也凑巧，他们一样地都是东京人，就是所谓"江户子"，年纪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两人前不属自然派，后不属普罗文士，却各有擅场。谷崎多写"他虐狂"的变态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则当初作耽美的小说，后来专写市井风俗，有《露水的前后》是记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们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读本》，又有《关于现代口语文的缺点》一文收在《倚松庵随笔》中。我读他们两人的文章，忽然觉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水井仿佛郁达夫，不过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于详细自然并不全是一样。

说到文章我从前也很喜欢根岸派所提倡的写生文，正冈子规之外，坂本文泉子与长冢节的散文，我至今还爱读，可是近来看高滨虚子的文集《新俳文》与山口青村的《有花的随笔》，觉得写是写得漂亮，却不甚满足，因为似乎具衣冠而少神气。古来的俳文不是这样的，大抵都更要充实，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虽然如横井也有纯是太平之逸民，始终微笑地写那一部《鹑衣》者也不是没有。谷崎永井两人所写的不是俳文，但以随笔论我觉得极好，非现代俳谐师所能及，因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实，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那种态度。《摄阳随笔》里的《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在《倚松阁随笔》里有《大阪与大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蝇》内有文十篇，又附录旧稿八篇为一

卷曰《愚禅》。卷首有序六行云：

"讨人厌而长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蝇。想起晋子的这句诗，就取了书名。假如有人要问这意思，那么我只答说，所收的文章多是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还未立春的时候所写的也。还有什么话说，盖身老矣，但愈益被讨厌耳。乙亥之岁二月，荷风散人识。"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长七岁，虽亦自称老朽，纸上多愤激之气，往往过于谷崎，老辈中唯户川秋骨可以竞爽，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若岛崎藤村诸人大抵取缄默的态度，不多管闲事了。《冬天的蝇》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欢，第二篇云《枇杷花》，末云：

"震灾后自从银座大街再种柳树的时候起，时势急变，连妓家酒馆的主人也来运动议员候补这种笑话现在想听也听不到了，但是这咖啡馆的店头也时常装饰着穿甲胄的武士土偶，古董店的廛卖广告上也要用什么布珍品之炮列运廉卖之商策这种文句了。

"我喜欢记载日常所见闻的世间事件，然而却不欲关于这些试下是非的论断。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与趣味是太辽远地属于过去之废灭的时代也。……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复念那古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上文里仿佛可以看出些感伤的气味，其实未必尽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评》中云：

"大正三四年顷，我将题为《日和下驮》的《东京散策记》写完

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驮（晴天履）去寻访古墓，实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学的先阵了。”所以他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二十年来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讨厌或是讨厌人因此也由来已久，《冬天的蝇》不过是最近的一种表示罢了。前年出板的《荷风随笔》中有《讨厌话》与《关于新闻纸》两篇文章，对于文人记者加以痛骂，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话，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写：

“日本现在与文化已烂熟了的西洋大连的社会情形不同，不管资本有无，只要自己想做，可做的事业很不少。招集男女乌合之众，演起戏来，只须加上为了艺术的名号，就会有相当的看客来看。引动乡间中学生的虚荣心，募集投稿，则文学杂志之经营也很容易。借了慈善与教育的美名，迫胁软弱的职业艺员，叫他们廉价出演，一面强售戏券，这样开办起来，可以得到湿手捏小米的大赚头。从富豪的人身攻击起手，渐渐得了凶头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满的时候巧妙地摇身一变，成为绅士，摆出上流的模样，不久就可做到国会议员。这样看来，要比现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容易的国家恐怕再也没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这样的处世法的，那么他宜自退让，没有别的法子。想要坐市内电车去赶路的人，非有每过车站时不顾什么面子体裁，把人家推开，横冲直撞地踏上去的蛮勇不可。若是反省自己没有这样蛮勇，那么与其徒然在等候空的电车，还不如去找汽车不经过的小胡同，或者得免于街道改正之破坏的旧巷，虽然龟步迟迟，还是自己踯躅地去步行吧。在市内走路，本来并不一定要坐市设的电车的。只要忍受些许的迟延，可以悠悠

阔步的路现在还是多有。同样地，在现代的生活上也并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义去做便吃不成饭。只要不起乡下绅士的野心，留了胡子，穿了洋服，去吓傻子，即使身边没有一文积蓄，没有称为友人之共谋者，也没有称为先辈或头领之一种阿谀的对象，还可以经营优游自适的生活的方法并不很少。即使一样去做路边摆摊的小贩，与其留了胡子，穿了洋服，用演说口调作医学的说明，卖莫明其妙的药，我也宁可默然在小胡同的庙会里去烙了小棋子饼卖，或是捏面人儿也罢。”

一抄就抄了一大串，我也知道这是不很妥当的。第一，这本不是《冬天的蝇》里边的文章。第二，永井的话在中国恐怕也难免于讨人厌，抄了过来讨人家的不喜欢。我们介绍人对于原作者是很抱歉的事，所以有点惶恐。可是翻过来说，原作者一句句的话说得对不对，我可以不必负责，因为这里并不是在背圣经也。

（六月十五日）

《醉馀随笔》

从友人处得见《国风》杂志，登载洪允祥先生的《悲华经舍杂著》，其一为《醉馀随笔》，据王咏麟氏跋谓系宣统年间在上海时所作。全书才二三十则，多明达之语，如其一云：

“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

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洪君盖学佛者，又性喜酒，故其言如此，虽似稍奇，却亦大有理。韩愈的病在于热中，无论是卫道或干禄，都是一样。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云：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盛大士《朴学斋笔记》卷七云：

"明鹿门茅氏论次古文，取唐宋八大家为作文之准的，……而韩之三上宰相应科目与时人诸书颇为识者所訾议，乃独录而存之。"又云：

"昌黎与于襄阳书，盛夸其抱不世之才，卷舒不随乎时，文武惟其所用，此真过情之誉也。而曰志存乎立功，事专乎报主，古人有言，请自隗始，又隐然以磊落奇伟之人自命矣。乃云愈今日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足下一朝之享而已，又何其志之小也。唐人以文字干谒，贤者亦不以为讳，但昌黎根柢六经传世不朽之作后人不尽选读，而反读其干谒之文，何耶。"讲道统与干谒宰相，我看不出是两件事来，谢盛二公未免所见不广，乃欲强生分别，其实这里边只是一味烦躁，以此气象，达固不是诸葛一流，穷也不是陶一路也。如谢氏言，似欲羡公相亦不甚妨碍其为有道之士，如盛氏言，又似被訾议的干谒文字亦可与根柢六经之作共存共荣，只是后人不要多选读就行。或者韩愈对于圣道的意识正确无疑，故言行不一致照例并

不要紧亦未可知，我辈外人不能判断，但由我主观看去总之是满身不快活，辟不辟佛倒还在其次，因为这也只是那烦躁之一种表示耳。关于李杜，不佞虽并不讴歌杜甫之每饭不忘，却不大喜欢李白。觉得他夸，虽然他的绝句我也是喜欢的。这且按下不提，再说洪君的随笔又有一则云：

"《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又一则云：

"去年游西湖深处，入一破寺，见一僧负锄归，余揖之曰，阶上冬瓜和尚要他何用？僧曰，只是吃的。曰，恐吃不下许多。曰，一顿吃一个饱。曰，和尚也要饱。曰，但求一饱，便是和尚。至今思之，此僧不俗。"此僧与此居士真都不俗。十多年前曾在北京某处教员休息室中每周与洪君相遇，惜不及共作冬瓜问答，真是失之交臂，至今展读遗语，更觉得真真可惜也。（六月）

《煮药漫抄》

永井荷风随笔集《冬天的蝇》中有一篇文章，题曰《十九岁的秋天》，记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他十九岁时住上海的事，末

题甲戌十月记，则已是五十七岁了。起首处云：

“就近年新闻纸上所报道的看去，东亚的风云益急，日华同文的邦家也似乎无暇再订善邻之谊了。想起在十九岁的秋天我曾跟了父母去游上海的事情，真是恍有隔世之感。

“在小时候，我记得父亲的书斋和客房的壁龛中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这些清朝人所写的字幅。盖父亲喜欢唐宋的诗文，很早就与华人订文墨之交也。

“何如璋是清国的公使，从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顷起，很久的驻扎在东京。

“叶松石也是在那时候被招聘为外国语学校教授的最早的一个人，曾经一度归国，后再来游，病死于大阪。遗稿《煮药漫抄》的头上载有诗人小野湖山所作的略传。

“每年到了院子里的梅花将要散落的时候，客房的壁龛里一定挂起何如璋挥毫的东坡的绝句，所以到了老髦的今日，我也还能暗诵左记的二十八字：

梨花浅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树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何如璋这人大约很见重于明治的儒者文人之间，在那时候刊行的日本人的诗文集里，几乎没有不载何氏的题字或序以及评语的。”

《煮药漫抄》我很有运气得到了两本，虽然板本原是一个，不过一是白纸一是黄纸印的罢了。此书刻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去今不远，或者传布不多，故颇少见。书凡两卷，著者叶炜号松石，嘉兴人。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受日本文部省之聘，

至东京外国语学校为汉文教师，时为明治七年，还在中国派遣公使之前。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夏重游日本，滞大阪十阅月，辛巳莫春再客西京，忽患咯血，病中录诗话，名之曰《煮药漫抄》者，纪实也。小野湖山序之云：

"余向闻其婴病，心窃悯之。顷者福原公亮寄示《煮药闲抄》一册云：是松石病中所录，以病不愈去，临去以属余者，海涛万里，其生死未可知，子其序之。余见书名怆然，读小引益悲，因思公亮之言则复不胜潸然也。"据此可知荷风所云病死于大阪的话不确，卷末松石识语时在乙酉(一八八五)，前有朱百遂庚寅(一八九〇)序，松石正在江宁，"隐于下僚"也。松石以诗人东游，比黄公度还早三年，乃《漫抄》中了不说及日本风物，只有一二人名而已。湖山翁叙其再来时事云，"流寓平安浪华间，身外所赍，破砚残毫耳。"今阅诗话，不免惜其稍辜负此笔砚，未能如黄君之多拾取一点诗料回来也。

何如璋是中国派赴日本的第一任使臣，黄公度就是跟了他做随员去的。《日本杂事诗》后有石川英的跋，其一节云：

"今上明治天皇十年(光绪三年)大清议报聘，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而翰林院侍讲何公实膺大使任。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履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荷风所云见重于儒者文人之间大约也是事实。但是前后不过七八年，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中法之役，何如璋在福建与其事，冈千仞在《沪上日记》(《观光纪游》卷四)中纪之曰：

"八月二十八日曾根俊虎来，曰明日乘天城舰观福州战迹，

因托木村信卿所嘱书柬寄何子峨。信卿坐为子峨制日本地图下狱，冤白日子峨已西归，故嘱余致意子峨。何意此战子峨管造船局，当战发狼狈奔窜，为物论之所外。人间祸福，何常之有，为之慨然。"又曰：

"九月十八日闻曾根氏归自福州，往见问战事。曰，法将孤拔将六舰进战，次将利士卑将五舰在后策应，事出匆卒，万炮雷发。中兵不遑一发炮，死伤千百，二将奏全捷，徐徐率诸舰出海口。战后二旬，海面死尸无一检收者，洋人见之曰，殆无国政也。问何子峨，曰，造船局兵火荡然，见子峨于一舍，颜无人色。其弃局而遁，有官金三十万，为溃兵所攫去，其漫无纪律概类是。"文人本来只能做诗文，一出手去弄政事军务，鲜不一败涂地者。岳飞有言，天下太平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我觉得现在的病却是在于武人谈文，文人讲武。武人高唱读经固无异于用《孝经》退贼，文人喜纸上谈兵，而脑袋瓜儿里只有南渡一策，岂不更为何子峨所笑乎。　　（七月）

刘青园《常谈》

近来随便翻阅前人笔记，大抵以清朝人为主，别无什么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罢了。郭柏苍著《竹间十日话》序云：

"十日之话阅者可一日而毕，阅者不烦，苟欲取一二事以

订证则甚为宝重，凡说部皆如此。药方至小也，可以已疾。开卷有益，后人以一日之功可闻前人十日之话，胜于闲坐围棋挥汗观剧矣。计一生闲坐围棋挥汗观剧，不止十日也。苍生乎不围棋不观剧，以围棋之功看山水，坐者未起，游者归矣。以观剧之功看杂著，半晌已数十事矣。"这一节话说得极好。我也是不会围棋的，剧也已有三十年不观了，我想匀出这种一点工夫来看笔记，希望得到开卷之益，可是成绩不大好，往往呆看了大半天，正如旧友某氏说，只看了一个该死。我的要求本来或者未免稍苛亦未可知，我计较他们的质，又要估量他们的文。所以结果是谈考据的失之枯燥，讲义理的流于迂腐，传奇志异的有两路，风流者浮诞，劝戒者荒谬，至于文章写得干净，每则可以自成一篇小文者，尤其不可多得。我真觉得奇怪，何以中国文人这样喜欢讲那一套老话，如甘蔗滓的一嚼再嚼，还有那么好的滋味。最显著的一例是关于所谓逆妇变猪这类的纪事。在阮元的《广陵诗事》卷九中有这样一则云：

"宝应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载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同游诧为异，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妇后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见》命题云。忆元幼时闻林庾泉云，曾见某处一妇不孝其姑遭雷击，身变为彘，唯头为人，后脚犹弓样马，越年馀复为雷殛死。始意为不经之谈，今见安若此诗，觉天地之大事变之奇，真难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书之。"阮云台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乃喜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殊不可解，且当初不信林庾泉，而后来忽信成安若以至不知为谁之寺僧，尤为可笑。世上不乏

妄人，编造《坐花志果》等书，灾梨祸枣，汗牛充栋，几可自成一库，则亦听之而已，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窠臼耶。中国人虽说是历来受儒家的熏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这是大众的意志，读书人原是其中的一分子，自然是同感的，却要保留他们的优越，去拿出古人说的本不合理的“神道设教”的一句话来做解说，于是士大夫的神学也就成立了。民间自有不成文的神话与仪式，成文的则有《玉历钞传》，《阴骘文》，《感应篇》，《功过格》，这在读书人的书桌上都是与孔教的经有并列的资格的。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文人思想之受神道教的支配正是不足怪的事情，不过有些杰出的人于此也还未能免俗，令人觉得可惜，因此他们所记的这好些东西只能供给我们作材料，去考证他们的信仰，却不足供我们的玩味欣赏了。

对于鬼神报应等的意见我觉得刘青园的要算顶好。青园名玉书，汉军正蓝旗，故书署辽阳玉书，生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所著有《青园诗草》四卷，《常谈》四卷，行于世。《常谈》卷一有云：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固宜如此。”又云：

“言有鬼言无鬼，两意原不相背，何必致疑。盖有鬼者指古

人论鬼神之理言，无鬼者指今人论鬼神之事言。”这个说法颇妙。刘家系儒家，反释道而不敢议周孔，故其说鬼神云于理可有而于事则必无也。又卷三云：

“余家世不谈鬼狐妖怪事，故幼儿辈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恶兽盗贼之伤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无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说梦占梦详梦等事。”又一则列举其所信，有云：

“信祭鬼神宜诚敬，不信鬼神能监察人事。信西方有人其号为佛，不信佛与我有何干涉。信圣贤教人以伦常，不信圣贤教人以诗文。信医药可治病，不信灵丹可长生。信择地以安亲，不信风水能福子孙。信相法可辨贤愚邪正，不信面目能见富贵功名。信死亡之气疠疫之气触人成疾，不信殃煞扑人疫鬼祟人。信阴阳和燥湿通蓄泄有时为养，不信精气闭涸人事断绝为道。信活泼为生机，不信枯寂为保固。信祭祀祖先为报本追远，不信冥中必待人间财物为用。似此之类不一而足，忆及者志之，是非亦不问人，亦不期人必宜如此。”此两则清朗通达，是儒家最好的境地，正如高骏烈序文中所说，“使非行已昭焯，入理坚深，事变周知，知识超旷，何以及此，”不算过誉，其实亦只是懂得人情物理耳，虽然他攻异端时往往太有儒教徒气，如主张将“必愿为僧者呈明尽宫之”，也觉得幼稚可笑。卷三又论闱中果报云：

“乡会两闱，其间或有病者疯者亡者缢者刎者，士子每惑于鬼神报复相骇异。余谓此无足怪。人至万众，何事不有，其故非一，概论之皆名利萦心，得失为患耳。当其时默对诸题，

文不得意，自顾绝无中理，则百虑生焉，或虑贫不能归，或忧饥寒无告，或惧父兄谴责，或耻亲朋讪笑，或债负迫逼，或被人欺骗，种种虑念皆足以致愚夫之短见，而风寒劳瘁病亡更常情也，恶足怪。若谓冤鬼缠扰，宿孽追寻，何时不可，而必俟场期耶。倘其人不试，将置沉冤于不问乎。此理易知，又何疑焉。人每津津谈异，或以警士子之无行者，然亦下乘矣。犹忆己酉夏士子数人肄业寺中，谈某家闺阃事甚媟，一士摇手急止之曰，不可不可，场期已近，且戒口过，俟中后再谈何害。噫，士习如此，其学可知。”在《乡闱记异》这类题目的故事或单行本盛行的时候，能够有如此明通的议论，虽然不过是常识，却也正是卓识了。卷一又有一则，论古今说鬼之异同，也是我所喜欢的小文：

“说鬼者代不乏人，其善说者唯左氏晦翁东坡及国朝蒲留仙纪晓岚耳，第考其旨趣颇不相类。盖左氏因事以及鬼，其意不在鬼。晦翁说之以理，略其情状。东坡晚年厌闻时事，强人说鬼，以鬼自晦者也。蒲留仙文致多辞，殊生鬼趣，以鬼为戏者也。唯晓岚旁徵远引，劝善警恶，所谓以鬼道设教，以补礼法所不足，王法所不及者，可谓善矣，第搢绅先生夙为人望，斯言一出，只恐释黄巫觋九幽十八狱之说藉此得为口实矣。”以鬼道设教，既有益于人心世道，儒者宜赞许之，但他终致不满，这也是他的长处，至少总是一个不夹杂道士气的儒家，其纯粹处可取也。又卷三有一则云：

“余巷外即通衢，地名江米巷，车马络绎不绝。乾隆年间有重车过辙，忽陷其轮，启视之，井也，盖久闭者，因负重石折而

复现焉。里人因而汲饮，亦无他异，而远近好事者遂神其说，言龙见者，言出云者，言妖匿者，言中毒者，有窥探者，倾听者，惊怪者，纷纷不已。余之相识亦时来询访，却之不能，辨之不信，聒噪数月始渐息。甚矣，俗之尚邪，无怪其易惑也。”此事写得很幽默，许多谈异志怪的先生们都受了一番奚落，而阮云台亦在其中，想起来真可发一笑。（七月十八日于北平）

《如梦录》

友人从开封来，送我河南官书局所刻的几种书，其中我所最喜欢的是一册无名氏的《如梦录》。这是一个明末的遗老所撰，记录汴梁鼎盛时情景，犹宋遗民之著《梦华》《梦粱》也，向无刻本，至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汴人常茂徕始据裴氏藏本参订付梓，民国十年重刊，即此书也。本来这是很好的事，所可惜的是编订的人过于求雅正，反而失掉了原书不少的好处。如常氏序中云：

“且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秕稗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王赴临埠集卖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背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偻指难数，读之实堪捧腹。”因此根据了他“于其悠谬繁芜者节删之”的编例便一律除掉了，这实在是很可惜的。那些贵重的传说资料可

以说是虽百金亦不易的，本已好好地记录在书上了，却无端地被一刀削掉，真真是暴殄天物。假如这未经笔的抄本还有地方可找，我倒很想设法找来一读，至少来抄录这些被删的民间传说，也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

话虽如此，现行本的《如梦录》里却也还有许多好材料，而且原著者的"俚言"虽然经过润色，到底是改不胜改，还随处保留着质朴的色味，读时觉得很是愉快。其《试院纪》一篇讲乡试情形甚详，今录一节云：

"至日，按院在三门上坐点名，士子入场，散题。次日辰时放饭。大米饭，细粉汤，竹箩盛饭，木桶盛汤。饭旗二面前走，汤饭随后，自西过东，由至公堂前抬走。正行之际，晓事吏跪禀老爷抽饭尝汤，遂各盛一碗，按院亲尝可用始令放行。至月台下，一旗入西文场，一旗入东文场，至二门，二旗交过堂上，一声梆子响，各饭入号，散与士子食用。次放老军饭，但是小米饭冬瓜汤，一样散法，按院不复尝。午间散饼果，向晚散蜡烛。"这不但可以考见那时情形，文章也实在写得不坏。《街市纪》文最长，几占全书之半，是最重要的部分，讲到封邱王府，云封邱绝后改为魏忠贤祠，忠贤势败，火急拆毁。注引《大梁野乘》云：

"河南为魏珰建祠，树旌曰崇德报功。兴工破土，诸当事者咸往祭告，独提学曹履吉仰视长叹，称病不去拜。力役日千人，昼夜无息。当砌脊时，督工某大参以匠役张三不预禀以红氍毹包裹上兽而俟展拜，怒加责惩，盖借上兽阿奉为上寿也。工未毕，即拆毁，督工某急令先搬兽掷下，三忽跪禀曰，讨红氍毹

裹下兽以便展拜。督工者复怒责之。或谓三多言取责，三曰，吾臀虽苦楚，彼督工者面皮不知几回热矣。”注盖系常氏所为，但所引事却很有意思，是极好“幽默”，不但督工者是官僚代表，即张三亦可以代表民间，一热其面，一苦其臀，而汴梁之陆沉亦终不能免，此正是沉痛的一种“低级趣味”欤。

（七月二十八日）

《拜环堂尺牍》

偶然得到《拜环堂文集》残本一册，会稽陶崇道著，存卷四卷五两卷，都是尺牍，大约是崇祯末刻本。我买这本破书固然是由于乡曲之见，一半也因为他是尺牍，心想比别的文章当较可观，而且篇数自然也多，虽然这种意思未免有点近于买萝卜白菜。看信里所说，似乎在天启时做御史，忤魏忠贤落职，崇祯中再起，在兵部及湖广两地方做官，在两篇尺牍里说起“石簣先叔”，可以知道他是陶望龄的堂侄，但是他的运气似乎比老叔还要好一点，因为遍查海宁陈氏所编的《禁书总录》不曾看见这部集名，在这里边讲到“奴虏”的地方实在却并不少。陶路叔的文章本来也写得颇好，但是我们看了第一引起注意的乃是所说明末的兵与虏的情形。这里可以抄引一二，如卷四《复李茂明尚书》云：

“天下难题至京营而极矣，乱如棼丝，兼投之荆棘丛中，败

烂如腐船，又沉入汪洋海底，自国朝来几人能取而整理之？是何一入老公祖手不数月，声色不动，谈笑自若，而条理井然。去备兵营，掘狐狸之窟也，窟不难掘，而难于群狐之不号。以粮定军，如桶有箍，乃今片板不能增入矣。而粮票以营为据，不聚蚁而聚羊肉，蚁将安往？又禁充发之弊，诸窦杜尽矣。"又《与陆凤台尚书》云：

"京师十月二十七日已后事想已洞悉。京军十万，如尘羹土饭，堪摆不堪嚼。当事者恐撄圣人怒，欲以半为战半为守，弟辈坚执不可，始作乘城之计。弟又谓乘城无别法，全恃火器，而能火器者百不得一。"此盖指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事也。又《与黄鹤岭御史》云：

"国家七八年不用兵，持戟之士化为弱女。今虽暂远都城，而永平遵化非复我有，所恃无恐惟高皇帝在天之灵耳。"卷五《与马大将军》云：

"虏骑渐北，志在遁逃。但饱载而归，不特目今无颜面，而将来轻视中国益复可虞。目下援兵虽四集，为鼠者多，为虎者少。"又卷四《答文太青光禄》云：

"虏之蟠踞原非本心，无奈叛臣扣其马首，使不得前。此番之去谓之生于厌则可，谓之生于畏则不可。"《复李茂明尚书》更简明地说道：

"城自完，以高皇帝之灵而完，非有能完之者。虏自去，以厌所欲而去，非有能去之者。"卷四《答荆璞岩户部》云：

"奉教时尚未闻虏耗也，一变而至此，较之庚戌（一六一〇）其时十倍，其破城毁邑则百倍，而我师死于锋镝之下者亦百倍。

内愈久而愈糜，外愈久而愈悍，中国之长技已见，犬羊之愿欲益奢，此后真不知所税驾矣。弟分辖东直门，正当虏冲，易章缝为韎鞈，餐星寝露者四旬，今日始闻酋旌北指，或者奴亦厌兵乎。"又一书盖在一年后，全文云：

"记东直门答手教时五指欲堕，今且执拂驱暑矣。日月洵易迈，然虏不以客自处，我亦不以客处虏，任其以永遵作卧榻而鼾卧自如。朝士作高奇语，则轰然是之，作平实语则共诋以为恇怯。不知河水合后亦能如此支吾否？而司马门庭几同儿戏，弟言无灵，止付长叹，想台臺所共嗟也。"高奇语即今所谓高调，可见此种情形在三百年前已然。又有《致毛帅（文龙）》一书，说的更淋漓尽致，今录其一部分于下：

"当奴之初起也，彼密我疏，彼狡我拙，彼合我离，彼捷我钝，种种皆非敌手，及开铁一陷，不言守而言战，不言战而且言剿。正如衰败大户仍先世馀休，久驾人上，邻居小民窥见室中虚实，故来挑构，一不胜而怒目张牙，诧为怪事，必欲尽力惩治之。一举不胜，墙垣户牖尽为摧毁，然后紧闭门扇，面面相觑，各各相讥。"这一个譬喻很有点儿辛辣，仿佛就是现今的中国人听了也要落耳朵吧。以上所说的抗清的一方面，另外还有投清的即上文所谓扣其马首的一方面。卷四《与梅长公巡抚》云：

"虏踞遵永未必无归志，奈衿绅从叛者入胡则有集枯之虞，舍胡则有赤族之患，所以牵缠不割耳。"又《与陆凤台尚书》云：

"世庙虏警，其来其去不越十六日。奴初阑入时举朝虽皇皇，料其不能久居，亦或与庚戌等，孰意蟠踞至此。总之白养粹等

去中国则为亡虏，不去中国即得赤族，此所以牵挽不舍耳。”又《通傅元轩本兵》云：

“奴虏披猖，阑入内地，我以七八十年不知兵之将卒当之，不特彼虎我羊，抑且羊俱附虎，如永遵二郡上自缙绅下及走卒，甘心剪发，女请为妾，子愿称臣，牵挽不放胡骑北去的四越月于兹，言之真可痛心，想老公祖亦不禁其发之欲竖也。”

陶路叔的文章不知道说他是那一派好，大抵象王谑庵而较少一点古怪吧。在这两卷尺牍里就有好些妙语，如卷四《通张葆一巡抚》云：

“弟处此譬之老女欲与群少年鬥脂竞粉，不特粗眉不堪细画，亦觉宿酒不比新篘，高明何以教之？”又《与张人林年丈》，说家叔荣龄领乡荐后不得意，在睦州做广文先生，有云：

“寿昌在睦州，犹身中之尻，不特声名文物两浙所绝无，即齿苋赤米不可俾致。日者携其眷属往，不一月而纷纷告归，如逃寇然。”卷五《答邹九一年兄》云：

“某五年俗吏，当奇荒之后，扶饿莩之颈而求其生不得，益觉宦途滋味淡如冰雪。”又《答许芳谷抚台》云：

“犹忆为儿时从先祖于贵署，东偏书室前荔枝石大如鱼舟，后园垂柏高可十寻，不识至今在否。江右诸事约略如浅滩船独木桥，苦无转身地，不知粤西何如也。”这些文字都写得不坏，自有一种风趣，却又不落入窠臼，以致求新反陈，如王百谷之流那样。书中又有两封信全篇均佳，卷一《与天台山文心大师》云：

“山中别时觉胸中口中有无数唱和语，而一抵家只字全无，

甚哉有家之累也。莼菜越人以此味压江南，乃天台亦产之，鹤背上又带出许多来，益惹妒矣。尊作细玩，字字清冷。序语不敢辞，或合诸刻汇成一集，抑散珠片金，且零星现露耶，便中幸示之。日者所惠藤杖被相知者持去，又见所造葉笠甚佳，敢乞此二物以为山行胜具，不以我为贪否？一笑。"卷五《与王遂东工部》云：

"江右相闻后至今又三载，荣俸及瓜，娇莺尚坐故枝，何也？荆去家四千里，去留都三千里，与翁台隔越遂同化外。小儿书来云，输金大邀宽政，晋谒之下饮以罗绮，浓情眷眼俱出格外，弟何施而受此赐，感谢感谢。拙剃不禁遭连鬓胡，荆南何地，有旧藩又有新藩，有水客又有陆客，有部使又有内使，旧江陵一血手溅及弟衣，遂欲与之共浣，鉴湖味如蜜，欲尝不可，奈之何哉。徐善伯差满将行，喜吴金堂为之继，尚有故乡声气，不然几孤另煞也。兹遣视小儿，手勒附谢。小儿质弱，即试未必伤，山妻卧病，家间乏人，意欲稍傍宫墙即令还里，当事者倘加羁絷，犹望翁台一言鬆之也，并恳。"此信系寄谯庵的，说也奇怪，文字也有点象《文饭小品》中物了。剃发匠怕连鬓胡原是俗语，至今还有这句话，遂欲与之共浣云云乃点不好句读，究竟不知道是共浣鉴湖呢，还是鉴湖味如蜜，无论如何总觉得不大容易懂。这两卷书百三十六页中有不少好文章好材料，很值得把他抄出来，若是照旧小说的说法，恐怕还会在梦里看见有人红袍纱帽来拜呢。但是，陶路叔生于明季，乱谈国事，居然无妨，而且清朝也没有找到他，列入禁书，这全是他自己的运气，却与我辈无干的了。　　（八月四日）

读禁书

禁书目的刻板大约始于《咫进斋丛书》，其后有《国粹学报》的排印本，最近有杭州影印本与上海改编索引式本。这代表三个时期，各有作用；一是讲掌故，学术的；二是排满，政治的；三是查考，乃商业的了。在现今第三时期中，我们想买几本旧书看的人于是大吃其亏，有好些明末清初的著作都因为是禁书的缘故价格飞涨，往往一册书平均要卖十元以上，无论心里怎么想要也终于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果真是好书善本倒也罢了，事实却并不这样，只要是榜上有名的，在旧书目的顶上便标明禁书字样，价钱便特别地贵，如尹会一王锡侯的著述实在都是无聊的东西，不值得去看，何况更花了大钱。话虽如此，好奇心到底都有的，说到禁书谁都想看一看，虽然那蓝胡子的故事可为鉴戒，但也可以知道禁的效力一半还是等于劝。假如不很贵，王锡侯的《字贯》我倒也想买一部，否则想借看一下如是太贵而别人有这部书。至于看了不免多少要失望，则除好书善本外的禁书大抵都不免，我也是预先承认的。近时上海禁书事件发生，大家谈起来都知道，可是《闲话皇帝》一文谁也没有见过，以前不注意，以后禁绝了。听说从前有《闲话扬州》一文激怒了扬州人，闹了一个小问题，那篇《闲话》我也还不曾见到。这篇《闲话》因为事情更大了，所以设法去借了一个抄本来，从头至尾用心读了一

遍，觉得文章还写得漂亮，此外还是大失望。这是我最近读禁书的一个经验。

不过天下事都有例外。我近日看到明末的一册文集，十足有可禁的程度，然而不是禁书。这书叫作《拜环堂文集》，会稽陶崇道著，即陶石篑石梁的侄子，我所有的只是残本，第五六两卷，内容都是尺牍。从前我翻阅姚刻《禁书目》，仿佛觉得晚明文章除七子外皆在禁中，何况这陶路甫的文中有许多奴虏字样，其宜全毁明矣，然而重复检查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却终未发见他的名字，这真真是大运气吧。虽然他的文集至今也一样地湮没，但在发现的时候头上可以不至于加上标识，定价也不至过高，我们或者还有得到的机会，那么这又可以算是我们读者的运气了。

文集卷四《复杨修翎总督》云：

"古人以犬羊比夷虏，良有深意。触我啮我则屠之，弭耳乞怜则抚而驯之。"又《与张雨苍都掌科》云：

"此间从虏中逃归者言，虏张甚，日则分掠，暮则饱归，为大头目者二，胡妓满帐中，醉后鼓吹为乐。此虽贼奴常态，然非大创势不即去，奈何。"看这两节就该禁了。此外这类文字尚多，直叙当时的情形，很足供今日的参考。最妙的如《答毛帅（案即毛文龙）》云：

"当奴之初起也，彼密我疏，彼狡我拙，彼合我离，彼捷我钝，种种皆非敌手，及开铁一陷，不言守而言战，不言战而且言剿。正如衰败大户，仍先世馀休，久驾人上，邻居小民见室中虚实，故来挑搆，一不胜而怒目张牙，诧为怪事，必欲尽力

惩治之，一举不胜，墙垣户牖尽为摧毁，然后紧闭门扇，面面相觑，各各相讥。此时从颓垣破壁中一人跃起，招摇僮仆，将还击邻居，于是群然色喜，望影纳拜，称为大勇，岂知终是一人之力。"形容尽致，真可绝倒，不过我们再读一遍之后，觉得有点不好单笑明朝人了，仿佛这里还有别的意义，是中国在某一时期的象征，而现今似乎又颇相象了。集中也有别的文章，如《复朱金岳尚书》云：

"凡人作文字，无首无尾，始不知何以开，后不知何以阖，此村郎文字也。有首有尾，未曾下笔，便可告人或用某事作开，或用某事作阖，如观旧戏，锣鼓未响，关目先知，此学究文字也。苏文忠曰，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布，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夫所谓万斛者，文忠得而主之者也；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文忠不得而主之者也。识此可以谈文，可以谈兵矣。"作者原意在谈兵，因为朱金岳本来就是兵家，但是这当作谈文看，也说得很有意思。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云：

"窃谓文之未成体者冗剽芜杂，其气不清，桐城诚为对症之药。然桐城言近而境狭，其美亦殆尽矣，而迤逦陵迟，其势将合于时文。"这所说的正是村郎文字与学究文字，那与兵法合的乃是文学之文耳。陶路甫毕竟是石簣石梁的犹子，是懂得文章的，若其谈兵如何，则我是外行，亦不能知其如何也。

（八月十六日）

※

《古南馀话》

自从《白香词谱笺》刻入《半庵丛书》，流通世间，舒白香的名字遂为一般人所知，只看坊间多翻印《词谱》可以知道，虽然也有人把他和白香山混作一个的。但是，白香的著作除《词谱》外平常却不很多见。从前我只有他的一部《游山日记》，记在庐山天池避暑时事，共十二卷，文章写得很有风趣，思想也颇明达，是游记中难得之作。后来又从上海买得一部书，无总名，共七册，内有书十一种二十九卷，其中十种都是白香所著，《游山日记》亦在内。查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辛，此即《舒白香杂著》，但书目有《骖鸾集》三卷，此本缺，而别多《联璧诗钞》二卷，录其伯祖东轩祖补亭诗各百首，父保斋诗二十五首。《缑山集》、《秋心集》、《花仙小志》各一卷，皆伤逝悼亡之作，《南征集》、《婺舲馀稿》各一卷，则行旅作也。又《和陶诗》一卷，《香词百选》一卷，系白香所作词，由其门人选录百篇。以上七种为诗词，散文则《游山日记》外有《古南馀话》五卷，《湘舟漫录》三卷，亦是诗话随笔之流，别有清新之趣，而不入于浮薄，故为难得。《古南馀话》卷四云：

"仲实问诗馀小词自唐宋以迄元明可谓灿备，鲜有不借径儿女相思之情者，冬烘往往腹诽之，谓恐有妨于学道，其说然欤？余曰：天有风月，地有花柳，与人之歌舞其理相近，假使

风月下旗鼓角逐，花柳中呵导排衙，不杀风景乎。天下不过两种人，非男即女，今必欲删却一种，以一种自说自扮，不成戏也。故虽学如文正公，亦复有儿女相思之句，正所谓曲尽人情，真道学也。道学之理不知何时竟讲成尘羹涂饭，致南宋奸党直诋为无用之尤，肆意轻侮，亦岂非冬烘妄测之过哉。夫道学所以正人心平天下也，苟好恶不近人情，则心术伪矣，亦恶能得人之情平人之心。诗之教，化行南国始自闺房，书之教，协帝重华基于妫汭，理必然也，而况歌词乃导扬和气调变阴阳之理，而顾讳言儿女乎。故自《十九首》以及苏李赠答魏晋乐章，其寓托如出一口，良由发乎性情耳。姑专就小词而论，才如苏公犹不免铁板之诮，谓其逞才气著议论也。词家风趣宁痴勿达，宁纤勿壮，宁小巧勿粗豪，故不忌儿女相思，反不贵英雄豁达，其声哀以思，其义幽以怨，盖变风之流也。其流在有韵之文最为卑近，再降而至于填词止矣，原可不学，学之则不可不求合拍。李后主，姜鄱阳，易安居士，一君一民一妇人，终始北宋，声态绝妍。秦七黄九皆深于情者，语多入破，柳七虽雅擅骚名，未免俗艳，玉田尚矣，近今惟竹垞老人远绍此脉，善手虽众，鲜能度越诸贤者，各就所得名之篇，注意之旨，揣声而学之，有馀师矣。”这可以算是白香的词论，读《词谱》的人当有可参考之处。其下一则云：

“怡恭亲王昔重刻《白香词谱》时，问所订有遗憾否。余笑对言：有两事惜难补作，似有憾，一欲代朱夫子补作一词，一欲代姜鄱阳补捐一监。闻者绝倒。”又卷五录其少作《闲情集序》，其上半云：

"情之正者日用于伦常之中，惟恐不足，恶得闲？然窃谓饥与谷相需，而先生之馔乃尚羞脯，所居不过容榻，而文王之囿半于国中，是闲复倍于正者何也。吾立于是，四旁皆闲地耳，使握其四旁若堑，则立者以惧。当暑而裸，冠服皆闲物耳，苟并其裘而毁弃，则裸者以忧。盖惧无馀地，而忧或过时，亦闲情耳。尧舜以箕颍为闲情，巢由亦以揖逊为闲情。夷齐以征伐为闲情，武周亦以饿死为闲情。将谓饿死为闲情，彼饿死何汲汲也。谓箕颍为闲情，彼遁世何无闷也。由是观之，无正非闲，无闲非正。身世之所遭，智力之所及，惨淡经营，都求美善，逮夫事往情移，梦回神往，即一身之中，旬日之内，所言所行，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又何况于局外闲观者哉。"辩说闲情，可谓语妙天下。下文又云：

"吾故常默然也。不言人过失，人本无过失也。不言时务，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也，道听途说又恐传闻失实也。"引用《水浒传序语》，显然很受唱经堂的影响，虽然不曾明白说起。《湘舟漫录》中又有几节话说得很好，卷一说风流云：

"黄龙寺晦堂长老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不答。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昨秋寓都昌南山，一夕与五黄散步溪桥间，仲实问风流二字究作何解。予曰，此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之象也，被有文无行人影射坏了，柳下惠曾皙庄子诸葛孔明陶靖节及宋之周邵苏黄，乃所谓真风流耳。吉人以为然。晦堂以禅趣释经，吾以经义训疑训，故牵连书之。"又卷三亦有类似的一则云：

"雅达亦何与康济之学而儒术重之？盖雅则贱货贵德，达则慕义轻生，故可重也。若只如世俗以诗酒书画为雅，以不拘行检为达，至于出处趣向义利生死之关，仍录录茫无择执，亦俗物耳，何雅达之有。"这种说法实在是很平实而亦新奇。为什么呢？向来只有那些不近人情的道学家与行不顾言的文人横行于世，大家听惯了那一套咒语，已经先入为主，所以对于平常实在的说法反要觉得奇怪，那也是当然的事吧。《古南馀话》有记琐事的几则亦均可喜，卷三云：

"友三（案即古南寺住持僧）言往自村墟归，至野老泉下，遥见一狐低头作禹步，规行若环，而寺门一鸡即奋飞入其环中，为狐攫去，僧号逐不释。然则祝由治病，厌胜杀人，及飞头换腿之术，咸不诬矣。"

"友三又言，古南松鼠多而诈，竹初生则折其笋，栗未熟则毁其房，彼视狸如奴，视犬如仆，毫不畏。一日有猎人牵犬憩所巢树下，仰见鼠怒跃而号，松鼠竟直堕其前，不敢遁也。"

"友三尝筛米树下，一枭栖木末，俯视目眩，直堕筛中，因被擒。佃人病头眩，乞其枭，杀而食之，眩疾愈。余笑曰，理当益眩，何忽愈？然则使醉人扶醉人反不颠耶。刘伯伦有言，一石已醉，五斗解醒。是则以眩枭医眩人耳。吾问以枭食母事，友三谓一孚两子，子大则共食父母。余曰，不然，是人间只二枭矣，何宝刹枭声之多耶。盖亦犹人中之禽，偶一不孝，辄并其兄弟疑之，不尽然也。枭如能孝，吾且令鸟为之友。"记录这些小动物的生态很有意思，其关于枭的说明亦有识见，虽然偶一不孝之说还不免有所蔽，至于鸡与松鼠受制于狐犬，盖系事

实，如鼠之于猫，蛙之于蛇，遇见便竦伏不能动，世所习知，此虽仿佛催眠术，却与禁厌不同，盖一是必然而一是非必然，故祝由科与狐犬终不是一类也。白香的文章颇多谐趣，在《游山日记》中最为常见，卷一记嘉庆九年六月甲子（初七日）事有一节云：

"五老峰常在云中，不能识面。峰半僧庐为博徒所据，不可居。西辅至峰寺，云亦下垂，至寺门一无所见，但闻呼卢声，亦不知五峰绝顶尚离寺几千丈也。"

《游山日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书，其中记郡掾问铁瓦，商人看乌金太子，都写得极妙，现在却不多抄了。林语堂先生曾说想把这书重印出来，我很赞成他的意思，希望这能够早日实现，所以我在这里少说一点亦正无妨耳。

（二十四年九月廿四日，于北平）

《广东新语》

近来买了一两部好书。不，这所谓好书，只是自己觉得喜欢罢了，并不是什么难得的珍本，反正这都是几块钱一部的书，因为价廉所以觉得物美也未可知。这书一部是金圣叹的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一部是屈翁山的《广东新语》。著者是明朝的遗民。书却都是清朝板，差幸是康熙年的刻本，还觉得可喜。我平常有一种怪脾气，顶讨厌那书里的避讳字，特别是清朝的。譬如

桓字没有末笔，便当作“帖体”看待，玄弘二字虽然宋朝也有，却有点看不顺眼了，至于没臂膊的胤字与没有两只脚的顒字则简直不成样子，见了令人生气。顺治时刻的书没有这些样子，所以顶干净，康熙刻本里只有两个字，烨字又很少见，也还将就得过去，至于书刻得精不精尚在其次。

我很喜欢讲风物的书。小时候在丛书里见到《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等小册子，觉得很有兴味，唐以后书似乎没有什么了，《尔雅》统系的自然在外。明朝的有谢在杭的《五杂组》十六卷，虽然并不是讲一地方的，物部四卷里却有不少的好材料，而且文章也写得简洁有致。志地方风物的我在先有周栎园的《闽小记》四卷，今又加上这《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同样是我所爱读的。这本来与古地志如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高似孙的《剡录》等该是同类，不过更是随笔的了，文艺趣味因此增高，在乙部的地位也就变动，虽然还自有其价值。《五杂组》卷一有一则记闽中雪云：

“闽中无雪，然间十馀年亦一有之，则稚子里儿奔走狂喜，以为未始见也。余忆万历戊子二月初旬天气陡寒，家中集诸弟妹构火炙蛎房噉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数刻地下深几六七寸，童儿争聚为鸟兽，置盆中戏乐，故老云数十年未之见也。至岭南则绝无矣。柳子厚答韦中立书云，二年冬大雪，逾岭被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仓皇噬吠，狂走累日。此言当不诬也。”《广东新语》卷一《天语》中说冰云：

“粤无冰，其民罕知，有南风合冰东风解冻之说。岁有微霜则百物蕃盛，谚曰，勤下粪不如早犁田，言打霜也。冰生于霜，

粤无冰，以无霜也，故语曰岭南无地著秋霜，又曰天蛮不落雪。即或有微冰，辄以为雪，或有微雪以为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者。……或极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复为雨矣。少陵云，南雪不到地，是矣。”二文均佳，而《新语》娓娓百十言说粤之无冰无霜雪乃尤妙。或言有撰北欧《冰地志》者，其第二十章曰《关于蛇类》，文只一句云，“冰地无蛇”。庄谐不同，大意有相似者。卷二《地语》中记陈村荻塘洸口四市茶园诸文并佳，今节录其《四市》一文之上半云：

“东粤有四市。一曰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亦曰洞天药市。有捣药禽，其声玎珰如铁杵臼相击，一曰红翠，山中人视其飞集之所，知有灵药。罗浮故多灵药，而以红翠为导，故亦称药师。一曰香市，在东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鲎[illegible]，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饷客，杂姜酱，食之味甚甘美，其细珠若粱粟者亦多实于腹中矣。语曰，生长海隅，食珠衣珠”。又卷三《山语》中记罗浮山有云：

“山远视之，一云也。大约阴则云在上，晴则云在下，半阴半晴则云在中以为常，顶曰飞云，言常在云中不可见也。又罗山在西多阴，故云常在其上，浮山在东多阳，故云常在其下。日之出，浮山先见，而罗山次之，以云在其下故也。

“石洞多石，一山之石若皆以此为归，大小积叠无根柢。有曰挂冠石者，一砥一峙，峙者高数寻，砥者可坐人百许，尤杰出。自石鲟行百馀武，夹壁一悬泉，仅三十尺，影蔽枫林而下

猿猴饮者出没水花中，见人弗畏。此洞之最幽处也。”《新语》的文章不象《景物略》或《梦忆》那样波峭，但清疏之中自有幽致。全书中佳文甚多，不胜备录，其特别有意思者则卷十二《诗语》中有《粤歌》一则，凡二千三百馀言，纪录民间歌谣，今抄取数节：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声长节，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之大端也。……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踢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着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灯心点着两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又曰：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又曰：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竹叶歌曰：竹叶落，竹叶飞，无望翻头再上枝，担伞出门人叫嫂，无望翻头做女时。素馨曲曰：素馨栅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

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有曰：一更鸡啼鸡拍翼，二更鸡啼鸡拍胸，三更鸡啼郎去广，鸡冠沾得泪花红。有曰：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尾，鸳鸯怎得不相寻。有曰：大头竹笋作三椏，敢好后生无置家，敢好早禾无入米，敢好攀枝无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李雨村辑《南越笔记》十六卷，多抄《新语》原文，此篇亦在内，题曰《粤俗好歌》，但均不注出处，是一大毛病。《闽小记》文章亦佳，栎园思想却颇旧，不大能够了解那时的新文艺倾向，故书中关于闽歌没有类似的记载，或者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不懂得，也说不定。清末郭柏苍著《竹间十日话》六卷，卷五中有一则云：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此福州儿辈曲也，明韩晋之先生载入文集中，谓此古三言诗也，闽无风，此却可当闽风。村农插秧歌云：等郎等到月上时，月今上了郎未来（叶音黎。《诗》：羊牛下来。《王母白云谣》：尚复能来。）莫是奴屋山低月出早，莫是郎屋山高月出迟？不是出早与出迟，大半是郎没意来。记得当初未娶嫂，三十无月暗也来。词虽鄙亵，往复再三，亦文人才士托兴彤管也。"墨憨斋整十卷的《编刊山歌》只好算是例外，象这样能够赏识一点歌谣之美者在后世实在也是不可多得了。

屈翁山在明遗民中似乎是很特别的一个，其才情似钱吴，其行迹似顾黄，或者还要倔强点，所以身后著作终于成了禁书，诗文集至今我还未曾买得。《广东新语》本来也在禁中，清末在

广东有了重刊本，通行较多。就是在这记风物的书中，著者也时时露出感愤之气，最显著的是卷二《地语》中《迁海》这一篇，其上半云：

“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来，田庐丘墓子孙世守之勿替，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岁壬寅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徼，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资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明年癸卯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其八月，伊吕二大人复来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来巡界。遑遑然以海防为事，民未尽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垄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馀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之，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这一篇可以说是文情俱至了，然而因此难免于违碍，此正是常例也。书中禽兽草木诸语中尚多有妙文，今不再录，各文大抵转抄在《南越笔记》中，容易得见，若《迁海》者盖不可见者也。（廿四年九月十一日于北平）

《岭南杂事诗抄》

近来不知怎的似乎与广东很有缘分，在一个月里得到了三部书，都是讲广东风土的。一是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二十八卷，一是李调元辑的《南越笔记》十六卷，一是陈坤著的《岭南杂事诗抄》八卷。这都不是去搜求来的，只是偶尔碰见，随便收下，但是说这里仍有因缘，那也未始不可以这样说。我喜欢看看讲乡土风物的书，此其一。关于广东的这类书较多，二也。本来各地都有这些事可讲，却是向来不多见，只有两广是特别，自《南方草木状》，《北户录》，《岭表录异》以来著述不绝，此外唯闽蜀略可相比，但热闹总是不及了。

屈翁山是明朝的遗民，《广东新语》成了清朝的禁书，这于书也是一个光荣吧。但就事论事，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内容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极好，随便取一则读了都有趣味，后来讲广东事情的更忍不住要抄他。其分类为天地山水石等二十八语，奇而实在，中有坟语香语，命名尤可喜。从前读《酉阳杂俎》，觉得段柯古善于立新奇的篇名，如《尸穸》，如《黥》，如《肉攫部》等，《新语》殆得其遗意欤。卷八《女语》中乃列入《椓者》一则，殊觉可笑，本来已将疯人和盗收在卷七《人语》之末，那么椓者亦何妨附骥尾？但我在这条里得到很好的材料，据说五代末刘銮时重用宦官，“进士状头或释道有才略可备问者皆下蚕室，

有得出入宫闱”，因知明朝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之阉割优伶盖亦令所本也。

《南越笔记》出来的时候《广东新语》恐怕已经禁止了，但如我上边所说，李雨村确也忍不住要抄他，而且差不多全部都选抄。元来说是辑，所以这并不妨，只可惜节改得多未能恰好，卷四有《南越人好巫》一则，系并抄《新语》卷六《神语》中《祭厉》及《二司》之文。而加“南越人好巫”一语于其前，即用作题目，据我看来似不及原本。《二司》条下列记五种神道，全文稍长今不具录，但抄其下半于左：

“有急脚先锋神者，凡男女将有所私，从而祷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酬之。神前香囊堆积，乞其一二，则明岁酬以三四。新兴有东山神者，有处女采桑过焉，歌曰，路边神，尔单身，一蚕生二茧，吾舍作夫人。还家果一蚕二茧，且甚巨。是夜风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红丝自屋起牵入庙中，追寻之，兀坐无声息矣。遂泥而塑之，称罗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于舟中目成，将及岸，女溺于水，男从而援之，俱死焉，二尸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为恩情庙。此皆丛祠之淫者，民未知义，以淫祠为之依归，可悲也。”《笔记》所录没有民未知义以下十四字，我想还是有的好。这令我想起永井荷风的话来。荷风在所著《东京散策记》第二篇《淫祠》中曾说过：

“我喜欢淫祠。给小胡同的风景添点情趣，淫祠要远胜铜像，更有审美的价值。”他后来列举对那欢喜天要供油炸的馒头，对大黑天用双叉的萝葡，对稻荷神献奉油豆腐等等荒唐无稽的风

俗之后，结论说道：

“天真烂漫的而又那么鄙陋的此等愚民的习惯，正如看那社庙的滑稽戏和丑男干舞，以及猜谜似的那还愿的扁额上的拙稚的绘画，常常无限地使我的心感到慰安。这并不单是说好玩。在那道理上议论上都无可说的荒唐可笑的地方，细细地想时却正感着一种悲哀似的莫名其妙的心情也。”我们不能说屈翁山也有这种心情，但对于民众的行事颇有同情之处，那大抵是不错的吧。

《岭南杂事诗钞》有些小注也仍不能不取自《新语》，虽然并不很多，大约只是名物一部分罢了。卷一有一首咏急脚先锋的，注语与上文所引正同，诗却很有意思：

“既从韩寿得名香，一瓣分酬锦绣囊。但愿有情成眷属，神仙原自羡鸳鸯。”民国初年我在大路口地摊上得到过一个秘戏钱，制作颇精，一面“花月宜人”四大字，一面图上题八字云，“得成比翼，不羡神仙”。这与诗意可互相发明。《杂事诗》卷七又有咏露头妻的一首，诗云：

“乍聚风萍未了因，镜中鸾影本非真。浮生可慨如朝露，飞洒杨花陌路人。”注云：

“粤俗小户人家男女邂逅，可同寝处，俨若夫妇，稍相忤触，辄仍离异，故谓之露头妻，犹朝露之易晞也。”案此即所谓舋姘头，国内到处皆有，大抵乡村较少，若都市商埠则极寻常。骈枝生著《拱辰桥踏歌》卷上有一则云：

“东边封起鸳鸯山，西边宕出鸳鸯场。鸳鸯飞来鸳鸯住，鸳鸯个恩情勿久长。”这几首诗都颇有风人之旨，因为没有什么轻

薄或道学气，还可以说是温厚。这是《杂事诗钞》的一种特色。此外还有一种特色，则是所咏大部分是关于风俗的。《诗钞》全部八卷共三百八十八首，差不多有五卷都是人事，诗数在二百首以上。草木鸟兽虫鱼的记录在散文上容易出色，做成韵文便是咏物诗，咏得不工固然不好，咏得工又是别一样无聊，故集中才七十首，馀则皆古迹名胜也。卷五咏"半路吹"云：

"妾本风前杨柳枝，随风飘荡强支持。果能引凤秦台住，箫管何妨半路吹。"自注云：

"粤俗贫家鬻女作妾，恐邻家姗笑，先向纳妾者商明，用采舆鼓吹登门迎娶，至中途改装前往，谓之半路吹。"与上文露头妻均是好例，记述民间俚俗，而诗亦有风致。又卷七咏"火轮船"云：

"机气相资水火功，不须人力不须风，暗轮更比明轮稳，千里沧波一日通。"注云：

"火轮船制自外洋，轮有明暗之分，以火蒸水取气激轮而行，瞬息百里，巧夺天工，近年中华俱能仿造，长江内河一律驶用矣。"诗并不佳，只取其意思明达，对于新事物亦能了解耳。我们随便拿陶方琦的诗来比较，在《湘麋阁遗诗》卷二有《坐火轮车至吴淞》一诗，末四句云：

"沪中地力久虚竭，凿空骋险宜荒陬，自予不守安步戒，西人于汝夫何尤。"陶君虽是吾乡学者，但此等处自不甚高明，不能及陈子厚。陶诗作于光绪丁丑，《如不及斋集》亦在此时刻成，陈诗之作当在陶前也。（十月十日）

《隅田川两岸一览》

我有一种嗜好。说到嗜好平常总没有什么好意思，最普通的便是抽鸦片烟，或很风流地称之曰“与芙蓉城主结不解缘”。这种风流我是没有。此外有酒，以及茶，也都算是嗜好。我从前曾经写过一两篇关于酒的文章，仿佛是懂得酒味道似的，其实也未必。民十以后医生叫我喝酒，就每天用量杯喝一点，讲到我的量那是只有绍兴半斤，曾同故王品青君比赛过，三和居的一斤黄酒两人分喝，便醺醺大醉了。今年又因医生的话而停止喝酒，到了停止之后我乃恍然大悟自己本来不是喝酒的人，因为不喝也就算了，见了酒并不觉得馋。由是可知我是不知道酒的，以前喜欢谈喝酒还有点近于伪恶。至于茶，当然是每日都喝的，正如别人一样。不过这在我也当然不全一样，因为我不合有苦茶庵的别号，更不合在打油诗里有了一句“且到寒斋吃苦茶”，以至为普天下志士所指目，公认为中国茶人的魁首。这是我自己招来的笔祸，现在也不必呼冤叫屈，但如要就事实来说，却亦有可以说明的地方。我从小学上了绍兴贫家的习惯，不知道喝“撮泡茶”，只从茶缸里倒了一点茶汁，再羼上温的或冷的白开水，骨都骨都地咽下去。这大约不是喝茶法的正宗吧？夏天常喝青蒿汤，并不感觉什么不满意，我想柳芽茶大抵也是可以喝的。实在我虽然知道茶肆的香片与龙井之别，恐怕柳叶

茶叶的味道我不见得辨得出，大约只是从习惯上要求一点苦味就算数了。现在每天总吃一壶绿茶，用一角钱一两的龙井或本山，约须叶二钱五分，计值银二分五厘，在北平核作铜元七大枚，说奢侈固然够不上，说嗜好也似乎有点可笑，盖如投八大枚买四个烧饼吃是极寻常事，用不着什么考究者也。

以上所说都是吃的，还有看的或听的呢？一九〇六年以后我就没有看过旧戏，电影也有十年不看了。中西音乐都不懂，不敢说有所好恶。书画古董随便看看，但是跑到陈列所去既怕麻烦，自己买又少这笔钱，也就没有可看，所有的几张字画都只是二三师友的墨迹，古董虽号称有"一架"，实亦不过几个六朝明器的小土偶和好些要货而已。据尤西堂在《艮斋杂说》卷四说：

"古人癖好有极可笑者。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饮，则烹而玩之。吕行甫好墨而不能书，则时磨而小啜之。东坡亦云，吾有佳墨七十丸，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近时周栎园藏墨千铤，作祭墨诗，不知身后竟归谁何。子不磨墨，墨当磨子，此阮孚有一生几两屐之叹也。"这种风致唯古人能有，我们凡夫岂可并论，那么自以为有癖好其实亦是僭妄虚无的事，即使对于某事物稍有偏向，正如行人见路上少妇或要多看一眼，亦本是人情之自然，未必便可自比于好色之君子也。

说到这里，上文所云我有一种嗜好的话几乎须得取消了，但既是写下了也就不好那么一笔勾消，所以还只得接着讲下去。所谓嗜好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极平常的一件事，便是喜欢找点书看罢了。看书真是平常小事，不过我又有点小小不同，因为

架上所有的旧书固然也拿出来翻阅或检查，我所喜欢的是能够得到新书，不论古今中外新刊旧印，凡是我觉得值得一看的，拿到手时很有一种愉快，古人诗云，老见异书犹眼明，或者可以说明这个意思。天下异书多矣，只要有钱本来无妨"每天一种"，然而这又不可能，让步到每周每旬，还是不能一定办到，结果是愈久等愈希罕，好象吃铜槌饭者(铜槌者铜锣的槌也，乡间称一日两餐曰扁担饭，一餐则云铜槌饭)，捏起饭碗自然更显出加倍的馋痨，虽然知道有旁人笑话也都管不得了。

我近来得到的一部书，共三大册，每册八大页，不过一刻钟可以都看完了，但是我却很喜欢。这书名为《绘本隅田川两岸一览》，葛饰北斋画，每页题有狂歌两首或三首，前面有狂歌师壶十楼成安序，原本据说在文化三年(一八〇六)出板，去今才百三十年，可是现在十分珍贵难得，我所有的大正六年(一九一七)风俗绘卷图画刊行会重刻本，木版着色和纸，如不去和原本比较，可以说是印得够精工的了，旧书店的卖价是日金五元也。北斋画谱的重刻本也曾买了几种，大抵是墨印或单彩，这一种要算最好。卷末有刊行会的跋语，大约是久保田米斋的手笔，有云：

"此书不单是描写蘸影于隅田川的桥梁树林堂塔等物，并仔细描画人间四时的行乐，所以亦可当作一种江户年中行事绘卷看，当时风习跃然现于纸上。且其图画中并无如散见于北斋晚年作品上的那些夸张与奇癖，故即在北斋所挥洒的许多绘本之中亦可算作优秀的佳作之一。"永井荷风著《江户艺术论》第三篇论"浮世绘之山水画与江户名所"，以北斋广重二家为主，讲到

北斋的这种绘本也有同样的批评：

“看此类绘本中最佳胜的《隅田川两岸一览》，可以窥知北斋夙长于写生之技，又其戏作者的观察亦甚为锐敏。而且在此时的北斋画中，后来大成时代所常使我们感到不满之支那画的感化未甚显著，是很可喜的事。如《富岳三十六景》及《诸国瀑布巡览》，其设色与布局均极佳妙，是足使北斋不朽的杰作。但其船舶其人物树木家屋屋瓦等不知怎地都令人感到支那风的情趣。例如东都骏河台之图，佃岛之图，或武州多摩川之图，一见觉得不象日本的样子。《隅田川两岸一览》却正相反，虽然其笔力有未能完全自在处，但其对于文化初年江户之忠实的写生颇能使我们如所期望地感触到都会的情调。”又说明其图画的内容云：

“书共三卷，其画面恰如展开绘卷似地从上卷至下卷连续地将四时的隅田川两岸的风光收入一览。开卷第一出现的光景乃是高轮的天亮。孤寂地将斗篷裹身的马上旅人的后边，跟着戴了同样的笠的几个行人，互相前后地走过站着斟茶女郎的茶店门口。茶店的芦帘不知道有多少家地沿着海岸接连下去，成为半圆形，一望不断，远远地在港口的波上有一只带着正月的松枝装饰的大渔船，巍然地与晴空中的富士一同竖着他的帆樯。第二图里有戴头巾穿礼服的武士，市民，工头，带着小孩的妇女，穿花衫的姑娘，挑担的仆夫，都趁在一只渡船里，两个舟子腰间挂着大烟管袋，立在船的头尾用竹篙刺船，这就是佃之渡。”要把二十几个图的说明都抄过来，不但太长，也很不容易，现在就此截止，也总可以略见一斑了。

我看了日本的浮世绘的复印本，总不免发生一种感慨，这回所见的是比较近于原本的木刻，所以更不禁有此感。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画的呢？去年我在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君的家里见到原刻《十竹斋笺谱》，这是十分珍重的书，刻印确是精工，是木刻史上的好资料，但事实上总只是士大夫的玩意儿罢了。我不想说玩物丧志，只觉得这是少数人玩的。黑田源次编的《支那古板画图录》里的好些“姑苏版”的图画那确是民间的了，其位置与日本的浮世绘正相等，我们看这些雍正乾隆时代的作品觉得比近来的自然要好一点，可是内容还是不高明。这大都是吉语的画，如五子登科之类，或是戏文，其描画风俗景色的绝少。这一点与浮世绘很不相同。我们可以说姑苏板是十竹斋的通俗化，但压根儿同是士大夫思想，穷则画五子登科，达则画岁寒三友，其雅俗之分只是楼上与楼下耳。还有一件事，日本画家受了红毛的影响，北斋与广重便能那么应用，画出自己的画来，姑苏板画中也不少油画的痕迹，可是后来却并没有好结果，至今画台阶的大半还是往下歪斜的。此外关于古文拳法汤药大刀等事的兴废变迁，日本与中国都有很大的差异，说起来话长，所以现在暂且不来多说了。

（十月十九日，在北平记）

※

《幼小者之声》

柳田国男的著述，我平时留心搜求，差不多都已得到，除早年绝板的如《后狩词记》终于未能入手外，自一九〇九年的限定初板的《远野物语》以至今年新出的增补板《远野物语》，大抵关于民俗学的总算有了。有些收在预约的大部丛书里的也难找到，但从前在儿童文库里的两本《日本的传说》与《日本的故事》近来都收到春阳堂的《少年少女文库》里去，可以零买了，所以只花了二三十钱一本便可到手，真可谓价廉物美。又有一册小书，名为《幼小者之声》，是《玉川文库》之一，平常在市面上也少看见，恰好有一位北大的旧学生在玉川学园留学，我便写信给他，声明要敲一竹杠，请他买这本书送我，前两天这也寄来了，共计新旧大小搜集了二十五种，成绩总算不坏。

《幼小者之声》不是普通书店发行的书，可是校对特别不大考究，是一个缺点，如标题有好几处把著者名字都错作柳田国夫，又目录上末了一篇《黄昏小记》错作黄昏小说。这是"菊半截"百六页的小册子，共收小文六篇，都是与儿童生活有关系的。柳田的作品里有学问，有思想，有文章，合文人学者之长，虽然有时稍觉有艰深处，但这大抵由于简练，所以异于尘土地似干燥。第三篇题曰《阿杉是谁生的》(osugi tarono ko? 写汉字可云阿杉谁之子，但白话中儿子一语只作男性用，这里阿杉是

女性名字，不能适用，只好改写如上文。江云旅中小片，是很短的一篇，我读了觉得很有意思。其首两节云：

“驿夫用了清晨的声音连连叫唤着走着，这却是记忆全无的车站名字。一定还是备后地方，因为三原丝崎尚未到着。揭起睡车的窗帘来看，隔着三町路的对面有一个稍高的山林，在村里正下着象我们小时候的那样的雨。说雨也有时代未免有点可笑，实在因为有山围着没有风的缘故吧，这是长而且直的，在东京等处见不到的那种雨。木栅外边有两片田地，再过去是一所中等模样的农家，正对这边建立着。板廊上有两个小孩，脸上显出玩耍够了的神气，坐着看这边的火车。在往学校之前有叫人厌倦地那么长闲时间的少年们真是有福了。

“火车开走以后，他们看了什么玩耍呢？星期日如下了雨，那又怎样消遣呢？我的老家本来是小小的茅草顶的房子，屋檐是用杉树皮盖成的。板廊太高了，说是于小孩有危险，第一为我而举办的工事是粗的两枝竹扶栏，同时又将一种所谓竹水溜挂在外面的檐下，所以看雨的快乐就减少一点了。直到那时候，普通人家的屋檐下都是没有竹水溜的，因此檐前的地上却有檐溜的窟垅整排的列着。雨一下来，那里立刻成为盆样的小池，雨再下得大一点，水便连作一片的在动。细的沙石都聚到这周围来。我们那时以为这在水面左右浮动的水泡就叫作檐溜的，名家的小孩都唱道，檐溜呀，做新娘吧！在下雨的日子到村里走走，就可以听见各处人家都唱这样的歌词：

“檐溜呀，做新娘吧！

“买了衣厨板箱给你。”

“小孩看了大小种种的水泡回转动着，有时两个挨在一起，便这样唱着赏玩。凝了神看着的时候，一个水泡忽然拍地消灭了，心里觉得非常惋惜，这种记忆在我还是幽微地存在。这是连笑的人也没有的小小的故事，可是这恐怕是始于遥远的古昔之传统的诗趣吧。今日的都市生活成立以后这就窒地断掉了，于是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着而完了。这不独是那擒溜做新娘的历史而已。”这文章里很含着惆怅，不只是学问上的民俗学者的关心，怕资料要消没了，实在是充满着人情，读了令人也同样地觉得惘然。《黄昏小记》也是很有意思的小文，如头几节云：

“这是雨停止了的傍晚。同了小孩走下院子里去，折了一朵山茶花给他，叶上的雨点哗啦哗啦落在脸上了。小孩觉得很是好玩，叫我给他再摇旁边的一株枫树，自己去特地站在底下，给雨淋湿了却高声大笑。此后还四面搜寻，看有没有叶上留着雨水的树。小儿真是对于无意味的事会很感兴趣的。

“我看着这个样子便独自这样的想。现在的人无端地忙碌。眼前有许多非做不可的和非想不可的事。在故乡的山麓寂寞地睡着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并不再想到。只简单地一句话称之曰祖宗，就是要去想，连名字也都不知道了。史书虽然尽有，平民的事迹却不曾写着。偶然有点馀留下来的记录，去当作多忙的人的读物也未免有点太烦厌吧。

“想要想像古昔普通人的心情，引起同情来，除了读小说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生里的事件，假如做成小说，

那么或者有点希望使得后世的人知道。可是向来的小说都非奇拔不可，非有勇敢的努力的事迹不可。人爱他的妻子这种现象是平凡至极的。同别的道德不一样，也不要良心的指导，也不用什么修养或勉强。不，这简直便不是道德什么那样了不得的东西。的确，这感情是真诚的，是强的，但是因为太平常了，一点都不被人家所珍重。说这样的话，就是亲友也会要笑。所以虽然是男子也要哭出来的大事件，几亿的故人都不曾在社会上留下一片纪录。虽说言语文章是人类的一大武器，却意外地有苛酷的用法的限制。若是同时代的邻人的关系，互相看着脸色，会得引起同情，这样使得交际更为亲密，但如隔了五百年或一千年，那就没有这希望了，只在名称上算是同国人，并不承认是有同样普通的人情的同样的人，就是这样用过情爱的小孩的再是小孩，也简直地把我们忘却了，或是把我们当作神佛看待，总之是不见得肯给我们同等待遇就是了。

"假如有不朽这么一回事，我愿望将人的生活里最真率的东西做成不朽。我站在傍晚的院子里想着这样的事情。与人的寿命共从世间消灭的东西之中，有象这黄昏的花似地美的感情。自己也因为生活太忙，已经几乎把这也要忘怀了。"这里所说的虽是别一件事，即是古今千百年没有变更的父母爱子之情，但是惆怅还同上边一样，这是我所觉得最有意思的。柳田说古昔的传统的诗趣在今日都市生活里忽而断绝，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着了事。又说平常人心情不被珍重记录，言语文章的用法有苛酷的限制。这都包孕着深厚的意义，我对于这些话也都有同感。也有人看了可以说是旧话，但是我知道柳田对于儿童与

农民的感情比得上任何人，他的同情与忧虑都是实在的，因此不时髦，却并不因此而失其真实与重要也。（十月二十七日）

蒋子潇《游艺录》

日前得到一册蒋子潇所著的《游艺录》，有山阴叶承澧的原序，无年月，此乃是光绪戊子长白豫山在湖南所重刻。书凡三卷，卷上凡三十三目，皆象纬推步舆地之说，从《蒋氏学算记》八卷中抄出，门人彭龄在目录后有附记，云门人等虽闻绪论，莫问津涯者也。卷下凡二十四目，皆从《读书日记》十卷中抄出，杂论各家学术得失。第三卷为别录，凡文八篇，叶序云仙佛鬼神之作，实则为论释道及刺麻教等关于宗教者七篇，又《天方声类》序一篇，乃以亚剌伯字来讲音韵也。在这里边第一分简直一点不懂，第二分读了最觉得有意思，可佩服，虽然其后半讲医法术数的十四篇也不敢领教了。下卷各篇多奇论，如《九流》引龚定庵之言曰，九流之亡儒家最早。又《大儒五人》则列举郑司农、漳浦黄公、黄南雷、戴东原、钱竹汀。但我觉得有趣的却是不关经学儒术大问题的文章，其论近人古文云：

“余初入京师，于陈石士先生座上得识上元管同异之，二君皆姚姬传门下都讲也，因闻古文绪论，谓古文以方望溪为大宗，方氏一传而为刘海峰，再传而为姚姬传，乃八家之正法也。余时于方姚二家之集已得读之，唯刘氏之文未见，虽心不然其说

而口不能不唯唯。及购得海峰文集详绎之，其才气健于方姚而根柢之浅与二家同，盖皆未闻道也。夫文以载道，而道不可见，于日用饮食见之，就人情物理之变幻处阅历揣摩，而准之以圣经之权衡，自不为迂腐无用之言。今三家之文误以理学家语录中之言为道，于人情物理无一可推得去，是所谈者乃高头讲章中之道也，其所谓道者非也，八家者唐宋人之文，彼时无今代功令文之式样，故各成一家之法，自明代以八股文为取士之功令，其熟于八家古文者即以八家之法就功令文之范，于是功令文中钩提伸缩顿宕诸法往往具八家遗意，传习既久，千面一孔，有今文无古文矣。豪杰之士欲为古文，自必力研古书，争胜负于韩柳欧苏之外，别辟一径而后可以成家，如乾隆中汪容甫、嘉庆中陈恭甫，皆所谓开径自行者也。今三家之文仍是千面一孔之功令文，特少对仗耳。以不对仗之功令文为古文，是其所谓法者非也。余持此论三十年，唯石屏朱丹木所见相同。"八家以后的古文无非是不对仗的八股，这意见似新奇而十分确实，曾见谢章铤在《赌棋山庄随笔》亦曾说及，同意的人盖亦不少。我却更佩服他关于道的说法，道不可见，只就日用饮食人情物理上看出来，这就是很平常于人的生活法，一点儿没有什么玄妙。正如我在《杂拌儿之二》序上所说，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假如蒋君先是那样说明，再来主张文以载道，那么我就不会表示反对，盖我原是反对高头讲章之道，若是当然的人生之路，谁都是走着，所谓何莫由此道也。至于豪杰之士那种做古文法我们可以不论，大抵反抗

功令时文只有两条路走，倒走是古文，顺走是白话，蒋君则取了前者耳。又有《袁诗》一则云：

"乾隆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及其既卒而嘲毁遍天下，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毁誉之不足凭，今古一辙矣。平心论之，袁之才气固是万人敌也，胸次超旷，故多破空之论，性海洋溢，故有绝世之情，所惜根柢浅薄，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是为袁之所短。若删其浮艳纤俗之作，全集只存十分之四，则袁之真本领自出，二百年来足以八面受敌者袁固不肯让人也。寿长名高，天下已多忌之，晚年又放诞无检，本有招谤之理，世人无其才学，不能知其真本领之所在，因其集中恶诗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摈之，此岂公论哉。王述庵《湖海诗传》所选袁诗皆非其佳者，此盖有意抑之，文人相轻之陋习也。"这里对于随园的批评可谓公平深切，褒贬皆中肯，我们平常只见捧袁或骂袁的文章，这样的公论未曾见到过。我颇悔近来不读袁集，也因为手头没有，只凭了好些年前的回忆对于随园随便批评，未免失于轻率，我想还得研究一下再说。我并不骂他的讲性灵，大抵我不满随园的地方是在这里所说的根柢浅薄，其晚年无检实在也只是这毛病的一种征候罢。骂袁者不曾知其真本领，这话很是的确，王述庵实在也是如此，所以未能选取好诗，未必由于文人相轻。近年来袁中郎渐为人所注意，袁简斋也连带地提起，而骂声亦已大作，蒋君此文或可稍供参考，至于难得大众的赞同亦自在意中，古今一辙，作者

与抄者均见惯不为怪也。

关于蒋子潇的著作和事迹，我从玄同借到《碑传集补》第五十卷，内有夏寅官的《蒋湘南传》，又从幼渔借到《七经楼文抄》六卷，其《春晖阁诗》六卷无从去借，只在书店里找来一册抄本，面题"盛昱校抄本陈蒋二家诗"，内收元和陈梁叔固始蒋子潇诗各一卷，各有王鹆所撰小传一篇，而蒋诗特别少，只有八页四十三首，纸尾有裁截痕，可知并非完本。夏寅官所作传大抵只是集录《文抄》中王济宏刘元培刘彤恩诸人序中语，只篇首云"先世本回部"为各序所无耳，王鹆小传则云，"故回籍也，而好食肉饮酒"，盖蒋君脱籍已久远，如《释藏总论》中云，"回教即婆罗门正派也"，便可见他对于这方面已是颇疏隔的了。夏传根据王序，云蒋于道光乙未中式举人，后乃云道光戊子仪征张椒云典河南乡试时所取中，自相矛盾。末又云：

"林文忠尝笑椒云曰，吾不意汝竟得一大名士门生。"此盖亦根据王序，原文云：

"往椒云方伯又为述林文忠公之言曰，吾不意汝竟有如此廓门生。"所谓廓即阔也，夏传一改易便有点金成石之概，叙述子潇的学术思想以王刘二序为胜，此外又见钟骏声著《养自然斋诗话》卷七有云：

"古经生多不工为诗，兼之者本朝唯毛西河朱竹垞洪北江三人而已，孙渊如通奉以治经废诗，故其诗传者绝少。固始蒋子潇湘南邃于经学，在《七经楼文抄》于象纬舆地水利韬略之说靡不精究，乃其《春晖阁诗》皆卓然可传。先生自言初学三李，后师杜韩，久乃弃各家而为一己之诗，又言古诗人唯昌黎通训诂，

故押韵愈险愈稳，训诂者治经之本，亦治诗之本也。其言可谓切中。"我于经学以及象纬等等一无所知，古文辞也只一知半解，故对于《文抄》各篇少能通其奥义，若文章虽不傍人藩篱似亦未甚精妙，诗所见不多，却也无妨如此说。抄本中有《废翁诗》四首，因系自咏故颇有意思，有小序云：

"昔欧阳公作《醉翁亭记》，年方四十，其文中有苍颜白发语，岂文章政事耗其精血；既见老态，遂不妨称翁耶。余年五十时自号废翁，盖以学废半途，聪明日减，不复可为世用，宜为天之所废也，而人或谓称翁太早。今又四年，须发渐作斑白，左臂亦有风痹之势，则废翁二字不必深讳，聊吟小诗以告同人。"其二四两首云：

"日暮挥戈讵再东，读书有志奈途穷。饥驱上座诸侯客，妄想名山太史公。作贼总非伤事主，欺人毕竟不英雄。茫茫四顾吾衰甚，文苑何尝要废翁。"

"万水千山作转蓬，避人心事效墙东。那堪辟历惊王导，幸未刊章捕孔融。千古奇文尊客难，一场怪事笑书空。枯鱼穷鸟谁怜乞，遮莫欧刀杀废翁。"

据我看来，蒋君的最可佩服的地方还是在他思想的清楚通达，刘元培所谓大而入细，奇不乖纯，是也。如中国人喜言一切学术古已有之，《文抄》卷四中则有《西法非中土所传论》，又《游艺录》末卷《释藏总论》中云：

"余尝问龚定庵曰，宋人谓佛经皆华人之谲诞者假庄老之书为之，然欤？定庵曰，此儒者夜郎自大之说也。余又尝问俞理初曰，儒者言佛经以初至中华之《四十二章》为真，其馀皆华

人所为，信欤？理初曰，华人有泛海者，携《三国演义》一部，海外人见而惊之，以为此中国之书也，其聪明智慧者嗤笑之，谓中华之书仅如此乎，及有以《五经》、《论语》至者，则傲然不信曰，中华之书只《三国演义》耳，安得有此！世之论佛经者亦犹是也。余因二君之说以流览释藏全书，窃以佛经入中华二千馀年，而西来本旨仍在明若昧之间，则半晦于翻译，半晦于禅学也。"此与《道藏总论》一篇所说皆甚有意趣，此等文字非普通文人所能作，正如百六十斤的青龙偃月刀要有实力才提得起，使用不着花拳样棒也。蒋君的眼光胆力与好谈象纬术数宗教等的倾向都与龚定庵俞理初有相似处，岂一时运会使然耶？至宋平子夏穗卿诸先生殁后此风遂凌替，此刻现在则恍是反动时期，满天下唯有理学与时文耳。查定庵《己亥杂诗》有一首云：

"问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风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过，乃是虹生与子潇。"注曰，"吴虹生及固始蒋子潇孝廉也。"惜近日少忙，不及去翻阅《癸巳存稿》《类稿》，或恐其中亦有说及，只好且等他日再查了。

【附记】

《文抄》卷四有《与田叔子论古文书》，第一书绝佳，列举伪古文家八弊，曰奴蛮丐吏魔醉梦喘，可与桐城派八字诀对立，读之令人绝倒，只可惜这里不能再抄，怕人家要以我为文抄公也。

【附记二】

近日又借得《春晖阁诗抄选》二册，亦同治八年重刊本，

凡六卷，诗三百首。有阳湖洪符孙元和潘筠基二序，《养自然斋诗话》所云盖即直录潘序中语，王鹍撰小传则本明引洪序也。我于新旧诗是外行，不能有所批评，但有些诗我也觉得喜欢。卷一有《秋怀七首》，其第六云：

"研朱点毛诗，郑孔精神朗，伟哉应声虫，足以令神往。俗儒矜一灯，安知日轮广。辞章如沟瀼，岂能活菱蒋。枉费神仙爪，不搔圣贤痒。我心有明镜，每辨英雄谎。……"

诸语颇可喜。《废翁诗》四章则选中无有，盖抄而又选，所删去的想必不少，我得从盛昱本中见之，亦正自有缘分也。

（十一月八日记于北平苦雨斋）

郝氏说《诗》

偶然得到《名媛诗话》十二卷，道光间刊，钱塘沈湘佩夫人著，卷五记钱仪吉室陈炜卿事云：

"有《听松楼遗稿》，内载《授经偶笔》，序述记赞跋论家书诸著作，议论恢宏，立言忠厚，诗犹馀事耳。"《诗话》中因引其论《内则》文二篇，论《国风采蘋》及《燕燕》文各一篇，文章的确写得还简要，虽然所云阐发经旨也就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女子平时总是写诗词的多，散文很少见，在这一点上《听松楼遗稿》是很值得注意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可以相比，这是《职思斋学文稿》的著者"西吴女史"徐叶昭，序上亦自称听松主人。《文稿》

收在徐氏家集《什一偶存》里，有乾隆甲寅序，末云：

“今者综而甄之，涉于二氏者，类如语录者，近于自用自专者，悉为删去，其辨驳金溪馀姚未能平允者亦尽去之，于是所存者仅仅庶几无疵而已，以云工未也。呜呼，予老矣，恐此事便已，如之何？”案其时盖年六十六岁也。所存文共三十五篇，多朴实冲淡可诵读，大不易得。只可惜由佛老而入程朱，文又宗法八家，以卫道为职志，而首小文十篇，论女道以至妾道婢道，文词虽不支不蔓，其意义则应声而已。又有《与大妹书》，论奉佛之非，哓哓不休，更是落了韩愈的窠臼了。所作传志却简洁得体，如《夫子鹤汀先生述》首节云：

“呜呼，君之行亦云似矣，第世之传志不免文说其辞，真与伪无从辨别，故余苟非可证今人者概不敢及。夫一呐呐然老诸生耳，乌有卓行之可称，颇无可表见之中，止此日用行习已为世俗之所不能到，其可默而不言？”这几句写得不坏，虽然不能说是脱套，末尾音调铿锵处尤为可议。此君盖颇有才气，据其自序中述少年时事云：

“爰考古稽今，多所论著，如官制兵制赋役催科礼仪丧服贡举刑书，偏私臆见，率意妄言，虽其中或间有可采者，而以草野议朝章，以妇人谈国典，律以为下不倍之义，窃惴惴焉。”终乃归没于程朱二氏韩欧八家，下乔木而入幽谷，真可惜也！

清朝女作家中我觉得最可佩服的是郝懿行的夫人王照圆。《晒书堂文集》后附有《闺中文存》一卷，系其孙郝联薇所刊，共文十一篇，半系所编著书序跋，末一篇为《听松楼遗稿跋》，中有一节云：

"颜黄门云：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余于子女有慈无威，不能勤加诱导，俾以有成，今读《授经偶笔》及尺素各篇，意思勤绵，时时以课读温经形于楮墨，虽古伏生女之授书，宋文宣之传礼，不是过焉，余所弗如者五矣。"其实据我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弗如，郝君夫妇的文章思想不知怎地叫人连想颜黄门，而以颜黄门相比在我却是很高的礼赞，其地位迥在授经载道者之上。听松楼的《偶笔》只在《诗话》中见到几则，大抵只是平平无疵耳，照例说话而能说得明白，便难得了，不能望其有若何心得或新意思也。王照圆所著述书刻在郝氏丛书内者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正》、《梦书》等，《葩经小记》惜未刻，但在与郝兰皋合著的《诗问》及《诗说》中间还保留着不少吧。之罘梦人（王照圆自称）无诗集，仅在《读孝节录》文中见有七绝一首，亦不甚佳，但其说诗则殊佳妙，吾乡季彭山（王阳明的门人，徐文长的先生，也是鄙人的街坊，因为他的故居在春波桥头禹迹寺旁，与吾家祖屋相去只一箭之远也）所著《说诗解颐》略一拜读，觉得尚不及王说之能体察物理人情，真有解颐之妙。《诗说》卷上云：

"瑞玉问：女心伤悲应作何解？余曰，恐是怀春之意；《管子》亦云，春女悲。瑞玉曰，非也，所以伤悲，乃为女子有行，远父母故耳，盖瑞玉性孝，故所言如此。余曰，此匡鼎说诗也。"《诗问》卷二，《七月》"遵彼微行"注云：

"余问，微行，传云墙下径？瑞玉曰，野中亦有小径。余问，遵小径以女步迟取近耶？曰，女子避人尔。"虽不必确，亦殊有意趣，此种说经中有脉搏也。又卷一，《氓》"三岁食贫"注云：

“余问，既贿迁何忧食贫？瑞玉曰，男狭邪不务生业，女饶资财何益也。”又“总角之宴”注云：

“瑞玉问：束髮已私相宴安言笑，何待贸丝时？余曰，总角相狎，比长男女别嫌，不复通问，及贸丝相诱，始成信誓。”解说全章诗意亦多胜解，如“丘中有麻”云：

“丘中有麻，序云，思贤也，留氏周之贤人，遁于丘园，国人望其里居而叹焉。瑞玉曰，人情好贤，经时辄思，每见新物则一忆之。有麻秋时，有麦夏时，无时不思也。麻麦，谷也，李，果也，无物不思也。”《风雨》首章注云：

“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解云：

“《风雨》，瑞玉曰，思故人也。风雨荒寒，鸡声嘈杂，怀人此时尤切，或亦夫妇之辞。”《溱洧》解云：

“《溱洧》，序云刺乱也。瑞玉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修禊溱洧之滨，士女游观，折华相赠，自择婚姻，诗人述其谣俗尔。”《诗说》卷上载瑞玉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二句可疑，郝君引《竹书纪年》解之曰：

“周公自二年秋东征，至四年春便还，前后不过年馀，举成数故云三年耳。又以见周公之悯归士，未久而似久也。且详味诗意，前三章都是秋景，至末一章独言春日，盖军士以秋归，以冬至家，比及周公作诗之时则又来年春矣，故末章遂及嫁娶之事，言婚姻及时也。此事诗书缺载，据《竹书》所记年月始终恐得其实，未知是否。瑞玉曰，恐是如此。又曰，读此诗可知越王勾践之生聚其民不过欺卖之耳，那有真意。”此语殊有见识，

即士大夫亦少有人能及。训诂名物亦多新意，而又多本于常识，故似新奇而实平实。如《七月》“七月亨葵及菽”注云：

“瑞玉曰：菜可烹，豆不可烹，盖如今俗作豆粥尔。其法，菜半之，豆半之，煮为粥，古名半菽，《夏小正》谓短肉也。”又“采荼薪樗”注云：

“瑞玉曰，荼苦，得霜可食，樗非为薪也，九月非樵薪之时，且下句遂言食我农夫，则二物皆供食也。樗，椿类，叶有香者，腌为菹，九月叶可食，薪者枝落之，采其叶也。”此二条亦见《诗说》中，但较详。把《诗经》当作文学看，大抵在明末已有之，如《读风偶评》可见，不过普通总以外道相待，不认为正当的说法，若以经师而亦如此说，则更希有可贵矣。《诗说》卷上云：

“瑞玉因言，《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尤难为怀，所以《东山》劳归士则言雨，《采薇》之遣戍则言雪，《出车》之劳还率亦言雪。

“《七月》诗中有画，《东山》亦然。

“古人文字不可及处在一真字，如《东山》诗言情写景，亦止是真处不可及耳。”

“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触物惊心，曷胜今昔之感，所谓尽是刘郎去后栽者也。二句描写村居篱落间小景如画，诗中正复何所不有。”又云：

“晋人论诗，亟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及讦谟定命，远犹辰告，以为佳句。余谓固然，佳句不止此也，如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写乡村晚景，睹

物怀人如画。又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渺然有天际真人想。其室则迩，其人则远，渺渺予怀，悠然言外。东门之栗，有践家室，止有践二字便带画景。至如汉之广兮，不可泳思，江之永兮，不可方思，尤所谓别情云属，文外独绝者也。"（十一月）

《我是猫》

我在东京的头两年，虽然在学日文，但是平常读的却多是英文书，因为那时还是英文比较方便，一方面对于日本的文学作品也还未甚了解。手头有几块钱的时候常去的地方不是东京堂而是中西屋，丸善自然更是可喜，不但书多而且态度很好，不比中西屋常有小伙计跟着监视。我读林译《说部丛书》的影响还是存在，一面又注意于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此外俄法两国小说的英译本也想收罗，可是每月三十一元的留学费实在不能买书，所以往往象小孩走过耍货摊只好废然而返。一九〇六至八年中间翻译过三部小说，现在印出的有英国哈葛得与安度阑二氏合著的《红星佚史》，有丁未二月的序，又匈加利育珂摩耳的《匈奴奇士录》，有戊申五月的序。这种书稿卖价至多两文钱一个字，但于我却不无小补，伽纳忒夫人译《屠介涅夫集》十五册以及勃兰特思博士的《波兰印象记》这些英书都是用这款买来的。还有一部译本是别一托尔斯泰的小说《银公爵》，改题《劫

草》，是司各德式的很有趣味的历史小说，没有能卖掉，后来连原稿都弄丢了。戊申以后遂不再卖稿，虽然译还是译一点，也仍是译欧洲的作品，日本的东西没有一篇，到后来为《新青年》译小说才选了江马修的短篇《小小的一个人》，那已经是民国七八年的事情了。

但是，日本报纸当然每天都看，象普通的学生们一样，总是《读卖》与《朝日》两种新闻，此外也买点文学杂志，这样地便与日本新文学也慢慢接近。四年前我为张我军先生的《文学论》译本写一篇小序，有一节云：

"不过夏目的文章是我素所喜欢的，我的读日本文书也可以说是从夏目起手。我初到东京时夏目在杂志《保登登伎须》（此言子规）上发表的小说《我是猫》正很有名，其单行本上卷也就出版，接着他在大学的讲义也陆续给书店去要了来付印，即这本《文学论》和讲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一册《文学评论》。……夏目的小说，自《我是猫》，《漾虚集》，《鹑笼》以至《三四郎》和《门》，从前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的时候，差不多都读而且爱读过，虽然我所最爱的还是《猫》，但别的也都颇可喜，可喜的却并不一定是意思，有时便只为文章觉得令人流连不忍放手。夏目而外这样的似乎很少，后辈中只是志贺直哉有此风味，其次或者是佐藤春夫罢。"

上文末尾所说的话仔细想来或不十分确切，只说他们两位文章也都很好就是了，风味实在不大相同，盖夏目的文章特别是早期的很有他独自的特色，这或者可以说是英国绅士的幽默与江户子的洒脱之和合吧。他专攻英文学，又通和汉古典，同

了正冈子规做俳句与写生文，把这个结果全用在小说上边，这就成了他一派作品的特种风味。《我是猫》与《鹑笼》中的一篇《哥儿》，我自己很喜欢读，也常劝学日文的朋友们读，因为这是夏目漱石的早期代表作，而且描写日本学生生活及社会都很可以增加我们的见识了解，比别的书要更为有益。不过这些书也就因此比较不容易读，社会情形之差异，一也，文字与口气之难得恰好领解，又其二也。例如《我是猫》这个书名，从汉文上说只有这一个译法，英文也是译为 I am a cat，所以不能算不对，然而与原文比较，总觉得很有点失掉了神采了。原名云 wagahai wanoko dearu。第一，wagahai 这字写作"我辈"，本意是说我们，与汉字原义相同，但是用作单数代名词时则意仍云"我"而似稍有尊大的口气，在中国无相似的例。又dearu在语法上本为da之敬语，在文章上却是别有一番因缘，明治时代新文学发达，口语文渐渐成立，当时有da式，desu式，de-arimasu式，de-aru 式诸种写法，尝试的结果留下两个，即二叶亭的da与红叶山人的de-arn 式，二者之差别似只在文气的粗细上，用者各有所宜，读者或亦各有所好也。夏目之猫如云orewa neko ja，则近于车夫家的阿黑，如云watashiwa neko de gozaimasn，则似二弦琴师家的三毛子，今独云云，即此一语已显然露出教师苦沙弥家无名猫公的神气，可谓甚妙，然而用别国言语无论英文汉文均不能传达出此种微妙的口气。又如《哥儿》原题云Botchan，查其本源盖出于坊，若读Bō，本是坊巷，转为僧坊，继而居僧坊者称曰坊样，小儿头圆如僧亦曰坊样，由Bosama又读作Bochama，再转为Botchan，即书名的原语。但Bocha-

:na一面为对小儿亲爱的称呼，哥儿一语略可相对，而别一方面又用以讥笑不通世故者，中国虽亦有公子哥儿之语，似终未能恰好，盖此二语之通俗性相差颇远也。这样说来好象夏目的书难读得很，连书目也就这样麻烦，其实当然未必如此，我这里只举个例说明原文口气之复杂，若作普通译语看则我是猫与哥儿也就很可以过得去了。学日文的人如目的只想看普通讲学的文章那也算了，若是从口语入手想看看文学作品的不读夏目的小说觉得很是可惜，所以略为介绍。《哥儿》与《草枕》都已有汉译本，可以参照，虽然译文不无可以商酌之处。《我是猫》前曾为学生讲读过两遍，全译不易，似可以注释抽印，不过一时还没有工夫动手，如有人肯来做这工作，早点成功，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五月）

《和文汉读法》

梁任公著《和文汉读法》不知道是在那一年，大约总是庚子前后吧，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

近代的人关于日本语言文字有所说明的最早或者要算是黄公度吧。《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其卷上注中有一则云：

"市廛细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汉言者十之一而已。日本全国音惟北海道有歧异，其馀从同，然士大夫文言语长而助词多，与平民甚殊，若以市井商贾之言施于缙绅，则塞耳退矣，故求通其语甚难。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故求译其文亦难。"八年后即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又撰成《日本国志》四十卷，其三十三卷为《学术志》之二，文学一篇洋洋四千言，于中日文字问题多所论列，大抵预期中国文体变革最为有识，其说明日文以汉字假名相杂成文之理亦有可取，文云：

"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棘句诘曲聱牙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译人之变易其辞，或如绍介之通达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汉文乃适于用，势不得不然也。"这两节都是五十年前的话了，假如说得有点错误本是难怪，但是我读了甚为佩服，因为他很能说明和文的特点，即文中假名部分之重要，以及其了解之困难是也。本来日本语与中国语在系统上毫无关系，只因日本采用中国文化，也就借了汉字过去，至今沿用，或训读或音读，作为实字，至于拼音及表示虚字则早已改用假名，汉字与假名的多少又因文章而异。正如黄君所说，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贾通行之文大抵两者相杂各半，亦有"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日本普通文中所谓虚字，即天尔乎波等助词与表示能所等助动词，固然全用了假名，就是动词形容词的语尾也无不以假名写之，这

差不多已包含了文法上重要部分，汉字的本领便只在表明各个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意义而已。其实也还只有当作名词用的汉字可以说是自己完全的，若动词形容词必须将语根语尾合了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这里汉字的地位并不很重要，好象裸体的小孩连上下身是个整个，这只是一件小汗衫而已。我们中国人习惯于用本国的汉字，多少又还留下认方块字的影响，以为每一个字就是整个，便容易误会日本好讲废话，语尾原是不必要的废物，可以干脆割掉丢开了事。在我们的立场去想，原来也是莫怪，不过若想用了这种方法去了解日本文字，那未免很有点困难了。黄君用了好些比喻，如译人，绍介，瞽者之相等，委曲地说明假名在和文中重要的职务，这是我觉得最可佩服的地方，而《和文汉读法》却也就在这里不免有缺点，容易使人误解了。

《和文汉读法》我在三十年前曾一见，现今手头没有此书，未能详说，大抵是教人记若干条文法之后删去汉字下的语尾而颠倒钩转其位置，则和文即可翻为汉文矣。本来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体，其中有汉文调一种，好象是将八大家古文直译为日文的样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如《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东海散史，《国民之友》的编者德富苏峰，都写这类的文章，那样的钩而读之的确可以懂了，所以《和文汉读法》不能说是全错。不过这不能应用于别种的文体，而那种汉文调的和文近来却是渐将绝迹了。现在的日本文大约法律方面最易读，社会与自然科学次之，文艺最难，虽然不至于有专用假名的文章，却总说的是市井细民闾巷妇女的事情，所以也非从口语入手便难以

了解。从前戴季陶院长还没有做院长时曾答人家的问，说要学日文二年可以小成，要好须得五年，这话我觉得答得很好。《和文汉读法》早已买不到了，现在也少有人知道，可是他们的影响至今还是存在，希望记住几十条条例，在若干星期里学会日文的人恐怕还是很多。我想说明一声，这事是办不到的。日文到底是一种外国语，中间虽然夹杂着好些汉字，实际上于我们没有多大好处，还是要我们一天天的读，积下日子去才会见出功效来。我不怕嘴快折了希望速成的诸君的锐气，只想老实说话，将实情报告各位，据我想还是慢慢地往前进为佳，盖时光实在是“快似慢”，一年半载便是空闲着也就倏忽地过去也。

黄公度既知和文的特色，对于汉文亦颇有高明的意见，如云：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在那时候，日本文坛上的言文一致运动尚未发生，黄君乃能有此名言，预示中国白话文的途径，真可谓先觉之士矣。乃事隔四十八年，中国又有读经存文的呼声，此足见思想文化之老在那里打圈子，更令人觉得如黄君的卓识为不可多得了。（六月）

※

《日本话本》

中国人学日本文有好些困难的地方，其第一重大的是日本文里有汉字。这在不懂汉字的西洋人看来自然是一件大难事，既学日本话，还要记汉字，我们中国人是认得汉字的，这件事似乎不成问题了。这原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我们认得汉字，觉得学日本文不很难，不，有时简直看得太容易了，往往不当它是一种外国语去学，于是困难也就出来，结果是学不成功。这也是一种轻敌的失败。日本文里无论怎样用汉字，到底总是外国语，与本国的方言不同，不是用什么简易速成的方法可以学会的。我们以为有汉字就容易学，只须花几星期的光阴，记数十条的公式，即可事半功倍的告成，这实在是上了汉字的大当，工夫气力全是白花，虽然这当初本来花得不多。我常想，假如日本文里没有汉字，更好是连汉语也不曾采用，那么我们学日本文一定还可以容易一点。这不但是说没有汉字的诱惑我们不会相信速成，实际上还有切实的好处。汉字的读音本来与字面游离的，我们认识了读得出这一套，已经很不容易，学日文时又要学读一套，即使吴音汉音未必全备，其音读法又与中国古音有相通处，于文字学者大有利益，总之在我们凡人是颇费力的事。此外还得记住训读，大抵也不止一个，例如“行”这一字，音读可读如下列三音：

一，行列（gioritsu），

二，行路（kôrô），

三，行脚（angia）。又训读有二：

一，行走之行云yuku，

二，行为之行云okonau。此字在中国本有二义，自然更觉麻烦，但此外总之至少也有一音一训的读法，而在不注假名的书中遇见，如非谙记即须去查字典，不能如埃及系统的文字虽然不懂得意义也能读得音出也。因为音训都有差异，所以中国人到日本去必得改姓更名，如鼎鼎大名的王维用威妥玛式拼音应是wang-wei，但在日本人的文章里非变作o-i不可，同样如有姓小林（kobayashi）的日本人来中国，那么他只得暂时承认是Hsiaolin了。这样的麻烦在别的外国是没有的，虽然从前罗素的女秘书miss Black有人译作黑女士，研究汉学的Sooth ill译作煤山氏，研究日本的Basil Hall Chamberlain曾把他自己的两个名字译作“王堂”，当作别号用过，可是这都是一种例外，没有象日本那样的正式通用的。有西洋人在书上记载道，“日本人在文字上写作Cloud-Sparrow，而读曰Lark。”日本用“云雀”二字而读作hibari，本是普通的事，但经人家那么一写便觉得很可发笑了。

假如日本文里没有汉字，那些麻烦便也可以没有，学话的人死心塌地的一字一句去记，象我们学英法德文一样，初看好象稍难，其实却很的确实在，成功或较容易。不过这话说也徒然，反正既成的事实是无可如何，我们只希望大家不要太信赖汉字，却把日本文重新认识，当作纯粹的外国语去学习，也就

好了。我在这里忽然想起友人真君前日给我的一封信来，文曰：

“前偶过市中，见车夫状者多人，诵似日文而非日文之书，未细审之也。乃昨日在市场发见安东某书局发行之《日本话本》一册，始悟前所见者之所以然。此种为殖民地土人而编之书，究不知尚有几许耳。拣呈吾师，以供一慨云尔。”与其说是慨叹，倒还不如说是好奇，想要知道这册洋泾浜的日本话教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颇出我意外，实在却也应该是意中的，他的学习法正是完全把日本话当作外国语看，虽然其方针与目的原不大高明。这是一册十六页的小书，题曰《中国口韵日本话本》，内分十五类，杂列单字，间有单句，用汉字注音，不列原文。光绪年间在上海出板的有好些《英语入门》之流大抵也是如此，盖原意是供给商人仆夫等用，不足深责，其教话不教文的办法与学文不学话的速成法也是各有短长，但可以借镜的地方却也并不是没有。如杂语类中云：

“空你知三抱你买一立马绍。”一看很是可笑，不知说的是什么话，但上面记着中国话云：今天同去游游吧。这里可注意的，“散步”一语老实地注作“三抱”，比我们从文字入手的先想起散步再去记出它的读法来或者要直截一点。又如下列的两句：

“南信你及马十大”，你来做什么。

“懊石代古大赛”，告诉。

这里可以看出口耳相传的特色来。第一句Nani shini kimashita，说起来的确多变作Nan shinni云云，第二句oshiēte kudasai，平常说作osete，虽然新村出的《辞苑》里还未收入这个读音。这里来恭维《日本话本》不是我们的本意，但觉得那种死

心塌地一字一句照音学话法倒是学外国文的正路，很足供我们的参考。我想如有人要学日本话，会话用书须得全部用假名，词类连书，案照口音写下去，所有汉字都放在注解里，读本也可以照这样的做，庶可救正重文之弊。但是，只为读书而学日本文也是可以的，学话自然非其所急了。然而现在的日本书还是以话为基本，所以学文也仍须从学话入手，不过不单以说话为目的罢了。若多记文法少习口语，则大意虽懂而口气仍不明，还不免有囫囵吞枣之嫌也。（七月）

《游山日记》

民国十几年从杭州买到一部《游山日记》，衬装六册，印板尚佳，价颇不廉。后来在上海买得《白香杂著》，七册共十一种，《游山日记》也在内，系后印，首叶的题字亦不相同。去年不知什么时候知道上海的书店有单行的《游山日记》，写信通知了林语堂先生，他买了去一读说值得重印，于是这日记重印出来了。我因为上述的关系，所以来说几句话，虽然关于舒白香我实在知道得很少。

《游山日记》十二卷，系嘉庆九年（一八〇四）白香四十六岁时在庐山避暑所作，前十卷记自六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共一百天的事，末二卷则集录诗赋也。白香文章清丽，思想通达，在文人中不可多得，乐莲裳跋语称其汇儒释于寸心，穷天人于尺

素，虽稍有藻饰，却亦可谓知言。其叙事之妙，如卷三甲寅（七月廿八日）条云：

“晴凉，天籁又作。此山不闻风声日盖少，泉声则雨霁便止，不易得，昼间蝉声松声，远林际画眉声，朝暮则老僧梵呗声和吾书声，比来静夜风止，则惟闻蟋蟀声耳。”又卷七己巳（八月十三日）条云：

“朝晴暖。暮云满室，作焦曲气，以巨爆击之不散，爆烟与云异，不相溷也。云过密则反无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见。闔扉则云之入者不复出，不闔扉则云之出者旋复入，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其纪山中起居情形亦多可喜，今但举七月中关于食物的几节，卷三乙未（九日）条云：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仍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卷四乙巳（十九日）条云：

“冷，雨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惟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箸。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又丙午（二十日）条云：

“宗慧试采荞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卷五壬子（廿六日）条云：

“晴暖。宗慧本不称其名，久饮天池，渐欲通慧，忧予乏

蔬，乃埋豆池旁，既雨而芽，朝食乃烹之以进。饥肠得此不翅江瑶柱，入齿香脆，颂不容口，欲旌以钱，钱又竭，但赋诗志喜而已。"此种种菜食，如查《野菜博录》等书本是寻常，现在妙在从经验得来，所以亲切有味。中国古文中不少游记，但如当作文辞的一体去做，便与"汉高祖论"相去不远，都是《古文观止》里的资料，不过内容略有史地之分罢了。《徐霞客游记》才算是一部游记，他走的地方多，纪载也详赡，所以是不朽之作，但他还是属于地理类的，与白香的游记属于文学者不同。《游山日记》里所载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这的确是一部"日记"，只以一座庐山当作背景耳。所以从这书中看得出来的是舒白香一个人，也有一个云烟飘渺的匡庐在，却是白香心眼中的山，有如画师写在卷子上似的，当不得照片或地图看也。徐骧题后有云：

"读他人游山记，不过令人思裹粮游耳，读此反觉不敢轻游，盖恐徒事品泉弄石，山灵亦不乐有此游客也。"乐莲裳跋中又云：

"然雄心远慨，不屑不恭，时复一露，不异畴昔挑灯对榻时语，虽无损于性情，犹未平于嬉笑。"这里本是规箴之词，却能说出日记的一种特色，虽然在乐君看去似乎是缺点。白香的思想本来很是通达，议论大抵平正，如卷二论儒生泥古误事，正如不审病理妄投药剂，鲜不殆者，王荆公即是，"昌黎文公未必不以不作相全其名耳。"卷七云：

"佛者投身饲饿虎及割肉喂鹰，小慧者观之皆似极愚而可笑之事，殊不知正是大悲心中自验其行力语耳。……民溺已溺，

民饥己饥，亦大悲心耳，即使禹之时有一水鬼，稷之时有一饿鬼，不足为禹稷病也。不与人为善，逞私智以谿刻论人，吾所不取。"其态度可以想见，但对于奴俗者流则深恶痛绝，不肯少予宽假，如卷八记郡掾问铁瓦，卷九纪蝈髯蛙腹者拜乌会太子，乃极嬉笑怒骂之能事，在普通文章中盖殊不常见也。《日记》文中又喜引用通行的笑话，卷四中有两则，卷七中有两则，卷九中有一则，皆诙诡有趣。此种写法，尝见王谑庵陶石梁张宗子文中有之，其源盖出于周秦诸子，而有一种新方术，化臭腐为神奇，这有如妖女美德亚(Medeia)的锅，能够把老羊煮成乳羔，在拙手却也会煮死老头儿完事，此所以大难也。《游山日记》确是一部好书，很值得一读，但是却也不好有第二部，最禁不起一学。我既然致了介绍词，末了不得不有这一点警戒，盖螃蟹即使好吃，乱吃也是要坏肚子的也。

（中华民国廿四年十二月八日，知堂记于北平苦茶庵）

【附记】

据《婺舲馀稿》，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四月廿三日为白香五十生辰，知其生于乾隆廿四年己卯，游庐山时年四十六，与卷首小像上所题正合。《舒白香杂著》据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辛为《游山日记》十二卷，《花仙集》一卷，《双峰公挽诗》一卷，《和陶诗》一卷，《秋心集》一卷，《南征集》一卷，《香词百选》一卷，《湘舟漫录》三卷，《骖鸾集》三卷，《古南馀话》五卷，《婺舲馀稿》一卷，共十一种。我所有的一部缺《骖鸾集》，而多有《联璧诗钞》二卷，次序亦不相同。周黎庵先生所云"天香戏稿"即是《香词百选》，计

词一百首，为其门人黄有华所选。我最初知道舒白香虽然因为他的词谱及笺，可是对于词实在不大了然，所以这卷《百选》有时也要翻翻看，却没有什么意见可说。

三部乡土诗

近二十年来稍稍搜集同乡人的著作。“这其实也并不能说是搜集，不过偶然遇见的时候把他买来，却也不是每见必买，价目太贵时大抵作罢。”在《苦竹杂记》里这样地说明过，现在可以借来应用。所谓同乡也只是山阴会稽两县，清末合并称作绍兴县，但是我不很喜欢这个名称，除官文书如履历等外总不常用。本来以年号作县名，如嘉定等，也是常事，我讨厌的是那浮夸的吉语，有如钱庄的招牌，而且泥马渡康王的纪念也用不着留到今日，不过这是闲话，暂且不提。“看同乡人的文集，有什么意思呢？以诗文论，这恐怕不会有多大意思。”这话前回也已说过。“事与景之诗或者有做得工的，我于此却也并没有什么嗜好，大约还是这诗中的事与景，能够引起我翻阅这些诗文集的兴趣。因为乡曲之见，所以搜集同乡人的著作，在这著作里特别对于所记的事与景感到兴趣，这也正由于乡曲之见。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作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

诗文集有专讲一地方的，那就很值得翻阅。这有些是本乡

人所撰，有些是出于外乡人之手，我都同样地想要搜集。孔延之的《会稽掇英集》，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各注本，陈祖昭的《鉴湖棹歌》等是第二类，第一类有陶元藻的《广会稽风俗赋》，翁元圻注本，李寿朋的《越中名胜赋》，周晋鎥的《越中百咏》，周调梅的《越咏》，张桂臣的《越中名胜百咏》等。但是还有几种，范围较小，我觉得更有意思。其一是《娱园诗存》四卷，光绪丙戌刊本。娱园是秦树铦的别业，在会稽小皋步，陶方琦李慈铭等人所结的“皋社”就在那里，古来也出过些名人，据我所知道，明末参严嵩的沈鍊与清初撰那《度鍼篇》的闻人均便都是小皋步人。（至少沈青霞的后人住在那村里。）《诗存》卷一即是皋社联吟集，卷二三是关于娱园的题咏，卷四曰感怀集，皆主人“怆念存殁”之作。我的大舅父是秦君的女婿，曾经寄寓在那里，所以在庚子前后我到过娱园有好几次，读集中潭水山房微云楼诸咏，每记起三十多年前梦影，恍忽如在目前。区区一园之兴废，于后之读者似无关痛痒，但如陶方琦序中所云：

“越风绵亘，盛乎诗巢。诗巢倾翳，百年阒如。音徽多舛，吟律鲜守。皋中诗社，崛起于后。东州蟠郁，偏师钟衍。诗社十人，争长娱园。”《诗存》四卷正是皋社文献之仅存者，颇足供参考，娱园主人的诗也只见此集中，少时虽然及见秦少渔先生，惜未能问其先世遗稿，盖其时但解游嬉或索画墨梅而已。

其二是《鞍村杂咏》一卷，道光丁酉刊本。题曰安山第七桥半亭老人，即山阴沈宸桂，著有《寿樟书屋诗钞》一卷。卷首为马鞍村十咏，序中述村名缘起云：

“余家在马鞍村。村口有山，其形如马。秦始皇时，望气者

云，南海有五色气，遂发卒千人，凿断山之冈阜，形如马鞍。附山居民遂以名村，至今山顶凿痕具在。"次为马鞍村春日竹枝词八首，村居四时杂咏廿二首，村名词庵名词各十二首，此外杂题十三首。沈君诗本平常，又喜沿袭十景之名，或嵌字句，盖难出色，唯专就一村纪事写景，亦别有意义，其村居诗更较佳，如其十八云：

"老妻扶杖念弥陀，稚子划船唱棹歌。村店满缸新酒贱，俞公塘上醉人多。"写海边村景颇有风致。其廿二末联云，"村居歌咏知多少，惟爱南湖陆放翁。"又杂题亦多拟剑南体者，可知作者的流派，正亦可谓之"乡曲之见"，殊令不佞读之不禁微笑也。

其三是《墟中十八图咏》一卷，影抄本。有毛奇龄宋衡邵廷采戴名世序，章士俞公谷陶及申跋，章标所画墟中图十八幅，章世法叙记十八则，章大来，麟化，士，成棣，成栻，应枢，錡，钟，世法，标等十人五言绝句各十八首，共一百八十首。所谓墟者即会稽道墟村，章氏聚族而居之地，择墟中十八境，会章氏十人，倡为诗章，乃成是集。查文中年代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一七〇二），据章士题后当时盖曾刻板，钞本则似出于乾隆时，笔迹不工，又不懂画法，所摹图尤凌乱，但即看此本而尚觉图之可喜，然则原画之佳盖可知矣。戴南山序署壬午闰六月，其称述墟中图云：

"余披其图，泉石之美秀，峰岭之峻拔，园林之幽胜，亭馆之参差，云树之缥缈，鱼鸟之飞跃，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鸡犬，藩篱村落，场圃帆樯，莫不历历在目，而恍若身游其中，则余又何必以未至为恨乎。"这虽似应酬的套语，其实却是真话，因

为他画的的确有特色，不是普通的山水画那样到处皆是而又没有一处是的。我最喜欢那第十二的杜浦一幅。我从小就听从杜浦来的一个章姓工人讲海边的事，沙地与"舍"(草屋)，棉花与西瓜，角鸡与獾猪等等，至今不能忘记。看那图时自然更有兴味，沿海小村，有几所人家，却不荒凉，沙碛上两人抬了一乘兜轿，有地方称"过山龙"，颇有颊上添毫之妙。又第十八宜嘉尖，画一田庄，柴门临水，门口泊酒船，有两个工人抬着一大坛往里边走。第四南阳阪，有山有河，有桥有船，有田有人，有牛有树，此真是东南农村的一角也，其真实处几乎要有点像地图了，而仍有图画之美，在寻常山水册中岂容易找得出乎。诗的数目十倍于图，但是我没有多少话可说。这里且举出章应枢的一首杜浦来：

"沙堆何累累，见沙不见水，负担上塘来，识是隔江子。"据章士题后云：

"岁辛巳余与宗人联吟墟中，合两山之间择而赋之，得境十八，凡十人，得诗一百八十，宁涩毋滑，宁生毋熟，宁野朴不近人情，毋为儿女子啜嚅态。"可以约略知道他们的态度，但是王维裴迪往矣，后之人欲用五言咏风土之美，輞川在前，虽美弗彰也。大抵此类书籍的价值重在文献的方面，若以文艺论未免见绌，唯墟中图则自有佳处，我只可惜未能得到原刊本耳。

(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北平)

※

《记海错》

王渔洋《分甘馀话》卷四载郑简庵《新城旧事序》有云：

“汉太上作新丰，并移旧社，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鸡犬于通途，亦竟识其家，则乡亭宫馆尽入描摹也。沛公过沛，置酒悉召父老诸母故人道旧，故为笑乐，则酒瓢羹碗可供笑谑也。郭璞注《尔雅》，陆佃作《埤雅》，释鱼释鸟，读之令人作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也。”这是总说乡里志乘的特色，但我对于纪风物的一点特别觉得有趣味。小时候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花镜》等，所以后来成为一种习气，喜欢这类的东西。可是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即《诗经》与《尔雅》的一部分，其次是医家类的《本草》，地志上的物产亦是其一。普通志书都不很着重这方面，纪录也多随便，如宋高似孙的《剡录》可以说是有名的地志，里边有《草木禽鱼诂》两卷，占全书十分之二，分量不算少了。但只引据旧文，没有多大价值。单行本据我所看见的有黄本骥的《湖南方物志》四卷，汪曰桢的《湖雅》九卷，均颇佳。二书虽然也是多引旧籍，黄氏引有自己的《三长物斋长说》好许多，汪氏又几乎每条有案语，与纯粹辑集者不同。黄序有云：

“仿《南方草木状》、《益都方物略》、《桂海虞衡志》、《闽中

海错疏》之例，题曰《湖南方物志》。”至于个人撰述之作，我最喜欢郝懿行的《记海错》，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五卷，《闽产录异》六卷，居其次。郭氏纪录福建物产至为详尽，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九至十二凡四卷为物部，清初周亮工著《闽小记》四卷，均亦有所记述，虽不多而文辞佳胜，郝氏则记山东登莱海物者也。

郝懿行为乾嘉后期学者，所注《尔雅》其精审在邢邵之上，《晒书堂文集》卷二与孙渊如观察书(戊辰)有云：

“尝论孔门多识之学殆成绝响，唯陆元恪之《毛诗疏》剖析精微，可谓空前绝后。盖以故训之伦无难钩稽搜讨，乃至虫鱼之注，非夫耳闻目验，未容置喙其间，牛头马脾，强相附会，作者之体又宜舍诸。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故尝自谓《尔雅》下卷之疏，几欲追踪元恪，陆农师之《埤雅》，罗端良之《翼雅》，盖不足言。”这确实不是夸口，虽然我于经学是全外行，却也知道他的笺注与众不同，盖其讲虫鱼多依据耳闻目验，如常引用民间知识及俗名，在别人书中殆不能见到也。又答陈恭甫侍御书(丙子)中云：

“贱患偏疝，三载于今，迩来体气差觉平复耳。以此之故，虫鱼辍注，良以慨然。比缘闲废，聊刊《琐语》小书，欲为索米之贽，(七年无俸米吃)，自比钞胥，不堪覆瓿，只恐流播人间作话柄耳。”即此可见他对于注虫鱼的兴趣与尊重，虽然那些《宋琐语》《晋宋书故》的小书也是很有意思的著作，都是我所爱读的。《蜂衙小记》后有牟廷相跋云：

“昔人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余谓磊落人定不能

注虫鱼耳。浩浩落落，不辨马牛，那有此静中妙悟耶？故愿与天下学静，不愿学磊落。如有解者，示以《蜂衙小记》十五则。”牟氏著有《诗意》，虽不得见，唯在郝氏《诗问》中见所引数条，均有新意，可知亦是解人也，此跋所说甚是，正可作上文的说明。《宝训》八卷，《蜂衙小记》，《燕子春秋》各一卷，均有牟氏序跋，与《记海错》合刻，盖郝君注虫鱼之绪馀也。

《记海错》一卷，凡四十八则，小引云，“海错者《禹贡》图中物也，故书雅记厥类实繁，古人言矣而不必见，今人见矣而不能言。余家近海，习于海久，所见海族亦孔之多，游子思乡，兴言记之。所见不具录，录其资考证者，庶补《禹贡疏》之阙略焉。时嘉庆丁卯戊辰书。”王善宝序云：

“农部郝君恂九自幼穷经，老而益笃，日屈身于打头小屋，孜孜不倦。有馀闲《记海错》一册，举乡里之称名，证以古书而得其贯通，刻画其形亦毕肖也。”此书特色大略已尽于此，即见闻真，刻画肖耳。如《土肉》一则云：

“李善《文选江赋注》引《临海水土异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炙食。余案今登莱海中有物长尺许，浅黄色，纯肉无骨，混沌无口目，有肠胃。海人没水底取之，置烈日中，濡柔如欲消尽，淪以盐则定，然味仍不咸，用炭灰腌之即坚韧而黑，收干之犹可长五六寸。货致远方，啖者珍之，谓之海参，盖以其补益人与人参同也。《临海志》所说当即指此，而云有三十足，今验海参乃无足而背上肉刺如钉，自然成行列，有二三十枚者，《临海志》欲指此为足则非矣。”《闽小记》《海错百一录》所记都不能这样清爽。

又记虾云：

“海中有虾长尺许，大如小儿臂，渔者网得之，俾两两而合，日干或腌渍货之，谓为对虾，其细小者干货之曰虾米也。案《尔雅》云，鳙大虾。郭注，虾大者出海中，长二三丈，须长数尺，今青州呼虾鱼为鳙。《北户录》云，海中大红虾长二丈馀，头可作杯，须可作簪，其肉可为脍，甚美。又云，虾须有一丈者，堪拄杖。《北户录》之说与《尔雅》合。余闻榜人言，船行海中或见列桅如林，横碧若山，舟子渔人动色攒眉，相戒勿前，碧乃虾背，桅即虾须矣。”此节文字固佳，稍有小说气味，盖传闻自难免张大其词耳。《五杂组》卷九云：

“龙虾大者重二十馀斤，须三尺馀，可为杖。蚶大者如斗，可为香炉。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滨人习见，不足为异也。”《闽小记》卷一“龙虾”一则云：

“相传闽中龙虾大者重二十馀斤，须三尺馀，可作杖，海上人习见之。予初在会城，曾未一睹，后至漳，见极大者亦不过三斤而止，头目实作龙形：见之敬畏，戒不敢食。后从张赓阳席间误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鲜美逾常，遂不能复禁矣。有空其肉为灯者，贮火其中，电目血舌，朱鳞火鬣，如洞庭君擘青天飞去时，携之江南，环观挢舌。”《海错百一录》卷四记虫其一“龙虾”云：

“龙虾即虾魁，目睛隆起，隐露二角，产宁德。《岭表录异》云：前两脚大如人指，长尺馀，上有芒刺鍼硬，手不可触，脑壳微有错，身弯环，亦长尺馀，熟之鲜红色，名虾杯。苍案：宁德以龙虾为灯，居然龙也，以其大乃称之为魁。仆人陈照贾

吕宋，舶头突驾二朱柱，夹舶而趋，舶人焚香请妈祖棍三击，如桦烛对列，闪灼而逝，乃悟为虾须。《南海杂志》，商舶见波中双樯摇荡，高可十馀丈，意其为舟，老长年曰，此海虾乘霁曝双须也。《洞冥记》载有虾须杖，举此则龙虾犹小耳。"将这四篇来一比较，郝记还是上品，郭录本来最是切实，却仍多俗信，如记美人鱼海和尚散尿鸟之类皆是，又《闽产录异》卷五记豕身人首的鲧神，有云，"山精木魅，奇禽异兽，难以殚述，"书刻于光绪丙戌，距今才五十年，但其思想则颇陈旧也。郝记中尚有蟹、蛇、海盘缠、海带诸篇均佳，今不具引。

《晒书堂诗钞》卷上有诗曰《拾海错》，原注云，"海边人谓之赶海，"诗有云：

"渔父携筠篮，追随的稚子，逐虾寻海舌，淘泥拾鸭嘴，（海舌即水母，蚬形如鸭嘴，）细不遗蟹奴，牵连及鱼婢。"郝诗非其所长，但此数语颇有意思。《晒书堂文集》《笔录》及诸所著述书中，则佳作甚多，惜在这里不能多赘。清代北方学者我于傅青主外最佩服郝君，他的学术思想仿佛与颜之推贾思勰有点近似，切实而宽博，这是我所喜欢的一个境界也。郝氏遗书庞然大部，我未能购买，但是另种也陆续搜到二十种，又所重刻雅雨堂本《金石例》亦曾得到，皆可喜也。

（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于北平）

※

《钝吟杂录》

《池北偶谈》卷十七有《冯班》一条，称其博雅善持论，著《钝吟杂录》六卷，又云：

“定远论文多前人未发，但骂严沧浪不识一字，太妄。”我所有的一部《钝吟杂录》系嘉庆中张海鹏刊本，凡十卷，与《四库书目提要》所记的相同，冯氏犹子武所辑集，有己未年序，盖即乾隆四年，可知不是渔洋所说的那六卷原本了。序中称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俗子皆以为迂，《提要》亦云诋斥或伤之激，这与渔洋所谓妄都是他大胆的一方面。序中记其斥《通鉴纲目》云：

“凡此书及致堂《管见》以至近世李氏《藏书》及金圣叹《才子书》，当如毒蛇蚖蝎，以不见为幸，即欧公老泉渔仲叠山诸公，亦须小心听之。”冯氏不能了解卓吾圣叹，在那时本来也不足怪，（李氏的史识如何我亦尚未详考，）若其批评宋人的文章思想处却实在不错，语虽激而意则正，真如《提要》所云论事多达物情，我看十卷《杂录》中就只这个是其精髓，自有见地，若其他也不过一般云云罢了。《杂录》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失，古人自有成论，假令有所不合，阙之可也，古人远矣，目前之事犹有不审，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悬言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审细

止，如苏子由论蜀先主云，据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将也。考昭烈生平未尝用孔明为将，不据蜀便无地可措足，此论直是不读《三国志》。宋人议论多如此，不可学他。"切忌勿作论，这是多么透彻的话，正是现在我们所要说的，却一时想不到那么得要领有力量。我们平常知道骂八股，实在还应该再加上一种"论"，因为八股教人油腔滑调地去说理，论则教人胡说霸道地去论事，八股使人愚，论则会使人坏。大家其实也早已感到这点，王介甫也有较好的文章，只因先读了他的孟尝君论，便不欢喜他，还有些人读了三苏策论之后一直讨厌东坡，连尺牍题跋都没有意思去看了，这都是实例，钝吟一口喝破，真是有识见，不得不令人佩服。卷四《读古浅说》有一条云：

"读书不可先读宋人文字。"何义门评注云，"吾辈科举人初见此语必疑其拘蔽，甚且斥为凡陋，久阅知书味，自信为佳。"评语稍笼统，还是找他自己的话来做解说吧。卷八《遗言》云：

"宋人说话只要说得爽快，都不料前后。"又卷二《家戒》下云：

"古人文字好恶俱要论理，如宋人则任意乱说，只练文字，（何评，苏文如是者多矣。）谢叠山《文章轨范》尤非，他专以诬毁古人为有英气，此极害事。"卷八又云：

"宋人谈性命，真开千古之绝学，……但论人物谈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说话。"下半说得不错，上半却有问题。冯氏论事虽有见识，但他总还想自附于圣学，说话便常有矛盾，不能及不固执一派的人，如傅青主，或是尤西堂。其实他在卷二已说过道：

"不爱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无以为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又卷四云：

"不近人情而云尽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时势而欲治国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智，便是德不明。"这两节的道理如何是别一事，但如根据这道理，则论人物而苛刻，谈政事而胡涂，即是不仁不智了，与性命绝学便没有关系。傅青主《霜红龛集》卷三十六(丁氏刊本)《杂记一》中有云：

"李念斋有言，东林好以理胜人。性理中宋儒诸议论无非此病。"又卷四十《杂记五》云：

"宋人之文动辄千百言，萝莎冗长，看着便厌，灵心慧舌，只有东坡。昨偶读曾子固《战国策》《说苑》两《序》，责子政自信不笃，真笑杀人，全不看子政叙中文义而要自占地步，宋人往往挟此等技为得意，那可与之言文章之道。文章诚小技，可怜终日在里边盘桓，终日说梦。"傅君真是解人，所说并不怎么凌厉，却着实得要领，也颇有风致，这一点似胜于钝吟老人也。我常怀疑中国人相信文学有用而实在只能说滥调风凉话，其源盖出于韩退之，而其他七大家实辅成之，今见傅冯二公的话，觉得八分之六已可证实了，馀下的容再理会。《杂录》卷一云：

"药无与于衣食也，金石丝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诗赋无与于人事也，温柔敦厚，圣人以教民，宋儒恶之。

"汉人云，大者与六经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言赋者莫善于此，诗亦然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咏之何害。

"风云月露之词，使人意思萧散，寄托高胜，君子为之，其

亦贤于博弈也。以笔墨劝淫诗之戒，然犹胜于风刺而轻薄不近理者，此有韵之谤书，唐人以前无此，不可不知也。”讲到诗，这我有点儿茫然，但以为放荡的诗犹比风刺而轻薄不近理者为胜，然则此岂不即是宋人论人物之文章耶。我近年常这样想，读六朝文要比读八大家好，即受害亦较轻，用旧话来说，不至害人心术也。钝吟的意思或者未必全如此，不过由诗引用到文，原是一个道理，我想也别无什么不可罢。

《杂录》卷一《家戒》上又有几节关于教子弟的，颇多可取，今抄录其一云：

“为子弟择师是第一要事，慎无取太严者。师太严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刚强者怼而为恶，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违其天资，若有所长处当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开其知识也，养之者所以达其性也。年十四五时，知识初开，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当二三月间，养之全在此际。噫，此先师魏叔子之遗言也，我今不肖，为负之矣。”何注曰，“少小多过，赖严师教督之恩，得比人数，以为师不嫌太严也，及后所闻见，亦有钝吟先生所患者，不可以不知。”冯氏此言甚有理解，非普通儒者们所能及。傅青主家训亦说及这个问题，颇主严厉，不佞虽甚喜霜红龛的思想文字，但于此处却不得不舍傅而取冯矣。　　（廿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

《燕京岁时记》

《燕京岁时记》一卷，富察敦崇著，据跋盖完成于光绪庚子，至丙午（一九〇六）始刊行，板似尚存，市上常有新印本可得。初在友人常君处所见系宣纸本，或是初印，我得到的已是新书了，但仍系普通粉连，未用现今为举世所珍重的机制连史纸，大可喜也。润芳序中略述敦君身世，关于著作则云：

"他日过从，见案头有《燕京岁时记》一卷，捧读一过，具见匠心，虽非巨制鸿文，亦足资将来之考证，是即《景物略》、《岁华记》之命意也。虽然，如礼臣者其学问岂仅如此，尚望引而伸之，别有著作，以为同学光，则予实有厚望焉。"其实据我看来这《岁时记》已经很好了，但是我却又能够见到他别的著作，更觉得有意思。这也并非巨制鸿文，只是薄薄的一册文集，题曰《画虎集文钞》，上有我的二月十四日的题记云：

"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亟购归，虽只寥寥十三叶，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这书虽然亦用粉连纸印，而刻板极坏，比湖北崇文书局本还要难看，有几处已经糊纸改写，错字却仍不少，如庶吉士会刻作庶吉主，可见那时校刻的草草了。集中只有文十一篇，首篇是复其内弟书，叙庚子之变，自称年四十六，末为周毓之诗序，作于甲子春，署七十老人某病中拜序，可以知其年岁及刻书的时代大概。

十一篇中有六篇都说及庚子，深致慨叹，颇有见识，辛亥后作虽意气消沉，却无一般遗老丑语，更为大方，曾读《涉江文钞》亦有此感，但惜唐氏尚有理学气耳。辛丑所作《增旧园记》有云：

"斯园也以弹丸之地，居兵燹之中，虽获瓦全，又安能长久哉。自今以往，或属之他人，或鞠为茂草，或践成蹊径，或垦作田畴，是皆不可知矣，更何敢望如昔之歌舞哉。"此增旧园在铁狮子胡同，即铁狮子所在地，现在不知如何了，昔年往东北城教书常走过此街，见有高墙巍巍，乃义威将军张宗昌别宅也，疑即其处。记末又言古来宫殿尽归毁灭，何况蓑尔一园，复云：

"其所以流传后世者亦惟有纸上之文章耳，文章若在则斯园为不朽矣，此记之所由作也。"今园已不存，此十三叶的文集不知天壤间尚有几本，则记之存盖亦仅矣。《碣石逋叟周毓之诗序》云：

"癸亥嘉平以诗一卷见寄，并嘱为序。研读再四，具见匠心，间亦有与予诗相似者。盖皆读书无多，纯任天籁，正如鸟之鸣春，虫之鸣秋，嘈嘈唧唧，聒耳不已，诘其究竟，鸟既不知所鸣者为何声，虫亦不知所鸣者为何律也，率其性而已矣，吾二人之诗亦复如此。"《画虎集》中无诗钞，只在《岁时记》中附录所作六首，《游潭柘山》三首及《钓鱼台》一首均系寻常游览之作，《京师夏日闺词》两首稍佳，大抵与所自叙的话相合，这在诗里未能怎么出色，但不是开口工部，闭口涪翁，总也干净得多，若是在散文里便更有好处了，《岁时记》跋之二云：

"此记皆从实录写，事多琐碎，难免有冗杂芜秽之讥，而究

其大旨无非风俗游览物产技艺四门而已，亦《旧闻考》之大略也。"这从实录写，事多琐碎两件事，据我看来不但是并无可讥，而且还是最可取的一点。本来做这种工作，要叙录有法，必须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才能别择适当，布置得宜，可称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于史例义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老老实实地举其所知，直直落落地写了出来，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与生命。记中所录游览技艺都是平常，其风俗与物产两门颇多出色的纪述，而其佳处大抵在不经意的地方，盖经意处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如一月中记耍耗子耍猴儿耍苟利子跑旱船，十月的糟蟹良乡酒鸭儿广柿子山里红，风筝毽儿琉璃喇叭嗤嗤噔太平鼓空钟，蛐蛐儿聒聒儿油壶卢，梧桐交嘴祝顶红老西儿燕巧儿，栗子白菽中果南糖萨齐玛芙蓉糕冰糖壶卢温朴，赤包儿斗姑娘海棠木瓜沤朴各条，都写得很有意思。又如五月的石榴夹竹桃云：

"京师五月榴花正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榴竹之间，必以鱼缸配之，朱鱼数头，游泳其中，几于家家如此。故京师谚曰，天篷鱼缸石榴树。盖讥其同也。"七月的荷叶灯蒿子灯莲花灯云：

"中元黄昏以后，街巷儿童以荷叶燃灯，沿街唱曰，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万点流萤，谓之蒿子灯。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彩纸制成莲花莲叶花篮鹤鹭之形，谓之莲花灯。谨案《日下旧闻考》荷叶灯之制自元明以来即有之，今尚沿其旧也。"又其记萨齐玛等云：

"萨齐玛乃满洲饽饽，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

用不灰木烘炉烤熟，遂成方块，甜腻可食。芙蓉糕与萨齐玛同，但面有红糖，艳如芙蓉耳。冰糖壶卢乃用竹签贯以葡萄山药豆海棠果山里红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凉。"记赤包儿等云：

"每至十月，市肆之间则有赤包儿斗姑娘等物。赤包儿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红，柔软可玩。斗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曰斗姑娘。"赤包儿这名字常听小孩们叫，即是栝楼，斗姑娘这种植物在花担上很多见，不知道有无旧名，或者是近来输入亦未可知，日本称作"姬代代"，姬者表细小意的接头语，代代者橙也，此本系茄科，盖言其实如小橙子耳，汉名亦不可考。斗字意不甚可解，或是逗字，在北京音相同，但亦不敢定也。

唐涉江（原名震钧）著《天咫偶闻》，纪北京地理故实，亦颇可看，可与《岁时记》相比，但唐书是《藤阴杂记》一流，又用心要写得雅驯，所以缺少这些质朴琐屑的好处。两者相比，《偶闻》虽或可入著作之林，而自有其门户，还不如《岁时记》之能率性而行也。　　（民国廿四年除夕，于北平）

毛氏说《诗》

民国二十五年元日，阴寒而无风，不免到厂甸去走一趟，结果只买到吾乡潘素心的诗集《不栉吟》正续七卷，此外有若干本丛书的零种。这里边有一本是《西河合集》内的《白鹭洲主客说

诗》一卷与《续诗传鸟名卷》三卷。我是在搜集同乡的著作，但是《西河合集》却并没有，说理由呢，其一他是萧山人，不在小同乡的范围内，其二则因为太贵，这种价近百元的大书还没有买过。所以我所有的便只有些零种残本，如尺牍诗词话连厢之类，这本说诗也是我所想要的，无意中得来觉得很可喜，虽然这有如乞儿拾得蚌壳可以当饭瓢，在收藏家看来是不值一笑的。毛氏说话总有一种"英气"，这很害事，原是很有理的一件事，这样地说便有棱角，虽间有谐趣而缺少重量，算来还是不上算，至于不讨人欢喜尚在其次。提起毛西河恐怕大家总有点厌他善骂，被骂的人不免要回敬一两句，这也是自然的，不过特别奇怪的是全谢山，他那种的骂法又说明是他老太爷的话，真是出奇得很。这很有点难懂，但是也可以找到相类的例。姚际恒著《诗经通论》卷前"论旨"中论列自汉至明诸诗解，关于丰坊有云：

"丰氏《鲁诗世学》极骂季本。按季明德《诗学解颐》亦颇平庸，与丰氏在伯仲间，何为骂之，想以仇隙故耶？"

毛西河喜骂人，而尤喜骂朱晦庵，《四书改错》是很闻名的一案，虽然《劝戒录》中还没有派他落拔舌地狱或编成别的轮回故事，这实在是他的运气。那说诗的两种恰好也是攻击朱子的，在这一点上与姚首源正是同志，《诗经通论》卷前的这一节话可以做他们共同的声明：

"《集传》主淫诗之外其谬戾处更自不少，愚于其所关义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馀则从略焉。总以其书为世所共习，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鉴之耳。"姚最

反对淫诗之说，有云：

“《集传》只是反《序》中诸诗为淫诗一着耳，其他更无胜《序》处。”毛的《说诗》中“说淫诗”十二条，占全书五分之三，“说杂诗”四条都是反朱的。《鸟名卷》虽说是释鸟，目标也在《集传》，第一则“关关雎鸠”便云：

“《论语》，小子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朱氏解《大学》格物又谓当穷致物理，则凡经中名物何一可忽，况显作诗注，岂有开卷一物而依稀鹘突越数千百年究不能指定为何物者。”姚氏于名物不甚措意，其说见于卷前论旨中，但与《鸟名卷》颇有因缘，这是很有意思的事。《鸟名卷》序云康熙乙酉重理残卷，姚书序亦写于是年。又毛云：

“会钱唐姚彦晖携所著《诗识名解》请予为序，其书甚审博，读而有感，予乃踵前事云云。”姚亦云：

“作是编讫，侄炳以所作《诗识名解》来就正，其中有关诗旨者间采数条，足辅予所不逮。”此姚彦晖盖即侄炳。《鸟名卷》之一“燕燕于飞”条下云：

“乃燕只一字，其曰燕燕者，两燕也。何两燕？一于归者，一送者。”《诗经通论》卷三引《识名解》云：

“《释鸟》曰，燕燕乩。又《汉书》童谣云，燕燕尾涎涎。按乩鸟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双飞往来，遂以双声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类，近古之书凡三见而适合，此经及《尔雅》《汉书》是也。若夫单言燕者乃乌也，《释鸟》曰，燕白脰乌，可据，孔鮸亦谓之燕乌。故以燕燕为两燕及曲为重言之说者，皆非也。”二人皆反对《集传》重言之说，而所主张又各不同，亦颇

有趣，西河既见《诗识名解》，不知何以对于燕燕双名之说不加以辩驳也。《鸟名卷》解说“鹑之奔奔”颇有妙解，奔奔朱注云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毛纠正之云：

“按鹑本无居，不巢不穴，每随所过，但偃伏草间，一如上古之茅茨不掩者，故《尸子》曰，尧鹑居，《庄子》亦曰，圣人鹑居，是居且不足，安问居匹，若行则鹑每夜飞，飞亦不一，以窜伏无定之禽而诬以行随，非其实矣。”毛氏非师爷，而关于居飞的挑剔大有刀笔气息，令人想起章实斋，不过朱子不认识鹌鹑，以为是鹊类，奔奔疆疆的解释也多以意为之，其被讥笑亦是难怪也。又“鹳鸣于垤”，朱注云，“将阴雨则穴处者先知，故蚁出垤，而鹳就食，遂鸣于其上也。”毛云：

“《禽经》，鹳仰鸣则晴，俯鸣则雨。今第鸣垤，不辨俯仰，其为晴为雨不必问也。但鸣垤为蚁穴知雨，雨必出垤而鹳就食之，则不然。禽凡短咮者能啄虫豸，谓之啄食。岂有大鸟长喙而能啄及蚍蚁者，误矣。”长嘴的鹳啄食蚂蚁，的确是笑话，其实就是短嘴鸟也何尝吃蚂蚁呢？大约蚂蚁不是好吃的东西，所以就是嘴最短的铁嘴麻鸟黄脰等，也不曾看见他们啄食过。晴雨不必问，原是妙语，唯上文云“零雨其濛”，则此语失其效力矣，反不如姚云：

“又谓将阴雨则穴处先知之，亦凿，诗已言零雨矣，岂特将雨乎。”又《小雅》“鹤鸣于九皋”，朱注，“鹤鸟名，长颈竦身高脚，顶赤身白，颈尾俱黑。”毛云：

‘《集注》凡鸟兽草木尽袭旧注而一往多误，惟此鹤则时所习见，疑翼青尾白为非是，遂奋改曰颈尾黑，以其所见者是立鹤，

立则敛翼垂尻，其帔黝然，实未尝揭两翻而见其尾也。明儒陈晦伯作《经典稽疑》，调笑之曰，其黑者尾耶。"又《说诗》末一则亦云：

"鹤鸣于九皋，《正义》引陆玑疏谓顶赪翼青身白，而朱氏习见世所畜鹤锻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奋笔改为顶赤颈尾俱黑，公然传之五百年，而不知即此一羽之细已自大误，先生格物安在耶。"姚亦云：

"按鹤两翼末端黑，非尾黑也。彼第见立鹤，未见飞鹤，立者常敛其两翼，翼末黑毛垂于后，有似乎尾，故误以为尾黑耳。格物者固如是乎，陈晦叔《经典稽疑》已驳之。"鹤尾本微物，但是这个都不知道，便难乎其为格物君子了。名物之学向来为经学的附庸，其实却不是不重要的，有如中学课程中的博物，学得通时可以明了自然的情状，更能够知道世事，若没有这个只懂得文字，便不大改得过秀才气质也。毛姚二君又有关于"七月在野"四句的解说，亦有新意，但以事关昆虫，抄来又太长，故只得从略，亦可惜也。　　（廿五年一月四日，在北平）

《窦存》

胡式钰的《窦存》四卷从前时常看到，却总没有买，因为不是价贵，就是纸太劣。其实这种书的价钱本来不会怎么贵的，不过我觉得他不能值这些，那就变成贵了，前几天才买了一部，

在还不算贵的范围内。这书刻于道光辛丑，距今才九十五年，正是清朝学术中落时期，其时虽然也有俞理初龚定庵魏默深蒋子潇等人来撑撑场面，或一般的知识讲未免下降了。我们读《窦存》时颇有此感，自然就是在乾嘉时也是贤愚不齐，不见得人人都有见识，只是到了衰季更易感到，或者由于主观也不可知。

《窦存》分为书诗事语四类，其《语窦》一卷列举俗语的出典，如《恒言录》之流，而范围较宽，最无可非议。《诗窦》所谈间有可取，"书窦"多卫道之言，可谓最下，《事窦》则平平耳，大抵多讲报应怪异，一般文人的"低级趣味"都如此，不必单责胡氏也。卷一论东坡非武王，阎百诗议子游子夏，钱莘楣议程伊川，卷二论人或嗤昌黎以文为诗，皆大不以为然，其理由则不外"何得轻议大贤人"，其议论可想见了。说诗处却有佳语，如卷二云：

"杨升庵谓杜子美滕王亭诗，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予常怪修竹本无莺啼，后见孙绰兰亭诗，啼莺吟修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此升庵薄子美厚孙绰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孙绰言之始足信，孙绰又本何书欤？且诗境贵真，使其时莺非啼竹而强言之，谓前人曾有此说，特因袭而已。前人未有此说而我自目击其境，斯言之正亲切耳。吾且谓子美当日有目中之莺啼修竹，而不必有孙绰之莺啼修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说诗也。"又有云：

"予题汤都督《琴隐图》云，碑括前皇篆。一徒请括字来历，予曰，史皇造字即来历，前人经史等载籍岂别有来历耶。"这都说得很好，有自己的见识。但是这自信似乎不很坚，有时又说

出别样的话，如云：

“唐叶适诗云，应嫌屐齿印苍苔。按汉杜林高节不仕，居一室，阶有绿苔，甚爱之，辄谓人曰，此可以当铺翠耳。人有蹑屐者，曰，勿印破之。盖叶诗印字本此。”书眉上有读者批曰，“即无本亦好。”此读者不知系何人，唯卷首有一印，白文四字云，“咸弼过目，”盖即其名也。又有一条云：

“朱庆馀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杜牧诗云，空堂停曙灯。停字当本陆机《演连珠》，兰膏停空，不思衔烛之龙。”批曰，“此等字在作者只知用来稳惬，不必先有所本，乃偶然暗合也。”批语两次纠正，很有道理。胡氏论诗极推重陶公，有云：

“东坡曰，吾于诗人无所好，好渊明诗。式钰谓吾于诗人无不好，尤好渊明诗。吾于诗人诗各有好有不好，有好无不好唯渊明诗。”语虽稍笼统，我却颇喜欢，因为能说得出爱陶诗者的整个心情也。

卷三所记有关于民间信仰风俗者，亦颇可取。如记佣工赵士观谈上海二十一保二十七图陈宅鬼仙有云：

“去年（己亥）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闻往听，鬼称予土观，予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数语。顷之谓其家人，我回梆，尔等当回家饭也，耕佣无不闻者。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门关，来时声喜，去时声悲，必嘱其家人曰，为善毋恶，阴司有簿记之。”这是很好的关于死后生活的资料，如鬼门关（据云其地甚苦），鬼回梆休息，阴司有簿记善恶，皆是也。又一则云：

“世间妇女言灶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恶，故与人仇，灶诅之，

有求，灶祷之。又岁杪买饧，择谷草之实制焙和之，俟新岁客来佐茶，故买饧于腊。腊月二十四日饯灶神上天，遂用饧，荐时义也，乃谓恐神诉恶，借胶其口，何鄙说之可笑乎。然俗之为恶概可想见。"此一节也记得颇有意思，只是末尾说得太是方巾气，其实未必一定为恶，人总怕被别个去背地里说些什么，此种心理在做媳妇的一定更深切地感到，也自难怪她们想用大麦糖去胶住那要说闲话的人的嘴巴罢。

卷一《书窦》的第一条是讲考证的，虽然讲得很有趣，可是有点不对。其文云：

"《晋书》，贾充有儿黎民三岁，乳母抱之当阁，充就而拊之，《世说》云，充就乳母手中呜之。拊呜各通，盖谓拊其儿作呜呜声以悦之也，犹《荀子》拊循之呪呕之义，然呜字耐味。杜牧之遣兴诗，浮生长忽忽，儿小且呜呜。"拊呜原是两件事，我想《世说》作呜是对的，《晋书》后出，又是官书，故改作较雅驯的拊字罢了。查世俗顶有势力的《康熙字典》和商务《辞源》，呜字下的确除呜呜等以外没有他训，但欠部里有一个欭字，《字典》引《说文》云，一曰口相就也。案《说文解字》八篇下云：

"欭，心有所恶若吐也，从欠，乌声。一曰欭歈，口相就也。（段注，谓口与口相就也。）歈，欭歈也，从欠，俞声。嗳，俗歈，从口从就。"《辞源续编》始出一欭字，引《说文》为训，而嗳字始终不见，我把正续编口部从十一画至十三画反复查过，终于没有找到这个字。查《广韵》嗳下云，欭嗳，口相就也，《玉篇》嗳下云，呜嗳也。到这里，口旁的呜字已替代了欠旁的字，虽然正式当然是连用，但后来大抵单用也可以了。这里说后来，

其实还应该改正，因为单用的例在隋唐之前。《世说新语》下"惑溺第三十五"即其一，佛经律部的《四分律藏》卷四十九云：

"时有比丘尼在白衣家内住，见他夫主共妇呜口，扪摸身体，捉捺乳。"这部律是姚秦时佛陀耶舍共竺法念所译，在东晋末年，大约与陶渊明同时，所以这还当列在宋临川王的前面。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十八亦有云：

"问言少女何意毁篱，女人便笑，时邬波难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遍抱女身，呜咂其口，舍之而去。"据此可知呜字当解作亲嘴，今通称接吻，不知何来此文言，大约系接受日本的新名词，其实和文亦本有"口附"(Kuchizuke)一字，胜于此不古不今的汉语也。　　(廿五年一月)

关于家训

古人的家训这一类东西我最喜欢读，因为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的诚实，虽然有些道学家的也会益发虚假得讨厌。我们第一记起来的总是见于《后汉书》的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其中有云：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

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这段文章本来很有名，因为刻鹄画虎的典故流传很广，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乃是他对于子侄的诚实的态度，他同样的爱重龙伯高杜季良，却希望他们学这个不学那个，这并不是好不好学的问题，实在是在计算利害，他怕豪侠好义的危险，这老虎就是画得象他也是不赞成的。故下文即云：

"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后人或者要笑伏波将军何其胆怯也，可是他的态度总是很老实近人情，不象后世宣传家自己猴子似的安坐在洞中只叫猫儿去抓炉火里的栗子。我常想，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负责任。谢在杭的《五杂组》卷十三有云：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这也可以算是老实了罢，却又要不得，殆伪善之与怙恶亦犹过与不及欤。

陶集中《与子俨等疏》实是一篇好文章，读下去只恨其短，假如陶公肯写得长一点，成一两卷的书，那么这一定大有可观，《颜氏家训》当不能专美了。其实陶诗多说理，本来也可抵得他的一部语录，我只因为他散文又写得那么好，所以不免起了贪心，很想多得一点看看，乃有此妄念耳。《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赵敬夫作注

将以教后生小子，卢抱经序称其委曲近情，纤悉周备，可谓知言。伍绍棠跋彭兆荪所编《南北朝文钞》云：

"窃谓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诚使勒为一书，与此编相辅而行，足为词章家之圭臬。"这一番话很合我的意思，就只漏了一部《颜氏家训》。伍氏说六朝人的书用骈俪而质雅可诵，我尤赞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即《盘谷序》或《送孟东野序》也是如此。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家训因此亦遂无什么可看的了。

从前在《涵芬楼秘笈》中得一读明霍渭崖家训，觉得通身不愉快。此人本是道学家中之蛮悍者，或无足怪，但其他儒先训迪亦是百步五十步之比。在明末清初我遇见了两个人，傅青主与冯钝吟，傅集卷二十五为《家训》，冯有《家戒》两卷，又《诫子帖》《遗言》等，收在《钝吟杂录》中，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家戒》上第一节类似小引，其下半云：

"我无行，少年不自爱，不堪为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岁读古圣贤之书，至今六十馀年，所知不少，更历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谆谆之言非所乐闻，不至头触屏风而睡，亦已足矣。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我们再看《颜氏家训》的"序致第

一”云：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两相比较，颜文自有胜场，冯理却亦可取，盖颜君自信当为子孙所信，冯君则不是这样乐观，似更懂得人情物理也。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六云：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义大利诗人勒阿巴耳地（G.leopardi）曾云，儿子与父亲决不会讲得来，因为两者年龄至少总要差二十岁。这都足以证明冯君的忧虑不是空的，“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乃实为写家训的最明达勇敢的态度，其实亦即是凡从事著述者所应取的态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原未免太宽缓一点，但急于求效，强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诗云：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王瑞玉夫人在《诗问》中释曰，“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钝吟居士之意或亦如此，此正使人觉得可以佩服感叹者也。

（廿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平书）

※

郁冈斋《笔麈》

《宇宙风》新年号"二十四年爱读书"中有王肯堂的《笔麈》一种，系叶遐庵先生所举，原附有说明云：

"明朝人的著述虽很有长处，但往往犯了空疏浮诞的通病，把理解和事实通通弄错。王肯堂这一部书，不但见地高超，而且名物象数医工等等都由实地研究而发生很新颖坚确的论断，且其态度极为忠实。王肯堂生当明末，好与利玛窦等交游，故他的治学方法大有科学家的意味。这是同徐光启李之藻金声等都是应该推为先觉的，所以我亦很喜欢看这部书。"

我从前只知道王肯堂是医生，对于他的著作一直不注意，这回经了遐庵先生的介绍，引起我的好奇心，便去找了一部来看。原书有万历壬寅（一六〇二）序文，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北平图书馆用铅字排印，四卷两册实价三元，只是粉连还不是机制的，尚觉可喜。《笔麈》的著者的确博学多识，我就只怕这有许多都是我所不懂的。第一，例如医，我虽然略略喜欢涉猎医药史，却完全不懂得中国旧医的医理，我知道一点古希腊的医术情形，这多少与汉医相似，但那个早已蜕化出去，如复育之成为"知了"了。第二是数，历，六壬，奇门，阳宅等，皆所未详。第三是佛教，乃是有志未逮。我曾论清初傅冯二君云：

"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我们上溯王阳明李卓吾袁中郎钟伯敬金圣叹，下及蒋子潇俞理初龚定庵，觉得也都是如此。所以王君的谈佛原来不是坏事，不过正经地去说教理禅机便非外行的读者所能领解，虽然略略点缀却很可喜，如卷四引不顺触食说东坡的"饮酒但饮湿"，又引耳以声为食说《赤壁赋》末"所共食"的意思，在笔记中均是佳作。归根结蒂，《笔麈》里我所觉得有兴趣的实在就只是这一部分，即说名物谈诗文发意见的地方，恐怕不是著者特长之所在，因为在普通随笔中这些也多有，但是王君到底自有其见解，与一般随波逐流人不同，此我所以仍有抄录之机会也。卷四有两则云：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为文字缚，伸纸濡毫，何异桎梏。得趣者哀愤侘傺皆于文字中销之，而况志满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品外录》录孙武子《行军篇》，甚讶其不伦，后缀欧阳永叔《醉翁亭记》，以为记之也字章法出于此也。何意眉公弃儒冠二十年，尚脱头巾气不尽。古人弄笔，偶尔兴到，自然成文，不容安排，岂关仿效。王右军《笔阵图帖》谓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吾以为必非右军之言。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则是死字，岂能造神妙耶。世传右军醉后以退残笔写《兰亭叙》，旦起更写皆不如，故尽废之，独存初本。虽未必实，然的有此理。吁，此可为得趣者道也。夫作字不得趣，书佣胥吏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

学究下初级对学生也。"此言很简单而得要领，于此可见王君对于文学亦是大有见识。其后又有云：

"四月四日灯下独坐，偶阅袁中郎《锦帆集》，其论诗云，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逮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读未终篇不觉击节曰，快哉论也，此论出而世之称诗者皆当赧面咋舌退矣。"案此论见卷四与丘长孺书中，与《小修诗序》所说大旨相同，主意在于各抒性灵，实即可为上文所云得趣之解说也。不过这趣与性灵的说法，容易了解也容易误解，不，这或者与解不甚相关，还不如说这容易得人家赞成附和或是"丛诃攒骂"。最好的例是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六《袁宏道》条下云：

"传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张之，诗文亦然，不容不变也。隆万间王李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体，中晚皆有诗，不必初盛，欧苏陈黄各有诗，不必唐人。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来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是何异弃苏合之香取蜣蜣之转耶。"这里

他很赞同公安派的改革，所引用的一部分也即是与丘长孺书中的话。卷十七钟惺条下又云：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诗亡而国亦随之，可谓妙语，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却一起混骂，有缠夹二先生之风，至于先后说话不一致还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垞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愦愦？岂非由于性灵云云易触喜怒耶。李越缦称其成见未融，似犹存厚道，中国文人本无是非，翻覆褒贬随其所欲，反正不患无辞，朱不过其一耳。后来袁子才提倡性灵，大遭诃骂，反对派的成绩如何，大家也记不起来了。性灵被骂于今已是三次，这虽然与不佞无关，不过因为见闻多故而记忆真，盖在今日此已成为《文料触机》中物，有志作时文者无不取用，殆犹从前做策论之骂管仲焉。在一切都讲正宗道统的时候，汩没性灵当然是最可崇尚的事，如袁君所说，殆是气运使然。我又相信文艺盛衰于世道升降了无关系，所以漠然视之。但就个人的意见来说，则我当然赞成王君的话，觉得一个人应该伸纸濡毫要写就写，不要写就不写，大不可必桎梏而默写圣经耳。（廿五年二月）

《逸语》与《论语》

前日买到北平图书馆的一册《善本书目乙编》，所列都是清代刻本之精善希少者，还有些稿本及批校本。在佛仿被放弃了的北平，几时有看图书馆善本的福气我简直就不知道，看看书目虽不能当屠门大嚼，也可以算是翻食单吧。全书目共百四十五叶，一半是方志与赋役书，但其他部分却可阅。我觉得有趣味的，寒斋所藏的居然也有两部在选中，一是曹廷栋的《逸语》十卷，一是陆廷灿的《南村随笔》六卷。我买这些书几乎全是偶然的。陆幔亭本来我就不知道，因为想找点清初的笔记看，于刘献廷傅青主王渔洋宋牧仲冯钝吟尤西堂王山史刘在园周栎园等外，又遇见这随笔，已经是雍正年刊本了。序中说他是王宋的门生，又用《香祖笔记》、《筠廊偶笔》来比他的书，我翻看一过，觉得这还比得不大错，与宋牧仲尤相近，虽然这种琐屑的记录我也有点喜欢，不过我尤喜欢有些自己的意见情趣的，如刘傅冯尤，所以陆君的笔记我不很看重，原来只是以备一格而已。曹慈山有一部《老老琐言》，我颇爱读，本来七十曰老，现在还差得远哩，但是有许多地方的确写得好，所以很觉得喜欢。这部《逸语》因为也是曹慈山所辑注的，便买了来，价也不大便宜，幸喜是原板初印，那《恒言》的板却很蹩脚，是《槜李丛书》本而又是后印的。《逸语》三大本的外表的确是颇为可观，内容稍过于

严肃，盖属于子部儒家，而这一类的书在我平日是不大看者也。

现在又取出《逸语》来一翻，这固然由于书目乙编的提示，一半也因为是“上丁”的缘故吧。曹君从周秦两汉以讫晋宋齐梁诸子百家的书中辑集所记孔子的话，编为十卷二十篇，略如《论语》，而其文则为诸经之所逸，因名曰《逸语》。我刚才说不喜读四库的子部儒家类的书，但是《论语》有时倒也看看，虽然有些玄妙的话，古奥或成疑问的文，都不能懂，其一部分总还可以了解而且也很赞成的。《逸语》集录孔子之言，不是儒教徒的文集，所以也可以作《论语》外篇读，我因为厌恶儒教徒而将荀况孔鲋等一笔抹杀也是不对，这个自己本来知道。平常讨厌所谓道学家者流，不免对于儒家类的《逸语》不大表示尊重，但又觉得《论语》还有可看，于是《逸语》就又被拉了出来，实在情形便是如此。老实说，我自己说是儒家，不过不是儒教徒，我又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远在许多徒孙之上。对于释迦牟尼梭格拉底似乎也略知道，至于耶稣摩罕默德则不敢说懂，或者不如明了地说不懂为佳。

《逸语》卷十，第十九篇轶事引《吕氏春秋》云：

“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而服之，缩颈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曹注云：

“此见圣人于饮食之微不务肥甘以悦口，亦取有益于身心，与不撤姜食其旨相同，且事必师古之意于此亦可见耳。”这件事仿佛有点可笑，有如《乡党》中的好些事一样，我却觉得很有意思。菖蒲根我知道是苦的，小时候端午节用这加在雄黄酒里喝过，所以知道不是好吃的东西，但如盐腌或用别的料理法，我

想或者要较好，不必三年才会胜之亦未可知。我们读古书仿佛也是这个情形，缩颈食之——这回却不至三年了，终于也胜之，辨别得他的香，也尝透了他的苦及其他的药性。孔子吃了大有好处，据《孝经纬》云，"菖蒲益聪"，所以后来能编订《易经》，了解作者之忧患，我们也因此而能尚友圣人，懂得儒道法各家的本意。不佞于此事不曾有特别研究，在专门学者面前抬不起头来，唯如对于一般孔教徒则我辈自称是孔圣人的朋友殆可决无愧色也。

《逸语》卷一有引《荀子》所记的一节话云：

"子曰，由，志之。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智，行至则仁，既仁且智，夫恶有不足矣哉。"这话虽然稍繁，却也说得很好。《论语·为政第二》云：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正自相像，孔子这样看重知行的诚实，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件事。《先进第十一》云：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第十三》云：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又《卫灵公第十五》记公问陈，孔子也答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种态度我也觉得很好。虽然樊迟出去之后孔子数说他一顿，归结到"焉用稼"，在别处如《泰伯第八》也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可见他老先生难免有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意

思，觉得有些事不必去做，但这也总比胡说乱道好。我尝说过，要中国好不难，第一是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盖大学难懂，武人不读正是言之要也，大刀难使，文人不要便是行之至也，此即是智与仁也。《季氏第十六》又有一节云：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为之辞。"下文一大串政治哲学大为时贤所称赏，我这里只要这一句，因为与上面的话多少有点关系。孔子这里所骂的比以不知为知以不能为能情节还要重大了，因为这是文过饰非。因为我是儒家思想的，所以我平素很主张人禽之辨，而文过饰非乃是禽以下的勾当。古人说通天地人为儒，这个我实在不敢自承，但是如有一点生物学文化史和历史的常识，平常也勉强足以应用了。我读英国捺布菲修所著《自然之世界》与汉译汤姆生的《动物生活史》，觉得生物的情状约略可以知道，是即所谓禽也。人是一种生物，故其根本的生活实在与禽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他于生活上略加了一点调节，这恐怕未必有百分之一的变动，对于禽却显出明了的不同来了，于是他便自称为人，说他有动物所无的文化。据我想，人之异于禽者就只为有理智吧，因为他知道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于是有两种对外的态度，消极的是恕，积极的是仁。假如人类有什么动物所无的文化，我想这个该是的，至于汽车飞机枪炮之流无论怎么精巧便利，实在还只是爪牙筋肉之用的延长发达，拿去夸示于动物但能表出量的进展而非是质的差异。我曾说，乞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恐要妨害隔壁的人用功而不在寄宿舍拉胡琴，这虽是小事，却是有人类的特色的。《卫灵公第十五》云：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公冶长第五》云：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也。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孔子这种地方的确很有见解。但是人的文化也并不一定都是向上的，人会恶用他的理智去干禽兽所不为的事，如暗杀，买淫，文字思想狱，为文明或王道的侵略，这末了一件正该当孔子所深恶痛疾的。文过饰非自然并不限于对外的暴举，不过这是最重大的一项罢了。

孔子的话确有不少可以作我们东洋各国的当头棒喝者，只可惜虽然有千百人去对他跪拜，却没有人肯听他。真是了解孔子的人大约也不大有了，我辈自认是他的朋友，的确并不是荒唐。大家的主人虽是婢仆众多，知道主人的学问思想的还只有和他平等往来的知友，若是垂手直立，连声称是，但足以供犬马之劳而已。孔子云：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我们岂敢对圣人自居于多闻，曰直曰谅，其或庶几，当勉为孔子之益友而已。

【附记】

文中所引《论语》系据《四部丛刊》景印日本南北朝正平刻本，文字与通行本稍有不同，非误记也。廿五年二月丁祭后三日记于北平。

※

《日本杂事诗》

今年阴历的厂甸我居然去了三次，所得到的无非都是小书零本罢了，但是其中也有我觉得喜欢的，如两种《日本杂事诗》即是其一。黄公度的著作最知名的是《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年梁任公在日本付印的原本今虽少见，近年北平有重校印本，其次《日本国志》四十卷，浙江刻板今尚存在。这两卷《日本杂事诗》虽然现在不大流行，在当时却很被人家珍重，看它板本之多就可以知道。我在去年的厂甸买得一种，是光绪十一年十月梧州刻本，有黄君新序。今年所得的其一为天南遁窟活字板本，题曰光绪五年季冬印行，前有王韬序则云光绪六年二月朔日，可知是在次年春天才出板的。又其一是光绪廿四年长沙刻本，有十六年七月的自序，末附戊戌四月的跋。在王韬的《扶桑游记》中卷，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条下《致余元眉中翰书》（又见《弢园尺牍》卷十二）中有云：

"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又《杂事诗序》云：

"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世得以先睹为快，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公度许之，遂携以归。旋闻是书已刻于京师译馆，洵乎有用之书为众目所共睹也。"案《杂事诗》于光绪五年孟冬由

同文馆以聚珍板印行，然则此王氏本当为第二种板本也。黄君戊戌年跋云：

“此诗光绪己卯上之译署，译署以同文馆聚珍板行之，继而香港《循环报》馆日本凤文书坊又复印行，继而中华印务局日本东西京书肆复争行翻刻，且有附以伊吕波及甲乙丙等字，衍为注释以分句读者。乙酉之秋余归自美国，家大人方榷税梧州，同僚索取者多，又重刻焉。丁酉八月余权臬长沙，见有悬标卖诗者，询之又一刻本，今此本为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据这里所说，梧州刻当是第七种板本，长沙刻为第九种亦即是定本。《丛书举要》卷四十五所载“弢园老民手校刊本”中有重订《日本杂事诗》一本，重订云者当系改定之本，唯弢园生于道光戊子，在戊戌年已是七十一岁，不知其尚在人间否，且亦不能料他有如此老兴来重印此书否也。所以现在看来，此定稿似只有长沙的刻本，后来不曾复刻，我于无意中得到，所谓觉得喜欢就是为此。

《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至其改订的意思，在十六年的自序中很明了地说道：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

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穷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已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黄君的这见识与态度实在很可佩服，梁任公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里说得好：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不特此也，黄君对于日本知其可畏，但又处处表示其有可敬以至可爱处，此则更难，而《杂事诗》中即可以见到，若改正后自更明瞭了，原本卷上第五十咏新闻纸诗云：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定本则云：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注云：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

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此注与原本亦全不同。以诗论，自以原本为佳，稍有讽谏的风味，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或更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在黄君则赞叹自有深意，不特其去旧布新意更精进，且实在以前的新闻亦多偏于启蒙的而少作宣传的运动，故其以丛书（Encyclopaidia）相比并不算错误。又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论诗》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注云：

“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白香山袁随园尤剧思慕，学之者十八九，《小仓山房随笔》亦言鸡林贾人争市其稿，盖贩之日本，知不诬耳。七绝最所擅场，近市河子静大洼天民柏木昶菊池五山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余素不能为绝句，此卷意在隶事，乃仿《南宋杂事诗》《滦阳杂咏》之例，排比成之，东人见之不转笑为东施效颦者几希。”日本人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顶高兴的一件事，大有吾道东矣之叹。王之春《东游日记》卷上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纪与黄公度参赞相见，次日有题《日本杂事诗》后四绝句，其四云：

“自从长庆购鸡林，香熸随园直到今，他日新诗重谱出，应看纸价贵兼金。”即是承上边这首诗而来，正是这种意思，定本却全改了，诗云：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注仍如旧，唯末尾“往往逼唐宋”之后改云：

"近世文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就上文所举出来的两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之变换，盖当初犹难免缘饰古义，且信且疑，后来则承认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也。胡适之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叙黄君事云：

"当戊戌的变法，他也是这运动中的一个人物。他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得很早。"他在早年的诗中便有"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论文字处谓中国将有新文体新文字可以发生，末云：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君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杂事诗》一编，当作诗看是第二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纪录。这末一点从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曾钞录诗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又王之春著《谈瀛录》卷三四即《东洋琐记》，几乎全是钞袭诗注的。《杂事诗》讲到画法有云：

"有边华山椿椿山得恽氏真本，于是又传没骨法。"《东洋琐记》卷下引用而改之曰：

"有边华山椿家。山椿得恽氏真本，于是传没骨法。"却不知边华山椿椿山原是两人，椿山就姓椿，华山原姓渡边，因仿中国称为边华山，现代文人佐藤春夫亦尚有印文曰藤春也。王君

把他们团作一个人，虽是难怪，却亦颇可笑。定稿编成至今已四十六年，记日本杂事的似乎还没有第二个，此是黄君的不可及处，岂真是今人不及古人欤。

（民国廿五年三月三日，于北平）

【补记】

《杂事诗》第一板同文馆聚珍本今日在海王村书店购得，书不必佳，只是喜其足备掌故耳。五月廿六日记。

·《书法精言》

偶得《书法精言》二册，首题新昌王滨洲编辑，乾隆辛卯新镌，三树堂藏版。书凡四卷，分执笔与永字八法，统论，分论，临摹，评论法帖等项，本庸陋无聊，我之得此只因系禁书耳。卷首有自序云：

“书者，六艺之一也。夫子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书亦文中一事，是弟子不可以不学也。又曰，游于艺。是成德者不可以不事也。自古明王硕辅，瑰士英流，莫不留心笔迹，其寿于金石者亘千载而如新，孰谓斯道小伎而非士君子亟宜留心哉。故范文正公与苏才翁曰，书法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赐教。况自唐以书判取士，于今为烈，凡掇巍科而擢翰苑者靡不由是而升。士生今日而应科举，求工制艺而不留神书法，抑亦偏矣。但地有悬殊，遇有得失，尝有卓然向上者或不能亲名哲之辉光，指

授笔阵，又无奇书秘旨以浚发其心胸，蹉跎有用之岁月，莫窥羲献之藩篱者，不知凡几。噫嘻，《书谱》之纂岂不贵哉。顾或言焉而不详，详焉而不精，仍无以作墨池之桴筏，以登于岸。近世不少纂录，戈氏为善，然犹未备也。钦惟我国家列圣相承，龙章凤藻，照耀星汉，而佩文书画之纂，搜罗今古，囊括宇内，焕乎若日月之昭回矣，惜下邑不获多见，贫士又艰于觏求。鲰生以庚辰落第，肄业都下，恭求其本，杜门三月，得其言之尤精及夙闻于诸家者，汇为一集，约分四卷，名曰书法精言，藉以自课也。窃念少壮蹉跎，授受无自，又性好纂录，信手涂鸦，陵迟以至于今日，中实愧恨。然实而课颖底之龙蛇，尚惭池烟之未黑，虚而玩案头之波磔，庶几笔髓之旁融。今虽马齿加长，尤愿孜孜焉日就月将，黾勉翰墨之场，以追袭古人之后尘，斯为快也已。乾隆辛卯年九月廿三日，舟过韩庄闸，豫章滨洲王锡侯书。”

王锡侯的《字贯》案，在民国六年出版的《心史丛刊》三集中孟先生有一篇叙述，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已出至第九集，却还没有讲到这案。据《东华录》载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王泷南告发王锡侯编《字贯》一书，诋斥《字典》，结果查出凡例中将玄烨胤禛弘历字样开列，定为“大逆不法”，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王锡侯编著各书不问内容如何，也都一律禁毁。孟先生文中云：

“又据《禁书总目》所载应毁王锡侯悖妄书目，有《国朝诗观》前集二集，有《经史镜》，有《字贯》，有《国朝试帖详解》，有《西江文观》，有《书法精言》，有《望都县志》，有小板《佩文诗韵》，

有翻板《唐诗试帖详解》，有《故事提要录》，有《神鉴录》，有《王氏源流》，有《感应篇注》。今各书皆未之见，仅见《经史镜》一种，于其序跋见王锡侯之生平，于其义例见锡侯著书之分量，此亦谈故事者之一大快矣。"孟先生根据《经史镜》的跋查出锡侯生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一七一三)，《经史镜》刊成于乾隆丙申，即被逮的前一年，年六十四，《书法精言》序云辛卯，盖五十九岁时作也。锡侯之为人，孟先生亦从序跋中略为研究，称其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批评极当。《经史镜》所分门目既多可笑，如首以庆殃报复，次以酒色财气四戒，孟先生已称其义例粗鄙，又如所著诗有《感应篇注》，书虽未见，内容亦可想而知，总之不出那庸妄的一路罢了。此外如《佩文诗韵》、《试帖详解》等，那是弋取功名的工具，《书法精言》亦是其一，读序文可知，文章既欠通顺，思想尤为卑陋，只似三家村塾师所为，连想起龚定庵的《干禄新书序》来，觉得有天壤之殊，象定公的才真够得上狂悖讪谤的罪名，锡侯那里配呢。孟先生论锡侯的学问人品云：

"生平以一举乡试为无上之荣，两主司为不世之知己，此皆乡曲小儒气象，决非能有菲薄朝廷之见解者。……观其种种标榜之法，锡侯之为人可知，要于文字获罪，竟以大逆不道伏诛，则去之远矣。陋儒了无大志，乃竟如后世所谓国事之犯，以国家仇此匹夫，亦可见清廷之冤滥矣。"王锡侯实在是清廷的顺民，却正以忠顺而被问成大逆，孟先生谓其以临文不讳之故排列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之名，未免看得太高，其实恐怕还是列举出来叫人家避用，不过老实地排列了，没有后人那样聪明说上一字

是天地某黄之某，所以竟犯了弥天大罪耳。康熙中出板的王弘撰的《山志》凡例中有云：

"国讳无颁行定字，今亦依唐人例但阙一笔。"可见在清初这种事本不怎么严密规定，又看见康熙时文人的手稿或抄本，玄字亦不全避，盖当时或者就很随便，锡侯习焉不察或不能观察世变，在《南山集》《闲闲录》各案发生之后，犹漫不经心，故有此祸，其实这也不能责备锡侯，专制之世，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他自己亦不知道也。孟先生在论《闲闲录》案中云：

"实则草昧之国无法律之保障，人皆有重足之苦，无怪乾嘉士大夫屏弃百务，专以校勘考据为业，借以消磨其文字之兴，冀免指摘于一时，盖亦扪舌括囊之道矣。"孟先生写此文时在民国六年，慨乎其言之，今日读此亦复令人慨然也。

查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四总集类有《国朝诗观》十六卷，清王锡侯编，清乾隆三树堂刻本，盖是初集也。文化南渡，善本恐麋集于上海滩上矣，此《诗观》亦不知何时可以有一见的眼福，孟先生所说的《经史镜》似亦未必在北平，然则我所有的破烂的两册《书法精言》岂非《字贯》案中现在仅在的硕果乎。书虽不佳却可宝贵，其中含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古今最可怕的以文字思想杀人的一种蛮俗的遗留品，固足以为历史家的参考，且更将使唯理论者见之而沉思而恐怖也。

（民国廿五年三月十日，于北平知堂）

【附记】

清代文字狱考与禁书书目提要都是研究院的好题目，只可惜还没有人做。图书馆也该拼出一笔冤钱，多搜集禁

书，不但可以供研究者之用，实在也是珍籍，应当宝重，虽然未必是善本。禁书的内容有些很无聊，如《书法精言》即是，上文云冤钱者意即指此，然而钱虽冤却又是值得花者也。

《王湘客书牍》

今日从旧书店买了一册尺牍残本，只有四十六叶，才及原书八分之三，却是用开花纸印的，所以破了一点钞买了回来。书是后半册，只板心题曰《王湘客书牍》，卷尾又云《薄游书牍》，看内容是明临沂王若之所著，自崇祯九年丙子至乙酉，按年编排，共存书牍六十四首，其甲申年三首中有一书完全铲去，连题目共留空白七行，此外说及虏胡等处亦均空白，盖板刻于清初而稍后印者欤。编年干支照例低一格写，乙酉上则尚有二字，全已铲去，小注云："年五十三岁，在南守制，值国大变，（缺四字）弃家而隐。"所列三书皆可抄，《寄张藐山冢宰》云：

"客冬襄垣叩谒，方知移寓宛陵，向绝鱼鸿，起居应善。自凤麟去国，枭獍当朝，倾覆沦亡，一旦至此。（缺十字）不孝即日弃家，再远匿矣。夜行昼伏，背负衰慈，锋镝荆榛，途欺仆叛，万千毒苦，始抵湖阳，哀此茕茕，寄栖何所。思近堂翁僦屋安顿，倘蒙委曲，深感衔幪。"《答友人》云：

"不孝忝为士夫，虽不在位莫效匡扶，正惟草莽之中当勖从一之节，一心坚定，百折何辞，至于身家久付之敝屣矣，劝言

若爱，实未敢闻，口占附呈，此血墨也。乙酉仲夏书。（此五字低一格小字，或系诗题亦未可知。）

“腐儒无计挽颓纲，荆棘崎岖但隐藏。见说□□心尽□，故令率土病成狂。抱头掷主周妻子，□□□□预表章。天堑江流空日夜，吞声孤泪与俱长。”诗亦是小字，上有眉批云：“狂澜砥柱，一□千钧。”一字底下看意义与痕迹似应是髮字，不知何以违碍，岂友人乃来劝剃髮者乎。《又答友人》云：

“（缺十四字）自古未闻仁者而失天下。一治一乱，其惟时使之乎。”这三封信没有多大重要，不过可以知道他是一位遗老，末了一信乃是亡天下后的感情上的排遣话，其实是未必然，而且他的其他书牍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也并不是这样说。《薄游书牍》的好处，我觉得与从前读陶路甫《拜环堂集》的尺牍相同，是在告诉我们明末官兵寇虏这四种的事情。照这些文章看来，寇与虏的发展差不多全由于官与兵的腐败。丙子年答京贵云：

“不肖负疴入山深矣，蒹纬不恤而漆室过忧谈天下事乎。明问谆谆，不忍有负虚心之雅，君亲并念，亦何敢作局外之观。窃惟寇蹂躏五六省，虏跳梁十馀年，丧失虔刘，征求饥僮，天下亦甚病矣。以刍荛之愚，急则治标，策虏无攻法，策寇无守法，策财无损下之法。无攻法须守，无守法须攻，无损下之法须上节。”这所说的实在很有见识，但是这样自然就无人赞成，而且实行也有困难，如关于“上节”他的办法里有这几句话：

“上供岁六百万，倘暂减百万。宗禄岁千万，倘暂减二三百万。上供金花籽粒即不容减，颜料油漆丝缕香蜡稍减一二可委曲也。宗禄中尉以下日用所资亦不议减，藩王郡王将军世子厚

禄赡养，报本同仇，十贡二三，捐之一时，正欲享之千世也。如斯递节，以代民输。”此意虽善，明末君臣岂能行哉。书末原有小字批云：

“此王少参昔年画议，今局已变，寇果合，兵愈费，财愈绌，虏愈横矣，惜也。”王湘客在南京多管粮饷事，书中常言饷乏，却尤愁民穷，这思想本是平常，但大可佩服，他盖知道饿死事大也。如前书中曾云：

“上之节谈何容易，奈至今日下已无可损矣。窃谓止沸不在扬汤，治标必须探本，乱之本因民穷，民穷始盗起，盗起始用兵，用兵始赋重，赋重民益穷，民益穷盗益起，由今之道非策也。”戊寅年上督师书中云：

“日前民穷盗起，今也民极盗增，可见此时患无苍赤，不患无兜鍪也。”壬午年与六部揭，为江左陷危不在巨贼窥伺而在盗臣盭空事，有云：

“军粮欠断六个月，兵饷欠断四个月，盐菜欠断二十个月，荷戈怨怒，夕不谋朝。”庚辰冬《答詹侍御书》中云，若能得二万两发各营八月之饷，“庶乎各兵相信，尚肯忍饥忍寒从容俟我讲求催讨。”那么这方面也很不成样子，而其原因则如《与六部揭》所云：

“躯壳空立，血脉全枯。大老一仕肥家，田庐遂连滇黔两省矣。昔人有言，天下有穷国穷民而无穷士大夫，此之谓也。”眉批四字云，“时之痼疾”

辛巳年书牍最多，共有二十九首，其中数书述流寇事亦大可参考，今只取《答史道邻漕抚书》为代表，后半云：

"贼骑约七八百，妇女五六百，步数百，舁两棺，每棺舁者六十馀人，内皆银也，又抬十三鞘，驴骡负载不计数，累坠骄懈，顿一面坚闭之城下，临一面大淮之水边，咫尺方隅，正是自投死地。计凤镇骑兵千馀，步火三千，向使夜半一鼓，可尽歼此贼，不则两面围蹙，绝其人马之食，三日自毙。古昔军储不靠朝供，率因粮于敌，如剿此幺么一枝，即可坐得饷银十数万，不省四府穷民两年供输乎。乃当事者闭门不惹，反给牌导之过淮，入豫大伙矣，想纵虎养虎，各处皆类此也。语云，两叶不剪，将寻斧柯。百日难收，一时失策，付之浩叹而已。"三百年后人读此书亦不禁浩叹，给牌导之过淮似稍过分，但类似的事则古今盖多有也。中国多文盲，即识字者亦未必读明末稗史，却不知何以先圣后圣其揆若一，《拜环堂尺牍》中所记永平遵化之附虏，《薄游书牍》中所记临淮凤阳之纵寇，真如戏台上的有名戏文，演之不倦，看之亦不厌。不晓得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不再扮演，不佞却深愧不能作答也。

书牍中也有些可读的文章。从前我抄陶路甫的尺牍，引他一篇《寄王遂东工部》，这里在丁丑年也有一篇《柬王季重兵宪》，就把他抄在下面：

"恭惟老先生旷代绝才，千秋作者，文章憎达，早返初衣，固知世上浮云，名山不朽，而有道自许终在此不在彼耳，若之无似，生于患难，长于困穷，不读不耕，三番苟仕，犹未即抛鸡肋，益羡千仞凤翔为不可企及已。兹也就食白下，奈两人皓首怀乡，雁户无停，浮家难定，抑又苦矣。所幸去居甚近，仰斗尤殷，敬肃八行，用布归往。芜秽之稿，友欲木灾，实是废

簏久尘，不敢一示有道，老先生可片言玄宴，使若之感附骥飞扬乎。冒昧奉书，主臣曷已。"这原是寻常通问的信，但说得恰好，不是瞎恭维，我们不好说是文学上的一派，总是声气很相通的，所以要请他做序，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书，查《谑庵文饭小品》可惜也不见这些文章，或者是在那六十卷的大《文饭》里罢，这就不可得而知了。戊寅年《柬宋喜公大令》云：

"客子病，细雨天，知己远移，黯然曷已。"辛巳年答友人云：

"敝乡山中气候，六七月似江南四五月，每岁竟似少一六月而多一腊月。寒犹可御，暑何所施，所以妻孥止觉南中之苦。"眉批云，"话故山令人神往。"但是也只是这两篇稍为闲适，而其中亦仍藏着苦趣，若是别篇便更了然。庚辰年《寄友人》云：

"离群之雁，形影自怜，蚊睫之栖，飘摇不定，屋梁云树，我劳如何，伏承道履崇佳，景福茂介。不肖弟烽烟刺目，庚癸煎心，伛偻疲筋，簿书鞅掌，风雅扫地尽矣，尚能蒙濛观化，仿高斋鱼乐笑谈也乎。孤城孤抱，真苦真愁。忽届中秋，流光可讶，缅惟五载东西南北，未能与家人父子一看团圞。仕隐两乖，名实俱谬，重可慨也。"辛巳《寄杨云嶠书》中自称惟弟日夕自忙自乱自愁自叹而已，可以知道他的景况，但是忙了愁了多少年，结果只落得以"其惟时使之乎"排遣，此又是可令后人为之浩叹者也。

王湘客的诗似乎不大佳，前引乙酉年作一首可见。辛巳年《答叶瞻山掌道书》后有《元宵邸中》四首，其二云：

"回忆来官日，陵京不可支。年荒催窃发，冬暮满流移。列

卫寒求纩。团营饥索炊。拮据兼昼夜，寝食几曾知。"如以诗论不能说好，今只取其中间有意思有本事。据书中下半云：

"十五日抽签后因借司寇银又趋上元县。一病痢委顿之人独坐一下湿上漏八面受风无人形影之空堂，候至漏下始兑银，二鼓仍收库，回寓不及门则暴下几绝，实不知宵之为节而节之为佳也。"此即是"上元日坐上元县"的故事，节既不佳，则诗之不能佳可无怪矣。　　（廿五年三月十九日，在北平）

【附记】

近日在市上又搜得杂著二种，一为《涉志》一卷，前有会稽沈存德序，起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仲春，讫戊午季冬。记南北行旅颇有情致，盖二十三至二十六岁时事也。一为《王湘客诗卷》二卷，录五七言律诗各百首，续一卷，五六七言绝句百首。《续诗卷》中有"苦雨十首"，今录其二三四章云：

"栟幪得意新，拂拭明精舍，乃我照盆看，其颜色都夜。失日惊通国，双眸视未能，不教欺暗室，白昼欲燃灯。庑下客衾单，檐前听急雨，无聊怯溜喧，复怪鸡声苦。"诗仍不见得好，不过自有其特色，故举此以见一斑耳。

（四月三日又记）

※

《蒿庵闲话》

对于蒿庵张尔岐的笔记我本来不会有多大期待，因为我知道他是严肃的正统派人。但是我却买了这两卷闲话来看，为什么呢？近来我想看看清初人的笔记，并不能花了财与力去大收罗，只是碰着可以到手的总找来一看，《蒿庵闲话》也就归入这一类里去了。这是嘉庆时的重刻本，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

"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札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据我看来，这的确不是闲话，因为里边很有些大道理。如卷一有一则上半云：

"明初学者宗尚程朱，文章质实，名儒硕辅，往往辈出，国治民风号为近古。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浸淫至天启崇祯之间，乡塾有读《集注》者传以为笑，《大全性理》诸书束之高阁，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后，文章猥杂最甚，能缀砌古字经语犹为上驷，俚辞谚语。颂圣祝寿，喧嚣满纸，圣贤微言几扫地尽，而甲申之变至矣。"下文又申明之曰：

"追究其始，非薄程朱之一念实渐致之。"《钝吟杂录》卷二家戒下斥李卓吾处何义门批注云：

"吾尝谓既生一李卓吾，即宜一牛金星继其后矣。"二公语大妙，盖以为明末流寇乃应文运而生，此正可代表中国正统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派也。但是蒿庵也有些话说得颇好，卷一有一则云：

"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送高闲序》为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解外胶，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那样推尊程朱，对于韩文公却不很客气，这是我所觉得很有兴趣的事。前两天有朋友谈及，韩退之在中国确也有他的好处，唐朝崇奉佛教的确闹得太厉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种对症药方，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看，他的《原道》又是那时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不失为有意义的事，因为据那位朋友的意思，印度思想在中国乃是有损无益的，所以不希望他发达，虽然在文学与思想的解放运动上这也不无用处。他这意见我觉是也是对的，不过不知怎的我总不喜欢韩退之与其思想文章。第一，我怕见小头目。俗语云，大王好见，小鬼难当。我不很怕那大教祖，如孔子与耶稣比孟子与保罗要好亲近一点，而韩退之又是自称是传孟子的道统的，愈往后传便自然气象愈小而架子愈大，这是很难当的事情。第二，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

也有点放荡，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中国正统道学家都依附程朱，但是正统文人虽亦标榜道学而所依附的却是韩愈，他们有些还不满意程朱，以为有义理而无文章，如桐城派的人所说。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于韩退之便不免要特别加以调验，看看这位大师究竟是否有此资格，不幸看出好些漏洞来，很丢了这权威的体面。古人也有讲到的，已经抄过了四五次，这回看见蒿庵别一方面的话，觉得也还可取，所以又把他抄下来了。

蒿庵自己虽然是儒者，对于"异端"的态度还不算很坏。卷一记利玛窦事云：

"要之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论道术吾自守家法可耳。"卷二论为学云：

"杂家及二氏，药饵也，投之有沉疴者立见起色，然过剂则转生他病或致杀人。"又有一则云：

"与僧凡夫语次及避乱事，曰，乱固须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顾理义，平生学问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书曰，学者遇不如意事，现前便须为判曲直，处分了即放开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过时移尚自煎萦，此是自生苦恼也。"此僧固佳，但蒿庵能容受，如上节所云，"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莹，血气加王，"自亦难得。我与凡教徒都是隔教，但是从别一方面说也可以说都有点接近，只是到了相当的距离就有一种间隔，不能全部相合或相反也。何燕泉本陶集中引《庐阜杂记》云：

"远师结白莲社，以书招渊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许饮即往矣。远许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攒眉而去。"这件事真假不可知，我读了却很喜欢，觉得甚能写出陶公的神气，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态度，我希望能够学到一点，可是实在易似难，太史公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闲话》卷一有一则说《诗经》的小文，也很有意思，文云：

"《女曰鸡鸣》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此诗人拟想点缀之辞，若作女子口中语似觉少味。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语叙景，错杂成文，如此类者甚多，《溱洧》及《鸡鸣》皆是也。溱与洧亦旁人述所闻所见演而成章，说家泥《传》淫奔者自叙之辞一语，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顿。"近世说《诗》唯姚首源及郝兰皋夫妇颇有思致，关于《女曰鸡鸣》亦均未想到，蒿庵所说算是最好了。关于《溱洧》，姚氏云：

"序谓淫诗，此刺淫诗也，篇中士女字甚多，非士与女所自作明矣。"郝氏则云：

"序云，刺乱也。瑞玉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修禊溱洧之滨，士女游观，折华相赠，自择昏姻，诗人述其谣俗尔。"王夫人所说新辟而实平妥，胜于姚君，诗人述其谣俗与旁人述所闻所见演而成章大意相同，而蒿庵复以弦索曲子比三百篇，则说得更妙，《闲话》二卷中此小文当推压卷之作了。我举上边评韩退之语，或尚不免略有意气存在，若此番的话大约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了罢。　　（廿五年三月廿八日于北平）

《雅片事略》

查旧日记第二册，在戊戌(一八九八)十二月十三日下有一项记事云：

"至新试前，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洋一角。"小池于咸丰庚申被掳，在长毛中凡三十二月，此书即记其事，根据耳闻目睹，甚可凭信，读之令人惊骇，此世间难得的鲜血之书也。我读了这书大约印象甚深，至民国十九年八月拿出来看，在卷头题字数行云：

"中国民族似有嗜杀性，近三百年张李洪杨以至义和拳诸事即其明征，书册所纪录百不及一二，至今读之犹令人悚然。今日重翻此记，益深此感。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乎。"

李小池后来做了外交官，到过西洋，著有游记等书，我未得见。孙彦清《寄龛丙志》卷四云：

"近阅李小池圭《游览随笔》，载强水棉花，云以强水炼成，有干湿两种，干者得火即发，湿者置火中可以二刻不燃，以电线发之，方三寸，厚寸许，重不过二两者，百步外能震巨石成齑粉。"所记盖是棉花火药欤。又所著有《鸦片事略》，近日在北平市上获得一部，其价却比《思痛记》要高了三十倍了。书凡两卷，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刻，后于《思痛记》十五年，板式却是一样，很觉得可喜。卷首说明著书的宗旨云：

"鸦片为中国漏卮，为百姓鸩毒，固尽人知之，而其于郡县流行之本末，禁令弛张之互用，与夫英人以售鸦片而兴戎乞抚，又以恶鸦片而设会劝禁，三百年来之事，则未必尽人知之。用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荟萃成此，附以外国往来文牍，曰《鸦片事略》。"由此可知这是鸦片文献的重要资料，北平图书馆之有翻印本也可以作证，我所留意的却不全在此，只是想看看中国人对于鸦片的态度，其次是稍找民俗的资料而已。这种材料在道光十八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奏中找得一点，乃是关于烟具的：

"查吸烟之竹杆谓之枪，其枪头装烟点火之具又须细泥烧成，名曰烟斗。凡新枪新斗皆不适口，且难过瘾，必其素所习用之具，有烟油积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宝之。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唯枪斗均难替代，而斗比枪尤不可离。"又云：

"如烟枪固多用竹，亦间有削木为之，大抵皆烟袋铺所制，其枪头则裹以金银铜锡，枪口亦饰以金玉角牙，又闻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制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制者以宜兴为宝。恐其屡烧易裂也，则亦包以金银，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而矛戟锥刀，不一其状。"在奏折中本来不易详叙，却也已写得不少，很是难得，所云甘蔗枪在小时候曾经看见过，烟斗与烟签子也有种种花样，这倒都是中国的自己创造。《鸦片事略》卷上记罂粟花云：

"产土耳其波斯多白花白子，产印度者两种，一亦白花白

子，一红花黑子，平原所植俱白花，出喜马拉山俱红花。法国人以其子榨油，香美，颇好之，英人亦用其浆为药材。印人则取干块为饼，嚼食款客，南洋诸岛有生食者，俾路芝以西各部酋皆酷嗜之，亦生食也。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复煮，和烟草末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又云：

"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我曾听说鸦片烟的那种吸食法是中国所发明，现在已得到文献的证明了，烟具的美术工艺虽然是在附属的地位。但是其成绩却亦大有可观也。

中国人对于鸦片烟的态度是怎样呢？人民似乎是非吃不可，官厅则时而不许吃时而许吃，即所谓禁令张弛之互用也。雍正中的变法是：

"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吸食者没有关系。嘉庆中改正如下：

"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道光中议严禁，十九年五月定有章程三十九条，中云：

"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

"一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

"一制卖鸦片烟具者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三年后江宁

条约签字，香港割让，五口通商，烟禁复弛，至于戊戌。《事略》卷末论禁烟之前途云：

“今日印度即不欲禁，风会所至，非人力能强，必有禁之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罂粟而植茶始。中国土烟既收税厘，是禁种罂粟之令大弛，民间种植必因之渐广，或至尽易茶而植罂粟，数十年后中国或无植茶地，印度则广植之，中国无茶以运外洋，印度亦无鸦片以至中国，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间嗜食者亦必犹淡巴菰之人人习为固常，则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矣。”这一节文章我读了好几遍，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似讽刺，似慨叹，总之含有不少的幽默味，而亦很合于事实，又不可不谓有先见之明也。现今鸦片已不称洋药而曰土药，在店吸食则云试药，早已与淡巴菰同成为国货矣，中国自种罂粟而印度亦自有茶，正如所言，然则鸦片烟之在中国恐当以此刻现在为理想的止境欤。

一八七五年伦敦劝禁鸦片会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复，其首二条云：

“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言请弛鸦片之禁，中有云：

“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这些话都似乎说得有点偏宕，实在却似能说出真情，至少在我个人看去是如此。去年四月里写了一篇关于《命运》，末后有一节话是谈这个问题的，我说：

“第一，中国人大约特别有一种麻醉享受性，即俗云嗜好。

第二，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以麻醉消遣。有友好之劝酬，有贩卖之便利，以麻醉玩耍。卫生不良，多生病痛，医药不备，无法治疗，以麻醉救急。如是乃上瘾，法宽则蔓延，法严则骈诛矣。此事为外国或别的殖民地所无，正以此种癖性与环境亦非别处所有耳。我说麻醉享受性，殊有杜撰生造之嫌，此正亦难免，但非全无根据，如古来的念咒画符读经惜字唱皮黄做八股叫口号贴标语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画，或以声音，均是自己麻醉，而以药剂则是他力麻醉耳。"我写此文时大受性急朋友的骂，可是仔细考察亦仍无以易吾说，即使我为息事宁人计删除口号标语二项，其关于鸦片的说法还是可以存在也。至于许君所说，不佞亦有相同的意见，不过以前只与友人谈谈而已，不曾发表过。但是，这里也有不同的地方。许君只说烟民都是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所以大可任其胡里胡涂的麻醉到死。社会的事由不吃鸦片的人去做，只消多分担一点子也就可以过去了。若照我的看法，麻醉的范围推广了，准烟民的数目未免太多，简直就没有办法。对于真烟民向来一直没有法子，何况又加上准烟民乎，我想大约也只好任其过瘾。写到这里乃知李小池真有见识，我读其《思痛记》将四十年犹不曾忘，今读《鸦片事略》，其将使我再记忆他四十年乎。

（廿五年四月九日，北平）

【附记】

上文写了不久就在《实报》上看见王注字先生的两篇文章，都很有价值。十一日的一篇是谈烟具的，有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十日的文章题为《土药店一瞥》，记北平樱桃

斜街的鸦片烟店情形，更是贵重的资料。今抄录一部分于下：

“我向柜上说了声，掌柜辛苦。他说，你买什么？我说，借问一声，我买烟买土，没有登记的执照，可以吗？他说，有钱就卖货，不要执照，因为从我们这里买去的烟或是土，纸包上都贴有官发的印花，印花上边印着一条蛇一只虎，纸的四角印有毒蛇猛虎四字，这种意思便表示是官货，不是私售。”后来掌柜的又说，“你如果愿意在这里抽，里边有房间，每份起码两角。”此即报上所记的“试药”，吾乡俗语谓之开烟盘者是也。王先生记其情景云：

“楼上楼下约莫有五六间房，和旅馆相仿佛。我在各房看了一遍，每房之中有两炕的，有三炕的。一炕之上摆着两个枕头，每个枕头算是一号买卖。这种情形又和澡堂里的雅座一样。不过，枕头虽白，卧单却是蓝色的。”我真要感谢作者告诉我们许多事情，特别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毒蛇猛虎的印花，很想得他一张来，这恐怕非花二元四角去买一两绥远货不可吧。代价是值得的，只是这一两土无法处置，所以有点为难。　　（四月十二日又记）

【补记】

从来薰阁得李小池著《环游地球新录》四卷，盖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往美国费里地费城参观博览会时的纪录，计《美会纪略》一卷，《游览随笔》二卷，《东行日记》一卷。自序称尝承乏浙海关案牍十有馀年，得德君（案税务司德璀琳）相知之雅，非寻常比，于是荐由赫公（案总税务司

赫德）派赴会所。查《思痛记》陷洪军中共三十二月，至壬戌（一八六二）秋始得脱，大约此后即在海关办事，《思痛记》刊于光绪六年，则还在《新录》出板二年后了。上文所引强水棉花见于《游览随笔》下《英国伦敦京城》篇中，盖记在坞里治军器局所见也。篇中又讲到太吾士新报馆，纪载颇详，结论云：

“窃观西人设新报馆，欲尽知天下事也。人必知天下事，而后乃能处天下事，是报馆之设诚未可曰无益，而其益则尤非浅鲜。”李君思想通达，其推重报纸盖比黄公度为更早，但是后来世间专尚宣传，结果至于多看报愈不知天下事，则非先哲所能料及者矣。《东行日记》五月初一日在横滨所记有云：

“洋行大小数十家，各货山积，进口多洋货，出口多铜漆器茶叶古玩，而贩运洋药商人如在中华之沙逊洋行者（原注，沙逊英国巨商，专贩洋药）无有也。盖日本烟禁极严，食者立治重法，国人皆不敢犯禁，虽是齐之以刑，亦可见法一而民从。惜我中华不知何时乃能熄此毒焰。”亦慨乎其言之。五月四日加记。

※

《梅花草堂笔谈》等

前居绍兴时家中有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四五本，大约缺其十分之二，软体字竹纸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时候常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来北京的时候不知怎地遗失了，以后想买总不容易遇见，而且价目也颇贵，日前看旧书店的目录，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这回《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的《笔谈》出板，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来看，总算得见全本了，也不记得那几卷是不曾看过的，约略翻阅一遍，就觉得也可以满足了。

《珍本丛书》出板之前，我接到施蛰存先生的来信，说在主编此书，并以目录见示，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加上了一个赞助的名义，实在却没有尽一点责，就是我的一部《谖庵文饭小品》也并不曾贡献出去。目录中有些书我以为可以缓印的，如《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柳亭诗话》等，因为原书都不大难得，不过我只同施先生说及罢了，书店方面多已编好付印，来不及更改了。但是在别一方面也有好些书很值得重印，特别是晚明文人的著作，在清朝十九都是禁书，如三袁、钟谭、陈继儒、张大复、李卓吾等均是。袁小修的《游居杮录》我所有的缺少两卷，《焚书》和钟谭集都只是借了来看过，如今有了翻印本，足以备检阅之用。句读校对难免多错，但我说备检阅之用，这

也只好算了，因为排印本原来不能为典据，五号字密排长行，纸滑墨浮，蹙颏疾视，殊少读书之乐，这不过是石印小册子之流，如查得资料，可以再去翻原书，固不能即照抄引用也。所收各本精粗不一，但总没有伪造本，亦尚可取，《杂事秘辛》虽伪造还可算作杨升庵的文章，若是现今胡乱改窜的那自然更不足道了。

翻印这一类的书也许有人不很赞成，以为这都没有什么文艺或思想上的价值，读了无益。这话说得有点儿对，也不算全对。明朝的文艺与思想本来没有多大的发展，思想上只有王学一派，文艺上是小说一路，略有所创造，却都在正统路线以外，所以在学宗程朱文宗唐宋的正宗派看来毫无足取，正是当然的事。但是假如我们觉得不必一定那么正宗，对于上述二者自当加以相当注意，而这思想与文艺的旁门互相溷合便成为晚明文坛的一种空气，自李卓吾以至金圣叹，以及桐城派所骂的吴越间遗老，虽然面貌不尽相似，走的却是同样路道。那么晚明的这些作品也正是很重要的文献，不过都是旁门而非正统的，但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与文艺上的旁门往往要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与生命。孔子的思想有些我也是喜欢的，却不幸被奉为正统，大被歪曲了，愈被尊愈不成样子，我真觉得孔子的朋友殆将绝迹，恐怕非由我们一二知道他的起来纠正不可，或者《论语衍义》之作也是必要的吧。这是闲话，暂且按下不表。却说李卓吾以下的文集，我以为也大值得一看，不但是禁书难得，实在也表示明朝文学的一种特色，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与现今的文学也还不是水米无干者也。

现在提起公安竟陵派的文学，大抵只看见两种态度，不是鄙夷不屑便是痛骂。这其实是古已有之的，我们最习见的有《静志居诗话》与《四库书目提要》，朱竹垞的“丛诃攒骂”是有名的了，纪晓岚其实也并未十分胡涂，在节抄《帝京景物略》的小引里可以看出他还是有知识的人。今人学舌已可不必，有些人连公安竟陵的作品未曾见过也来跟着呐喊，怕这亡国之音会断送中原，其意可嘉，其事总不免可笑，现在得书甚易，一读之后再用自己的智力来批评，这结果一定要好一点了。我以为读公安竟陵的书首先要明了他们运动的意义，其次是考查成绩如何，最后才用了高的标准来鉴定其艺术的价值。我可以代他们说明，这末一层大概不会有很好的分数的，其原因盖有二。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还只有古文体，革命的理论可以说得很充分，事实上改革不到那里去。我觉得苏东坡也尽有这才情，好些题跋尺牍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只是缺少理论，偶然放手写得这些小文，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选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反过来说，即是公安作品可以与东坡媲美，更有明确的文学观耳，就是他们自己也本不望超越白苏也。二，后人受唐宋文章的训练太深，就是新知识阶级也难免以八家为标准，来看公安竟陵就觉得种种不合式。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我觉得公安竟陵的诗都不大好，或者因为我本不懂诗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颇多佳作，说理的我喜其理多正确，文未必佳，至于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则是其擅长，袁中郎刘同人的小记均非人所有也。不过这只是个人的妄见，

其不能蒙大雅之印可正是当然，故晚明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不易得承认，而其旁门的地位亦终难改正，这件事本无甚关系，兹不过说明其事实如此而已。

吾乡陶筠厂就《隐秀轩集》选录诗文百五十首，为《钟伯敬集抄》，小引中载其咏钟谭的一首七言拗体，首四句云：

"天下不敢唾王李，钟谭便是不犹人，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后又评伯敬的文章云：

"至若袁不为钟所袭，而钟之隽永似逊于袁，钟不为谭所袭，而谭之简老稍胜于钟，要皆不足为钟病，钟亦不以之自病也。"陶君的见解甚是，我曾引申之云：

"甘心云云十四字说尽钟谭，也说尽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学革命者的精神，褒贬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岁头上动土，既有此大胆，因流弊而落于浅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辈不能领解，丛诃攒骂正无足怪也。"现在的白话文学好像是已经成立了，其实是根基仍不稳固，随处都与正统派相对立，我们阅公安竟陵的遗迹自不禁更多感触，不当仅作平常文集看，陶君的评语也正是极好的格言，不但是参与其事者所应服膺，即读者或看客亦宜知此，庶几对于凡此同类的运动不至误解耳。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本来万事都有流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说，这些指责亦当甘受，不过有些太是违反本意的，也就该加以说明。我想这最重大的是假风雅之流行。这里须得回过去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

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板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廿五年四月十一日，于北平）

读戒律

我读佛经最初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查在南京水师学堂时的旧日记，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十一月下有云：

“初九日，下午自城南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黄昏回堂。”

又云：

"十八日，往城南购书，又西方接引图四尺一纸。"

"十九日，看《起信论》，又《纂注》十四页。"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民国十年在北京自春至秋病了大半年，又买佛经来看了消遣，这回所看的都是些小乘经，随后是大乘律。我读《梵网经》菩萨戒本及其他，很受感动，特别是贤首疏，是我所最喜读的书。卷三在盗戒下注云：

"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颠，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我在七月十四日的《山中杂信》四中云：

"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岂是那些提鸟笼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又举食肉戒云：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众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在《吃菜》小文中我曾说道：

"我读《旧约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食肉戒的措辞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这是民国二十年冬天所写，与《山中杂信》相距已有十年，这个意见盖一直没有变更，不过这中间又读了些小乘律，

所以对于佛教的戒律更感到兴趣与佩服。小乘律的重要各部差不多都已重刻了，在各经典流通处也有发售，但是书目中在这一部门的前面必定注着一行小字云“在家人勿看”，我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去问，并不是怕自己碰钉子，只觉得显明地要人家违反规条是一件失礼的事。末了想到一个方法，我就去找梁漱溟先生，托他替我设法去买，不久果然送来了一部《四分律藏》，共有二十本。可是后来梁先生离开北京了，我于是再去托徐森玉先生，陆续又买到了好些，我自己也在厂甸收集了一点，如《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十卷，《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均明末刊本，就是这样得来的。书信中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十五云：

“前日为二女士写字写坏了，昨下午赶往琉璃厂买六吉宣赔写，顺便一看书摊，买得一部《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共二册十卷，系崇祯十七年八月所刻。此书名据说可译为《一切有部律论》，其中所论有极妙者，如卷六有一节云：云何厕？比丘入厕时，先弹指作相，使内人觉知。当正念入，好摄衣，好正当中安身。欲出者令出，不肯者勿强出。古人之质朴处盖至可爱也。”时为十九年二月八日，即是买书的第二天。其实此外好的文章尚多，如同卷中说类似的事云：

“云何下风？下风出时不得作声。”

“云何小便？比丘不得处处小便，应在一处作坑。”

“云何唾？唾不得作声。不得在上座前唾。不得唾净地。不得在食前唾，若不可忍，起避去，莫令馀人得恼。”这莫令馀人得恼一句话我最喜欢，佛教的一种伟大精神的发露，正是中国

的恕道也。又有关于齿木的：

“云何齿木？齿木不得太大太小，不得太长太短，上者十二指，下者六指。不得上座前嚼齿木。有三事应屏处，谓大小便嚼齿木。不得在净处树下墙边嚼齿木。”《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上云：

“用杨枝有五事。一者，断当如度。二者，破当如法。三者，嚼头不得过三分。四者，疏齿当中三啮。五者，当汁澡目用。”金圣叹作施耐庵《水浒传序》中云：

“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即从此出。唯义净很反对杨枝之说，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朝嚼齿木项下云：

“岂容不识齿木，名作杨枝。西国柳树全稀，译者輒传斯号。佛齿木树实非杨柳，那烂陀寺日今亲观，既不取信于他，闻者亦无劳致惑。”净师之言自必无误，大抵如周松靄在《佛尔雅》卷五所云，”此方无竭陀罗木，多用杨枝，”译者遂如此称，虽稍失真，尚取其通俗耳。至今日本俗语犹称牙刷曰杨枝，牙签曰小杨枝，中国则僧俗皆不用此，故其名称在世间也早已不传了。

《摩得勒伽》为宋僧伽跋摩译，《三千威仪》题后汉安世高译，僧佑则云失译人名，但总之是六朝以前的文字罢。卷下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亦关于登厕者，文繁不能备录，但如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七不得草画地，十八不得持草画壁作字，都说得很有意思。今抄简短者数则：

“买肉有五事。一者，设见肉完未断。不应便买。二者，人

已断馀乃应买。三者，设见肉少，不得尽买。四者，若肉少不得妄增钱取。五者，设肉已尽，不得言当多买。"

"教人破薪有五事。一者，莫当道。二者，先视斧柄令坚。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积着燥处。"我在《入厕读书》文中曾说：

"偶读大小乘戒律，觉得印度先贤十分周密地注意于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即以入厕一事而论，《三千威仪》下列举至舍后者有二十五事，《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风至云何筹草凡十三条，《南海寄归内法传》二有第十八便利之事一章，都有详细的规定，有的是很严肃而幽默，读了忍不住五体投地。"我又在《谈龙集》里讲到阿剌伯奈夫札威上人的《香园》与印度虔科加师的《欲乐秘旨》，照中国古语说都是房中术的书，却又是很正经的，"他在开始说不雅驯的话之先，恭恭敬敬地要祷告一番，叫大悲大慈的神加恩于他，这的确是明朗朴实的古典精神，很是可爱的。"自两便以至劈柴买肉（小乘律是不戒食肉的），一方面关于性交的事，这虽然属于佛教外的人所做，都说的那么委曲详尽，又合于人情物理，这真是难得可贵的事。中国便很缺少这种精神，到了现在我们同胞恐怕是世间最不知礼的人之一种，虽然满口仁义礼智，不必问他心里如何，只看日常举动很少顾虑到人情物理，就可以知道了。查古书里却也曾有过很好的例，如《礼记》里的两篇《曲礼》，有好些话都可以与戒律相比。凡为长者粪之礼一节，凡进食之礼一节，都很有意思。中云：

"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这用意差不多全是为得"莫令馀人得恼"，故为可

取。僧祇律云：

“不得大，不得小，如淫女两粒三粒而食，当可口食。”又是很有趣的别一说法，正可互相补足也。居丧之礼一节也很好，下文有云：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葬不辟涂潦。”读这些文章，深觉得古人的神经之纤细与感情之深厚视今人有过之无不及。《论语》卷四记孔子的事云：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实在也无非是上文的实行罢了。从别一方面发明此意者有陶渊明，在《挽歌诗》第三首中云：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此并非单是旷达语，实乃善言世情，所谓亦已歌者即是哭日不歌的另一说法，盖送葬回去过了一二日，歌正亦已无妨了。陶公此语与“日暮狐狸眠冢上，夜阑儿女笑灯前”的感情不大相同，他似没有什么对于人家的不满意，只是平实地说这一种情形，是自然的人情，却也稍感寥寂，此是其佳处也。我读陶诗而懂得《礼》意，又牵连到小乘律上头去，大有缠夹之意，其实我只表示很爱这一流的思想，不论古今中印，都一样地随喜礼赞也。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于北平苦茶庵）

※

安徒生的四篇童话

我和安徒生(H.C.Andersen)的确可以说是久违了。整三十年前我初买到他的小说《即兴诗人》,随后又得到一两本童话,可是并不能了解他,一直到了一九〇九年在东京旧书店买了丹麦波耶生的《北欧文学论集》和勃阑特思的论文集(英译名《十九世纪名人论》)来,读过里边论安徒生的文章,这才眼孔开了,能够懂得并喜欢他的童话。后来收集童话的好些译本,其中有在安徒生生前美国出板的全集本两巨册,一八七〇年以前的童话都收在里边了,但是没有译者名字,觉得不大靠得住。一九一四年奥斯福大学出板部的克莱吉夫妇编订本,收录完备,自初作的《火绒箱》以至绝笔的《牙痛老姆》全都收入,而且次序悉照发表时代排列,译文一一依据原本改正,削繁补缺,可谓善本,得此一册也就可以满足了,虽然勃拉克斯塔特本或培因本还觉得颇喜欢,若要读一两篇时选本也更为简要。但是我虽爱安徒生童话,译却终于不敢,因为这件事实在太难了,知道自己的力量很不够,只可翻开来随意读读或对客谈谈而已,不久也就觉得可以少谈,近年来则自己读了消遣的事也久已没有了。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却忽然又买到了一小本安徒生的童话。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原来安徒生初次印行童话是在一八三五年,内系《火绒箱》,《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

伊达的花》，共四篇，计六十一叶。去年一九三五正是百年纪念，坎勃列治大学出版部特刊四篇新译，以为纪念，我就托书店去定购，等得寄到时已经是残年向尽了。本文系开格温（R.P. Keigwin）所译，有拉佛拉忒夫人（Gwen Raverat）所作木板画大小三十五幅，又安徒生小像两个，——这都只有两英寸高，所以觉得不好称幅。安徒生的童话前期所作似更佳，这四篇我都爱读，这回得到新译小册，又重复看了两三遍，不但是多年不见了的缘故，他亦实在自有其好处也。

译者在卷首题句，借以纪念他父母的金刚石结婚，盖结婚在一八七五，正是安徒生去世之年，到了一九三五整整的是六十年了。译者又有小引云：

“回顾一百年的岁月，又记着安徒生所写童话的数目，我们便要惊异，看这最初所出的第一辑是多么代表的作品，这诗人又多么确实的一跳起来便踏定脚步。在一八三五年的早春他写信给印该曼道，‘我动手写一两篇故事，讲给儿童们听的，我自己觉得很是成功。’

“他所复述的故事都是那些儿时在芬岛他自己所喜欢听的，但是那四篇却各有特别显明的一种风格。在《火绒箱》里，那兵显然是安徒生自己，正因为第一篇小说的目前的成功高兴得了不得，那文章的调子是轻快的莽撞的。在《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那快活的民间喜剧里，他的素朴性能够尽量的发现，但其效力总是健全而兴奋的。这两篇故事里金钱的确是重要的主眼，而这也正是金钱为那时贫穷的安徒生所最需要的东西。或者那时候他所要的还该加上一个公主罢。于是有那篇《豌豆上的公

主》，这里有他特别的一股讽刺味，这就使得那篇小故事成为一种感受性的试验品。末了有《小伊达的花》，一篇梦幻故事，象故事里的花那么温和柔脆，在这里又显示出别一样的安徒生来，带着路易加乐尔(Lewis Carroll)的希微的预兆，——伊达帖蔼勒即是他的阿丽思列特耳。"小伊达"中满是私密的事情，很令我们想起那时代的丹麦京城是多么的偏鄙，这故事虽是一部分来自霍夫曼，但其写法却全是独创的。而且在这里，安徒生又很无心的总结起他对于异性的经验："于是那扫烟囱的便独自跳舞，可是这倒也跳得不坏。'

"关于安徒生的文体还须加以说明，因为正是这个，很招了他早期批评家的怒，可是末后却在丹麦散文的将来上发生一种强有力的影响。他在那封给印该曼的信上说，'我写童话，正如我对小孩讲一样。'这就是说，他抛弃了那种所谓文章体，改用口语上的自然的谈话的形式。后年他又写道，'那文体应该使人能够听出讲话的人的口气，所以文字应当努力去与口语相合。'这好象是一篇论广播的英文的话，安徒生实在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初的广播者。他在几乎一百年前早已实行了那种言语的简单化的技术，这据说正是不列颠广播会(B.B.C.)的重要工作之一。

"他在叙述上边加以种种谈话的笔法，如于脆活泼的开场，一下子抓住了听者的注意，又如常用背躬独白或插句，零碎的丹麦京城俗语，好些文法上的自由，还有那些语助辞——言语里的点头和撑肘，这在丹麦文里是与希腊文同样的很丰富的。安徒生在他的童话里那样的保持着谈话的调子，所以偶然碰见

一点真的文章笔调的时候你就会大吃一惊的。他又说道，'那些童话是对儿童讲的，但大人们也可以听。'所以其言语也并不以儿童的言语为限，不过是用那一种为儿童所能理解与享受的罢了。（这是很奇异的，安徒生的言语与格林所用的相差有多么远，且不说他的诙谐趣味，这在丹麦人看来是他最为人所爱的一种特色。在英国普通以为他太是感伤的印象，也大抵都是错误的。）

"现在只简略的说明安徒生的言语的技术，但是可惜，这常被湮没了，因为译者的想要修饰，于是在原著者的散文上加了好些东西，而这在原本却正是很光荣地并没有的。至于其馀的话可以不说了，这里是他最初的四篇童话，自己会得表明，虽然这总使人绝望，不能把真的丹麦风味搬到英文上来。安徒生，丹麦的儿童的发见者，也是各国家的和各国语的儿童的恩人。真是幸福了，如不久以前一个法国人所说，幸福的是他们，自己以为是给儿童写作，却是一般地贡献于人类，盖他们乃是地上的君王也。"上面引用安徒生晚年所写的话，原见丹麦《全集》第二十七册，美国本亦译载之，系一八六八年所记，说明其写童话的先后经过者也。自叙传"我一生的童话"之第七章中也说及此事，但不详细。一九三二年英国出板《安徒生传》，托克斯微格女士（Signe Toksuig）著，盖是丹麦人而用英文著述者，第十三章关于童话第一辑叙说颇多，今不重述，但有两点可以补充。其一，《豌豆上的公主》本是民间传说，与《火绒箱》等都是从纺纱的女人和采诃布花的人听来的，但这里有一点对于伍尔夫小姐的讽刺，因为她遇见无论什么小事总是太敏感的。其

二，扫烟囱的独自跳舞，因为洋娃娃苏菲拒绝了他，不肯同安徒生跳舞的据说也有其人，即是珂林家的路易丝小姐。可是这传里最有益的资料并不是这些，乃是他讲人家批评安徒生的地方。这辑童话出云之后，大杂志自然毫不理会，却有两家很加以严正的教训。传中云：

“这是很怪的，安徒生平常总是那么苦痛的想，觉得自己老是恶意的误解与可怕的不公平之受害者，对于这两个批评却似乎不曾流过眼泪。但是我们不妨说，在全世界的文学史上实在再也没有东西比这更是傲慢而且驴似地蠢的了。

“这很值得引用。第一个批评说：‘虽然批评者并不反对给成人们看的童话，可是他觉得这种文学作品全然不适宜于儿童。他自然也知道儿童容易对于奇异事情感受兴趣，但是他们的读物，即使是在校外，可以单给他们娱乐的么？凡是要给儿童什么东西去读的，应该在单去娱乐他们之上有一个较高的目的。但就事实来说，童话里不能够把自然与人类的有用知识传授给儿童们，至多只有几句格言罢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是否太是利少害多，因为这会把他们心里都灌满了空想了。’

“批评者又列举各篇童话，承认说这的确可以使儿童听了喜欢，不题这不但不能改进他们的心，反而会有很大的害处。‘有人承认这可以改进儿童的礼仪观念么，他看这童话里说一个熟睡的公主骑在狗背上跑到兵那里，兵亲了她的嘴，后来她完全清醒了的时候告诉父母这件妙事，说是一个怪梦！’

“又，‘儿童的羞耻意识可以改进么，他看童话里说一个女人在她丈夫出门的时候独自同那管庙的吃酒饭？’

“又，‘儿童的人命价值观念可以改进么，他看那《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里的那些杀人事件？’

“至于《豌豆上的公主》，‘这在批评者看去似乎不但是粗俗而且还很荒唐，因为儿童看了或者会吸收这种错误观念，以为那些贵妇人真是这么了不得的皮薄的。’

“《小伊达的花》，‘算是比较的没有弊害，但是可惜，这里边也没有道德教训！’

“那位先生于是在末尾劝这有才能的著者要记住他的崇高的职务，勿再这样浪费他的光阴。

“第二个批评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口调，但是着力说明这样用口语写文章之无谓，因为这总该把难懂一点的东西去给儿童，那么他们会努力去想懂得。这才是儿童们所尊重的。否则就会使得他们有机会自尊起来，随意批评事情，这于儿童是极有害的事。他劝安徒生不要这样的弄下去。但是那批评家摩耳贝克刚才印行了一本故事集，这是文章作法的模范，而且也指示出教训来，这就是在童话里也还该有的。

“一世纪后苏维埃政府阻止学校里读童话，理由是说童话颂扬王子与公主。”

在一百年前，这样子的批评其实是不足怪的。可怪的只是有安徒生这种天才，突然地写出破天荒的小故事，把世人吓一跳，然而安徒生自己却也并不知道，他被人家这么教训了之后，也就想回过去做他的小说，这些“劳什子”放弃了本来并不觉得可惜。大家知道欧洲的儿童发见始于卢梭，不过实在那只可算是一半，等到美国史丹来霍耳博士的儿童研究开始，这才整个完

成了。十八世纪在文学上本是一个常识教训的时代，受了卢梭影响的儿童教育实在也是同一色彩，给儿童看的书里非有教训不可，这正是当然的道理。举一个极端的例，我在《缀女图考释》中引用法国戴恩的话，说王政复古时的英国人将克林威耳等人的死体挂在绞架上，大家去看，我加以解说道：

"但是这种景象也有人并不以为可嫌恶，因为这有道德的作用，十八世纪时有些作家都如此想，有儿童文学的作者如谢五德太太（Mrs Sherwood）便很利用绞架为教科。哲木斯在《昨日之儿童的书》（一九三三年）引论中说，他们诚实的相信，恶人的公平而且可怕的果报之恐吓应该与棍子和药碗天天给孩子们服用，这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泰斗听了是会很感到不安的。这恐怕是实在的，但在那时却都深信绞架的价值，所以也不见得一定会错。现在且举出谢五德太太所著的《费厄却耳特家》为例，两个小孩打架，费厄却耳特先生想起气是杀人媒的话，便带领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到来看时原来是一座绞架。'架上用了铁索挂着一个男子的身体，这还没有落成碎片，虽然已经挂在那里有好几年了。那身体穿了一件蓝衫，一块丝巾围着脖子，穿鞋着袜，衣服一切都还完全无缺，但是那尸体的脸是那么骇人，孩子们一看都不敢看。'这是一个杀人的凶手，绞死了示众，直到跌落成为碎片而止。费厄却耳特先生讲述他的故事，一阵风吹来摇动绞架上的死人，锁索悉率作响，孩子们吓得要死，费厄却耳特先生还要继续讲这故事，于是圆满结局，两个小孩跪下祷告，请求改心。"

这样看来，安徒生的做法确是违反文学正宗的定律的了。

可是正宗派虽反对，而儿童却是喜欢听。浪漫主义起来，独创的美的作品被重视了，儿童学成立，童话的认识更明确了，于是出现了新的看法，正宗的批评家反被称为驴似的蠢了。但是，那些批评在中国倒是不会被嫌憎的，因为正宗派在中国始终是占着势力，现今还是大家主张读经读古文，要给儿童有用的教训或难懂的主义，这与那两个批评是大半相合的。在世界也是思想的轮回，宗教与科学，权威与知识，有如冬夏昼夜之迭代，中国则是一个长夜，至少也是光明微少而黑暗长远。安徒生在西洋的运命将来不知如何，若在中国之不大能站得住脚盖可知矣，今写此文以纪念其四篇亦正是必要也。（二十五年一月）

《常言道》

十天前我写一封信给一位朋友，说在日本文化里也有他自己的东西，讲到滑稽小说曾这样说道：

“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的所谓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 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

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歇'，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〇四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样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读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是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当时我所注意的是日本从"气质物"(katagimono, characters)出来的，写实而夸张的讽刺小说，特别是三马的作品，差不多全部利用对话，却能在平凡的闲话里藏着会心的微笑，实在很不容易，所以我举出《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却又放下，觉得都不很象，不能相比。但若是单拿这几部书来说，自然也各有他们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现在单说《何典》与《常言道》，我又想只侧重后者，因为比较不大有人知道。《常言道》有嘉庆甲子（一八〇四）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两刻本，《何典》作者是乾嘉时人，书至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始出版，民国十五年又由刘半农先生重刊一次，并加校注，虽然我所有的一册今已不见，但记得的人当甚不少也。

本来讲起这些东西，至少总得去回顾明季一下，或者从所

谓李卓吾编的《开卷一笑》谈起，但是材料还不易多找，所以这里只得以乾嘉之际为限。这一类的书通行的有下列几种，今以刊行年代为序：

一、《岂有此理》四卷，嘉庆己未（一七九九）。

二、《更岂有此理》四卷，嘉庆庚申（一八〇〇）。

三、《常言道》四卷，嘉庆甲子（一八〇四）。

四、《何典》十回，乾嘉时人作。

五、《皆大欢喜》四卷，道光辛巳（一八二一）。

六、《文章游戏》四集各八卷，初集嘉庆癸亥（一八〇三），四集道光辛巳（一八二一）出版。这里边以《文章游戏》最有势力，流通最广，可是成绩似乎也最差，这四集刊行的年月前后垂二十年，我想或者就可以代表谐文兴衰的时代吧。《岂有此理》与《更岂有此理》二集，论内容要比《文章游戏》更佳，很有几篇饶有文学的风味。《皆大欢喜》卷二《韵鹤轩杂著》下，有《跋岂有此理》云：

“《岂有此理》者吾友周君所著，书一出即脍炙人口，周君殁，其家恐以口过致冥责，遂毁其板，欲购而不可得矣。余于朱君案头见之，惜其庄不胜谐，雅不化俗，务快一时之耳目，而无以取信于异日，然如《谐富论》，《良心说》二作已为《常言道》一书所鼻祖，则知周君者固尚留余地，犹未穷形极相也。”又《跋梦生草堂纪略后》云：

“周子《梦生草堂纪略》述剑南褚钟平弱冠读《西厢记》感双文之事，思而梦，梦而病，病而垂死。……”卷四《韵鹤轩笔谈》下《觴佐》中有云：

“周竹君著《人龟辨》一首，以龟为神灵之物，若寡廉鲜耻之辈，不宜冒此美名，遂以乌龟为污闺之讹，究是臆说。”又云：

“《常言道》中以吴中俚语作对，如大妈霍落落，阿姨李菹菹，固属自然，余因仿作数联，以资一笑。”查《岂有此理》卷二有《人龟辨》，卷三有《梦生草堂纪略》，可知此书作者为周竹君，虽此外无可查考，但此类书署名多极诙诡，今乃能知其姓名，亦已难得了。又据上文得略知《常言道》与《岂有此理》的关系，鼻祖云云虽或未必十分确实，却亦事出有因，《谐富》《良心》二文对于富翁极嬉笑怒骂之致，固与《常言道》之专讲小人国独家村柴主钱士命的故事同一用意，第三回描写钱士命的住宅有云：

“堂屋下一口天生井，朝外挂一顶狒轴，狒轴上面画的是一个狒狒，其形与猩猩相似，故名曰假猩猩。。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大姆哈落落，下联写着阿娃俚沮沮。梁上悬着一个杜漆扁额，上书梦生草堂四字。”这里梦生草堂的意思虽然不是一样，却正用得相同，似非偶然。下文叙梦生草堂后的自室云：

“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个扁额，题我在这庐四字，两边也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青石屎坑板，下联写着黑漆皮灯笼。”第十五回中则云后来对联换去，改为大话小结果，东事西出头二句，《觚佐》所记俚语对百六联，这两副却都写在里头，《更岂有此理》卷三有俗语对，共一百八十四联，这与做俗语诗的风气在当时大约都很盛，而且推广一步看去，谐文亦即是这种集俗语体的散文，《常言道》与《何典》则是小说罢了。这种文章的要

素固然一半在于滑稽讽刺，一半却也重在天然凑泊，有行云流水之妙，——这一句滥调用在这里却很新很切贴，因为这就是我从前为《莫须有先生》作序时所说水与风的意思。《常言道》的西土痴人序有云：

"处世莫不随机应变，作事无非见景生情。"又云：

"别开生面，止将口头言随意攀谈，屏去陈言，只举眼前事出口乱道。言之无罪，不过巷议街谈，闻者足戒，无不家喻户晓。虽属不可为训，亦复聊以解嘲，所谓常言道俗情也云尔。"《何典》著者过路人自序云：

"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一路顺手牵羊，恰似拾蒲鞋配对，到处搜须捉虱，赛过挖迷露做饼。"这里意思说得很明白。《岂有此理》序后钤二印，一曰逢场作戏，一曰见景生情。《更岂有此理》序云：

"一时高兴，凑成枝枝节节之文，随意攀谈，做出荒荒唐唐之句。点缀连篇俗语，尽是脱空，推敲几首歪诗，有何来历。付滥调于盲词，自从盘古分天地，换汤头于小说，无非依样画壶卢。嚼字咬文，一相情愿，插科打诨，半句不通。无头无脑，是赶白雀之文章，说去说来，有倒黄霉之意思。纵奇谈于海外，乱坠天花，献丑态于场中，现成笑话。既相仍乎岂有此理之名，才宽责于更其不堪之处。亦曰逢场作戏，偶尔为之，若云出口伤人，冤哉枉也。"

他们都喜欢说逢场作戏云云，可见这是那一派的一种标语，

很可注意。普通象新旧官僚似的苟且敷衍，常称曰逢场作戏，盖谓有如戏子登台，做此官行此礼，在后台里还是个滥戏子也。这里却并不同，此乃是诚实的一种游戏态度，有如小孩的玩耍，忽然看见一个土堆，不免要爬了上去，有一根棒，忍不住要拿起来挥舞一回，这是他的快乐的游戏，也即是他诚实的工作，其聚精会神处迥出于职业的劳作之上，更何况职业的敷衍乎。这才是逢场作戏，也可以说就是见景生情，文学上的游戏亦是如此。《常言道》第七回的回目云：

化僧饱暖思行浴，叩诡饥寒起道心。

我们看了觉得忍俊不禁，想见作者落魄道人忽然记起这两句成语，正如小孩见了土堆，爬山的心按捺不住了，便这么的来他一下子，"世之人见了以予言为是，无非点头一笑，以予言为非，亦不过摇头一笑。"也就都不管了。这种写法不能有什么好结构，在这一点真是还比不过同路的《何典》，但是那见景生情的意思我们也可以了解，用成语喜双关并不是写文章必然的义法，但偶见亦复可喜，如沙士比亚与兰姆何尝被人嫌憎，不过非其人尤其是非其时的效颦乃是切忌耳。吴中俗语实在太多太好了，难怪他们爱惜想要利用，虽然我读了有些也不懂，要等有研究的笃学的注释。《何典》作者为上海张南庄，《常言道》序作于虎阜，《岂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吴人，《皆大欢喜》序亦称是苏人所作，《文章游戏》的编者则仁和缪莲仙也，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诸人，觉得这一路真可以有苏杭文学之称，而前后又稍不同，仿佛是日本德川时代小说之京阪与江户两期。因此我又深感到中国这类文学的特色，其漂

亮与危险，奉告非苏杭人，学也弗会，苏杭人现在学会了也没意思，所以都无是处。至于看看原本无妨，万一看了也会出毛病，那么看官本身应负其责，究竟看书的都已经不是摇篮里的小宝宝了，咀嚼尝味之力当自有之，若患不消化症便不能再多怪他人也。（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北平。）

【补记】

沈赤然《寒夜丛谈》卷三有一则云：

"文士著述之馀，或陶情笔墨，记所见闻及时事之可悲可喜可惊可怪者，未为不可。自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多借题骂世。于是汩泥扬波之徒踵相接矣。近年《谐铎》一书，已如国狗之瘈，无不噬也，甚至又有《岂有此理》及《更岂有此理》等书名，漫谰秽亵，悖理丧心，非惟为枣梨之灾，实世道人心毒药也。而逐臭诸君子方且家有一编，津津焉以资为谈柄，又何异承人下穷而叹其有如兰之臭耶。"沈梅村著作所见有《五砚斋文》及《寄傲轩读书随笔》三集，其人亦颇有见识者，此乃未免鄙陋，似并未见《岂有此理》等书，只因其题名诙诡，遂尔深恶痛绝，其实二书品位还当在《谐铎》之上，且其性质亦并不相同也。沈君承下穷云云，却颇有《谐铎》之流风，为不佞所不喜，惜乎作者不能自知耳。

（廿五年九月八日记）

※

《常谈丛录》

前日拿出孙仲容的文集《籀廎述林》来随便翻阅，看见卷十有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觉得非常喜欢。孙君是朴学大师，对于他的《周礼》《墨子》的大著我向来是甚尊敬却也是颇有点怕的，因为这是专门之学，外行人怎么能懂，只记得《述林》中有记印度麻的一篇，当初读了很有意思。这回见到此书，不但看出著者对于名物的兴趣，而且还有好些新意见，多为中国学者所未曾说过的。文云：

"动物之学为博物之一科，中国古无传书。《尔雅》虫鱼鸟兽畜五篇唯释名物，罕详体性。《毛诗陆疏》旨在诂经，遗略实众。陆佃郑樵之伦，摭拾浮浅，同诸自郤。——至古鸟兽虫鱼种类今既多绝灭，古籍所记尤疏略，非徒《山海经》《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之等咸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蜾蠃，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今动物学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而《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中土所传云龙风虎休徵瑞应，则揆之科学万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一个多月以前我在《希腊人的好学》这篇小文里曾说：

"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恐怕直至传教师给我们翻译洋书

的时候。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家的书里，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国格物往往等于谈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情，后人反而又糊涂起来，如蜃蛤负子梁朝陶弘景已不相信，清朝邵晋涵却一定说是祝诵而化。又有许多伦理化的鸟兽生活传说，至今还是大家津津乐道，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现在从《述林》里见到差不多同样的话，觉得很是愉快，因为在老辈中居然找到同志，而且孙君的态度更为明白坚决，他声明不必曲徇古人，一切以科学与物理为断，这在现代知识界中还不易多得，此所以更值得我们的佩服也。

我平常看笔记类的闲书也随时留意，有没有这种文章，能够释名物详体性，或更进一步能斟酌情理以纠正古人悠谬的传说的呢。并不是全然没有，虽然极少见。李登斋著《常谈丛录》九卷，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刻版用纸均不佳，却有颇好的意见，略可与孙君相比。其例言之二有云："是书意在求详，故词则繁而不杀，纪唯从实，故言必信而有征。"这颇能说出他的特色来，盖不盲从，重实验，可以说是具有科学的精神也。卷一有《蛇不畏雄黄》一则云：

"蛇畏雄黄，具载诸医方本草，俱无异辞。忆嘉庆庚辰假馆于分水村书室，有三尺长蛇来在厨屋之天井中，计取之，以长线缚其腰而悬于竿末，若钓鱼然，蜿蜒宛转，揭以为戏。因谓其畏雄黄，盍试之，觅得明润雄黄一块，气颇酷烈，研细俾就

蛇口，殊不曲避，屡伸舌舐及之，亦无所苦。如此良久，时方初食后也，傍晚蛇犹活动如故，乃揭出门外，缚稍缓，入于石罅而逝。然则古所云物有相制，当不尽然也。又尝获一活蜈蚣长四五寸，夹向大蜒蚰，至口辄钳之不释，蜒蚰涎涌质缩且中断。是蜒蚰能困蜈蚣而为其所畏，其说载于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者，俱未足信。凡若此类，苟非亲试验之，亦曷由而知其不然也。"又卷六有《虎不畏伞》一则云：

"《物理小识》云，行人张盖而虎不犯者，盖虎疑也。《升庵外集》亦云虎畏伞，张向之不敢犯，以予所闻则不然。上杨村武生杨昂青恒市纸于贵溪于栗树山，邻居有素习老儒某馆于近村，清明节归家展墓毕欲复往，时日将晡又微雨，杨劝使俟明晨，谓山有虎可虞也。某笑曰，几见读书人而罹虎灾者乎，竟张伞就道。雨亦暂止，杨与二三侪伍送之，见其逾田陇过对面山下，沿山麓行，忽林中有虎跃出，作势蹲伏于前，某惊惶旋伞自蔽，虎提其伞掷数十步外，扑某于地，曳之入林去。众望之骇惧莫能为，驰告其家，集族人持械往觅不可得，已迫暮复雨，姑返，次日得一足掌于深山中，是虎食所馀也，拾而葬之。此杨亲为予言者。由此观之，虎固未尝疑畏于张盖也。又由此而推之，则凡书籍所载制御毒暴诸法之不近理者，岂可尽信耶。"杨升庵方密之都是古之闻人，觉得他们的话不尽可信，已是难得，据陆建瀛序文说，李君是学医的人，对于医方《本草》却也取怀疑的态度，更是常人所不易及了。其记述生物的文章，观察亦颇细密，如卷七"小蚌双足"一则，可为代表，其文云：

“春夏之交，溪涧浅水中有蚌蛤，如豆大，外黑色，时张其壳两扇若翼，中出细筋二条，如绣线，长几及寸，淡红色可爱，其筋下垂，能蹀躞行沙泥上甚驶，盖以之为足也。稍惊触之，即敛入壳，阖而卧不动，俄复行如前。抄逐而捉搦之，则应手碎，与泥滓混融不可辨，以其质微小而脆薄故也。水田内亦间有之，老农云，是取陂池底积淤以肥田，挟与俱来，其实蚌子不生育于田也。计惟以杯瓢轻物侧置水中，手围令人而仰承之，连取数枚，带水挈归，养以白瓷盆盎，列几间殊可玩。其行时壳下覆，不审红筋如何缀生，蚌蛤稍大者即无之，亦不知何时化有为无，意或如蝌蚪有尾，至其时尾自脱落化成蝦蟆也。四虫各三百六十，而介虫类目前独少，蚌居介类之一，人知蚌之胎珠而不识蚌之胎子其孕产若何，古人书中皆未详载，是亦当为格物者所不遗也。”这篇小文章初看并不觉得怎么好，但与别的一比较便可知道。张林西著《琐事闲录》卷下有讲蜘蛛的一节云：

“传闻蜘蛛能飞，非真能飞也，大约因衔丝借风荡漾，即能凌空而行。予前在杨桥曾于壁头起除蛛网一团，见有小蛛数十枚，衔断丝因风四散，大蛛又复吐丝，坠至半壁亦因风而起。前闻蜘蛛皆能御空，即此是也。”小蜘蛛乘风离窠四散，这是事实，见于法布耳的《昆虫记》，《闲录》能记录下来也是难得，但说衔丝亦仍有语弊，平常知道蚕吐丝，蜘蛛却是别从后窍纺丝，所以这里观察还有欠周密处。《丛录》说小蚌双足固然写得很精细，而此事实又特别有趣，今年夏天我的小侄儿从荷花缸里捉了几个小蛤蜊，养在小盆里，叫我去看，都小如绿豆，伸出两

条脚在水中爬行，正如文中所叙一样，在我固是初见，也不知道别的书中有无讲到过。李君所写普通记述各物的小篇亦多佳作，《丛录》卷一有《画衫婆》一则云：

"予乡溪涧池塘中常有小鱼，似鲫细鳞，长无逾三寸者，通身皆青红紫横纹相间，映水视之，光采闪烁不定，尾亦紫红色，甚可观，俗名之曰画衫婆。肉粗味不美，外多文而内少含蕴，士之华者类是也。此鱼似为《尔雅》、《诗》虫鱼疏以下诸书所不载。"这种鱼小时候也常看见，却不知其名，江西的这画衫婆的名字倒颇有风趣，《尔雅》、《诗》疏古代诂经之书岂足与语此，使郝兰皋独立著书，仿《记海错》而作《虫鱼志》，当必能写成一部可读的自然书耳。

李登斋的意见不能全然脱俗，那也是无怪的，特别是关于物化这一类事，往往凭了传闻就相信了，如卷三有《竹化螳螂》一则，这在孙仲容当然是说"亦殊为疏阔"的。但有些地方也颇写得妙，卷一《青蛙三见》中说金谿县有青蛙神三，是司瘟疫的，常常出现，下文却又云：

"大要其神不妄作威福，即有不知而轻侮之，甚至屠践之者，未尝降之以祸，谄事之者亦未得其祐助。"在作者并无成心，却说得很有点幽默，盖其态度诚实，同样地记录其见闻疑信，不似一般撰志异文章者之故意多所歪曲渲染也。

（廿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平）

※

《常谈丛录》之二

今年夏天从隆福寺买到一部笔记，名曰《常谈丛录》，凡九卷，金溪李元复著，有道光廿八年陆建瀛序，小版竹纸，印刷粗恶，而内容尚佳，颇有思想，文章亦可读。卷三《女子裹足》一则有云：

"女子裹足诸书虽尝为考证，然要皆无确据，究不知始于何时，其风至遍行天下，计当在千数百年之前耳。女子幼时少亦必受三年楚毒，而后得所谓如莲钩如新月者，作俑之人吾不知其历几万万劫受诸恶报，永无超拔也。其实女之美岂必在细足，古西施郑旦初不闻其以纤趾而得此美名也。满洲自昔无裹足之风。予间见其妇女出行，端重窈窕，较汉之踱弓鞋步倾倚者转觉安详可悦，然则创此者真属多事也。"裹足这件事真大奇，不知何以那么久远地流行，也不知何时才能消灭。计自南宋至今已有七百年了，大家安之若素，很少有人惊怪，我看明末清初算是近世的思想解放时代，但顾亭林与李笠翁都一样的赞成或是不反对小脚，可见国人精神之欠健全了。只有做那《板桥杂记》的余澹心稍表示态度，他在替笠翁写的《闲情偶寄》序中本已说过：

"独是冥心高寄，千载相关，深恶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独爱陶元亮之闲情作赋。"他有一篇《妇人鞋袜辨》附录在《偶

寄》卷三中，开头便云：

“古妇人之足与男子无异。”后又云：“宋元丰以前缠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将四百年，矫揉造作，亦已甚矣。”其次是俞理初，他有很明达的思想，但想起来有点可笑，在《癸巳类稿》卷十三里有一大篇缠足考，却题名曰《书旧唐书舆服志后》。他简要地结论云“弓足出舞利屣，”说明道：

“大足利屣，则屣前锐利有鼻而弓，古弓靴履，不弓足。南唐弓足，束指就屣鼻利处而纤向上。宋理宗时纤直，后乃纤向下。此其大略也。”又批判曰：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则失丁女，阴弱则两仪不完。又出古舞屣贱服，女贱则男贱。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时有贵重华美之履，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李君亦主张不裹足，其理由较为卑近，曰：

“予谓当今不裹足殆有四善。从圣朝正大朴厚之风，无戾俗之嫌，一也。免妇女幼年惨痛之厄，二也。得操作奔走以佐男子之事，三也。提抱婴孩，安稳无倾跌之患，四也。人奈何无卓然之见，毅然为之哉。若以为细故，则安民之政细于此者多矣，岂通论乎。”李君盖深赞成满人不裹足的风俗，所以第一条是那样说法，他又猜想在清初当有过禁令，因故中止，说道：

“意必有明之遗臣在位者，持因循之说相劝沮，固谓为闺阃闲情，无与于政治之大，遂亦听任之也，斯人真可谓无识矣。”这所推测的并不错，俞文中云：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后又定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弛其禁。”又据《池北

偶谈》卷三《八股》一则云：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各论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讫丁未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仪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及宽民间女子裹足之禁，教官会试五次不中者仍准会试三事，皆得俞旨。馀五事后为台省次第条奏，以渐皆复，如宽科场处分条例，复恩拔岁贡，复生童科岁两考等是也。”原来这都是渔洋山人的主张，恢复考八股文与裹足，他的笔记杂文虽还有可观，头脑可是实在不行，真可称之曰无识。中国的文人与学者都一样的不高明，即在现今青年中似亦仍不乏爱好细足者，读余澹心俞理初的文章，殊有空谷足音之感，李登斋本无盛名而亦有此达识，更足使人佩服了。

《常谈丛录》记名物的文章亦多佳作，盖观察周到而见识足以副之。如卷四有《攒盒》一则云：

“祝允明《猥谈》云，江西俗俭，果盒作数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馀悉充以雕木，谓之子孙果盒。今予乡尚有此，但同称攒盒，不闻有子孙果盒之名。其盒之精致者则不为木格而为纸胎灰漆碟，一圆碟居中，旁攒以扇面碟四五，或多至七八，外为一大盘统承之，形制圆，有盖，不用则覆之，髹画斑烂，足为供玩。中多设瓜子，贫乏家则以炸炒熟豆，所谓菜则干盐菜也。馀间充以不可食之果，如柏子梧子相思子之类，或亦用苏州油蜡采饰看果数色，雕木具绝少。若富室则糕饼果饵皆可

食者，然亦第为观美。无或遍尝焉，究何异于雕木哉。予性雅不喜此，为其近于伪也。客至瀹茗清淡，佐以果食，即一二味亦可，正不贵多品，奈何使不堪入口而仅饫人目哉，斯已失款客之诚矣。妇女胶于沿习，虽相随设之，意终未善之也。"又卷六《鸟虫少》一则中云：

"连岁荒歉，百物之产渐见亏缩，至道光十四年甲午而极。屋脊墙头恒终日无一禽鸟翔集，行山间二三里，或绝无飞鸣形声，回忆少时林间池畔颉颃喧噪之景象，大不侔矣。水中鱼虾十仅一二，携渔具者每废然空归。凡春末交夏，入暮则蛙鸣聒耳，令人难寐，至此则几于寂静，火照渔蛙者寥寥。夏秋数月，苍蝇丛暍，盘碗羹饭为黑，粪污器物密点如麻，至此则疏疏落落，一堂之内或不盈十。此数物者并不资生于谷粟，若苍蝇又非可充人饱餐，而亦随凶年而减少，殆于仅存，岂非天地生生之气至此忽索然欲竭耶。"象这两篇文章，在普通笔记里也不大容易找到。攒盒各地多有，但只存于耳目之间，少见纪载，盖文人所喜谈者非高雅的诗文则果报与鬼怪耳，平常生活情形以及名物体性皆不屑言也。鸟虫少一节不但其事有意义，文章亦颇佳，如将这态度加以廓大，便可以写地方的自然史，虽不能比英国的怀德，亦庶几略得其遗意乎。近来乱读清人笔记，觉得此类文字最不易得，李登斋的《丛录》在这点上其价值当在近代诸名流之上也。　　（二十五年十月三日，在北平）

※

《藤花亭镜谱》

偶然得到梁廷枏《藤花亭镜谱》八卷的木刻本，觉得很是喜欢。我说偶然，因为实在是书贾拿来，偶尔碰见，并不是立志搜求得来的。寒斋所有的古镜说来说去只有宋石十五郎造照子与明薛晋侯的既虚其中云云这两面。不但着实够不上有玩古董的资格，就是看谱录也恐怕要说尚早，不过虚夸僭越总是人情之常，不敢玩古董的也想看看谱录吧，就难免见了要买一点儿。最先是买了两本排印的《镜谱》，不大能满意，这回遇着木刻本，自然觉得好多了，不怕重复又买了下来，说到这里，于是上边所说的偶然毕竟又变成了非偶然了。

排印本的《藤花亭镜谱》首页后大书云，顺德龙氏中和园印，版心前下每页有《自明诚楼丛书》六字，末有跋，署云甲戌长夏顺德龙官崇。梁氏自序题道光乙巳（一八四五）。我们极容易误会以为甲戌当是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不过那时虽有铅印却并无这种机制粉连。所以这正是民国廿三年无疑，至于写干支那自然是遗老的一种表示吧。我最厌恶洋粉连，在《关于纸》的小文里我曾说：

"洋连史分量仍重而质地又脆，这简直就是白有光纸罢了。"有光纸固然不好，但他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拿去印印《施公案》之流，倒也算了，反正不久看破随即换了"洋取灯

儿”。洋粉连则仿佛是一种可以印书之物，由排印以至影印，居然列于著作之林，殆可与湖南的毛头纸比丑矣。龙氏印的《镜谱》既用此纸，而且又都是横纹的，古人云丑女簪花，此则是丑女而蒙不洁了。中国近来似乎用纸对于横直都不甚注意，就是有些在《北平笺谱》上鼎鼎大名的南纸店也全不讲究，圆复道人蔬果十笺我数年前买的还是直纹，今年所买便已横了，君子于此可以观世变矣。印工着色之渐趋于粗糙也是当然的，但是信笺虽然横纹，这纸总还是可以写字的单宣或奏本，印书的却是洋粉连，而又横折，看了令人不禁作恶大半日。因为这个缘故，见到有一部木刻本，焉得而不大喜，急忙把他买下，原书每镜皆有图，龙氏印本无，跋中有云：

“先生举累世珍玩著为谱录，意其初必有拓本，别藏于家，及观序称即拓本摹绘其原形而说以系之，则益信，顾代远年湮，难可再遇，殊堪惋惜。”似龙氏所据本乃并无图，或系原稿本欤。又查龙氏印本前四卷共收有铭识镜六十七品，后四卷收无铭识镜七十品，而印本则前半加添十一品，后半加添三品，共增十四种，书中文字亦有不同处，可知不是同一原本。最明显处是卷四的宋官镜以下十器，龙氏印本释作宋镜，刻本于虎镜后添刻一节云：

“曩见王见大文诰藏数柄，云偕梦楼太守文治册封琉球时得于彼国，国人谓赵宋时所铸，意自东洋流至潮郡，爰以次此。”而目录在官镜下又加小注云：

“以下十器皆日本制，按中国时代隶此。”盖皆是增订时所为。梁氏此谱共录百五十一器，在清代算是一部大著了，但其

考释多有错误，如以宋石十姐为南唐，明薛惠公为宋，均是。我觉得还是他的图最有意思，今如去图存说，真不免是买椟还珠了。梁君释日本各镜，讹误原不足怪，有几处却说错得很滑稽，如虎镜云：

"下作土坡，苔点草莎，饶有画意，其上树竹三株，干叶皆作双钩，几个篔筜，萧疏可爱。左驰一虎，张目竖尾，作跑突搏啮状，势绝凶猛。质地空处密布细点如粟，铭凡六字，行书，曰天下一作溟乎，体带草意，第五字户下稍泐，惟左水旁右边一点甚明，若作渡则右无点矣，然文义殊不可晓，意其时有虎患，又或伤于苛政，而愤时嫉俗未敢明著于言，乃假是器以达之，理或然欤。"山水松云镜云：

"铭在器右，凡六字，正书，颇歪斜，曰天下一出云守，令人徒费十日思，无缘索解也。"大葵花镜云：

"铭在其左，凡六字，行书，曰天下一美人作，语亦过求奇诡，绎揣其意非寓解语之喻，即谓簪戴人非至美莫称矣。天下之不通文义偏好拈弄笔墨者往往如斯，彼固道其所见，而不自知其出语之可哂，从古以来，堪发浩叹者难屈指计矣。"又桃花镜云：

"铭在器左，凡五字，行书，曰天下一美作，语与今所收大葵花镜相似，此美下独无人字。予于葵花镜已疑所识为歆羡彼美之词，矧以此之嫣然笑风，尤非樊素巧倩之口不足以当之，两相取证而义益显矣。"这都说得很有风趣，虽然事实上有些不很对。第一，镜上的虎就只是一只老虎，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葵花实在乃是带花的桐叶，在日本是一种家族的徽章，俗称五三

桐，因其花中五而左右各三也。第二，虎镜题字当读作“天下一佐渡守”，与“天下一出云守”正是一例。大葵花与桃花镜都是“天下一美作”，犹言美作守也，看刻本图上大葵花镜美下也并无人字，不知梁氏何以加入。《日本考古图录大成》第八辑《和镜》八十六图桐竹镜有铭云，“天下一青家次天正十六”，据广濑都巽解说云天下一的款识盖起于此时，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即万历戊子，至天和二年（一六八二）即康熙壬戌禁止，故此种有铭的镜当成于明末清初的约一百年中，所云赵宋时代亦不确实。香取秀真著《日本铸工史》卷一《关于镜师》文中有云：

“镜师虽说署名，当初也只是云天下一而已。天下一者本来并不限于镜师，凡是能面师（制造能乐假面的工人），涂师（漆工），土风炉师，釜师诸工艺家也都通用，意思是说天下第一的匠人。《信长记》十三云，有镜工宗伯者，由村井长门守引见信长公，进呈手镜，镜背铸有天下一字样。公见之曰，去春有某镜工所献之镜背亦铭曰天下一，天下一者只有一人才行，今天下一乃有二人，则是不合理的事也。徵诸遗品，只题作天下一的也可以知道是起于信长的时代。”按织田信长专政在天正二至十年顷（一五七四至八二），即万历之初。文又云：

“镜上有记天下一佐渡，天下一但马，天下一出云，天下一美作，天下一若狭等者，这些都是受领任官的国名，并非在这些地方制成的出品，乃是作者的铭耳。同时又有增一守字作因幡守，伊贺守等者，也有再添一作字，曰天下一伊贺守作。”自佐渡以至伊贺都是日本的地名，佐渡守等则是官名，但在这里

却只是"受领职"，非实缺而是头衔，殆犹陆放翁之渭南伯，不过更为渺小罢了。据《镜师名簿》所录，佐渡守出云守美作守(亦即美作)均属于江户前期，如上文所说天下一的名称本来只在那一时期流行也。看《镜谱》卷四模刻诸图原画似本不甚精美，而梁君已甚为赞赏，如虎镜项下所记，又有关于山水松云镜的一节云：

"沿边一围，中作小景山水。斧劈石数叠，清泉绕其下，排缀松株，仅露梢顶，稍高一蹬则古松夭矫，仿佛画院中刘松年法。绝顶一浮图突出云际，最后远峰反在其下。有桥横水，渡桥而右复有松石苔点，错落于云水相间中，钩抹细利，倘加以青翠，描以金碧，便居然一小李将军得意笔。画理家法两得其妙如此，当时必倩名手为之，或缩摹院本，不然工艺匠作之辈即略解八法，亦安能深知画意，为是工力双绝之小品宫扇耶。"梁君两次所说的都是和镜之绘画的文样，与中国之偏重图案者不同，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中国镜的文样似乎与瓦当走的是同一条路，而和镜则是与"鐔"(tsuba)相近。《藤花亭镜谱》是木刻的，图难免走样罢。近来新出的《小檀栾室镜影》六卷，所收共有三百八十三钮，又以打本上石，"披图无异于揽镜"，自然要好得多了，但是看了还是觉得失望。镜文多近于浮雕，墨拓不能恰好，石印亦欠精善，都是事实，也就罢了，最奇怪的是在这许多镜中竟无小品宫扇似的绘画。宣哲《镜影》序有云：

"镜背所绘畸人列士，仙传梵经，凡衣冠什物均随时代地域异状，名花佳卉，美木秀竹，以至飞走潜跃，跂息蠕动之蕃衍，

莫不皆有。”这所说不算全虚，不过镜文中所表示动植的种类实在很少，而且又大都是图案的，不能及和镜的丰富。我所有和镜图录只有广濑所编的一帙，价钱不及《镜影》的十六分之一，内容也只八十九图，却用珂罗板印，其中有四十九是照相，四十是拓本，都印得很清楚，真无异于看见原物。第六十图是镰仓初期的篱笆飞雀镜，作于南宋前半，据解说云：

“下方有流水洗岩，右方置一竹笆，旁边茂生胡枝子狗尾巴草桔梗之属，瓦雀翻飞，蜘蛛结网，写出深秋的林泉风景，宛如看绘卷的一段。”又第六七图秋草长方镜亦镰仓时代作，上下方均图案的画胡枝子花叶，右出狗尾巴草二穗，左出桔梗花一，二雀翻飞空中，花下一蟋蟀又一胡蝶，栩栩如生。此幅用墨拓，故与中国相较愈看出不同来，觉得宣君的话似乎反是替人家说也。《镜影》的又一缺点是没有解说，宣序却云，“是编不系释文，不缀跋尾，一洗穿凿附会之习，其善二也”，未免太能辩了。就镜审视要比单凭拓本为可靠，奈何坐失此机会，若只列图样，了无解释，则是骨董店的绘图目录而已。考古大难，岂能保证一定不错，只要诚实的做去，正是败亦可喜，梁君非不穿凿附会，但我们不因此而菲薄他，而且还喜欢他肯说话有意思，虽然若以为释文胜于图形，遂取彼弃此，则又未免矫枉过直，大可不必耳。　　（廿五年七月廿四日，在北平）

※

关于试帖

我久想研究八股文，可是至今未敢下手，因为怕他难，材料多，篇幅长。近来心机一转，想不如且看看试帖诗吧，于是开始搜集一点书。这些书本来早已无人过问，就是在现今高唱尊经拜孔的时代，书店印目录大抵都不列入，查考也不容易，所以现在我所收得的不过只有五十多种而已。

关于试帖的书，普通也可以分作别集总集诗文评三类。诗文评类中有梁章钜的《试律丛话》，见于《书目答问》，云十卷未刊，但是我却得到一部刻本，凡八卷四册，板心下端题知足知不足斋六字，而首叶后则云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高安县署重刊。寒斋有《知足知不足斋诗存》，马佳氏宝琳著，今人编《室名索引》亦载，"知足知不足斋，清满洲宝琳。"却不能知道刻书者是否此人，查诗集其行踪似不出直隶奉天，而梁氏则多在广东，恐怕无甚关系，高安县重刊或者是梁恭辰乎？《书目答问》作于光绪元年，却尚未知，不知何也。其次有倪鸿的《试律新话》四卷，题云同治癸酉（一八七三）闰六月野水闲鸥馆开雕，盖系其家刻，倪氏又著有《桐阴清话》八卷，则甚是知名，扫叶山房且有石印本了。梁氏《丛话》的编法与讲制艺的相同，稍觉平板，卷一论唐人试律，卷二三论纪晓岚的《我法集》与《庚辰集》，卷四五分论九家及七家试帖，卷六说壬戌科同榜，卷七说福建

同乡，卷八说梁氏同宗是也，但资料丰富，亦有可取。倪氏新话近于普通诗话，随意翻读颇有趣味，却无系统次序也。

别集太多不胜记，亦并不胜收集。总集亦不少，今但举出寒斋所有的唐人试律一部分于下。最早者有《唐人试帖》四卷，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刊，毛奇龄编，系与王锡田易三人共评注者，其时科举尚未用试帖诗也。丛话卷二云：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始定前场用经义性理，次场刊去判语五道，易用五言六韵一首，至于大小试皆添用试律，始于乾隆丁丑（一七五七）。"叶忱叶栋编注的《唐诗应试备体》十卷，即成于康熙乙未，鲁之亮马廷相评释的《唐试帖细论》六卷，牟钦元编的《唐诗五言排律笺注》七卷，都是康熙乙未年所撰，乾隆戊寅年重刊的。钱人龙所编《全唐试律类笺》十卷，亦是乾隆己卯年重刊，可见都是那时投机的出板，钱氏原序似在纠正毛西河的缺误，其初板想当更早，惜无年代可查。臧岳编《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乾隆戊子（一七六八）重刊，原本未见，唯己卯年纪昀著的《唐人试律说》一卷，最得要领，为同类中权威之作，其中已引用臧氏之说，可知其出板亦当在丁丑左右也。说唐律的书尚不少，因无藏本故不具举。

我去八股而就试帖的原因一半固然在于避难趋易，另外还有很好玩的理由：因为试帖比八股要古得多，而且他还是八股的祖宗。经义起于宋，但是要找到象样的八股文章须得到了明朝后半，试帖诗则唐朝早有，如脍炙人口的钱起诗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作于天宝十年，还在马嵬事件的五年前呢。关于试帖与八股的问题，毛西河在《唐人试帖》序中有云：

"且世亦知试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汉武以经义对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并起而应之，此试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无散文而复其句，重其语，两叠其话言作对待者，惟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而后结以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即八比也，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今日为试文，亦日为八比，而试问八比之所自试，则茫然不晓，是试文且不知，何论为诗。"这实在说得明白晓畅，所以后人无不信服，即使在别方面对于毛西河不以为然。《试律丛话》卷二引纪晓岚说云：

"西河毛氏持论好与人立异，所选唐人试律亦好改窜字句，点金成铁，然其谓试律之法同于八比，则确论不磨。"又卷一引林辛山《馆阁诗话》云：

"毛西河检讨谓试帖八韵之法当以制艺八比之法律之，此实为作试帖者不易之定论，金雨叔殿撰《今雨堂诗墨》尝引伸其说。"《诗墨》惜尚未得见，唯《丛话》卷二录其自序，其中有云：

"余谓君等勿以诗为异物也，其起承转合，反正浅深，一切用意布局之法，直与时文无异，特面貌各别耳。"这都从正面说得很清楚，纪晓岚于乾隆乙卯年（一七九五）著《我法集》二卷，有些话也很精妙，如卷上《赋得池水夜观深》一首后评云：

"此真极小之题，极窄之境，而加以难状之景，紫芝于楼钟池水一联几于百炼乃得之，诗话具载其事，方虚谷《瀛奎律髓》所谓诗眼，即此种之隔日疟也。于诗家为魔道，然既以魔语命题，不能不随之作魔语，譬如八比以若是乎从者之廋也命题，不能不作或人口气，诬孟子门人作贼也。"又《赋得栖烟一点明》

一首后评云：

“此题是神来之句，所以胜四灵者，彼是刻意雕镂，此是自然高妙也。当时终日苦吟，乃得此一句，形容难状之景，终未成篇，今更形容此句，岂非剪彩之花持对春风红紫乎。然既命此题，不能不作，宋人所谓应官诗也。”无论人家怎样讨厌纪大烟斗，他究竟是高明，说的话漂亮识趣，这里把诗文合一的道理也就说穿了。刘熙载在《艺概》卷六《经义概》中有一节云：

“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自破题起讲始，承题及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尊题者，将题说得极有关系，乃见文非苟作。”尊题也即是作应官诗，学者知此，不但八股试帖得心应手，就是一切宣传文章也都不难做了，盖土洋党各色八股原是同一章法者也。

民国二十一年在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我曾说过这几句话：

“和八股文相连的有试帖诗。古代的律诗本只八句，共四韵，后来加多为六韵，更后成为八韵。在清朝，考试的人都用八股文的方法去作诗，于是律诗完全八股化而成为所谓试帖。”这所说的与上文大同小异，但有一点不彻底的地方，便是尚未明白试帖是八股的祖宗，在时间上不免略有错误。我又说这些应试诗文与中国戏剧有关系，民间的对联，谜语与诗钟也都与试帖相关，这却可以算是我的发见，未经前人指出。中国向来被称为文字之国，关于这一类的把戏的确是十分高明的，在平时大家尚且乐此不疲，何况又有名与利的诱引，那里会不耗思殚神地去做的呢。俗传有咏出恭者，以试帖体赋之云：“七条严妇训，

四品待夫封。”盖古有妇人七出之条，又夫官四品则妻封为恭人，分咏题面，可谓工整绝伦，虽为笑谈，实是好例。李桢编《分类诗腋》（嘉庆二十二年）卷二诠题类引吴锡麒《十八学士登瀛洲》句云：“天心方李属，公等合松呼。”注云，“李松拆出十八，新极，然此可遇而不可求。”《试律新话》卷三说拆字切题法，亦引此二句云，“以李松拆出十八二字，工巧之极，惜此外不多见耳。”又《新话》卷二云：

“吴县潘篆仙茂才遵礼尝以五言八韵作戏目诗数十首，语皆工鍊，余旧有其本，今不复存矣，惟记其《思凡》一联云，画眉真误我，摩顶悔从师。今茂才已久登鬼箓，而诗稿亦流落人间，能无人琴俱亡之感耶。”这是诗话的很好的谈资，忍不住要抄引，正可以证明中国文字之适用于游戏与宣传也。

试帖诗的总集还有两种值得一提。其一是《试帖诗品钩元》二十四卷，道光乙巳（一八四五）江苏学政张芾选，其二是《试律标准》二卷，道光丙午山东学政何桂清辑也。张何皆道光乙未科翰林，刊书只差了一年，在这方面的成绩与工夫当然是很不错的，在别方面就可惜都不大行了。后来太平天国事起，何桂清为浙江巡抚，弃城而逃，坐法死，张芾事则见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三记咸丰丙辰（一八五六）六月间事云：

“张芾派兵守祁门之大洪岭，见有贼来，不知其假道以赴东流建德也，皆失魂而逃，贼见其逃也，故植旗于岭。此兵等遂来告，张芾惊欲遁，城内人皆移居。十五申刻贼从容拔旗去，张芾始有生气，然亦几毙矣。既苏，并不责逃兵，而犹从容写小楷哦试帖，明日又官气如故矣，必饰言伪言击退以冒功也。

噫，欺君如此，真可恶哉，而仗马不言，真不可解。"悔翁快人，说得非常痛快，恐怕也不是过甚之词。我记得了这一番话，所以翻阅《试帖诗品钩元》时常不禁发笑，盖如上文所述，贼从容拔旗去，官从容写小楷哦试帖，这一幅景象真是好看煞人也。

我想谈谈试帖，不料乱写了一阵终于不得要领，甚是抱歉。不过这其实也是难怪的，因为我还正在搜集研究中，一点都没有得结果，可以供献给大家，现在只是说这里很有意思，有兴趣的人无妨来动手一下，有如指了一堆核桃说这颇可以吃，总是要等人自己剥了吃了有滋味，什师有言，嚼饭哺人，反令哕吐，关于试帖亦是如此，我就以此权作解嘲了。

（廿五年九月二十日，于北平苦茶庵）

关于尺牍

桂未谷跋《颜氏家藏尺牍》云：

"古人尺牍不入本集，李汉编昌黎集，刘禹锡编河东集，俱无之。自欧苏黄吕，以及方秋崖卢柳南赵清旷，始有专本。"所以讲起尺牍第一总叫人想到苏东坡黄山谷，而以文章情思论，的确也是这两家算最好，别人都有点赶不上。明季散文很是发达，尺牍写得好的也出来了好些。万历丁巳郁开之编刊《明朝瑶笺》四卷，前两卷收永乐至嘉隆时人百三十六，第三卷五十三，皆万历时人，第四卷则四人。凡例第二中云：

"四卷专以李卓吾袁石浦陶歇庵袁中郎四先生汇焉。四先生共踪浮名，互观无始，臭味千古，往还一时，则又不可以他笺杂。笺凡一百五十有三。"这所说很有见识，虽然四人并不一定以学佛重，但比馀人自更有价值，而其中又以李卓吾为最。《瑶笺》中共收三十六笺，大都是李氏《焚书》中所有，我很喜欢他的《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末节云：

"不闻庞公之事乎？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愿公师其远见可也。若曰，待吾与市井小儿辈商之，则吾不能知矣。"又《复焦弱侯》之一云：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嚇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嚇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皆在黄生术中而不悟，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今之讲道学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读这两节，觉得与普通尺牍很有

不同处。第一是这几乎都是书而非札，长篇大页的发议论，非苏黄所有，但是却又写得那么自然，别无古文气味，所以还是尺牍的一种新体。第二，那种嬉笑怒骂也是少见。我自己不主张写这类文字，看别人的言论时这样泼辣的态度却也不禁佩服，特别是言行一致，这在李卓吾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古人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所以这里要声明一声，外强中干的人千万学他不得，真是要画虎不成反为一条黄狗也。虎还可以有好几只，李卓老的人与文章却有点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他又有《与耿楚侗》的一笺云：

"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目以化诱后人，非真实也，唯颜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诱。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有朋友，亦会宾客。公岂能胜我乎？何为乎公独有学可讲，独有许多不容己处也。我既与公一同，则一切弃人伦，离妻室，削发披缁等语，公亦可以相忘于无言矣。何也？仆未尝有一件不与公同也，但公为大官耳。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若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所云化诱一节未知是否，若后半则无一语不妙，不佞亦深有同意，盖有许多人都与我们同一，所不同者就只是为大官而已，因其为大官也于是其学问似乎亦遂大长，而可与孔孟为伍矣。李卓老天下快人，破口说出，此古今大官们乃一时失色，此真可谓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尺牍也。

其 二

清初承明季文学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解放的时代，尺牍中不乏名家，如金圣叹，毛西河，李笠翁，以至乾隆时的袁子才，郑板桥。《板桥家书》却最为特别。自序文起便很古怪爽利，令人读了不能释卷，这也是尺牍的一种新体。这一卷书至今脍炙人口，可以知道他影响之大，在当时一定也很被爱读，虽然文献的证据不大容易找，但是我也曾找到一点儿。郝兰皋在《晒书堂外集》卷上有《与舍弟第一书》云：

"告懿林：陶徵士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子曾子云，勿寓人我室，毁伤其薪木。古人于居处什器，意所便安，深致系恋如此。吾与尔同气虽无分别，但吾庐之爱岂能忘情，薪木无伤，鸟欣有托，吾意拳拳为此耳，莫谓汝嫂临行封锁门户便为小器，此亦流俗之情宜尔也。吾辈非圣贤，岂能忘尔我之见，今人媳妇归宁，往返数十日，尚且锁闭门庭，收藏器皿，岂畏公婆偷盗哉，盖此儿女之私情，虽圣贤不能禁也。吾与尔老亲在堂，幸尚康健，故我得薄宦游违膝下，然亦五六年后便当为归养之计。我与尔年方强壮，共财分甘，日月正长，而吾亲垂垂已老，天伦乐事得不少图几年欢聚耶。我西家房屋及器用汝须留神照看，勿寓人我室，令有毁伤，庶吾归时欣鸟有托，此亦尔守器挈瓶之智也。言至此不觉大笑，汝莫复笑我小器如嫂否？所要硃砂和药，今致二钱，颇可用，惜乎不多耳。应泰近业如何，常至城否？见时可为我致意。逢辰及小女儿知想大爷大娘否，试问之。桂女勿令使性懒惰，好为人家作媳妇也。

《医方便览》二本未及披阅，俟八月寄下。《吕氏春秋》，《秘书二十一种》，便中寄至京，俟秋冬间不迟。我新病初起，意绪无聊，因修家书，信笔抒写，遂尔絮絮不休，读毕大家一笑，更须藏此书，留为后日笑话也。嘉庆五年庚申七月八日，哥哥书。"又在邵西樵所编《师友尺牍偶存》卷上有王西庄札七通，其末一篇云：

"承示寄怀大作，拍手朗唱一味天真无畔岸句，不觉乱跳乱叫，滚倒在床上，以其能搔着痒挠着痛也。怪哉西樵，七个字中将王郎全副写照出来。快拿绍兴（京师酒中之最佳者）来吃，大醉中又梦老兄，起来又读。因窃思之，人生少年时初出来涉世交友，视朋友不甚爱惜也，及至足迹半天下，回想旧朋友，实觉其味深长。盖升沉显晦，聚散离合，转盼间恍如隔世，于极空极幻之中，七零八落，偶然剩几个旧朋友在世，此旧物也，能不想杀，况此旧友实比新友之情深十倍耶。而札云，天上故人犹以手翰下及，怪哉西樵而犹为此言乎。集中圈点偶有不当处，如弟酿花小圃云，闭门无剥啄，只有蜜蜂喧二句，应密圈密密圈。弟尝论诗要一开口便吞题目，譬如吃东西，且开口先将此物一齐吞在口内，然后嚼得粉碎，细细咀味，此之谓善吃也，奈何今人作诗，将此物放在桌上，呆看一回，又闲闲评论其味一回，终不到口，安得成诗。弟此二句能将酿花圃三字一齐吞完，而尚囫囵未曾嚼破，此为神来之笔，应密圈也。近来诗之一道实在难言，只因俱是诗皮诗渣，青黄黑白配成一副送官礼家伙耳。只如一味天真四字，固已扫尽浮词，抉开真面矣，而无畔岸三字更奇更确更老辣，只此三字岂今日之名

公所能下。弟平生友朋投赠之什，无能作此语者，盖大兄诗有真性情，故非诗皮诗渣所能及，而弟十年来尤好为无畔岸之文，汪洋浩渺，一望无际，以写其胸次之奇，所存诗二千首，文七百馀篇，皆无畔岸者也，得一知已遂以三字为定评。——倘有便羽，万望赐之手书，且要长篇，多说些旧朋友踪迹，近时大兄之景况，云间之景况，琐事闲话，拉拉杂杂，方有趣，切不可寥寥几行，作通套了世情生活。专此磕头磕头，哀恳哀恳。翘望湘波，未知把手何日，想煞想煞。馀不一。"王郝二君为乾嘉时经师，而均写这样的信札，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并且显然看得出有板桥的痕迹，"哥哥书"是确实无疑的了，"乱叫乱跳"恐怕也是吧，看其馀六封信都不是这样写法，可知其必然另有所本也。但是这种新体尺牍我总怀疑是否适于实用，盖偶一为之固然觉得很新鲜，篇篇如此不但显得单调，而且也不一定文情都相合，便容易有做作的毛病了。板桥的十六通家书，我不能说他假，也不大相信他全是真的，里边有许多我想是他自己写下来，如随笔一般，也同样的可以看见他的文章意思，是很好的作品，却不见得是一封封的寄给他舍弟的罢。

其 三

看《秋水轩尺牍》，在现代化的中国说起来恐怕要算是一件腐化的事，但是这尺牍的势力却是不可轻视的，他或者比板桥还要有影响也未可知。他的板本有多少种我不知道，只看在尺牍里有笺注的单有《秋水轩》一种，即此可以想见其流行之广了。朱熙芝的《芸香阁尺一书》卷一中有《致许梦花》一篇云：

"尝读秋水尺一书，骎古人，甲今人，四海之内，家置一编。余生也晚，不获作当风桃李，与当阶兰桂共游，兹晤镜人，知阁下为秋水之文郎，与镜人作名门之僚婿，倩其介绍，转达积忱。培江左鄙人也，棘闱鏖战，不得志于有司，迫而为幕，仍恋恋于举业，是以未习刑钱，暂襄笔札，河声岳色，两度名邦，剑胆琴心，八年异地，茫茫身世，感慨系之。近绘小影。名曰航海逢春。拍天浪拥，乘槎不是逃名，大地春回，有美非关好色。群仙广召，妙句争题，久慕大才，附呈图说，如荷增辉尺幅，则未拜尊人光霁，得求阁下琳琅，足慰向来愿矣。"芸香阁之恭维秋水轩不是虚假的，他自己的尺一书也是这一路，如上文可见。不佞近来稍买尺牍书，又因乡曲之见也留心绍兴人的著作，所以这秋水轩恰巧落在这二重范围之内，略略有点知道。寒斋收藏许蒗村的著作有道光辛卯刊《秋水轩尺牍》二卷，光绪甲申刊《续秋水轩尺牍》一卷，诗集《燕游草》一卷，其子又村所著有光绪戊寅刊《梦巢诗草》二卷。上文所云许梦花盖即又村，《诗草》卷上有七言绝句一首，题曰，"同伴高镜人襟兄卸装平原，邀留两日，作诗一章以谢。"又有七言律诗一首，题曰，《题朱熙芝航海逢春图》。题下有小注云：

"图中一书生，古巾服，携书剑，破浪乘槎，有美人掉小舟，采各种花，顺流至，远望仙山楼阁，隐现天光云影间。"诗不足录，即此可以见二人的关系，以及图中景色耳。朱君虽瓣香秋水，其实他还比较的有才情，不过资望浅，所以胜不过既成作家。如《尺一书》卷一《复李松石》(《镜花缘》的作者么?)云：

"承示过岳王祠诗，结句最得《春秋》严首恶之义：王构无迎

二圣心，相桧乃兴三字狱。特怪武穆自量可以灭金，何不直捣黄龙，再请违旨之罪，乃拘拘于君命不可违，使奸相得行其计，致社稷不能复，二圣不能还，其轻重得失固何如耶。俟有暇拟将此意作古风一章，即以奉和。"又《致顾仲懿》云：

"蒲帆风饱，飞渡大江，梦稳扁舟，破晓未醒，推篷起视，而黄沙白草，茅店板桥，已非江南风景，家山易别，客地重经，唯自咏何如风不顺，我得去乡迟之旧句耳。所论岳武穆何不直捣黄龙再请违旨之罪，知非正论，姑作快论，得足下引春秋大义辨之，所谓天王明圣臣罪当诛，纯臣之心惟知有君也。前春原稔丈评弟《郭巨埋儿辨》云，惟其愚之至，是以孝之至。事异论同，皆可补芸香一时妄论之失。"关于岳飞的事大抵都是愚论，芸香亦不免，郭巨辨未见，大约是有所不满吧。但对于这两座忠孝的偶像敢有批评，总之是颇有胆力的，即此一点就很可取，顾稔二公是应声虫，原不足道，就是秋水相形之下也显然觉得庸熟了。《尺一书》末篇《答韵仙》云：

"困人天气，无可为怀，忽报鸿来，饷我玫瑰万片，供养斋头，魂梦都醉。因沽酒一坛浸之，馀则囊之耳枕，非曰处置得宜，所以见寝食不忘也。"文虽未免稍纤巧，（因为是答校书的缘故吧？）却也还不俗恶，在《秋水轩》中亦少见此种文字，不佞论文无乡曲之见，不敢说尺牍是我们绍兴的好也。

（廿五年十月八日，于北平）

【附记】

第二节中所记王郝二君的尺牍成绩当然不能算好，盖其性情本来不甚相近，勉强写诙诡文字，犹如正经人整衣危

坐曰，现在我们要说笑话了！无论笑话说得如何，但其态度总是可爱也。王西庄七百篇文未见，郝兰皋集中不少佳作，不过是别一路，朴实而有风趣，与板桥不相同。

（九日又记）

关于《谑庵悔谑》

谈风社的朋友叫我供给一点旧材料，一时想不出好办法，而日期已近，只好把吾乡王谑庵的《悔谑》抄了一份送去，聊以塞责。这是从他的儿子王鼎起所编的《谑庵文饭小品》卷二里抄出来的，但以前似乎是单行过，如倪鸿宝的叙文中云：

“而书既国门，逢人道悔，是则谑庵谑矣。”又张宗子著《王谑庵先生传》中云：

“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谑》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这里不但可以知道《悔谑》这书的来历，也可以看出谑庵这人的特色。传中前半有云：

“盖先生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川黔总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闲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宴先生于滕王阁，时日落霞生，先生谓公曰，王勃《滕王阁序》不意今日乃复应之。公问故，先生笑曰，落霞与孤鹜齐飞，今日正当落霞，而年兄眇

一目，孤鹜齐飞殆为年兄道也。公面赭及颈，先生知其意，袱被即行。”这里开玩笑在我的趣味上说来是不赞成的，因为我有“两个鬼”，在撒野时我犹未免有绅士气也，虽然在讲道学时就很有些流氓气出来。但是谑庵的谑总够得上算是彻底了，在这一点上是值得佩服的。他生在明季，那么胡闹，却没有给奄党所打死，也未被东林所骂死，真是侥天之幸。他的一生好象是以谑为业，张宗子编《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其《赞王谑庵》有云：

“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避虐，钱不讳癖。”一特别提出谑来，与传中多叙谑事，都有独到之见。《三不朽图赞》凡一百单八人，人人有赞，而《琅嬛文集》中特别收录王君像一赞，盖宗老对于此文亦颇喜欤。传中又引陆德先之言有云：

“先生之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者。”可谓知言，亦与上文所说相合。谑庵著书有刻本《王季重九种》以至十一种，世上多有，寒斋所藏《谑庵文饭小品》，只有五卷，而共有五百页，仓卒不及尽读，难于引证，姑就卷一中尺牍一部分言之，盖九种云云之中无尺牍，故用以为例。第一则《简夏怀碧》云：

“丽人果解事，此君针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为之作缘，恐职方亦自岳岳。买鱼喂猫则可，买鲋鱼喂猫，无此理矣。”第二则《柬余慕兰》云：

“敦睦如吾兄，妙矣。然吾兄大爷气未除，不读书之故耳。邵都公每每作诗示弟，弟戏之曰，且云做官做吏，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渠怫然。闻兄近日亦染其病，读书可也，作诗且慢，

不容易鲍参军耳。"第十五则《上黄老师》云：

隆恩寺无他奇，独大会明堂有百馀丈，可玩月，门生曾雪卧其间者十日。径下有云深庵，曾以五月啖其樱桃，八月落其苹果。樱桃人啖后则百鸟俱来，就中有绿羽翠翎者，有白身朱咮者，语皆侏儒鴃舌，嘈杂清妙。苹果之香在于午夜，某曾早起嗅之。其逸品入神，谓之清香，清不同而香更异。老师不可不访之。"第十九则《简周玉绳》之二云：

"不佞得南缮郎且去，无以留别。此时海内第一急务在安顿穷人。若驿递不复，则换班之小二哥，扯纡之花二姐，皆无所得馍馍，其势必抢夺，抢夺不可，其势必争杀，祸且大乱，刘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语。"第二十则又云，刘掌科因父作马头被县令苦责，毛御史则因在京置妾，其妻忽到，遂发议罢驿递，也是很有趣的掌故。第二十五则《答李伯襄》云：

"灵谷松妙，寺前涧亦可。约唐存忆同往则妙，若吕豫石一脸旧选君气，足未行而肚先走，李玄素两摆摇断玉鱼，往来三山街，邀喝人下马，是其本等，山水之间著不得也。"材料太多太好，一抄就是五篇，只好带住，此虽是书札，实在无一非《悔谑》中逸语也。卷首又有《致语》十篇，黄石斋评曰：

"此又笺启别体，冰心匠玉，香咮吐金，望似白描，按之锦绚，苏黄小品中吉光摘出，何以敌此。"其中如鲁两生不肯行，严子陵还富春渚，陶渊明解绶诸篇，都颇有风趣，今惜不能多引。

谑庵一生以谑为业，固矣，但这件事可以从两边来看，一

米⑦⑤月⑧后

方面是由于天性，一方面也有社会的背景。《文饭小品》卷二中有《风雅什》十三篇，是仿《诗经》的，其《清流之什》（注曰，刺伪也。）云：

"矫矫清流，其源僻兮。有斐君子，巧于索兮。我欲舌之，而齿龂兮。

"矫矫清流，其湍激兮。有斐君子，不胜藉兮。我欲怒之，而笑哑兮。"所以有些他的戏谑乃是怒骂的变相，即所谓我欲怒之而笑哑兮也。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再笑哑了，乃转为齿龂，而谑也简直是骂了。如《东人之什》（注云，哀群小也。）云：

"东人之子，有蒜其头。西人之子，有葱其腿。或拗其脸，或摇其尾。

"东人之子，膝行而前。西人之子，蛇行宛延。博猱一笑，博猱一怜。"书眉上有批云：

"至此人面无血矣，门人马权奇识。"哀哉王君，至此谑虽虐亦已无用，只能破口大骂，惟此辈即力批其颊亦不觉痛，则骂又岂有用哉。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文饭小品》卷二末有一首七律，题曰《偶过槐儿花坐》，系弘光乙酉年作，有云：

"舆图去半犹狂醉，田赋生端总盗资。"此时虽谑庵亦不谑矣，而且比《东人之什》也骂得不很了，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灯下，记于北平之苦雨斋）

周作人·著

知堂书话 (下)

钟叔河·编

岳麓书社

《读风臆补》

好几年前在友人手头看见一部戴忠甫的《读风臆评》，明万历时闵氏朱墨套印，心甚爱好，但求诸市场则书既不多，价又颇贵，终未能获得。日前有人送给我几本旧书，其中有一函两册，题曰《读风臆补》，陈舜百著，清光绪庚辰年刻，凡十五卷，乃即是全录戴评而增补之者，书虽晚出而内容加多，是很可喜的事。查《四库书目提要》十七诗类存目中有戴氏《臆评》，批云：

"是书取《诗经·国风》加以评语，纤仄佻巧，已渐开竟陵之门径，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四库提要》的贬词在我们看来有些都可以照原样拿过来，当作赞词去看，如这里所云于经义了不相关，即是一例。我们读《诗经》，一方面固然要查名物训诂，了解文义，一方面却也要注重把他当作文学看，切不可奉为经典，想去在里边求教训。不将三百篇当作经而只当作诗读

的人自古至今大约并不很多，至少这样讲法的书总是不大有，可以为证，若戴君者真是希有可贵，不愧为竟陵派的前驱矣。清代的姚首源著《诗经通论》，略可相比。郝兰皋以经师而能以文学说诗，时有妙解，亦是难得。今知咸丰中尚有陈君，律以五百年一贤犹比膊也之言，可谓此诗学外道之德亦并不怎么孤了。

《臆评》对于《国风》只当文章去讲，毫不谈到训诂，《臆补》亦是如此。这于我这样经书荒疏的人自然也不大方便，不过他们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不能怪他，只好自去查考罢了。戴君似很不满意于朱注，评中常要带说到，如《王风·有兔爰爰》章下云：

"有兔二语，正意已尽，却从有生之初翻出一段逼蹙无聊之语，何等笔力。注乃云，为此诗者犹及见西周之盛云云，令人喷饭。"又《桧风·匪风发兮》章下云：

"匪风二语，即唐诗所谓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春草绿萋萋。注乃云，常时风发而车偈。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多少含蓄。注更补伤王室之陵迟，无端续胫添足，致诗人一段别趣尽行抹杀，亦祖龙烈焰后一厄也。"陈君对于朱注不敢作如此声口，盖时为之也。唯二人多引后人句以说诗，手法相同，亦是此派之一特色。如《周南·采采卷耳》章下《臆评》云：

"诗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唐人诗，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亦犹是卷耳四句意耳，试取以相较，远近浓淡孰当擅场。"又《豳风·我徂东山》章下云：

"有敦瓜苦四句，老杜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差堪伯仲。

若王建家人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以视鹳鸣于垤，妇叹于室二语，更露伦父面孔。”《臆补》中此种说法尤多，今选取其更有风致者，如《周南·南有乔木》章下云：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永叔云，犹古人言，虽为执鞭所欣慕焉者也。朱子悦之深，意亦同。唐人香奁诗云，自怜输厩吏，馀暖在香鞯，此即欧朱意也，孰谓《周南》正风乃艳情之滥觞哉。”又《遵彼汝坟》章下云：

“怒如调饥，后来闺怨不能出此四字。韩诗调饥作朝饥，薛君章句所谓朝饥最难忍也。焦氏《易林》云，俄如旦饥。晋郭遐周诗，言别在斯须，怒焉如朝饥。汉晋去古未远，尚得其实耳。”《召南·喓喓草虫》章下云：

“采薇蕨而伤心，正所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也。若杜审言诗，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则与诗意相对照矣。”《邶风·燕燕于飞》章下云：

“瞻望勿及，伫立以泣，送别情景，二语尽之，是真可以泣鬼神矣。张子野短长句云，眼力不如人，远上溪桥去。东坡送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此类尚多，今不具举。陈君别有一特色，为前人所无，即对于乱世苛政之慨叹。如《王风·有兔爰爰》章下云：

“极沉痛刻酷之作。”又云：

“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醉到太平时。”《魏风·十亩之间兮》章下《臆评》云：

“读此觉后人招隐词为烦。”陈君则补评云：

“桑园可乐，风政尚佳。后世戈矛加于鸥鸟，征徭及于鸡犬，

并野亦不可居矣。至曰闲闲，曰泄泄，往来固自得也，亦实有黜陟不知理乱不闻意。"又《硕鼠》章下云：

"呼鼠而汝之，实呼汝而鼠之也，怨毒之深，有如此者。"又云：

"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向生处乐，即适彼乐土意。谁之永号，姚承庵谓即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郊原何处村也。"《桧风·隰有萇楚》章下云：

"宋婉诗云，寄与武陵仙吏道，莫将征税及桃花，又是一意。及诵桑柘废时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徭之句，更不禁凄然叹息也。"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蓷》、《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萇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少此种感觉，唯"垂死病中惊坐起"及"毋使蛟龙得"各章尚稍记得，但也只是友朋离别之情深耳，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兴观群怨未知何属，而起人感触则是事实，此殆可以说是学诗之效乎。今得陈君一引伸，乃愈佳妙，但不知今人读之以为何如。诗人生于东周，陈君以至不佞读诗时皆在清末，固宜有此叹息，现在的青年如或读《国风》诸篇及陈君所评不佞所谈皆觉得隔膜，则此乃是中国的大幸事，不佞此文虽无人要读亦所不怨也。即使如此，戴陈二君的书却仍有其价值，要读《诗经》的人还当一看，盖其谈《诗》只以文学论，与经义了不相关，实为绝大特色，打破千馀年来的窠臼。中国古来的经书都是可以一读的，就只怕的钻进经义里去，变成古人的应声虫，《臆评》之类乃正是对症的药。如读《诗经》从这里下手另外加上

名物训诂，便能走上正路，不但于个人有益，乌烟瘴气的思想的徒党渐益减少，其于中国亦岂不大有利乎。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读书随笔》

在《又满楼丛书》中有沈赤然著《寒夜丛谈》三卷，颇有妙语。如卷二谈礼中云：

“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后世恐无此人。盖其吊时本无哀心，即有哀心，吊毕忘之矣。当求之眼不识杯铛而又能长斋绣佛者。”

“妇人及五十无车者皆不越疆吊人，今时皆然。非守礼也，盖无车者则懒于行路，妇人则惜舟车费耳。”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意思，便想搜求他别的著作来看，总算得到了几种，有《寄傲轩读书随笔》十二卷，《续笔》《三笔》各六卷，《五砚斋文钞》十卷，据《丛书举要》四五说还有《诗钞》二十卷，不能得到虽是可惜，但是我是不大懂得诗的，所以也就罢了。《文钞》卷四《名字释误》云：

“予初名玉辉，字韫山，后应童子试，更名赤熊，而字则如故。甲申岁试入德清县学黉，案发乃误熊为然。”卷二《更生道人自序》中云：

“予平生有砚癖、有书画癖，皆以贫故其癖得不甚。性好

游，闻佳山水辄神往，苦无济胜具，遇嶔崟历落则止，遇林木丛密则止，故败意时常多。又好酒，苦不能卯午饮，不能长夜饮，有公事不饮，无佳酝不饮，对俗人不饮，故不醉日常多。"又云：

"所为诗古文及行草书皆无师，师古人，虽十不得一，视窃今人面貌者谬自谓过之。"卷五《答吴谷人论文书》云：

"仆亦有所不为者三焉。一曰，故为艰涩以托于古奥。二曰，摭拾浮艳以破坏法度。三曰，刻意规模以失吾本真。故仆之为文词达而已矣，不鄙俚，不失体裁，即已矣。"这几节关于自己的表白都很有意义。论文书末尾又有云：

"近时为古文词者，惟同年友山阴章君学诚，择精语详，神明于法，海内作者罕有其比。"很足以证明他自己的立场。卷三有《与章实斋书》云：

"比示《文史通义》一书，内论六经皆史云云，初谓词胜于理，反复读之，乃叹汉唐以来未有窥此秘者，足使大师结舌，经生失步矣。志乘诸论议亦足补刘子元《史通》所不逮，然见少多怪，恐急索解人不得耳。又云，讲韩欧之法者不可以升马班之堂，深马班之学者岂复顾韩欧之笔，初亦不能无疑，及读至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数语，又闻所未闻，何论之奇而确也。夫人情贵远而贱近，此书一出，讥弹者必多，然天下大矣，安知无如桓谭其人者在乎。仆近著《读书随笔》十卷，中论经子百馀条，颇有创解，然自信未坚，他日得就政足下，或不叱其病狂，此外虽有笑我骂我者，亦听之而已。"查刘氏刻《章氏遗书》，未见有答书，唯《文史通义》外篇二王穀塍编

目中有《评沈梅村古文》，有目无文，后始刻入《章氏遗书》补遗中，其起首数语云：

“同年友梅村沈君（名赤然，钱塘人）杂钞前后所著古文词为一卷，示余辱问可否。君志洁才清，识趣古雅，所撰皆直舒膺臆，无枝辞饰句，读其书可想见其为人。”《读书随笔》共三集二十二卷，皆读经史的札记，多有好意思，我觉得这乃是他的杰作，比文章更有价值，惜章实斋不及评，想或未及见也。《随笔》卷六有二则云：

“梁蔡樽为郡，不饮郡井。非不饮也，盖斋前既自种白苋紫葵以为常饵，不能不凿井浇灌，衙斋既有井矣，故不须更汲于外。若在官以饮水为嫌，是固蚓之所不能也，而况于人乎。”

“到溉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尝疑一冠十年事或有之，履不应耐久若是，至朝服穿补尤非致美黻冕之道。凡若此者，未可信也。”所说皆有理，而又富于情趣，故不易企及。卷七云：

“后唐赵在礼在宋州时，人苦之，及罢去，宋人喜私相谓曰，眼中丁今拔矣。寻复受诏居原职，乃籍其部内口率钱一千，曰拔丁钱。此与郑文宝《江表志》载张崇之征渠伊钱捋须钱极肖，正如乞儿强丐，任尔唾骂，不得残羹冷饭终不去也，可奈何。”又云：

“宋既南渡，江淮以北悉非所有，然数十年后，户亦有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视宣和前仅减七百万，固由从龙而南者实蕃有徒，然休养生息亦不可谓非和议之力。”此则本平凡无奇，唯查三集对于南宋时大家所喜谈的和战问题并不提及，只

此处间接说著，其见解似亦有独异处。卷八云：

“欧阳公自言，平生作文构思多在马上枕上厕上。钱思公亦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厕上则读小词。然厕上构思，古今文人通病。若展卷其间，无乃太亵乎。因忆左太冲作《三都赋》，溷处亦置纸笔，不知有底忙，却抛不下此片刻工夫耳。”卷九云：

“士生秦汉后，佛固不必佞，亦正不必辟，盖立身自有本末，非仅撒粪佛头即可上侪颜孟也。昔司马温公不好佛，谓其微言不出儒书，而家法则曰十月斋僧诵经，可见温公亦未尝尽排斥也，况远不及温公者乎。”又云：

“洪景卢谓退之潮州上表与子瞻量移汝州上表同一归命君父，而退之颇有摧挫献佞语，子瞻则略无佞词云云。此论固当，然退之岂好为谄谀者，唯生死看得太重，不觉措词过于乞怜，如游华山不得下，便痛哭作书与家人诀，亦只是怕死耳。子瞻深于禅理，故能随在洒然，然狱中二诗何尝不哀迫怕死耶。”前两篇都是很好的小文章，末篇说穿韩退之的毛病，大是痛快，这样一个可笑人而举世奉为圣贤，何耶？《续笔》卷三云：

“臧洪杀爱妾食将士，将士咸流涕。夫婉娈之肉区区几何，乃忍解割于刀俎之上，烹燔于鼎镬之中，以求坚众心而作士气，岂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吾读史至此等事，未尝不笑其愚而憎其很也。”卷四云：

“昭成帝尝击贼，为流矢所中，后得射者，释不问，曰各为其主也。石勒擢参军樊坦为章武内史，入辞，衣服弊甚，勒问之，坦率然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货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

尔耶？今当偿卿。坦悟，大惧叩头谢。勒曰，孤律自防狡吏，不关卿辈老书生也。竟厚赐之去。此等大度尤人所难。天生豪杰岂限华夷，彼蒂芥睚眦以语言罪人者，视此不适成虮肝蝇腹耶？”沈君生于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序《续笔》时为嘉庆十年乙丑，盖年已周甲矣，语言文字之狱见闻必多亲切，今为此言，读了更令人感叹，想见著者意识下很有不平的块磊在也。《三笔》卷一有《读经》的一则云：

“《论语》，子路曰不仕无义一节，皆以为子路为丈人家人言之，然朱注言尝见福州国初时写本，子路下有反字，曰字上有子字，盖子路既反而夫子言之也。余谓丈人既行，其家止有村妻稚子，更有何人能理会得此段说话，其为今本脱去二字无疑。”这里说子路在丈人家里大发牢骚为未必有，固然不错，照朱注这样一改，就讲得过去了，可是这回未免有点使得孔子为难，因为孔子对于子路大发牢骚也可笑，而且情形也不象，孔子平时对于这些隐逸不大这样的发脾气，如长沮桀溺楚狂接舆可以为证。我引《三笔》的这一则，只为他说得有意思，若论解释则未能恰好，本来丈人一章的文章很不好讲也。

沈梅村的著作近来颇不易得，盖嘉道间刊本经太平天国之乱多毁于兵火，大抵如此，觉得也就可以珍重，而其文章思想亦均有特色，因抄录数则为之绍介。读史的札记大都易犯一种毛病，即是陈旧褊狭，沈君却正相反，甚为难得，读去常有新的气味，不像是百年前人所说的话，有时实在比今人还要明白有理解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

《林阜间集》

《越缦堂日记补》第三册咸丰六年二月初三日条下云：

"阅吾乡潘少白谘《林阜间诗文集》。少白足迹半天下，借终南为捷径，旅京华作市隐，笠屩所至，公卿嗜名者争下之，而邑人与素游者皆言其诡诈卑鄙，盖亦公道可徵也。然其文实修洁可喜，虽洼泓易尽，而一草一石间风回水萦，自有佳致，写景尤工，唯满口道学为可厌耳。或更夸其高淡，则正其才力薄弱，借此欺人者也。然在本朝自当作一名家，越中与胡稚威差可肩随，铁崖、天池则跨而上之矣。"后有批语，盖周素人笔，云：

"论潘少白此语绝当，其《常语》却不可及。"

寒斋所有潘少白诗文集凡两种。一曰《林阜间集》，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刻，文六集，诗五卷，《常语》二卷。一曰《潘少白先生集》，道光甲辰（一八四四）刻，文八卷，无诗，《常语》二卷。后者据陈莲史云是其自订定本，但增减不甚多，《常语》则完全一样也。《常语》盖实是潘少白语录，李越缦所谓满口道学为可厌耳即指此书，而周素人又称之为不可及，对照得妙。但据我的意思则觉得李君的话说得不错，贬固对褒也对。我不懂诗，若其文我亦颇喜欢，修洁，工于写景，如《自彭水梯山之大酉暮宿珠窦箐与人书》，《与故友陈其山书》，《南野翁寓庐记》，《夜渡太湖至湖州小记》，《水月庵记》等，都颇可喜。不过周君

也不算全说错了，因为《常语》大半固是道学语，却亦不无可取处，为平常道学家所不能言或不能知者。如卷上云：

"草木盛时，风日雨露皆接为体，及其枯槁，皆能病之，此草木气机内仁不仁之别也。"又云：

"太极之理，毫髮内皆充满无间。"这头一条我们稍读过一点植物学的便知道不对，第二条则简直不知说的是什么，不孝掩口胡卢。但他也有说得好的，如云：

"孟子以能言距杨墨即引为圣人之徒，后人都看错能言二字。时杨墨深染人心，其真差谬处皆言不出，莫知所距，至孟子始具眼訾之，人尚不信，斯时有能与孟子同一识见，必于正道理会过来，见之亲故距之力也。后人袭前人已尽之言，于道理上亦未会得，人人以能言为事，亦何取哉。"所说当时情形象煞有介事的，也未必可靠，因为我们看战国时的记载并不如孟子所说那样，有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但是结论却很有意思，正如西儒说过，第一个将花比女人的是才子，第二个说的便是呆子，后世之随口乱骂无父无君者便都是这一类的货色了。袭前人已尽之言，这是很辛辣的一句话，是做洋策论的人的当头棒喝。又云：

"古人以豆记善恶念，日省工夫密矣，而后人附以名利福泽之说，使人日望名利福泽，此正恶念所始，犹乡里妇人念佛，云一句阿弥陀佛，天上便贮下一金钱，其贪愚无知岂可理解。"中国士大夫自称业儒，其实一半已成了道士，拜文昌念《太上感应篇》的不必说了，上焉者也仍是讲功过信报应，有名如吾乡刘蕺山还不能免，可以知矣。潘君干脆的比之于贪愚的念佛老

太婆，殊为痛快，在这一点上道学同行中人盖莫能及也。又卷下云：

“失节事大，人人当知，但以劝愚夫妇，必令免于死亡，然后可驱而之善。宋人每以极至诣责妇人小子，故所行多龃龉。”这意思本来也很平凡，孟子曾说过：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不过后来道学家早就没有这种话了，他们满嘴“仁义礼智”，却不知道人之不能不衣食，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们的知识与情感真是要在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之下了。宋人有名的教条之一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不能算错，但可惜他们不知道，须得平常肚皮饱，这才晓得失节事大，有时肯饿死，若是一直饿着，那就觉得还是有饭吃第一要紧了。向来提倡道学的人大抵全是宋人嫡系的道学家，明白事理如潘少白者可以说是绝少，曰不可及，盖非诬也。卷上有一条系答牛都谏论《实政录》者，关于用民力有云：

“农民小贩工匠十日内费一日工，则一年即缺半月之用。”此亦明通之见，与闭了眼睛乱说者不同。文集中也有些好的意思，可以抄录一二，其单有文词之美者姑从略。《至彭水复友人书》劝阻文人之从军，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其中有云：

“故武夫厌于铠胄，而儒生诗歌乐言从戎，实不过身处幕幄，杯旁掀髯狂歌自豪，一种意气为之耳。果令枕戈卧雪，裹伤负粮，与士卒伍，前有白刃，后有严威，未有不惨然神阻者矣。……前有杜某者，言王三槐负嵎时，或奋然思作谕诱之策，闻

老林一带刀槊植地望之无尾，骇不敢议。夫一围之颈，尺刃足以斮之，刀槊丛植亦何事，彼岂冀贼无寸铁而思往哉。”《答人问仙术书》云：

“凡其所事，核之此生皆一息无可旁委，自少至老一日失事则谓之不尽命，安有暇日以求其外。其有暇日以习异说者，皆未尽生理者也。百物受质，无久住之理，亦无长凝不运之气，故生死非有二义，使其果有一人生不复死，是即天地之乖气。”这两节都说得很有意思，前者揭穿那些戎马书生的丑态，深足为今人之鉴戒。我曾说过，中国要好须得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这比岳鹏举的不爱钱不惜死恐怕更是要紧。后者不信神仙，似亦是儒者常事，孔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都是实例，但在读书人兼做道士的后世这就很难说了，潘君还能说没有长生不老的事，此亦是不可及之一也。大抵潘少白本是山人者流，使其生在明末清初，其才情亦足以写《闲情偶寄》，若乾隆时亦可著《随园诗话》吧，不幸而生在道光时，非考据或义理无由自见，遂以道学做清客，然而才气亦不能尽掩，故有时透露出来，此在纯伪道学立场上未免是毛病，我们则以为其可取即在于此，有如阮芸台记妇人变猪，后足犹存弓样耳。此谑殊可悔，但操刀必割，住手为难，悔而仍存之，谑庵亦有先例，得罪道学家原所不计，南野翁亦解人当不计较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于北平）

【附记】

潘少白文中多言姚镜塘，极致倾倒，卷四有《水月庵记》，专为姚君记念而作，文亦甚佳。卷五《归安姚先生传》

中有云：

“喜读书吟步看山，与之酒，怡然不可厌，故与游者常满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贫，日就之，知其乐。尝曰，吾视百物皆有真趣。”其人似亦颇有意思，因搜求其文集读之，得光绪重刻《竹素斋集》十册，凡古文三卷，时文四卷，诗三卷，试帖一卷。文中关于少白的只有诗草画册跋各一首，亦殊平常，唯卷三有《酒诫》颇佳，列举五害，根据经训，谓宜禁戒，而后复有《书酒诫后》云：

“余既作《酒诫》而饮之不节如故也，窃自惧，已而叹曰，事无巨细，法立而不能守者有矣，若无法安所守。乃立之法曰，平居偶饮以杯为节，昼则五之，夜则十之，宴集倍之，及数即止，苟可止虽未及数止也。”证以“与之酒怡然不可厌”之语，可以想见其为人。卷二有《太上感应篇注序》，盖踵惠松崖柴省轩之后而补注者，书尚未得见，但既信“太上垂训”，即逃不出读书人兼做道士的陋俗，姚君于此对于少白山人不能无愧矣。

（二十六年四月三日再记）

《双节堂庸训》

今年的新年过得不大好。二十五年的年底就患流行性感冒，睡了好几天，到了二十六年的年头病算是好了，身体还是

很疲软，更没有兴致去逛厂甸。可是在十日内去总是去了一趟，天气很好却觉得冷的很，勉强把东西两路的书摊约略一看，并不见什么想要的东西，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其中一本是《钦定万年历》，从天启四年甲子起至康熙一百年辛巳止，共百四十八年，计七十四叶。这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大约未必有，就只因为他是"殿板"而已。又二本是《双节堂庸训》六卷，《梦痕录节钞》一卷，都是汪龙庄的原著。我初见龙庄遗书时在庚子辛丑之交，以后常常翻阅，其《病榻梦痕录》三卷最有兴趣，可以消闲。近来胡适之瞿兑之诸先生都很推重这部《梦痕录》，说是难得的书，但据胡先生说他所藏的没有同治以前刻本，瞿先生著《汪辉祖传述》，卷首所模小像云据《龙庄遗书》，原刻亦不佳。寒斋藏书甚少，《梦痕录》虽想搜罗，却终未得到嘉庆中汪氏原刊本，今所有者只是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桂林阳氏本，有像颇佳，又咸丰元年（一八五一）清河龚氏本，与《双节堂庸训》合刻，复次则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盱眙吴氏即望三益斋本，合《学治臆说》等共为八种，此后《龙庄遗书》各刻本皆从此出，据吴序则《梦痕录》等又即从龚氏本出也。《梦痕录节钞》有同里何士祁序，无刻书年月，大抵是光绪中吧，书别无足取，不过也是一种别本，可以备《梦痕录》板本之数而已。

这回所买的书里我觉得最有兴趣的还是那一册《双节堂庸训》。这一本书看里边的避讳字是同治后刻本，但与望三益斋和官书局翻本又都有异，不知道是什么本子，本来内容反正一样，书眉上却有自称象曾者写上好些朱批，觉得好玩，所以就买了

来。《庸训》自序很佩服《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二书，故其所说亦多通达平实，但是我读了卷一《述先》中所记"显生妣徐太宜人轶事"，特别有感慨。汪君生十一年而孤，恃继母王氏生母徐氏食贫砺节，以教以养，及成立乃请得旌表，以双节名堂，刻《赠言》凡五十卷，又集录绍兴府属六县节孝贞烈事实为《越女表微录》五卷，盖其所感受者深矣。徐氏本是妾，出身微贱，如《梦痕录》上乾隆三十六年条下所记可以知道，而汪家亦甚穷苦，轶事虽只寥寥六则，却很深刻的表现出来，正可代表大多数女人的苦况。如第二至四则云：

"病起出汲，至门不能举步。门故有石条可坐，邻媪劝少憩，吾母曰，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倚柱立，邻媪代汲以归。

"尝病头晕，会宾至，剥龙眼肉洽汤，吾母煎其核饮之，晕少定，曰，核犹如是，肉当更补也。后复病，辉祖市龙眼肉以进，则捽去曰，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此。固却不食。羊枣之痛，至今常有馀恨。

"吾母寡言笑，与继母同室居，谈家事外，终日织作无他语。既病，画师写真，请略一解颐，吾母不应。次早语家人曰，吾夜间历忆生平，无可喜事，何处觅得笑来。呜呼，是可知吾母苦境矣。"龙庄的文章，正如阮芸台所说，质而有法，上文所引又真实有内容，我读了不禁黯然，这里重复的说，于此可以见女人永劫的苦境矣。以我个人的阅历来说，我的祖母就是这样的。论地位她是三四品的命妇，虽然是继母，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后不久死了，论境遇也还不至那么奇穷，有忍饥终日的事

情，但是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虽细目不同而结果还是仿佛，我看上文三则觉得似乎则则都是祖母的轶事，岂不奇哉。祖母不必出汲，但那种忍苦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龙庄亲见其二母之苦辛，乃准当时的信仰，立双节坊求名人题咏以为报，更推及乡邑，纂《越女表微录》，亦即以为报母之一端。谈官诰序云：

"举凡空闺孤嫠所谓天荒地老杳杳冥冥于同声一哭之中者，无一不破涕为笑，光日月而垂千春，然后孝子报母之心快然而无憾，非是则孝子之生也有涯，几长抱无涯之戚也，呜呼，至矣。"此种意思可以了解，可以同情，但是从现在看来，都是徒然。使人家牺牲其一生或一命，却以显扬崇祀为报酬，这是很可笑的事，在士人拚命赶考冀得一第虽倒毙闱中而无怨的时代却是讲得通的，因为情形相象，姑且不谈愚不愚民，我想也总是近于治病的"抽白面"吧。《越女表微录》卷一中有一则云：

"瞿美斯妻来氏。美斯攻举子业，尝授徒山中，闻学使试绍兴，冒暑往，则院门已扃，遂病。语来曰，吾以不与试至此，他日嗣我幸以秀才。言讫而卒。来拮据长二孤女，归之士族，见族子慕学者辄啬食用资其膏火，冀得成夫志也，然贫甚，讫无为之后者。"汪君文笔殊妙，但读之赧然亦复戚然，觉得天下可悲的喜剧此为其一，真令人如孟德斯鸠感到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不敢说"没有法子"亦当云"怎么办"(Chto djelatj?)，而此问题乃比契耳尼舍夫斯奇 (Chernyshevski) 的或更艰难也。旌表与科第的麻醉中毒是一件事，麻醉外有何药剂

又是一件事，要来讨论也觉得在微力以上。我没有力量打乡族间的不平，何暇论天下事，但我略知妇女问题以后又觉得天下事尚可为，妇女的解放乃更大难，而此事不了天下事亦仍是行百里的半九十，种种成功只是老爷们的光荣而已。我向来怀疑，女人小孩与农民恐怕永远是被损害与侮辱，不，或是被利用的，无论在某一时代会尊女人为圣母，比小孩于天使，称农民是主公，结果总还是士大夫吸了血去，历史上的治乱因革只是他们读书人的做举业取科名的变相，拥护与打倒的东西都同样是药渣也。日本驻屯军在北平天津阅兵，所谓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女人着了白围身（Apron）的服装跟了去站班，我就是外国人也着实感到不愉快。记得九年前我写一篇批评军官杀奸的文章，末了说：

“我看那班兴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们冤枉。（你们高兴什么?）”这里更觉得冤枉。语云，佐饔得尝，佐鬥得伤。附和革命，女人尚得不到好处，何况走别的路。蔼理斯（Ellis)的时代尽管已经过去，希耳息弗尔特（Hirschfeld）尽管被国社党所驱逐，他们的研究在我总是相信，其真实远在任何应制文章之上。希公在所著《男与女》中有云：

“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的与性的方面之若干改革。”凯本德（Carpenter）云：

“妇女问题须与工人的同时得解决。”此语非谑，却犹未免乐观，爱未必能同时成年也，虽然食可以不愁耳。不佞少信而多忧，虽未生为女人身可算是人生一乐，但读《庸训》记起祖母的事情，不禁感慨系之。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美哉寓言。假

我数年五百以观世变，庶几得知究竟。愧吾但知质与力，未能立志众生无边誓愿度也。　　（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试笔）

【补记】

胡适之先生有一部《病榻梦痕录》，没有刻书年月，疑心是晚出的书。后来经我提议，查书中宁字都不避讳，断定是嘉庆时汪氏原刻，这样一来落后的反而在前，在我们中间是最早刻本了。　　（四月十八日校阅时记）

《朴丽子》

实在全是偶然的事，我得到了一部《朴丽子》。朴丽子本名马时芳，河南禹州人，副榜举人，嘉庆道光间做过几任教官，他的经历就止于此。这部书正编九卷，续编十卷，光绪乙未大梁王氏刊行，由巩县孙子忠选钞，刻为各上下二卷，已非原书之旧了。这样说来，似乎书与人都无甚可取，——然而不然。邵松年序开头云：

"朴丽子学宗王陆，语妙蒙庄。"老实说，我是不懂道学的，但不知怎的嫌恶程朱派的道学家，若是遇见讲陆王或颜李的，便很有些好感。冯安常著《平泉先生传》中叙其中年时事有云：

"父景洲公以拔萃仕江西，先生往省，过鄱阳湖遇暴风舟几覆，众仓皇号呼，先生言动如常。或问之曰，若不怕死耶？先生曰，怕亦何益，我讨取暂时一点受用耳。"这一节事很使我

喜欢，并不是单佩服言动如常，实在是他回答得好，若说什么孔颜乐处，未免迂阔，但我想希腊快乐派哲人所希求的“无扰”（Ataraxia）或者和这心境有点相近亦未可知罢。为求快乐的节制与牺牲，我想这是最有趣味也是最文明的事。倪云林因为不肯画花为张士信所吊打，不发一语，或问之，答曰，一说便俗。虽然并不是同类的事情，却也有相似的意趣。这些非出世的苦行平常我很钦佩，读马君传遂亦不禁向往，觉得此是解人，其所言说亦必有可听者欤。

“余以菲才，性复戇愚，为世所弃，动多龃龉，块然寂处于深箐茅庵中，如是者亦有年。远稽于古，近观于今，农圃樵牧之属，街谈巷议之语，以及一饮一食一草一木之细微，有所感发于心，辄警惕咨嗟而书之，或情著乎笔端，或意含于辞外，其间未必悉合，要皆反身切己之言，得诸磨炼坚苦之中，其于涉世之方三折肱矣。朴，不材木也，花不足以悦目，实不足以适口，匠石数过之而弗觀也。丽者，丽于是以安身也。朴丽子其别号，遂以名其书。”这是他的自序，说得不亢不卑，却十分确实。我觉得在这里边实在有许多好思想好议论，值得我们倾听，其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反对中国人的好说理而不近情，这样他差不多就把历来的假道学偏道学（即所谓曲儒）一齐打倒了。我读了不禁叹息，像朴丽子这样的讲道学，我亦何必一定讨厌道学乎。如卷上有云：

“叔嫂不亲授受，礼与？曰，礼也。有叔久病行仆地，嫂掖之起，兄见之逐其妻。朴丽子在棘闈中，溷厕积垢不可当，出入者必闭其门。朴丽子出，适有入者至，因不闭，入者出亦不

闭。朴丽子遥呼闭门，答曰，户开亦开，户阖亦阖，门固开，余岂宜阖。旁一人曰，天下事为此等措大所坏。人但知剑戟足以杀人，而不知学问之弊其害尤烈。何也？所持者正，所操者微也。正也难夺，微也易惑。语云，不药当中医，此语可以喻学。夫学焉而不得其通，固不如不学之为犹愈也。"又云：

"有共为人佣耕者，馈以腊肉，或取其半置禾中曰，归以遗阿母。群佣相觑无言。一少年攫食之尽，谓曰，此肉乃主人劳苦我辈，片哉少润枯肠，而曰归以遗母，而母当自奉养，鸡鱼羊豕可胜市乎。众皆笑之。朴丽子曰，孝，懿德也，而不免见哂于众者，拂人情也。人情不可拂也，愦乱不可劝也，盛怒不可折也。余尝适野，佃户詈其乡，喝止之，则大怒狂悖不可当，余俯首去。盖彼盛暑大劳，气血奔放，吾言又值其盛怒，是吾之过也夫。"又云：

"有款宾者，宾至，为盛馔，主人把盏，一少年独不饮。已数巡，主人起复把盏属之，辞。主人曰，余老且贱，诸君辱临皆尽欢，君不怜余之老而少假之，其有所不足于我乎？复手自洗爵，固劝之。座客皆曰，君素饮，今何靳于一盏。犹不饮。主人举爵口边曰，不饮，当使君之衣代饮。少年即取爵自浇其衣，酒淋漓滴地上。顷之，主人复前曰，席将终矣，君卒不赐之一饮乎。执爵笑曰，此而不饮，必自沃里衣则可。少年从容以左手启其衣领，以右手接杯从项灌下，嘻怡缓语，酒见于足。主人面如土，席遂散。一时哄传以为怪谈。亦有称少年为有力量者。或以告朴丽子，朴丽子曰，昔王敦客石崇家，崇以美人劝客酒，曰不饮则斩美人头。客无不醉者。至敦，敦不顾，已

斩二人矣，敦亦漫不屑意，崇不能强，识者知其他日必作贼。敦以强胜，少年以柔胜，吾不知其所至矣。闻此少年好观诸先儒语录，见先儒节概多，彼必有所本矣。夫参芪术苓可以引年，取壮夫及婴儿遍啖之，其亡也忽焉。故学不知道，圣经贤传皆足以遂非长傲，帝王官礼亦祸世殃民之资，可惧也已。近见一般后生少聪明露头角者往往走入刚僻不近情一路，父兄之教不先，师友之讲不明，悠悠河流，何时返乎。昔人有善忧者，忧天之坠，人皆笑之。余今者之忧岂亦此与？悲夫。"以上三则的意思大旨相近，末一则却尤说得痛切，学不知道，即上文所谓学焉而不得其通，任是圣经贤传记得烂熟，心性理气随口吐出，苟不懂得人情物理，实在与一窍不通者无异，而又有所操持，结果是学问之害甚于剑戟，戴东原所谓以理杀人，真是昏天黑地无处申诉矣。其实近时也有礼教吃人这一句话，不过有些人似乎不大愿意听，以言出典的确还不古，所以我在这里改引了戴君的话，庶几更有根据。对于古人的事朴丽子亦多所纠正，是更具体的例。《续朴丽子》卷上云：

"呜呼怪哉，郭巨埋儿邓攸系子之事，斯可谓灭绝性根者矣！推其故，在好名。推好名之故，彼时乡举里选之制未尽废，在因名以媒利禄。此何异易牙竖刁之所为，而世顾称道弗衰，何也。许武让产之事，赵惕翁诋其欺罔。世道不明，勉焉益厉，郭巨邓攸许武异行而同情，皆名教之罪人，必不容于尧舜之世，然安得如龙坡居士者与之读书论古哉。"又云：

"《传》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听母言而止。此盖周之末季或秦汉间曲儒附会之言也。曲儒以矫情苟难为

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呜呼，若此类者岂可胜道哉。"又卷下论方孝孺有云：

"盖孝孺为人强毅介特，嗜古而不达于事理，托迹孔孟，实类申韩，要其志意之所居，不失为正直之士，故得以节义终。然而七百馀口累累市曹，男妇老稚沥血白刃，彼其遗毒为已烈矣。"他把古代的孝子忠臣都加以严正的批判，此已非一般道学家所能为，他又怀疑亚圣大贤的行事，不好意思说他不对，便客气一点将这责任推给那些曲儒。这对于他们不算冤枉，因为如马君所说，"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那是确实无疑的。据我看来，其实这还是孟子自己干的事吧。我们没有时间的望远镜（与《玉历钞传》上的孽镜台又略不同，孽镜须本人自照，这所说的与空间的望远镜相似，使用者即能望见古昔，假如有人发明这么一个镜的话。）来作实地调查，那么也还只好推想。照我读了《孟子》得来的印象来说，孟子舆的霸气很重，觉得他想要出妻的事是很可能的，虽然其动机或者没有如郭鼎堂所写的那么滑稽亦未可知，自然我也并不想来保证。朴丽子的解说可以说是忠厚之至，但是他给孟子洗刷了这件不名誉事，同时也就取消了孟母的别一件名誉事了，因为我佩服孟母便是专为了她的明达，能够纠正孟子的错误，曾经写文章谈论过，若是传为美谈的三迁我实在看不出好处来。孔子曾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我们不知道孔子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的近旁，玩过怎样的游戏，但据他自己的话可以知道他所学会的未必都是俎豆之事这些东西。如为拥护孟母起见，我倒想说那三迁是曲儒所捏造的话，其中并无矫情苟难的分子，却

有一种粗俗卑陋的空气，那样的老太太看去是精明自负的人，论理是要赞成出不守礼的新妇的，此在曲儒心眼中当然是理想的婆婆也。

闲话说得太远了，且回过来讲朴丽子的思想吧。在正编卷上有一则说得极好：

"朴丽子曰：一部《周官》盛水不漏，然制亦太密矣，迨至末季变而加厉，浮文掩要，委琐繁碎，莫可殚举，若之何其能久也。秦皇继之以灭裂，焚之坑之，并先王之大经大法一切荡然无复留遗，斯亦如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者矣。东汉节义前代罕比，一君子逃刑，救而匿之者破家戕生相随属而不悔，至妇人女子亦多慷慨壮烈，视死如归。及魏晋矜为清谈，以任诞相高，斯又与东汉风尚恰相反背矣。夫大饥必过食，大渴必过饮，此气机之自然也。君子知其然，故不习难胜之礼，不为绝俗之行。节有所不敢亏，而亦不敢苦其节也。情有所不敢纵，而亦不敢矫其情也。居之以宽恕，而持之以平易，是亦君子之小心而已矣。"又续编卷上云：

"未信而劳且谏，民以为厉，君以为谤，甚无谓。然此等皆是恒流，圣贤垂训，于世间英杰特地关心。大抵自古格言至教决不苦物，即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此时定以不得死为苦耳。古之人或视如归，或甘如饴，良有以耳。"此两节初看亦只似普通读书人语，无甚特别处，但仔细想来却又举不出有谁说过同样的话，所以这还是他自己所独有的智慧，不是看人学样的说了骗人的。"夫大饥必过食"以下一节实是极大见识，所主张的不过庸言庸行，却注重在能实现，这与喜欢讲极端之曲

儒者流大大的不同。至于说格言至教决不苦物，尤有精义，准此可知凡中国所传横霸的教条，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父叫子亡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都不免为边见，只有喜偏激而言行不求实践的人听了才觉得痛快过瘾，却去中庸已远，深为不佞所厌闻者也。古代希腊人尊崇中庸之德（Sophrosyne），其相反之恶则曰过（hybris），中时常存，过则将革，无论神或人均受此律的管束，这与中国的意思很有点相像。这所谓自然观的伦理本来以岁时变化为基本，或者原是幼稚浅易的东西，但是活物的生理与生活也本不能与自然的轨道背离，那么似乎这样也讲得过去，至少如朴丽子自序所说，在持躬涉世上庶几这都可以有用，虽然谈到救国平天下那是另一回事，"其间未必悉合"，或亦未可知耳。大家多喜欢听强猛有激刺的话的时候，提出什么宽恕平易的话头来，其难以得看客的点头也必矣，但朴丽子原本知道，他只是自己说说而已，并不希望去教训人，他的对于人的希望似亦甚有限也。《续朴丽子》卷上有一则可以一读：

"金将某怒宋使臣洪皓，胁之曰，吾力海水可使之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朴丽子与一老友阅此，笑谓之曰，兄能之。友以为戏侮，怒。徐谢之曰，兄勿怪，每见吾兄于愚者而强欲使之智，于不肖者而强欲使之贤，非使天地相拍而何？"

（二十六年一月）

【朴记】

《朴丽子》卷下又有一则云：

"有乡先生者，行必张拱，至转路处必端立途中，转面

正向，然后行，如矩。途中有碍，拱而俟，碍不去不行也。一日往贺人家，乘瘦马，事毕乘他客马先归。客追之，挽马络呼曰，此非先生马，先生下。先生愕然不欲下，客急曰，先生马瘦，此马肥。乃下，愠曰，一马之微，遽分彼我，计及肥瘦，公真琐琐，非知道者。而先生实亦不计也。后举孝廉，文名藉甚，谒其房师。房师喜，坐甫定，房师食烟举以让客。先生曰，门生不食烟，不唯门生不食，平生见食烟人深恶而痛绝之。师默然色变。留数日，值师公出，属曰，善照小儿辈。遂临之如严师。朴丽子曰，闻先生目近视，好读书，鼻端常墨。今观其行事，必有所主，岂漫然者哉。古人云，修大德者不谐于俗，先生岂其人与，何与情远耶。先生殁且数十年矣，今里闬间犹藉藉，而学士辈共称为道学云。"此文殊佳，不但见识高明，文章也写得好。我那篇小文中未及引用，今特补抄于此。原文后边有孙子忠批语云：

"王道不外人情。情之不容已处即是理，与情远即与道远，何道学足云。"其实原本意思已很明了，虽然写得幽默，故此批语稍近于蛇足，但或者给老实人看亦未可少欤。

（二月二十三日再记）

※

《人境庐诗草》

黄公度是我所尊重的一个人。但是我佩服他的见识与思想，而文学尚在其次，所以在著作里我看重《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其次乃是《人境庐诗草》。老实不客气的说，这其实还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我收藏此集就因为是人境庐著作之故，若以诗论不佞岂能懂乎。我于诗这一道是外行，此其一。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旧诗里大有佳作，我也是承认的，我们可以赏识以至礼赞，却是不必想去班门弄斧。要做本无什么不可，第一贤明的方法恐怕还只有模仿，精时也可乱真，虽然本来是假古董。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这只是个人的偏见，未敢拿了出来评骘古今，不过我总不相信旧诗可以变新，于是对于新时代的旧诗就不感到多大兴趣。此其二。有这些原因，我看人境庐诗还是以人为重，有时觉得里边可以窥见作者的人与时代，也颇欣然，并不怎么注重在诗句的用典与炼字上，此诚非正宗的读诗法，但是旧性难改，无可如何，对于新旧两派之人境庐诗的论争亦愧不能有左右袒也。

那么，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呢？我这里所想谈的并不是

文学上的诗，而只是文字上的诗，换一句话来说，不是文学批评而是考订方面的事情。我因收集黄公度的著作，《人境庐诗草》自然也在其内，得到几种本子，觉得略有可以谈谈的地方，所以发心写此小文，——其实我于此道也是外行，不胜道士代做厨子之感焉。寒斋所有《人境庐诗草》只有五种，列记如下：

一、《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日本印本，四册。

二、同上，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民国十九年北平印本，一册。

三、同上，黄能立校，民国二十年上海印本，二册。

四、同上，钱萼孙笺注，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本，三册。

五、同上四卷，人境庐抄本，二册。

日本印本每卷后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复校”，本系黄氏家刻本，唯由梁君经手，故印刷地或当在横滨，其用纸亦佳，盖是美浓纸也。二十年上海印本则署“长孙能立重校印”，故称再板，亦是家刻本，内容与前本尽同，唯多一校刊后记耳。高尤本加句读，钱本加笺注，又各有年谱及附录，其本文亦悉依据日本印本。这里有些异同可说的，只有那抄本的四卷。我从北平旧书店里得到此书，当初疑心是诗草的残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页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长二十三公分五，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但是拿来与刻本一比较，却并不一样，二者互有出入，可知不是一个本子。仔细对校之后，发见这抄本四卷正与刻本的一至六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

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钱萼孙笺注本发凡之十五云：

"诗家凡自定之集，删去之作必其所不惬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辑为集外诗，不特多事，且违作者之意。黄先生诗系晚年自定者，集外之作不多，兹不另辑。"这也未始不言之成理，就诗言诗实是如此，传世之作岂必在多，古人往往以数十字一篇诗留名后世，有诗集若干卷者难免多有芜词累句，受评家的指摘。但如就人而言，欲因诗以知人，则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诗也是很有用的东西吧。黄能立君校刊后记中说，黄君遗著尚有文集若干卷，我们亦希望能早日刊布，使后人更能了解其思想与见识，唯为尊重先哲起见，读者须认清门路，勿拿去当作古今八大家文看才好耳。

抄本四卷的诗正与刻本的六卷相当，以后的诗怎么了呢？查《诗草》卷六所收诗系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止，据尤编《年谱》在十六年项下云：

"先生自本年起始辑诗稿。自谓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又黄君有《人境庐诗草自序》亦作于光绪十七年六月，那么这四卷本或者即是那时所编的初稿也未可知。(诗草自序在尤本中有之，唯未详出处，曾函询尤君，亦不复记忆。)钱编年谱在十七年项下说及此序，注云：

"先生《诗草自序》原刊集中不载，见《学衡》杂志第六十期，编者吴宓得之于先生文孙延凯者。"(诗话下引有吴君题跋，今不

录。）罗香林君藏有黄君致胡晓岑书墨迹三纸，诗一纸，又山歌二页，老友饼斋（钱玄同）录有副本，曾借抄一通，其书末云：

“遵宪奔驰四海，忽忽十馀年，经济勋名一无成就，即学问之道亦如鹪退飞，惟结习未忘，时一拥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删存诗稿犹存二三百篇。今寄上《奉怀诗》一首，又《山歌》十数首，如兄意谓可，即乞兄钞一通，改正评点而掷还之。弟于十月可到新嘉坡，寄书较易也。”下署八月五日。其《寄怀胡晓岑同年》一诗，末署“光绪辛卯夏六月自英伦使馆之搔蚌处书寄。”此诗今存卷四中，题曰《忆胡晓岑》，卷末一首为《舟泊波塞》，盖是年九月作。总计四卷本共有诗二百四十七首，与书中所言二三百篇之数亦大旨相合。《饮冰室诗话》所云丙申（一八九六）年梁任公何翙高诸人所见《人境庐集》，事在五年后，或当别是一本，不能详矣。

四卷本中有二十四题全删，共六十首，题目存留而删去其几首者有十六项，其最特别的是删改律诗为绝句，计有三项。卷一中《闻诗五妇病甚》云：

“中年儿女更情长，宛转重吟妇病行。四壁对怜消渴疾，十洲难觅反魂香。每将家事探遗语，先写诗题说悼亡。终日菜羹鱼酱外，帖书乞米药钞方。”刻本只存首尾两联，中四句全删。《为梁诗五悼亡作》及《哭张心谷》亦均如是，后者本有六首，其第三删改为七绝，即刻本的第一首是也。全删的诗在卷一中有《榜后》四首，《无题》三首，《游仙词》八首，皆可注意。今录《游仙词》于下，其后即列癸酉追和罗少珊诗，盖是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所作：

新声屡奏鬱轮袍，混入群仙亦足豪，夜半寥阳呼捉贼，九天高处又偷桃。

招摇天市闹喧哗，上界年年卜榜花，贯索囷仓齐及第，群仙校对字无差。

贝宫瑶阙矗千层，欲上天梯总未能，但解淮王炼金术，便容鸡犬共飞升。

上清科斗字犹存，检点琅函校旧文，亲写绿章连夜奏，微臣眼见异风闻。

臣朔当年溺殿衙，颇烦王母口赍嗟，金盘玉碗今盛矢，定比东方罪有加。

星宫昨夜会群真，各自燃犀说旧因，不识骑驴张果老，是何虫豸是前身。

新翻妙曲舞霓裳，何故人间遍播扬，分付雏龙慎防逻，不容撅笛傍红墙。

懊侬掷米不成珠，十斛珠尘又赌输，至竟如何施狡狯，亲骑赤凤访麻姑。

又卷三中删去在日本所作诗二十二首，其中有“浪华内田九成以所著名人书画款识因其友税关副长苇原清风索题，杂为评论，作绝句十一首。”注云，“仿渔洋山人论诗绝句体例，并附以注。”也是颇有意思的，不知何以删去。还有好些有名的咏日本事物的诗，如刻本卷三中的《都踊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等，抄本里也都没有，难道是后来补作的么，还是当初忘记编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法子解决，现在只好存疑。

部分的删去的诗以卷一为多，如《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八

首删其四，《二十初度》四首删其三，《寄和周朗山》五首删其四，《山歌》十二删其四，《人境庐杂诗》十删其二，皆是。今举《杂诗》的第九十两首为例：

扶笻访花柳，偶一过邻家。高芋如人立，疏藤当壁遮。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未知春去处，先爱子规声。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

至于《山歌》的校对更是很有兴趣的事。抄本有十二首，刻本九，计抄本比刻本多出四首，而刻本的末一首却也是抄本中所没有的。这里碰巧有罗氏所藏黄君的手写本，共有十五首，比两本都早也更多，而且后边还有题记五则，觉得更有意思。今依手写抄录，略注异同于下：

自煮莲蒉切藕丝，待郎归来慰郎饑，为贪别处双双箸，只怕心中忘却匙。案此首三本皆同，以后不复注明。饑字各本均如此，当依古直笺作饥。

人人要结后生缘，侬要今生结眼前，一十二时不离别，郎行郎坐总随肩。案，第二句抄本刻本均作侬只今生结目前。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更伤离。

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见侬自还，今朝行过记侬恨，牛角依然弯复弯。案，手写本第二句以下原作望郎不见侬自还，今朝重到山头望，恨他牛角弯复弯，后乃涂改如上文。刻本中无，抄本自还作始还，弯复弯作弯又弯。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不容易，从

今不养五更鸡。案，不容易抄本刻本均作想无法。西流钱本作东流，恐误。

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待侬亲口问渠去，问他比侬谁瘦肥。案，待抄本刻本均作等。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声声铜鼓门前打，打到中心只说郎。案，第三句抄本刻本均作街头铜鼓声声打，到均作着。

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侬自怜，记得来时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案，来时抄本刻本均作初来。

阿嫂笑郎学精灵，阿姊笑侬假惺惺，笑时定要和郎赌，谁不脸红谁算赢。案，手写本惺惺原作至诚，后改，赌写作睹，当系笔误，抄本刻本均无。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做人莫做无情人。案，抄本刻本均无。

见郎消瘦可人怜，劝郎莫贪欢喜缘，花房胡蝶抱花睡，可能安睡到明年。案，手写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无。

自剪青丝打作条，送郎亲手将纸包，如果郎心止不住，请看结发不开交。案，送郎亲手抄本刻本均作亲手送郎，请看均作看侬。

人人曾做少年来，记得郎心那一时，今日郎年不翻少，却夸年少好花枝。案，却夸年少抄本作却夸新样。刻本无。

人道风吹花落地，侬要风吹花上枝，亲将黄蜡粘花去，到老终无花落时。案，抄本有，刻本无。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并枣子。有缘先要得郎怜。案，并刻本作五，有缘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无。其后有题记云：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复瓣。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上也。”黄君与晓岑书中有云：

"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其欲作《客话献徵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黄公度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有一个得中而已。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风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

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是一样，唯每半页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黄君似亦不曾见刻，或者是在戊戌作

跋后的事乎。香港中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板。"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又《弢园尺牍续编》卷一《与黄公度参赞》书中云：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时为辛巳，即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与不过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至其改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

于诗草自序的那么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这些闲话了。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记】

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云：“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

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愤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哀爽秋京卿》篇中云：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霑霑，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由是观之，黄姚二书薰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与《日本杂

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平凡的读者也能感到，若说《日本国志》非黄公度之作，那么《杂事诗》当然也不是，这恐怕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吧。本来关于《日本国志》应该专写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有许多极好意思极大见识，大可供我抄录赞叹，但是目下没有这工夫，所以就在这里附说几句。二月八日再记。

《茨村新乐府》

《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初七日条下云：

“阅《茨村咏史新乐府》，上下二卷，山阴胡介祉著。介祉字存仁，号循斋，礼部尚书衔秘书院学士兆龙之子，康熙间官

溯北佥事道。乐府共六十首，皆咏明季事，起于《信王至》，纪庄烈帝之入立也，终于《钟山树》，纪国朝之防护明陵也，每首各有小序，注其本末。时明史尚未成，故自谓就传闻逸事取其有关治乱得失者谱之，今其事既多众著，诗尤重滞不足观，惟《阜成死》下注云云（案共抄录小注六篇），数事皆他书所罕见。是书为诸暨郭云也石学种花庄刻本，前有宿松朱书字绿序，后附李驎《书懿安皇后事》一首，《贺宿纪闻》一首。"鄙人不懂诗而有乡曲之见，喜搜集山阴会稽两县（今合称绍兴县，其名甚不佳，大有人名殿魁国梁之概，似只宜用于公文书也）人的著作，因此这也是我所欲得的一部书。他原有刻本，不知怎的很是少见，好容易在近日才找到一册，却是抄本，价钱就未免不廉，六折计算之后还要十元以上，在敝藏越人著作中也差不多要算是善本了。看字体至早是乾隆时抄本，中多讹字阙字，虽经人用朱笔校过，仍不能尽，前有朱字绿王宓草二序，王序题癸卯，当系雍正元年，为刻本所无。序中只知茨村姓胡，不审为何许人，后又有甲辰年附记云：

"去岁抄此乐府，并附录朱字绿序于其前，胡茨村不知其名，而字绿为之序，意以为亦皖人也。偶阅如皋许实夫《谷园印谱》，乃燕越胡介祉授梓，介祉号循斋，又号茨村，壬戌春官湖北佥宪。"陶凫亭编《全浙诗话》，第四十四卷中只引《西河诗话》卷五里的一条，题名胡少参，盖亦不知道他的名号，毛西河虽说起《谷园集》，但商宝意编《越风》三十卷亦未收录，似在乾隆时尚不甚为人所知。今其诗集仍未见，《新乐府》稍稍出现，此外所刻书有《谷园印谱》及《陶渊明集》，虽然价贵在市面

上还偶然可以遇到。

《咏史新乐府》六十首通读一过，很有感慨，觉得明朝这一个天下丢掉也很不容易，可是大家努力总算把他丢了。这些人里边有文武官员，有外敌，有流寇，有太监，有士大夫，坏的是奄党，好的是东林和复社之类。因为丢得太奇怪了，所以又令人有滑稽之感。如第三十九章《开城门》，小序云：

"十九日辰时兵部尚书张缙彦同太监曹化淳开齐化东便二门纳贼，后入朝，为太监王德化所殴，须髯尽拔，贼亦鄙之。"诗曰：

"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历数当终毕，城门不开贼亦进，穴地通天岂无术。但恨奴侪受主恩，公然悖逆开城门，解嘲幸拔须髯尽，好与群奄作子孙。"曹化淳原是钦命的守城太监，但太监姑且别论，若兵部尚书而开城门，则实是上好的笑话资料，欲加笔诛唯宜半以游戏出之，即腕力制裁亦唯拔尽其鸟嘴之毛一法差相称耳。第十九章《复社行》小序中云：

"时复社主盟首推二张，皆锐意矫俗，结纳声气，间有依附窃名者，未免舆论稍滋异同，或为之语曰，头上一顶书厨，手中一串数珠，口内一声天如，足称名士。天如，溥字。书厨，以状巾之直方高大。而时尚可知矣。"又云：

"自复社告讦后，更为大社，其势愈盛。丙子己卯两秋闱，社中人大会于秦淮，酒船数百艘，梨园青楼无剩者，江南以为奇观。社中人出，市人皆避之，其举止观瞻可望而知也，即僮仆与夫舟子皆扬扬有得色。凡以声气来官地方者，两司方面与治属诸生皆雁行讲钧礼，曰盟兄社弟，诸生报谒亦如之，宴会

倒屣，无间朝暮。每督学临试，列荐郡邑士，动数十百，毋敢不录，所欲得首以下如响。社中人取科举游泮如寄，以故无论智愚争先□附，以至幸猎科名，恬不为怪，人亦视为故然。"夫复社只是考究做八股文的一个结社而已，而如此阔气，可谓盛矣，后世之人虽衷心仰望岂能企及哉。又第四十四章《衣冠辱》小序云：

"二十一日伪大学士牛金星出示晓谕，百官俱报职名，以凭量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容隐不报者即以军法从事。一时朝官就义者虽多，而报名者更复不少。……然不用者桎梏囚首，愁惨痛楚，而用者高冠广袖，或徒步，或骏马，扬扬自得。有帅领文武官员，首倡劝进者。有献金求大拜，以管仲魏徵自命者。（原旁注云，项煜。）有被贼见召，出语人新主待我礼甚恭者。（注，梁兆阳。）有撰劝进表登极诏，献急下江南策，逢人便说牛老师极为欢赏者。（注，周钟。）有献平浙策，背刺骑驴，为贼驱使，未几被贼兵打折一臂者。有掌选得意，对人言宋堂翁待我极好者。（注，杨起。）有贼先不用，夤缘赴选，向人言我明日便非凡人，好事为作《不凡人传》者。（注，钱位坤。）其辱更甚于被刑焉。"据陈济生著《再生记》卷上记廿二日事云：

"庶吉士魏学濂偶为贼兵损一臂，诉之伪将军，叱云，如此小事何必饶舌。"乃知上文所云骑驴背名刺者即是此人，是魏大中子也。又廿六日条下云：

"又闻牛金星极慕周钟才名，召试《士见危授命论》，又有贺表数千言，颂扬贼美，伪相大加称赏。"由此可以知道牛老师的称呼的来源，这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只是不知周钟的论

文怎样下笔，牛老师的题目实在出得有点促狭呀。至于那帅领文武官员首先劝进的我们知道是旧辅臣陈演，后来却又拿去夹打追赃了。《再生记》卷上记廿一日事有一节总记诸臣情状云：

"廿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僵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固然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士大夫之丑亦已出尽矣，我想要加添几句话，都觉得是无用，难怪胡君的诗之重滞也。如《诚意伯》一篇言刘孔昭杀叔及祖母，比附马阮作恶多端，终乃大掠满载入海，盖大逆十恶之徒，而诗亦只能说：

"幸教白骨不归来，免污青田山下土。"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天下最高与最下的东西，盖往往同是言语道断也。

（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在北平）

【补记】

吴子修著《蕉廊脞录》卷五有一则云：

"阅《流寇长篇》卷十七纪甲申三月甲辰日一事云，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衙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按京师用长班传送知单，三百年来尚沿此习，特此事绝奇，思宗孤立之势已成，至中官宰相倡率开门迎敌，可为痛哭者矣。"案此事真绝奇，文武大官相约开门迎敌，乃用长班传送知单，有如知会团拜或请酒，我们即使知道

官场之无心肝也总无论如何想像不到也。查《万年历》甲申三月朔己丑，则甲辰当是十六日。陈济生著《再生记略》卷上云：

“十六日黎明破昌平州．焚十二陵享殿。自沙河而进，直犯平子门，终夜焚掠，火光烛天。是日上召对三次，辅臣及六部科道等官皆曰无害，藉圣天子威灵，不过坐困几日，拨云雾见青天耳。退朝之后诸臣言笑自若，而已时有权将军者发伪牌，定于十八日入城，行至幽州会同馆缴，皆以为骇。”盖诸臣朝对之时长班亦正在分送传单也。

（二月十九日再记于北平）

《莲花筏》

去年厂甸时我在摊上看见一本书，心里想买，不知怎的一转头终于忘记了，虽然这摊上的别的书也买了几本。不久厂甸就完了，我那本书便不再能够遇见。今年的旧元旦天气很好，往厂甸去看看，一看就在路西的书摊上发见了去年的那书，很是喜欢，赶紧买了回来。说起来也很平凡，这只是一册善书，名曰《莲花筏》，略为特别的是顾道居士陈文述所著而已。

我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近二十几年来喜搜集一点同乡人的著作，关于邵无恙我得到他的《历代名媛杂咏》三卷，《梦馀诗钞》稿本八卷，《镜西阁诗选》八卷。这末了一种乃是碧城仙馆所

刻，题曰《陈文述编》，而实盖出其子妇汪允庄手，陈序述刻集的经过有云：

“君之识余也，余子棐之甫在襁褓，君生平交游结纳，岂无一二知己，乃残缣断简一再散佚，而掇拾裒辑转成于寒闺蔡妇之手，既请于余，复乞助于余内弟龚君绣山，端侄小米，及闺友席怡珊夫人，并质钗珥以资手民，始成此集，以供海内骚坛题品也。”这很使我注意汪女士的著作，便去找《自然好学斋诗钞》来看，结果只能得到同治年间的重刊本，虽然她夫妇追悼紫姬的《湘烟小录》的道光原刊却已找得了。诗我是不懂，但看诗钞觉得汪允庄有几点特色，一是钦佩高青丘而痛恨明太祖朱元璋，二是表扬张士诚及其部属，其三是从一出来的，即由高青丘而信吕岩及道教，是也。卷十，《雷祖诞辰恭赋二律》有云：消尽全家文字孽，莲花同上度人船。注云，“《莲花筏》，翁大人所著。”又卷末《敬书翁大人莲花筏后》，有序云：“劝善之书，得未曾有，真救劫度世之宝筏也，既为跋语，更赋此诗：

“此是西方大愿船，花开玉井不知年。普陀大士瓶中露，太乙慈尊座下莲。欲度世人先度己，能回心地可回天。生机即是金丹诀，合证龙门救劫仙。”注云：“《莲花筏》销尽三千劫，小艮先生语也。”诗钞卷首顾道著《孝慧汪宜人传》中有云：

“宜人之论文也不袭前人成说，谓余古文不受八家牢笼，足以自成一子，说理论事深切著明，此由见解通达，不尽关于文字。然端于翁文取《莲花筏》而不取《葵霍编》，以《莲花筏》劝人为善，体用兼备，闵真人谓救劫度世功行非凡，当非虚语。”这部《莲花筏》我终于得到手了，查其中并无汪女士跋，却有摩钵

道人管守性序，有云：

“今以所刻《莲花筏》见寄，意主度人，内蒙养、戒杀、善书、崇俭诸篇，现身说法，于人心当有裨益，至儒佛诸篇所论虽是，然未免好辨。”又云：

“然则此书虽佳，是儒家之糟粕，而非佛道两家之上乘。君近日究心数学，虽出自希夷康节之传，于身心性命亦无益也。愿君之著书止于是也。”所说不同，却亦颇妙。如断章取义我倒宁取摩钵之说，盖鄙见以为此类善书都无益也，现在只因是颐道所作，故想略谈谈耳。书中第一篇为《蒙养管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儿童自四五至七八岁时所读书中除《三字经》等以外尚有《感应篇》与《阴骘文》，注云，“有以此二书为道家之书者，谬也。”第三篇《善书化劫说》力言善书的功用，以为儒道佛三家书皆弗及，又说应当尊信之理，有云：

“《感应篇》，太上所作，太上即老子，道家之祖，孔子所从问礼也。《功过格》，太微仙君以授真西山者也。《阴骘文》、《劝孝文》，《劝惜字文》、《蕉窗十则》，文昌帝君所作，科名主宰，士子所归依者也。《警世》、《觉世》诸经，关帝所训，国家所崇奉，与先师并列者也。”颐道文集太贵，我尚未能买，但读其秣陵西泠诸诗集，觉得亦是慧业文人，（此语姑且承误用之，）今所言何其鄙陋耶。此事殊出意外，盖我平时品评文人高下，常以相信所谓文昌与关圣，喜谈果报者为下等，以为颐道居士当不至于此也。第二篇《戒杀生四则》，意亦平常，但因此也比较地可读，不佞本不反对戒杀，唯其理由须是大乘的，方有意思，若是吃了虾米只怕转生为虾米去还债，仍不免为鄙夫之见耳。此文刻

于道光丙申(一八三六)，次年丁酉刻《蕃厘小录》，首列戒杀放生诗二十四首，此四则亦复收入，寒斋幸存一册。《莲花筏》中此外还有文十二篇，较重要的是《佛是药说》，论儒佛及儒道书共五，答友人辟佛书，今不具论。正如《蕃厘小录》自序所说，"近日儒门之士，无宋人理障之习，兼通二氏"，原是好事，唯抛开《原道》而朗诵《阴骘文》半斤等于八两，殊无足取。削发念佛，不佞自己无此雅兴，但觉得还自成一路，若炼金丹求长生的道教本至浅陋，及后又有《阴骘文》一派则是方士之秀才化，更是下流，不能与和尚相比矣，读书人乃多沉溺于此，高明者且不能免，何哉。

陈颐道与汪允庄均师事闵小艮，即金盖老人是也，《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十有輓诗三首，序中略述闵氏生平，所著《金盖心灯》似最有名，今尚流传，唯价不廉而书又未必佳，终未搜得，不能言其内容何似。輓诗注云，"先生证位玉斗右宫副相神玑明德真君。"又题《花月沧桑录》诗注有云，"才女贤妇隶西王母，节女烈妇隶斗母。"集中此类语甚多，在我们隔教的人看去，很觉得荒漠无可稽考。据颐道著《汪宜人传》中云：

"宜人茹茶饮蘗，所作皆单鸟寡鹄之音。因巫言身后有孽，从金盖闵真人言，日对遗像诵《玉章经》，至临终不废。"又云：

"宜人礼诵诚格神明，不可思议，其最明显者则在感通高祖青丘先生一事。宜人选刻明诗竟，论定三百年诗人以先生为第一，世无异议，尚以不知身后真灵位业为恨，于吕祖前立愿诵《玉章经》十万八千卷，求为超升天界。诵既竣，为塑像期供奉葆元堂。……神降于坛，言久借境升天，掌法南宫，辅相北帝，

至今无不知九天洪济明德真圆真人之为青丘先生，则宜人一诚之所感格也。”这里一部分的理由当如胡敬在《汪允庄女史传》中所云：

“宜人素性高迈，于九流家言道释诸书蔑视不足学，及夫死子疾，茹荼饮蘗，稍稍为之，亦犹名士牢骚之结习也。”古今此种事极多，王荆石女亡而为昙阳子，屠赤水化女湘灵为祥云洞侍香仙子，叶天寥女小鸾则本是月府侍书女，尤为有名，即乡里老妪亦信巫言，以死者已任某土地祠从神为慰，却不知道土地爷实在不过是地保的职务而已。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者流宜知此意，但人世多烦恼，往往非有麻醉之助不能忍受此诸苦痛，虽贤者亦或不免，我们看到这些记述，初意虽欲责备，再加思量唯有哀矜之意耳。汪允庄信道而又特别尊崇高青丘，这却别有一种道理。颐道著传中云：

“梅村浓而无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遂奉高集为圭臬。因觅本传阅之，见明祖之残害忠良暴殄名儒也，则大恨。犹冀厄于遭际而不厄于文字也，及观七子标榜，相沿成习，牧斋归愚选本推崇梦阳而抑青丘，则又大恨。……暂翻五百年诗坛冤案而后已，因是选《明诗》初二集也。”后又云：

“宜人因先生（案即青丘）之故深有憾于明祖之残暴，而感张吴君相之贤为不可及也；谓张吴与明祖并起东南，以力不敌为明所灭，不能并其礼贤下士保全善类之良法美意而灭之也。”所著《元明逸史》虽不传，集中尚存《张吴纪诗律》二十五首，表章甚力，传中记其语曰：

"吾前生为青丘先生弟子，既知之矣，抑岂张吴旧从事乎，何于此事拳拳不释也。"其实理由似不难解，此盖作者对于自己身世的非意识的反抗，不过借了高启与朱元璋与张士诚等的名义而已。青丘的诗我不甚了了，惟朱元璋的暴虐无道则夙所痛恶，故就事论事我也很赞成这种抗议，若为妇女设想，其反逆（或稍美其名曰革命亦可）的气分更可以了解，但尚未意识的敢于犯礼教的逆鳞耳。最初发端于高青丘的诗，终乃入于神仙家言，如治病抽'白面'，（本当作麵，今从俗，）益以陷溺，弄假当真。传中述汪允庄临终之言云：

"自言前世为元季张氏子，名佛保，师事青丘先生，并事张吴左丞潘公为云从，张吴亡，入山修道，赖青丘师接引入吕祖玉清宫为从官，奉敕降世，为明此段因果，今事毕，夙世之因亦尽，将归故处，令备舆马。"此是印度大麻醉梦中似的幻影，但我们虽少信亦安忍当面破坏之哉。谭友夏在《秋闺梦戍诗序》中有云：

"《伯兮》之诗曰，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愿在愁苦疾痛中求为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梦，梦馀不使之有诗，此妇人乃真大苦矣。嗟乎，岂独妇人也哉。"我前讥颐道的鄙陋，细想亦是太苛，颐道晚年同一逆境，其甘心于去向梦与诗中讨生活，其实亦可理解，多加责备，使其大苦，自是不必，唯其所著书只可自遣，如云救劫度世，欲以持赠人，则是徒劳耳。一切善书皆如此，今只就《莲花筏》等说，实乃是尊重颐道居士与汪女士故也。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于北平）

【附记】

前两天因为查阅张香涛所说的试帖诗的四宜六忌，拿出《辎轩语》来看，见《语行第一》中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项，其中一则云：

“昨在省会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报，忽言丹鼎符箓，鄙俚拉杂，有如病狂，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诋而麾去之。明理之士急宜猛省，要知此乃俗语所谓魔道，即与二氏亦无涉也。”又其第三则云：

“士人志切科名，往往喜谈《阴骘文》《感应篇》二书。二书意在劝化庸愚，固亦无恶于天下，然二书所言亦有大端要务，今世俗奉此则唯于其末节碎事营营焉用其心，良可怪也。”《辎轩语》（其实这名称还不如原来的《发落语》为佳，）成于光绪元年，去今已一周甲，张君在清末新党中亦非佼佼，今读其语，多有为现今大人先生所不能言或不及知者，不禁感叹。兹录其关于“魔道”的一部分于右，大有德不孤之喜，但一喜亦复正多一惧耳。

（二月廿六日又记）

※

《谈史志奇》

去年秋天从书摊上买了两部《谈史志奇》，这书既不大高明，板也刻得很坏，就是原刊本也并不能好到那里去，但是我却买了两部来。其一是原本，有两篇序文，一题褚传经，一是自序，题古吴姚芝，年月都是嘉庆二十五年秋七月，卷首云丙戌新镌，盖是六年后所刻也。又其一是光绪戊子翻刻本，序文仍旧而年代悉改作光绪十四年，署名一称同学弟松泉氏，自序则称汝东彦臣氏，序中本自相称述曰姚昆厓曰褚健庭，此处弄得牛头不对马嘴也并不管，可见作伪者之低能了。我买此书固然可以用为翻刻作伪举例之一，大有用处，其实以内容论也颇有意思，虽然浅陋原是难免。自序中云：

"庚辰夏日余与友人褚健庭偶游郡序，见二少年对坐啜茗，高视纵谈，旁坐之客皆默然静听，或有窃慕其胸罗古今异闻而层出不穷者。余趋近听之，大抵所谭皆今人说部中事，或有询其古史所载恢诡谲怪之事则懵然不能对也。余因叹曰，喜新好奇固人情所必至，道史册所载奇事不特确有可据，且寓劝惩之意，倘斯人于稠人广众中亦能娓娓而谭，使闻之者有所警劝，岂不贤于徒夸牛鬼之奇哉。于是每与吾友憩息松阴，各谭史载奇异者一二事或三五事，聊所消暑，归即命子员澜志之，久之不觉成帙。"书凡八卷，分汉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各为一卷，

抄录史上奇事，劝惩未必有效，亦差可备览，与听说狐鬼的意味正自不同耳。阅卷四纪唐朝事中有“朱粲好食人肉”一则，甚感兴趣，查原文见《旧唐书》卷五十六《朱粲传》中，今略引抄于下：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为县佐史，大业末从军讨长白山贼，遂聚结为群盗。……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取婴儿蒸而啖之，因令军士曰，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即勒所部，有掠得妇人小儿，皆烹之分给军士，乃税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因谴左迁并在南阳，粲悉引之为宾客，后遭饥馁，合家为贼所啖。”其后尚有唐高祖令段确迎劳相问答一节：

“确因醉侮粲曰，闻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此事甚有名，大似《世说新语》中材料，但是我对于上边所引特别感到兴味，便因在这里听到了颜公子的下落。段公大约那时与其从者数十人也做了糟猪肉，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不大怎么关心。至于颜君则仿佛很有点面善。不佞爱读《颜氏家训》，常见讲到“思鲁等”，又卷三《勉学篇》中有云：

“愍楚友婿窦如同从河州来，得一青鸟，驯养爱玩，举俗呼之为鹘。”《北齐书·文苑传》云：

“之推在齐有二子，长曰思鲁，次曰愍楚，不忘本也。”原来颜之推的次子终于被流贼拉去当“掌书大人”，不久被吃了，在中国虽然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不能算是什么意外，不过在我听了联想到《颜氏家训》，不禁感觉奇特有意思。颜之推在北齐很

久，高洋们不是好相处的朋友，（古人有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却幸得无事，而其子孙乃为本族人所果腹，岂非天下一件很好玩之事乎。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常有人好食人肉，昔人曾类聚而论列之，如谢在杭在《文海披沙》卷七中有“食人”一条，其文云：

“隋麻叔谋朱粲常蒸小儿以为膳，唐高瓒蒸妾食之，严震独孤庄皆嗜食人，然皆菹醢而食也，未有生啖者。至梁羊道生见故旧部被缚，拔刀刳其睛吞之，宋王彦升俘获胡人，置酒宴饮，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厄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号，而彦升谈笑自若，前后凡啖数百人，即虎狼不若也。”《玉芝堂谈荟》卷十一“好食人肉”条下，徐君义慨叹云：

“西方圣人之教，放生戒杀，不忍以口腹之欲残伤物命，乃世间一种穷奇贪痴，同类相残，至有嗜食人肉者。”其所列举较谢君更多亦较详，蒸妾乃深州诸葛昂，高瓒只是分吃肥肉者，乃客而非主，上文盖误。徐君叙竟，断语云，“此诸人真人类之妖孽也。”第二节云：

“至时值乱离，野无青草，民生斯时，弱肉强食，其性命不啻虫蚁。每阅史至此，不觉掩卷太息，岂真众生业障深重，致令阎浮国土化为罗刹之场耶。”所举凡有两类，其一是荒乱时军士以人为粮，如朱粲即其一例，其二乃人民自相买食。属于后者一类文中有云：

“宋庄季裕《鸡肋编》，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处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千钱，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全躯曝

以为脯。又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泛海至钱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女少艾者名之为美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这些别名实在是定得很妙，但是人心真是死绝了。据威斯透玛克大著《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下册第四十六章“食人”中所说，吃人肉有几种不同的原因，如一是肉食缺乏，二是贪嘴，三是报复等。在上面所说的中国人的食人，其原因不出一或二，或是一与二合并。有如朱粲因缺粮而吃人，随后却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即其明证。北宋末因饥荒而人相食。却又定出这许多很妙的别名来，可见对于此物很有点嗜好，咽糠充饥的人一定不会替糠去取雅号，叫作什么黄金粉的。威斯透玛克文中有云：

“人肉并不单是在非常时救急的食物，实在还多是当作美味看的。菲支岛人说到好吃的东西，最好的赞辞是说它鲜嫩象死人似的。在南海的别的岛上，人肉都说是美味食品，比猪肉要好。澳州的苦耳那人说其味利于牛肉。在澳州有些部落里，胖小孩是被认为一口好吃食，假如母亲不在旁，几个刚愎男子手中的木棍就会把他一下子结果了的。”这几句话似乎就在那里替我们古时的食人家解说他的意思，虽然原本所讲的都是所谓野蛮人的事情。听说罗思举在他自著的年谱里讲到军中乏食，曾经煮贼为粮，这是清末的事，以后大约没有了罢？

（廿六年三月一日）

※

《曝背馀谈》

从估客书包中得到一册笔记抄本，书名《曝背馀谈》，凡二卷五十纸，题恒山属邑天慵生著。卷首有归愚斋主人鲍化鹏序，后有东垣王荣武跋，说明著者为藁城秦书田，馀均不可详。又有一跋，盖是抄者手笔，惜跋文完而佚其末叶，年月姓名皆缺，但知其系王荣武族孙，又据抄本讳字推测当在道光年中耳。鲍序有云：

"一日手一编授余，名曰《曝背馀谈》，闲情之所寄也，或论古今人物，或究天地运会，或正名物之讹舛，或阐文章之奥妙，名章隽句，络绎间起，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王跋云：

"其间抒写性情，博核古今者十之六七，范模山水，评骘词章者十之三四，宏才俊思，郡人氏罕其匹也。"佚名跋中亦云：

"卷分上下，约二万馀言，其中闲情逸致，隽语名言，率皆未经人道，诚绩学之士，亦未易才也。"三君所言真实不虚，我也愿加入为第四人，共致赞辞。秦君系乾隆时人，然则此书流传下来至少已有百五六十年，不知何以终未刊行，编刻《燕赵丛书》者亦未能搜罗了去，真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

《曝背馀谈》里所收的都是短篇小文，看去平淡无奇，而其好处即在于此。普通笔记的内容总不出这几类：其一是卫道，无论谈道学或果报。其二是讲掌故，自朝政科名以至大官逸事。

其三是谈艺，诗话与志异文均属之。其四是说自己的话。四者之中这末一类最少最难得，他无论谈什么或谈得错不错，总有自己的见识与趣味，值得听他说一遍，与别三家的人云亦云迥不相同。秦书田的《馀谈》我想可以算是这类笔记之一，虽然所见不一定怎么精深，却是通达平易。书上有眉批，对于著者颇能了解，系鲍化鹏笔，又有朱砚署名於文叔，多所指摘，盖稍有学问而缺少见识者也。如卷上原文云：

"李笠翁论花于莲菊微有轩轾，以艺菊必百倍人力而始肥大也。余谓凡花皆可借以人力，而菊之一种止宜任其天然。"於文叔批云：

"李笠翁金圣叹何足称引，以昔人代之可也。"即此可知其是正统派，要他破费工夫来看这一类文章实在本来是很冤枉的也。

这两卷书里我觉得可喜的文章差不多就有三分之一，今只选抄数则于下：

"魏武临卒，遗命贮歌妓铜雀台及分香卖履事，词语缠绵，情意悱恻，摘录之作儿女场中一段佳话，便自可人，正不必于为真为伪之间枉费推敲也。"

"人之欲学仙者，以仙家岁月悠长，远胜人间耳。世传王质遇仙看弈，一局甫更，已历数世，，如彼所言，终天地之期自仙家当之不过一年，是仙家之岁月更促于人世，蝉蜕羽化不反为多事乎。"

"人谓元代以词曲取士，此相传之妄，实未尝有是也。乃有明至今小试之文俨然花面登场，无丑不备，士人而俳优矣。世风至此，尚可问乎？使大临吕氏见之当不知如何叹息痛恨矣。"

"齐宣王以文囿七十里为问，其语甚痴，孟子答以刍荛雉兔云云，明说文王不特无七十里之囿，并无一里半里也。其如宣王之不解何，其如后人之不解何。阎百诗先生必指地以实之。认蔗鹿为真有而按梦以求，不多事乎。"

"有女同车，无是女也，无是女而是女之容色气韵佩服自为描绘，而又自为赞叹，历历活现如在目前者，心老回惑，眼花撩乱，高唐洛神之蓝本也。"

"仓庚之至率以二三月，见之经书及前人诗赋者无不皆然，韦苏州以夏莺为残莺，(韦诗，残莺知夏浅。)陆放翁诗，山深四月始闻莺，盖异之也。今二三月杳无至者，四五月中始寥寥一见耳。古今之不同也如此，世岂无有心如康节其人者乎，书之以俟参考。

"或曰，子北人也，西北地寒故后至，焉知南方之不如昔。曰，余所未至诚不知何如，然古今作诗赋者不尽南人，幽地尤属西北，是可征矣。"

"鹎鹎，报晓鸟也，一名夏鸡，燕赵呼茶鸡，音之转也，迟明报晓，鸣声清婉可爱，十数年尚闻之，今亦不至。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乃知清妙难得，不独人为然也。"

"元宵灯火不知起于何时，其发端创始之人殊乏玲珑之致。月之清光既受夺于灯火，灯火之艳发复见淡于月色，欲两利俱存，反致两贤相厄。是可乏利导之术乎，请移之中和，洗此笨气。"(原注，唐中叶以正月晦日为中和节。)在这几则里都可以看出著者的感情与思想，他没有什么很特异之处，只是找到一个平常的题目，似乎很随便的谈几句，所说的话也大抵浅近平易，

可是又新鲜真实，因为这是他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这里便有一种价值。有些兴会上的话自然也不可太认真，如关于元宵批评得很对，不过要移到月底去却是行不通的事，盖元宵实在只是新年的一个掉尾，假如民间不能将新年的庆贺延长到整整一月，到得月末再来重起炉灶弄元宵，不特事实上有困难，恐怕实在也没有多大兴趣也。

《馀谈》中还有几条小文，大都是流连光景的，却也值得一读，抄录于后：

"桃花一种村落篱墙畦圃处为多，探之者必策蹇郊行始得其趣，笠翁之论妙矣，余无以易之而意与之别。彼之所重在真，吾之所重在远，梅红柳绿，正妙在远望处入画也。"

"春夏楼居，不惟免剥啄之烦，云霞宛宿檐端，竹巅木杪，晨昏与时鸟共语，亦自极仙人之乐也。"

"扫室焚香，读书之乐。吾谓室可勤扫，香可不焚。盖芸台之属气味原自重浊，何况加之以烟，茶药味美，用以相代，庶于亲贤远佞之意有合乎。"

"余性爱山，而所居无山，以云巇代之。每当夕阳雨后，信步原野，游目横空，会心独得，兴致淋漓，不减陶靖节篱下悠然时也。"这是全书的末一节，我读了很喜欢也很感动，他真是率真的将真心给人家看，我们读笔记多少册不容易遇见一则，即此可见其难得可贵矣。（廿六年三月十三日，在北平记）

【附记】

梁清远著《雕丘杂录》卷十有一则云：

"古今纪载理之所无者，莫如王质烂柯一事。夫神仙之

道欲其长生，正以日月悠长为可乐耳，乃一局棋便是人间数百年，数局棋便是人间数千年矣，由此言之，数万年不抵人间一两月，日月如是之速，神仙亦有何佳处耶。以此为寓言则可，以为实有此事，吾甚为神仙苦其短促也。"与上文学仙一节意相同，文亦有致。梁君亦是真定人，与天嬉生是同乡，仿佛觉得滹南遗老的流泽尚不甚远也。

（廿六年四月十八日校阅时记）

《老学庵笔记》

吾乡陆放翁近来似乎很交时运，大有追赠国防诗人头衔的光荣。这件事且莫谈，因为我不懂诗，虽然我也是推尊放翁的，其原因却别有所在。其一因为放翁是我的小同乡。他晚年住在鲁墟，就是我祖母的母家所在地，他题《钗头凤》的沈园离吾家不到半里路。五年前写《姑恶诗话》中曾说起过：

"清道光时周寄帆著《越中怀古百咏》，其沈园一律末联云，寺桥春水流如故，我亦踟蹰立晚风。沈园早不知到那里去了，现在只剩了一片菜园，禹迹寺还留下一块大匾，题曰古禹迹寺，里边只有瓦砾草莱，两株大树。但是桥还存在，虽是四十年前新修的圆洞石桥，大约还是旧址，题曰春波桥：即用放翁诗句的典故，民间通称罗汉桥，是时常上下的船步，船头脑汤小毛氏即住在桥侧北岸，正与废园隔河相对。越城东南一隅原也不

少古迹，怪山，唐将军墓，季彭山故里，王玄趾投水的柳桥，但最令人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之情（如毛子晋题跋所说），深微幽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之怅然，——是的，这里怅然二字用得正好，我们平常大约有点滥用，多没有那样的切贴了。"放翁三十二岁时在沈园见其故妻，至七十五岁又有《题沈园》二绝句，其二云：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绝笔也本写得好，却不能胜于此二首，虽然比起岳鹏举的《满江红》来自然已经好多了。

再说第二个原因是我爱读他的游记随笔，即《老学庵笔记》与《入蜀记》。据《四库书目提要》云笔记十卷，续二卷，《书目答问》亦如是说，注云《津逮》本、《学津》本。但是我不幸一直没有能够见到续笔记，查毛子晋所刻的无论是放翁全集本或《津逮秘书》本的笔记，都只有十卷，民国八年上海活字本据穴砚斋钞宋本亦无续笔，大约这只在四库里才有，而《答问》所注乃不可靠也。《复堂日记补编》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条云：

"阅《老学庵笔记》十卷，放翁文士多琐语，不足为著述也，然吾师吴和甫先生最嗜此书，盖才识与务观近耳。"谭复堂亦是清末之有学识者，而此言颇偏，盖其意似与《四库提要》相近，必须"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才是好笔记也。我的意思却正是相反，轶闻旧典未尝不可以记，不过那应该是别一类，为野史

的枝流，若好的随笔乃是文章，多琐语多独自的意见正是他的好处，我读《老学庵笔记》如有所不满足，那就是这些分子之还太少一点耳。

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文在卷二，云：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圌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赵云松著《陔馀丛考》卷三十二"京师炒栗"一则云：

"今京师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说，汴京李和炒栗名闻四方，绍兴中陈长卿及钱恺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炒栗十枚来献，自白曰，汴京李和儿也，浑涕而去。盖金破汴后流转于燕，仍以炒栗世其业耳，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所云宋人小说当然即是放翁笔记，唯误十裹为十枚，未免少得可笑也。郝兰皋著《晒书堂笔录》卷四中亦有"炒栗"一则云：

"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微觉寡味，干取食之则味佳矣，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然市肆皆传炒栗法。余幼时自塾晚归，闻街头唤炒栗声，舌本流津，买之盈袖，恣意咀嚼。其栗殊小而壳薄，中实充满，炒用糖膏（俗名糖稀），则壳极柔脆，手微剥之，壳肉易离而皮膜不粘，意甚快也。及来京师，见市肆门外置柴锅，一人向火，一人坐高兀子，操长柄铁勺，频搅之令匀遍。其栗稍大，而炒制之法和以濡糖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时所见，而甜美过之，都市炫鬻，相染成风，盘饤间称

佳味矣。偶读《老学庵笔记》二言，云云。惜其法竟不传，放翁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也。"郝君所说更有风致，叙述炒栗子处极细腻可喜，盖由于对名物自有兴味，非他人所可及，唯与放翁原来的感情却不相接触，无异于赵云松也。《放翁题跋》卷三有《跋吕侍讲岁时杂记》云：

"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吕公论著实崇宁大观间，岂前辈达识固已知有后日耶。然年运而往。士大夫安于江左，求新亭对泣者正未易得，抚卷累欷，庆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泽陆游书。"读此可知在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后之读者安于北朝与安于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觉得了。但是这种文字终不能很多，多的大都是琐语，我也以为很有意思。卷三有一则云：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长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官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大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又卷五有类似的一则云：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两则在正统派看去当然是萧鹏巴曾鹑脯之流，即使不算清谈误国，也总是逃避现实了吧。但是仔细想来，这是如此的么？汉子的语源便直截了老受异族欺

侮的国民的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谚岂不是至今还是存在，而且还活着么？这种看法容易走入牛角湾的魔道里去，不过当作指点老实人出迷津的方便如有用处，那么似乎也不妨一试的吧。又卷一有一则云：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卷七有谈诗的一则云：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倡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放翁的意见固佳，其文字亦冷隽可喜，末数语尤妙，“不妨其为恶诗”，大有刀笔馀风，令人想起后来的章实斋，上节记“不行于世”虽非放翁自己的话，也有同样的趣味。卷八又有云：

“北方民家言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支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支，请众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云怒也。”又卷二云：

"钱王名兵居曰握发殿。吴音握恶相乱，钱塘人遂谓其处曰，此钱大王恶发殿也。"连类抄录，亦颇有致。笔记中又有些文字，亦是琐语而中含至理，可以满正宗读者之意，如卷一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蚪，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瞶，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瞶矣。"上官道人其殆得道者欤，行事固妙：所说治国卫生的道理寥寥几句话，却最高妙也最切实。我想这或者可以说是黄老之精髓吧，一方面亦未尝不合于儒家的道理，盖由于中国人元是黄帝子孙而孔子也尝问礼于老聃乎。所可惜的是不容易做，大抵也没有人想做过，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夭，这实是件奇事，中国的思想大都可以分为道与儒与法，而实际上的政教却往往是非道亦非儒亦非法，总之是非黄老，而于中国最有益的办法恐怕正是黄老，如上官道人所说是也。读《老学庵笔记》而得救国之道，似乎滑稽之甚，但我这里并不是说反话，真理原是平凡的东西，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　　（廿六年三月三十日）

※

《银茶匙》

在《岩波文库》里得到一本中勘助(Naka kansuke)的小说《银茶匙》(Ginno Saji)，很是喜欢。这部小说的名字我早知道，但是没有地方去找。在铃木敏也所著文艺论抄《废园杂草》中有一篇《描写儿童的近代小说》，是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暑期讲习会对小学教员所讲的，第六节曰《幼时的影》，这里边说到《银茶匙》，略述梗概之后又特别引了后篇的两节，说是教员们应当仔细玩味的部分。铃木氏云：

"现今教育多注全力于建立一种偶像，致忘却真实的生命，或过于拘泥形式，反不明了本体在于那边，这些实是太频繁的在发生的问题。总之那珂氏（案此系发表当时著者的笔名，读音与'中'相同。）这部著作是描写儿童的近代小说中最佳的一种，假如读儿童心理学为现在教员诸君所必需，那么为得与把握住了活的心灵之现实相去接触，我想劝大家读这《银茶匙》。"

但是《银茶匙》我在以前一直未能找到，因为这原来是登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的，后来大约也出过单行本，我却全不清楚。关于中勘助这人我们也不大知道，据岩波本和辻哲郎的解说云：

"中氏在青年时代爱读诗歌，对于散文是不一顾视的。最初在大学的英文学科，后转入国文学科毕业。其时在日本正值自然主义的文学勃兴，一方面又是夏目漱石开始作家活动的时

候。但中氏毫不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其志愿在于以诗的形式表现其所独有的世界，而能刺激鼓动如此创作欲的力量在两者均无有也。中氏于是保守其自己独特的世界，苦心思索如何乃能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末了终于断念，以现代日本语写长诗是不可能的事，渐渐执笔写散文，虽然最初仿佛还感着委屈的样子。这样成功的作品第一部便是《银茶匙》的前编。时为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之夏，在信州野尻湖畔所写，著者年二十七岁。

“最初认识这作品的价值的是夏目漱石氏。漱石指出这作品描写小孩的世界得未曾有，又说描写整洁而细致，文字虽非常雕琢却不思议地无伤于真实，文章声调很好，甚致赞美。第二年因了漱石的推荐，这篇小说便在东京《朝日新闻》上揭载出来。在当时把这作品那么高的评价的人除漱石外大约没有吧。但是现在想起来，漱石的作品鉴识眼实是很透彻的。

“《银茶匙》的后篇是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之夏在比睿山上所写。漱石看了比前篇还要高的评价，不久也在同一新闻上揭载出来了。”查《漱石全集》第十三卷“续书简集”中有几封信给中氏的，其中两三封关于他的小说，觉得颇有意思，如大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信云：

“来书诵悉。作者名字以中勘助为最上，但如不方便，亦无可如何。那迦，奈迦，或勘助，何如乎？鄙人之小说久不结束，自以为苦，且对兄亦甚抱歉，大抵来月可以登出亦未可料。稿费一节虽尚未商及，鄙人居中说合，当可有相当报酬，唯因系无名氏故，无论如何佳妙，恐未能十分多给，此则亦希预先

了知者耳。"又大正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信云：

"病已愈，请勿念。前日昨日已将大稿读毕，觉得甚有意思。不过以普通小说论，缺少事件，俗物或不赞赏亦未可知。我却很喜欢，特别是在病后，又因为多看油腻的所谓小说有点食伤了，所以非常觉得愉快。虽然是与自己隔离的，却又仿佛很是密合，感到高兴亲近。坏地方自然也有，那只是世俗所云微疵罢了。喜欢那样性质的东西的人恐怕很少，我也因此更表示同情与尊敬。原稿暂寄存，还是送还，任凭尊便。草草不一。"这一封信大约是讲别的作品的，但是批评总也可以拿来应用。中氏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他不受前人的影响，也不管现在的流行，只用了自己的眼来看，自己的心来感受，写了也不多发表，所以在文坛上几乎没有地位，查《日本文学大辞典》就不见他的姓名，可是他有独自的境界，非别人所能侵犯。和辻氏说得好：

"著者对于自己的世界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一看，何况文坛的运动，那简直是风马牛了。因此他的作品也就不会跟了运动的转移而变为陈旧的东西，这二十五年前所作的《银茶匙》在现今的文坛上拿了出来因此也依然不会失却其新鲜味也。"

《银茶匙》前篇五十三章，后篇二十二章，都是写小学时代的儿童生活的，好的地方太多了，不容易挑选介绍，今姑且照铃木氏所说，把那两节抄译出来。这都在后篇里，其一是第二章云：

"那时战争开始（案即甲午年中日之战）以来，同伴的谈话整天都是什么大和魂与半边和尚（案此为骂中国人的话）了。

而且连先生也加在一起，简直用了嗾狗的态度，说起什么便又拉上大和魂与半边和尚去。这些使我觉得真真厌恶，很不愉快。先生关于豫让或比干的故事半声也不响了，永远不断的讲什么元寇和朝鲜征伐的事情。还有唱歌也单教唱杀风景的战争歌，又叫人做那毫无趣味的体操似的跳舞。大家都发了很，好像眼前就有不共戴天的半边和尚攻上来的样子，耸着肩，撑着肘，鞋底的皮也要破了似的踹着脚，在蓬蓬上卷的尘土中，不顾节调高声怒号。我心里仿佛觉得羞与此辈为伍似的，便故意比他们更响的歌唱。本来是很狭小的运动，这时碰来碰去差不多全是加藤清正和北条时宗，懦弱的都被当作半边和尚，都砍了头。在街上走时，所有卖花纸的店里早已不见什么千代纸或百囡囡等了，到处都只挂着炮弹炸开的龌龊的图画。凡耳目所遇到的东西无一不使我要生起气来。有一回大家聚在一处，根据了传闻的谣言乱讲可怕的战争谈，我提出与他们相反的意见，说结局日本终要输给支那吧。这个想不到的大胆的预言使得他们暂时互相对看，没有话说，过了一会儿那虽可笑却亦可佩服的敌忾心渐渐增长，至于无视组长的权威，一个家伙夸张的叫道：

'啊呀啊呀，不该呀不该！'

另一个人捏了拳头在鼻尖上来擦了一下。又一个人学了先生的样子说道：

'对不起，日本人是有大和魂的。

我用了更大的反感与确信，单独的起当他们的攻击，又坚决的说道：

'一定输，一定输！'

我在这喧扰的中间坐着，用尽所有的智慧，打破对方的缺少根据的议论。同伴的多数连新闻也不跳着看，万国地图不曾翻过，《史记》与《十八史略》的故事也不曾听见过。所以终于被我难倒，很不愿意的只好闭住嘴了，可是郁愤并不就此销失，到了下一点钟他们告诉先生道：

'先生，某人说日本要输！'

先生照例用那副得意相说：

'日本人是有大和魂的。'

于是又照平常破口大骂支那人。这在我听了好像是骂着我的样子，心里按纳不下，便说：

'先生，日本人如有大和魂，那么支那人也有支那魂吧。日本如有加藤清正和北条时宗，那么在支那岂不也有关羽和张飞么？而且先生平常讲谦信送盐给信玄的故事，教人说怜敌乃是武士道，为什么老是那样骂支那人的呢？'我这样说了把平日的牢骚一下子都倒了出来之后，先生装起脸孔，好久才说道：

'某人没有大和魂！'

我觉得两太阳穴的筋在跳着，想发脾气了，可是大和魂的东西又不是可以抓出来给人家看的，所以只能这样红了脸沉默着了。

"忠勇无双的日本兵后来虽然把支那兵和我的乖巧的预言都打得粉碎，但是我对于先生的不信任与对于同辈的轻蔑却总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其次是第十章云：

"我比什么都讨厌的功课是一门修身。高小已经不用挂图，改用教科书了，不知怎的书面也龌龊，插图也粗拙，纸张印刷也都坏，是一种就是拿在手里也觉得不愉快的劣书，提起里边

的故事来呢，那又都是说孝子得到王爷的奖赏，老实人成了富翁等，而且又毫无味道的东西。还有先生再来一讲，他本来是除了来加上一种最下等意味的功利的说明以外没有别的本领的，所以这种修身功课不但没有把我教好了一点儿，反会引起正相反对的结果来。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孩，知识反正是有限的，可是就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经验看来，这种事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就此相信的。我就想修身书是骗人的东西。因此在这不守规矩要扣操行分数的可怕的时间里，总是手托着腮，或是看野眼，打呵欠，哼唱歌，努力做出种种不守规矩的举动，聊以发泄难以抑制的反感。

“我进了学校以后，听过孝顺这句话，总有一百万遍以上吧。但是他们的孝道的根基毕竟是安放在这一点上，即是这样的受生与这样的生存着都是无上的幸福，该得感谢。这在我那样既已早感到生活苦的味道的小孩能有什么权威呢？我总想设法好好的问清楚这个理由，有一回便对于大家都当作毒疮似的怕敢去碰只是囫囵吞下的孝顺问题发了这样的质问：

‘先生，人为什么非孝顺不可呢？’

先生圆睁了眼睛道：

‘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药喝，都是父母的恩惠。’我说道：

‘可是我并不怎样想要生活着。’

先生更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说道：

‘这因为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我说道：

‘可是我在不知道这些的时候还更孝顺呢。’

先生发了怒，说道：

'懂得孝顺的人举手！'

那些小子们仿佛觉得这是我们的时候了，一齐举起手来。对于这种不讲理的卑怯的行为虽然抱着满腔的怒懑，可是终于有点自愧，红着脸不能举起手来的我，他们都憎恶的看着。我觉得很气，但也没有话可说，只好沉默。以后先生常用了这有效的手段锁住了人家质问的嘴，在我以为避免这种屈辱起见，凡是有修身的那一天总是告假不上学校去了。"十年前有日本的美术家告诉我，他在学校多少年养成的思想后来也用了差不多年数才能改正过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银茶匙》的主人公所说亦正是如此，不过更具体的举出忠孝两大问题来，所以更有意义了。（廿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记】

近日从岩波书店得到中氏的几本小说集，其中有一册原刊本的《银茶匙》，还是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的第一板，可见好书不一定有好销路也。廿六年二月二十日再记。

《江都二色》

我颇喜欢玩具，但翻阅中国旧书，不免怅然，因为很难得看见这种纪载。《通俗编》卷三十一戏具条下引《潜夫论》云：

"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皆无益也。"我们

可以知道汉朝小儿有泥车瓦狗等玩具，觉得有意思，但其正论殊令人读了不快。偶阅黄生著《字诂》，其《橅尘》一条中有云：

"东方朔与公孙弘书（见《北堂书钞》），何必橅尘而游，垂发齐年，偃伏以自数哉。橅与模同，今小儿以碎碗底(方音督)为范，抟土成饼，即此戏也。"又《义府》卷上《毁瓦画墁》一条中云：

"《孟子》，毁瓦画墁。如今人以瓦片画墙壁为戏，盖指画墁所用乃毁裂之瓦耳。"不意在训诂考据书中说及儿童游戏之事，黄君可谓有风趣的人了。吾乡陶石梁著《小柴桑喃喃录》，卷上引《大智度论》云：

"菩萨作是念，众生易度耳，所谓者何，众生所著皆是虚诳无实。辟如人有一子，喜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而生爱着，人有夺者，嗔恚啼哭。其父知已，此子今虽爱着，此事易离耳，小大自休。何以故，此物非真故。"经论所言自是甚深法理，就譬喻言亦正不恶，此父可谓解人，龙树造论，童寿译文，乃有如此妙趣，在支那撰述中竟不可得，此又令我怃然也。小大自休，这是对于儿童的多么深厚的了解，能够这样懂得情理，这才知道小儿的游戏并非玩物丧志，听童话也并不会就变成痴子到老去找猫狗说话，只可惜中国人太是讲道统正宗，只管叉手谈道学做制艺，升官发财蓄妾，此外什么都不看在眼里，著述充屋栋，却使我们隔教人失望，想找寻一点资料都不容易得。讲到儿童事情的文章，整篇的我只见过赵与时著《宾退录》卷六所记唐路德廷的《孩儿诗》五十韵，里边有些描写得颇好，如第三十一联云：

"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又第四十六联云：

"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这所说的是玩具及游戏，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味，在民国十二年曾想编一本小书，就题名曰《土之盘筵》。但是，别的整篇就已难得见到，不要说整本的书了。手头有一本书，不过不是中国的，未免很是可惜。书名曰《江都二色》，日本安永二年刊，这是西历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在中国正是大开《四库全书》馆，删改皇侃《论语疏》的时候，日本却是江户平民文学的烂熟期，浮世绘与狂歌发达到极顶，乃迸发而成此玩具图咏一卷。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稀书复制会有重刊本，昭和五年（一九三〇）乡土玩具普及会又有模刻并加注释，均只二十六图，及后米山堂得完本复刻，始见全书，共有五十四图，有坂与太郎著《日本玩具史》，后编第五篇中悉收入。我所有的一册是乡土玩具普及会本，亦即有坂氏所刊，木刻着色，《玩具史》中则只是铜板耳。书有蜀山人序，北尾重政画图，木室卯云作歌，每图题狂歌一首，大抵玩具两件，故名二色，江都者江户也。全书所绘大约总在九十件以上，是一部很好的玩具图集，狂歌只算是附属品，却也别有他的趣味。这勉强可以说是一种打油诗，他的特色是在利用音义双关的文字，写成正宗的和歌的形式，却使琐屑的崇高化或是庄严的滑稽化，引起破颜一笑，讥刺讽谏到尚在其次。这与言语文字有密切的关系，好的狂歌是不能移译的，因为他的生命寄托在文字的身体里，不像志异书里所说的魂灵可以离开躯壳而存在，所以如道士夺舍这些把戏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事。全书第五十三图是一个猴子与狮子头，所题狂歌虽猥亵而颇妙，

但是不能转译，并不为猥亵，实因双关语无可设法也。第五二图绘今川土制玩具，钟楼与茶炉各一，歌意可以译述，然而原本不大好，盖老实的连咏二物，便不免有点像中国的诗钟了，原歌云：

Yamadera no iriai no kane o hazuseshiwa

Hana chirasazi to chaya no kufu ka?

意云，把山寺的晚钟卸了，让花不要散的，是茶店的主意么。有坂君注释云：

"花散则客不来。钟楼相近的樱花每因撞钟的回响而散落，故茶亭中人想了法子将钟卸下了。"这种土制玩具中国也并不是没有，十年前看护国寺庙会，曾买过好些，大抵是厨房用具，制作的很精巧，也有桥亭房屋之类，不过像是盆景中物，所以我不大喜欢。过了几年之后，这些小锅小缸之属却不见了，我只惋惜从前所买的一副也已经给小孩拿去玩都弄破了。没有人纪录，更没有人来绘图题诗。我们如要谈及，只能靠自己的见闻和记忆。宛如未有文字的民族一样，不，他们无文字却还有图画，如洞窟中所留遗的野象野牛的壁画，我们因为怕得玩物丧志连这个也放下了。耳食之徒五体投地的致敬于《钦定四库全书》，那里就是在存目里也找不出一册《江都二色》来，等是东方文化却于此很分出高下来了，北尾木室二公不但知道小大自休，还觉得大了也无妨耍子，此正是极大见识极大风致，万非耳食之徒所能及其一根汗毛者也。

日本现时研究玩具的人很多，但其中当以有坂君为最重要。寒斋藏书甚少，所得有坂君著作约有十种，今依年代列举如

此：

甲，《尾志矢风里》（Oshaburi），玩具图录，已出四册。一，东北篇，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二，古代篇，同上。三，东京篇，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四，东海道篇，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尾志矢风里，汉字当写作“御舐”，据《大言海》云：东京婴儿玩具名，以木作，形小，中略细，两端成球形，乳婴便吮其球也。按此长寸许，形如哑铃，今多用胶质制，不及木雕远矣。

乙，《玩具绘本》，已出五册。一，《手习草纸》，昭和二年。二，《绘双六》。三，《御雏样》。四，《犬子》，均同上。五，《子守唄》，昭和三年。手习草纸此言习字本，书中所收皆为天神像，即菅原道真，世传司文之神也。绘双六略如中国的升官图，有种种花样。雏为上巳女儿节所供养的人像，并备家具装饰。子守唄即樵儿歌，玩具皆作少女负儿状。

丙，《伏见人形》，昭和四年。

丁，《玩具叶奈志》，已出三册。一，《今户人形》。二，《御祭》。三，《招手猫》，皆昭和五年。此书性质与《玩具绘本》相同，叶奈志写汉文作“话”字也。伏见今户皆地名。祭即神社祭赛。猫常“洗脸”，举手抚其面，狐貉等亦能屈掌当眼上，向后回顾，商家辄范土作猫招手状，以发利市，谓能招集顾客也，今所集者皆此类玩具。

戊，《日本雏祭考》，昭和六年。

己，《乡土玩具种种相》，同上。

庚，《日本玩具史》前后编，昭和六至七年。

辛，《日本玩具史篇》，昭和九年，雄山阁所出《玩具丛书》八册之一。同丛书中尚有《世界玩具史篇》一册亦有坂君所撰，唯此系翻译贾克孙（N.Jackson）夫人原著，故今未列入。有坂君又译德人格勒倍耳（K.Grober）原著为《泰西玩具图史》，大约昭和六年顷刊行，我因已有原书英文本，故未曾搜集。

壬，《乡土玩具大成》，第一卷，东京篇，昭和十年。全书共三卷，第二三卷尚未出。

癸，《爱玩》，昭和十年。这本名《爱玩家名鉴》，凡集录玩具研究或搜集家约三百人，可以知道乡土玩具运动的大势，有坂君编并为之序。此外有坂君又曾编刊杂志《乡土玩具》及《人形人》，皆由建设社出版。建设社主人坂上君与其时编辑员佐佐木君皆日本新村旧人，民国廿三年秋我往东京游玩，二君来访，因以佐佐木君绍介，八月一日曾访有坂君于南品川。其玩具藏名"苏民塔"在建筑中，外部尚未落成，内如小舍，有两层，列大小玩具都满，不及细看，目不给亦日不给也。在塔中坐谈小半日，同行的川内君记录其语，曾登入《乡土玩具》第二卷中，愧不能有所贡献，如有坂君问中国有何玩具书，我心里只记着《江都二色》，却无以奉答，只能老实说道没有。这"没有"自《四库全书》时代起直至现在都有效，不能不令人恧然，但在正统派或反而傲然亦未可知。苏民故事据古书说，有苏民将来者，家贫，值素盏呜尊求宿，欣然款待，尊教以作茅轮，疫时佩之可免，其后人民多署门曰苏民将来子孙，近世或有寺院削木作八角形，大略如塔，题字如上，售之以辟疾病。有坂君之塔即模其形，据云恐本于生殖崇拜，殆或然欤。《爱玩》卷首有

此塔照相，每面题字有苏民将来子孙人也等约略可见。有坂君生于明治廿九年丙申（一八九六），在《爱玩》中自称是不惜与乡土玩具情死的男子，生计别有所在，却以普及乡土玩具为其天赋之职业，自己介绍得很得要领。日本又有清水晴风西泽笛亩川崎巨泉诸人亦有名，均为玩具画家，唯所作画集价值多极贵，寒斋不克收藏，故亦遂不能有所介绍也。

（廿六年一月十七日，于北平苦茶庵。）

《凡人崇拜》

日本现代散文家有几个是我所佩服的，户川秋骨即是其一。据《日本文学大辞典》上说，秋骨本名明三，生于明治三年（一八七〇），专攻英文学，在庆应大学为教授。又云：

“在其所专门的英文学上既为一方之权威，在随笔方面亦以有异色的幽默与讽刺闻名。以随笔集《文鸟》及其他改编而成的《乐天地狱》（昭和四年即一九二九）中，他的代表作品大抵集录在内。”但是我最初读了佩服的却是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四）出版的一册《凡人崇拜》，那时我还买了一本送给友人。这样买了书送人的事只有几次，此外有滨田陵的《桥与塔》，木下周太等的《昆虫写真生态》二册，又有早川孝太郎的《野猪与鹿与狸》，不过买来搁了好久还没有送掉，因为趣味稍偏不易找到同志也。

秋骨（户川君今老矣，计年已六十有七，大前年在东京曾得一见，致倾倒之意，于此当称秋骨先生，庶与本怀相合，唯为行文便利计，又据颜师古说举字以相崇尚，故今仍简称字。）的文章的特色是幽默与讽刺，这有些是英文学的影响，但是也不尽如是。他精通英文学，虽然口头常说不喜欢英文与英文学，其实他的随笔显然有英国气，不过这并不是他所最赏识的阑姆，远一点像斯威夫德，近的像柏忒勒（Butler）或萧伯讷吧，——自然，这是文学外行人的推测之词，未必会说得对，总之他的幽默里实在多是文化批评，比一般文人论客所说往往要更为公正而且辛辣。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所出随笔集《自画像》的自序中云：

“我曾经被人家说过，你总之是一个列倍拉列斯忒（自由主义者）吧。近来听说列倍拉列斯忒是很没有威势了，可是不论如何，我以是一个列倍拉列斯忒为光荣的。从我自己说来毫无这些麻烦的想头，若是旁观者这样的说，那么就是如此也说不定。注重个性咧，赶不上时势咧，或者就是如此也未可知吧。赶不上时势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只以是一个列倍拉列斯忒即自由主义者的事衷心认为光荣的。

“又被一个旁观者说过，说是摩拉列斯忒。你到底是一个摩拉列斯忒，这是或人说的话。我向来是很讨厌摩拉列斯忒的。摩拉列斯忒，换句话说就是道德家。阿呀，这样的东西真是万不敢领教，我平常总是这么想。可是人家说，你说万不敢领教这便正是摩拉列斯忒的证据。被人家这样说来，那么正是如此也未可定。……假如这是天性，没有法子，除了死心塌地承

受以外更无办法。那么这就是说天成的道德家了，如此一说的确又是可以感谢的事。但是此刻现在谁也不见得肯把我去当作思想善导的前辈吧。若是不能成为思想善导家那样重要而且有钱赚的人，即使是道德家，也是很无聊的。总之是讨厌的事。那么摩拉列斯忒还是讨厌的，不过虽是讨厌而既然是天性，则又不得不死心塌地耳。"因为他是自由主义者，是真的道德家，所以所写的文章如他自己所说多是叫道德家听了厌恶，正人君子看了皱眉的东西，这一点在日本别家的随笔是不大多见的，我所佩服的也特别在此。专制，武断及其附属，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为他的攻击的目标。讽刺是短命的，因为目标倒了的时候他的力量也就减少，但幽默却是长命的，虽然不见得会不死，虽然在法西斯势力下也会暂时假死。《自画像》的一篇小文中有云：

"特别最近说是什么非常时了，要装着怪正经的脸才算不错，很有点儿可笑。而且又还乱七八糟的在助成杀伐的风气。大抵凶手这种人物都是忘却了这笑的，而受别人的刃的也大都是缺少这幽默的人。"秋骨的文章里独有在非常时的凶手所没有的那微笑，一部分自然无妨说是出于英文学的幽默，一部分又似日本文学里的俳味，虽然不曾听说他弄俳句，却是深通"能乐"，所以自有一种特殊的气韵，与全受西洋风的论文不相同也。

秋骨的思想的特点最明显的一点是对于军人的嫌憎。《凡人崇拜》里第二篇文章题曰《定命》，劈头便云：

"生在武士的家里，养育在武士风的环境里，可是我从小孩

的时候起便很嫌憎军人。"后边又云：

"小时候遇见一位前辈的军官，他大约是尝过哲学的一点味道的吧，很不平的说，俺们是同猪猡一样，因为若干年间用官费养活，便终身被捆在军籍里，被使令服役着。我在旁听到，心想这倒确实如此吧，虽然还年幼心里也很对他同情。那人又曾愤慨的说，某亲王同自己是海军学校的同窗，平等的交际着的，一毕了业某亲王忽然高升，做学生时候那了无隔阂的态度全没有了，好像换了人似的以昂然的态度相对。我又在旁听到，心想这倒确实如此吧。于是我的军人嫌憎的意思更是强固起来了。"同文中又有一节云：

"在须田町的电车交叉点立着一座非常难看相的叫做广濑中佐的海军军人的铜像。我曾写过一篇铜像论，曾说日本人决不可在什么铜像上留下他的尊相。须田町的那个大约是模仿忒拉法耳伽街的纳耳逊像的吧，广濑中佐原比纳耳逊更了不得，铜像这物事自然也是须田町的要比英国更好，总之不论什么比起英国来总是日本为胜，我在那论内说过。只是很对不起的，要那中佐的贵相非在这狭隘热闹之区装出那种呆样子站着不可，这大约也就是象征那名誉战死的事是如何苦恼的吧。同样是立像，楠正成则坐镇于闲静地方，并不受人家的谈论，至于大村则高高的供在有名地方，差不多与世间没交涉。惟有须田町的先生乃一天到晚俯视着种种形相，又被彼等所仰视着，我想那一定是烦得很，而且也一定是苦得很吧。说到忒拉法耳伽街，那是比须田町还要加倍热闹的街市，但是那里的纳耳逊却立在非常高的地方，群众只好远远的仰望，所以不成什么问题。

至于吾中佐，则就是家里的小孩见了也要左手向前伸，模仿那用尽力气的姿势，觉得好玩。还有今年四岁的女孩，比她老兄所做的姿势更学得可笑，大约是在中佐之下的兵曹长的样子吧，弯了腰，歪了嘴，用了右手敲着臀部给他看。盖兵曹长的姿势实在是觉得这只手没有地方放似的，所以模仿他的时候除了去拍拍屁股也没法安顿吧。就是在小孩看了，也可见他们感觉那姿态的异像。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中佐的了不得决非纳耳逊呀楠呀大村呀之比。他永久了不得。只看日本中国中，至少在东京市的小学校里，把这人当作伟人的标本，讲给学生听，那就可以知道了罢。"所以学生们回家来便问父亲为什么不做军人，答说，那岂不是做杀人的生意么？从这边说是杀人，从那边想岂不是被杀的生意么。这种嫌憎军人的意思在日本人里并不能说是绝无，但是写出来的总是极少，所以可以说是难得。广濑中佐名武夫，日俄战争中死于闭塞旅顺之役，一时尊为军神，铜像旧在四叉路中心，大地震后改正道路，已移在附近一横街中，不大招人悯笑矣。前文不记年月，但因此可知当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之前也。

同书中第四篇曰《卑怯者》，在大地震一年后追记旧事，有关于谣传朝鲜人作乱，因此有许多朝鲜人（中国人亦有好些在内）被杀害的事一节云：

"关于朝鲜人事件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点儿都不明白。有人说这是因为交通不完备所以发生那样事情，不过照我的意思说来，觉得这正因为交通完备的缘故所以才会有那样事情。假如那所谓流言蜚语真是出于自然的，那么倒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从什么心理学社会学各方面都有调查研究的价值，可是不曾听说有谁去做这样的事。无论谁都怕摸身上长的毒疮似的在避开不说，这却是很奇怪。不过如由我来说，那么这起火的根元也并不是完全不能知道。那个事件是九月二日夜发生的事，我还听说同日同时刻在桦太岛方面也传出同样的流言。恐怕桦太是不确的也未可知，总之同日同时那种流言似乎传到很有点出于意外的地方去。无论如何，他总有着不思议的传播力。依据昨今所传闻，说是陆军曾竭力设法打消那朝鲜人作乱的流言云云。的确照例陆军的好意是足多的了。可是去年当时，我直接听到那流言，却是都从与陆军有关系的人的嘴里出来的。"大地震时还有一件丑恶绝伦的事，即是宪兵大尉甘粕某杀害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一案，集中也有一篇文章讲到，却是书信形式，题曰《寄在地界的大杉君书》。这篇文章我这回又反复读了两遍，觉得不能摘译，只好重复放下。如要摘译，可选的部分太多，我这小文里容不下，一也。其二是不容易译，书中切责日本军宪，自然表面仍以幽默与游戏出之，而令读者不觉切齿或酸鼻，不佞病后体弱，尚无此传述的力量也。我读此文，数次想到斯威夫德上人，心生钦仰，关于大地震时二大不人道事件不佞孤陋寡闻未尝记得有何文人写出如此含有义愤的文章，故三年前在东京山水楼饭店见到户川先生，单独口头致敬崇之词，形迹虽只是客套，意思则原是真实耳。

上面所引多是偏于内容的，现在再从永井荷风所著《东京散策记》中另外引用一节，原在第八章《空地》中的：

"户川秋骨君在《依然之记》中有一章曰《霜天的户山之原》。

户山之原是旧尾州侯别庄的原址，那有名的庭园毁坏了变作户山陆军学校，附近便成为广漠的打靶场。这一带属于丰多摩郡，近几年前还是杜鹃花的名胜地，每年人家稠密起来，已经变成所谓郊外的新开路，可是只有那打靶还依然是原来的样子。秋骨君曰：

“户山之原是在东京近郊很少有的广大的地面。从目白的里边直到巢鸭泷之川一面平野，差不多还保留着很广阔的武藏野的风致。但是这平野大抵都已加过耒耜，已是耕种得好好的田地了，因此虽有田园之趣而野趣则至为缺乏。若户山之原，虽说是原，却也有多少高下，有好些树木。大虽是不大，亦有乔木聚生，成为丛林的地方。而且在此地一点都不曾 加 过人工，全是照着那自然的原样。假如有人愿意知道一点当初武藏野的风致，那么自当求之于此处吧。高下不平的广大的地面上一片全是杂草遮盖着，春天采摘野菜，适于儿女的自由游戏，秋天可任雅人的随意散步。不问四季什么时候，学绘画的学生携带画布，到处描写自然物色，几无间断。这真是自然之一大公园，最健全的游览地，其自然与野趣全然在郊外其他地方所不能求得者也。在今日形势之下，苟有馀地则即其处兴建筑，不然亦必加耒耜，无所踌躇。可是在大久保近傍何以还会留存着这样几乎还是自然原状的平野的呢？很奇怪，此实为俗中之俗的陆军之所赐也。户山之原乃是陆军的用地。其一部分为户山学校的打靶场，其一部分作练兵场使用。但是其大部分差不多是无用之地似的，一任市民或村民之蹂躏。骑马的兵士在大久保柏木的小路上列队驰骤，那是很讨厌的事，不，不是讨厌，是叫

人生气的。把天下的公路象是他所有似的霸占了，还显出意气轩昂的样子，这是吾辈平民所甚感觉不愉快的。可是这给予不愉快的大机关却又在户山之原把古昔的武藏野给我们保留着。想起来时觉得世上真是不思议的互相补偿，一利一害，不觉更是深切的有感于应报之说了。"这里虽然也仍说到军人，不过重要的还是在于谈户山之原，可以算作他这类文章的样本。永井原书成于大正四年(一九一五)，此文的著作当在其前，《依然之记》我未曾见，大约是在《文鸟》集中吧，但《户山之原》一篇也收在《乐天地狱》中。秋骨的书我只有这几册：

一、《凡人崇拜》，一九二六。

二、《乐天地狱》，一九二九。

三、《英文学笔录》，一九三一。

四、《自然、多心、旅行》，同上。

五、《都会情景》，一九三三。

六、《自画像》，一九三五。

这里所介绍的只是一点，俟有机会当再来谈，或是选译一二小文，不过此事大难耳。　　(廿六年二月廿三日于北平)

《浮世风吕》

偶读马时芳所著《朴丽子》，见卷下有一则云：

"朴丽子与友人同饮茶园中，时日已暮，饮者以百数，坐未

定，友亟去。既出，朴丽子曰，何亟也？曰，吾见众目乱瞬口乱翕张，不能耐。朴丽子曰，若使吾要致多人，资而与之饮，吾力有所不给，且又不免酬应之烦，今在坐者各出数文，聚饮于此，浑贵贱，等贫富，老幼强弱，樵牧厮隶，以及遐方异域，黥劓徒奴，一杯清茗，无所参异，用解烦渴，息劳倦，轩轩笑语，殆移我情，吾方不胜其乐而犹以为饮于此者少，子何亟也。友默然如有所失。友素介特绝俗，自是一变。”这篇的意思很好，我看了就联想起户川秋骨的话来，这是一篇论读书的小文，收在他的随笔选集《乐天地狱》（一九二九）里，中有云：

“哈理孙告戒乱读书的人说，我们同路上行人或是酒店里遇见不知何许人的男子便会很亲近的讲话么，谁都不这样做，唯独关于书籍，我常常同全然无名而且不知道是那里的什么人会谈，还觉得高兴。但是我却以为同在路上碰见的人，在酒店偶然同坐的人谈天，倒是顶有趣，从利益方面说也并不少的事。我想假如能够走来走去随便与遇着的人谈谈，这样有趣的事情恐怕再也没有吧。不过这只是在书籍上可以做到，实际世间不大容易实行罢了。《浮世床》与《浮世风吕》之所以为名著岂不即以此故么。”《浮世床》等两部书是日本有名的滑稽小说，也是我所爱读的书。去年七月我写《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之一，曾经连带说及，今略抄于下：

“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的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若泥滑滑的滑了。

——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十九世纪初头）年间，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种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与式亭三马《浮世风吕》及《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用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讲，是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本是所谓气质物（Katagimono, Characters）的流派，亚理士多德门下的退阿佛拉斯多思（Theophrastos）就曾经写有一册书，可算是最早，从结构上说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叙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中国滑稽小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自《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讲到描写气质或者还是《儒林外史》里有几处，如高翰林那种神气便很不怀，只可惜不多。"其实高翰林虽写得好，还是属于特殊部类，写的人固然可以夸张，原本也有点怪相，可以供人家的嗤笑以至谴责，如《浮世床》中的孔粪先生，嘲笑那时迂腐的汉学者，很是痛快，却并不怎么难写。我想讽刺比滑稽为容易，而滑稽中又有分别，特殊的也比平凡的为容易。《浮世风吕》卷一里出来的那个瘫子

和醉汉就都是特殊的例，如笑话中的瞎子与和尚或惧内汉之类，仿佛是鼻子上涂了白粉的小丑似的，人家对于他所给与的笑多半是有一种期待性，不算是上乘的创作，唯有把寻常人的平凡事写出来，却都变成一场小喜剧，这才更有意思，亦是更难。双木园主人（堀舍二郎）在《江户时代戏曲小说通志》中说得不错：

"文化六年（一八〇九）所出的《浮世风吕》是三马著作中最有名的滑稽本。此书不故意设奇以求人笑，然诙谐百出，妙想横生，一读之下虽髯丈夫亦无不解颐捧腹，而不流于野鄙，不陷于猥亵，此实是三马特绝的手腕，其所以被称为斯道之泰斗者盖亦以此也。"

式亭三马本名菊池太辅，生于安永五年（一七七六），著书极多，以《浮世风吕》与《浮世床》为其杰作。朴丽子喜听茶园中人轩轩笑语，以为能移我情，可谓解人，如遇三马当把臂入林矣。《浮世风吕》出版时当清嘉庆前半，其时在中国亦正有游戏文章兴起，但《常言道》等书只能与日本的"黄表纸"一类相当，滑稽本之流惜乎终未出现，马君亦嘉道时人，能有此胜解而不有所著述，尤为可惜。《浮世风吕》前后四编共九卷，各卷写几个场面都很有意思，我最喜欢前编卷下《男澡堂》中写几个书房里放学出来的学生，三编卷上《女澡堂》中写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在着衣服时谈话，虽今昔相隔已百三十年，读了觉得情形不相远，不佞曾想于此摘译一部分，乃终未能够，不但摘取为难，译述亦大不易，我这里只能以空言介绍终篇，诚不得已也。我不看戏文，但推想《春香闹学》、《三娘教子》等里边或者

还含有儿童描写的一丁点儿吧，不知何以小说散文中会那么缺乏，岂中国文人的见识反在戏子下欤？写学童的滑稽则尚有少许，郭尧臣著《捧腹集诗钞》中有《蒙师叹》七律十四首，其九十两首均颇佳，其词云：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公然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学书勉强捏泥拳，笔是麻皮砚是砖。墨号太平如黑土，纸裁尺八拟黄阡。大人已化三千士，王子丹成十九天。随手涂鸦浑莫辨，也评甲乙乱批圈。"

在士人信仰文章报国的时代这种打油诗是只有挨骂的，但从我们外道看来却也有他独自的好处，有些事物情景，别体的文学作品都不能或不肯写，而此独写得恰好，即其生命之所在。《捧腹集》中又有《青毡生随口曲》十四首，其十一云：

"一岁修金十二千，节仪在内订从前，适来有件开心事，代笔叨光夹百钱。"原注云，"市语以二百为夹百。"我们细想这种内容实在只有如此写法最恰当，否则去仿《书经》或《左传》，这是《文章游戏》的常用手法，却未免又落窠臼了。滑稽小说与散文缺少，姑且以诗解嘲，虽已可怜，总还聊胜于无，此我对于嘉道以后的打油诗所以不敢存轻视之心也。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旧元宵爆竹声中写讫）

※

读《檀弓》

我久矣没有读《檀弓》了。我读《檀弓》还是在戊戌年的春天，在杭州花牌楼寓内冬夏都开着的板窗下一张板桌上自己念的，不曾好好的背诵，读过的大抵都已忘记，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前回一个星期三在学校里遇见适之，他给了我一册《中国文学史选例》，这只是第一卷，所选自卜辞至《吕氏春秋》，凡二十五项。其中第十六即是《檀弓》，计选了六则，即《曾子易箦》，《子夏丧明》，《孔子梦奠》，《有子言似夫子》，《黔敖嗟来》，《原壤歌狸首》是也。在从学校回家来的路上，我把这六篇读了一遍，觉得都很好，后来又拿《檀弓》上下卷来理旧书，似乎以文章论好的也就不过是这几章罢了。这里边我最喜欢的是曾子的故事：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这篇文章写得怎么好，应得由金圣叹批点才行，我不想来缠夹，我所感叹的是写曾子很有意思。本来曾子是怎么一个人物我也并不知道，但根据从论语得来的知识，曾子这临终的情形给予我很谐和的恰好的印象。我觉得曾子该是这样情形，即使《檀弓》所记的原只是小说而不是史实。据说，天上地下都无有神，有的但是拜神者的心情所投射出来的影。儒家虽然无神亦非宗教，其记载古圣先贤言行的经传实在也等于本行及譬喻等，无非是弟子们为欲表现其理想之一境而作，文学的技工有高下，若其诚意乃无所异。《檀弓》中记曾子者既善于写文章，其所意想的曾子又有严肃而蕴藉的人格，今千载之下读者为之移情，犹之普贤行愿善能现示菩萨精神，亦复是文学佳作也。《原壤歌貍首》一篇也是很好的文章，很能表出孔子的博大处，比《论语·宪问第十四》所载要好得多。其文曰：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要知道这里的写得好，最好是与《论语》所记的比较一下看：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看老而不死这句话，可知那时原壤已经老了。戴望注：《礼》，六十杖于乡。那么孔子也一定已是六十岁以上。胡骂乱打只有子路或者还未能免，孔子不见得会如此，何况又是已在老年。

我们看《檀弓》所记便大不相同，我觉得孔子该是这样情形，正如上文关于曾子我已经说过。执女手之卷然下据孔颖达《正义》云：

"孔子手执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欢说仲尼，故注云说人辞也。"假如这里疏家没有把他先祖的事讲错，我们可以相信那时孔子的年纪并不老，因为一是用女子之手比孔子，二是孔子手执斤斧，总不会是六十岁后的事情。把两件故事合起来看，觉得孔子在以前既是那么宽和，到老后反发火性，有点不合情理。不过我们也不能就说那一件是真，那一件是假，反正都只是记者所见不同，写出理想的人物来时亦宽严各异耳。清嘉道间马时芳著《续朴丽子》中有一则云：

"传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听母言而止。此盖周之末季或秦汉间曲儒附会之言也。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呜呼，若此类者岂可胜道哉。"马君主张宽恕平易，故以袒胸出妻为非，但亦有人以严切为理想，以为孟子大贤必当如是，虽有诚意，却不免落于边见，被称为曲儒，两皆无怪也。记原壤的故事两篇，见地不相同，不佞与马君的意思相似，不取扣胫之说，觉得沐椁一篇为胜，读《论语》中所记孔子与诸隐逸周旋之事，特别是对于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都很有情意，并不滥用棒喝，何况原壤本是故人，益知不遗故旧为可信，且与经传中表示出来的孔子的整个气象相调和也。不佞未曾学书，学剑亦不成，如何可谈文艺，无已且来谈经吧，盖此是文化遗产，人人都有分，都可得而接受处分之者也。

（廿六年一月）

【附记】

清乾隆时人秦书田著《曝背馀谈》卷下有一条云：

“《檀弓》载曾子易箦一事，余深不然其说。若以此箦出季孙之赐，等赵挺之之锦裘，则曾子当日便毅然辞之而不受，不待至是日而始欲易，若等于孔子孟子之交际，即不易何害，乃明日之不能待耶。其诞妄明甚，乃后儒因得正而毙一语，传为千古美谈，殆亦不度于情矣，乌知情之所不有即为理之所必无耶。”又云：

“观隅坐执烛句，意只在作文字耳，奈之何曰经也。”秦君识见通达，其主张理不离情甚是，唯上节似不免稍有误会，曾子之意盖在物不在人，谓不当用大夫之箦耳。下节寥寥数语却很有理解，此本非经，只是很好的一篇描写，若作历史事实看便误，秦君知道他是在作文字，与我们的意见正相近也。　　（二十六年三月四日又记）

再谈试帖

近来搜集一点试帖诗，成绩不算很好，石印洋板不要，木板太坏的也不收，到现在一总还不过一百种左右而已。偶阅杨雪沧的《孤居随录》，——我有一册诵芬堂本的《小演雅》题观颓道人编，后来知道即是杨浚，所以找他的笔记来翻阅，别无什么可看，但《续录》卷七是论试帖的，其内容如下：

一、毛西河先生《唐人试帖》序(节录)。

二、纪文达公《唐人试律说》序(同上)

三、李守斋试帖七法。(注：原系八法，诗品未采，所选各联并全首见《分类诗腋》。)

四，梁芷林中丞《试律丛话》选。(只采绪论，其诗见原书。)

五、张芗涛学使《韬轩语》。(语试律诗四宜六忌全录。)

这里所引的书我都有了，那么理论方面的材料大抵已不愁缺乏，所应当注意的还是在别集总集吧。又阅《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年九月十四日条下云：

"夜偕叔子看陈秋舫殿撰《简学斋试律》，颇有佳句。此虽小道，然肇自有唐，盛于当代，其流传当远于制义。制义数十年来衰弱已极，不复成文字，而试律犹有工者，故制义窃谓不久当废，试律法度尚存，其行未艾，即成为功令所去，人必有嗜而为之者。同人中叔子珊士孟调莲士皆工此体，叔子为尤胜也。"又十一月初五日读杜登春《社事始末》条下云：

"予尝谓时文不出二十年必为功令所废，即此可知也。"李君在七十馀年前能预言八股文之当废，可谓有识，但他思想本旧，并不是识时务，实只是从文章上论，亦能看出兴衰之迹。所云试律将有嗜而为之者，此语未确，唯文诗优劣却说得很有道理，盖虽同是赋得体，而一说理易陈腐，一咏事物尚可稍有情味也。陈秋舫《简学斋诗》今在七家试帖中，《试律丛话》卷五极称道之，有云：

"殿撰试帖于咏史尤为擅长。《文姬归汉》全首云：女有才

如此，千金赎亦宜。存孤全友谊，忍死得归期。一骑东风快，双雏朔雪饥。身如焦尾在，心岂左贤知。大漠回看惨，陈留再到疑。经温刊石本，笳补入关词。兵燹馀悲愤，门楣系孑遗。可怜书未续，无命作班姬。直是一篇文姬小传，而情韵隐秀，居然班范之间，此岂寻常笔墨耶。"吴谷人的《有正味斋试帖》中咏史数诗亦均佳，如《殷浩书空》云：

"咄咄嗟何益，茫茫恨不穷。一生投热恼，几字画虚空。悬腕书防脱，看天问岂通。光阴斜日后，心绪乱云中。远势能飞白，惭颜莫洗红。肯教遗迹在，翻讶复函同。高阁宜君辈，苍生误此公。西风回笔阵，渺渺羡烟鸿。"此诗刻画书空，唯六七联讲到殷深源，与陈作不同，却也写得很精致。九家诗第一卷即有正味斋，咸丰中魏滦生又有选注本，与王惕甫芳草堂诗合刻，称《二家诗钞笺略》。魏君曾撰《骈雅训纂》，为世所知，此笺精要，刻板亦佳，与普通坊本不同，其视试律殆与越缦有同意耶。自序中云：

"夫赋得诗不足存，矧为之作注，纪文达公《庚辰集》固有哂之者矣。顾吾观今之类书踳驳舛盭，展卷即是，递相钞撮，几同杜撰，得如《庚辰集》之本本原原，伐山自作，不由稗贩者，有几人哉。惜其不为类书而为此注，使推其例以为之，当益为后学津逮，顾林犹幸其有是书以示后人，使后之为类书者知所取则，其沾丐后人亦正未有涯也。"后又云：

"后之读二家诗者不知视《庚辰集》何如，而注则不逮远甚，要之与钞撮影撰，沿讹踵谬，浮谈无根者，固有间矣。"说的很不错，如上文所引诗中末联笔阵注除引《法书要录·笔阵图》外，

又云：

“又按此阵字借作雁阵解，盖以雁为书空匠者意关合，见陶谷《清异录》上禽名门。”不单呆引出典，却就本诗用意上说明，这注便活了，嘉庆中有九家诗选注，不能如此也。又如苍生句别家注只引《王戎传》，却不知其更包有本传的“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在内。《试律丛话》卷五论李伯子的西沤试帖有云：

“又《鹤子》句云，阅世应无纪，传家别有经。上句用《瘗鹤铭》鹤寿不知其纪也，下句用浮丘公《相鹤经》，而为之注者皆不之及，则何用注之有哉。”（案：光绪中刊《七家诗注》均已补入。）尝阅黎觉人《六朝文絜笺注》，在《荡妇秋思赋》题下有注云：“《说文》曰，秋，禾谷熟也。”不觉失笑。由此观之。魏涤生诚不易得，虽是赋得诗的注亦何害哉。魏君还有别的书如《同馆诗赋题解》等，惜均未能得到。

寒斋目下所有唐人试律的书共只十三部，其中却有一种很有意思，乃是王锡侯的《唐诗试帖课蒙详解》十卷，卷首题作《唐诗应试分类详解》，书签上云《应试唐诗分类详解》，禁书目录上却又云《唐诗试帖分类详解》。王锡侯《字贯》一案是清朝文字狱中很苛刻的一例，《心史丛刊》中记其本末颇详，所禁诸书我只见过《书法精言》，其次是这唐诗试帖。前有乾隆戊寅（一七五八）自序，盖因丁丑新定乡会试均用试帖，亦是投机的书，唯例言八则及论作诗法中案语六则均尚可读，不似《书法精言》之庸腐。如例言一云：

“杂体之诗驱题就我，试帖之作束我就题，稍或纵放，语虽奇丽，与题无着矣。是天下诗之难作未有过于试帖者，试帖一

工，何所不可。试帖之诗与八股文字无异，必须句斟字酌，与题相凑，精力有所不及，行间便少光采。然则西河毛氏谓八股文字起于试帖之诗，其信然也。”这书里还有一个特色，便是在有些诗的后面附有王氏自己的拟作，十卷中共有二十六首，盖亦是模仿西河而作。诗虽不甚佳。唯王锡侯身被坑书被焚，灰扬迹灭之后，尚能于此破册中保存着他的若干创作，亦可以说是吉光片羽矣，此其价值盖在于试帖以外而属于别一范围者也。

（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于北平）

再谈尺牍

我近来搜集一点尺牍，同时对于山阴会稽人的著作不问废铜烂铁也都想要，所以有些东西落在这交叉点里，叫我不能不要他，这便是越人的尺牍。不过我的搜集不是无限制的，有些高价的书就只好缓议，即如陶石篑的集子还未得到，虽然据袁小修说这本来无甚可看，因为他好的小品都没有选进去，在我说来难免近于酸蒲桃的辩解，不好就这样说。明人的尺牍单行的我只有一册沈青霞的《塞鸿尺牍》，其实这也是文集的一种，却有独立的名称而已，此外的都只在集中见到，如王龙溪，徐文长，王季重，陶路叔，张宗子皆是。我根据了《谑庵文饭小品》与《拜环堂文集》残卷，曾将季重路叔的尺牍略为介绍过，文长宗子亦是畸人，当有可谈，却尚缺少准备，今且从略，跳过到

清朝人那边去吧。

清朝的越人所著尺牍单行本我也得到不多，可以举出来的只有商宝意的《质园尺牍》二卷，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二卷，续一卷，龚联辉的《未斋尺牍》四卷，以及范镜川的《世守拙斋尺牍》四卷罢了。商宝意是乾嘉时有名的诗人，著有《质园诗集》三十二卷，又编《越风》初二集共三十卷，这尺牍是道光壬寅（一八四三）山阴余应松所刊，序中称其"吐属风雅，典丽高华，是金华殿中人语"，这是赞辞，同时也就说出了他的分限。上卷有《致周舫轩书》之一云：

"古谚如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言马肿背；三月昏，参星夕，杏花盛，桑叶白；蜻蜓鸣，衣裘成，蟋蟀鸣，懒妇惊。——等语，清丽如乐府。尊公著作等身，识大识小并堪寿世，闻有《越谚》一卷，希录其副寄我。久客思归，对纸上乡音如在兰亭禹庙间共里人话矣。"又云：

"阅所示家传，感念尊公几山先辈之殁倏忽五年。君家城西别业旧有凌霄木香二架，芳艳动人，忆与尊公置酒花下，啖凤潭锦鳞鱼，论司马氏四公子传，豪举如昨，而几山不可作矣。年命朝露，可发深慨。足下既以文学世其家，续先人未竟之绪，夜台有知当含笑瞑目也。诸传简而有法，直而不夸，真足下拟陶石篑之记百家烟火，刘蕺山之叙水澄，其妙处笠山鹅池两君已评之，余何能多作赞语，唯以老成沦丧，不禁涕泪沾襟耳。便鸿布达，黯然何如。"案《越风》卷七云：

"周徐彩，字粹存，会稽人，康熙庚子举人，著有《名山藏诗稿》。所居城西别业，庭前木香一架，虬枝蟠结，百馀年物

也，花时烂漫香满裀席，余曾觞于此而乐之，距今四十年，花尚无恙。子绍钢，字舫轩，诸生，著有《舫轩诗选》。”两封信里都很有感情份子，所以写得颇有意思，如上文对于城西别业殊多恋恋之情，可以为证，至于《越谚》那恐怕不曾有，即有也未必会胜于范啸风，盖扁舟子的见识殆不容易企及也。又致陶玉川云：

“夜来一雨，凉入枕簟，凌晨起视，已落叶满阶矣。寒衣俱在质库中。陡听金风，颇有吴牛见月之恐。越人在都者携有菱芡二种，遍种于丰宜门外，提篮上市，以百钱买之。居然江乡风味，纪以小诗，附尘一览。大兄久客思归，烟波浩淼之情谅同之也。”这里又是久客思归，故文亦可读，盖内容稍实在也，说北京菱芡的起源别有意思，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七月下有“菱角鸡头”一条云：

“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读尺牍可以知其来源，唯老鸡头依然丰满而大菱则憔悴不堪，无复在镜水中的丰采矣。

《秋水轩尺牍》与其说有名还不如说是闻名的书，因为如为他作注释的管秋初所说，“措辞富丽，意绪缠绵，洵为操觚家揣摩善本”，不幸成了滥调信札的祖师，久为识者所鄙视，提起来不免都要摇头，其实这是有点儿冤枉的。秋水轩不能说写得好，却也不算怎么坏，据我看来比明季山人如王伯谷所写的似乎还要不讨厌一点，不过这本是幕友的尺牍，自然也有他们的习气。秋水轩刊于道光辛卯（一八三一），未斋则在乙巳（一八四五），二人不但同是幕友，而且还是盟兄弟，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可是他们二人的身后名很不一样，秋水轩原刊板并不坏，光绪甲申（一八八四）还有续编出版，风行一时，注者续出，未斋则向来没有人提起，小板多错字，纸墨均劣，虽然文章并不见得比秋水轩不如。凡读过《秋水轩》的应当还记得卷上的那“一枝甫寄，双鲤频颁”的一封四六信吧，那即是寄给龚未斋的全部十四封中的第二信也。未斋给许葭村的共有八封，其末一封云：

“病后不能搦管，而一息尚存又未敢与草木同腐。平时偶作诗词，祇堪覆瓿，唯三十馀年客窗酬应之札，直摅胸膈，畅所欲言，虽于尺牍之道去之千里，而性情所寄似有不忍弃者，遂于病后录而集之。内中唯仆与足下酬答为独多，惜足下鸿篇短制为爱者携去，仅存四六一函，录之于集，借美玉之光以辉燕石，并欲使后之览者知仆与足下乃文字之交，非势利交也。因足下素有嗜痂之癖，故书以奉告，录出一番，另请教削，知许子之不惮烦也。”《秋水轩》第十四封中有云：

“尺牍心折已久，付之梨枣，定当纸贵一时，以弟谫陋无文亦蒙采入，恐因鱼目而减夜光之价，削而去之则为我藏拙多矣。”可以知道即是上文的回答，据《未斋尺牍》自序称编集时在嘉庆癸亥（一八〇三），写信也当在那时候吧。秋水轩第一封信去谢招待，末云：

“阮昔侯于二十一日往磁州，破题儿第一夜，钟情如先生当亦为之黯然也。”未斋第一封即是复信，有云：

“阮锡侯此番远出，未免有情，日前有札寄彼云，新月窥窗，轻风拂帐，依依不舍，当不只作草桥一梦。来翰亦云破题儿第一夜，以弟为钟情人亦当闻之黯然，何以千里相违而情词如接，

岂非有情者所见略同乎。夫天地一情之所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学究迂儒强为讳饰，不知文王辗转反侧，后妃嗟我怀人，实开千古钟情之祖，第圣人有情而无欲，所谓乐而不淫也。弟年逾五十，而每遇出游辄黯然魂消者数日，盖女子薄命，适我征人，秋月春花，都成虚度，迨红颜已改，白发渐滋，此生亦复休矣。足下固钟情人，前去接眷之说其果行否乎。觇缕及之，为个中人道耳。"第二封是四六复信，那篇"一枝甫寄"的原信也就附在后边，即所谓借美玉之光也。第四封信似是未斋先发，中云：

"阮君书来道其夫人九月有如达之喜，因思是月也雀入大水，故敝署五产而皆雌，今来翰为改于十月免身，其得蛟也必矣，弟亲自造作者竟不知其月，抑又奇也。舍侄甘林得馆之难竟如其伯之得子，岂其东家尚未诞生也。今年曾寄寓信计六十馀函，足下阴行善事不厌其烦，何以报之，唯有学近日官场念《金刚经》万遍，保佑足下多子耳。"秋水轩答信云：

"昔侯夫人逾月而娩，以其时考之宜为震之长男，而得巽之长女，良由当局者自失其期，遂令旁观者难神其算也。令侄馆事屡谋屡失，降而就副，未免大才小用，静以待之，自有碧梧千尺耳。寓函往复何足云劳，而仁人用心祝以多子，则兄之善颂善祷积福尤宏，不更当老蚌生珠耶。"他们所谈的事大抵不出谋馆纳宠求子这些。他们本是读书人之习幕者，不会讲出什么新道理来，值得现代读者倾听。但是从他们谈那些无聊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一点性情才气，我想也是有意思的事。特别是我们能够找着二人往来的信札，又是关于阮昔侯这人看他们怎样的

谈论，这种机会也是不容易得的。讲到个人的才情我觉得未斋倒未必不及秋水轩，盖龚时有奇语而许则极少见也。《未斋尺牍》卷一与徐克家云：

“敝斋不戒于火，将身外之物一炬而烬之，不留一丝，不剩一字，真佛家所谓清净寂灭者矣。友人或吊者，或贺者，吊者其常，贺者则似是而非也。夫凡民之于豪杰在有生之初而已定，如必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彼夏商周之继起为君者无所谓忧患，而世之少为公子老封君者曾安乐之足以为累否耶。不肖中人以下之资，即时时有祝融之警，终不能进于上智，若无此一火，亦未必遂流为下愚，不过适然火之，亦适然听之而已。孟夫子之言为豪杰进策励之功，非凡民所得而借口也。质之高明，以为然否。”又卷四与章含章云：

“诸君子之至于斯也，仆未尝不倒屣而迎也，而素畏应酬，又无斯须之不懒，竟至有来而无往。最爱客来偏懒答，剧怜花放却慵栽，此十年前之句，非是今日始，疏野之性有不可以药者，而外间随以仆为傲。夫有周公之才之美尚不可以骄吝，矧吾辈依人作嫁，碌碌鱼鱼，无足以傲世，更何所傲为。弟与足下交最久，知我独深，望为我言曰，其为人懒而狂，非傲也。至诸侯大夫之至止者为丞相长史耳，更与张君嗣无涉也，懒也傲也均无关于轻重，可一笑置之。”卷四有答周氾荇书与论“公门造福”，嬉笑怒骂颇极其妙，惜文长不能抄，自谓其苦可及其狂不可及也。《秋水轩》中便少此种狂文，鄙见以为此即未斋长处，盖其本色所在，但此等不利于揣摩之用，或者正亦以此不能如秋水轩之为世人所喜欤。（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北平）

谈笔记

近来我很想看点前人笔记。中国笔记本来多得很，从前也杂乱的看得不少，可是现在的意思稍有不同。我所想看的目下暂以近三百年为准，换句话说差不多就是清代的，本来再上溯一点上去亦无不可，不过晚明这一类的著作太多，没有资力收罗，至于现代也不包括在里边，其理由却又因为是太少，新式的杂感随笔只好算是别一项目了。看法也颇有变更，以前的看笔记可以谓是从小说引申，现在是仿佛从尺牍推广，这句话有点说得怪，事实却正如此。近年我搜集了些尺牍书，贵重难得的终于得不到外，大约有一百二十种，随便翻阅也觉得有意思，虽然写得顶好自然还只能推东坡和山谷。他们两位的尺牍实在与其题跋是一条根子的，所以题跋我也同样的喜欢看，而笔记多半——不，有些好的多是题跋的性质或态度，如东坡的《志林》更是一个明显的实例。我把看尺牍题跋的眼光移了去看笔记，多少难免有龃龉不相入处，但也未始不是一种看法，不过结果要把好些笔记的既定价值颠倒错乱一下罢了，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七子部杂家类下分类解说云：

"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又卷一四

○子部小说类下云：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照着上边的分法，杂家里我所取的只是杂说一类，杂考与杂品偶或有百一可取，小说家里单取杂事，异闻虽然小时候最欢喜，现在则用不着，姑且束之高阁。这实在是我看笔记最非正宗的一点。蒲留仙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我承认他们是中国传奇文与志怪小说的末代贤孙，文章也写得不坏，可是现在没有他们的分。我这里所要的不是故事，只是散文小篇，是的，或者就无妨称为小品文，假如这样可以辨别得清楚，虽然我原是不赞同这名称的。姑妄言之的谈狐鬼原也不妨，只苦于世上没有多少这种高明人，中间多数即不入迷也总得相信，至于讲报应的那简直是下流与恶趣了。《广陵诗事》卷九引成安若《皖游集》云，太平寺中一豕现妇人足，弓样宛然（其实是妇人现豕足耳，只可惜士女都未之知），便相信逆妇变猪并非不经之谈。我曾这样说：

“阮芸台本非俗物，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乃喜记录此等恶滥故事，殊不可解。世上不乏妄人，编造坐花志果等书，灾梨祸枣，汗牛充栋，几可自成一库，则亦听之而已，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科臼耶。”张香涛著《輶轩语》卷一中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项云：

“昨在省会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报，忽言丹鼎符箓，鄙俚拉杂有如病狂，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诋而麾去之。明理之士

急宜猛省，要知此乃俗语所谓魔道，即与二氏亦无涉也。”张君在清末学者中不能算是大人物，这一节话却很有见识，为一般读书人所不能及。我曾批评陈云伯所著善书《莲花筏》，深惜其以聪明人而作鄙陋语，有云：

“此事殊出意外，盖我平时品评文人高下，常以相信所谓文昌与关圣，喜谈果报者为下等，以为颐道居士当不至于此也。”由此可知我对于这一类书是如何的没有好感，虽然我知道要研究士大夫的腐败思想这些都是极好的资料，但是现在无此雅兴，所以只好撂下。与这种神怪报应相反而亦为我所不要看的有专讲典章掌故的一类，如《啸亭杂录》，《清秘述闻》，《郎潜纪闻》等，无论人家怎么看重，认为笔记中的正宗，这都不相干，我总之是不喜欢，所以不敢请教，也并不一定是看不起，他们或者自有其用处，实在只是有点隔教，和我没有什么情分。有人要问，那么是否爱那轻松漂亮的一路呢？正如有人说我必须爱读《梅花草堂笔谈》与《幽梦影》，因为我曾经称扬过公安竟陵派的文学。其实这是未必然的。在一个月前我翻阅《复堂日记》，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日记卷三癸酉同治十二年项下有一则云：

“《西青散记》致语幽清，有唐人说部风，所采诸诗，玄想微言，潇然可诵。以示眉叔，欢跃叹赏，固性之所近，施均父略翻五六纸掷去之矣。”《日记补录》（念劬庐丛刻本）光绪二年（丙子）八月初九日条下有云：

“舆中展《西青散记》八卷，如木瓜酿，如新来禽，此味非舌阁硬饼者所知。”又十二年（丙戌）二月初四日条云：

"阅《西青散记》，笔墨幽玄，心光凄淡，所录诗篇颇似明季钟谭一流，而视竟陵派为有生气也。"《日记续编》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四月十九日条云：

"《西青散记》附文略阅竟一过，嚼雪餐霞，味于无味，文章得山水之神，遇之于行墨之外，三十馀年时时有故人之怀，非痂嗜也。"谭君于二十五年中四次赏扬《散记》，可知他对于此书确有一种嗜好，可是我却不敢附和。《复堂日记》中常记读小说，看他评定甲乙，其次序当是《琐蛾杂记》、《夜雨秋灯录》、《里乘》、《客窗闲话》，《伊园谈异》似亦可入，盖谭君多着重文字方面，又不以怪异果报为非也。我看笔记也要他文字好，朴素通达便好，并不言欢浓艳波俏，或顾影弄姿，有名士美人习气，这一点意思与复堂不同，其次则无取志异。《西青散记》的诗文的确写得不坏，论大体可以与舒白香《游山日记》相比，两者都是才人之笔，但日记似乎是男性的，有见识有胆力，而散记乃是女性的，拉上许多贺双卿的传说，很有点儿粘缠，容易流入肉麻一路去，还有许多降乩的女仙和显圣的关公，难免雅得俗起来了。《散记》中也有几节文章可以选取的，如卷一记折柳亭的饮饯，卷二记姑恶鸟以及记络纬等鸣虫的一条，又有记儿时情事一则，与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卷一所说文情相近。寒斋有瓜渚草堂旧刊本《西青散记》，有时候拿出来翻阅，也颇珍重，不过感情就只是如此而已，我是不喜欢古今名士派的，故对于史梧冈未必能比张元长张心来更看得重也。

上边把各家的笔记乱说了一阵，大都是不满意的，那么到底好的有那几家呢？这话一言难尽，但简单的说，要在文词

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与理想都难实现，我只希望能具体而微，或只得其一部分，也已可以满足了。据我近几年来的经验，觉得这个很不容易，读过的笔记本不多，较好的只有傅青主的《杂记》，刘继庄的《广阳杂记》，刘青园的《常谈》，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马平泉的《朴丽子》，李登斋的《常谈丛录》，王白岩的《江州笔谈》等，此外赵云松俞理初的著作里也有可看的东西，而《四库总目》著录的顾亭林、王山史、宋牧仲、王贻上、陆扶照、刘玉衡诸人却又在其次了。这里我最觉得奇怪的是顾亭林的《日知录》，顾君的人品与学问是有定评的了，文章我看也写得很干净，那么这部举世推尊的《日知录》论理应该给我一个好印象，然而不然。我看了这书也觉得有几条是好的，有他的见识与思想，朴实可喜，看似寻常而别人无能说者，所以为佳，如卷十三中讲馆舍、街道、官树、桥梁、人聚诸篇皆是。但是我总感到他的儒教徒气，我不非薄别人做儒家或法家道家，可是不可有宗教气而变成教徒，倘若如此则只好实行作揖主义，敬鬼神而远之矣。《日知录》卷十五《火葬》条下云：

"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这岂不象是庙祝巫婆的话。卷十八李赞、钟惺两条很明白的表出正统派的凶相，其《朱子晚年定论》一条攻击阳明学派则较为隐藏，末一节云：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

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又卷十九《修辞》一条攻击语录体文，末一则云：

“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札记，范介儒之《肤语》，上规子雲，下法文中，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然可谓知言者矣。”次条题曰《文人摹仿之病》，却劈头说道：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心有所蔽，便难免自己撞着，虽然末节的话说得很对，人家看了仍要疑惑，不能相信到底诚意何在。我不想来谤毁先贤，不过举个例子说明好的笔记之不可多得罢了。我对于笔记与对于有些人认为神圣的所谓经是同样的要求，想去吸取一点滋味与养料，得到时同样的领受，得不到时也同样无所爱惜的抛在一旁了。（二十六年三月十日，在北平写）

《太上感应篇》

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编者注曰，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案《韬轩语》卷一有戒讲学

误入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案活

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

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馀》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组》《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

《习苦斋画絮》

戴醇士著作，旧得有习苦斋文四卷诗八卷，同治五年刊，笔记一卷，十年刊，《画絮》十卷，光绪十九年刊，皆木板也。后又得《画絮》别本四册，曾题其端云："平常所见《画絮》皆惠年

编刊十卷本，今此书只四卷，字画精好，胜于惠刻，而前后无题序，意者或即戴兆春所云，先君于服官吴门时曾裒集付刻数卷者耶。此系吴仲怿旧藏，卷首有海丰吴氏石莲盦一印。"顷读《春在堂杂文》，五编卷七有《习苦斋画记类编序》，叙惠菱舫得《习苦斋画絮》读之而画学大进，又云："然《画絮》一书只刻四卷，尚有《习苦斋画记》十卷，未刻也。惠氏取《画记》排比，以类相从，付之剞劂，题曰《习苦斋画记类编》。"今查惠年刊本中此序固在，且系曲园手书，唯上文所引数语已改为"然其书十卷未刻也"八字，又其后《画记类编》之记亦改作絮字，唯题叶篆书仍作《戴文节画记》耳。由此乃知四卷本确系戴氏初刻之《画絮》，盖是十卷之一部分，曲园谓画记别有一书，当为传闻之讹，而惠菱舫所刻改变体例，亦不宜袭《画絮》原名，如序中所称加"类编"二字，庶几名实相副乎。今只通行十卷本，原刻四卷几已无人知之矣，不佞幸得石莲庵藏本，又于曲园集中见未删改之序文，乃能明白此事颠末，亦正是一幸事也。

《琐事闲录》

张林西著《琐事闲录》正续各二卷，咸丰年刊，书本寻常，而近来贾人居奇，以高价始得一部，盖几需十金矣。林西河间人，殆慕其乡先达观奕道人者，亦多谈因果怪异，唯尚质朴可喜，又肯多记琐屑事，不负其题名，如卷上之苹果枣与甜瓜，

续编卷上之麵，皆一般随笔中所鲜见。续编卷上又有《不入诗话》一则云："先叔祖幼不读书，而聪明颖悟，古近体杂作颇富，惜皆散遗。游幕江南日与袁太史往来，正值《随园诗话》开雕之时，薄其行止，终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阴，两三次晤叙之后，必设法窥验，殊为可鄙。"案随园身后是非甚多，窃意关于诗文方面，蒋子潇《游艺录》中所说最为持平，若论其人，则只凭著作想望其丰采者与曾经面接者两方可以有很大的距离，亦可以说都各有道理者也。林西的叔祖弼亭，据《闲录》中所记，曾向兄索钱不得，携纸锭来焚化，则其人似亦非君子，唯所云随园陋习，当未必尽虚，盖士大夫中常有此等事，尚不如续编《食性》一则中记嗜痰与鼻泪者之尤为少见也。张君记此琐事，虽意在非袁，却亦可贵。鄙人曾从故友烨斋闻知名人逸事三四，自己见闻亦有若干，尚未能振笔直书，留为后世人作谈资，则朴直处不逮前人远矣。

《跨鹤吹笙谱》

顾子山著《眉绿楼词》凡八种，分类成书，体例颇新。末一种曰《跨鹤吹笙谱》，皆赋其园中之景物，调寄望江南，凡六百首，诚如潘遵祁所云，创前人所未有。寒斋别有一册单行本，中缝无谱名，前有艮庵七十小像，盖是光绪庚辰年刻，在甲申总集上则像与题词小有修改，题作七十四岁矣。余又得《跨鹤

吹笙续谱》一册，词千九十五首，系毛订批校本，唯只校至五十五页，又多所删削，恐亦不能实行也。末尾题字一行云：辛丑正月忆云读于武林。小印朱文曰已盦，似与批校者又非是一手。《东厂图书馆续目》中有此书，注云民国二十二年刊本，或者别是一本乎。闻平伯言，幼时曾游怡园，盖至光绪末园尚完好。冈千仞著《苏杭日记》卷上，记甲申闰五月初五游怡园事云："归途过顾艮庵文彬，门陈肃静道台翰林布政等朱牌，皆在官时所用。导观其所辟怡园，曲房无阿，间以奇卉异草，澄池虚潭，交以古木怪石，石大者二三丈，岩窦四凿，突怒偃蹇，无斧削之痕，彩笼饲孔雀丹鹤锦鸡诸异禽，未知洛阳名园有此壮丽否？"冠盖游山，昔人所讥，然中国士大夫往往不免，如上文记顾君所陈头牌执事，亦其一例。自公退食，脱冕置几，枕石暂卧，固两不相妨，若乡绅花园门前立清道牌，虽是常事，思之亦自可笑也。

《九烟遗集》

小时候读《昭代丛书》中《将就园记》，心甚喜之，故至今还记得黄九烟的名字。近有书估以《九烟先生遗集》见示，道光己酉年刊，凡六卷，《园记》在卷二中，如见故人，喜而留之。但现今重读，亦不见得大佳，唯文中却亦有佳作。桐城派甚恨吴越间遗老多放恣，九烟之可取盖亦即在此。《戏为逆旅主人责皋

伯通书》，尽嬉笑怒骂之妙，在嘉道间谐文盛时似亦少如此好文章也。据小引言，此集系依据《夏为堂别集》而加以增补，今查《贩书偶记》卷十四，《夏为堂别集》下附注篇目，则今本乃多所删削，如《岂想庵选梦略刻》一卷，便不复存。五年前在故友马隅卿君处见别集抄本，曾借阅一过，忆有《情窦诗》七律五首，今亦不见。《选梦略刻》只四十八则，手抄一本，尚在箧中。朱日荃弁言云，梦约万计，皆咄咄叱嗟，设想所不能到，兹刻尚未全梦也。案《遗集》卷一《陶密庵诗序》云，余故有《选梦》一编，纪平生梦中所得诗文联额之属，凡十馀卷。又卷二《寄陶豢公》云，仆生平颇多奇梦，尝裒辑梦中所见诗文联额之类，录为十卷，大都自作者什七，阅他人作者什三。盖《选梦》原本甚多，《略刻》只其一部分耳，今并此删去大是可惜。且后人重刻先世遗集，而肆意去取，亦为不敬。此极浅近事，而世人多不了知，未免可笑也。

《如梦录》

《如梦录》一卷，不著选人姓名，记明季开封繁华情形，自序云，俾知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故以为名。今所见印本有两种，其一为写梦庵铅字印本，其二为河南图书馆木刻本，二者皆成于民国，铅字本似较早出。录中所记颇细致可喜，文亦质朴，惜刊本已经删削，如能觅得原本读之当更多佳处。

前有咸丰二年常茂徕序，有云："录中语多鄙俚，类皆委巷稗牌小说，荒诞无稽，为文人学士所吐弃，如言繁塔为龙撮去半截，吹台是一妇人首帕包土一抛所成，北关关王赴临埠集买泥马，相国寺大门下金刚被咬脐郎缢死臂膊上，唬金刚黑夜逃出北门，诸如此类，偻指难数，实堪捧腹。"即此可知所删去者是如何有趣味的故事，正是千钱难买的民间传说的好资料，由明末遗老辛苦的录存，抄本流传两百馀年之后，却被假风雅的文人学士一笔勾去，想起来真是十分可惋惜也。王阮亭评《梦粱录》，亦谓其文不雅驯，不知其可贵重即在不雅驯处，盖民间生活本来不会如文人学士所期望的那么风雅，其不能中意自是难怪，而如实的记叙下来，却又可以别有雅趣，但此则又为他们所不及知者耳。

《存拙斋札疏》

罗叔蕴不愧为吾乡杰出之学者，亦颇有见识，其文章朴实尤可喜，所作序跋致佳，鄙意以为近时殆无可与伦比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用铅字排印，虽云仿宋，实不耐观，深惜其不用木刻。旧刻诸书昔曾有之，已多散失，近日始再搜集，如《读碑小笺》、《眼学偶得》、《面城精舍文》，均尚易得，《存拙斋札疏》稍少，不意中却得两本，略有异同，因合订存之。第一本有题叶篆书五字，背题光绪戊子夏刊，本文十二叶，末有汪悔

翁跋。第二本无题叶，本文十八叶，汪跋后别有自题记，署壬辰仲夏，盖四年后所改订也。本文前五叶两本悉同，第二本六至十一凡六叶系新增入，十二至十八则与第一本六至十二各叶相同，唯末两叶中删去三则，补入一则为异耳。又第一本卷头小引署名罗振钰，第二本改为振玉，第一本之末尾有“弟振铭校字”一行五字，亦削去矣。此等异同虽本无关紧要，唯亦颇有意思，如看文章草稿，往往于涂抹添改处可以见其用意之所在。读罗君晚年所为文常自衒鬻其忠义，不免如范啸风言，令人心疲，此则其一病也。

姚镜塘集

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其实这些牵连来的大抵亦无甚可观，却终未厌弃。姚集初得一部，系光绪间重刻者，殊不满意。近日买到道光丁亥刊本，乃以旧有者转赠闲步庵，知其亦有潘集也。龚定庵《己亥杂诗》之六十说及姚镜塘，注云：“抱功令文二千篇见归安姚先生学塽，先生初奖借之，忽正色曰，我文着墨不着笔，汝文笔墨兼用。乃自烧功令文。”余前读姚集，见其中时文三卷，无所用之，颇为轻视，殊不知其如此名贵。定庵诗云，此事千秋无我席，故毅然一炬。若然则余之不懂更

何怪乎。《湖州府志》有周学浚所作姚君传，中引《己亥杂诗》注记焚时文事，云时仁和龚自珍负才傲睨，独心折至不敢道其字，称曰姚归安。此盖亦根据杂诗毅然一炬为归安一语，而似未免失之速断，诗注中原称其名曰姚先生学塽，其曰归安者只是诗语耳，如云镜塘固不叶平仄，即称姚公姚先生亦欠妥帖，自以地名为宜，未必是定称，到处都如此说法。或病琐窗幽一案不免以文章造意境，窃意此正是常有，亦复无妨。若必欲一筐樱桃先给予怀王，不但为古学家所笑，其实即作白话诗者亦未必以为是也。

《汴宋竹枝词》

书贾来，得河南官书局新刻《汴宋竹枝词》一册，板刻不精，纸亦粗疏，均不足怪，唯横摺，阅之未免不快耳。书凡二卷，共诗百首，宝丰李于潢著，前有蒋湘南撰《李李村墓志铭》，知其卒于道光乙未，盖已阅百年矣。蒋文不见于《七经楼文钞》，首节云，豕怜犬，犬怜牛，牛怜马，马怜龙，凡百七十三言，语殊诙诡，而其后叙述及铭共四百六十言，又极朴实而生动，为余所深喜。我不懂得诗，但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则读者虽是风雅外行，亦能赏识也。卷上有句云，相蓝买得葫芦种，才过清明便发芽。注引《过庭录》，黄鲁直曰，某顷见京师相国寺

卖大葫芦种，仍背一葫芦甚大，一粒数百金，人竞买，至春种结仍瓠耳。又引《东原录》，俗谓一钱为一金。卷下句云，买得奇方赌不输。注引东坡《志林》，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奇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之曰但止乞头。从前读《志林》此则，对于千金一语总疑不能明，今得见上引二节，乃始恍然悟，然则我读竹枝词却又得增加知识，古人云，开卷有益，信然。清初之隆仁寺，现今之护国寺，岂非即宋之相蓝类耶，想必仍有卖此种种可意物事者，乃自王渔洋以来未曾多识，以至于今，吾重翻前注，乃益叹宋人之有风趣，诚为后人所不能及也。

《七修类稿》

郎仁宝著《七修类稿》，文笔拖沓，见识卑陋，阅之闷损，唯卷帙颇富，资料可取，仍不失为明代重要说部之一。卷十五至十八为义理类，发挥意见多在此数卷内，但亦偶有佳论，如卷十七《邓攸弃子全侄》一条云："弃子全侄，《中兴书》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复系子于树。予意子侄皆幼，势难两全，故弃子而全侄，今既追及，则不唯可与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刘须溪以为无是事，喜谈全侄而甚之之辞也，然考之本传及当时人之言皆同，则又实有是情。呜呼，可与同行而又系之树，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无儿，何天道无知哉。噫，晋之好名

至此极矣。"案邓攸事正与郭巨埋儿是一类，人性有偏至，当时或迫而出此，后世当以悯默处之，不必多论，唯若标榜以为孝弟轨范则大是害理，俞理初所谓酷儒莠书，不可轻许耳。郎氏以不忍人之心立言，自是正论，唯谓此所以伯道无儿，犹未免有报应之陋见，其实亦只是求仁得仁而已，又归结到晋之好名，亦不对题，盖莠书目的在于私利，于名无所与者也。尝见启蒙书中引陆陇其著《崇明老人记》，近日读《甘泉乡人稿》，又见其演述为诗，为之不快者累日。老人鬻其四子为人奴，晚年得诸子孝养，唯以赌博度日，此岂非平世莠民，而陆钱诸公盛称之，以为是幸福的父亲的榜样，儒生失理性至于此，则又比较表扬邓郭为尤甚矣。

《辛卯侍行记》

陶拙存著《辛卯侍行记》六卷，书不难得，而多用毛太纸，近日始得官堆纸印者一部，与原板《求己录》仿佛，亦可喜也。此书记西北地理，间有记事言处，亦殊有理致。卷一记五月十三日出怀庆东门，注云："有郭巨故里碑。按巨虑子分母食，何不托子于友，曲为斡旋，乃欲埋之，则大伤母心，不得为孝，岂可传之丹青乎。凡编训蒙之书，当取切近情理者。向见某书图画故事，首卷即绘唐人元德秀以丈夫生乳浑，乳其犹子一事，此为理所必无。近时童子多狡，以此等谰言示之，无益有损。"案

郭巨事大悖理，后世亦多非之者，所云训蒙书一节尤为有识，操觚者不可不知。其实不仅是元德秀，即董永亦是一例，《太平御览》中记此事颇详，云引刘向《孝子传》，而冯梦龙的《笑府》与赵梦白的《笑赞》中均录有笑话云，董永行孝，天使仙女嫁之，众仙女饯行，皆嘱咐曰，此去下方访有行孝者，寄个信来。此不必待赵君之赞，已知其悠谬。但董永不过使人觉得可笑而已，尚无大害，若元德秀则竟是人瘸矣。

又卷六记腊月初四日至三角泉，云南山下出泉，成沟，有草地数里。注云“皆旱芦及拳曲之短茨，俗呼剌疙疸。间有席具草，或作息鸡，或作芟其，集吉，茇茇。戈壁中得水气，只生此三卉，远望芃芃，近视则数步一丛，仍是粗沙细石及碱块，罕有土壤，非独不可耕植，即移他处之草于此亦不能活。大漠不毛十而七八，车中望见荒草，为之一释愁容也。”此记塞外风物，颇有情致，又得之亲历，与耳食者迥殊。书中曾讥评主蒙古屯田议者，龚定盦虽倔强，于此亦当无可争辩也。

《舌华录》

《舌华录》九卷，明曹臣纂著，采录诸书，唯取语不取事，分“慧语”以至“悽语”凡十八类。昔在人家曾见过不全小本，近年乃搜得大本两部，其一首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序，袁中道序无年月，有宋兰挥藏印数方，其二只存袁序，而板刻稍佳，似

是原刊本。小时候读《砚云甲编》中《陶庵梦忆》，始知《舌华录》的名字。原文有云："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至不能饮一蠡壳，食糟茄面辄发赪。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弟兄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立去。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伧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今查原书，乃不见此条。细看卷三《冷语第六》中间两本均缺一页，乃从友人借上海有光纸石印本阅之，补抄七则，恰在其内。文云："会稽张状元诸孙四五辈皆不饮酒，善肴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尽乃止。沈曼长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遇肴不论美恶只是吃，遇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卷首列所采书目五十馀部，不知此条出于何书，纵或失实，曹氏可不负其责，唯与张东谷语比较，确有不及处，又以张元汴为会稽人，亦有错误。

《夷坚志》

《夷坚志》全书共四百二十卷，小说家中卷帙为最繁，惜已不全，今只存甲乙丙丁各二十卷，十万卷楼依影宋钞本重刊，流

行于世。

洪景卢喜编著大部书，内容不免芜杂，《擘经室外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三称其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评甚公允。丙志卷十八有《契丹诵诗》一则云：

"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案此所记盖是汉文对读之常态，但在昔时少所见，不免以为奇怪耳。契丹文字少见，不知中国有人通其读法否，此处尚可想见其句法排列，亦可喜也。平常池中多作池边，契丹语译则说定为倒影水底之树，又鸟译作老鸦，均可广异闻，未必读鸟为乌，大抵在此景色中以乌鸦为更相适欤。周松霭辑《辽诗话》二卷，巨细毕搜，此一则亦殊有风趣，不知何以遗失也。

又案《辛卯侍行记》卷一注中论华英文难易，其十一难曰：华文多顺理成章，其倒讲者绝少，英文大都倒讲，如曰尔若干岁，译之为如何老是你也。陶拙存在清末亦是有识者，于此尚未免有倒顺之见，洪君古人，自更不足怪矣。

※

《洞灵小志》

近来专看闲书遣日，得龙顾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小志》刻于甲戌，《续志》则在丙子，去今才三四年，而板刻颇精致，比用铅字洋纸印者更惬心目。近年木刻书不多，但如天津金氏之《屏庐丛刻》及《天津文钞》等，刻印均颇佳，与水竹村人各集相似，或是同一系统。若《天津诗人小集》，又嫌稍细弱矣。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洞灵二志若依据此例论其短长，可以说正与阅微五记相同。不佞通读一过，喜其记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颇有兴味，若其鬼神设教之趣旨，与不佞乃全是隔教也。有数处写鬼趣，本于人情，觉得颇妙。如续志卷四记许润斋客死广西，魂附家中佣媪，径入厅事，观陈设丧具，摇首曰，何必乃尔。又卷五记李檗子之丧，受吊日黄桐生见李魂方于丧棚下周览挽章，均是。此外所记虽出于今人见闻，实乃陈陈相

因，读之殊觉单调。盖此等作料已是甘蔗渣，即使不是吝啬人所嚼过，亦已毫无滋味，做不出什么好点心来也。

《耳食录》

从旧书堆中找出《耳食录》正续共二十卷，坊刻粗纸印，错字满目而文可读。《复堂日记》补录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云，阅乐莲裳《耳食录》，文采丽密，稗乘中可取者。复堂常阅小说，见于日记，据其批评以《耳食录》为最佳。乐君本能文，文章的确写得不错，虽终未脱聊斋科臼，却亦有其佳处。大抵志怪之书要在无所为，若《还冤志》、《金刚经鸠异》标明宗旨者，别是一类，亦无妨碍。《耳食录》亦谈报应，但其纯为志怪而作者多诙诡可喜。如卷一之《邓无影》，卷六之《廊下物》，颇有《诺皋记》之风。又卷五《白衣妇人》一则，迷离惝恍，莫明究竟，后世小说中少见此种写法，实乃是《诺皋记》下卷戴簪事的翻案，可知乐君受段柯古之影响为不浅矣。唯原文云簪为诸妇人牵入坑，及簪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簪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耳食录》述少年语曰，彼甚乐，尚何哭为。此则殊有点金成铁之概。文字之事盖甚难言，乐君尚未能辨其中边甘苦，益可知此事之真不易矣。卷六《南野社令》一则记溺鬼因慈心得任土地，虽是劝戒老调，而文情斐娓，无惹厌处，其工巧似出阅微草堂之上。盖纪晓岚工于文而主意太显露，使人觉得如吞

糖衣丸药，若能味如橄榄或萝葡，虽是用意在润喉清火，亦可吃得有味，乐莲裳此文可为一例矣。鄙人常说说鬼要无所为，其实重要的还是在于文章与态度，假如二者皆诚实质朴，自有其美，虽有所说示，有如个人的宗教倾向，读者亦可以礼相接，或赞或否，均无所嫌也。由此观之，写文章本无一定的规律，无所为固然最好，却亦可以有例外，大抵作者的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即态度之所从出。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语虽陈旧，实颇有理，盖文章与器识本来是一物之表里耳。

《入都日记》

从杭州书店得旧书数种，均颇可喜。此店在清波门内花牌楼，戊戌居杭时曾住在此街，距塔儿头不远，殊有怀旧之思。书皆小品，其一为医俗道人著《俗语指谬》三卷，杭州《白话报》抽订本，木板竹纸，辛丑年刊。其二为钱大昭著《迩言》六卷，光绪四年啸园重刊巾箱本，唯与茹氏《越言释》均未收入丛书中，不知何也。其三为《南菁丛书》本《戴氏论语注》二十卷。其四则《入都日记》一册不分卷，不著撰人姓氏，唯读第一叶即可知是李圭所著。书记光绪丁亥进京验看引见事，自六月十九至十月十二逐日有记，极琐屑切实可观。记中常及与黄思永相见事，有数处更与《思痛记》有连。如八月十七日条下云："令仆分送子

畴慎之诸同乡土仪，火腿各一肘，茶叶各四瓶，《环游地球新录》《思痛记》各一部。又九月二十三日条下云，慎之读余《思痛记》，悲往日被难之惨不减于余，为加序焉。"案《思痛记》一本有黄思永序，署光绪十三年九月下浣，时日正相合。卷末又附到省记事，十月二十九日条下云："申刻登城隍山，访伍公祠。当日在难中题壁诗，已不见。前诗云：罡风吹我下杭州，江水滔滔去不休，今日伍公祠畔立，何期吾尚戴吾头。追忆昔日所遭，犹不禁酸鼻也。"此一绝句亦可补入《思痛记》中，前后相去盖有二十七年矣。李君著作余着意收罗，虽重复亦必收，今于无意中又得此日记，亦大是可喜事也。

销夏之书

大暑中从名古屋买到一包旧书，书有三部，都是关于图画的，颇可销夏，但因此也就容易看完。其一是《集雅斋画谱》四册，原板本有六种，这是《图本丛刊》重刻本，只有《五言唐诗画谱》、《木本花鸟谱》、《草本花诗谱》、《梅竹兰菊谱》等四卷，缺少六言七言唐诗，可是刻印均佳，四大册只要三元钱，亦大廉矣。其二是《彩画职人部类》二册，橘珉江画，风俗绘卷图画刊行会重刻。共二十八图，写百工情状，木板着色，甚为精致，阅之唯恐其尽，虽然看完不厌重看，但可惜还是只有这几叶耳。其三稍为特别一点，是和译《桐阴论画》一帙四册，本田成之译，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出版。《桐阴论画》原本原来也很容易得到，不过那多是初编罢了，若要三编全部，便多与《画学心印》在一起，于我别无用处。我不懂画，看《桐阴论画》实在只看文章而已，此外则取其注中多举出画家生卒年月或年岁，这在普通书上是极少见的。和译共有三篇，价又不过一元馀，得了来也可备参考。但是我立即想起的是原本错字之多，如畫字往往作畫，龚芝麓还写作袭方伯呢。我翻开译本来看，果然说顾眉生袭方伯芝麓之妾，而这袭字是译作一个动词了。随后是李因的一节。译本末云，在海宁之光禄葛，没有奇妾。觉得文句太奇，查原文则云，"海宁葛光禄无奇妾"也。此外类例尚多。翻译可见不是易事，像我这样想利用译本不去找原书，也证明是弄巧成拙了。

《绕竹山房诗稿》

《绕竹山房诗稿》，馀姚朱文治著，正续共二十四卷。馀姚为会稽邻县，故买得之。诗不甚懂得，《续稿》中有绝句数十首纪乡土风物，颇觉可喜，唯注中解说常不甚高明耳。卷七《消寒竹枝词》中咏儿童玩具，注云，不倒翁者使人立脚得住，假面者小儿要嬉戏，先蒙面以存羞恶心，吾意古人置一物大约如此。案《潜夫论·浮侈第十二》中云，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以为宜禁，固已过于严肃，今则颠倒的

加以道德的解释，其可笑殆更过之矣。又卷十《夏日遣怀诗》之五有云：枫树不如丰市好，六书原是有谐声。注云：近葺石婆桥庙，余为书额，因改丰市。盖地名原为枫树，馀姚土音树市同读，因为改题，取利市云。其实据我看来，枫树之名亦大佳，正不必改，改为丰市，尤见得有俗气，近于所谓市井小儿之见矣。我们读《诗经》，觉得最特别处是其所谓兴，也最有风致。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只是赏识些动植物也大有意思。读书人不能领解此等旨趣，更无怪商工纷纷以兴隆丰盛命名，招牌满街，全是吉利语矣。希望三多九如，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这只可是一方面，今若使其统率一切，把对于自然的趣味都消灭了，学问便无从发芽，此损失不小也。

《宋琐语》

郝兰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学者。他在乾嘉时代主要的地位是经师，但是他的学问里包含着一种风趣与见识，所以自成特殊的格调，理想的学者我想就该是那么样的吧？近日拿出《宋琐语》来读，这是一册辑录书，早一点的有周两滕的《南北史捃华》，再早是张石宗的《廿一史识馀》，虽然都还可以看得，也只是平平罢了，但郝君的便有点儿不同。小序云："沈休文之《宋书》华赡清妍，纤秾有体，往往读其书如亲见其人。于班范书陈寿志之外别开蹊径，抑亦近古史书之最良者也。"他赏识《宋书》的

文章，很有道理，所录凡二十八类，标目立名，亦甚有风致，与《世说新语》所题差可比拟，馀人殆莫及也。本文后偶着评注，多可启发人意，读之唯恨其少。如《德音第一》述宋高祖将去三秦，父老诣门流涕陈诉事，注有云："三秦父老诣门之诉，情旨悲凉。颇似汉祖入关约法时，然武帝此举实非兴复旧京也，外示威棱，内图禅代，匆匆东归，而佛佛遂乘其后，青泥败窜，几至匹马只轮，义真独逃草中，仅以身免，而关中百二仍化为戎场矣。父老流涕，至今如闻其声云。"《藻鉴第二》记何长瑜在会稽郡教读，不见尊礼事，注云："按蔡谟授书皇子，仅免博士之称，长瑜教读惠连，乃贻下客之食，晋宋间人待先生已自俭薄乃尔，近日馆谷不丰，贻为口实，京师人遂入歌谣，良无怪已。"又《谈谐第二十四》引《武二王传》云：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注云："按舌短亦非生就，多是少小娇惯所为，《颜氏家训》谓郢州为永州，亦其类也。"凡此皆有意致，与本文相发明，涉笔成趣，又自别有意思。如舌短之注，看似寻常，却于此中可以见到多少常识与机智，正是大不易及。

《南园记》

龚良著《野棠轩摭言》卷三《言文》中有一则云："陆放翁为《南园记》《阅古泉记》，皆寓策励之意。今之人使为达官，作文不能尔也。韩败，台评及于放翁，不过以媚弥远耳，亦何足道，

而后人往往讥之，虽曲园先生亦为是言（见《茶香室四钞》）。先生至为和平，持论向为公允，此盖涉笔及之，袁子才独不尔，信通人也。”前见陈作霖著《养和轩随笔》，有云：“大抵苛刻之论皆自讲学家始，而于文人为尤甚，如斥陆放翁作《南园记》，亦其类也。”当时甚服其有见识，今龚氏所言则又有进，讲学家好为苛论，尚只是天资刻薄而已，若媚权臣，岂不更下数等耶。士大夫骂秦桧而又恶韩侂胄，已反覆得出奇矣，数百年之后还钻弥远，益不知是何意思，憩叟揭而出之，诚不愧为通人，或当更出随园之右也。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为读史的正途。向来文人不能这样作，却喜欢妄下雌黄，说千百年前人的好坏，我想这怕不是书房里多做史论的缘故么？外国人做文章便不听说如此牵引史事，譬如英国克林威尔，法国那颇伦，总算史上有名，而且好坏都有可说的了，却并不那么常见，未必是西洋人的记忆力差，殆因未曾学做策论之故吧。无论看那一部史书，不要视为文料或课题，却当作自家的事看去，这其中便可以见到好些处令人悚然，是即所谓殷鉴，尔时虽不能惧思，也总无暇写厚于责人的史论矣。

《燕窗闲话》

《燕窗闲话》二卷，光绪辛卯年刊，题江阴郑守庭先生著，盖其门人辈所编刻者也。卷末附墓志铭，亦其门人所撰，而生

卒年月不可考，但记其七十五岁时事，云："明年卒"，如抓云雾。唯查卷上记中举人时自云己未生，乃知其生于嘉庆四年，卒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中国为传记于此多不注意，疑年录之叠出殆亦不得已耶。《闲话》所记悉其半生阅历，不说果报妖异，自有特色，虽大事不出教读赈饥讲乡约诸端，但写小时候琐事，亦复朴实可取。有一节云："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解仅数语；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说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然所解时有谬误者。读'子罕言利'，误认子罕为宋之乐喜。读《易经》'象曰'，不知为大象小象，误认为舜弟，窃疑所言俱佳，想为舜所化，克谐之后学问大进也。思之俱堪发粲。"余前作《我学国文的经验》一文，曾说以前所读之经书于我毫无益处，后来之能够略写文字，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这即是看闲书小说。平常我劝青年多学外国文，主张硬读，对于一种文字约略入门之后，便来查字典看书，头一次即使只懂得十之一二，还是看下去，随后覆阅就可懂三四分，逐渐进至七八分之多，那便有了把握了。郑君所说差不多即可为我作证明，古人云，德不孤，必有邻，其是之谓欤。

《澹盦文存》

数年前得《芸香阁尺一书》二卷，无锡朱荫培撰，读之知其与秋水轩有关，盖尺牍颇受许葭村影响，卷中又有致许又村书也。去年老友覃公以吾乡《平蝶园酒话》抄本见贻，前有朱氏序，云平筠士见属，筠士即蝶园子，为朱氏门人，尺一书有跋语，即其所编刻。后得《咒笋园剩稿》，作者傅霖亦吾乡人，又有朱氏序跋在焉。因为这些因缘，我对于芸香阁著作颇想搜集一看，却是不易得，近日始从杭州寄到一册《澹盦文存》，据尹继美跋语，似同治丁卯已经评刻，今内有己巳年遗文，当系殁后重订，只有抄本耳。书凡二卷，存文十七篇，诸人题词称其壮年好为骈俪诙谐之文，后从梅伯言闻义法，乃识宗派。今读一过，简炼可取，而其屈就义法处恒失之略或夸，此盖是桐城派文必然的短长也。《咒笋园遗稿序》今见《文存》卷一中，原本序跋各一，合并为一篇，大加修改，益朗朗可诵矣。尹评云吞吐有神，可谓适当，但如想要在其中采集事实，则远不及原刻二文。如序言卒时年仅三十七，跋言时为咸丰七年十月初五未时，改本均无。又序文遗橐千金，散之立尽，改本乃作万金。跋云将死邻左右厌苦之，雨莼曰，朱某必殓而葬我，不汝累也。改本添两句曰，我前世僧也，行将去矣。实的事情削去，虚的增上，皆为行文计耳。一唱三叹，附以教训，文成矣而情益减，良不如

尺一书中致傅雨纯一札，多大皮囊装得如许愁恨云云，虽是秋水轩调，尚得见多少情意也。其馀各文别无甚意见，读去原自成为一篇古文，后人不必多下雌黄，因无比较材料，好坏说来也不明显，今悉从略。

《松崖诗抄》

《松崖诗抄》一卷，武康李钟撰，钞本，皆近体诗，共一百一首。首页有印，白文云阮亨梅叔，末有墨笔题字一行云：甲子冬日扬州阮亨梅叔敬读于武林抚院之诚本堂。名字上盖二印，朱文曰仲嘉，白文曰阮亨印，皆颠倒，二之上重盖朱文印曰梅叔，故重叠猝难辨识。卷首夹红纸一幅，似系第二纸，首二字曰钧诲，当系承上文，下云："武康僻在群山中，耄材讽说之士，专务帖括，以习古为大愚。广文髦而好学，其诗又天机清妙，实为此乡所仅有。若蒙夫子题词奖借，则闻者必接踵而起，固陋之俗可以小变。伏求赐以弁言，慰其慕韩之意，则广文幸甚，熊飞幸甚。"此盖是徐雪庐手笔。其上又有草字涂改，其文云："讽说之士，专务帖括，以习古为大愚，今广文之诗，颇似陆放翁，而胸次更无芥蒂焉。王右丞云，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真趣矣。吾于广文之诗亦云。嘉庆甲子，扬州阮元序。"有白文印云伯元。案阮君编集《两浙辅轩录》，成于辛酉癸亥，此书呈进稍迟，又录例不收生存人，故

未能入选。惟潘峄琴编《续录》及《补遗》共六十卷，在九十年后，乃亦不收入，未知何故，岂传抄本不多，采访者未之见耶。徐雪庐著《春雪亭诗话》颇可喜，据小引盖作于嘉庆乙丑，卷中常引故人诗句，而亦不及松崖，然则松崖诗岂真在此一册中欤。余不知诗，惟喜其多真率处，又常言酒，似是真爱饮酒者，与寻常诗料不同。《避地》五律中云，市近亲赊酒，村荒寄卖鱼。句云，酒债急须偿，又云酒债嫌多积，赊盖属实。其自咏广文先生生活之七律有云，喜酒不嫌妻对酌，以诗论不知如何，然此语总之极佳，殆可谓自有其真趣者也。

《如梦记》

《如梦记》九篇，约四万馀言，文泉子著，明治四十二年己酉东京民友社刊，菊半截一册，红洋布面，定价金三十五钱。案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明治六年生，三十二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出身，追随正冈子规，为新派有名俳人之一，又与子规提倡写生文，多所写作，单行本有《写生文集》、《帆立贝》、《如梦记》等，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卒，年四十五岁。我于丙午年（一九〇六）到东京，其时子规已卒，杂志《保登登岐须》由高滨虚子编辑，俳句写生文小说正大发达，书架上现存一册九卷七号，夏目漱石的小说《阁将》就发表在这册里边，《我是猫》的第十回也载在卷首，可以想见当时的形势。《阁将》在中国普通译

作«哥儿»，但方言中似别有较适合的名词，如越中之阿官是也。

那时候在东京，遇着写生文与自然主义的潮流，自然主义的理论甚可佩服，写生文则成绩大有可观。我不懂《保登登岐须》上的俳句，却多读其散文，如漱石、虚子、文泉子以至长塚的著作，都是最初在那里发现，看出兴会来的。其中文泉子最为特别，他不象别人逐渐的变成小说家，却始终只以写生文为范围，他的«写生文集»与«帆立贝»等，从前也曾搜得，回国时不知怎样的遗失了，如今所有的就只是这一小册追忆儿童生活的«如梦记»而已。

庚戌年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意得见此册，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情形犹恍忽如见。三田虽是大街，唯多是晚间去散步，印象总是暗淡萧寂，与本乡不同。辛亥初冬回故乡，作小文纪旧游，只写一则而罢，题诗其后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何苍黄，盖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庆

※

《日本国志》

廿六年二月我写小文略谈《人境庐诗草》，附记有云："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使馆人员在席上声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的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成《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当时所根据的是作者态度之不同，虽然自己相信不会看错，总嫌未免稍倾于主观。近日得到姚文栋的杂文集，可以证明姚黄二家的书名同实异，截不相干。姚集名曰《读海外奇书室杂著》，中缝则题曰《东槎杂著》，共文二十四篇，盖在使馆为随员时所作，有《陈元赟先生事略》尚可读，馀亦多是照例的慷慨论时务而已。卷末有《日本国志凡例》，作于光绪甲申九月，云全书十卷，分记东西两京，畿内，东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国为纲，首疆域，继以形势沿革，以至物产，凡二十四门，盖是地志体裁，末有未备一条，自言刑法食货等皆未及记，后之君子尚其补诸。日人星野川口宫原三人皆有跋，见姚氏编《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谓其译我群地志书，集其大成，凡例记采用书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旧地志也。由此观之，二书性质不同显然可知。姚氏所著固自成一种《日本国志》，但若与黄著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矣。黄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

卷，《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无古人者，当推《学术》《礼俗》二志，有见识，有风趣，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乃能有此耳。若说瑜不掩瑕，则文中惜不注出处，如《礼俗志》中多用川濑栲亭之《艺苑日涉》中民间岁时，寺门静轩之《江户繁昌记》，往往一篇一卷全文录入，如能随处注明，体例当更为完善也。

钱名世序文

近年搜集古今试帖诗，留其板刻稍佳者，已得一百馀种。关于唐人试帖者十七，其中《全唐试律类笺》乃独有三种刻本，此书十卷，恽鹤生钱人龙编，有康熙乙未自序。余所得者其一为乾隆乙卯万福校刻本，有杭世骏序。其二为乾隆辛巳恽宗和改订刊本，宗和即鹤生子也。其三则康熙乙未原本，近日始得到，前有钱名世序，盖人龙为名世之子，序三叶惜只存其半，但因此得略知钱綵庵之文章与书法，亦大可喜耳。昔曾得王锡侯之《唐诗试帖课蒙详解》十卷，甚自珍惜，今此序文当可居次位乎。提起钱名世，便令人自然想起“名教罪人”这一案来。《名教罪人》原册存故宫中，今有活字印本，为《文献丛书》之一，很容易见到了。此是天地间一奇书，有缘者大可一看。钱序作于康熙五十四年，“名教罪人”的上谕则是雍正四年，其间只隔了十年的光阴，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变。钱序之谄奉皇帝与七言

庆

诗八首之谄奉年羹尧，赋诗诸臣之谄奉雍正，其实一也。再看雍正初年给年羹尧的甜蜜的硃谕，亦何怪别人献诗乎，但是只许州官放火，原是自古如斯耳。龚召南《史亭识小录》云：名世投诗当在年羹尧入觐之时，是时朝廷褒功颂德惟日不足，词臣一诗颂扬，可谓泰山之微尘，亦似仰希朝恉，说的很合情理。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此正是制科的真用处，深通养瘦马的极意，禛公诚不惜以金针明度与人也。

曲词秽亵

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七有《读曲杂说》十八则，其第十三云："笠翁《凰求凤》内，有小引《字字双》，极市井秽亵之语，不堪入目。若《西厢》之《酬简》一折，《牡丹亭》之《惊梦》一折内，何尝无狎语，《长生殿》之《窥浴》折内尤极荡冶，然止觉其隽艳，不似笠翁之恶秽欲呕也。须知此事亦须读破万卷，始能下笔有神，雅郑之分关乎根柢如此。"

案周君所说末数语甚有理，大抵艺与文都争这一点，或曰趣味，或曰书卷气，其实就只是多读多做，有经验，识好丑而已。但是上文所举实例却未见妥适，可知此事实不容易，或者因为反对笠翁有成见故耶。

《西厢记》《牡丹亭》三十年前读过，略略记得，《长生殿》

有点荒疏，重新拿出来看，卷二第九折《窥浴》中《凤钗花络索》有四语，系描写女人身体，本亦平平耳，而吴舒凫评注之云："描摹冶丽，如有玉环呼之欲出，觉《杂事秘辛》犹形似非神似也。"称扬过分，或是友朋捧场，亦尚属人情之常，周自庵更谓其尤极荡冶，而止觉隽艳，则似故扬甲以抑乙，乃评家恶习，更无足取。若平心而言，尤极二字亦用得不当，岂耳食吴评，信其超越《秘辛》之故欤。

笠翁传奇立意本多村俗，如《凰求凤》一曲即是说男子戒淫，乃得三妻，中状元，其曲词如何，亦不想为之辩解，因此非不佞所知，惟所云《字字双》小引，虽原本不佳，却亦并不那么恶秽，第六出《倒嫖》中《普贤歌》或反更为可议。案此小引系第三出《夥谋》之首三章，反覆细读，诚是市井之语，但别无不堪入目之处。此出本叙娼家因生意萧条，招集会议，脚色三人，一副净扮村妓钱二娘，一丑扮肥妓孙三娘，一净扮老妓赵一娘，读者只看此情节及上场人，便可知其所说必无甚好话矣，倘于此而欲求见莺莺丽娘玉环出场时之空气，真是极大难题了。即如《长生殿·窥浴》之文虽可云隽艳，但起首时丑扮宫女上，所唱小引《字字双》，"小监胡缠"云云，亦正是市井语，与《凤钗花络索》不同，可见此等处正有一种必要的谐和，假如一味高雅，亦便有出轨的时候。《读曲杂说》之七有云，元人院本多贪好句，不切本人口吻，李逵唱风雨替花愁，其词非不圆美，却是可笑，即此理也。

※

《读诗管见》

江叔海《石翁山房札记》卷三有《牟陌人〈诗切〉》一则云："栖霞牟廷相陌人孜孜三十馀年成《诗切》一书，手稿凡六易，大旨谓当刻郑笺，黜卫序，寻博徵，申浮丘申培之坠义，顾所改诗序类多影响依附，或凿空臆撰，无所谓寻博徵申坠义也。其最可蚩鄙者，如《桑中》刺丑夫欲得美室而不谐也，《有蒲》咏丑妇欲去其夫也，《有狐》童子宦学，其友作诗戒之，以卫多女闾也，《葛生》刺寡妇不谨也，《东门池》观美女戏舟也，《东门杨》咏夜游张灯也，《泽陂》嘲人怕妇也，《鱼丽》刺众客无廉耻而嗜饮食也。说诗至此，风雅扫地矣。近人罗慎斋《诗说》尤多创论，至谓视尔如莪，贻我握椒，为指男女阴，此真诗之一厄。"案江君此说颇有传讹，亡友饼斋尝以问徐杭先生曰：莪何物也？先生曰，大头菜耳。此语至今流传，后饼斋从老铁借得凝斋《读诗管见》阅之，始知所说不实。罗氏原书卷五云："视尔如莪，谓其色与莪之华同耳，莪华白而浅红，布地繁密，亦秾丽而可爱者。椒性辛温大热，食之走气分而助火。"并未曾指男女阴，江君殆出误记。又罗氏生乾隆时而称之曰近人，亦误。唯凝斋以椒为春药，谓猝投之而强使吞之，又释子仲之子云：子为子仲之丈夫子，非女子也，谓诗咏强暴者于白昼稠人间掠美少年以去，则解亦大奇，惟不如札记之所云耳。牟氏《诗切》不可得见，但

其序尚有传本。又罗氏《诗问》中间或引其数语，视尔如蒲二语下引牟陌人云，妇人相语也，想必别有说法，惜不能得其详矣。《诗切》所说序虽多似诙诡，然亦颇有适切者。如《泽陂》之第三章云："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牟氏解之为陈人怕妇诗，岂不极似，徐读一过，直令人忍俊不禁。此虽未能谓为确解，总不得不说殊有巧思也。

曾衍东诗

春间偶得《哑然绝句诗》一册，内题"哑然诗句，七如道士曾衍东著"，手写木刻，半叶六行，行十二至十五字不等，皆七言绝句，每首连题共四行，一叶得三首，凡七十七叶，计诗二百四十首有半，末尾残缺。首有序云，"七如诗句多不成话，却又好笑，以其不成话，便当覆瓿，因其多好笑，搁在巾箱，舍不得遭蹋他了，久之成堆，公然一集。古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哑然绝句自序，嘉庆戊辰，七如道士曾衍东。"我读其诗，其序文，看其字其款式，如嘉庆戊辰四字夹行并写，其图章，如云曾大诗书画，曾先生妙笔，可知是郑板桥一派。又一印文云：宗圣裔六十七世孙衍东，则是曾子之后也。曾见王西庄郝兰皋所写信，有模仿板桥体者，可以想见其时风气之一斑，只可惜现在找材料不大容易，若此诗集在这一点上颇有价值，若其多好笑读了有趣，又其次也。关于曾君的事，只见

方士淦《燕馀偶笔》中有一则云："楼未起时先有鹤，笔从搁后更无诗，曾大令衍东题黄鹤楼太白堂楹帖也，超妙之作，足冠斯楼。阮太傅总制楚中，命去之，然早已脍炙人口矣。"今集中有《黄鹤楼》一首云：楼高多少步楼梯，直上高楼远水低，画鹤鹤飞都不见，大江东去夕阳西。又有《下乡》诗云：丝穗榔竿轿大乘，四围雪亮玉壶冰，村姑不识玻璃面，纤手摸来隔一层。此盖是居官时作，但不知是何处令君，或者当在两湖乎。曾君圣裔，而喜作打油诗，岂不怕世人之攒呵聚詈耶？此一事亦令我感到兴趣。前见孔传铎所作《申椒集》及《红萼词》各二卷，多隽艳可喜，此人乃衍圣公也，虽是性质略略不同，但亦可谓无独而有偶矣。

《右台仙馆笔记》

《艺风堂文续集》卷二有《俞曲园先生行状》，末有云："古来小说，《燕丹子》传奇体也，《西京杂记》小说体也，至《太平广记》，以博采为宗旨，合两体为一帙，后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龛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缪君不愧为目录学专家，又是《书目答问》的著者，故所说甚得要领，以纪晓岚孙彦清二家笔记与曲园相比，亦有识见，但其实铢两殊不能悉称，盖纪

孙二君皆不免用心太过，即是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惟以文笔尚简洁，聊可一读，差不至令人哕弃耳。

《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虽亦有志于劝戒，只是态度朴实，但直录所闻，尽多离奇荒陋，却并非成见，或故作寓言，自是高人一等，非碌碌馀子所可企及也。试以卷一为例，第一则记冯孝子，虽曰以表纯孝，庶几左氏之义，写的落落大方，有古孝子传之风。又何明达、王慕堂二则写市井细民之高义，可以愧士大夫，而了无因果的结局，近世说部中均极少见。若其记范婉如及扬州某甲女，痴儿怨女之情死，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乃多有恕词，此则又是儒家之精神，为不佞所最崇敬者也。

潮州制柿饼人砍断虎尾，因而获虎，末曰："孔子曰，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为也。"应敏斋在钱塘江沙洲上见绿色巨人，末曰："《搜神记》载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馀，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出与战，仆之于地，乃是大鳆鱼。君之所见，或亦此类乎。"此等处骤视似只是文人旧习，所谓考据癖耳，实则极有意思，轻妙与庄重相和，有滑稽之趣，能令卷中玄怪之空气忽见变易，有如清风一缕之入室，看似寻常，却是甚不易到也。卷首附刻《征求异闻启》并小诗二首，其一末联云：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夫听说鬼之态度有如东坡，岂复有间然，而先生年老又似乐天与放翁，更无些子火气，则自愈见醇净矣。

※

方晓卿《蠹存》

近来旧书大涨价，但比较起来总比洋书为廉，所以还要买些来看。我看书没有专门可以做个界限，只是凭了兴趣，简单的说目的是想知道罢了，而拉扯开去便有点近于芜杂。时常看见了一部书，随即想找这著者的别的东西来看，结果往往是很花了一点钱，而又大抵看了没有什么意思。买到姚福均的《铸鼎馀闻》四卷，很是别致，于是设法去找了《补篱遗稿》八卷，《海虞艺文志》六卷来。其次是方旭的《虫荟》五卷，续找来的有方晓卿《蠹存》二卷，光绪戊戌刊本。《虫荟》收罗材料颇不少，可以算是关于动物的一部类书，特别是蛇的一部分，读去仿佛是听讲希奇故事，也颇有意思。《蠹存》却是一部怪书，目录共分天文时令神鬼形体妇婴食物植物等十八目，据序言凡因应之大，事物之细，罔不毕具，以广见闻，裨日用，似乎是《万宝全书》之类，而又实是笔记，所以是特别。如时令中多列禁忌，宫室方位，方药亦杂神异，其所主似近于方技，用现代语当称之为非科学的，但因此亦多保存好些旧传承或是民俗的好资料也。《神鬼》一目颇足比拟《酉阳杂俎》，其说鬼尤多妙语，但不著出处，稍为可惜。所说不必一致，故疑其非出于一源。《水鬼》一则云："鬼作纸灰气，惟水鬼作羊臊气。如人在船中闻羊臊气，急向空写嚣字，则不为害。"案溺鬼作羊膻气，亦见《子不语》，

岂已视为水怪故耶。写嚣字可以避害亦奇，符咒的心理亦大值得研究，但恐不易得此闲人耳。

《元元唱和集》

前回在一篇关于朱舜水的文章里，引用《先哲丛谈》，牵连的说到陈元赟。据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今关天彭的《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小畑利三郎的《淮王常清与陈元赟之诸研究》，查出陈氏的生平约略如下：陈元赟，字义都，别号既白山人，又称菊秀轩，浙江杭州人，生于万历十五年。天启元年与沈茂人共随单翔凤至日本京都，持福建总兵公文，来议倭寇事，留三月馀，不得要领而回，曾与林罗山唱和，见罗山集中。归国后应会试不第，崇祯十一年再至日本，遂留住不去，其后为尾张藩主毛利义直客，居于名古屋，与诗僧元政相识，作诗唱酬，著有《元元唱和集》，二人诗各一卷。宽文十一年（清康熙十年）卒，年八十五岁。元赟多才技，能拳术，知建筑及制陶，均传于日本，又名古屋有茶食曰板元赟，亦其所创制也。他在日本的影响，与朱舜水的不同，大抵不在学术方面，我觉得一块点心的流传，实在要比一卷书还有意味，不过这里也还只是且谈谈他的诗文耳。

元赟著有《老子通考》四册，只在图书馆看到，我所有的只是一部两册的《元元唱和集》。集内元政、元赟诗各一卷，二人

互为序，题宽文二年，次年刊行，即西历一六六三年。我这一部新从名古屋买来，旧敝多虫蛀，末叶有墨笔题记二行云：此书上下二册，以清酒一升，从僧贞中易得。贞中不知是何时人，盖亦是风雅和尚，配得读元政诗者，唯清酒时价一升值至十元，亦已大不廉矣。《先哲丛谈》卷二纪元贞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引元政诗。今案原诗悉见《唱和集》中，其一人无世事交常淡，客惯方言谈每谐，原题云《谢元贞翁来访》，其二为《送元贞老人之尾阳诗》十首之三，全诗凡五韵，今录于下：

"邂逅遇尾城，至今已四载。今年会洛阳，来往劳孤拐。清谈无点俗，相忘如痴騃。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犹未解。"元贞和诗，其一云公是道安能说法，我非曼倩好诙谐，尚有意趣。其二末四句云：

"方言不须译，却有颖舌在。坐久笑相视，眉语神自解。"有如角觝，工力便不能相敌。盖元政受五山文学的流派，自有洒脱之趣，元贞则乙榜出身，犹多絷缚，二人虽同是景仰袁中郎者，其造就自不免有异也。《唱和集》中元政《送元贞之尾阳》十诗，有小序云系用袁石公《别陶石簣》韵，文中说明其缘起云：

"余尝暇日与元贞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钟伯敬、徐文长等集，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今兹九月之初，既夜正长而风遽冷，寂寂不睡，灯下拥被，独阅石公之集，读至别石簣诗，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矣，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拟阳关曲。"《先哲丛谈》卷二云：

"元政诗文慕袁中郎，此邦奉袁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而元政本因元贞知有中郎也，元政书曰：数日之前探市，得袁中郎集，

乐府妙绝，不可复言，《广庄》诸篇识地绝高，《瓶史》风流，可想见其人，又赤牍之中言佛法者其见最正，余颇爱之，因足下之言知有此书，今得之读之，实足下之赐也。"元政所著《草山集》前后三十卷，仓卒不得见，《唱和集》中有《和李梁溪戒酒诗》，小序云：

"余尝答人书漫论文章曰：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盖流自性灵者有德之言也，出自模拟者不必有德之言也。流自性灵者或虽不整齐而无痕，出自模拟者虽是整齐未必无痕，余虽不知文章，于此二者暗中摸索亦可知也。何者，言即心之迹也，因迹求心，虽不中不远矣。由此言之，世之好文章者，不本道德，徒拾古人之唾馀，以为得巧，可耻之甚也。"此意亦原本公安，而说得颇妙，以道德与性灵合为一，尤有意义，其时钱受之辈正在力斥袁钟，而深草上人乃能知爱好，大可佩服矣。日本汉文学中一时亦盛行行七子派拟古典诗文，山本北山著《作诗志彀》等书，尊中郎而反于鳞，排斥模拟，提唱性灵，开辟一新途径，《志彀》序题天明壬寅，距元政时盖正是甲子一周。元政本名石井吉兵卫，二十六岁出家为日莲宗僧，居深草之瑞光寺，供养父母竭尽孝敬，后两亲同年以八十七岁殁，阅二七日元政亦卒，年四十六。作辞世和歌，意云：深草的元政和尚死了，虽是自家事，也觉得可哀。又遗命不建石塔，但于墓上种竹二三株。元政有《竹叶庵诗》十首为世所称，见《唱和集》中，其一云：

"屋前竹叶垂，屋后竹叶隔，屋上竹叶覆，中有爱竹客。"此盖足以为其墓志铭矣。　　（廿九年八月廿四日）

《四鸣蝉》

近代日本文学作品，由本国人翻为汉文，木刻出板者，在江户时代中期大约不很少，我在北京所见已有三种。其一是《艳歌选》。十四年春间所写的《茶话》中第六则即是介绍这书的，略云：

“《艳歌选》初编一卷，乌有子著，日本安永五年（一七七六）刻板，现藏东京上野图书馆中，原书未得见，仅有抄录一部分，收在汤朝竹山人所编《小呗选》内，计二十六首，首列俗歌原本，后加汉译。卷首凭虚氏汉文序有云：

“乌有先生尝游酒肆，每闻妓歌，便援笔诗之，断章别句，纵横变化，翻得而妙矣。”又例言之二云：

“里巷歌谣，率出于流俗儿女之口，而翻之以成诗，自不得浑雅矣，间亦有翻难翻者，殆不免牵强焉，总是杯酒馀兴，聊自玩耳。而或人刊行于世，盖欲使幼学之徒悦而诵之，习熟通晓，乃至于诗道也。固非近时狡儿辈侏离之言，自以为诗为文，锲诸梨枣，但供和俗顾笑，假使华人见之则不知何言之比也，世人幸详焉。”他的译诗可以知道是不很信的，但是有几首却是实在译得不坏，不过他是学绝句和《子夜歌》的，所以其好处也只是汉诗的好处，至于日本俗歌的趣味则几乎不大有了。当时曾转录九首以为例，今引用其一云：

郎意欲迎妾，妾身那得行；

行程五百里，风浪转相惊。

其二是《海外奇谈》。此书一名《日本忠臣库》，为《假名手本忠臣藏》之译本，题清鸿濛陈人重译，有序云：

"鸿蒙子尝阅市获奇书，题曰《忠臣库》，披之则稗史之笔迹，而录海外报仇之事，谓好事家译异域之俳优戏书也，惜哉其文鄙俚错误有不可读者，是以追卓老《水浒》之迹，润色订补，以备游宴之谈柄焉耳。"后署乾隆五十九年，即一七九四年，后来尚有翻本，故不难得，寒斋所有即明治时印本也。《假名手本忠臣藏》为竹田出云等所撰，记元禄十五年赤穗四十七义士报仇事，假设塩冶判官冤死，家臣大星由良之助等共杀怨家高师直，为同类义士剧中之代表作，上台演唱，至今垂二百年不绝。此为净琉璃体，且说且唱，凡十一段，今译本改为十回，又作演义体裁，虽文气不能十分通畅，而模仿颇近似，所用明清小说中语亦有甚妙者，大抵所最难是安放得停当耳。《忠臣藏》本来是音曲，改为说部则但存本事，失去原文的藻饰，犹之莎翁喜剧一变而为《吟边燕语》，其得失亦自易见也。

其三是《四鸣蝉》。这才是要谈的本题，其实也谈不了许多，只是说说梗概而已。此书一册，明和八年(一七七一)刊，题亭亭亭逸人译，堂堂堂主人训，其时为乾隆三十六年，法梧门正是十九岁，以第二名入学云。堂堂堂有序文，自称白虎居士，印文二，曰姓不唐，曰似园芙蓉，亭亭亭有解说曰《填词引》，则说明日本词曲之种类者也。书中凡收译文四篇，依原目分记于下：

一、雅乐　惜花记
二、同　　扇芝记
三、俗剧　移松记
四、傀儡　曦铠记

首叶栏外横题曰才子刊书，卷中各篇起首栏外题曰才子刊书一百十七，以至一百二十，案序文末云：

"标才子者，聊取其奇也。刊书不刊。多言无益，鸣蜩何异。数其篇，四焉。题曰《四鸣蝉》也。是之取尔。"说明书名，颇有意思，唯所谓刊书不知究竟如何，岂百二十中止刊此四耶，惜无可考究矣。

这里所谓雅乐即是能乐．其词谓之谣曲，所收两篇皆世阿弥元清所作，时在日本南北朝，西历十四世纪也。《惜花记》原名《熊野》，亦作《汤屋》，译文中对音云瑜耶，乃剧中女主人公之名。熊野本为远江池田宿游女之长，为平宗盛所宠，召至京都，欲归省母病，不蒙许可，强令侍从看花，以观音力，使宗盛读诗感悟，因得东归。当时熊野咏诗，如译本云：何弃锦城如绣春，又惜乡里园花散，《惜花记》改题即从此出。《扇芝记》原名《赖政》，亦是主人公之名，是分两场，第一场有僧云游至宇治，源赖政之灵化为老翁，引之游览，至平等院，见青草生作扇形，为僧说过去因缘，赖政战败，于此敷扇草上，坐而自刃，至今留草形如扇，以为纪念，日本读芝云西巴，即青草也。第二场则赖政于僧梦中现形，陈说当年战死之情状。能乐多是两场，中间主角进去更衣，由狂言师扮一二人，略作说白，多近于打浑，使舞台不空虚，此脚色称曰"间"，即中间之意。平

常书本止列谣词，而此本则并存间之狂言，《熊野》虽只是一场，而在破之前后场中间，亦有一段，此亦颇有意思。引言中云：

"小收分前后，词曲也，有男优，有女优，动有淫态艺语，大不似申乐严正且雅驯。"此即是说间曲，所云申乐即猿乐，谓谣曲之能乐也。《熊野》之"间"乃是使女夕颜与仆人剑持太郎，《赖政》则是土民朽松，所演与本文多少相关，但其风趣则与狂言殊相似也。

以上两篇所译系全文，馀则只是其中的一段而已。《移松记》原名《山崎与次兵卫寿之门松》，为近松巢林子所作净琉璃傀儡剧本之一，后由宫古路半中改为舞歌伎用，称《山崎与次兵卫半中节》，汉译即以此本为依据，故标题曰俗剧。剧中叙与次兵卫恋慕名妓吾妻，中经患难，吾妻与之偕逃，而与次兵卫发狂，各地浪游，后为侠友所助，得以团圆，狂疾亦愈。今本所收为"物狂道行"一段，即叙二人游行事也。《曦铠记》原名《大塔宫曦铠》，竹田出云所作之净琉璃剧本，用于傀儡戏者，本有五卷，今所收为卷三中之"身代音头"一段，为最有名的部分。剧中叙北条氏欲废立，示意斋藤太郎左卫门袭杀王子，永井宣明建言俟王子与群儿歌舞时斩之，而夫妇密谋以其子鹤千代为替代，及视斋藤所斩乃是别一小儿，宣明讶问，始知此是土岐赖员之子，即斋藤外孙也。"身代音头"即指此，译本谓替身踊场，殊难得恰好。斋藤虽尽忠王室，唯以身为北条氏部属，及兵败亦自杀以殉云。戏曲本事，略述难得要领，详说又易烦杂，今止从略，但亦已觉得辞繁而意仍不能达，苦矣。

统观这四篇的内容，不得不说译本的选择很有道理，也很

确当。《熊野》是谣曲中之鬘物（女剧）艳丽中有悲哀的气味，《赖政》则是修罗物(战斗剧)，行脚僧遇鬼雄化身，后又现身自述，与佛法结缘得度，为照例的结构，而赖政乃是忠勇儒雅的武将，与一般鬼雄不同，剧中所表示者有志士之遗恨而无修罗的烦恼，正自有其特色。《寿之门松》本为净琉璃之世话物（社会剧），大抵以恋爱为葛藤，以死为归结，此剧之团圆正是极少的例，"道行"一段在剧中是精采处，即行道中之歌也。《曦铠》则为时代物(历史剧)，斋藤忠义之士，而铁石心肠，人情已锻烧殆尽，为刚毅武士之代表，替身一场又是剧中之代表，其简要有力或可抵得过一部《忠臣藏》也。但是选择好了，翻译就更不容易。容我旁观者来说句风凉话，《曦铠记》绝对不能翻，古人已云画虎不成反类狗也，《移松》与《扇芝》次之，《惜花》则较易设法，因情趣较可传达耳。末尾熊野临行所唱数语译文云：

"明日回头京山远，北雁背花向越返，俺便指东去，长袖翻东无馀言。"此可为一例。但此中译得最好的，还是两篇谣曲里的"间"这一部分，殆因散文自较易译，且诙谐之词亦易动人耶。尝闻人言，莎士比亚戏曲极佳，而读一二汉文译本，亦不见佳，可知此事大难，自己不来动手，岂可妄下雌黄，何况此又本用外国文所写者乎。不佞此文，原以介绍此书为目的，偶有评泊，止是笔锋带及，非是本意也，读者谅之。

（廿九年十一月七日）

※

《老老恒言》

慈山居士曹庭栋所著书，寒斋只有《逸语》十卷，《永宇溪庄识略》六卷，皆乾隆时原刻。《老老恒言》五卷有两种，其一为光绪己卯孙氏刻本，收在《槐李遗书》内，其二题光绪癸卯偶园刊本。案《槐李遗书》本孙稼亭跋云旧本罕存，金眉生得之私为枕秘，既而刻之乡塾，曾以一册见贻，因重校付梓。今偶园本有同治九年金氏序，文中恬字未避讳，板式行款及中缝上下鱼尾等悉与《永宇溪庄识略》相同，当系所云乡塾原板，后为偶园所得，改刻年代，此类事盖数见不鲜者也。《识略》卷六为《识阅历》，即自撰年谱，记文甚简，而事多有趣味。乾隆十一年丙寅下云：

"是岁著《逸语》，勿少懈。注及盗泉二字，未考所出，检《水经注》已终卷不得，忽风过几案间，揭开盗泉出处，乃注明之。"与孙渊如的《孔子集语》相比，《逸语》自觉谨严少逊，唯因此亦别有其风趣。注语多通达，如盗泉一节即是好例。《逸语》卷十，《州里》第十九引《尸子》云：

"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注云：

"盗泉，《水经注》曰：洙水西南流，盗泉水注之，泉出卞城东北卞山之阴。盖盗泉近孔子之居，孔子往来常过之，既不宿其

地，亦不饮其水，故记者志之曰，恶其名也。愚谓不宿不饮，必有心恶其名而然，圣人不若是之迂也，盖暮矣可宿而犹可无宿，即不宿，渴矣可饮而犹可无饮，即不饮，行所无事而自出于正，特在记者窥测之，则以为恶其名耳。然学者苟即是说而推焉，亦足为慎微谨小之方也。”

曹氏自称慈山居士，《老老恒言》孙跋中云，园有土阜数仞，因家居奉母，命曰慈山，晚岁即以自号，《年谱》乾隆九年甲子下云：

“邑中有濬河之役，园艮隅馀隙地，令堆积淤泥，人便之，更拆去北廊五架，尽为堆积地，数日间岿然成山，以恰值母寿，名曰慈山。尝赋诗，有时维二月九，春和气融漾，慈帏敞寿筵，适对兹山爽，兹山讵云高，我乡却无两之句。”此说慈山原始，更为详尽。跋又云，乾隆丙辰词科再启，君与兄古谦明经庭枢均以鸿博特徵。朱序云，己未丙辰两次鸿博，祖子顾少宰尔堪兄古谦明经庭枢皆就徵，此盖为跋语所本，其实却未确。检《年谱》，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岁，十一月古谦弟生。丙辰词科与试未用者二百二人，中有曹庭枢，即慈山之弟，名当作廷而非庭。《识略》卷三《识杂文》中有《慈山居士自叙传》，末云：“名庭栋……初名廷，后改为庭，以示终老牖下之意云。”《年谱》乾隆元年丙辰条下云，是岁以孝廉方正荐，敦促验看，自问不敢当此，以病辞。查丙辰不就试者二十五人，其中亦无慈山名，可知所谓以鸿博徵亦是传文之误。又《年谱》卷首载祖蓼怀公讳鉴伦，康熙己未进士。曹子顾举顺治壬辰进士，在康熙己未二十七年前，为慈山曾祖子闲之弟，见于《西堂杂组》。朱孙二君与

慈山同里闬，而所记均不免有谬误，于此盖可见考证之难矣。

《老老恒言》有序跋，自述著作大意，《年谱》中所记亦更为实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七十四岁下云：

"自秋入冬薄病缠绵，终日独坐卧室，著《老老恒言》四卷。"三十八年癸巳下云：

"元旦口占：爆竹声喧日上初，醒犹恋枕起徐徐，衰年自笑曾何补，四卷新编老老书。"又云：

"夏初发刻《老老恒言》，补著《粥谱》一卷，共五卷，岁暮刻工始竣。"《年谱》记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慈山年七十八岁，据金序称其寿至九十馀，然则尚有十馀年未记，亦可惜也。

我读《老老恒言》，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说是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他所说多通达事理。著者在卷四之末说明道，总之养生之道惟贵自然，不可纤毫着意，知此思过半矣。卷二《燕居》中云：

"少年热闹之场，非其类则弗亲，苟不见几知退，取憎而已。至与二三老友相对闲谈，偶关世事，不必论是非，不必较长短，慎尔出话，亦所以定心气。"又同卷《见客》中云：

"喜谈旧事，爱听新闻，老人之常态。但不可太烦，亦不可太久，少有倦意而止，客即在座，勿用周旋，如张潮诗所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可也。大呼大笑，耗人元气，对客时亦须检束。"此等文字一看似亦甚平常，但实在却颇难得，所难即在平常处，中国教训多过高，易言之亦可云偏激，若能平常，便是希有可贵矣。孔子有言，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不必一定是钱财，官爵威权以及姬侍等都是，即如不安于老死，希求延年长生，

也无不是贪得之表示。《恒言》的著者却没有这种欲望，自序称亦只就起居寝食琐屑求之，《素问》所谓适嗜欲于世俗之常，绝非谈神仙讲丹药之异术也。大抵此派养生宗旨止是啬耳，至多说是吝，却总扯不到贪上去，仿佛是杨朱的安乐派，出于道家而与方士相反，若极其自然之致，到得陶公《神释》所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境地，那也就与儒家合一，是最和平中正的态度了。

第二的理由，因为这是一部很好的老年的书。三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很慨叹中国缺少给中年以及老年人看的好书，所谓好书并不要关于宗教道德虽然给予安心与信仰而令人益硬化的东西，却是通达人情物理，能增益智慧，涵养性情的一类著作。此事谈何容易，慨叹一时无从取消，但是想起《老老恒言》来，觉得他总可以算得好书之一，如有好事人雕板精印，当作六十寿礼，倒是极合适的。说到小毛病当然亦不是没有，最明显的是在卫生上喜谈阴阳五行，不过他引的本来多是古书，就是现在许多名医岂不也是讲的这一套，知识阶级的病人能有几个不再相信的，那么对于慈山居士也觉得不好怎么责备了。孟子说老吾老，又说幼吾幼，今《老老恒言》有书可读，闻有《幼幼集成》，却无意去看，恐怕只是普通的小儿科罢。老人虽衰病，尚能执笔，故可自做书自看，小孩子则话还说不好，难怪无所表见，若父兄忙于功名，亦无暇管闲事也。

此外还有一点意见。我觉得养老乃是孝之精义。从前见书中恭维皇上，或是他自夸，常说以孝治天下，心里总怀疑，这是怎么治法呢？近日翻阅《孟子》，看到这样一节，这才恍然

大悟。《离娄》上云：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又《梁惠王上》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样的话，孟子对了梁惠王齐宣王都说了一遍，意思极是郑重，很可见养老之政治的意义。《说文解字》八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又云：“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由是可知，善事父母亦着重在老年，我想中国言孝之可取即在于此。从前我写过《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曾说道：“父母少壮时能够自己照顾，而且他们那时还要照顾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老年，这不但衣食等事，重要的还是老年的孤独。”只可惜后世言孝者不注重此点，以致愈说愈远，不但渐违物理，亦并近于非人情矣。《老老恒言》在此点上却大有可取，盖足为儒门事亲之一助，岂止可送寿礼而已哉。

※

《鲒话》

近来收到佟世思著《与梅堂遗集》十二卷，附《耳书》、《鲒话》各一卷，系其六弟世畿所编集，有康熙辛巳序，但刻板似在雍正时，王渔洋序文署名已避讳矣。案《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云：佟世思，先世居于佟佳地方，姓佟佳氏，省言以佟为氏，隶汉军镶蓝旗，又言法海介福均其族人，唯集卷十二《先高曾祖三世行略》云，自北燕时远祖讳万讳寿者，俱以文字显，然则其世系远出六朝，与籍隶满洲之佟佳氏如介野园等固自不同也。《熙朝雅颂集》卷十三引《八旗通志》云：

"《与梅堂遗集》十二卷，佟世思撰。是集凡诗十卷，词一卷，杂文一卷，其弟世集裒而刻之，末附《耳书》一卷，皆记所闻见荒怪之事，分人物神异四部，《鲒话》一卷，则以公事至恩平而记其风土也。"《四库书目提要》亦如此说，盖为《通志》所本。《雅颂集》选其诗为十三四两卷，计百另二首，《雪桥诗话》卷三谈俨若诗有四则，最称赏其《横林雨夜访邵之莱夫子宅》四首，如其一云："舟行常苦热，雷雨晚凉生，杨柳一时碧，桔槔忽不鸣。沟田增细响，村鼓应初更。我欲扶筇去，稻花香里行。"不佞虽不懂诗，读此亦觉得可喜。文十八篇多可读者，如《游红螺山记》、《思恩县开徼记》、《与范彦公表叔书》均是，但是我觉得最有兴味的却是那两种附录。《耳书》文字颇简洁，所记事亦普通，

可目为笔记中上品，末一则《唵嘛呢叭弥吽》，云是六字真言，传自西域，有谓唵嘛呢叭弥吽盖俺那里把你哄也。昔曾闻此传说，今知见于著录，亦颇有意思。《鲊话》据自序盖作于康熙乙丑，时至广东访其三弟世男于恩平县，记所见闻得三十九则，其序云，时在安徽同友人饮白酒啖鲟鲊，"昔陶母却鲊，而恩平无鲊可以奉亲，伟夫一官冰冷，仅足供兄弟友生一席鲊话耳。"书名即取此意。记文短者才十馀字，最长者只二三篇，亦不及二百字，读之无不可人意，盖如序中所云，恩平以弹丸黑子，奇凋异敝，不可名状，世传有非山非水非人非鬼之地，殆将近之，其事本奇，而文足以副之，故遂耐读，所谓诚可悲可笑矣也。《鲊话》一序，计二百三十一言，亦诚实，亦波俏，而《八旗文经》则收录一篇俗调的《耳书序》，可知文章鉴别自有不可假借之处，观于《文经》选者之取舍，乃更相信自己见识渐益可靠，凡所取舍常与世俗相违，此即其徵也。

《鲊话》中可抄者甚多，今只录其二三于下：

"县署无头门二门，勉强向败墙下设门一合，以蔽道路往来者。无大堂，有墙三面，横以竹，覆以草，无栋梁门柱。前令设木屏高五尺，阔二尺有五，以别内外。伟夫孟浪，撤而易以门，再八步计步弓四步，即令君妻下榻处也。"

"士子无城居者，来则跣足骑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着屐而后入。每来谒，伟夫必与饮食，无一人知进退周旋之节者。伟夫多事，必捉襟曳肘而教之。予亲见伟夫以白面微髭之知县教白头诸生，拜揖酬酢，始终不能而罢焉。"

"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即以乱棕缚云板于下，此伟

夫升堂号召胥役之具也。夜间，一老人身不满二尺，蹲鼓下司更，或自三鼓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从来无伦序，但随其兴会耳。闻伟夫曩者怒，命易之，询通邑无可代者，因仍之。”

“通城无三尺平净地，处处皆瓦砾，生野慈姑于上。予与槃十步城上，小立，谓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许，窜胯下过。”案恩平属肇庆府，距新会不远，不知何以荒秽如此。近人黄良著《野棠轩摭言》卷七《言多》中有一则，言广西思恩府之苦，其文云：

“其地谚曰：虎上房，蛇上床，皂隶上墙。侵晨将启户先四望，房上有踞虎则不开门。地卑湿连山，山蛇如蚁，宵中恒为蛇所扰如蚊虻。居民极少，皂隶无应募者，但于大堂两翼墙画衙役，以壮观瞻耳。”案佟世男为恩平县知县，世思记其地风土既极奇怪，而自己又适知思恩县事，真可谓偶然又偶然矣，只可惜不再写一卷续鲊话，不然必当有好文章可读也。遗集卷十二杂文中有《重修思恩县堂记》，述由贺县至思恩事云：“再凋思恩，水土恶厉更倍于贺，亢则三冬热眩，哑不能言，雨则六月生寒，重裘莫御。”又《思恩县开徼记》叙四乡头人来输纳情状，但云：“届期果来，老而皤者，少健者，棕帽者，布裹头者，徒行者，乘马者，聚数百十人，率皆衣青短衣，裸膝跣足，佩环刀七尺于胁下。”此盖如下文所云，思恩古属交趾日南，为环州生蛮之恒状，亦并不大奇。文中又有吏白开徼有日之语，则固有胥吏，岂画壁者止是皂隶，而吏不在其内耶。《野棠轩摭言》引夏闰庵所见为证，似是近数十年中事，在康熙三十年顷反不若是之甚，亦不可解。唯《重修县堂记》言至广西后，宾客仆从

不习于水土死者二年之内一十八人，而佟君自己亦遂是年卒于官，时为康熙辛未，年四十有二，此则与夏闰庵所遇之思恩守志白石运命相同，似前后无甚变化，亦大奇也。

《春在堂杂文》

《春在堂全书》十年前购得一部，共一百六十本，堆放书架上，有望洋之叹。不佞不懂经学，全书中精粹部分以是不能了解，以前陆续抽读的只是尺牍随笔杂钞笔记这一类，大都是曲园先生业馀遣兴之作罢了。我向来很佩服曲园先生以一代经师而留心轻文学，对于小说故事做过好些研究，读《右台仙馆笔记》中《黄土老爷》诸篇，觉得是好文字，非一般说部中所有。近来闲居无事，拿出《杂文》来看，有许多文章看得甚喜欢，特别是序文一类，觉得在近代文章中极少有的。平常讲词章的人批评曲园先生的诗文总说是平庸，本来曲园诗自说出于乐天放翁，文也自认文体卑弱，似乎一般的批评也还不错。但是，诗我不大懂今且慢谈，文的好坏说起来颇有问题，因为论文的标准便有好些差异。有喜谈义理者，不但主张言中有物，其物还必须是某一派的正统思想，所以如不是面红耳赤的卫道，或力竭声嘶的辟邪，便不能算是好文字。又有好讲音律者，凡是文章须得好念，有如昔人念韩愈《送董邵南序》，数易其气而后成声，然后铿锵鏗鞳，各有腔调，听之陶然。然而在此二派之外还可

以有一种看法，即是不把文章当作符咒或是皮黄看，却只算做写在纸上的说话，话里头有意思，而语句又传达得出来，这是普通说话的条件，也正可以拿来论文章。我就是这一派看法的，许多传世的名文在我看去都不过是烂调时髦话，而有些被称为平庸或浅薄的实在倒有可取，因为他自有意思，也能说得好，正如我从前所说有见识与趣味这两种成分，我理想中好文章无非如此而已。《春在堂杂文》现在便可以给我做一个很好的例。

序文极是常见的东西，人们即使不从文集里去找了来读，无论看什么书大抵前面总可见到一两篇序文的。但是平常有谁看了觉得喜欢呢？我近二十年来才学会看书先看序，可是结果多是不满意，难道真如郑板桥所说敷衍的太多么。其实倒还因为照程式做的多了的缘故，这些大都选得进《古文范》里去，在我们想找平庸的说话看的人却也就不免失望了。曲园先生的序文在书上常可见到，这不仅如章太炎先生所微讽，先生好以笔札泛爱人，《杂文》自序中也自己承认性好徇人之求，那么这些序文一定多有敷衍的了。然而我们的经验是，一部书上有几篇序，其中如有曲园先生的在内，则其中最可读的必定就是曲园先生的那一篇。在《天津徵献诗》、《槃邁纪事初稿》、《习古斋画絮》、《眉绿楼词》等诸书中，都是这样。为什么缘故呢？作序即使同是敷衍，因为这多少总是赋得，但敷衍也有不同，有如寒暄，一种是照例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种也是说今天天气好或是冷，不过关于冷稍有发挥，说是早上见了霜，或是阴寒得很萧寂，有些物理人情上的根据，这就觉得有点意味了。曲园先生的序便是关于这事物总有意见要说，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

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此正是难能可贵的地方，近世一般文人所极不易及者也。

现在试举几个实例。《杂文》卷一《逊学斋诗集序》说风与雅的区别，说明后世的诗里也有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荔园词序》论诗词曲三者变迁之迹，即阐明其特色所在。三编卷三《王子安集注序》论骈散文甚有精义，最可佩服，以骈俪为文之正轨，真通文章体例者之言。又云宋人以八代为衰，奉昌黎为鼻祖，自此以往遂有语言而无文字。此与鄙意甚相合。《秦肤雨诗序》引扬子云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论诗中有偏丽偏则两派，《击壤》遗音，《香奁》流弊，均所不取。《玉可庵词序》论词之正宗贵清空不贵饾饤，贵微婉不贵豪放，与《荔园词序》可互相发明。四编卷六《眉绿楼词序》论诗词分类编年之是非，谓诗宜编年，可以考定其生平，词则以分类为宜。盖词之体率婉媚深窈，或言及出处，亦以微言托意，不如诗之显明，依年编录未必足供考证，故不如分类读之，窥见其性情之微，转足以想见其为人。又《槃薖纪事初稿序》对于艰深之文微致讽词，五编卷七《可园诗钞序》自述诗宗香山剑南，亦即是此意。有云，"诗固所以写性情也，雕斲性情而为诗，其犹戕贼杞柳以为杯棬乎。"此语亦甚佳，与上文文崇骈俪之说似两岐，而实俱有至理。曲园先生著作未有专篇论文学者，仅散见于《杂文》中，序类中为最多，虽只是散金片羽，而言简意赅，往往与现代意见相合，实盖为之先导，此则甚可贵也。

《杂文续编》卷二有文数篇，皆关于金石文字者，如《慕陶轩古砖图录序》，《问礼庵彝器图序》、《两罍轩彝器图释序》、《画

馀庵古钱拓本序》、《百砖砚斋砚谱序》，文章议论均可喜。《古砖图录序》有云：

“余经生也，欲通经训必先明小学，而欲明小学则岂独商周之钟鼎，秦汉之碑碣，足资考证而已，虽砖文亦皆有取焉。”此数语可以包括诸文大意，简单的文句里实具有博大的精神。中国学者向来多病在拘泥，治文字者以《说文解字》为圣经，钟鼎碑碣悉不足取，砖瓦自更不必论矣。太炎先生曾谓古代日用食器且少见，独多钟鼎，大是可疑，龟甲兽骨则是今人伪作，更不可信。曲园先生乃独能有此创见，如在金石学家本亦无奇，以经师而为此言，可谓首开风气者矣。此外文章随便举例如六编卷八《唐栖志序》、《徐淡仙百兰稿序》，卷九《东城记馀序》，并无特殊意见可说，而就题写去，涉笔成趣，不费气力，不落蹊径，自成一篇可读之小文。杂文补遗即七编卷二有《外弟姚少泉所著书序》，则又亦庄亦谐，姚君喜谈道与兵与医，曲园先生称其谈道之书明白晓畅，又谓惜余钝根仍茫乎未得其门径，与之论兵则只取其兵贵藏锋一语，其论医亦多心得，余固执废医之论者，姑勿论也。微词托讽，而文气仍颇庄重，读之却不觉绝倒，此种文字大不易作，游戏而有节制，与庄重而极自在，是好文章之特色，正如盾之两面，缺一不可者也。寿序与记各类中尚有佳文，兹不具论，只以序文为限，亦不及详举也。

读曲园先生的序文，有时觉得与读欧罗巴文书籍时的感觉有点相似。有些正论学术文艺，有如导言，但少简短耳。有些抒情说理，笔致如随笔小品，虽是七八十年前著作，而气味新鲜，一似墨色未干者，此可异也。我们平日写文章，本来没有

一定写法，未必定规要反古，也不见得非学外国不可，总之只是有话要说，话又要说得好，目的如此，方法由各人自己去想，其结果或近欧化，或似古文，故不足异，亦自无妨。《春在堂杂文》中有些与新文学相通即以此故，若我辈写序虽力或未逮，用意则固不谬，今见曲园先生序文有相近者，此又我们之大幸也。朋友相语，常苦没有适宜的文章可以给学生读，《左传》《史记》非无名篇，不过那只可当文学赏鉴，不能作自己写作的参考，若要勉强去学，势必画虎类狗，做成烂调古文而后已。如今看见曲园先生的许多序文，很是喜欢，觉得这颇足供启蒙之用，虽然一时不能指定那几篇最合用，但总之在这中间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很好的资料来，使青年学子读了得到益处。近来长久不写文章，觉得荒疏了，夏天读《春在堂杂文》很想写一篇小文，但是不敢下笔，一半也因为怕说得不对，唐突先贤，到现在才决心来写，盖我深信此类杂文甚于学子有益，故仍来饶舌一番，不管文章的好坏，若是为个人计最好还是装痴聋到底，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

（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读《列女传》

有友人来叫我给杂志写文章。近年来文章不大写，因为没有什么话想说，但也不是全不执笔。假如有朋友的关系，为刊物拉稿，那么有时也写一点聊以应酬，至于文章之写得没意思，

那自然是难免的了。既然是友人来说，似乎不好不写，问是那一种刊物，答说大约是《妇女杂志》。杂志有特殊的性质，写文章便须得守住范围，选取题材大不容易，这又使我为难起来了，虽然我未始不曾做过些赋得的文章，在学堂里得到汉文老师的好些佳批，写倒也不难，只是这何苦来呢。可是我想了一回之后，终于答应了，关于妇女问题，并不如友人在电话里笑说，你还可以来得几句，实在因为以前曾经留心过，觉得值得考虑，这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发表一点意见。经过很久的思量，仍旧不能决定来说什么，结果还是写了一个《读列女传》的古老题目。

这题目定得不算好，一看就象是所谓赋得体，是其一。其次是，当初就有私意，前年秋天曾写过这样一篇小文，有窗稿可以利用。那篇稿只有二百多字，现在假如拉长了五倍，岂不够用了么。话虽如此，实际并不容易做，旧稿中可以抄来的细看只是一小半罢了。而且这题目到底是枯窘，要想舒展也大费力，题是赋得式的，文章却不想那么做，不喜欢说新奇的或是陈腐的两样假话，此其所以为难也。

寒斋所有《列女传》，计有下列几种。一，四部丛刊本影明板《古列女传》，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梁端的《列女传校注》，萧道管的《列女传集解》，本文相同，都是刘向所编撰的原本八卷。二，刘开所纂《广列女传》二十卷。我们平常所说的《列女传》大抵是指的第一种。我最早所有的是梁注本，以后得到王、管二家注解本，到手的时候常连正文翻看一过，所以想起来看了也已有好几回了。普通的印象是，如王回所说，奥雅可喜。前年

秋天题记中有别的看法，大意云：

“《列女传》自昔日为女教经典，至今读之亦无甚可厌处，不独贤明仁智诸人通晓事理，可为良妻贤母之规矩，即《贞顺传》中人亦确然有其个性，异于易损之货物。后世书中为人父者诏子女以孝，为人夫者教妻妾以节，无论措语如何工巧，他人见其肺肝，闻之但可发微笑耳。《列女传》尚少此感，良由古人文情质实，且亦态度不同也。”这个意见，在现今重录的时候，还是一样。《列女传》卷四《贞顺传》中，宋恭伯姬不肯避火，楚昭贞姜不肯下台，死于水与火，如颂所云，其一守礼一意，其一处约持信，之死不贰，此古侠士之风，及于闺阃，与匹妇被迫之寻短见者，区以别矣。我们不必发思古之幽情，以为上古定是乐土，但前人质朴，即或粗野较多，而卑劣分子故当较少，丈夫与女子虽气风不同，自宜各有其人格存在，非汉以后人之比也。后世男子自己的地位益落，其视女人亦自更低，如钱唐夏先生所言，盖已非复奴隶而是货物矣，上者才及金丝雀，下者如犬马而已，太平之时多畜置以为玩饰，及至乱世则唯歼绝之，可以轻身自保，并可易得令名，为家门之光，亦有利于前程者也。鄙人读史志文诗，见记妇女死兵死难者一族一邑有若干数，侈陈以为光荣，未尝不为作恶终日。邦国多乱，妇人不幸罹害为最，而男子或反因以为利，思之黯然。《广列女传》本以刘子政书为范，多收原文，卷十三至十六为烈妇类，乃有四卷，分量为全书冠，死者固可矜，男子读之更应知此正是生者之耻耳。《列女传》一类书，此时如能虚心读之，颇有好处，但须当作史料，不可奉为教训，古传中的守礼持信固佳，广传中的急迫死

难，亦均可供男女两方的参考，促其反省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有谈莠书六则，其二曰《愚儒莠书》，后半云：

"王闿之《渑水燕谈录》云，陈尧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为乐。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技，岂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鱼。射为六艺之一，州将习射乃正业，忠孝之行也。受杖当解金鱼，杖碎金鱼，金坚且碎，人骨折矣。衰门贱妇亦不至此，尧咨母不当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诗鉴》引此为贤母，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案《广列女传》卷七《母仪类》下即载此事，赘以颂曰：

"辅国有训，惟忠惟孝。小技自矜，何关政教。怒而惩之，进以大道。"对照读之，大可发笑，曰愚与莠，或未免太言重一点罢，但驳斥得不能说是不对。窃意如有此种见识，则去看古今一切书，无不如扬糠筛米，精粗立辨，随处得益，至可歆羡。俞君为嘉道间杰出的学者之一人，《书目答问》附录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列在汉学专门经学家、史学家、经济家三项下，说明中有云，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此评语本亦不错，但我以为俞君之难及处，还在其见识之平实，如上文可见，其关于妇女问题者尤为独绝。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记阅《癸巳类稿》，有云：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

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此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越缦俗儒，满腹都是男子中心的思想，其以俞君语为偏谲本不足异，唯比拟为出于周姥则极有意思，本是排调却转成赏誉矣。以周公制礼，而能得周姥之意，非忠恕一贯岂能至此，可不谓之大贤乎。有如此平正通达的见识，可以谈妇女问题，无有偏执，亦可以写新列女传，读之益人神智，惜乎未曾下笔，至今无能代者，可为嗟叹也。

读《初潭集》

"久欲得《初潭集》，畏其价贵不敢出手。去冬书贾携一册来，少敝旧而价不出廿元，颇想留之。会玄同来谈，又有生客倏至，乃属玄同且坐苦雨斋北室，即前此听虾蟆跳处，今已铺席矣，可随意偃卧，亦良便利也。比客去，玄同手《初潭集》出曰，此书大佳，如不要勿即退还。——盖自欲得之也。未几全书送来，议打一折扣而购得之，尚未及示玄同，而玄同已殁矣。今日重翻此集，不禁想起往事，感慨系之，于今能与不佞赏识卓吾老子者尚有几人乎。廿八年二月四日夜，知堂记于北平。"

此是不佞题所藏《初潭集》的话，于今转眼将一年矣。今日

取出书来看，不胜感慨。玄同遇虾蟆事在民国十三年，查旧日记七月廿五日条下云：

“阴，上午十一时玄同来谈，至晚十时去。”又八月二日条下云：

“下午雨。玄同来访，阻雨，晚留宿客房。”次晨见面时玄同云，夜间室内似有人步声，何耶。我深信必无此事，以为当是幻觉。及客去收拾房间，乃见有大虾蟆一只在床下，盖前此大雨时混入者也。尹默闻之笑曰，玄同大眼，故虾蟆来与晤对耳，遂翻《敬亭山》诗咏之曰，相看两不厌，虾蟆与玄同。昔日友朋戏笑之言，流传人间，衍为世说，或有传讹，实则只是如此耳。因题记语加以说明，念古人车过腹痛之感，盖有同情也。

玄同和我所谈的范围极广，除政治外几于无不在可谈之列，虽然他所专攻的音韵学我不能懂，敬而远之，称之曰未来派。关于思想的议论大抵多是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玄同更信任理想，所以也更是乐观的而已。但是我说中国思想界有三贤，即是汉王充，明李贽，清俞正燮，这个意见玄同甚是赞同。我们生于衰世，欲喜尚友古人，往往乱谈王仲任、李卓吾、俞理初如何如何，好象都是我们的友朋，想起来未免可笑，其实以思想倾向论，不无多少因缘，自然不妨托熟一点。三贤中唯李卓吾以思想得祸，其人似乎很激烈，实在却不尽然，据我看去他的思想倒是颇和平公正的，只是世间历来的意见太歪曲了，所以反而显得奇异，这就成为毁与祸的原因。思想的和平公正有什么凭据呢？这只是有常识罢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说出话来，无论表面上是什么陈旧或新奇，

其内容是一样的实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烧，颠扑不破，因为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一句有常识的名言，多么诚实，平常，却又是多么大胆呀。假如这是某甲说的，说不定也会得祸，幸而出于《礼记》，读书人没有办法，故得幸免，不为顾亭林辈所痛骂耳。

我曾说看文人的思想不难，只须看他文中对妇女如何说法即可明了。《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条下记阅俞理初的《癸巳类稿》事，有云：

"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恕也，恕则家道坏矣。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李君是旧文人，其非薄本不足怪，但能看出此一特点，亦可谓颇有眼力矣。李卓吾的思想好处颇不少，其最明了的亦可在这里看出来。《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云：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初潭集》卷三列记李夫人、阮嗣宗邻家女、阮仲容姑家鲜卑婢诸事后，加案语云：

"李温陵曰，甚矣声色之迷人也，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类，无不由此，可不慎欤。然汉武以雄才而拓地万馀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据有中原，又何尝不自声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声后世，固以此耳。岂其所破败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欤。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

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业之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持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此所言大有见识，非寻常翻案文章可比。又卷四《苦海诸媪》项下记蔡文姬、王昭君事，评云：

"蔡文姬、王昭君同是上流妇人，生世不幸，皆可悲也。"又记桓元子为其侄女宥庾玉台一门，曹孟德为文姬宥董祀，评云：

"婿故自急，二氏一律，桓公亲亲，曹公贤贤。呜呼，曹公于是为不可及矣。"书眉上有无名氏墨书曰：

"上数条卓吾皆以为贤，乃欲裂四维而灭天常耶。"其后别有一人书曰：

"卓吾毕竟不凡。"李卓吾此种见解盖纯是常识，与《藏书》中之称赞卓文君正是一样，但世俗狂惑闻之不免骇然，无名氏之批犹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之疏耳，其词虽严，唯实在只是一声吆喝，却无意义者也。天下第一大危险事乃是不肯说誑话，许多思想文字之狱皆从此出。本来附和俗论一声亦非大难事，而狷介者每不屑为，致蹈虎尾之危，可深慨也。二月中题《扪烛脞存》中曾云：

"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这一点常识，又加以洁癖，乃更至于以此杀身矣。"但只有常识，虽然白眼看天下读书人，如不多说话，也可括囊无咎。此上又有洁癖，则如饭中有蝇子，必哇出之为快，斯为祸大矣。

《初潭集》三十卷，万历十六年卓吾初落髮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时年六十二岁。书分五部，曰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又各分细目，抄集故事有如《世说》，间附以评论。中国读书人喜评史，往往深文周纳，不近人情，又或论文，则咬文嚼字，如吟味制艺。卓吾所评乃随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务为解放，即偶有指摘，亦具情理，非漫然也。卷十一《儒教》下云：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琏璪收。孔子径庭而趋，历阶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评曰：

"太管闲事，非子言也。"又云：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有蒙袂戢履，贸贸而来。曰，嗟，来食。曰，余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评曰：

"道学可厌，非夫子语。"据《檀弓》所说，这里说话的是曾子，不知何以写作仲尼，但这两节所批总之都是不错的，他知道真的儒家通达人情物理，所言说必定平易近人，不涉于琐碎迂曲也。《焚书》卷三《童心说》中说得很妙，他以为经书中有些都只是圣人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此语虽近游戏，却也颇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义亦自不难辨别出来，如上文所举，虽只是卓吾一家的看法，可以作为一例也。近来介绍李卓吾者有四川吴虞，日本铃木虎雄，福建朱维之，广东容肇祖，其生平行事思想约略可知矣。《焚书》亦已有两三次活字翻印，惜多错误不便读，

安得有好事者取原书并续书景印，又抄录遗文为一集，公之于世以便学者乎。　　（廿九年一月廿七日）

《画锺进士像题记》

《金冬心杂著六种》，寒斋有巾箱小品本，种榆仙馆刻本，当归草堂刻本，最后乃得桐西书屋刻本。当归草堂本目录后有魏稼孙题记，末云：

“余为当归草堂校刊此种，旋得湖州凌子与霞邗上来书云，《冬心画记》尚有吴门潘氏桐西书屋刻本，时剞劂垂成，道远不及借校，附记于此。”

案潘氏刻题画记五种时在同治壬申，比丁氏本才早六年，有王鸿朗跋，不言所据何本，略一比校，似反多鲁莽删改处，唯末附刻《王笈甫先生画钟进士像题记》一卷，却颇可喜。王笈甫即鸿朗，前有光绪丁丑潘介繁序。画钟馗题词世多有之，但只散见各人集中，今汇为一卷，一人之作而有二十二则，可谓难得矣。今年夏日乃又得一册，则上有红蓝二色批语及墨笔题识，语多可取，且亦有足资考据处，因择要摘录之。卷首《画竹题记自序》后墨笔题云：

“光绪三年丁丑之夏，余客楚北，椒坡舍弟以需次在彼相见，各出行箧书互观，贻我此卷，盖镌板武昌郡中者。是岁九月余归吴郡，椒坡亦往湘楚，匆匆分手。今检箧，此种乃有两本，

因分一以贻棱伽先生，先生善画工诗，古趣奇趣，与昔邪居士殊不相让，且与舍弟亦素交，想必展卷一笑也。香禅居士记于二鱼盦时光绪六年庚辰，端午后三日。"朱文印曰香禅，曰瘦羊，前一印曰二鱼盦。《画竹题记》第一叶栏外朱文印曰惟德堂，曰化生，白文印曰香禅居士，又白文曰顾芸台印，朱文曰鞠翁，曰呆老，白文曰顾曾寿，曰顾亮基印。第一则题记首云，饥凤非竹实不饱，余画竹，竹之实岁无所收，末云，余之常饥又何怪乎。书眉蓝笔批曰：

"第一条即是江湖口吻。"又朱笔批曰：

"王渔洋朱竹垞批杜诗所谓乞相。黄山谷云：开口辄言穷，其意欲何为，又云，客来献穷状。张山来曰：其意但求布施耳。"卷末空白处朱笔题曰：

"先生胸襟故高，惜激而不广，干青云而直上之意未见也。庚辰五月，棱伽山民。"又蓝笔题诗云：

"精玉两呈人各见，鱼熊兼爱性难同，光芒太露缘何事，未免胸怀欠抱冲。民又书。"《自写真题记》上亦有眉批两则，不具录。《画马题记》卷末朱笔题曰：

"为人学问，不宜愤激，不宜炫耀，冬心先生才气虽优，德器终不足也，惜哉。棱伽山民。"又蓝笔题曰：

"冬心题画诸诗皆不见佳。"案香禅是潘钟瑞，棱伽则顾氏也，所评虽严切，然亦深中冬心之病。《画钟进士像题记序》后亦有识语，墨笔云：

"曩余游鄂渚，值丁丑端午，曾以素纸乞笈甫先生画钟进士像，未得也。去年闰春复往，笈甫见余即言负君债未还，余因

索之，遂出戊寅端午所画壹帧携归，刚及端午，悬诸斋壁。今又逢端午，而笈甫下世已数月矣。重展画幅，又诵斯编，辄忆老尰霑醉奋笔时也。庚辰五月七日，香禅记。"又朱笔云：

"笈甫先生不得意，画出终葵吓小鬼，题诗无乃太疏豪，棱伽山民为歔唏。先生海盐人，大才不售，在湖北阔幕，奉事主稿，豪于诗酒，年五十馀而卒矣。"据此可知王氏卒于光绪庚辰，唯云海盐人则不确，题记自署古盐官，实为海宁州也。卷中有眉批五处，其一云：

"诗意极是，而诗之旨终不是，言尽意穷，失之于薄，才大量狭故也。"末蓝笔总批云：

"此公才气比冬心开阔，然器量亦狭。"所评大旨亦不差，唯此本笔墨游戏，自然语多尖新或涉排调，如欲以温柔敦厚相期，未免失之太高。题记第一则为张樵野作，原本小注云：

"图中古木槎枒，霜叶半脱，老尰倒戴纱帽，沉醉不能步，张天师星冠像简，掖之而行。一小鬼于路侧屈半膝，持手板作通谒状。下临深潭，潭中月影与天际光相射。"第十二则为芝舫作，小注云：

"图中石床一，竹炉旁设茶具，一鬼汲水，一鬼持扇。老尰反袂侧立，作凝睇状。背有小鬼提酒壶，戟手挪揄之。山径转处，两鬼扛一竹篮，红签标题八分书四字云，六安春茗。"又第十四则画作《年少钟馗图》，第十八则作《柳岸纳凉图》，具旖旎风流之致，记云，"虬鬓飘然，梨涡夹侍，老子于此，兴复不浅矣。"观此诸例，可以想见图之一斑，题诗在上头，那得不嬉笑怒骂耶。

王笈甫著作不知有几种，寒斋所得此外只有《游蜀纪程》上下二卷，有时乃风序及自序，鲍瑞骏等六人题辞，时氏序署庚午，盖同治九年刻也。书记同治八年七月随李鸿章由湖北入四川，十月仍回武昌，棱枷山民所云阔幕，盖即指此。记文清丽可诵，如记七月初六日事云：

"初六日晴，好风送帆，百二十里。帅舟峨峨，胶于浅沙，百夫推挽，江潮上迎，天人交助，仅而得达。抵老鹳嘴，日暮遂泊。侧有木筏，修广盈亩，茅茨鳞比，俨如江村。试登其上，匠方锯材，邪许之声，与波相答。"我常觉得用八大家的古文写景抒情，多苦不足，即不浮滑，亦缺细致，或有杂用骈文句法者，不必对偶，而情趣自佳，近人日记游记中常有之。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六朝的散文多如此写法，那时译佛经的人用的亦是这种文体，其佳处为有目所共见，唯自韩退之起衰之后，文章重声调而轻色泽，乃渐变为枯燥，如桐城派之游山记其写法几乎如春秋之简略了。《游蜀记略》本不是大著，不过因为是王笈甫之作，所以收得，文章也只是带便说及而已。

潘介繁字椒坡，曾得其所著《晓梦春红词》一卷，有吴嘉洤许赓扬二序，许序署同治己巳，或即是刻书之年，盖在刻《冬心题画记》之三年前也。　　（民国壬午十月二十八日）

※

《玛伽耳人的诗》

提到洋文旧书，我第一想起来的总是那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一本小说，名曰《髑髅所说》。这是我于一九〇六年到东京后在本乡真砂町所买的第一本旧书，因此不但认识了相模屋旧书店，也就与匈加利文学发生了关系。只可惜英国不大喜欢翻译小国的东西，除了贾洛耳特书局所出若干小说外不易搜求，不比德文译本那样的多。可是赖希博士的《匈加利文学论》也于一八九八年在那书局出板，非常可喜，在我看来实在比一九〇六年的利特耳教授著《匈加利文学史》还要觉得有意思。其第二十七章是讲裴象飞的，当时曾译为艰深的古文，题曰《裴象飞诗论》，登在杂志《河南》上，后来登出上半，中途停刊，下半的译稿也就不可考了。但是现在我要想说的不是这些，乃是今年春间所买一本鲍林的《玛伽耳人的诗》。此书出板于一八三〇年，已是一百十年前了，为英国介绍匈加利文学最早的一册书，在参考书目中早闻其名，今于无意中忽然得到，真是偶然之至。集中收诗人二十六，诗九十六，民谣六十四，而不见裴象飞，这也正是当然的，这位爱国诗人那时他才只有七岁呢，及一八六六年鲍林又刊裴象飞译诗集约八十首，则已在诗人战死十七年之后矣。余译育珂小说，于戊申成《匈奴奇士录》，庚戌成《黄蔷薇》，唯以未成密克萨德小说为恨，中隔三十年，忽又得鲍林之

书读之，则与匈加利文学之缘分似又非偶然也。取育珂密克萨德旧小说，拂尘土，摩挲披阅，仍觉可喜，或者再动笔来译《圣彼得的雨伞》乎？此正不可必也。

童　话

以前曾有一个时候，我颇留意找外国的童话，这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实童话我到现在还是有兴味，不过后来渐偏于民俗学的方面，而当初大抵是文学的，所以在从《司各得丛书》中得到哈忒兰以及叶支所编《英伦爱耳兰童话集》的时候，不免有点失望，虽然岩谷小波那样复述的世界童话集也觉得不满意。大约那时的意见只承认童话有两大类，一是文艺的，如丹麦安徒生所作，一是自然的，如德国格林兄弟所集录者，是也。但是安徒生那样的天才，世间少有，而德国又不大新奇，因为当时注意的也是西欧以外的文学，所以童话用了同样的看法，最看重的是东北欧方面的出品。这些在英译本中当然不会多。凑巧在十九世纪末期出了一个怪人，名为尼斯贝忒培因，他专翻译许多奇怪国语的书，我买到他所译匈加利芬兰丹麦俄国的小说，童话集中最可喜的三种也正都是他的译本。一是俄国，二是哥萨克，三是土耳其，根据匈加利文译出，后附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他懂的方言真不少，也肯不辞劳苦的多译，想起来还觉得可以佩服感激。这三册书各值六先令，本不算贵，当时省

节学费买来，也着实不容易，虽然陀耳译的俄国童话有复制的比利平插画，价美金二圆，要高出四分之一，也终于勉力买到，至今并为我书架的镇守。民国以后格林一类的书也要搜集了，觉得哈忒兰的分类编法很有意义，他的《童话之科学》与麦克洛支的《小说之童年》二书成为童话的最好参考书，别方面的安徒生也另行搜集，虽然童话全集英译以克莱格夫妇本为佳，培因却亦有译本，又据说英文《安徒生传》也以培因所著为最，可惜我未曾得到，虽有别的二三本，大率平平，或不及勃兰特斯之长论更能得要领也。（十一月廿一日）

歌谣

民国初年我搜集外国歌谣的书，最初只注意于儿歌，又觉得这东西禁不起重译，所以也只收原文著录的，这就限于英文日文两种了。英文本的儿歌搜了没有多少种，后来也不曾引伸到民歌里去，可是这里有一册书我还是很欢喜，这是安特路朗所编的《儿歌之书》。此书出板于一八九七年，有勃路克的好些插画；分类编排，共十四类，有序言及后记，很有意思，因为朗氏是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家，又是有苏格兰特色的文人，我的佩服他这里或者有点偏向也未可知。日本方面最记得的是前田林外编的《日本民谣全集》，正续二册，皆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刊，正集附有《日本儿童的歌》一篇译文，小泉八云原著，

见一九零一年出板的《日本杂记》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盖以前不曾有过这种文章也。以后汤朝竹山人著书《俚谣》等有十馀册，藤井乙男藤田德太郎编各歌谣集，高野辰之的《日本歌谣集成》十二大册，陆续出板，寒斋亦大抵收置，近几年来却没有翻过一页，现在想到，只找出故上田敏博士校注的一册《小唄》来，把序文重读了一遍，不禁感慨系之。此书于大正四年（一九一五）由阿兰陀书房刊行，不久绝板，六年后再由阿耳斯重刊，这两种本子我都搜到，再板本的书品不知怎的总有点不如了。书中所收是两种民谣小集，即《山家鸟虫歌》与《小歌总览》各一卷，世间已有复刻，本非珍书，唯上田博士以西洋文学专家而校刊此书，序文中引古今西诗为证，歌中有语不雅驯处去其字，而于小注中加拉丁译语，凡此皆足以见其人平日之风格，每一展观，常不禁微笑者也。此等学人，今已不可再得，若竹山人用力虽勤，但并不是文艺或学问中人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匈加利小说

民国前在东京所读外国小说差不多全是英文重译本，以斯拉夫及巴耳干各民族为主，这种情形大约直到民十还是如此。这里边最不能忘记的是匈加利的小说。贾洛耳特书店出板的小说，不知道为什么印的那么讲究，瓦忒曼似的纸，金顶，布装，

朴素优美而且结实，民初在浙东水乡放了几年，有些都长过霉，书面仿佛是白云风的样子了。但是育珂摩耳的短篇集一册，还有波阑洛什微支女士的小说《笨人》，总算幸而免，真是可喜的事。我对于匈加利小说有好感，这是理由之一。其次是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象，育西加与育珂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而其影响便多少留遗一点下来，到现今还未消灭。现在想起来这匈加利的黄白问题颇是暧昧，也不值得怎么注意，不过从前总有过这么一回事，有如因腹泻而抽了几口雅片，腹疾早愈而烟枪也已放下，但记忆上这口烟味也还会少少存留的。至于小说有写得好的，那也不会忘记，可是这并不限于那一民族，密克萨德著《圣彼得的雨伞》的确还想翻译，别国的却也还有，如波阑显克微支著《得胜的巴耳德克》，俄国库普林著《阿勒萨》，日本坂本文泉子著《如梦记》皆是，就只可惜无此工夫，其实或是无此决心耳。

（十一月二十五日）

※

医学史

汉文的医药书我所有的只是一部大板的《本草纲目》，有四十本之多，不过他的用处也只等于《群芳谱》或《花镜》，说得高一点也就是《毛诗虫鱼疏》与《尔雅翼》之流罢了。外国文的比较稍多，但那是六法全书之类，实用备查的书，说不上翻读，若平常放在案边，有时拿出来看看的只有一样医学史。英文的医学史有康斯敦，胜家，陀生的三种，又胜家著《从法术到科学》，《希腊医学》诸书，德国玛格奴斯著《医学上的迷信》，日本文的有山崎祐久著《少年医学史》，富士川游著《日本医学史》，《日本医学史纲》。这中间我所最喜欢的是胜家的《医学小史》与富士川的《日本医学史纲》，虽然《从法术到科学》中有《古代英国的法术与医学》，《古代本草》诸文，也很可喜。医疗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猫犬之自舐其创是也，但是发展为活人之术，无论是用法术或方剂，总之是人类文化之一特色，虽然与梃刃同是发明，而意义迥殊，中国称蚩尤作五兵，而神农尝药辨性，为人皇可以见矣。医学史上所记便多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翻阅二家小史，对于法国巴斯德与日本杉田玄白的事迹，常不禁感叹，我想假如人类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罢。此外特别有意义的便是中西医学的对照，欧洲中古医学上的水火地风四行说以及灵气流通

等说，都与中国讲五行等相同，不过欧洲自十七世纪哈耳威的血液循环说出以后全已改革，中国则至今通行罢了。我们夸称一种技术或学问以为世界无双，及查文化史往往在别处也已有之，而且只是路程的一站，早已走过去了，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是一服清凉剂，读医学史常容易感到。我还有一册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医学史》，混在外书房的乱书堆里，一时不易找到，现在也就不谈了。

（廿九年十二月三日）

画谱

儿童大抵都喜欢花书，这里有两种，一是绣像，一是画谱。最先看见的自然是小说中的绣像，如《三国演义》上的。但是这些多画的不好，木刻又差，一页上站着一个人，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我还记得貂蝉的眼睛大而且方，深觉得吕布之入迷殊不可解。金射堂的《无双谱》四十图要算画得顶好的了，却也没有什么好看。《百美图咏》小时候也常见，更觉得是单调。大概这方面还要推任渭长所作为最，如《於越先贤象》、《剑侠高士列仙酒牌》皆是。画谱中最有名的是芥子园与十竹斋，从前都曾翻过，却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不大记得清楚。总之木板的山水画很不容易刻得好，所以看了觉得可喜的还只是花鸟与草虫而已。说也奇怪，这里我所记得的提起来乃是两部外国书。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出板于天明四年即

乾隆四十九年，比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要好的多，但他实是说经的书，不过我们拿来当作画看也并不错。喜多川歌麻吕的画本《虫撰》乃是近来新得的，原本刊于天明八年，极为难得，我所有的只是复制限定板，虽然用珂罗板印，也颇精美，可惜原来的彩色不能再见了。全书凡十五图，每图二虫，配以花草，上记狂歌以虫为题，凡三十首，作者宿屋饭盛等皆当时有名狂歌师也。歌麻吕亦有名浮世绘师，以美女画著名，而或者乃独称赏此册，其技工与趣味均不可及。永井荷风在《日和下驮》第八篇《空地》中云，我对于喜多川所作画本《虫撰》喜爱不已之理由，盖即因此浮世绘师择取南宗与四条派之画家所决不画的极卑俗的草花与昆虫而为之写生也。《虫撰》序言系追踪木下长啸子的《虫之歌合》，其实狂歌竟咏虽是一辙，若论图画则相去甚远，《虫撰》中第八秋蝉蜘蛛与玉蜀黍，第十三络纬蝉与锦荔枝，第十五青蛙金虫与荷叶，皆极可喜，《歌合》所画乃似出儿童手，如或古拙堪取，却是别一路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

妖术史

我对于妖术感到兴趣，其原因未可详考，大概一半由于民俗学，大半却由于宗教审判的历史罢。从文化史上看来，符咒法术即是原始的科学，他所根据者一样的是自然律，不过科学的出于事实，每试皆验，而法术的则根于推想，不一定验罢了，

这其间的转变是很有意思的事。别一方面，从法术发生了宗教，而宗教一边敌视科学，同时也敌视法术，结果是于许多妖巫之外也烧死了勃鲁诺等人，总称之曰非圣无法，这也很有意思，虽然是很可怕的事。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文字思想的冤狱，罪名大抵是大逆不道，即是对于主权者的不敬，若非圣无法的例案倒不大多，如孔融嵇康李贽等是，在西欧宗教审判里则全是此一类，此正大足供识者之考察者也。我耽读这一类书已是十年以前的事，除一般说及法术者外，我所喜欢的有吉忒勒其教授的《新旧英伦的妖术》，茂来女士的《西欧的巫教》，二者皆是学术的著作，案汤姆生的《魔鬼史》与斯本思的《不列颠之密教》均谓所云妖术乃是古代土著宗教之残留，论旨与茂来女士相同，当可信用。但是最特别的总要算是散茂士的著书了。我所有的只是四种，照出板年代排列，即是《妖术史》、《妖术地理》、《僵尸》、《人狼》，在一九二六至三三年中所刊行，共计六十三先令半，若论时价当在二百五十元之上了。我在这里计较价钱多少，便因为觉得买了有点冤枉，虽然那时的兑换率还没有这样的高。散茂士相信妖术确是邪恶的宗派，目的在于破坏耶和华的天国，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非彻底肃清不可，无论用些什么手段与多大牺牲。花钱买书，却听了这些议论，岂不大冤，但在别一方面也不是全无用处，除许多怪意见外也有许多难得的资料，关于妖巫审判的，所以我至今还宝重他，至于《僵尸》与《人狼》二册尤可珍重，其中奇事怪画颇多，如不怕会做噩梦，大可供枕上读书之用也。（三十年一月七日）

小 说

提到小说，可以回想的事情一定应当不少罢。其实却不尽然。我读小说的历史开始得很迟，大约在十一二岁时，最初所读的记得是《镜花缘》，以后大概是《西游记》，《封神传》，《水浒》，《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所举都是代表的，其类似模拟者不再列记。这些小说当时读了很有兴趣，后来想起来觉得也得到好些益处，有如小时候乱吃的糖与水果以及杂拌儿，虽然曾经吃坏了胃或牙齿，但其营养分子也总是不可完全抹杀的。我对于上记各项小说觉得都有可取，但是回想起来时却也不能说出那一部特别有意思，特别有什么地方可以怀念。说也奇怪，我现今提起小说来，自己寻问记得的部分是什么，这大抵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小说的有些批注。古人云，买椟还珠，这颇有点儿相像，岂不是笑林里的材料么。我是想说实话，所以这也是无法。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可是《三国演义》与《红楼梦》也不坏，大约还可以考在一等之内。我读《水浒》，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西厢》亦然，王斲山出来时尤其有相声之妙。多少年前上海刊行新标点书，亚东本的《水浒》校订周密，有学问上的价值，但我觉得平常翻看则仍不如唱经堂本为佳，盖批注圈点不独增加兴趣，亦足为初学

指导，养成了解赏鉴之力，与明师指点不异。不过话须得说过来，这里条件第一要批注有趣味有见识，不是凡批皆佳，第二是限于章回体旧作，他本来是说书人口吻，旁边有人再插说几句，并不扰乱原来的空气，若是新小说，则上文所云自不能适用也。此外我还读过不少违碍小说，回想比较的容易找，但此等书既系犯禁，也就不便再谈了。　　（一月九日）

《七巧图》

小时候玩过的书本里头，最不能忘记的要算《七巧图》了。回想起来，当时所见者只是一册极普通的《七巧八分图》，实在并没有什么好，就是一种坊本而已，但是有些图如莲叶百合游鱼，简洁浑厚，有古典之趣，此所以不可忘也。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中有云，曾得一斋主人真本，乃吕青先生所序，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诗句以合其意。此书惜未得见，意必有佳趣，求之书肆亦久不能获。《七巧八分图》十六卷，补遗一卷，此为繁本，仁和女士钱芸吉撰辑，同治甲戌年刊，去今才六十八年，似亦已不易得，商务印书馆有石印本。寒斋有原刻一部，乃从东京得来，朱墨二色套印，颇为精致，而图样平凡，唯全部有千七百馀图，数量甚可观耳。近日得《信手拈来》一卷，光绪辛丑年刊，自序署桐乡冯汝琪，云倘斋遭庚子之乱，自恨所学非所用，为世诟病，每思覆酱瓿物一无可传，唯《信手拈来》一册

乃广《七巧图》之作，推陈出新，自谓有突过前人处。书才六十叶，共计百二十图，颇多佳作，每幅题一二成语，隽雅可喜，序中自诩之语盖非过夸也。图中如郑家诗婢，北地脂胭，采莲宫女分花了，笑把兰篙学刺船，一心咒笋莫成竹等，均有诗味画趣。大旨其构图妙处近于夏紫笙之《曲成图谱》，题句则似童松君之《益智图》。此二书亦自佳胜，但所用图板太多，易于见巧，不如七巧之简单而大方。一斋主人真本不知何如，得见侗斋本，中多可喜，亦已足矣，唯此系成人之书，若为儿童计则或仍以小时候所见纯朴之《七巧图》为合宜耳。　（一月十八日）

《淞隐漫录》

数日前从上海寄到几部旧书，其中有王韬的《淞隐漫录》十二卷，我看了最感兴趣。天南遁叟的著述在清末的文化界上颇有关系，其在甲申前后之意义与庚子前后的梁任公差可相比，虽或价值高下未能尽同，总之也是新学前驱之一支，我曾略为搜集，以备检考，这回买《淞隐漫录》的原因即是为此，但是感到兴趣则又是别的缘故。我初次看见此书时在戊戌春日，那时我寄住杭州，日记上记着正月廿八日阴，下午工人章庆自家来，收到书四部，内有《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其时我才十四岁，这些小说却也看得懂了，这两部书差不多都反覆的读过，所以至今遇见仍觉得很有点儿情分。当时所见的乃

是小册四本，现在的则是大本十二卷，每卷一册各二十叶。据《戕园著述总目》云："是书亦说部之流，聊作一时之消遣，而借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者也，其笔墨则将无同，其事实则莫须有，如目为刘四骂人，未免深文周内矣。初散编于画报中，颇脍炙于人口，后点石斋主人别印单行本行世，而坊友旋即翻板，易名曰《后聊斋志异图说》，图画较原刻为工。"此十二册本篇末常有红绿纸痕迹，盖是从画报中拆出订成者，可以说是初印，比小册便览多矣。唯披阅一二卷，华璘姑何蕙仙等虽极是面善，而已无复当年丰姿，此正与重读盛氏本《阅微草堂》相似。今昔之感固亦寂寞，但眼经磨练，犹之阅历有得，不可谓非是进益也。戕园此类著作，尚有《遁窟谰言》与《淞滨闲话》各十二卷，平日见之亦不甚珍重。今之特别提出《漫录》，实以有花牌楼之背景在耳，而转眼已是四十四年，书味亦已变易，他更不足论矣。

（一月三十日）

《西厢记酒令》

《巾箱小品》四册，我看见他也在四十多年以前，其面目亦已屡有变易了。最初所见是日本翻刻本，刻工颇佳，不过字的左边有和训句读，可以知道，其次是一部中国刊本，大约就是所谓华韵轩本吧，可是现在都已不存，前者不知何时遗失，后者则于十年前送给别人了。第三次所得，现今还在手边的又是

日本翻本，首叶有印文云知足斋书画记，不知原系何人之物。此书所收共十三种，第一册为《冬心先生画记》五种，最为世所知，历来重刻冬心题记者差不多都于此取材，此外则《冬心斋研铭》与《板桥题画》也是可喜的小品文章，至今翻看还觉得很有趣味。但是我现在想要说的，却是别一种东西，即《西厢记酒令》是也。本来《唐诗酒筹》亦自不恶，如第一条云玉颜不及寒鸦色，面黑者饮，每见辄令人绝倒。唯唐诗范围太广，稍嫌凌杂，不及《西厢》之同出一书，较为匀称。此令凡百二十条，不著撰人名字，俞敦培编《酒令丛钞》，收入卷四《筹令》中，后又有自著《艺云轩西厢新令》计一百条。《集闲情小录》初集中有《西厢酒筹》一卷，一百六条，汪兆麒撰。若最多者则为东山居士之《西厢酒令》计三百条，嘉庆丙子年刊，远在俞汪之前，但似不多见，故《丛钞》中未说及。酒令本是一种劝酒的方便，最简单的如猜拳拍七之类，迨至用成语作筹，便与灯谜相近，很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了。《丛钞》中有《四书贯西厢令》，其一云：行乎富贵，金莲蹴损牡丹芽。这原是一个谜语，不过现在底面颠倒罢了。文字上的雕虫小技，非壮夫所当为，唯汉字性质上有此游戏之可能，学者亦不可忽视，则此类酒令与灯谜诗钟对联等同是很好的资料也。（二月八日）

※

《左盦诗》

《刘申叔遗书》近已上市，因购得一部，铅印白纸七十四册，价颇不廉，闻且有上涨之趋势，至其原因则未详也。申叔卒于民国八年，十五年后宁武南氏乃为编刊遗稿，及钱玄同君参与编订，常来谈及，始知其事，盖已在民国二十四五年顷矣。当申叔避难居东时，余亦在东京，曾数为《天义报》撰稿，唯终未相见，后来同在北京大学教书，除在校遇见外亦无往来，对于申叔绝学不能了知，故亦无悔。但于编遗书时余亦得有一二贡献，殊出望外，如《鲍生学术发微》，是亦寒斋之光荣也。买到遗书之后，无意中却又得到几种申叔著作的刻本。其一是《周书补正》六卷，后附《周书略说》一卷，板心下端刻左盦丛书四字，题叶为秦树声署，未记刻书年月。案遗书中所收《周书补正》据总目注明系用抄本，在后记中亦未说及曾经刊刻，但取两本比较，别无大异。后与赵斐云君谈及，则所云抄本即是赵君手笔，昔年在南京据刻本移写者，乃知此刻本实是祖本，其无异同宜也。（其偶异处恐是遗书校字者之误。）其二是《左盦诗》一卷，题叶书辛未八月，李植署，背面云华阳林氏清寂堂刊。前有林进思校刻左盦诗序，时为辛未，目录后又有癸酉题记，盖初刻于民国二十年，至廿二年补刻十九首，别有自序，乃无年月。遗书中《诗录》四卷，为玄同所编定，卷二即名《左盦诗》，

系据刘氏家藏抄本编入，后记云，《匪风集》与《左盦诗》似皆有刻本，但从未见过。后记作于廿五年五月，刻本早已出板，卷首有朱印曰成都茹古书局印行，可知亦是发客者，不审其时何以不至北京，不克供编集者之参考，而余乃于无意中得之，奇矣。刻本系根据申叔自定本，与《诗录》相较，除续刻十九首外，全本相同，唯《诗录》有阙字，《从军行》之二第三四联原文云：为惜卿忧惕，愆我瑶华遗，鸿鸧递南北，且舒刀环思。今缺为惜至鸿鸧十二字，借刻本得以补正，亦是可喜事也。玄同为申叔编诗文集，备极辛勤，而未及见此二刻本，念之怅惘，今乃归于余，得无有明珠投暗之叹邪。

《消寒新咏》

我不喜看戏，却常收集些梨园史料，此殆如足迹不入狭斜者之读《板桥杂记》、《南浦秋波录》乎。近日得《消寒新咏》四册，乾隆乙卯年刊，题三益山房外编，以时代论，仅后于《燕兰小谱》十年，亦是极好资料。数年前张次溪君编刊《燕都梨园史料续编》，所收只是目录，似其书不多见。全书四卷，卷一二为正编，选优伶十八人，以花鸟比其声色，分题合咏，为消寒之计，故名。卷三为纪实，就诸伶擅长之戏，加以诗评，所举以正编十八人为限，此外复选京中诸大班旦色，为卷四曰杂载。每人每篇先有短序，往往比诗更有意思，令人有买椟还珠之感。作者

三人，曰铁桥山人，姓李，案即李漉，山阴人；曰石坪居士，姓刘；曰问津渔者，姓陈。又有讷道人等十一人时贤佳作，汇为集咏一卷，附刻于后。这里边最有兴味的，我觉得是第三卷的纪实，因为如正编杂载那种写法，许多同性质的书大抵如此，若是咏剧的诗似乎还不多见。本来观剧诗古已有之，金桧门三十绝句最有名，王朱皮易叶诸家和作共有二百馀，见于《双梅影闇丛书》，宣瘦梅《三十六声粉铎图咏》为申报馆异书四种之一，棠梨馆主何青耜有《戏寄》一卷，诗一百首。但是这些只是以剧名为诗题而已，其注重伶人技术者，恐只此《新咏》一卷，此外则《日下梨园百咏》吧。《百咏》一册，光绪辛卯天津石印书屋印，钱江醉薇居士著，目录上每一戏题均注明戏角姓字，又或系以堂名小字，虽品评不详备，但亦有史料的价值，与普通观剧绝句有异。此诗又有一特色，即是百首皆是五言八韵的试帖诗，亦是仅见。不佞曾蒐罗清代试律，昔得铭岳所著《咏物全韵》抄本，分咏北京儿戏玩具共三十首，陈其泰编《宫闱百咏》，诧为试帖中珍品，今得此册，乃鼎足而三，更可喜矣。

《河渭间集选》

《河渭间集选》十卷，钱价人撰，魏耕序。此书一见似亦寻常，偶于北京市上得之，却甚可珍，亦可喜也。案杨凤苞《秋室集》卷一钱瞻百《河渭间集选序》云，嘉庆甲戌戴比部金溪得之吴

山书肆，不知瞻百出处，介许武部周生以问余，为据旧闻疏其大略以复之。钱瞻百为允武族人，与魏雪窦为友，及康熙辛丑允武为孔孟文首告，瞻百亦为吴之荣所搆，谓其连络山海，妄思吹烬，为之主谋，至壬寅二月三人遂同及于难。集中纪年至己亥止，是刻成未几而被祸，故流传绝少。杨君在百二十年前已如此说，余今乃得见，不可谓非眼福矣。魏雪窦遗文除此集序外恐已无有，《集选》诗题常及魏氏，卷二有《春暮拟陶和雪窦》，惜原诗不可得见。《竹垞文类》卷三有《梅市逢魏子》诗，《曝书亭集》卷六亦载，列在上章困敦即康熙庚子年，题改作《梅市逢魏璧》。案《海东逸史》卷十四忠义一，魏耕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后改名。一死一生，交情未变，朱十亦是君子也。前清康熙乾隆两朝禁书，不知总有若干。文字狱古已有之，阅《乌台诗案》，其情形亦颇相似，唯乾隆中因修四库书，搜查禁毁，其数乃尤多，咫进斋虽有重刊书目数卷，尚不完备。安得有笃学之士，仿安阳谢氏《晚明史籍考》之例，肯以数年辛苦，搜编为清代禁书考，其有功于学问当非浅鲜。唯此等书籍不堪为贾人所利用，若凭此以为居奇之证据，则吾辈书生反将大受其害。寒斋所有《河渭间集选》，即以坊刊禁书目中不曾列名，故尚能以平价买得，如同时所得之蒋玉渊编《清诗初集》，便不能如此矣。

※

《圭盦诗录》

近代写刻书籍中，林吉人之三部作与沈芥舟之三跋最有名，几尽人皆知矣。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一《明文在条》小注云：秀水朱梓庐先生《小木子诗》三刻，《梓庐旧稿》为同邑辜启文书，仿柳诚悬体，《壶山自吟稿》嘉兴陈寓新繁书，用文衡山体，《俟宁居偶咏》为先生兄子声希吉雨书，体兼颜赵，亦吾乡一佳刻也。又徐兆丰《风月谈馀录》卷三云：《心向往斋和陶诗》二卷，曲阜孔宥涵先生继镛所作，吴让之先生为手录付梓，可称双璧，余曾得初印本，乱后失之，今所传者皆翻刻本矣。此二书寒斋幸皆得到，雨窗兀坐，时一展览，亦殊可喜。但此外一二小册，虽不是有名的书，亦可算作一类，觉得颇有意思。其一是《叶石农先生自编年谱》，本文自称则曰《跛奚年谱》，咸丰五年刊，高均儒书。叶君著作我只有一册《跛奚诗法浅说百篇》，乃是试帖诗入门书，上有朱批圈点，书贾云是梁鼎芬笔，亦未能详。年谱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共二十八叶半，读之顷刻即尽，唯字甚肥大悦目，高君手迹亦可重也。其二是《圭盦诗录》一卷，题叶背面云，光绪五年己卯正月，黄斋校刊毁盦写本。圭盦本名吴观礼，仁和人，我不知其生平，诗又所不懂，此一册书七十二叶，有诗二百七十首，翻开看时实在只是看陈伯潜写的字而已，此盖与说茶热得好无异，但是没有别的法子，盖假如我不是为的看

所刻的字，则此诗集就也未必买也。后来又见秦树声自笔写刻的《乖盦文录》，体杂行草，颇觉别致，但是笔画似乎太细，不甚好看，所以未曾收存。

《诗经新注》

数年前买得日本《古典丛书》本《万叶集品物图绘》二册，是《毛诗名物图说》一流书，第二册卷首解题追记中说及此外还有山本溪愚的《万叶古今动植正名》，就《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中所有名物加以考订，也是很有价值的书。我便留意搜求，不久也收得一册，乃是著者死后二十三年纪念出板，全书不分卷，但分列草竹木鸟兽鱼虫等十部，共计二百五十二品，附绘图二十九幅。山本溪愚世为儒医，精通本草学，善绘画，所图画动植凡千四百幅三千馀种，皆极精美，又能诗文，著有《对竹斋诗集》及《七经解》，俞曲园先生见之，曾贻书称其能诠明古学，真有志之士也云。动植图惜未得见，唯寒斋有《蠕蠕集》二册，一为百虫诗五十五首，山本鸿堂著，即溪愚之犹子；二为百虫画，自蚕至蚯蚓凡六十六图，竹川氏模写溪愚原画，本板着色；其他各种虽云将续刻，似未实现，故遍觅不可得。经解只有《诗经新注》一种三卷，铅印三册，明治癸卯出板，著者是时年七十七，即以是年卒。真下氏跋言先生兼精于本草，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无所不识，辨识名物诚为新注之一特色。其说诗亦时有新意，如

绪言末条云，盖尝论之，诗之三体，颂不及雅，雅不及风，以其益文而远于质也。卷端有拟小序，以野有死麕、静女、桑中、采葛、大车，丘中有麻，山有扶苏、褰裳、丰、东门之墠、溱洧、东门之枌、东门之杨为淫诗，云孔子所尝删去，再入选中者，盖淫哇之诗常存于口碑，如玉树后庭花在盛唐犹存是也。于静女注中又云，此盖秦火散佚之馀，学者欲存三百篇之数，所谬混入也。虽孔子删诗之说现已知不可信，唯其解说亦复新颖可喜，自言三世遵奉朱子之学，然及注经，"其所可疑者不敢回避"，此种学者态度甚可佩服。余虽非经生，唯四书五经曾经读过，其中对于《诗经》与《论语》一知半解，时常翻阅，得山本氏《新注》，亦颇有用处。前日偶从东京得真下氏著《溪愚山本章夫先生小传》，见所载犬樱黄鸡二图及著作目录，因记寒斋所有诸书，由《动植正名》而归结到《诗经新注》，亦是奇缘也。

《尔雅义疏》

郝氏《尔雅义疏》余最初所得为同治丁卯郝氏家刻本，末有刊误一纸，可知是早印者也。次得咸丰丙辰聊城杨氏刻，即同治本所从出，此二者皆是足本。后读殷礼在斯堂丛书中《尔雅郝注刊误》，见罗振玉序盛称王念孙删本之善，因再求得道光庚戌汧阳陆氏刻本藏之，即木犀香馆本，有石印本未见。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二，有陆刻本《尔雅义疏》二十卷，云五本之中杨胡

本希见，次则陆刻，此即陆本也。叶氏记此时为民国己未，今又过十馀年，寒斋却能全都得到，亦正可喜。至于删本与足本二者孰优，此问题未易一口断定。据陆本陈奂跋，删节出王氏手当无疑义，服膺王氏之学及主张谨严者推重固是当然，但或以为新说假设不妨多有，又或著者无意多宜保存，亦均合理，若如家刻本郝联荪跋中所云，先大母临终犹谆谆以亟觅原本为诫，则婉佺夫人亦未满意于节本也。但以形式论，鄙意以为陆刻本最佳，清疏悦目，为各本所不及。陈氏跋叙著者自道其治经之难，云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与老妻焚香对坐，参徵异同得失，论不合，辄反目不止，语甚有风致，此亦世说中之好资料也。邵氏《尔雅正义》昔曾有之，唯见《释虫》果蠃蒲芦注下仍主化生之说，私意甚不满，亦备品而已。去年又得一部，白纸早印，清洁疏朗，为望江倪氏旧藏，有大雷经锄堂藏书及倪模诸印，卷中《释宫》以下朱批甚多，大抵有所纠正，此亦不愧为二云之诤友也。

《山海经释义》

小时候在书房里读书，虽然背得很熟，后来大抵不感到什么兴趣，但是自己随便看的却时常想起，即使是极平凡的书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山海经》便是其一。那时最初见到的《山海经》不知道是什么板本，总之是极粗糙的坊刻，中本黄纸印刷，

每半叶一图，雕刻拙劣，但心甚喜爱，其中龙首马蹄的疆良图像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以后又见过仿佛是广百宋斋的一种石印本，图用红绿套印，亦是中本而半页有四图，殊不明晰，故记忆不清。此两书均早已失去，不复可踪迹矣。经过了三十年之后，重新再买《山海经》来看，却是别一路的东西了，如毕秋帆的《新校正》，郝兰皋的《笺疏》，都是纯正的学术书，没有图像，吴志伊的《广注》虽说有图五卷，现在却也不见，汪双池的《山海经存》石印本有图，但是重描得不好，觉得还不如坊刻粗本尚有古拙之趣。最近所得有王德徵的《山海经释义》，明万历丁酉年刊，在今三百四十馀年前，有图七十五叶。据《四库总目》卷一百四十四小说家类存目二云：是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作，不为典据。案《山海经》多记怪物，毕氏书序虽力说未尝言怪，亦只是唯理的解说，未足凭信，因此图多怪相正是当然，即使根据唐宋人画本，也未必便足为典据，所可重者只是古耳，今《释义》本在我所见已是最古之图，虽出自俗工亦无妨碍也。《郑堂读书记》补逸卷十六云，是编就郭景纯注本，于每节后各为之释义，词多肤浅，于经注无甚发明，间有驳及经文，尤为乖谬。此评语盖本于《四库存目》，别无新意，唯特别提出驳及经文，是已能知《释义》之要点，但持与毕郝诸氏之书相较，则明清学风不同，自难以并论矣。《释义》郭璞序后蒋一葵识语中有云，景纯语怪专信物，德徵语常专信理。此语极得要领，盖《释义》非笺疏而是批评，往往反驳经语为不可信，其实此唯理主张与毕氏本无二致，但与经生家法不合，为郑堂所不喜正是难怪也。我颇喜《释义》的话，但

也更爱那些俗工的画，《海内经》云南方有神曰延维，人首蛇身衣紫衣，大为王君所笑，而其图观之亦复有趣（惜未画紫衣），盖论事理应疾虚妄，若作小说看时，姑妄言之姑听之，正亦不恶也。

《容膝居杂录》

《容膝居杂录》六卷，崑山葛芝著，自序云丁巳年六十矣，为顺治十四年，书则是康熙初刊也。葛字龙仙，崇祯时诸生。书中记乙酉春曾至绍兴访刘念台，又多说及徐俟斋，共有五六处。卷三中论志墓之文云：及吾之生存当求吾友俟斋先生为作一传，余六十年中排纂生平行业，作纪年录，已成书矣，亦不欲出之以示俟斋，盖俟斋知吾深，但须凭空结撰，必能得吾精神意思之所在也。同卷中记轶事之一云："姜行人如须鼎革后隐于吴中，一日与徐孝廉昭法酒间相谑，姜忽送一纸于徐云：桓溫鹞张，尚有枋头之败，以昭法名枋也。徐不假思索，立答一纸云，项羽虎视，不免垓下之亡，以如须名垓也。坐客绝倒，叹为风流蕴藉。"罗叔言编《徐俟斋先生年谱》中则引《池北偶谈》载，姜吏部垓南渡后流寓吴郡，与徐孝廉枋善。一日行阊门市，姜顾徐曰：桓温一世之雄，尚有枋头之败，徐应声曰，项羽万人之敌，难逃垓下之诛，相与抵掌大噱，市人皆惊云云。罗氏按语云：如须先生卒于顺治十年，乙酉以后五年居吴，而先生

乙酉以后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宁有抵掌吴市之理，此记事之小失实也。不佞拿出《池北偶谈》来查看，乃遍觅不得，恐怕是在渔洋山人别的著书中吧，一时也不及再查。葛龙仙与徐昭法既相知甚深，所记当可信凭，渔洋山人得之传闻，又加以藻饰，遂不免有失实处，盖酒闲原可在山在野，不必一定在阊门市也。寒斋未有《居易堂集》，不知其中有葛君所云之传在否？又年谱注中说及葛瑞五，疑即葛芝之字，亦未能明。葛君与顾亭林同时同县，而书中不一提及，则因顾氏北游不返，或不相知也。

《柯园唱和集》

《柯园唱和集》不分卷，序一叶，本文百十六叶，题《柯园十咏》，王衮锡首唱，主人沈樵元五和之，此外和者五十二人，共得七言绝句五百八十首。鄙人不解诗，读之亦觉得无甚好句，但是对于此集感到兴趣者，则以柯园乃是沈园故址故也。作序者亦为王衮锡，为谑庵居士之孙，署戊戌秋，盖是康熙五十七年。序中云，柯园在蠡城东南，墨莲桥之阳，地接稽山，巷隔深辙，沈子宜士卜居焉。末又云，或云柯园地即沈园旧址，陆放翁梦游处，果尔，此《十咏》数百篇恨剑南不及见之。《越风》卷九沈樵元条下云："沈翁家有园亭，在春波桥畔，放翁逢其故妇诗，曾见惊鸿照影来，即此地也。少时觞咏其下，有和主

人柯园诸景诗。内一方池澄泓，可鉴毫髮。"今案十咏之二为淡影池，殆即此。各诗注云，相传青海鲁公见魁星于此，或云，人有十影，至四五则乱，数尽者大贵。又云，额系王山阴先生书，案即谯庵也。唯商宝意云曾和诸景诗，查集中并未见，但有商元柏，则是宝意之父，案宝意生于康熙四十年，在戊戌才十八岁，或者觞咏尚在其后，故诗亦遂未得刻板欤。《越风》记王衮锡著有《十三楼诗集》，沈樗元有《柯亭诗草》，陶元藻《全浙诗话》引录，寒斋有安越堂校本，改亭为园字，唯同书又引杨鲁藩《国朝诗话》，称其著有《吹竹集》，据《贩书偶记》卷十五，原书名《柯亭吹竹集》，初二集共九卷，则似柯亭字不误，集中余石飚诗注亦称主人为柯亭，当系其别号也。

《荆园小语》

少时在族人处见石印小本《笃素堂外集》，借读一遍，颇觉可喜，倏忽已是四十馀年，更求得而读之，则石印不精，近始获一木活字本，语亦平平，有似儿时果饵，再尝亦殊不甚甘也。读《荆园小语》，却觉得颇佳，胜于《聪训斋语》，此比较亦难细定，大旨岂不以艰难与安乐所处之异故耶。《荆园小语》向为世所重，多刊入丛书中，最近者为平步青之《葛园丛书》，光绪癸未年刻，有汝南常抱杞序，即平氏别名。中有云：《葛园丛书》类取浙东先正暨师友遗著，今开雕《小语》旧本，颇讶重复可已，

读至第二十八条《冬夜笺记》所采者，憬然作而喟曰：嗟夫，意在斯乎，何闵人之深也。此序今收入《安越堂外集》中，《小语》第二十八条论《金瓶梅》，序文则指《野叟曝言》之翻刻，所谓抱杞盖即此耳。寒斋得平氏门人杨宁斋藏本，《小语》全本有圈识，末录识语云："癸丑徵君年五十五，则当生于万历己未，端愍甲申殉难，徵君年二十六耳，杜门课弟，发名成业，此卷尤为修齐之要，岂第幼学指南。仆幼时先大夫以此诲读，谓一切格言善书无不赅括，读此可无须更读他书，守之终身可也。今年予亦五十有五，徵君之品诣万不敢望，其学亦岂能涉其万一哉。丙戌嘉平三日，霞外人。"此文未发表，但于此可以看出重刻《小语》的意思，更为明了。乾隆中平原张予觉辑录先正嘉言，可与《小语》互相发明，或足备参观者，分条笺注，名曰《荆园小语集证》，分为四卷，至咸丰七年始由张氏后人刊行。修养之书，有人为作笺证，事不多有，可知此类书中《小语》之独为人所重也。张氏《集证》意见多通达，可供阅览，唯徵引不著所出，不但有失传述之本意，亦并减少读者之兴味耳。

《三不朽图赞》

张宗子岱著《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不分卷，寒斋所得最早一册为乾隆乙卯慕村余氏印本，末有白文印曰栋山读过，盖是平景孙旧物。此外有一本似是后印，而内容次第与目录稍不同，

立德忠谏之五徐龙川公像前别有一幅，后署族裔孙迪惠仿遗像重摹，案徐迪惠字鹿苑，上虞人，嘉庆戊午举人，故此本应是庚辰板归朱氏后所印，唯末无朱松山跋，不知何也。朱端侯校勘语于徐龙川像上批云：此像不准，予有徐氏藏本，戴五岳冠，执笏，项有锁，下注族裔孙迪惠仿遗像重摹，此乃真像，若是则古剑老人所称沿门求像，其真确乎否，抑未能遍也。案所称徐氏盖即徐鹿苑之诸孙文若，住东郭门内徐立纲故宅内，为会稽廪膳生，民国初尚存。古剑老人求像未能真与遍，此殆不能免，如姚长子本乡曲穷民，死于寇难，岂能有遗像可得哉。光绪戊子山阴陈氏重刊此书于湖北，改窜失真，殊不足取，唯图像尚可看耳。民国七年王子馀以铅字重印，文字一仍陶庵之旧，且收录平景孙李越缦二家校语，甚为有益，像用铜板，令李元昉缩小摹写，不脱真容气味，殊不可耐，王君亦是有识者，何以乃有此失也。十二年又印三板，校正误字外，并加入李越缦跋及朱端侯校勘语，唯铜板则愈益模胡矣。宗子著作此外寒斋所得有《梦忆》八卷，乾隆甲寅又道光壬午巾箱本，均王见大所刻，粤雅堂重刊本，砚云甲编一卷本《西湖梦寻》五卷，康熙丁酉本，光绪丁氏重刊本。《古今义烈传》八卷，天启年刊，惜有一卷抄配。《史阙》十五卷，道光甲申郑氏刊本。《琅嬛文集》六卷，光绪丁丑王氏刊本。《琅嬛集诗》不分卷二册，光绪辛丑虞山周氏抄本。《评东坡和陶诗》一册，汉阳朱氏抄本，署戊子冬，胤字缺笔，当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后附宗子补和二十四首，书眉亦有评语，或是王白岳等人手笔耶。

《萝庵游赏小志》

《李越缦杂著》抄本一册，从杭州书店得来，内为《萝庵游赏小志》、《霞川花隐词钞》、《乐府外集》，共三种。书面题龙集光绪二十有四年九月霞庐主人志庾甫假傅氏钞本录竟题面，朱文长印曰太原公子，内又有印曰志庾珍藏。卷首附粘任秋田手札，文曰："志庾仁仲如握，月前由润田交到《越缦堂杂著》一册，见系手钞，足见恣意文囿，孟晋无量，记此三种曾于都门奉读一过，假钞未果，今复展诵，弥觉寻味不置。间有校讹处订正处，笔之简首，请阅后一印证之，即撕去可也。手此鸣谢，藉颂著祺，不尽缕缕。愚小兄塍顿首。"审其语气，当是师弟关系。案任君倚《舵吟遗稿》章琴其跋语中说及王君子馀，为昔日门下士，然则志庾即王子馀世裕无疑，王君关心越中文献，曾于绍兴公报社印行文献辑存书第一二辑及《越中三不朽图赞》，此稿云从傅氏传录，或是节子原钞本欤。《霞川花隐词》刻入二家词钞。《乐府》有萧山钟氏刻本，《游赏小志》仅由番禺沈氏刊入晨风楼丛书甲集，铅字光纸，脱误满目，今得此本，据以校正，佳处甚多，共改正百三十馀字，添小注九处，又本文一则，盖可披诵矣。任秋田批注八条，最重要者为第四，文云："破产一节是先生恨事，曩在都谈次每裂眦言之，然余以为事关前定，即不结社不交一人，未必不破家也。烟云过眼，付之太空最妙。此

注似亦可删。秋田注。"案此盖指壬子二月条下原注，断断诉比匪破家事，似当时读《小志》者多注意及此。《越缦堂日记补》壬集，同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项下录有复潘伯寅书，起首云："顷奉手谕，并蒙掷还《萝庵小志》，奖饰逾恒，遂使腐札回荣，枯词溢润，语林未出，见赏庾郎，本论初成，折衷叔夜，方之鄙作，深愧昔流，虽知过情，能无感发。承示志中宜删一节，具承风义，勉我古贤，刻状虺蛇，诚污简牍，当如来旨，即事芟除。"但以后接叙二周前事，凡费四百馀言，岂独裂眦，且复切齿，其无意于删削注语，盖已显然可知矣。

《天籁集》

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二云："康熙初钱塘郑扶羲旭旦撰《天籁集》，计诗四十八首，自序谓如来趺莲台，矢四十八愿，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读是集者当作如是观。余细读之，词虽鄙俚，饶有奇趣，其书不甚流传，余偶于友人胡松坪大宇处见之，摘录数首以见大凡，正不得以小儿女嬉戏之词少之也。"此书光绪丁未有活字小本，题陈旭旦评，又有卷二则署钱塘悟痴生编，初意二者皆是今人，及见诗话乃始省悟。集中所录皆是江浙间通行童谣，什九与现今相同，可知是诚实的集录，未经文人加点，故可贵也。其评语则颇有唱经堂意味，中有数处对于缠足加以痛骂，当初亦疑为留学生口吻，今乃知是康熙时人语，盖

其时思想界亦颇有新气象，故曾有禁缠足与废八股文之事，非是偶然。近又从杭州得同治壬戌芝秀轩刻本，有许之叙许郑二人序跋，得见原书面目，甚为可喜，唯序中只云郑君云旭旦，不及扶羲名，未知诗话何所依据，或康熙刻本如此作欤。活字本所据当即是芝秀轩本，唯原有郑君自作序跋各一篇，今只有跋而无序，又误郑为陈，疑或是据传钞本乎，殊未能明了也。商嘉言《拜亭诗草》卷十有诗云："八月五日风雨舟中读郑扶曦先生《天籁集》题后，万木响刁调，扁舟一叶飘。两间自天籁，千古乃童谣。情最苍苍重，魂都恋恋销。有心人不见，风雨正潇潇。"小注云，"首自序云，将质之苍苍者，末自跋云，恋恋于中而不能已也，故及之。先生自谓古之有心人。"此诗作于嘉庆庚辰，可知其时所见本序跋俱存，诗话则编定于嘉庆甲戌，成相距才五六年，似尔时《天籁集》原本尚有流传，但至今日而同治重刻本乃亦甚稀有矣。

《越妓百咏》

壬午年中从杭州书店得安越堂平氏藏书十馀种，其中有红格抄本两册，皆杂录诗词，以会稽韩氏作为多，计所记时日大抵在乾嘉之交十七八年间，卷首为嘉庆癸亥韩慕樵与侄予良书，末有平景孙题字五行。册中所抄多极凌乱，唯其中有九叶首尾完具，题曰《越妓百咏》，下注云，自壬戌起至戊辰止共七

年，蓼桴氏未定草。后附吴妓二十咏，亦蓼桴作，末有题越妓杂咏诗后二首，署名鸿轩氏。案抄本中韩汝韡，亦名昶，字蓼不，蓼桴，鹤夫，韩昂字鸿轩，又字芸沚，耘子。曾见《胭脂牡丹尺牍》六卷，道光乙巳年刊，题韩鄂不著，因知其人盖是游幕者，韩昂亦有嘉庆戊午新城官署与王楷堂唱和诗，可以为证。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三云，"会稽韩蓼桴汝韡与从兄鸿轩昂集王次回句为无题七律各八十首，较张云轩制所集多至十倍，真奇观也。蓼桴诗以清丽为主，佳句如帘额寻香飞凤子，墙腰抛箨长龙孙，春日偶成句也；天遥万里杳无迹，人静一村微有香，月下寻梅句也；禅关悟道心偏淡，闺阁吟成姓也香，咏柳絮句也，皆不让元人。"此百二十咏本系游戏之作，中多狎亵语，亦正是狭斜恶少之本色，唯在诗中却甚少见，又因此得知其时越中游女之姓氏与人数，不失为绝好史料也。《越缦堂日记补》丙集，咸丰丙辰六月初七日条下记夜中微行，三叩夜度娘家，虽记述简略，差可比拟，此外则不易寻找矣。六七年前题张亨甫《南浦秋波录》有云，"近来想稍收集关于冶游之书，而既不专精，又复吝啬，结果自然是不能大有所得，但就所有书中看去，则此册要算是最好的一种，文情俱胜，《板桥杂记》或在其次耳。"《百咏》只是七言绝句一百首，别无记述，岂足与名著抗衡，但艳史所记都是堂子里的事，而此则是一府城里的私门子，正是极难得的记录，在寒斋旧书中甚值得提出来一说者也。

※

《妄妄录》

偶买得《妄妄录》十二册，卷首有王季烈题记一叶，文曰："《妄妄录》十二卷，朱海撰，海字蕉圃，吴县人。此书作于乾隆五十八年甲寅，自序云，头颅渐老，多病多愁，行将与鬼为邻，则非少年之作可知，至道光十年庚寅付刊，观凡例语气，其时作者尚生存是已寿逾耄耋矣。笔墨修洁，可资劝惩，记吾吴琐闻，间亦有关掌故，其姓名不载方志及诸生录，殆毕生潦倒，落魄天涯，以终其身者欤。卷首有道光壬午闽抚叶世倬序，自称乡同学弟，叶字子云，上元人，乾隆间举人，道光间抚闽，服官甚久，所在以兴教化美风俗为己任，作者与之同学相友善，则亦非庸庸之士矣。然生前既沦落不遇，死后遂姓名翳如，吁可悲矣。此书刻本罕见，今春祝嘏行在后，游京师海王村肆见之，索值甚昂，余以乡先生之著作，不忍释手，费十锾得之，携以归里门，询之纂修县志之诸君子，无有知其人与书者，因记之于此。宣统辛亥后二十年，春王正月既望所得，阅三月，旗庐记，"案朱氏自序中有云，效坡仙谪黄州时故事，日强人说鬼，绝不作治生计，半年来妄言妄听，并追忆旧闻，随笔记十二卷，名曰《妄妄录》。神仙诡幻之事不载，唯鬼则记之，盖士不得志，笔下即有神，亦当化为鬼耳。故王君重其为吴郡文献，在不佞则取其专门说鬼，颇足为欲知鬼之情形者之参考，

此类资料搜集不易，乃为可贵也。如卷二《河水鬼》一则，记溺鬼化为坛浮水面，诱人拾取，指入坛口遽被拖住，是时水发腥气。又卷三《溺鬼喜豆》一则，言在武林曾见有夫溺于河，妻以炒豆为祭品，散之溺所，佥言溺鬼喜食炒蚕豆，亦奇。此类记录尚不少，皆可甄采。唯书中嬉笑怒骂亦多有之，如卷三《鬼公子》一则似系故意造作以骂人者，所云汪近涛即是江声，江字鲸涛，文中明言其苦攻《尚书》，又书小札或购物开账必用篆字，所记与钱梅溪抵牾或系事实，至于受鬼公子种种侮弄，则当是著者所编造，盖即从文字上亦可以看出痕迹。至卷七之《报怨鬼》，丑诋汪容甫，但化名为汪蓉圃，乃尤为显明矣。

（癸未九月二十日）

《吴歈百绝》

三十六七年前在东京旧书店买得顾禄著《清嘉录》十二卷，日本天保八年（清道光十七年）翻刻，记吴中一年间的风俗，觉得很有趣味，其中多引蔡云《吴歈》，亦多佳作，不知共有若干首。后来又搜得《蔡云吴歈钞》二卷，天保五年刊巾箱小本，即从《清嘉录》钞出者，上下卷共得七十四首，以为蔡氏之作尽于此矣。近来于无意中收得原本《吴歈百绝》一册，乃是全本，末有同治十一年石渠跋，云道光初其诗文集已刻，乱后散失，今据抄本重刊。案《蔡氏月令》卷首有小传，记所著有《月令》两

卷，《癖谈》六卷，《借秋亭制艺》，诗文集，不及《吴歈百绝》，或者原系诗集中之一卷欤。《清嘉录》刊于道光十年，意其时所引即据借秋亭集本，惜只采其四分之三，又原诗均有小注，录中亦不及引，今得见□书，极可喜也。《吴歈钞》所缺诗共二十六首，计春秋各七，冬夏各六，其中颇多有趣味之作，如春之二云：潜投红刺姓名轻，安步时防裂爆惊，深巷乱鸡更迭叫，村童结队卖芦笙。注云："俗甚重贺岁，然非素相习者，止以名刺投门隙，甚无谓也。群儿聚嬉，爆声连路。芦笙吹以娱小儿者，葭管箬簧，饰成冠羽，名曰叫鸡。"又其九云：耍煞儿童十数天，夺魁入阁快争先，铮铮排户投琼响，半掷床头压岁钱，注云："夺魁谓状元筹，入阁谓升官图，小儿局戏，以骰掷者。除夜将睡，以钱置小儿女枕边，名压岁钱。"写新年风俗，兼及儿童生活，殊有情致。传称其家居酒一卷，书一卷，或篆刻小印，摩抄古泉以有自，盖其人亦是很有风趣者也。

（十月末日）

《越言释》

《越言释》二卷，茹敦和三樵著，余求之二十馀年，共得两本。一啸园葛氏刻巾箱本，凡有两部，以其一赠钱玄同君，二原刻大本，书两卷不分别上下一二，唯镫之卷居前，筷之卷次之，与啸园本正相反，不知何也。巾箱本有道光己酉杜竹庄序

云，周君一斋读而悦之，缩为巾箱本，重梓单行，啸园刻本即从此出，或上下分卷尔时即如此耶。一斋公于余为从曾祖行，幼时犹及见其子揆初公，惜所刻书不可得见，盖毁于太平天国之乱，江浙间道光咸丰年刻书常极难得，殆过于雍正乾隆本，即以此故也。

《越谚》

范寅啸风著《越谚》卷上，《谣诼之谚第七》，九九消寒谣云，头九二九，相唤勿出手。注云，越呼揖人为相唤，勿出手者冷也。案作揖古有唱喏之称，绍兴称相唤正是此意，如何唱法今虽不可知，唤则犹可解，盖昔时相见必互唤一声，家族中虽不揖亦如是也。陈训正《甬句方言胜记》云，对揖俗称相欢，谓通欢意也，可知宁波亦有此语，唯其解说疑未确，当以唤字为正。又《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东瓜雕猪砦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亦更明显，设为二人应对之词云：冬瓜好雕猪砦么？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罢？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砦即是槽，家畜的食器，据《越言释》写作寨，若冬瓜本极普通，今作东瓜，当是范君改写，以《五代史》为准欤？

《蕉轩摭录》

《蕉轩摭录》十二卷，山阴俞梦蕉著，旧有申报馆活字本，因系越人著作，故欲搜求其原刻，通行木刻多是咸丰年刊本，今得一部，乃道光元年刊，当是最早之本矣。活字本有顾丙辉序及自序，均署嘉庆乙亥，案即嘉庆二十年，而刻本中尚多韩廷辉乙亥序，孙光照丁丑序，潘榛题辞七绝三首，沈潮七古一首，例言四则，活字本均无之。又活字本载题词七绝四首，下署失名，刻本则有印章二方，盖即是韩廷辉作耳。俞梦蕉不知其名，今见刻本自序后有墨色印文二，朱文曰梦蕉，白文曰国麐，又每卷题签上均钤一白文朱印曰俞国麟篆，可知此本尚是作者自藏之书也。《摭录》似系模仿《谐铎》之作，而思想庸陋，文章亦未能超脱，不佞之搜求实唯以乡曲之见故耳，而道光刻本颇佳，翻看一过，比校看活字本时印象要好得多，不但序题有多少不同已也。由是可知板本与内容甚有关系，铅字石印虽是便利，但终不能悦目，故只是便于携带与检查，若为细读久藏起见，则仍以木刻为宜，而刻之先后与精粗亦殊重要，未可稍忽视也。

※

《越中金石记》

《越中金石记》十卷，山阴杜春生编录，道光十年詹波馆刊，因印本流传不多，市价颇高，曩得一部，在二十金以上。近年得见新印白纸本，末有陈遹声吴隐二跋，吴跋署己未仲秋，盖是民国八年，有云：是书以道光庚寅付梓，距今九十馀年，传本稀如星凤，乡邦之雅故，翰墨之伟观，惧其久而失传也，拙藏有初印精本，爰与同里陈丈蓉曙，吾宗善庆，集资重付剞劂，以广其传，阅数月而工竣。似是近日重刻，而翻阅书中断烂处比比皆是，因知此实是原板新印，非新刊也。其实修补旧板印以行世，亦何尝不是好事，如会稽徐氏之小李山房本《札朴》是也，今观漫漶之处并不补正，虽自称新板，实则一目了然，即欲欺近视者亦不可得。《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观妙斋金石文考略》下云：道光丁酉盛氏印本，原雍正中刊本，盛氏得其板片，诈为重刊，正是同一的例，此等事盖亦古已有之也。

※

王见大本《梦忆》

《陶庵梦忆》《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中刻，王本重刊入《粤雅堂丛书》中，时则咸丰己卯矣。近从杭州得王氏巾箱本，有王文诰道光壬午序，云甲寅雕板已失，爰重授之梓，唯原刻纯生氏案语已悉不存。昔读《复堂日记》，云《梦忆》以王见大本为最佳，初得甲寅本以为是矣，今始知乃是指此本，盖壬午序自署王文诰见大，甲寅本则只题叶有一印，白文曰见大二字而已。余所得者为海宁邹存淦氏旧藏本，有印章六枚，第七八卷系邹君手抄，后有题跋。邹君又著有《修川小志》一卷，手稿未刊，余亦从杭州得之，中有浮签署男寿祺谨补，乃知其为邹适庐之先德。丁丑兵火延及两浙，故家图书多散失，偶从估人购得一二，间一披览，但有怅惘，唯邹君手泽于无意中乃获得数品，亦是有缘可喜慰也。

《左腴》周氏刻本

《左腴》十四编，系讲《左传》之书，分上中下三卷，会稽潘希淦著，有道光戊申杜煦序，男尚楫序，同年十二月刊。下卷

末叶有字一行曰，年再侄周以均命男锡祺校刊，中卷末又署孙婿周以墉鸿卿校刊，此盖是覆盆桥周氏刻本，书估索高物，以其为吾家故物，乃收得之。潘跋云去夏沈墨庄周一斋纂修县乘，购访遗书，查道光《会稽县志》稿，艺文部分已缺，卷十七人物儒林下有潘希淦传，语多与杜序相同。一斋公为曾祖八山公之从弟，曾重刊《越言释》，鸿卿公则曾祖之同祖兄弟，即花塍之父，同治壬戌死于寇难，谱载名之锳，以墉之名反不著录。

《辒轩语》

往时见张之洞著《輶轩语》，嫌其名太陈腐，不一披阅。丁丑旧上元日游厂甸，见湖北重刊本，以薄值买一册归读之，则平实而亦新创，不知其何不径称发落语，以免误人乎。《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輶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张氏不喜言神灵果报，《阴骘文》《感应篇》文昌魁星诸事，即此一节，在读书人中亦已大不易得，其中鄙意者亦正以此，若其语学语文固不乏切理近情之言，抑又其次矣。近常有人称赞《阅微草堂笔记》，即贤者亦或不免，鄙意殊不以为然。纪氏文笔固颇干净，唯其假狐鬼说教，不足为训，反不如看所著《我法集》犹为无害。我称张香涛，意识下即有纪晓岚在，兹故连及之。二人

皆京南人，均颇有见识，而有此不同，现今学子不妨一看《輶轩语》，《阅微草堂》则非知识未足之少年所宜读者也。

《文字蒙求》

秋间患腹疾久不出门，日前因事不得不到南城去，便中从琉璃厂书店求得《正字略》一册归读之，对于王菉友大有敬意。此书亦是《字学举隅》之流，而由读《说文》人为之，便自不俗，陈雪堂字亦较之翰苑分书似有不同也。安丘王氏著作寒斋旧有《说文》数种，未及细读，唯《文字蒙求》四卷，昔曾涉猎，今日又取阅，亦觉得多可喜处。所说根据《说文》，改变处却亦不少，且其著书目的全为儿童，与《鄂宰四种》中念念不忘后生初学相同，此意甚可感，亦实希有可贵。清朝乾嘉以后国学大师辈出，但其所经营者本是名山事业，殆无意为小学生预备入门梯阶，故至今《说文》仍为难读之书，所谓小学终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页也。王菉友于文字学想到童蒙求我，虽是草创之作，历整整百年，还须推独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后人愧恧耳。蒯氏《广义》作于光绪辛丑，已是六十馀年后矣，却殊不足观，可知此事甚难，愿力与识力如不相副，亦是徒尔。佛说因缘，疑此中正亦有之，末法难挽，大士不出，吾辈乏力梵志坐树下慨叹弥日，复何补也。

《戊戌奏稿》

阅麦仲华所编南海先生《戊戌奏稿》，颇有见识，六月请禁妇女裹足摺中尤多佳语，如云，“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富人苦之，贫家尤甚。亲操井臼，兼持馈浣，下抚弱息，上事病姑，跋往报来，走无停趾，临深登高，日事征行，皆扪足叹嗟，愁眉掩泣，或因登梯而堕命，或因楚病而伤生。若夫水火不时，乱离奔命，扶夫抱子，挟物携衣，绝涧莫逾，高峰难上，乱石阻道，荆棘钩衣，多有缒树而弃生，堕楼而绝命者，不可胜数也。”我尝怪古今有识者何以不憎恶缠足，今见康君，乃始得为中国男子解嘲，事虽不成，可以传矣。《癸巳类稿》中俞理初有《旧唐书舆服志书后》，《天苏阁丛刊》中徐仲可有《天足考略》，此二者当可与竞爽，其馀多是杨廉夫王贻上一流人物，可以坐灯棚下吹笙歌诗，醉饱而散，无从与谈人世辛苦也。

《金冬心题记》

金冬心题记小文，别具风致，久为世间所重，原刻近已不可见，寒斋所有者只乾隆间花韵轩刊《巾箱小品》本，嘉庆间种

榆仙馆本，同治壬申桐西书屋本，光绪戊寅当归草堂本，皆翻刻也。当归草堂本今收入《西泠五布衣集》中，最易得；魏稼孙编校，便于阅读，陈曼生本序甚佳，字体与所刻《佛尔雅》相同，古朴可喜，而《画竹题记》多缺，似不及矣。魏氏附记云："余为当归草堂校刊此种，旋得湖州凌子与霞邗上来书云，冬心画记尚有吴门潘氏桐西书屋刻本，时剞劂垂成，道远不及借校，附记于此。"案潘本盖亦从《巾箱小品》出，而编校不佳，如自写真题记末一则中匾□者一语，各本均缺中一字，今乃将此三字全删去，即其一例。唯卷末附刻王笈甫《画钟进士象记》二十四则，虽未足与昔耶居士抗衡，亦颇有意思，盖取其别致耳。

《列仙传》

郝兰皋著《晒书堂笔录》卷三，谈谐条下有云："《列仙传》云，马明生从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华阴山合金液，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初学记》地部引）。此语真堪绝倒。"又云："道家者言多荒怪不足辨，今《列仙传》亦无此言。"郝君正论自是不错，但以我所知列仙中却要算马明生为最有风趣，其只愿为地仙，不乐升天，也与鄙意颇相合，鄙人设想地仙之乐自儿时至今不少变，惜不能信有金液可内服耳。读王夫人校正本《列仙传》，所言固多荒怪，而记叙殊可喜，其事亦质素，不令人读之生厌，盖是古人的一种长处。张鲁辈虽是妖法，却胜

吕岩十倍，此事言之甚奇，唯唐宋以来的神仙日趋堕落，其记述亦不复足观，乃总是事实也。看《列仙传》中七十名仙人的履历，除自然神异之外，不出服食补导二途，以云高明殆不可矣。唯鄙人窃有取者，以其颠来倒去只是服补脑汁的办法，以行迹近于隐逸，以视后来厕身天阙，星冠羽衣，趋跄拜舞，比出家的和尚更忙者，毕竟清浊迥殊，盖鄙意关门做神仙总较开门做节度为胜一筹也。五斗米道中想也有品级，今不详知，若夫近代道教的典制，岂不即是直抄人间的帝制者耶。

《扬州画舫录》

鄙人甚不喜皮簧戏以及二胡，推至戏考剧评，亦无不然，盖几于恶乌及屋矣。阅《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多记戏班事，却颇有可喜处，如一则云："二面蔡茂根演《西厢记》法聪，瞪目缩臂，纵膊埋肩，搔首踟蹰，兴会飙举，不觉至僧帽欲坠。斯时举座恐其露髮，茂根颜色自若。"此外小丑滕苍洲，贴旦谢瑞卿，魏三儿各节，亦均有情致。乃知天下事无不可书，只要见识趣味文字三者足以胜之。我辈平日所见者多低级的书，但知考较嗓音，赏玩脂粉耳，谭复堂之《群芳小集》尚未能免，他更不必论矣。李艾塘记景物风俗及琐屑事亦多可取，卷十一虹桥爪一带的描写，凡声技饮食有十五六节，无不佳妙，有《景物略》、《梦忆》之风而更少作客态，故亦遂更为自然，多情味也。

秋冷多闲，摘录数则，庄诵一过，且喜且愧，自己无论如何用心，总写不出这样好文字，若写时又须由会而至不会，则愈益难矣。

《教童子法》

王棻友著《教童子法》一卷，附《四书说略》后，虽只十三纸，却颇有精采语，即使未能上比古人，亦足与张香涛《辖轩语》竞爽矣。如云，"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又云，"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均清楚爽利可喜。又谓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哮，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则可通于文艺制作，尤有见识，非平常为父师者之所能知矣。《四书说略》虽多为作时文而设，亦多有隽语明通语。有一处云，"古人带经而锄，樊迟何故学之，即学之又何用请之？请之者，浮海之意也。"案李氏《焚书》卷三，《卓吾论略》中云，"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上下三百馀年，意见暗合，此亦难得而可贵也。山东学者似特别多情味，不佞所喜者有三人，即桂未谷郝兰皋与王棻友是也。

※

《毛诗多识》

偶阅《毛诗多识》，书面有旧日题记云："此书系十年前刻本，唯印本似不多，书估遂尔居奇，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从邃雅斋买得，价尤奇昂。"《毛诗多识》凡上下两卷，今刻为求恕斋丛书之一，有乙丑刘承干序，时为民国十四年也。序云多隆阿姓舒穆录氏，字文希，称其为乾嘉间经学名家，事迹则未详。案王棻友《蛾术编》卷下有致多雯溪先生书，注云先生名隆阿，书中即言《毛诗多识》事，王君谓书刻板后须卖之，而多以为不可，故致书重申此意。今据刘序似书终未刻，卷上有王棻友识语十数则，稍留痕迹而已。王书不著年月，以书中语考之，当为去乡宁县后所作，计其时在咸丰壬子夏后，去乾隆末年已五十七载矣，可知多隆阿乃是嘉道间人，盖与王棻友是同行辈人也。

偶阅杨子勤所编《雪桥诗话》，见续集卷八中有云，同治三年四月，礼堂将军多隆阿卒于大营，予谥忠武。其后记程棫林处又云，意园得多礼堂先生《毛诗多识》，稿本丛杂，属少珊为之理董云云，似著《毛诗多识》者即此多隆阿。唯续集前条中已云，忠勇蒙古人生平不识汉字，遇公牍使人诵以听，然则著书岂可能耶。刘氏刻《毛诗多识》，所据即意园本，且亦正是杨氏所携以相示者，不知何以一疑为乾隆时经师，一以为是同治时武将也。据王棻友书，《多识》作者为号雯溪或文希之多隆阿，

其号礼堂者别是一人，殆可无疑。杨氏曾与意园共编《八旗文经》，乃混二多为一，且使不识汉字人解毛诗名物，未免疏矣。

《紫幢轩诗》

鲍冠亭《稗勺》中有《真雅文俗》一条云："紫幢王孙文昭厌交旗下人士，谓非真雅。高南阜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二君皆与余善。"《南阜山人诗集》昔年曾搜得一部，今在琉璃厂又得《紫幢轩诗》，但只三种四卷，仅有其全部七八分之一耳。卷首有题辞云："子晋为渔洋弟子，学有所自，故得卓然成家。是本有梧门私印，是奉选《熙朝雅正》时搜得之也，惜仅三种，非全集也，存之求是斋中，时时展卷耳。"下钤朱文印曰文淇读过。初疑是刘孟瞻，后查延清编《遗逸清音集》卷三收有文淇诗十七首，注云文淇高氏，汉军正白旗人，著有《求是斋诗草》，盖清末人，入民国尚存也。《紫幢轩诗》第一叶下方有法梧门印三，文曰堂堂堂印，存素堂珍藏，诗龛居士存素堂图书印，皆朱文。诗题上时贴有红纸碎片书字作记，盖是入选之作，唯五七言律诗均标作五七言立，不写律字，岂是法梧门家讳耶。书刻印甚精，而时有误字，不知何故，如桥误槁，有两处均如此，其一且还是押韵处也。紫幢轩诗美恶如何，非不佞所能说，但翻读此四卷书，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诗中时常说及街上叫卖东西的事。《槐次吟》中暖屋云，后巷黄昏人卖炭。立冬夜作云，听卖街前辣菜声。

《艾集》卷上闻卖豆声云，独轮车上小灯悬，则并写其状态。卷下冬街夜归云，素纸周糊芦菔担，过街似点上元灯，亦是此一类。里门望雨云，马乳蒲桃马牙枣，一声听卖上街初。年夜云，漏深车马各还家，通夜沿街卖瓜子。枕柝轩暝坐云，市声只隔寒烟外。以上所举，盖悉是市声也。有一诗题云，枕柝轩中自巳至酉，书卷开闔，悉以市声为准，戏成一首，有句云，小柝重过晚市油。案敲梆卖油至今尚然，用入诗中，不知芗婴居士而外尚有何人。又连夕不饮诗中有一联云，柝喧街下夜，火响炕封煤。此是打更的梆声，但总之似乎都喜欢听，故以枕柝名轩，若封火细事，却亦是北方生活的一点滴，亏得他收拾来放到诗里去。昔日读闲园鞠农之《一岁货声》，铁狮道人之《燕京岁时记》，心正喜之，其爱景光识名物之意有相同者，今在紫幢轩亦得见一斑，此数人者可谓不俗者矣。

《西斋偶得》

近日搜集蒙古博明著作，得西斋三种，计《西斋诗辑遗》三卷，《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并嘉庆辛酉年刊，而书中宁字悉已剜改，盖是道光时所印也。博氏进士出身，而通晓蒙古满洲唐古忒诸国语，故所见自较广，与一般文人不同。《西斋偶得》卷一蒙古呼汉人一条曰："蒙古呼汉人为契塔特，盖蒙古初为忙古部，越在大漠北，至后五代时始通中夏，惟时燕

云十六洲皆属契丹，故以辽国名称之。”又西洋呼中国一条云，“西洋呼中国为吉代，盖亦契丹之讹。”案此西洋当是指俄国，俄语称中国正云吉泰，今哈尔滨尚有吉代思卡耶街，据此知其源当出于蒙古语，瓦剌一条下说此本是唐古忒语之美称，《明史》误为专名，结论之曰：“故中国人不可与谈边外之事，中国之书生更不可与谈边外事也。”语虽不敬，却亦是事实，书生辈百口莫辩，大抵因为只读中国文，或者即通外国语亦只取便口给，未能利用到文章学问上来耳。

《西斋偶得》卷下佛书文字一条中，引王阮亭《居易录》，抄录董斯张《吹景集》所举佛典里中国古语，云当是内典偶合耶，抑袭取耶？西斋解之曰：“盖佛书本皆梵文，其中国语皆译者援据经史文以释之，不唯非偶合，亦非袭取。”说得何等简单明了。其实佛经元是印度文，由译人用汉文写出，此事明明白白何劳再说，而名士如董王诸公似均未知，岂非奇事。

西斋的识见胜于中国书生多多矣，此无他，亦只是有常识，能明辨而已。儒者言佛经以初至中华之《四十二章》为真，其馀皆华人之谲诞者假老庄之书为之，龚定庵俞理初蒋子潇闻之大笑，加以嘲弄，见子潇《读释藏日记》中。此三君者盖是嘉道间之人杰，龚蒋亦喜杂治梵藏满蒙天方文字，其识见之能广大殆亦非偶然也。

※

《三千威仪》

佛教戒律本是传而非经，颇似中国的《礼记》，其中有《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尤为鄙人所喜读，盖其所说又甚类《曲礼》也。如卷上云，"夜起读经有五事。一者，不得念我经戒利，馀人不如我。二者，设不利，不得言我经戒不利正为某比丘事故乱我意。三者，不得坐念人恶。四者，设明日欲问所疑，不得说馀，直当说不解者所知而已。五者，不得念言当持是经中语以行问人使穷。但有是念，非贤者法。"此即可以移示中国的读书人。卷下又云："教人破薪有五事。一者，莫当道。二者，先视斧柄令坚。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积着燥处。"此则朴实细致，虽朱柏庐亦未能说到，令人读之感叹，觉得希有可贵也。大抵古人好处就只是切实，懂得人情物理，说出话来自然体会得宜，后来和尚忙于做法事，读书人应科举，叩头上宰相书，更无工夫来想这些事情，唐宋以来家训毫无《曲礼》气味，正不足怪，即百丈之《清规》持与《威仪》相比，其厚薄亦迥殊矣。

※

《千百年眼》

明末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十二卷，评论史事颇有见识。卷三《吴亡不系西施》一则云："昔人谓声色迷人，以为破国亡家，无不由此。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案此意盖本于李卓吾，《初潭集》卷三记汉武魏武嗣宗仲容诸人后曾有所发明，有云："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周之共主寄食东西，与贫乞何殊，一饭不能自给，又何声色之娱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业之由，英雄为本，彼琐琐者非恃才妄作，果于诛戮，则不才无断，威福在下也。此兴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此种特见实在只是有常识耳，正如花红柳绿，个个人都应看见，而偏多病眼者，反而把看见的人当作怪物，大是奇事也。

※

《疑耀》

《疑耀》七卷，明张萱撰，今刻入《岭南遗书》中，通行于世。明时坊本题李贽之名，后人屡有辨正，其实看本文即可了然，不烦旁证，即今刻本中张萱自序，竭力声明，亦可不必也。《疑耀》中虽有数则为张和仲采入《千百年眼》，亦本平平，其识见乃实甚卑陋，不出书生窠臼，与卓吾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信此书为李氏所著者倒未免可笑耳。如卷二《佛字辨》，谓佛字义为拂，不能译为觉。卷四《佛经不真》，又佛经恐非西来大意，卷五《佛书可疑》，皆意主辟佛，而不知翻译为何事，与王渔洋等相似，正是好例。卓老即使不崇佛，亦何至于此乎。又卷五《妇人遭乱》一条，实即是饿死事小之小注，至论淫乱之始，以为始于夏少康时之女岐，尤为匪夷所思，此事乃亦有原始可考耶？想起来可为绝倒。至其自序中丑诋闽秃，全不为自己的文章少留地步，此又可见其短少趣味的修养，唯世人多犯此病，或不能单怪张君也。

※

《北风集》

余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颇想读其诗文而不可得。久之始在厂甸买得《画虎集文钞》，虽只寥寥十数页，而文多质朴可取，又得见其《南行诗草》，小序与注甚多，又常采小说家言，此亦正是其有情味处也。庆博如为《岁时记》书序，因亦留意其人，著作只得到一种，曰《铁梅花馆北风集》，内容比《画虎集》更少了，题序等倒有八页，本文则只五页而已，共计律诗绝句三十四首。此系庚子在郊外避乱时所作，有好些都觉得可喜，卷末归家二首尤令人读之怅惘。鄙人昔时曾恨不得遇身历乱离之人，听他讲讲过去的事，然而今日不敢请与相见也。闻庆君今健在，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或有缘能得他种著作读之，便已满愿矣。《北风集》板心下署铁梅花馆丛书第二十四，不知此外尚有何书也。

上文系二十八年一月间所写，阅两月承张君次溪惠赐铁梅花馆著作三种，即《怀古集》，《闷翠诗》各一卷，合订一册，《铁梅七十自述诗》一卷。《自述诗》序题壬寅，为民国二十七年，计其生年当为清同治八年己巳也。编订时记。

※

《天咫偶闻》

杨钟义《雪桥诗话馀集》卷八记震在廷事，云著述甚伙，以《天咫偶闻》最为精审。鄙人读震氏书，亦同此意。偶闻大体虽似《藤阴杂记》，唯《杂记》太近诗话，在不懂诗如鄙人者读之，常不免有骨多肉少之感，《偶闻》则无此恨矣。二十六年秋间卧病，阅清人笔记以自遣，见有可喜者随笔录其题目，凡阅五十馀种，所选共六百则，《偶闻》十卷中计录出二十条，《杂记》乃一无所取，即脍炙人口之《阅微草堂五种》亦只取其八，大都不谈果报者耳。《偶闻》中多记八旗文学艺术家事，亦是一种特色，读博西斋著作后颇感兴趣，故此一方面于我亦有用处。《涉江诗文钞》各一卷，《海上嘉月楼勖学遗稿》二卷，均得一读，不能有所臧否，晚年不得意故走而卫道，此故是无可奈何，若私意则所不喜也。又壬子后易姓名为唐晏。此事本应从主人，唯鄙人爱《天咫偶闻》，习见震钧之名，今仍愿以是相称。《妙峰山琐记》的作者易名鲍汴，鄙人仍称之曰奉宽先生，亦聊以示相敬之意耳。

※

《寒灯小话》

曩读李氏《焚书》，喜其心直口快，思想明达，最所敬仰，而文章煞辣，亦有可畏之处，但见卷四《寒灯小话》四则所记，则其人又是蔼然富于人情者也。如第一段云："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气急，独坐更深，向某辈言曰：丘坦之此去不来矣，言未竟泪如雨下。某谓大人莫太感伤，因为鄙俚之语以劝大人，语曰：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许大，好人难容载，我劝大人莫太伤怀，古来尽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尽天下无知己，必然有时还来。乱曰：此说不然，此人大有才，到处逢人多相爱，只恨一去太无情，不念老人日夜难待。"读此节大有悲凉之气，窃意是卓吾生活的极重要资料，只怕识者不易多得耳。我们看《日知录》中论李贽处，便可知顾宁人毫无感觉，只是人云亦云，有如隔巷听人家呼捉贼，便尔跟着大嚷，发挥其优越感而已。一代学者如顾氏尚如此，他更何望哉。

※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但是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矣。《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又喜讲道学，而安老爷这个脚色在全书中差不多写得最好。我曾玩笑着说，象安学海那样的道学家，我也不怕见见面，虽然我平常所最不喜欢的东西道学家就是其一。此书作者自称恕道，觉得有几分对，大抵他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处处显得大方，就是其陈旧迂谬处也总不使人怎么生厌，这是许多作者都不易及的地方。第三十五回鬼神示兆，说此人当中，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大毛病，全书中本来不谈神怪，此处乃落了《棘闱夺命录》的窠臼，很是可惜。写十三妹除了能仁寺前后一段稍为奇怪外，大体写得很好，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儿，大约列公也曾遇见一位过，略具一鳞半爪，应知鄙言非妄，不过这里集合起来，畅快的写一番罢了。书中对于女人的态度我觉得颇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的关系，其中只是承认阳奇阴偶的谬说，我

们却也难深怪，此外总以一个人相对待，绝无淫虐狂的变态形迹，够得上说是健全的态度。我小时候读《天雨花》，很佩服左维明，但是他在庭前剑斩犯淫的侍女，至今留一极恶的印象，若《水浒传》之特别憎恶女性，为废名所指摘，小说中如能无此等污染，不可谓非难得而可贵也。鄙人所言颇似多捧在旗的人，好在此刻别无用心，止是直抒胸臆，想知者亦自当知之耳。《儿水英雄传》作者文康，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九作者考丙云："文康字铁仙，勒保孙，历官理藩院员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驻藏大臣。"所说较他处为详，所为文有《史梅叔诗选序》一篇，收在《文经》卷十九中，其文亦颇佳，末署道光乙未，逮马从善为评语作序，时为光绪庚寅，相距已有四十三年矣。

《品花宝鉴》

从市场得赵景深君著《小说戏曲新考》，卷上有《品花宝鉴考证》，说及著作年代，根据杨掌生《梦华琐簿》的记录，云《品花宝鉴》的前三十回成于道光十七年，后三十回补足于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十二年后全书方才告成，刊印的年代是咸丰二年。案此处所举年岁稍有错误。寒斋藏有一部，书系原刻，题叶后有长方框，隶书三行云，戊申年十月幻中了幻斋开雕，己酉六月工竣。是即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梦华琐簿》原文在丁酉年记事下注云，《品花宝鉴》是年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

游广西归京，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见其刊本。此书盖实刊成于道光己酉，而杨掌生见到时乃在咸丰壬子，本是两件事，非见书时即刊印时也。又云丁酉年先成三十回，与陈少逸自序校对，亦略有不合。自序言某年秋后着手，是年有顺天乡试，可知是道光丁酉，两月间得十五卷，明年往粤西，稿置敝箧中八年之久，及后北返，自粤至楚舟行七十日，又写得十五卷，是年应顺天乡试，当是丁未，故前三十回之成前后盖十年，不得云成于丁酉也。后三十回则在道光丁未年腊底续写，五阅月而成，已是戊申的夏天，到冬天付刊，次年毕工，是很近情理的事。序中不记干支，但据所说两次在京应秋试的事实来考查，丁酉丁未均适合，可知上文所推算的大旨是不错的了。写到这里，想起孙子书君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来，查卷四中《品花宝鉴》项下注曰：存，清咸丰间刊本未见，光绪己酉刊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二字。原来这里也为杨掌生所误，以为原刊是咸丰间的，无怪其见不到了，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没有料到这己酉年的八行本就是原刊，硬把他退下一甲子去，说他是光绪己酉年的翻本。其实光绪并无己酉，那时已是宣统元年了。还有一层，戊申己酉年本明明写着幻中了幻斋开雕，假如该斋初刊于壬子，到己酉重刊，这其间已经隔了五十七年，幻中了幻居士在初刊时如年正二十，至此也已是七十八岁了，恐怕难得再有刻书的雅兴吧。小说新考与书目二者都是专门著述，而于此点皆不免有小错误，可见人言之难以凭信也。

《香祖笔记》

王贻上虽见识平常，曾请解八股文与缠足之禁，但其论文诗亦有可取处。《香祖笔记》卷一云，"《类纂》载武林女子金丽卿诗，家住钱塘山水图，梅边柳外识林苏。郎瑛谓其不能守礼，出则拥蔽其面，时方食，不觉喷饭满案。"又云，"高季迪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此三家村学究语，所谓下劣诗魔，不知季迪何以堕落如此，而盲者反以为警策。"此二节语皆极通达。鄙人最不喜史论及咏史诗，不特千百年前事不能详知，未便武断下褒贬语，且更怕养成文人习气，轻易裁判别人，以刻薄为能，非细故也。窃意此事当从学塾改起，不令生徒作史论，庶几正本清源之道，虽其效或当在百年后，苟能有效即是大幸矣，百年何足道哉。

《扪烛脞存》

陈馀山《扪烛脞存》十二卷，前有蒋子潇序，至民国甲寅始以活字板印行。此系《诗诵》作者之笔记，目录亦颇有意思，殊多期望，但一阅爽然若失，与一般读书人的本领盖无所异也。

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于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陈氏于此两关都透不过，莫怪不能给予及第分数耳。卷五《艺术脞》中引《鹤林玉露》云，陆象山观棋局，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弈而得大胜，评之曰，可知艺与道无所不通。焦里堂在《易馀籥录》卷二十亦述此事，而断之曰："此妄说也，天下事一技之微，非习之不能精，未有一蹴就便臻其极者。至云《河图》数，尤妄。《河图》与棋局绝不相涉，且《河图》当时传自陈希夷者，无甚深奥，以此悟之于棋遂无敌天下，尤妄说也。此等不经之谈，最足误人，所关非细故也。"此数语极高超，亦极平常，只是有常识耳，而此在世间又甚少有，真真有百年旦暮之感，读之不禁感激。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这一点常识，又加以洁癖，乃更至于以此杀身矣，适买得《初潭集》三十卷，遂联想及之，使人怅惘终日。

《分类诗话》

今人著《蓑楚斋续笔》卷十云："南昌喻端士编辑新城王文简公士禛《皇华纪闻》，《陇蜀馀闻》，《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馀话》六种中论诗之语，分志趣风雅感慨考证评论汇编六门，每门一卷，汇编分上下卷，乾隆己酉五月信江枕山亭自刊本。一本名《谐声别部》，一本名《分类诗话》，一人所

辑，同时所出，而序文例言两书一字不易，亦无一言言其更名，是真不可解矣。”此书寒斋有一部，即名《分类诗话》，每叶中缝鱼尾上悉空白，只存卷数，卷首及序文中书名则是剜补，形迹显然，可知此名乃是后改，其初当名《谐声别部》，例言末一则中云，“和声鸣盛，贵谐人心，风雅鼓吹，此为别部，”可以知之。至于改名理由，或者书板归于他氏，嫌其原名太晦涩，故易名以顺俗耳，观其剜补殊不雅观，新名亦笼统，可见非解人所为，续笔以为是喻端士自己有此二种刻本，非但观人不审，即察物亦有误也。《谐声别部》原书近来亦得一部，刻印均相同，唯不经残毁，自觉得更悦目耳。

《多岁堂古诗存》

《多岁堂古诗存》，成书选，本八卷，而卷二分上下，实是九卷也。前阅《天咫偶闻》，中录《古诗存》例言四十七则，颇可喜，因求得全书读之，评点不多费笔墨，却多有佳趣，思想尤明达，至不易得。卷七评陈后主云：“后主的系词人，倘止携暄范诸狎客为贵游子弟，则文采风流，未始非千秋佳话，乃位违其才，遂致倾败，亦其大不幸也。”又卷八评隋炀帝云：“帝之清词丽句与陈后主同工，而浑灏之气时或过之，足压时辈，何恨恨于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耶？然亦足见古人虚心，刻毁无论已。”平心想来只是有常识，故说来合于情理，但试看古

今来有若干人能说，即此可知是大不容易，值得我们佩服也。《冷斋夜话》卷四记其弟超然论诗语曰："陈叔宝绝无肺肠，诗语却有警绝者，如曰，午醉醒未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虽深许其诗得于天趣，洪公呕叹为知言，但仍牵扯行事，未能免俗，与成误庵相比，犹差一级耳。

《大谷山堂集》

偶得蒙古梦麟《大谷山堂集》六卷，卷头曾题记曰，此诗集本无甚足取，今从松风堂购得之，因其为震在廷故物耳，卷首有海上嘉月楼印，末叶一印曰涉江。此书题叶为吴兴刘承干署，后书戊午仲冬刊于维扬，平常均称为嘉业堂刊本，即所谓辽东三家诗钞之一。近阅《瓜圃丛刊叙录》，总目后有金息侯之子关东识语，中有云，"忆前岁家在廷先生震钧与我父约刻八旗名贤遗著，编目得数百种，仅合刊大谷山房数集，在廷先生既去世，板归刘翰怡京卿承干印行。"由是可知此书本是震氏所刊，后归刘氏，我当初以为此本系刘所持赠，今乃知是震生前所印，自钤印记者也。据海上嘉月楼《勖学遗楠》所记，震氏晚年正住在扬州，卷下收有戊午己未数函，惜未曾说及，如不见关东识语，几无从得知此事真相矣。

今通行之辽东三家诗钞，所收为李锴《睫巢集》七卷，长海《雷溪草堂诗集》一卷，《大谷山堂集》六卷。《大谷山堂集》有庚申

上巳日刘承干序，有云：同社友唐元素司马始以表章遗献，将合《大谷山堂》并《睫巢雷溪草堂》诸集汇为一编，成兹三种，未及印行而其事中辍。今以其板归余。而《睫巢集》又有民国十七年戊辰三月袁金铠序云：三家诗钞原椠在吴兴刘君汉怡承干处，本年春介长白金君息侯梁让归吾奉，保存于京师奉天会馆。乃知楚弓楚得，板又易主者，而三家之称亦是后起，盖震氏原意陆续重刊，今乃偶然存此三部耳。唯据《涉江遗稿》张志沂跋，震氏殁于庚申之秋，今刘序署庚申上巳日，是时震氏故尚健在，然则关东所云在廷去世后板归刘翰怡之说，似又非是事实矣。一部诗集刻印的事迹尚且如此难查明白，那么别的考证自然更不容易了。

《野园诗稿》

偶从书肆估得《野园诗稿》抄本，四册三种，稿纸中缝上刻野园二字，存题签三，曰《西清载笔录》，《野园诗集》，《留都集》，各钤二印，一壶卢形，朱文曰佟雅，一方形白文曰“濠濮间想”。卷首无书名，唯《野园诗集》首行下有印，白文云臣介福，朱文云珥笔承恩，末尾二大印，朱文云景庵，白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壶。全书末空白半叶有题识曰：“右稿三种为满洲介福所著，案《熙朝雅颂集》，介福字受兹，一字景庵，雍正癸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官至侍郎，有《西清载笔录》，《退思斋诗》，

《野园诗集》，《留都集》，《关中纪行集》，《采江小草》，《采茶歌》。今读其诗，颇多秀句，且有见道之言，在满洲人中可谓难能足贵者矣。张芝圃送阅属题，因识数语归之。戊寅九月，退翁周肇祥。"查《雅颂集》，介福诗在卷四十六，所注正同，唯其著作实只六种，盖《采茶歌》乃是集中所录第一首之诗题耳。《天咫偶闻》卷五列记八旗人著述目录，集部中有介福之《野园诗集》等五种，而《西清载笔录》则收入史部，在《槐厅载笔》之前，此亦有误，今据抄本乃是古今体诗九十六首，大都是应制和韵之作，并非散文记录也。《偶闻》卷三云：佟府有野园，介受兹先生福自号野园，即此，至今尚在。佟雅盖即是野园之姓，佟府后为贝满女学校，园不知如何，距震在廷著书时不及四十年，尔时仅存之旧邸第皆已易主矣。

《癯鸥戏墨》

天津徐沅青著述，余所得者有《医方丛话》八卷，《宋艳》十二卷，近又得其《敬乡笔述》八卷，则民国二十一年新刊，用蓝印者也。卷末徐世章跋有云，有《癯鸥戏墨》，文体骈俪，见公《蝶访居诗集》自注，而传本迄未之见。《戏墨》昔年曾得一册，当时同买得者尚有樊文卿之《津门小令》，因从书堆中检出重阅，则题叶后大书光绪乙酉年春二月津门蝶园雕板，与《宋艳》等相类，唯其时只见署名津门东海癯鸥撰，知为天津徐姓，不曾细

考也。书凡二卷，有诗星阁主人骈体序文，卷一为集《桃花扇》及《燕子笺》句酒筹各百五十支，骈体序记书共六篇，卷二为书扇屏二则，集唐人及姜白石句诗共四十九首，《蝶园词曲》十六首，《花间楹联丛话》十三则。徐跋云：又酒筹谱一种，张君君寿仅获一见，即已为南省士人购去。案此或亦即是戏墨，因为卷上全部差不多是酒筹也。诗星阁主人不知为谁，《笔述》卷八记张笨山著书中有星阁集，高彤皆注云：星阁当作诗星阁，然则此作序者其殆是张氏后人耶。

《冷红轩集》

前从杭州买得江宁人著作三部，悉有渔村印记，后又得二书，一为忏花庵刊《柳亭诗话》，一为《冷红轩诗集》，种类不同，而亦均有此印或题记，亦一奇矣。《冷红轩诗集》二卷，词一卷，长白女史友兰氏著，其子鳞趾手书付刻，故颇精工，咸丰七年刊，但似不多见，《天咫偶闻》卷五，八旗人著序书目中亦未列入。友人有搜集闺秀著作者，余则欲得旗人文集，因连类及之耳。据序跋言作者为燕山相国寡媳，斌良题辞云燕山是其兄，盖即是桂良，斌良法良均有诗集，桂良则似无之。友兰姓萨克达氏，适得奕赓所著《清语人名译汉》检之，萨克达下注曰母野猪，此尚有春秋时古风，唯以氏女诗人得无唐突，犹之诗人姓牛，亦终嫌不相称也。

《贩书偶记》卷十八别集类，《冷红轩诗集》二卷，长白女史百保兰友撰，光绪壬午葆真斋刊。《芸香馆遗诗》卷下有和友兰三姊诗数首，附录原唱二首，署名百保，下注友兰，今亦见冷红轩诗中，可知友兰本名百保，而原集上不书，未审何故，殆至光绪重刊时始加上耶。

《扶桑两月记》

阅罗叔言《扶桑两月记》，所记盖是光绪辛丑冬东游视察教育事，罗君本是读书人，故文多可读，与王韬王之春等均不同也。有云："于书肆中购得宋闻人耆年《备急灸法》，内载妇人难生，宜灸右脚小指尖三炷，如妇人札脚，则先以盐汤洗脚令温，气脉通疏，然后灸之云云，据此则宋代妇人尚非人人缠足可知。"此一则故是《存拙斋札疏》中材料。又云："毛子晋刻《津逮秘书》，实是用活字。儿时读《毛诗陆疏广要》，见其中有横植之字，始悟毛氏刻字原是活板，特排印精工，与刻板骤不能别耳。"不佞乃取《陆疏广要》考之，在卷上之下第四十六叶，颜如舜华条下，子晋引《尔雅》椶木櫚，櫚字倒植，稍偏近左下，但非是横植，此外亦并无有，疑罗君所说即指此。但仔细考察，只此一例实不足证明系是活板，盖寻常木板剜改处亦偶或脱落，匠人不谨慎辄颠倒错乱嵌之，正是可有的事，非活字始会有倒植也。曾见《明斋小识》后印本，有多处文字凌乱，意不可通，

盖均是此例，不过是绝端的例，亦不可多见者耳。

《学海谈龙》

汤纪尚著《槃薖纪事初稿》四卷，光绪乙酉年刊，有俞曲园序文，后并缩成三卷，为《槃薖文》甲集，以丙戌迄壬辰文二卷为乙集，附癸巳迄乙未所作文为别录，重刻行世，曲园序则已无有，盖序中颇议其文多艰深也。乙集卷上有最录龙瑟人逸文一篇，云已授朱之榛传之，今检龙集补编朱序，果云系汤伯述所编，而序语即袭用《槃薖文》上半，但少改为流畅而已。原文末有云："逸文竟刻，更得《学海谈龙》一书，说郡国山川彝鼎，说金石杂事，皆可喜，小学家伟之，亟写副贰苏州吴副都，人间遂有传本。"案张祖廉著《定庵年谱外纪》卷上云："嘉庆戊寅纂平生师友言论及所见古物，为《学海谈龙》四卷。"娟镜楼丛刻中又有张氏所辑《定庵遗著》一卷，序文之末乃云："所望四方闳达之士，访羽陵饱蠹之简，获学海谈龙之编"，则在民国辛酉时此书固未传于世，所云录寄苏州之副本不知浮沉何所也。吴张二君皆吴中人，搜访定公著作又至勤苦，而《谈龙》竟不出，思之闷损。吴副都岂是恪斋耶，若如是则踪迹当亦易易，或《槃薖文》人少见者，乃致失之交臂，亦未可知耳。

※

《稗海纪游》

偶从旧书估得《稗海纪游》一编，纸敝墨劣，而文可读，价亦不廉，但终收得之，因其记游历台湾事，盖亦不多见也。书共八十四叶，纪游居其大半，后附《伪郑逸事》，《番境拾遗》，《海上纪略》三种，题武林郁永河沧浪稿，襄平达纶经圃校刊，首叶则题道光乙未新镌，枣花轩主人订。据达纶序云：幼时于琉璃厂得写本，后官秦中，为之付梓，盖在郁氏游台百三十八年后矣。案《野棠轩文集》卷三有赵公行状，达纶为赵尔巽之祖，道光癸未进士，著有《台湾风土记》，《枣花轩稿》，《经圃日记》等，所云《风土记》疑即《纪游》之误。郁永河游台湾在康熙丁丑（西历一六九七），因采硫黄，深入鸡笼番地，所记多险怪可喜，文亦颇佳，其记郑成功遗事虽只寥寥八则，陈永华父女传各一，而语殊翔实，其同行友人顾敷公于永历十三年被掠至台，留居三十馀年，故所据必多可信，且亦颇有推重语，达氏序中称其论郑氏事尤有古良史遗意，可谓有识矣。清末申报馆收入《屑玉丛谈》三集中，今亦已罕见，如或杭人有好事者收入小丛刻中，亦是胜事也。

※

《林和靖集》

前日书贾携《林和靖集》来，喜而留之。余非能知妻梅子鹤之诗者，因少时曾有此刻本，故不能无恋恋。查旧日记第七册，光绪壬寅正月十六日，以钱二百文托孙朝升从江南官书局买长洲朱氏重刻《林和靖诗集》二册来，屈指计之已是三十七年前事，思之惘然。本家举人椒生公时为管轮堂监督，讲道学，诵《感应篇》，放生，收字纸，孙朝升即专司收字纸之人，江北人，已年老矣，尝面谀公：老爷行善多，已可成地仙，胡尚未仙去耶，大为公所不喜，余与伯升叔则常请其往城南行脚时代买物事，公厉禁食牛，而孙朝升字纸担中每为我辈藏白切熟牛肉来，在号舍中喝白酒，以盐蘸牛肉食之，殆因系禁物之故，觉得似特别有味也。

《天津文抄》

中国向来有汇刻地方著述为丛书或总集者，此虽似未免乡曲之见，担保存文献功效甚大，于读书人亦极有便利。近来因搜集徐沅青著作，稍买得天津的总集类书，有《天津文钞》四册，

亦是庚申岁金氏所刻，纸墨颇佳，与屏庐丛书相同。原书分二十四卷，华少梅编，其子听桥所增订，今裁并为七卷，多所删削，即使后人于义法体例有见到处，以此改变昔人著述面目，觉得亦是得失参半。闻近世有人重刊《戴南山集》，乃倩人篇篇加以斧正，使成为桐城派文，以此例彼，固尚少胜耳。书名原为《津门文钞》，盖拟与梅氏诗钞相对，今改称《天津文钞》，虽云纪实，揆之名从主人之义，亦不无缺憾。华少梅又著有《脞录》二卷，幸得有一册，首尾无序跋题叶。有墨笔点窜及书眉批语。看首叶碧琅玕馆一印，知是杨庸叟手笔，亦可珍也。

庸叟著有《碧琅玕诗钞》正续各四卷，文集惜不得见，只于文钞中录存四首而已。文钞刻颇精而校似有疏忽处，卷一胡捷余武贞公议中，主张以周定夫王玄趾潘子祥诸人从祀，玄误刻作立字，胡象三盖原籍会稽，故文中尚称吾越也。

《四史疑年录》

买得《四史疑年录》两册，凡七卷，阮刘文如著。前有阮云台嘉庆二十三年序，著者自序，谭复堂光绪二十一年序，题叶后面乃署宣统元年春王月刻。案此盖是榆园许氏旧刻，当成于光绪丙申，十馀年后不知为谁氏所得，乃改刻年月，村俗可笑。卷五中是仪之名凡两见，均未避讳，文每卷撰人题曰仪徵女士某，可知其非刻于宣统时也。录中第一人是项羽，得年三十一，

此人的确不愧为英雄，但是看下去，最可叹异的还是董贤，年止二十三，这除了有些王子后妃以外，名人中顶年青的总要算是他了，吾乡金古良撰《无双谱》，垓下叹与恐惊寐均俨然居卷首。此二人真不可及，而张子房更出其上，此则由于金君黍离之感，与其以文山结末同一意思耳。

《金陵游记》

得《金陵游记》一卷，渔洋山人著，板心下端刻阮亭古文四字。考其时当是康熙三年甲辰也。卷中凡游记八篇，题名记七篇，大抵均见于《渔洋文略》卷四，而文字稍有异同。第六篇六朝松石记《文略》不收，馀亦多所删削，《文略》刻于康熙三十四年，渔洋年已六十有二，故文益简劲，但游记得存其少作，又两本异同处有如原稿上改窜之迹，阅之亦极有意思。卷首有小序六，为杜茶村陆丽京施愚山冒辟疆尤西堂陈其年之作，王西樵题诗一章，在合集中便不可得见矣。此数文在诸人集中不知收存否，即有之亦极不易见到，因此更感觉原刻单行本之可贵，盖与合集允宜并重者也。阮亭文雅洁，少嫌其欠腴，茶村序称欲撰《金陵景物略》，非阮亭不可，恐是过誉。此事须得有见识魄力，阮亭于此殆未能胜，如多写此类游记数十篇，固亦可喜，但仍是文集中物，未必能自成一部著作耳。

《左庵词话》

《左庵词话》二册，不记卷数，各册页数自为起讫，唯一册末有跋语六行，姑以此定为上下册耳。下册有一则云："《草堂诗馀》所录皆鄙俚，万不可读。舒白香《词谱》虽仅百首，调多未备，然皆选佳作，足资规抚，不枉竹垞当年向钱遵王家巧偷得来"。偶然兴到涉笔，将《词谱》与《绝妙好词》混而为一，张冠李戴，虽是疏忽，但亦事所常有，不足深怪也。龙顾山人撰《清词玉屑》卷五云："许迈孙娱园亦曰榆园，池亭树石，胜擅江左，其佳处曰疏香林屋，曰潭水山房，曰藕船，曰还读书堂，曰莲北诗龛，曰微云楼，山阴王眉叔各谱《望江南》写之。"其错误亦正相同。许迈孙固亦有其娱园，唯有疏香林屋等之娱园乃在会稽小皋步，盖是秦秋伊之园，戊戌前后屡游其地，微云楼已不能登，潭水山房尚完好，乃只是一楹屋，阶前有一方池，别无甚佳趣也。秦氏于光绪丙戌刻有《娱园诗存》四卷，卷三为《萝赏集》，集录同人题咏诗词，王眉叔《望江南》词共十首均收在卷内，龙顾山人所据盖是王氏《笙月词》，此词适为许迈孙所刻，遂以此误会耳。

※

《思痛记》

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于今已四十馀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李氏别种著作，亦曾着意收罗，见《思痛记》尤欲得之，至今已有三册，新旧稍不同，内容则一，前又得其一，墨暗纸敝，末叶墨题一行云，丙申九月筱园读于沪滨，印文曰小园，各本均只有光绪六年高鼎序金遗跋各一，此本乃多有光绪十三年黄思永序一篇，盖后刻加入者，故为早印本所无也。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黄氏自称固身遭大痛而未忍言者，序云，今读是编，语语酸楚入心坎，不觉旧痛触发，涕泣交流，良可悲矣。往日尝读鲁叔容《虎口日记》，杨德荣《夏虫自语》，李召棠《乱后记所记》，觉得都不甚奇，唯此记所书殆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余收集《思痛记》已有四册，本意亦拟分给他人，唯解者不易得，故至今未损一册，前曾借给胡适之君一读，不知其印象如何，当时不愿追问，适之亦是识者，想亦以此不曾给什么回答也。

（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记）

※

读《东山谈苑》

《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余澹心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灯下，记于苦茶庵西厢）

读《大学》《中庸》

近日想看《礼记》，因取郝兰皋笺本读之，取其简洁明了也。读《大学》《中庸》各一过，乃不觉惊异。文句甚顺口，而意义皆如初会面，一也。意义还是难懂，懂得的地方都是些格言，二也。《中庸》简直是玄学，不佞盖犹未能全了物理，何况物理后学乎。《大学》稍可解，却亦无甚用处，平常人看看想要得点受用，不如《论语》多矣。不知世间何以如彼珍重，殊可惊异，此

其三也。从前书房里念书，真亏得小孩们记得住这些。不佞读《下中》时是十二岁了，愚钝可想，却也背诵过来，反复思之，所以能成诵者，岂不正以其不可解故耶。（三月五日）

读《经律异相》

阅梁宝唱编《经律异相》，卷四十八禽畜生部十，千秋条下引《婆须蜜经》第八卷云，"千秋人面鸟身，生子还害其母，复学得罗汉果，畜生无有是智及有尊卑想，不受五逆罪。"中国旧说，鸟兽中之不孝者有枭与破镜，破镜不知为何物，枭则世间多有，只会吞吃小鸟及老鼠等，不能食他鸟也，而久蒙食母之恶名，千秋人面鸟身，岂亦其同类耶。印度事情不能知悉，唯其体察物情，开遮合理，先贤博大之精神可想也。中国儒生严于人禽之辨，而此等处又缠夹不清，有愧和尚们多矣。（三月九日晨记）

读《柳崖外编》

徐崑后山著《柳崖外编》十六卷，笔意学《聊斋》，世又传其为蒲留仙后身，论其位置，大抵也就是如此。卷十五《断肠草》一则，辨证名物，别有意思，案语第二节中，辩《兼明书》谓蔓

菁即萝菔之非，有云，“如黄鸟亦名仓庚，亦名黄鹂，《诗经》屡见，而乡人不作如此呼也。余少年初到家乡，时春日双桐斋畔黄鸟睍睆可听，而乡人呼之曰黄瓜娄，盖即黄栗留之转讹，若非羽毛声音显然可辨，又乌知黄瓜娄之即黄鸟也。世儒泥于章句，不暇向老农老圃细细商榷，妄逞臆说，未有不如《齐民要术》及《兼明书》之自以为是者。”此数语说尽笺注虫鱼之通病，只郝兰皋一人或可称例外耳。现代博物学家可以有兴趣来提倡古文，却无意于考订文史上的名物，此是别一种鄙陋，而其病源则一也。博雅之士，才真能使学术与艺文接触，中国到何时始有此希望，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思之怅然。

读《云仙散录》

《云仙散录》三百馀条，一读即可知是冯氏所自造，大抵爱华丽纤巧，与陶谷之《清异录》鼻息相通也。援引虽不足凭信，后世即据此为故实，通用至今者亦复不少。卷中三出《渊明列传》，所写却都不似，犹不如《庐阜杂记》所说攒眉一事，能具陶公面目。其记孟浩然的两节，如苦吟至眉毫尽落，又看视鱼竹，均颇有可喜处，虽然竹有几节，鱼有几鳞，不佞亦是不知，本来笑不得孟君也。（三月廿一日）

※

题《藤阴杂记》

戴蒲塘《藤阴杂记》十二卷，清末有重刊本。数年前曾求得其原刻，自序署嘉庆丙辰，题叶只写书名，不记年岁。近日又得一部，则左右有字两行云，嘉庆庚申增辑，石鼓斋镌。校阅本文，计卷一末多一则，卷八多两则，卷十二多一则，原板补刻者也。昔尝与饼斋戏语，模拟书中所记，大抵如云朱竹垞迁居至南横街，中途覆车，损一书箧。唯事虽琐屑，亦复有可喜处，只可惜诗多而记事少耳。四月十三日烛下，记于北京知堂。

重刊板现存湖州会馆，民国初年有董君新印若干以赠人，寒斋因亦有其一部。董君时为部吏，不得意，一日访乡先达于积跬步斋，大发牢骚，意欲蹈海。先达倾听良久，徐答曰，我看可以慢慢的来。本系方言，难以记录得恰好，唯此应答极有意思，前辈风度俨然如见，可以收入民国的世说中去。因《藤阴杂记》，辄复忆及，附记于此，亦复可备吴兴掌故之一也。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

读《孔子集语》

孙星衍辑《孔子集语》卷二，据《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二引师觉授《孝子传》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卫，赴蒯聩之乱，卫人狐黶时守门，杀子路。子崔既长，告孔子欲报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备。须后日于城西决战，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而与子崔战而死。"此文重在记子崔之孝，但是我们看过去留在眼里的，却是狐黶。此等人盖是周时所特有，如《孟子》里的庾公之斯，《檀弓》里的工尹商阳，武士而有儒雅气，殆是儒家理想的传说英雄，与《史记刺客列传》中人气味又不相同也。传说中的人物与事件，未必实有，但于此可以见造作者的心情愿望，亦是有趣味的事。我所以喜欢此故事者，盖亦为此故耳。（廿七年四月十四日）

题《乡言解颐》

《乡言解颐》五卷，十年前在孔德学校见书估挟此书，隅卿谓尚可看，劝以薄值收得。内有缺叶，去年夏从石君借得一本，抄补卷末所缺两纸，卷三则仍缺一叶也。书中不出撰人姓名，

唯自序称瓮斋老人，据本文知其姓李，宝坻人，号朴园而已。前日在南新华街得《虚受斋诗钞》十二卷，附《朴园感旧诗》一卷，宝坻李光庭著，乃知即是此人。《乡言》中之造室十事(庚子)，消寒十二事之八(己丑)，新年十事（丁亥），杂物十事(己亥)，金银钱三事(戊戌)各诗均见集中，注有年岁。《诗钞》止于庚子，《乡言》题署庚戌，盖又十年后矣。朴园诗虽卷卷有张南山批点题咏，以余观之，其可喜终不及《乡言》，而《乡言》中之记述注解亦比所收韵语为可贵。余喜得诗钞，因其为瓮斋之作，实犹屋上之乌鸟耳。《乡言》在隆福寺街又陆续得二部，卷三缺叶如故，殆真是板缺，无可如何，至今亦未能借得全本抄补之也。

（四月二十六日）

题《会稽三赋》

《会稽三赋》为越中一重要文献，诚如陈春氏所云，吾郡人家置一编，只可惜寒斋所收不多，亦无珍本耳。此章石卿刊本，系乡人所刻，且字大疏朗可喜，较惜阴轩刻尤便于观览，唯原本有陶歇庵序，南姜泉后序，今乃悉不存，未审何故，岂或偶脱落耶。（四月二十七日记）

案《会稽三赋》注通行有两本。甲一卷本，宋周世则史铸注，有史序，萧山陈氏山阴杜氏均有重刊本。乙四卷本，明南逢吉尹坛注，有南跋，凌弘宪陶望龄序，天启中吴兴凌氏刊朱墨印

本。此本因有歇庵眉批及总评，颇为周郑堂不满，唯此后好些刻本从此出，惜阴轩本即是而删凌序，章氏本则并去陶序，虽曰渐就雅正，而别无题记说明其来源与变革，刻书固是好事，而未免缺少诚实，近于世人所为，稍可惜耳。

（三十二年秋分前日，雨中附记）

题十种古逸书

三十年前曾有《茆氏十种》一部，竹纸旧印，心甚喜之，惜久已失去，欲再买，终因循未果。前日有书估携此一部来，白纸而书品不佳，以价不昂，乃收得之。辑录古书，本多可喜，唯余所惓惓于此书者，殆有故友之思，如《毛诗品物图考》类耶。十种中觉得最有意思者是《古孝子传》，因其收罗特备，便于观览，原本文章质朴，态度真率，无论记何事都不失静穆之气，所以可取也。尝欲取《列女传》《孝子传》以至《东山谈苑》，以意点定之，亦可消遣，只可惜中选者恐不能多，未免扫兴，以是迟迟耳。（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顷又得一部竹纸印者，有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珍藏印，板心较高大，当是原刊本。此翻刻不知系何时所刊，苟非得别本比较，一时亦不易看出。首叶序文第九行，原文云，所赖于后来者，今误赖为颖，此或是一种后刻之证明欤。

（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再记）

读《眉山诗案广证》

《眉山诗案广证》卷六附载中，录东坡祭黄州太守徐君猷文，张秋水案语中有一节云："君猷后房甚盛，东坡常闻堂上丝竹词中，谓表德原来是胜之者，所最宠也。东坡北归，过南都，则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开燕，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余读之颇有感，东坡之不能忘君猷，与胜之之不记得，岂不皆宜哉。又见《东坡事类》卷十二引《宋稗类钞》云："王定国岭外归，出歌者劝东坡酒，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媚丽，家世住京师。坡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此言甚柔和，却是极悲凉，嗟乎此正与胜之大笑相表里也。吾不解儒者何以不能懂得此意，不佞非学佛人，于此稍有知识，盖亦半从儒出者耳。审如是，则儒之衰久矣，吾辈乃得其坠绪而维系之者也。此语奇矣，我却相信是不错的，但知者自知，若勉强告示，犹如嚼饭哺人，或敲头劝学，殆无用处也。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知堂记）

※

题王氏刻《莞圃藏书题识续录》

此《续录》两册价奇昂，在此时尚有人刻木板印连史纸，已属难得，价昂可原谅也。唯其纸乃横摺，触手即知，余最所不喜。能刻书而不知用纸，何耶？　　（五月三日记于北平）

读《解脱集》

袁中郎与江进之书云："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居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把似如今假事作文章人看，当极其嗔怪，若兄决定绝倒也。"此语殊不虚，但如《鉴湖》一篇中所言，亦有失之颠处。要知此不必一定是解脱，盖颠狂也会有谱，反而不解脱也。前半说贺家池实佳，其夸石簣语则真大大的落了套矣。大家却亦笑不得中郎，只可默识之以自镜耳。诗不敢说，贺家池诗中自称袁阿宏，诗文中又常提及阿宾，偶尔见之亦觉得有风致。中郎殁后，小修为订定全集，乃于其《西湖一》中改去"阿宾旧住僧房一句，此等处均颇有情趣，思之亦复可笑可喜也。　　（五月八日晨书于旧苦雨斋东窗下）

读《养和轩随笔》

陈伯雨著《养和轩随笔》云，“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云，蟹受汤镬之苦比他物为甚，未尝不触君子远庖厨之心。及阅俞曲园《茶香室丛钞》，引骈枝道人《姜露庵杂记》云，蟹生而母死，争食其肉，水族之枭也，则老饕之嗜可援以自解矣。”案骈枝道人即吾乡施山，著有《通雅堂诗钞》十二卷，其杂记六卷有申报馆印本，后又有家刻木板本，在说部中尚非下乘，而卷二说蟹及鳢乃极可笑。越中老人年食湖蟹，尚须备木墩铁椎，用以敲壳，不知小蟹如何得食，此即不合物理。若其谈及虫鱼的伦常，不能如印度大师之明智，却尚在其次耳。关于鳢鱼则云，鳢生而母盲，以身饲母，水族之乌也。如既已以身饲母，世间便无有小鳢矣。且渔人常捕乌鳞鱼，货之于市，亦未尝见有盲者。施寿伯当是居于直乐施一带的水乡人，对于水族之事似殊不甚了了，亦可异也。（五月廿一日）

※

读《陶庐五忆》

金武祥著《陶庐五忆》有踏青更带小鸡钱之句，注云，“昔人诗云，杖头间挂百钱游。吾乡则有‘踏青须带小鸡钱’之谚，盖暮春田家伏卵哺雏，巷陌皆满，举步偶一不慎，致伤微禽，或须给钱以偿之耳。”沈同芳评乃云，“小鸡钱亦曰小饥钱，谓携钱购食以充饥也。”案金注自是事实，江浙情形相去不远，读之如见春日长闲光景，住民以门前为其院落，鸡豚游行自在，固与石板地改为马路后迥不同耳。沈评盖后起附会之说，小饥钱固嫌不词，且如此说便索然无味，真是点金成铁手也。注解家好出奇制胜，往往如此，鸡尸牛从，即其好例。但天下佳妙事又多在寻常中，若懂得这一点，则读书作文当可以无大过矣。

（五月廿三日漫记）

题《阮盦笔记》

廿七年戊寅端午前三日，隆福寺书估携此书来，乃收得之。在此时尚买闲书，奇矣，但不看书又将如何。《阮盦笔记》素所喜爱，惜《餐樱庑随笔》等尚未收入耳。其好处第一是不记怪异，

谈报应。谈报应是明清文人一大毛病，虽阮伯元亦不能免，但如一染此病，百事便都不足观矣。《蕙风簃二笔》卷二注云，余撰笔记，雅不喜撮钞近人词诗，唯于乡邦文献，则未忍概从弃置。此意亦可喜，而其文笔朴实，风趣闲雅，自有胜地，近代著作中少见其匹。粟香室亦有五笔，而持与比较，显有上下床之别，此中固自有确实可据者在也。五月三十一日晨风雨晦冥中，坐旧苦雨斋东窗下记，庭院中水已没阶，有巨蛙鸣声出自草里，忽断忽续也。

读《泊宅编》

《泊宅编》卷上有一则云，"宗泽婺州农家子，登进士科，任馆陶尉，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职，因召与语，仍荐之，且诫曰，此虽警盗贼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轻杀，况国有常刑乎，泽靖康中为副元帅，后尹开封卒。"《四库提要》乃议之曰，至宗泽乃其乡里，而徽宗时功名未盛，故勺颇讥其好杀，则是非未必尽允。案原文明系泽做了副元帅开封府尹后所说的话，而提要乃以为在其功名未盛时，故施轻诋，可笑甚矣，此无他，亦只是要统制思想耳。宗岳诸公既奉为偶像，便不能再说，即记其从前好杀好掠，亦是是非未允了。这里更有感触的，乃是胜残止杀还得求之于佛书，读圣贤书，登进士科，而尚不能知人命

之重，念之郁郁不快者久之。　　（六月八日记）

白石诗词题记

白石诗词集，寒斋有四印斋王氏，榆园许氏，野水闲鸥馆倪氏，涵芬楼影印陆氏各本，同出一源。此外有一本，诗词各止一卷，末有跋，署康熙甲午秋禊日玉几山人陈撰书。同时别得一本，原板后印，前有序署雍正丁未四月，歙陔华洪正治书，陈跋末康熙甲午云云十四字，则改刻为“陔华先生服奇道古，雅喜是编，爰为开雕，冀垂永久，盖其表章之功匪细也。丁未清和，钱塘陈撰玉几书。”盖陈本系原刊，其后十数年板归洪氏，乃改窜旧跋，未免可笑。其实玉几山人与陔华先生实在有何情分，亦尚不可知也。洪氏刊有《证人堂人谱》二册，甚精好，序署雍正丙午，正是前一年事，而白石诗词乃如此苟且，奇矣。况周仪《香东漫笔》卷一，列记所藏白石集，有歙洪正治本，无陈撰名字，四印斋榆园各刻亦只举洪本，然则悉未曾见玉几山人原本耶。此一册有康熙甲午跋者，虽经裁截改订，书品不佳，盖亦难得而可宝矣。　　（六月十五日）

※

题《四奇合璧》

《四奇合璧》四卷，光绪八年刊，题花下解人编，卷首有三借庐主人序，称吾友慕真山人所作。案邹弢著《三借庐赘谭》卷四有俞吟香一则，中云，"君姓俞名达，自号慕真山人。中年累于情，余以惜玉怜香才人常事，未敢深惩其失也。比来扬州梦醒，志在山林，而尘绁羁牵，遽难摆脱，甲申初夏遽以风疾亡，为之叹息不已。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等书，诗亦清雅不俗。"申报馆光绪四年间刊有《青楼梦》六十四回，亦是慕真山人著　有邹弢序文，而《赘谭》中并不说及。《四奇合璧》岂即《花间棒》耶，疑未能明。所谓四奇，乃是美谈韵语痴想绮愁各一卷，盖是李笠翁《闲情偶寄》，张山来《幽梦影》之馀绪，而本来力弱，又是学步，遂愈见竭蹶，大有秀才岁考之概矣。光绪初吴下多才人，如玉韬蔡尔康邹弢皆是，而一样才薄，此派盖已成弩末，亦是大势所趋也。书中自称《四奇合璧》，王廷学题字乃于其上加品花二字，其实本非谈冶游者，如时式说法，当云香艳小品耳。（七月十六日）

※

读《小柴桑喃喃录》

陶石梁的声名虽然不及他老兄石簣的大，他的文集也未得见，但是我读所著《小柴桑喃喃录》二卷，却很觉得佩服。此书自序中云，“余年已望七”，其时为崇祯乙亥，在明亡前十年，阅历既多，忧深思远，而文笔朴实，令人想起《颜氏家训》来，每展卷不胜感叹。卷上有一则云，“吾辈治家，于凡五谷果茹之类，皆须自为料理，至于下人偷窃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则可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尝步至蔬圃，谓园丁曰，吾蔬每为人盗取，何计防之。园丁曰，须拚一分与盗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顾某曰，此园丁吾师也，作家者亦宜知此意。”语甚平谈，却不能轻轻看过去。不佞亦是附和陶君之一人，但是如此世间如此办法，究竟是好是坏，难道在中国儒与法竟不能用，唯黄老之术乃可耶。不佞虽曾思索，终未能明白也。七月十六日。

去年得石梁集于杭州，名曰《赐曲园今是堂集》，现存诗十卷，词一卷，其后或当有文集，今无存。卷首有崇祯壬午刘念台序，称私谥文觉先生，已在石梁卒后，查诗集卷十最后为己卯，时年六十九，盖其卒年，因此可知其生于隆庆五年辛未，卒于崇祯十二年己卯也。目录首行下有长行朱文印曰，吕晚村家藏图书。真伪亦不可辨。

（民国癸未九月廿四日秋分节记）

读《南阜山人诗集》

幼时读《板桥诗钞》中绝句二十三首，乃于音五哥图清格之外记得有高西园。近阅鲍辛甫著《稗勺》，见有题曰真雅文俗，其文云，“紫幢王孙文昭厌交旗下人士，谓非真雅。高南阜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二君皆与余善。”觉得南阜山人洵是妙人，出诗集七卷读之　虽有可喜处，惜实不解诗，总无可说。不佞最善傅青主，可谓真雅，若南阜者当在次位。诗集卷二中有《儿童诗》《小娃诗》各四首，此类文字非俗士所能下笔也。

（廿七年七月十六日）

读《毛诗草木疏》

唐子西《文录》云，“《诗疏》不可不阅，诗材最多，其载谚语如络纬鸣懒妇惊之类，尤宜入诗用。”《茶馀客话》卷十一云，“宣圣训学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予当谓《尔雅》是一部好诗料，他如陆玑《诗草木疏》，刘杲《离骚草木疏》，王方庆《园庭草木疏》，李文饶《山居草木疏》，皆诗家之碎金也。”就作诗而言，这些话都不错，欲求诗料本来须得向自然里去找也。但是《诗疏》这书

却实有可喜处，在此类古书中自当占第一位。刊本颇多，不佞最喜焦里堂所编本，毛子晋《广要》亦佳，则取其繁富耳，原刻本虽不难得，不佞以为青照堂重刊本更便，李时斋有眉评，亦时有佳语也。（七月廿二日雨后）

读《舒艺室随笔》

张文虎著《舒艺室随笔》六卷，考证经史文字，非不佞所甚解，但亦买得一部，盖贪其纸大而字清疏也。卷一关于《尔雅》有一则，却甚喜欢，文云，“蚬缢女，注，小黑虫赤头，喜自经死。案此虫当秋后作茧，吐丝自悬，非死也，久之乃化蛾蝶之类飞去，盖亦蚕之一类，然如蛅蟴尺蠖皆如此，不知何以独擅此名。蚬疑即䘀之异文，《六书故》引唐本《说文》云即蚕字，是也。”郝懿行在《尔雅义疏》此条下云，“案今此虫吐丝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悬，而非真死，旧说殊未了也。《尔雅翼》云：“有虫半寸以来，周围植以自裹，行则负以自随，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债虫。”罗愿说此于蛅蟴下，不知此乃蚬缢女也。”查《尔雅翼》卷二十四，有虫半寸以来六字原作“今石榴上复有一种，聚短梗半寸以来”，郝氏所引盖脱落聚短梗三字，故语意稍不明。此种虫小时候常看见，俗称袋皮虫，袋皮者麻编米袋也，小儿捕得之，辄迫之出袋以为游戏，并无上吊的联想，孙炎乃至谓此虫多民多缢死，则何耶。古人观察物情或多谬误，此亦不足怪，但后

人往往因袭旧说，不知改正，乃为可笑耳。张君知道缡女非缡，与郝兰皋的意见相合，可谓难能矣。不佞考据非所知，但觉得即此一节已大可取，盖自然之考据在中国学士文人间最为希有可贵也。

（七月廿三日晨记）

读黄生《义府》

黄生著《义府》，卷下《穷袴》，一则云："晋无名氏乐辞，爱惜加穷袴，防闲记守宫。穷袴字出《汉书·上官后传》，师古注，今之裩裆袴。穷袴守宫皆防闲之具，惟其爱惜，故加防闲也。"又云："今日牛羊上丘陇，当年近前面发红。盖女子幼时情事尚带羞涩，至盛年则不复然，譬之丘陇牛羊所便，其进前唯恐不速矣。以其为上陇之牛羊，此穷袴守宫之所以不能已也。"案世俗有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之说，或以入之请旌节母之文中，传为故实，黄生亦大有此意，其大胆处可喜也。大凡说太新奇，也就容易不能确立，如诗《采绿》云，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毛传》云，妇人五日一御。大毛公说诗至此盖有邪心矣，无怪郑君之笺即已别立异说，后世可与之同意者其唯罗典乎。

（七月廿四日）

日前得罗典著《读诗管见》十四卷，阅之，其中妙论虽甚多，五日为期乃解为昏期，詹同占，谓筮而詹其期之吉也，则其说亦不奇也。又闻江叔海说，视尔如菽罗氏以为比喻生支，今案

亦不确，管见以玻为荞麦，谓其花秾丽而可爱，与朱晦庵之荆葵相差无几，唯罗氏谓子仲之子为丈夫子，东门之枌乃是男色之诗，则是其特见耳。（八月一日又记）

近闻梁章鉅著《试律丛话》卷三举吴穀人腐草为萤诗三四句云，今宵萤熠熠，前度草离离，谓是逆挽法。又引纪晓岚说，李义山马嵬诗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亦用此格，最为跳脱。晋乐辞正其前例，所谓丘陇鄙意以为盖实是丘陇也，此是普通讲法，不辞迂阔，聊记于末。

（九月七日晨记于苦雨斋）

题《谋野集删》

《谋野集》尺牍本非上乘，读一二首可知其色味均不正，盖是秋水轩之先河，更益犷悍耳，而后世颇得虚名，岂即喜其火气耶。日本有复刻本，题曰《谋野集删》，凡一卷，田子舒编，有江忠阎滕忠充二序，署享保乙卯，即清雍正十三年，距今已二百年矣。《晨风阁丛书》甲集有此书，乃朱衣点所选，析为二卷，尽去原序而自题记其上，愈见伧俗，铅字油光纸却尚其次也。王生之尺牍，本有如圣叹所说，何必删者也，而删之不已，不佞昔日搜集尺牍，苦《谋野集》太贵不能得以备数，乃得其删，及今日重看细想，其多事岂不相等乎。

（廿七年十月十五日）

读《带经堂诗话》

余有《带经堂诗话》，原刻稍后印，系叶焕彬遗书，卷首有藏书印一方。王渔洋文笔颇佳，此书编集有法，便于翻读，余甚喜之，唯展卷常见有墨丁，盖剜除钱谦益名氏，《渔洋诗话》则改为圆圈，见之每为气闷。余非有厚于蒙叟，只觉得书册如此，有如歌女面鲸陈詘字样，令见者不得过耳。著书刻书都是雅事，乃弄得如此乌烟瘴气，此正与避讳及改削同是人间丑事之一也。（十一月三日夜漫书）

读李氏《见物》

偶从估人得《见物》五卷二册，明李苏所撰，惜阴轩刊本也。万历辛巳吕坤序，书分叙禽兽鳞介昆虫，各系以论及赞，多借题发挥，不脱文人旧习。夫人诚宜以物为师，但此事要有眼光有胆力，通物理，顺人情，乃能有所见耳，鄙意此等处当有天分限之，不可强为也。李君论虽无谓，其所记叙却有可取处，又不信鹤鹊等以声交，果蠃负子，腐草化萤火诸说，均颇有见识，其论蜉蝣曰，"朝生暮死，亦谓其微耳，谁适见之"，则殊有

滑稽之趣矣。五卷书中以虫物一编为最佳，盖由易见故耶。

（十一月十四日晨书）

《桥》

昨夜拿出废名的《桥》来读，看到第十八节曰《碑》，上篇就完了。不知怎的有点怅然，似乎是觉得缺少什么似的，还不大够。废名在自序中也说过："本来上篇在原来的计画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因为我写到《碑》就跳过去写下篇了，以为留下那一部分将来再补写，现在则似乎就补不成。"这里缺了一部分本来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著者也说过补不成了，但缺少总是缺少，仍是不禁怅然。这册《桥》我是读过一回的，到现在才明了的感觉这缺少的惆怅，可知是不无些少长进，这一岁也还不算白增加。《桥》的文章仿佛是一首一首温李的诗，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诗不大懂，画是喜看的，只是恨册页太少一点，虽然这贪多难免有点孩子气，必将为真会诗画的人所笑。可是我所最爱的也就是《桥》里的儿童，上下篇同样的有些仙境的，非人间的空气，而上篇觉得尤为可爱，至于下篇突然隔了十年的光阴，我似乎有点一脚跳不过去。这样说来，《碑》以后的三分之一可见得还是个缺少，假如这个补上了，那么或者也就容易追随得上，我这样想，却还未敢相信。中国写幼年的文章真是太缺乏了，《桥》不是少年文学，实在恐怕还是给中年人看的，

但是里边有许多这些描写，总是很可喜的事。

（廿八年一月廿二日）

题《留我相庵诗草》

不佞不懂诗，故买诗集往往不以其诗而以其人，犹搜集手迹之意耳。吕光晨不知为何人，因见卷首有钱振锽序盛称之，故从厂甸摊头买得，此则更是间接因钱君的关系，反正诗原是不懂，亦无耳食之嫌也。共读楼辑本室名索引不免尚多阙略，而留我相庵则已著录，可知此事亦有因缘，寒斋未有许多大家别集，却存此二册诗草，正是同样的实例也。（一月廿八日）

《思元斋续集》

得《西斋三种》后，稍搜集八旗人著作，此中健者自当推法式善，百龄铁保虽亦与于三才子之列，抑又其次矣。诗文集颇不少，一时难以悉收，因先以板刻佳好者为限。《蓳楚斋随笔》中举高斌《固哉草亭诗》，高其倬《味和堂集》，以为致佳，此二者固亦不恶，近得《思元斋续刻诗文集》乃亦别有风趣。案《八旗文经》五十九《作者考丙》云："宗室裕瑞，字思元，豫通亲王裔，

封辅国公。尝画鹦鹉地图，即西洋地球图。通西蕃语，谓佛经皆自唐时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出一本，无可校雠，乃取唐古特字译校，以复佛经唐本之旧，凡十馀箧，悉存于家，伯熙云犹及见之。著有《思元斋全集》，《续集》。"据所记可知其为非凡人，观《续集》亦正如是。全书皆手写精刻，《东行吟钞》稍工整，作亦平平，《沈居集咏》《枣窗文续稿》二种则用行楷，皆潇洒出俗，诗亦有佳语而文尤胜，虽只十四小篇，足以胜人多多许矣。二桃杀三士论，邓攸弃子存侄论，韩昌黎盘谷序论，厚葬薄葬论，均可读，见识通达，文士中不可多觏，若试金石砚记，鳇说，则又是别一类佳作也。《集咏》自序满是牢骚，而以诙诡出之，颇疑其当初以文字得祸，序首自称于嘉庆癸酉岁十月获谴居东，作序时在道光戊子，《文稿》序在庚寅，可知其谪居沈阳盖已历十七年矣。查《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条下有云，"以失察故，革禄康裕瑞职，发往盛京居住。"然则其获谴乃因林清一案，文盖以穷而工，其诗文之奇气与居沈自当有关，惜未得其前集六种阅之，一证其异同如何耳。《文经》所收文不见佳，盖出前集中者，其不能赏识《续稿》之文，殆亦不足怪也。

（五月八日）

龚定盦《己亥杂诗》中有一首，题曰别镇国公容斋居士，注云："居士睿亲王子，名裕恩，好读内典，遍识额纳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满汉字，又核定全藏，凡经有新旧数译者皆访得之，或校归一是，或两存之，或三存之，自释典入震旦以来未曾有也。"案此与思元斋主人甚相似。定盦既与容斋交好，而盛伯熙又曾亲见思元之校本，则均当无误，唯二人名字同有一

裕字，不无可疑。不佞颇疑此本是一人之事，或盛氏所见即是裕恩物，因名近似讹，但是天下奇事往往有偶，故亦未敢随意决定也。（廿五日又记）

《曲成图谱》

偶从纸裹中找出俟堂抄本《曲成图谱》一册，题钱唐夏鸾翔造，无序跋，本文六十五叶半，首为图板，以后每半叶列二图式，共一百二十八种，图名两两相对，唯其中方背椅之对方无图，当系原缺也。此盖是《七巧图》之流亚，图板增至十三，凡大小三角四对，大小牙璋形二对，方一，排成各图，较七巧更复杂，而善用不等边形相，故仍具大方之气度。尝见童叶庚所著《益智图》全帙，图样繁富，新奇可喜，但总似乎太细巧些，图板十五块中所谓四象最能见巧，也最是缺点，故觉得反不能及《曲成》也。夏君列图题名又颇多诙谐之趣，如一幅出腰鼓式灯笼，柄上有钉，题曰《公务》，对叶则曰《私窠》，乃是一屋而斜开其门；又《同谐到老》为男女履各一，比《益智续图》之出同样的绣鞋两只，亦更为有意思矣。其模写品物，如虾米蛏干，猫笋蚕豆，皆颇有风趣，盖不独能具神味，古拙而不方板，惜因此亦令人难以划分排列耳。

七巧图简易，然其生命固自存在，重看儿时熟识的莲叶百合游鱼诸图，还觉得流连不忍弃，唯佳谱难得，听月山房《七

巧书谱》自序中所云一斋主人真本，凡有一式，必引古人诗句以合其意，读之令人歆羡，不知现今尚有此书存在否也。

（五月廿三日大风中记）

《复堂日记》卷七，光绪戊子年间记有夏凤翔鸾翔兄弟事，鸾翔字紫笙，通畴人术业，诗不多作，高华朗诣，步武唐贤，有《春晖草堂集》二卷，《复堂文续》卷一有序。紫笙之子即夏穗卿曾佑，民国初年曾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此图谱或系夏氏家藏，俟堂故得借抄一本，世间似尚无流传也。

（六月三日又记）

《沮江随笔》

《沮江随笔》二卷，朱锡绶著，前有咸丰八年盛徵琪序，盖朱氏为湖北远安县知县时记所见闻也，内容与文笔均佳，可为此类笔记中之佳作。卷下白菜一则中有云，“余《幽梦续影》有云，真嗜茶者神清，真嗜菜根者志远。粟影师赠句云，神清半为编茶录，志远真能咬菜根。”因从啸园丛书取《幽梦续影》查阅，此即是第一则，粟影所拟赠楹帖亦在，唯咬字作嗜。前有潘祖荫序云，吾师镇洋朱先生名锡绶，字撷筠，盛君大士高足弟子也，著作甚富，屡困名场，后作令湖北，不为上官所知，郁郁以没。先生诗集已刊，板毁于火，他著作亦不存，仅从亲知传写得此一编，元题曰《幽梦续影》。潘君之意对于此绮语小言似

颇不满，唯以不忍使其语言文字无一二存于世间，辄为镂板，以贻胜流，而未知其早有《随笔》之刻，亦大可惜，序作于光绪戊寅，《随笔》当刊于戊丰戊午，盖在二十四年前也。潘序称其字撷筠，《随笔》则署啸筠，盛序作小云，当不误，或初字撷筠后乃改作啸筠欤。盛徵琪为大士之子，《随笔》卷上《巨瓠》末有注云，盛稚兰表兄名徵琪，蕴素师之才子也，时同客楚北。然则大士又当是朱氏之舅父也。　　（三十年三月廿二日）

朱氏《疏兰仙馆诗集》四册，现有光绪三年丁丑重刊本，有潘祖荫同治十三年序，盖是为原刊本所作。《幽梦续影》潘序作于光绪四年，乃亦未知诗集重刊之事，可见当时消息殊不灵通也。编校时附记。

题影印《琵琶记》

今春间书客以影印巾箱本《琵琶记》见示，喜而留之，词曲均不懂，何能赏识此书，实只喜其以罗纹纸所印耳。卷首图二十幅，刻绘精密，此当是晚明手工，与本文之刊于明初者距离甚远，盖是藏者或影印者所并入，取合锦之意乎。平伯过访借去，云欲一校，未几以校记相示，乃知有如许好处，具如别纸。不佞翻看过罗纹纸，便已满足矣，若在平伯，可以有好些用处，乃即以进上。时在端午节之前，姑以此代替枇杷，而既不可以食，亦并不可以弹，殆真所谓秀才人情者欤。秋荔亭今不存矣，

平伯拍曲之兴致则尚如故，犹如不佞之涉猎杂书，得以永今日，此事思之殊可幸，亦复可慨也。（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尔雅义疏》杨氏刊本

《尔雅义疏》二十卷，旧有同治乙丑郝氏沛上重刊本，以前尚有学海堂及沔阳陆氏本皆不全，聊城杨氏足本为此本所从出，但不易得，故平常欲读《尔雅义疏》者止可得到郝氏本而已。近日有书估以杨氏刻本见示，较郝本贵至五六倍，终收得之。此书有咸丰丙辰胡珽跋，叙刻书始末，云全稿为高均儒所求得，今书面有题字一行云，己未孟冬在袁浦高伯平手赠，又卷首有印五，一云吴兴世家，一云曾植印信，盖沈寐叟旧藏，亦可珍也。咸丰丙辰至同治乙丑，前后才及十年，而书已至不易得，郝联薇跋云，亟觅原本，在济南晤阳湖汪叔明，欣然以所藏杨氏足本相授，始得付梓，可以见之。大抵道咸时江浙刻书，板悉毁于太平天国之乱，至今成为稀本，其价值往往数倍于康乾板书，杨氏板在苏城，自亦在庚辛浩劫中矣。寒斋此本，不但因为是寐叟手泽故可珍重，且以出于兵火之馀，此意亦甚可记念耳。（六月十一日记）

※

《文章缘起》

《文章缘起》一卷，陈懋仁注，方熊补注，列雅书院藏板，卷首有翰林院印，盖是四库底本。案《总目》卷一百九十五，《文章缘起》，两淮马裕家藏本，附存陈方两家注，与此正合。序下白文印曰丛书楼，少上朱文印曰结一庐藏书印，白文印曰醒梦轩，本传首行下钤一印朱文曰彦昇，墨笔小注云，道光壬寅秋得此铜印，附印于此，东卿记。此殆叶氏物耶？卷末有方熊后序，署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旧得方氏刻本《陶诗》，中缝下端刻侑静斋三字，与此相同，或谓是咸同时刻，郭绍虞君根据查世标题字，以为当在康熙中，唯不能确定其年岁，今有此后序，便有确证可凭矣。《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不列此本。可知其不常见也。

（七月八日）

《唐才子传》

《唐才子传》十卷，自昔以佚存丛书本为最佳，嘉庆中王氏三间草堂重刊本流传最广，近得巾箱本五册，题味古书屋藏板，道光十九年岁在己亥秋七月开雕，卷首录《四库提要》，后有附

识，所据亦为佚存原本，署龙溪孙云鸿。案近年影印巾箱《琵琶记》末有题字一行云，辛亥闰月十九日舟次观，云鸿。翁松禅附注云，此孙总戎题字也，总戎雅尚儒术，尝刊香光《笔势论》，今求之弗可得矣。由是可知即是一人，唯翁氏未题及所刻《唐才子传》，《书目答问补正》亦不载，岂不多见耶。补正中列董氏影印日本五山本，寒斋曾得有一册，唯所云光绪间清隐山房巾箱本，惜未能见，颇疑或即是孙氏原板，后为他人所得，因而改名者，但无所依据，甚愿得一见此种刻本，俾释其疑也。

（八月十日）

味古书屋又刻有《小石帆亭著录》六卷，时为道光二十年庚子，此外或尚有所刻书，惜未能见。编校时记。

《迷藏一哂》

《迷藏一哂》抄本两册，题签云祭酒公著，六世孙允灌谨藏，印白文一字曰灌，不知何姓也。序为西江月二首，末署癸丑立春，时在前岁季冬望后之二日也，春梦生题于与木石居。案康熙万年历，十一年壬子十二月十七日立春，与此所记正合，可知此是康熙十二年癸丑，文中弘字不避讳，盖亦是康熙时所抄。全书共谜诗一百首，最初二首为六言，馀皆七言绝句，每句隐花草名各一，全部凡四百种。下册有数首乃是所谓荤谜素猜者，颇多谐谑，此在市井本亦有之，唯祭酒公而为此，乃别有趣味，

想见老辈风趣，在康熙时盖尚有晚明的风气存也。

（八月六日）

《柳如是事辑》

《柳如是事辑》一卷，题雪苑怀圃居士录，题叶署光绪癸卯，盖是庚子后三年刻也。所搜辑遗事不少，可备观览，唯所录《春浮园集》中与钱牧斋书一则，此类其实尚多，不知何以不取。集中《读牧翁集》七则之五云，钱牧老语余言，每诗文成举以示柳夫人，当得意处，夫人辄凝睇注视，赏咏终日，此一则更是绝好资料，而亦遗之，岂不大可惜耶。（十一月二日）

偶阅《赖古堂尺牍新钞》，见采有萧伯玉与钱牧斋书一首，即是《事辑》所录者，乃知其只依据《新钞》转载，盖未见春浮园原书也。编校时记。

《竹人录》

《竹人录》二卷，嘉定金元钰著，嘉庆丁卯自序，距今不过百三十年。余所得一册已残缺，存上半及卷下十叶，唯所缺均是前人诗文，尚无大妨碍。卷上小传三十七篇，所记凡五十七

人，皆嘉定之以刻竹名者，亦是工艺史之好资料，而文复雅洁可喜，序言愿得窃附于《印人传》《陶说》诸书，与栎园诸书殆可以相比。金坚斋为钱竹汀弟子，在瞿木夫《古泉山馆诗集》中常有说及，嘉庆庚申有题扇诗，道光庚寅有挽诗，盖坚斋弟为木夫之妹婿，亦与有戚串关系也。民国甲寅乂州李放编刊《中国艺术家徵略》六卷，卷二竹类中转录金氏小传全部，而易其名曰《嘉定竹人传》，虽亦名实相符，唯随意改写书名，未免稍失谨慎耳。

（十二月十日）

《和陶诗》

《和陶诗》以东坡为最有名，曾得民国十一年张朗声等集资翻刻之本，清朗悦目。清代有舒白香姚春木孔宥涵诸人和诗，孔集近有嘉业堂刘氏刊本，原刻已不易得。徐兆丰《风月谈馀录》卷三云："《心向往斋和陶诗》二卷，曲阜孔宥涵先生继鑅所作，吴让之先生为手录付梓，可称双璧，余曾得初印本，乱后失之，今所传者皆翻刻本矣。"予于北京得一竹纸印本，卷端有白文小印曰汉军钟广，盖是杨子勤旧物，又从杭州得白纸本，皆是原刻，白纸本尤阔大，但别无印记。壬午冬日又得一册，白纸初印，卷首有朱文圆印曰蘗宦，白文长印曰消沉文字海，卷末朱文长圆小印曰子培阅。王氏序后空白有墨笔题记云："惜庵先生为下相名士，藏书甚富，予过宿迁拟访之，未果也。今

观是文，殊异流俗，以序宥函之诗，可谓双绝已。诗中投赠多予故人，宥函既逝，诸人亦多零落，五官与季重之书真不堪卒读也。咸丰庚申，丹徒庄棫书。"下有白文印曰蒿庵。又题一诗云：枨触山阳泗，风流事竟乖，安仁不可作，公绪又生埋，遗稿谁相颂，高文孰与侪，佳儿亦我友，拭泪望长淮。书刊于道光己酉，相去才十年也。予又曾见后印本，虽有破碎漫漶处，而细看乃出于同一板本，《风月谈馀录》所云翻刻本却未得见，不知是何时何人所刻也。（三十一年五月）

《谪麟堂遗集》

戴子高诗文集各二卷，最初所见为风雨楼活字本，心甚喜之，欲求原刻，得嘉业堂新印本，内有补刊六叶，而文集卷二漫漶处尚多有，甚以为恨。又买得旧本两种，价颇居奇，唯徐有壬周中孚诸传仍有残字，但无补刊叶而已。近日从小店买来一部，乃始完全无恙，大为喜慰，此集刻于光绪元年，至今不及七十年，佳本已难得如此，岂以板亦不良之故，故易于残缺耶。戴君治公羊学，推重阳明，诗文中又常有故国之思，亦是清末之一奇士，刘申叔邓秋枚诸人曾加以表章，近三十年来渐就沉晦，后生恐将不复能举其名字，此亦深可叹惜者也。

（六月十一日）

《恒言录》

昨日以六金买得《恒言录》二册，可得廉矣。此书原有一部，乃十年前从修绠堂得来，照例极贵，书上记有年月，但不书钱数耳。唯凡有可喜之书予见即复留之，有重出二三者，今买此书亦为是故，阅之却复有所得，盖虽同一板本而又有殊异也。旧本题阮长生序，今改作常生，本文中长生案云云亦悉剜改，唯卷末有三处仍作长生，又元字旧缺末笔，今亦补足，间有遗漏未补者散见各处。阮长生不知何时改名常生，乃一一剜改旧文，可谓不惮烦矣，至补足缺笔字，则又何耶。旧本只末叶题曰，后学甘泉阮鸿北渚仪徵阮亨梅叔校，今于目录后添刻一行云，仪徵阮亨仲嘉校，或者此本校改乃出仲嘉之手，以避家讳为无谓，为之改正，亦未可知。此等板本之变更其事甚微，却亦甚有意思，值得查考记录者也。（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记）

《列仙图赞》

中国画列仙者向来无甚好手，近世竞称任渭长之《酒牌》，但细看亦只是配景见长，若仙人本身但是其间一部分，且亦不

大见得若何仙气也。日前偶从书贾得日本释寂照所作《列仙图赞》三册，安永庚子刻，后归芸草堂印售，却颇别致。每册各四十图，图中大抵一人，略如绣像，只偶或有所执持跨坐而已，其最特别处则仙人容貌多奇古或枯槁衰老，如广成子老子黄石公诸人，酒牌亦有之，而二者极异。凡人固不得见真仙，但如以白云观老道之例推之，即或延年而未必能驻颜，则此所图写者或反近真，亦未可知耳。中国神仙家大约可以分作两派，其一禁欲的，辟谷导引以求不死，与印度外道仙人稍相近。其二服金石以至御女，可以说是纵欲的，秦皇汉帝以来信徒不少，观于举世艳称吕岩，可以知之，吕仙图像固俨然一多福多男子之员外相也。写枯槁的仙人，中国竟已无此观念，即萧山任君亦未著手，思之亦可惜事也。（六月十六日）

《樵隐集》

《樵隐集》五册，丹徒李遵义著，刻于民国癸亥，诗文杂著凡九种，殆因印书不多之故，市价奇昂，但一借阅，以个人偏好论之，则其中亦只《毛诗草名今释》，《鱼名今考》二种一册，差可取耳。《诗存》三卷中，山居杂事，岘南杂兴等绝句四十馀首，写农家风物，亦有佳句，作集序者称其书确为农家云云，诗中只此可为左证，其馀都浑不似矣。《诗存》中有《哀发吟》七解，词既荒恶，而宝爱辫发，有类失心，似竟不知辫之历史者，

可谓异事。大抵前清遗老唯知模拟明末隐君子而不能辨别情事之殊异，《西江诗话》载黎祖功诗，我颈不屈如老鹤，我发已剪如秃鹭，固堪称强项有骨气，今乃曰，虎豹犬羊一齐鞠，髡奴吾民何罪恶，此岂复成语耶。文人弄笔，纰缪时亦难免，唯赖有益友为校订厘正之，今观诸序亦多梦梦，则自无望矣。古人云，士先器识，正非迂谈，但翻阅别集，深觉此事大难，结果只能反求诸己，唯读者有器识，乃可杂览，虽不希望拣金，披沙之能则不可缺者也。

吴街南《读书论世》卷十二金代一则云，"建炎初金人禁民间汉服，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真定太守李邈被执三年，使髡发，大骂，挝击其口，犹吮血嘿之，遂遇害。前此北魏孝文用华服，契丹破晋，令华人法服，契丹人仍契丹服，自服通天冠绛纱袍，元入宋亦无改服之令，独金人不如式之令何严耶。"《读书论世》以是被禁毁，前后才二百年，街南之书几不可复见，后人乃盘辫而大言，亦宜也。（十月五日）

《憩亭杂俎》

庚辰旧除夕得常熟鸽峰草堂抄本《憩亭杂俎》二册，海宁许树棠著，凡文三十七篇，末附十二禽言，目录未列入。所收皆游戏文章，其位置在尤西堂缪莲仙之间，《海昌备志》曾著录。案海宁郭尧臣著《捧腹集诗钞》一卷，啸园葛氏刊巾箱本，为《闲

情小录》之一，蔡绍周著《怪吟杂录》二卷，今存勤艺堂邹氏钞本，自署武林，似此类著作多出杭州，如在江南则须推苏州也。据卷首孙清所录小传，憩亭嘉庆戊辰举人，己巳进士，壬申卒，年二十八，又夫妇生卒均同时日，亦奇事也。案《续夷坚志》卷一任氏翁媪一则云，定襄沙村樊帅所居，说里中任实洎其妻张氏七十三岁，同年月日时生，复同年月日时死，古今所无有。今得许氏夫妇，可谓无独有偶，然亦太是偶然矣。

（壬午立冬后二日）

《二十七松堂集》

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以前只有日本翻刻十六卷本，首有文久壬戌盐谷世弘序，即清同治元年，此板似至近时尚存，故书甚常见，每部十册售价才二金耳。今年偶从杭州得原刻本，凡九册，计文十八卷，诗六卷，似系康熙时刻而后印者，与日本刻本比较，卷首朱蕖序及自序均相同，独多乾隆三年高纲序，曾璟撰传注云载《通志》，盖是后来所加，文卷一至十六亦同，唯有两篇题目上剜去三字，日本刻本不缺，可知所据为早印本。至于此处朱吟石之名为何有违碍，则未之知也。卷十七为《四书私谈》十八则，《答客问》五则，《山居杂谈》六十五则，卷十八则为杂文，编列颇凌乱，诗集六卷而题作卷十七至二十二，原来与文集并算，及文集添刻两卷亦列为十七十八，故看去乃似重

出也。书系原装，每卷首叶有朱文直行印曰戴同寿藏，馀别无印记。　　（十一月十日）

《栖云阁诗》

《栖云阁诗》十六卷四册，旧布帙题签下注云，高南阜手跋，癸亥五月得于胶西故家。第一册书面上有题字四行馀，文曰，淄川宗家少司寇公念东先生刻集，其文孙绎常弟于壬戌三月廿五日邮寄至，越五日左手识存，翰。下有白文方印，似是西园图书四字，题字左下方有二印，文模胡不可辨。目录后有题字八行云，余向随先大人于淄川时，曾一遥瞻司寇公丰采于栖云阁，又十馀年再入淄川，逢其文孙绎常弟，留榻阁上，复数晨夕，今寄诗至而余老病竟无人理，追想陈迹，何胜惘然。壬戌二月重病左手记。案高南阜卒于乾隆八年癸亥，年六十一，此为其一年前，计距今正二百年矣。高君左手书画真迹未得一见，今于无意中乃得其手书十馀行，亦大可喜，至于高念东诗亦复别有佳趣，则是别一事，抑亦其次也。　　（十二月八日）

※

《清诗初集》

《清诗初集》十二卷，蒋玉渊选，康熙二十年辛酉自序，乾隆时列入禁书目。所选有方孝标诗三首，即卷七卷九及卷十二，五七律七绝各一，殆亦是违碍之一原因欤。李文石著《旧学庵笔记》中有《方楼冈诗》一则，录其手书仿唐人拟古乐府百首之三，云按楼冈集已奉旨销毁，其诗与书至不易得，三诗颇有唐贤气息，与褐夫古文可称二妙也。予不知诗，未审《清诗初集》所选者如何，但因此而方楼冈之诗共得有六篇，亦大是好事也。

（十二月十日）

《印人传》

周栎园《读画录》四卷，《印人传》三卷，赖古堂原刊本，于市上分两处得来，而大小如一，可以合装一函，亦可喜也。《读画录》无印记，《印人传》卷一有白文印曰，汉阳叶名澧润臣甫印。此书旧有风雨楼邓氏合刻本，白纸铅印，亦颇明净可读，今得原本，自更可珍重耳。栎园平常虽喜骂竟陵派，而究系明末人，流风馀韵固亦尚在，所著书如《闽小记》、《因树屋书影》各种，

均颇有风趣。此二录虽谈画与印，而不涉艰涩，多记性情事迹，盖实以传记为主而艺术为副也。《印人传》卷一书许有介自用印章后云，君大腹，无一茎鬚，望之类乳媪，面横而肥，不似文人，字画诗文恒多逸致，见其手笔者疑其貌若美好妇人，亦异事也。又云，繙阅诸章，如见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上时。此与印章或无甚关系，唯描写极妙，读之真觉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又书文国博印章后云，公左目虽具，而不能视，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此种写法亦非普通所有，却是关于文寿承的难得资料，甚可贵也。卷二书黄济叔印谱前，录其致济叔小札两通，唯阅《尺牍新钞》卷十二，此札具在，而署名周圻，字百安，抚州人，著有《尝实堂集》，则自别有其人，不知何以混合，岂栎园不欲自表暴，故借用其宗人之名耶，疑莫能明也。同日记。

陈授衣诗

潘清撰著《挹翠亭诗话》卷一云："《韩江雅集》，全谢山为序，田家杂兴题，"陈授衣云，儿童下学恼比邻，抛堵池塘日几巡，折得花枝当旗纛，又来呵殿学官人。闵廉风云，驴背田翁傍晚回，绕身儿女笑轰雷，城中完纳官租了，带得泥婴面具来。数诗描写难言之景，可谓体贴入微。"寒斋适有陈氏《孟晋斋诗集》，乃取出翻检两过，尽二十四卷中不见儿童下学之诗，殆未

编入集中也，但别又找到几首说及儿童生活，亦均可喜。卷十二苦雨云，水田高下没青秧，一月无多见太阳，儿女不知调燮事，绿窗苦怨扫晴娘。又清明二首之一云，燕子低飞掠草烟，城隅绿浪系红船，溪童三五趁朝雨，偷折柳枝来卖钱。卷二十上巳偶书云，清明杨柳重三荠，采折儿童竞卖钱，可惜一离烟渚畔，竟随葱蒜市门前。此种景象其实并不怎么难写，只是平常诗人看不上眼，不肯收拾来作诗料，故极少见耳。诸诗中仍以下学一绝为最有意思，因其主意即咏儿嬉，与他诗之偶用作材料者不同。《宾退录》中载路德延孩儿诗五十韵，亦是难得之作，唯每句只咏一事，有如百宝衣，少有贯串耳。

《南堂诗抄》

偶然得到两本清初的诗集。我说偶然，因为诗我是不大懂的，平常诗集除了搜集同乡著作之外就不买，所以这两本的确可以说是偶然得来的，虽然亦自各有其因缘。其一是吴景旭的《南山堂自订诗》四卷。吴景旭字旦生，著有《历代诗话》八十卷，刻入嘉业堂的《吴兴先哲遗书》中，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这回看见他的诗也想拿来一读。书无序跋，目录也撕去了一半，疑心他不全，查《诗话》刘承幹跋只云“有《南山自订诗》”，也不说卷数。到后来拆开重订，乃见后书面的里边有字两行，左云：

“南山堂自订诗，下册七卷至十卷佚阙。”右云：

"旦生公遗著，裔孙永敬识。"盖估人作弊，将书面反摺改装，假充完全，却不知即使是残本不佞也会要也。但此册实止四卷，或者下册当是五至十，亦未可知。集中所收诗自顺治己丑至康熙甲辰，凡十六年，卷四有《五十二偶作》，时为壬寅，案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刘跛亦称其为明诸生，其诗却极少遗老气，辛丑有《喜光儿得赐探花》一诗可知，唯时有放恣或平易处亦觉得可喜。卷一《霈泥行》上半云：

"一溪小雨直如髮，尖头牒子长竿揭，凭将两腕翕复张，形模蛤蚧相箝镊。载归取次壅桑间，平铺滑汰孩子跌。"卷三有诗题云：

"己亥闻警，雉侯下令荷戈戍城上，家贫无兵械，因销一斲花小锄为刃，作长句伤之。"诗并不佳，故不录，但只此一题也就够有意思了。

其二是方贞观的《南堂诗钞》六卷。这诗集是全的，前有李可淳序，又乾隆戊午汪廷璋序，盖即是刻书的那一年。方贞观是方苞的从弟，方苞的诗极恶劣，谢枚如在《赌棋山庄笔记》中曾大加以贬斥，贞观所作却大不相同，如李序所说，宛转沉痛，言短意长，及后更益造平淡近自然。各卷卷首皆题《方贞观诗集》，唯卷三则曰《方贞观卷施集》，有小引云：

"癸巳之岁，建亥之月，奉诏隶归旗籍。官牒夕至，行人朝发，仓卒北向，吏役驱逐，转徙流离，别入版籍。瞻望乡国，莫知所处，先陇弃遗，亲知永隔，行动羁絷，存没异乡。呜呼哀哉，岂复有言。而景物关会，时序往复，每不能自已，始乎去国，迄于京华，其呜咽不成声者去之，存若干首，命曰《卷

蒐集》，庾信所谓其心实伤者也。后之君子尚其读而悲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望，贞观记。”案《方望溪集》后附苏惇元编年谱，在雍正元年癸卯条下有记事云：

“先是《滇游纪闻》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隶汉军，至是肆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自癸巳至癸卯，贞观盖隶旗籍者满十年，《卷葹集》一卷即此十年中所作，所云宛转沉痛的诗多在此中，殆哀而至于伤矣。这是我们说他哀伤，若是从上头说来何尝不是怨怼，那么就情罪甚重了。如卷三第一首《别故山》有云：

“衰门自多故，怀璧究何人。”《出宗阳》云：

“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泊牛渚》云：

“生男愿有室，生女愿有家。缅彼尧舜心，岂曰此念奢，我亦忝蒸黎，何至成浮槎。”《欲暮》云：

“岂有声名如郭解，自知肥白愧张苍。”《望见京城》云：

“独有覆盆盆下客，无缘举目见青天。”《寄家书》云：

“馀生不作大刀梦，到死难明破镜由。”但是最重要的还应该举出那第三首《登舟感怀》来，其词云：

“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影多含沙，未闻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吾宗秉道十七世，雕虫奚足矜搜爬，岂知道旁自得罪，城门殃火来无涯。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岂辨根与芽。举族驱作北飞鸟，弃捐陇墓如浮苴，日暮登舟别亲故，长风飒飒吹芦花。语音渐异故乡远，回头止见江天霞，呜呼赋命合漂泊，磐砧变化成虚槎。杀身只在南山豆，伏机顷刻铛坑瓜，古今祸福非意料，文网何须说永嘉。君不见，乌衣巷里屠沽宅，

原是当时王谢家。”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秋笳集》下批语有云：

“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今贞观诗怨甚矣，不但坚称冤枉，以杨恽自拟，还拿了秦始皇坑儒来比，岂不是肆口诽谤乎。我取出《禁书总目》来一查，“我找着了！”《南堂诗钞》的的确确收在里边。我很高兴我的眼力不差，假如去做一名检查官大可胜任愉快也。

卷六有一篇诗题云：“乾隆戊午冬中三日，余马齿六十矣”，可以知道方贞观是生于康熙十八年己未，三十五岁隶旗籍，四十五岁放免，五十八岁被徵博学鸿词，谢老病不赴。关于这件事有一首妙诗，题云：

“部牒复至，备见敦迫，终不能赴，再寄孙公。

“纁币与安车，吾闻其语矣，书传半真伪，窃恐未必尔。今者符檄来，汹汹吏如鬼，幸不见执缚，几为敦迫死。家无应门童，我病杖乃起，老妇惊逾垣，问祸来所以。敢希稽古荣，奚至捕盗比，寄言谢故人，铭心佩知己。世不乏应刘，樗栎何足齿，偃蹇负弓旌，免蹈虚声耻。”这里有意思的事，第一是博学鸿词敦迫的情形，大有锁拿沈石田的样子，其次是方君仍旧的那样大不敬，他描写吏如鬼之汹汹，还说窃恐未必尔的古代安车之类，真可以说幽默得很。卷一《乡大水》一篇末云：

“官家积谷如山丘，立法本为苍生谋。便宜行事汲都尉，流亡愧俸韦苏州，古来书传半真伪，两人未识诚有否。杀人不问梃刃政，屠伯何须在录囚。”这书传半真伪的话，可见早见用

了，虽然是苏东坡恐本无扬雄的故典之转化，却用得很有力量。同一篇中又有云：

“小民赋命本饿殍，熟亦不活奚灾伤。”这也比孟子的乐岁终身苦的话更说得辛辣，其区别盖因一是正言而一是逆说，此正是幽默之力也。方君少年时盖颇有许行之徒的倾向，其《耕织词》云：

“贫女不上机，宫中皆草衣。农夫不耕田，侯王都饿死。鸡鸣向田间，采桑朝露新。望望红日高，照见晏眠人。”

又《题古战场图》云：

“岂不畏锋镝，将军骄欲行。威尊身命贱，法重死生轻。力尽□偏狡，天寒虏益横。谁非人子骨，千载暴边城。”第五句第三字原缺，或者是胡字吧？即此诸诗可以见作者思想之一斑。在清朝桐城派虽有名，不佞以为方氏之荣誉当不在苞而在贞观耳。

诗我都不大懂，上边所谈只是就诗中所有的意思，随意臧否，也不敢自以为是，并不真是谈诗。或恐有朋友疑心我谈诗破例，顺便声明一句。（廿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北平苦住庵记）

【补记】

《南山堂自订诗》十卷，嘉业堂有新刻本，末有癸亥刘承幹跋，中有云：自卷一至卷五为其裔孙渔川观察所藏弆，以畀余，惜已佚半，嗣留心访求，竟获卷六至卷十，遂为完璧。渔川即吴永，然则我所得残书即是其底本，但不知何以又流落在旧书摊头耳。近年又得全书一部，卷首有朱文长方印曰，闽戴成芬芷农图籍，内容与刘刻本悉相同，

唯原本有目录三十一页，而刘刻略去，改为总目一页，未免少欠忠实。　　（民国癸未冬日编校时记）

《东莱左氏博议》

近来买到一部书，并不是什么珍本，也不是小品文集，乃是很普通很正经，在我看来是极有意义的书。这只是四册《东莱左氏博议》，却是道光己亥春钱唐瞿氏清吟阁重雕足本，向来坊刻只十二卷八十六篇，这里有百六十篇，凡二十五卷。《东莱博议》在宋时为经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广，我们小时候也还读过，作为做论的课本，今日重见，如与旧友相晤，亦是一种喜悦，何况足本更觉得有意思，但是所谓有意义则别有在也。

《东莱左氏博议》虽然《四库书目》列在经部春秋类二，其实与经学不相干，正如东莱自序所说，乃是诸生课试之作也。瞿世英道光戊戌年跋文云：

"古之世无所谓时文者。自隋始以文辞试士，唐以诗赋，宋以论策，时文之号于是起，而古者立言必务道其所心得，即言有醇有驳，无不本于其中心之诚然，而不肯苟以衒世夸之意，亦于是尽亡矣。盖所谓时文者，至宋南渡后创制之经义，其法视诗赋论策为胜，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经义者，非诚欲说经，亦姑妄为说焉，以取所求耳。故其为文，不必果得于经所以云之意，而又不肯自认以为不知，必率其私臆，凿空附会，

粉饰非者以为是，周内是者以为非，有司者亦不諰其所知之在于此，而始命以在彼之所不知，于是微言奥旨不能宿通素悉于经之内，而枝辞赘喻则可暂假猝辨于经之外，徒恃所操之机熟，所积之理多，随所命而强赴之，亦莫不斐然可观，以取盈篇幅，以侥倖得当于有司之目。噫，不求得于心则立言之意亡，不求通于经则说经之名戾，时文之蔽类然已。《东莱左氏博议》虽作于其平居暇日，苟以徇诸生之请，然既以资课试为心，故亦不免乎此蔽，其所是非大抵出于方执笔时偶然之见，非必确有所低昂轩輊于其间，及其含意联词，不得不比合义类，引众理以壮其文，而学者遂见以谓定论而不可夺，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为是，易其所是以为非，亦必有众理从而附会之，而浅见者亦将骇诧之以为定论矣。"关于经义的变迁，吾乡茹敦和著《周易小义》序中说的很简明，今抄引于下：

"经义者本古科举之文，其来旧矣。至宋王安石作《三经新义》，用以取士，命其子雱及吕惠卿等著为式颁之，此一变也。元延祐中定科举式，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书，以《易》、《诗》、《书》、《礼记》、《春秋》经文为五经，别之为书义、经义，又于破题、承题之外增官题、原题，大讲、大结等名，此再变也。明成化中又尽易散体为排偶，束之为八比，此三变也。至嘉隆以后于所谓八比之中稍恢大焉，渐至排中有排，偶中有偶，乃于古今文体中自成一体，然义之名卒不改。"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两件事实。其一是八股文原是说经的经义，只是形式上化散为排，配作四对而已。其二是《东莱博议》原是《春秋》类的经义，不过因为《春秋》是记载史事的书，所以《博

议》成为一种应试体的史论。这两件事看似平常，其实却很重大，即是上边所说的有意义。

论我们平常骂八股文，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之概，实在这是有点儿冤枉的，至少也总是稍欠公平吧。八股文诚然是不行，如徐大椿的《时文叹》所说：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又如我的《论八股》文中讲到中国的奴隶性的地方有云：

"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钝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不过我们要知道八股乃是应试的经义而用排偶的，因为应试所以遵守功令说应有尽有的话，是经义所以优孟衣冠似的代圣人立言，又因为用排偶所以填谱按拍那样的做，却也正以此不大容易做得好，至今体魄一死，唯馀精魂，虽然还在出现作祟，而躯壳败坏之后已返生无术矣。《博议》一类论事的文章在经义渐渐排偶化的时候分了出来，自成一种东西，与经义以外的史论相混，他的寿命比八股更长，其毒害亦更甚，有许多我们骂八股文的话实在都应该算在他的账上才对。平常考试总是重在所谓书义，狭义的经义既比较不重要，而且试文排偶化了，规矩益加繁琐，就是做春秋题也只有一定的说法，不能随意议论，便索性在这边停止活动，再向别方向去发展，于是归入史论一路去，因为

不负责任的发议论是文人所喜欢的事，而宋人似乎也特别有这嗜好。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失，古人自有成论，假令有所不合，阙之可也。古人远矣，目前之事犹有不审，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悬言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审细止，如苏子由论蜀先主云，据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将也。考昭烈生平未尝用孔明为将，不据蜀便无地可措足，此论直是不读《三国志》。宋人议论多如此，不可学他。”又卷八《遗言》有云：

“宋人说话只要说得爽快，都不料前后。”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六《宋文鉴之十》云：

“宋儒论古人多好为迂刻之言，如苏辙之论光武昭烈，曾巩之论汉文，秦观之论石庆，张耒之论邴吉，多非平情。孔子曰，尔责于人终无已时。大抵皆坐此病。”又蒋超伯《南漘楛语》卷四云：

“痰字从无入诗文者，朱直《史论初集》诋胡致堂云：双目如瞽，满腹皆痰。鄙俚极矣，不可为训。”蒋氏原意在于论痰字，又朱有的议论或者也未必高明，反正这种东西是没法作得好的，但总之批评胡致堂的话是很对，而且也可以移作许多史论的评语。史论本来容易为迂刻之言，再加上应试经义的参加，更弄得要不得了，我说比八股文还有害的就是这个物事。盖最初不过是双目如瞽，满腹皆痰，实为天分所限，随口乱说，还是情有可原，应试体的史论乃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毫无诚意，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博得名利而已。此种伎俩在矍君的跋文中说得非常透彻，无以复加，我们可以不必再来辞

费，现在只想结束一句道：八股文死矣，与八股文同出于经义的史论则尚活着，此即清末的策论，民国以来的各程文字是也。去年我写过一篇小文，说明洋八股即是策论，曾经有这几句话：

“同是功令文章，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其一重在模拟服从，其一则重在胡说乱道也。专做八股文的结果只学会按谱填词，应拍起舞，里边全没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说乱道者仍靠兼做策论之力也。”这个意思我觉得是对的，关于八股文的话与徐灵胎相合，关于策论则与冯钝吟等人相合，古人所说正可与我互作注脚也。

小时候在家读坊刻《东莱博议》，忽忽三十馀年，及今重阅已不记那几篇读过与否，唯第一篇论郑庄公共叔段，《左传》本文原在卷首，又因金圣叹批点过，特别记得清楚，博议文亦尚多记得。如起首一节云：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且为钩饵以诱鱼者钓也，为陷穽以诱兽者猎也，不责钓者而责鱼之吞饵，不责猎者而责兽之投穽，天下宁有是耶？”又结末云：

“本欲陷人而卒自陷，是钓者之自吞钩饵，猎者之自投陷穽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讵至非乎。故吾始以庄公天下之至险，终以庄公为天下之至拙。”读下去都很面善，因为这篇差不多是代表作，大家无有不读的，而且念起来不但声调颇好，也有气势，意思深刻，文字流畅，的确是很漂亮的论，有志写汉高祖或其他的论文的人那能不奉为圭臬呢？但细看一下，也不必用什么

新的眼光，便觉得这确是小试利器，甜熟、浅薄、伶俐、苛刻，好坏都就在这里，当作文章看却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秀才胚子，他的本领只有去做颂圣诗文或写状子而已。只可惜潜势力太大，至今还有多数的人逃不出他的支配，不论写古文白话都是如此，只要稍为留心，便可随时随地看出新策论来。在这时候如要参考资料以备印证，《东莱博议》自然是最好的，其次才是《古文观止》。试帖诗与八股文不会复活的了，这很可以乐观，策论或史论就实在没有办法，土八股之后有洋八股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八股出来，我相信一定都是这东西的变种，盖其本根深矣。我写这篇小文，并不是想对于世道人心有什么裨益，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大，如孟德斯鸠所说，实在我是一点没有办法。傅青主《书成弘文后》云：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派，真恶心杀，真恶心杀。"我也只是说恶心而已。

（二十六年六月七日，于北平苦住庵）

贺贻孙论《诗》

谢枚如著《课馀偶录》卷一有一则云：

"永新贺子翼贻孙先生著述颇富，予客江右尝借读其全书，抄存其《激书》十数篇收之箧衍。其《水田居文集》凡五卷，议论

笔力不亚魏叔子，且时世相及，而名不甚显，集亦不甚行，殆为易堂诸子所掩耳，要为桑海中一作手，非王于一陈士业辈所能比肩也。有云：遵养时晦，藏用于正人无用之时，著书立说，多事于帖括无事之日。（《答李谦庵书》）贫能炼骨，骨坚则境不摇，彼无骨者必不能不逢迎纷纭，无怪其居心不静也。无骨之人，富贵尤能乱志，贫贱更难自持。（《复周畴五书》）有意为闲，其人必忙，有意为韵，其人必村，此不待较量而知也。（《书补松诗后》）安贫嗜古之意溢于言下，可以觇其所养矣。"《四库全书总目》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著录《文集》五卷，评云：

"所作皆跌宕自喜，其与艾千子书云，文章贵有妙悟，而能悟者必于古人文集之外别有自得，虽针砭东乡之言，而贻孙所以自命者亦大略可见，特一气挥写过于雄快，亦不免于太尽之患也。"又一二五杂家类存目二著录《激书》，无卷数，评云：

"所述皆愤世嫉俗之谈，多证以近事，或举古事，易其姓名，借以立议，若《太平广记》贵公子炼炭之类，或因古语而推阐之，如苏轼书曹孟德之类。其文称心而谈，有纵横曼衍之意，而句或伤于冗赘，字或伤于纤丽，盖学庄子而不成者，其大旨则黄老家言也。"《四库提要》对于非正宗的思想文章向来是很嫉视的，这里所说还算有点好意。平景孙著《国朝文棷》题辞卷一中也有一则是讲《水田居文集》的，并说及《激书》文云：

"子翼少工时文，与茂先巨源石庄诸公齐名，举崇祯丙子副贡生，入国朝隐居不出，顺治丁酉巡按笪江上欲以布衣荐，遂改僧服。据叶擎霄《激书序》，似卒於康熙丙子，年九十一矣。文笔奔放，近苏文忠，集中史论最多，他文意制峭诡，有似柳

州可之复愚者。《激书》二卷，包慎伯最爱之，谓近韩非吕览，而世少知者。盖嘉庆中骈体盛而散文衰，桐城派尤易袭取，慎伯与完庵厚堂默深子潇诸子出以丙部，起文集之衰，故有取于是。其风实自阳湖恽李二氏昉，于是古文复盛，至于今不衰。"看了这些批评，我就想找《水田居集》来一读，可是诗文集未能买到，只搜得其他五种，即《激书》二卷，《易解》七卷，《诗解》六卷，《骚笺》一卷，《诗笺》一卷。《易经》我所不懂，《诗经》颇有说得好的地方。《四库书目》十七诗类存目一著录《诗解》，评有云：

"每篇先列小序，次释名物，次发挥诗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钟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其实据我看来这正是贺君的好处，能够把《诗经》当作文艺看，开后世读《诗》的正当门径。此风盖始于钟伯敬，历戴仲甫万茂先贺子翼，清朝有姚首源牛空山郝兰皋以及陈舜百。此派虽被视为旁门外道，究竟还不落莫。《四库书目》中评万氏《诗经偶笺》云：

"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云云。盖钟惺谭元春诗派盛于明末，流弊所及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我想这正该反过来说。《诗归》即使在别方面多缺点，其以诗法读经这一点总是不错的，而且有益于学者亦正以此，所可惜者现今绍述无人，

新文艺讲了二十年，还没有一部用新眼光解说的《诗经》，此真公安竟陵派不如矣。我们不必一定去爱古人，但有时难免有薄今人之意耳。

贺君说《诗》仍从序说，虽然只取古序发端一语，以为此外皆汉儒续增不尽足据，其解释诗旨难得有新意思也是当然的，唯关于诗词颇多妙语，如《卫风》"氓之蚩蚩"一诗，仍遵序云刺时也，解有云：

"此篇与《谷风》篇才情悉敌，但《谷风》词正，此诗词曲，《谷风》怨而婉，此诗恶而婉，其旨微异耳。且其列叙事情，如首章幽约，次章私奔，三章自叹，四章被斥，五章反目，六章悲往，明是一本分齣传奇，曲白关目悉备，如此丑事却费风人竭力描写，色色逼真，所谓化工，非画工也。今或从注说，谓必淫妇人自作乃能委悉如此，不知今古弃妇吟经曹子建辈锦心绣肠从旁揣摩，比妇人声口尤为酸楚，况抱布贸丝车来贿迁，分明是出像会真记，岂有妇人自供之理。"

"钟伯敬曰，子无良媒，谑之也，奔岂有媒乎。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亦谑之也，盖贸丝春时事也，此时已许之矣，故又谑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词不甚相达，但口齿蕴藉，后人不解，遂认真耳。"这里所说道理似均极平常，却说得多么好，显得气象平易阔宽，我们如不想听深奥的文艺批评，只要找个有经验人略给指点，待我自己去领解，则此类的说当最为有益了。《诗筏》一卷凡二百则，亦即以此气象来谈古诗，自《十九首》以至明末。其自序云：

"二十年前与友人论诗，退而书之，以为如涉之用筏也，故

名曰《诗筏》，今取视之，几不知为谁人之语，盖予既已舍之矣。予既舍之，而欲人之用之，可乎？虽然，予固望人之舍也，苟能舍之，斯能用之矣。深则厉，浅则揭，奚以筏为？河桥之鹊，渡则去焉，葛陂之龙，济则掷之，又奚以筏为？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所极，送君者自涯而返，君自此远矣。是为用筏耶，为舍筏耶，为不用之用不舍之舍耶。夫苟如是而后吾书可传也，亦可烧也。"卷中佳篇甚多，意见通达，倾向公安竟陵而能不偏执，极为难得。略举其数则如云：

"不为应酬而作则神清，不为谄黩而作则品贵，不为迫胁而作则气沉。"此虽似老生常谈，古今文人却没有几个人担当得起，上二是富贵不能淫，还有许多人做得到，下一是威武不能屈，便不大容易，况威武并不限于王难耶。又云：

"公宴诗在酒肉场中露出酸馅本色，寒士得贵游残杯冷炙，感恩至此，殊为可笑，而满篇搬数他人富贵，尤见俗态。惟曹子建自露家风，而应玚《侍建章集》诗末语不忘儆戒，颇为得体耳。大抵建安诸子稍有才调全无骨力，岂文举正平见杀后，文人垂首丧气，遂软媚取容至此，伤哉。"

"《巷伯》之卒章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节南山》之卒章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訩。是刺人者不讳其名也。《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诵，穆为清风。《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是美人者不讳其名也。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毁不避怒，誉不求喜，今则为匿名谣帖，连名德政碑矣。偶触偏心则丑语丛生，唯恐其知，忽焉摇尾则谀词泉涌，唯恐其不知也。至于赠答应酬，无非溢词，庆问通赞，皆陈颂语，人心如此，

安得有诗乎。”此后举储光羲《张谷田舍诗》杜子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二篇为例，以为唐人为之尚能自占地步，若在今人不知如何丑态矣，文繁不能备引。又有云：

“凡诗可盗者，非盗者之罪而诲盗者之罪。若彭泽诗诸葛出师文，宁可盗乎？李杜韩欧集中亦难作贼，间有盗者，雅俗杂出，如茅屋补以铜雀瓦，破衲缀以葡萄锦，赃物现露，易于捉败。先明七才子诸集，递相剽劫，乃盗窝耳。”

“徐文长七言古有李贺遗风，七言律虽近晚唐，然其佳者升少陵子瞻之堂，往往自露本色，唯五言律昧短，而五言古欠蕴藉。集中诙语俊语，学之每能误人，此其所病，然嘉隆间诗人毕竟推为独步。近日持论者贬剥文长几无馀地，盖薄其为诸生耳。谚云，进士好吟诗，信哉。”

“少陵不喜渊明诗，永叔不喜少陵诗，虽非定评，亦足见古人心眼各异，虽前辈大家不能强其所不好，贬己徇人，不顾所安，古人不为也。”

“近日吴中山歌挂枝儿语近风谣，无理有情，为近日真诗一线所存。如汉古诗云：客从北来，欲到到交趾，远行无他货，惟有凤凰子。句似迂鄙，想极荒唐，而一种真朴之气，有张蔡诸人所不能道者。晋宋间子夜曲及清商曲亦尔，安知歌谣中遂无佳诗乎。每欲取吴讴入情者汇为风雅别调，想知诗者不为河汉也。”

这几节我觉得都很好，有他自己的见识与性情，虽本是诗话而实是随笔，并不讲某侍御某大令的履历，选录几首样本的诗，却只是就古今现成的资料来发展他的感想，这里自然以关

于诗的为限，实在可以看出他对于生活的许多意思，这我以为是最有趣味的事。大约因为他是接近公安竟陵派的缘故吧，他关于山歌也有高明的意见，大有编选吴歌集之意，只可惜没有实行，这个光荣却给龙子犹得了去了。这一点长处大约比较的顶容易为看官所承认，其馀的难免心眼有异，恐怕会被人看作偏激，不合潮流亦未可知，不过在我个人总以为然，觉得《诗筏》这一卷书是很值得破费工夫去一读的。《骚筏》我也喜欢，现在却不想谈，因为楚辞我实在有点生疏，将来还得好好的读了再来看这部书，那时才会得有话可说。

《激书》我读过几篇，这是该属于丙部而且又是杂学类的，长篇大论这一路文章我不大喜欢，总觉得难免文胜于物，弄得不好近于八大家，好也可以近庄子吧，可是谁都没有这把握。《激书》里有些意思与部分的文章却也有好的，如《四库提要》所说的证以近事，或举古事，易其姓名这一类，看了很好玩。《酌取篇》中维扬巨贾公子炊饭必用炼炭，本《太平广记》已见《提要》，又《疑阳篇》叙贵州少年入鬼国，被鬼巫用"送夜头"法送之登舟，原注亦云见《广记》中。《求己篇》述其友龙仲房访求王雪湖《梅谱》，乃得画眉之李四娘与话媒之官媒李娘，盖用近事而文甚诙谐。又《失我篇》引二事，其出典当在《笑府》中欤：

"献贼掠禾阳时，禾阳之张翁假僧衲笠与之同匿。须臾贼至，踉跄相失，疾呼僧不应，翁哭以为僧遇贼死矣。忽自视其衲笠皆僧物也，复大哭曰，僧则在是矣，我安在哉？楚湘有竖善睡，其母命之登棚守瓜。盗夜尽窃其瓜，竖睡正酣，盗戏为竖剃发舁入僧寺。凌晨母见瓜竖皆失，踪迹至寺，竖尚鼾呼如雷，母

怒痛挞之至醒，忽自寻其首无发，诉曰，失瓜者乃寺内沙弥，非我也。”这种作法，说得古可以上接孟子舆的《月攘一鸡》，说得今也就是张宗子的《夜航船》里和尚伸伸脚之类，要恭维或骂倒任凭自由，都有充足的口实可找，不佞别无所容心，但自己则颇喜此体，惜终是写得不能好耳。讲到意思，也有觉得可取的，如《汰甚》一篇，梅道人评云：

“天崇间举朝惯使满帆风，只图一时之快，遂受无穷之伤，贺子尝抱漆室之忧，故其文痛快如此，今读之犹追想其拊膺提笔时也。”文中主意不过是不为已甚，其言曰：善治天下者无取乎有快心之事也，快心之事生而伤心之事起矣。此意亦自平常，但绝不易实行，况在天崇间乎，言者之心甚深又甚苦，然而毫无用处，则又是必然也。二十世纪的人听到天崇间事不禁瞿然，不知为何。陈言更复何用，徒乱人意，故可不必再引，不佞今日所谈似可始终以诗为限，故遂题曰贺贻孙论诗云。

（廿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北平记）

【附记】

见书目有《吴兴丛书》本《诗筏》一册，吴大受著，以为偶同书名耳。今日有书贾携来，便一翻阅，则内容全同，不禁哑然。查卷末附传，大受为吴景旭曾孙，卒于乾隆十八年，年六十九，计当生于康熙二十四年。《诗筏》中云：

“余于兵燹后借得唐人残编一帙，其中可笑诗甚多，”当然系指甲申后事，非吴氏所及见。又末一则云：

“以此二诗糊名邮送万茂先，定其甲乙。”案万茂先著《诗经偶笺》在崇祯癸酉，尚在吴氏诞生前五十二年，二人

恐无相见的可能。况贺氏《诗筏》固自存在，不知何以错误。刘刊本卷首题吴大受删订，或者原来只是抄录贺书（却亦并未有删订，但缺一小引耳），后人不察以为即其所著，也未可料。名字虽然错乱，但《诗筏》有了新刻本，于读者不无便利，只须知道这是水田居而非南山堂就好了。

（七月十六日记于北平之苦住庵）

《水田居存诗》

贺贻孙《水田居存诗》三卷，凡诗七百首，词四十四首，其友人李陈玉所选，有序，即梅道人也，卷首题同治庚午年新镌，似以前并未有刊本。卷二七律二首，题曰《戊戌僧装诗》，注云，"有序未录"。平景孙《国朝文概》题辞卷一《水田居文集》项下云：

"顺治丁酉巡按筦江上欲以布衣荐，遂改僧服。"诗序即说此事，惜不传。《僧装诗》第一首中一联云：

"问腊应高灵隐坐，谈诗又喜浙江潮。"用骆宾王事。第二首中云：

"佛汗几回增涕泣，经声一半是离骚。"洛阳平等寺佛汗雨兆尔朱之祸，盖不仅寻常离乱之感。这里令人想起同时的陈章侯来，《宝纶堂集》中有五古一首，题曰：

"丙戌夏悔逃命山谷多猿鸟处，便剃发披缁，岂能为僧，借

僧活命而已。闻我予安道兄能为僧于秀峰猿鸟路穷处，寻之不可得，丁亥见于商道安珠园，书以识怀。"情事相似，唯早十二年而已。毛西河有《报周栎园书》，述章侯遗事，有云：

"又一诗期以某时过敝里，而以年暮故畏死先期来，其中云，老迟五十二年人。老迟者以甲申后更其名悔迟，故称老迟，非老莲之误也。"沈西雍《匏庐诗话》卷中乃有一则云：

"唐刘驾《弃妇词》云：昨日惜红颜，今日畏老迟，老迟云者，谓垂老而迟暮也，陈章侯自号老迟，当取诸此。"此说未妥，悔迟乃明遗民的口气，与迟暮意不同，盖陈章侯贺子翼方密之屈翁山等人的出家都是同一的意思，章侯序中所谓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也。

《水田居诗》卷二又有七律十二首存八，题曰《戏和梅道人歌馆惜艳诗》，有序云：

"艳思已枯，绮语长断，然陶赋闲情，何损白璧，宋说好色，乃见微词。金陵婉娘歌馆翘盼，以身奉人，道人惜之，偶尔赋赠，寄托规讽，别有指陈，索余次韵，遂尔效颦。言外索之，方知道人与余所咏者实非妇人也。"题序殊佳，唯不知此辈为何如人，岂亦牧斋梅村之流亚欤。诗亦有妙句，如云：

"每恨情多到妾少，翻因夜短梦君长。"

"偷筹有意嗔宜怒，掩袖无声笑近俳。"

"单思一枕游仙梦，许嫁千番捣鬼词。"

原注云：捣鬼谓诳词，单思谓痴想，皆娼家方语。案《开卷一笑》卷二有《金陵六院市语》一篇，此注可为补遗也。诸诗妙在只是歌馆惜艳，仿佛所咏者实只是妇人，别有讽刺的地方不大

明瞭，我想这或者正是诗人用意处，盖惜妇人入歌馆原来已是贼出关门，若在其前还有点希望，以后就只好描写以身奉人的境况，说以寄规讽可，说以寄惆怅更可也。对于非妇人的委身歌馆也只同样的措词，不更作严刻的谴责，岂必由于诗人之温柔敦厚，殆亦以此为最好的作法耳。

卷三中有《村谣》，三十二首存二十八，写民间疾苦，别出一种手法。有序云：

"赤魃方殷，白额尤横，僻邑小民，何辜于天。不可咏也，伊可怀也。"陈章侯有《避乱》诗一百五十三首，其《作饭行》自叙有云：

"山中日波波三顿，鬻图画之指腕为痛焉，儿子犹悲思一顿饭，悲声时出户庭，予闻之悽然若为不闻也者。商绸思闻之以米见饷，此毋望之福也，犹不与儿子共享毋望之福哉，乃作一顿饭，儿子便欢喜踊跃，歌声亦时出户庭。今小民苦官兵淫杀有日矣，犹不感半古之事功否，感赋。"诗末有二联云：

"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避敌甚馁虎，篦民若养狸。"其词可谓严厉矣，所指却是明之义师，而出诸遗民之口，其事大可哀，若《村谣》中乃是记清之文武官吏虐民的事，情形不同，口气亦遂有异。今抄录数首于下：

其八　保甲输钱役未宁，社仓旧籍索逃丁，奸胥倚仗先贤法，枉被穷檐骂考亭。

其九　襁负相牵避远村，饥烟冉冉出柴门，桃源复苦桑麻税，何处仙家不断魂。

其十　邻翁窜去又三年，空室长扃鸟乱喧，废圃无人邀我

醉，桃花独自饱春烟。

其十二　紫奈青梨税入城，名园斫遍为朱樱。官府不容栽果树，儿童何处打流莺。

其十四　官司虽苛怨无言，但怨先人旧业存，羡杀东家家破后，催租夜半不惊魂。

其十七　令箭频来小户呵，沿门遍发长官檄，村儿不识将军贵，但怪虎牌斩字多。原注云：营将贩盐，和沙发卖。

其十八　役重偏愁有此身，今生髓竭莫辞贫，鬻儿权作斯须喜，明日朝餐省一人。

其二十五　十年野哭迭相赓，鬼啸悲凄尚有情，今日死亡都惯见，行人无泪鬼吞声。

其二十六　杨枝入户晓烟迷，绿向前村一树低，犬吠烟中挨牒到，邻鸡飞上树头啼。原注云：上官差兵挨查异色。

其二十七　羽流缁客走如僵，搜索惊啼恐夕阳，小尹青牛留不住，普贤白象亦踉跄。原注云：僧道亦以挨查逃去。

以上共抄了十首，以诗论不必尽佳，只取其诗中有史耳，且语多诙诡，正其特异处。二十八首中尽有语平正而意悲怆者，读之反不见佳，盖由说得容易太尽之故欤。略举一二例如下：

其二十二　娇妻嫁去抵官银，临别牵裾吏尚嗔，夜梦都忘身在械，枕边犹唤旧时人。

其二十四　催赋健儿势绝伦，儒冠溺后拭红裙，山歌联唱杯联饮，脂粉含羞不忍闻。

将这两首诗读过一遍，觉得他的力量总不及前面的十首，为什么缘故虽然我不知道，但这却是事实。这十首差不多全是

打油诗，论理应该为文坛所不齿，一边的正宗嫌他欠高雅，不能载道，又一边的正宗恨他太幽默，不能革命，其实据我看来却是最有力，至少读过了在心上搁下一点什么东西，未必叫他立刻痛哭流涕，却叫他要想。拍桌跳骂，力竭声嘶，这本是很痛快的，但痛快就是满足，有如暑天发闷痧，背上乱扭一番，无论扭出一个王八或是八卦，病就轻松。闷着的时候最是难过，而悲惨事的滑稽写法正是要使人闷使人难过。假如文章的力量在于煽动，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总是颇有力量的吧。从前读显克微支的小说，其《炭画》与《得胜的巴耳德克》两篇都是用这方法写的，使我读了很受感动，至今三十馀年还是不曾忘记。这回看水田居的诗得见那几首村谣，很是佩服，这一半固然由于著者的见识，一半也因为是明末清初在公安竟陵之后，否则亦未必可能也。

贺子翼在《诗筏》卷上有一则云：

"看诗当设身处地，方见其佳。王仲宣《七哀诗》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昔视之平平耳，及身历乱离，所闻所见殆有甚焉，披卷及此，始觉酸鼻。"此是好一则诗话，却也可应用在他自己的诗上。我不知现今的人看了他这些诗，稍觉得酸鼻乎，抑以为平平乎。我个人的意见不足贡献，还是要请看客各自理会耳。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六日，于北平苦茶庵）

※

俞理初的诙谐

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女》一篇云："《白虎通》云：女，如也，从如人也。《释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婗。婗，忤也，始生时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时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广记》《长恨歌传》云：天宝时人歌曰，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则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台新咏》傅玄《苦相篇》云：苦想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生女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避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私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有戾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一见，一绝逾参辰。此谚所谓姑恶千辛，夫嫌万苦者也。《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亦贵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妇人苦》诗云：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其言尤蔼然。《庄子·天道篇》云：尧告舜曰，吾不虐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

人，此吾所以用心也。《书·梓材》：成王谓康叔，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此圣人言也。《天方典礼》引谟罕墨特云：妻暨仆，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盖持世之人未有不计及此者。”

俞君不是文人，但是我读了上文，觉得这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实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虽然想学写文章，至今还不能写出能象这样的一篇来，自己觉得惭愧，却也受到一种激励。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馀卷，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愊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如俞理初的《癸巳存稿》，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是也。讲到学问与诗文，清初的顾亭林与王渔洋总要算是一个人物了，可是读他们的笔记，便觉得可取的地方没有如预料的那么多。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却是必要的，因此无论别的成绩如何，在这方面就难免很差了。这一点小事情却含有大意义，盖这里不但指示出看笔记的途径，同时也教了我写文章的方法也。

俞理初生于乾嘉时，《类稿》成于癸巳，距今已逾百年矣，而其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蔡孑民先生在《年谱》序中曾列举数

例，加以赞扬，如上文所引亦是好例之一也。但是我读《存稿》，觉得另有一种特色，即是议论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这也是很难得的事。戴醇士著《习苦斋笔记》有一则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南北东西，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这是很有价值的一种记录，从日常言行一小节上可以使人得到好资料，去了解他文字思想上的有些特殊问题。《存稿》卷三《鲁二女》一篇中说《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公羊谷梁二家释为淫通，据《左传》反驳之，评云：

"季姬盖老矣，遭家不造，为古贵妇人之失势者，不料汉人恕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又云：

"听女淫佚，则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帅师，非君命不书，非告庙不书，淫佚有何喜庆，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瞀儒秽言无一可通者。"又卷三《书难字后》有一节云：

"《说文》，亡从入从匚，为有亡，亦为亡失。唐人《语林》云：有亡之亡一点一画一乙，亡失之亡中有人，观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观之。"又关于欶乃二字云：

"《冷斋夜话》引洪驹父言欶乃音奥，可为怪叹，反讥世人分欶乃为两字。此洪识难字诚多矣然不似读书人也。"又有云：

"又短书言宋乩神示古忠恕乃一笔书，退检古名帖，忠恕草书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谬，乩神亦荒谬也。"又卷四《师道正义》中云：

"《枫窗小牍》言：宋仁宗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当抵死。此则非人所为。师本以利，诚不爱钱，即谢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损，乃苦守聚徒取钱本意而致出钱幼童于死，此其昧良尤不可留于人世也。"又云：

"《东京梦华录》云：市学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敛诸生钱作会，诸生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此固生财之道，近人情也。"卷十一《芭蕉》一文中谓南方雪中实有芭蕉，王维山中亦当有之，对于诸家评摩诘画乃神悟不在形迹诸说深不以为然，评曰：

"世间此种言语，誉西施之颦耳，西施是日适不曾颦也。"卷十四《古本大学石刻记》中云：

"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从《礼记》写出《大学》本文，其识甚高。时有张夏者辑《闽洛渊源录》，反极诋守仁倒置经文，盖张夏言道学，不暇料检五经，又所传陈澔《礼记》中无《大学》，疑是守仁伪造。然朱子章句见在，为朱学者多以朱墨涂其章句之语。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览朱子章句，致不知有旧本，可云奇怪。"后说及丰坊伪作石经本《大学》，周从龙作《遵古编》附和之，语多谬妄，评云：

"此数人者慷慨下笔，殆有异人之禀。"又《愚儒莠书》中引宋人所记不近情理事以为不当有，但因古有类似传说，因仿以为书，不自知其愚也。篇末总结云：

"著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可谓穷形极相。古今来此类层出不尽，惜无人为一一指出，良由常人难得之故。盖常人者无特别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识，

即是向来所谓人情物理，寻常对于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去，所见故较为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遂与大多数的意思相左，有时也有反被称为怪人的可能，如汉孔文举明李宏甫皆是，俞君正是倖而免耳。中国贤哲提倡中庸之道，现在想起来实在也很有道理，盖在中国最缺少的大约就是这个，一般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点异人之禀，喜欢高谈阔论，讲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话，宁过无不及，此莠书之所以多也。如平常的人，有常识与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实，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辞而辟之，则更大有益世道人心矣。俞理初可以算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常人了，不客气的驳正俗说，而又多以诙谐的态度出之，这最使我佩服，只可惜上下三百年此种人不可多得，深恐只手不能满也。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在北平苦雨斋）

老年的书

谷崎润一郎的文章是我所喜欢读的，但这大抵只是随笔，小说除最近的《春琴抄》、《芦刈》、《武州公秘话》这几篇外也就没有多读。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出板的《青春物语》凡八章，是谷崎前半生的自叙传，后边附有一篇《艺谈》，把文艺与演艺相提并论，觉得很有意思。其一节云：

“我觉得自己的意见与现代的艺术观根本的不相容，对于一天一天向这边倾过去的自己略有点觉得可怕。我想这不是动脉

硬化的一种证据么，实在也不能确信其不如此。但是转侧的一想，在现代的日本几乎全无大人所读的或是老人所读的文学。日本的政治家大抵被说为缺乏文艺的素养，暗于文坛的情势，但是这在文坛方面岂不是也有几分责任么。因为就是他们政治家也未必真是对于文艺冷淡，如犬养木堂翁可以不必说了，象滨口雄幸那样无趣味似的人，据说也爱诵《碧岩录》，若槻前首相那些人则喜欢玩拙劣的汉诗，此外现居闲地的老政治家里面在读书三昧中度日的人一定也还不很少吧。不过他们所喜欢的多是汉文学，否则是日本的古典类，毫不及于现代的文学。读日本的现代文学，特别是读所谓纯文学的人，都是从十八九至三十前后的文学青年，极端的说来只是作家志望的人们而已。我看见评论家诸君的月评或文艺论使得报纸很热闹的时候，心里总是奇怪，到底除了我们同行以外的读者有几个人去读这些东西呢？在现在文坛占着高位的创作与评论，实在也单是我们同行中人做了互相读相批评，此外还有谁来注意？目前日本国内充满着不能得到地位感觉不平的青年，因此文学志愿者的人数势必很多，有些大报也原有登载那些作品的，但是无论如何，文坛这物事是完全以年青人为对手的特别世界，从自然主义的昔日以至现在，这种情形毫无变化。虽是应该对于政治组织社会状态特殊关心的普罗作家，一旦成为文士而加入文坛，被批评家的月评所收容，那么他们的读者也与纯文学的相差不远，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能够广大的从天下的工人农人中获得爱读者的作家真是绝少。在日本的艺术里，这也只是文学才踽踽于这样局促的天地，演剧不必说了，就是绘画音乐也更有广泛的爱

好者，这是大家所知觉的事情。只是大众文学虽为文坛的月评所疏外，却在社会各方面似乎更有广大的读者层，可是这些爱读者的大部份恐怕也都是三十岁内的男女吧。的确，大众文学里没有文学青年的臭味，又多立脚于日本的历史与传统，其中优秀的作品未始没有可以作为大人所读的文学之感，但是对于过了老境的人能给与以精神的粮食之文学说是能够从这里生出来，却又未能如此想。要之现时的文学是以年青人为对手的读物，便是在作者方面，他当初也就没有把四十岁以上的大人们算在他的计画中的。老实说，象我这样虽然也是在文坛的角落里占一席地的同行中人，可是看每月杂志即使别栏翻阅一下，创作栏大概总是不读，这是没有虚假的事实。盖无论在那一时代那一国土，爱好文学的多是青春期的人们，所以得他们来做读者实是文艺作家的本怀，那些老人们便随他去或者本来也不要紧，但是象我这样年纪将近五十了，想起自己所写的东西除年青人以外找不到人读，未始不感到寂寞。又或者把我自己放在读者方面来看，觉得古典之外别无堪读的东西，也总感觉在现代的文学里一定有什么缺陷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从青年期到老年期，时时在灯下翻看，求得慰安，当作一生的伴侣永不厌倦的书物，这才可以说是真的文学。人在修养时代固然也读书，到了老来得到闲月日，更是深深的想要有滋味的读物，这正是人情。那时候他们所想读的，是能够慰劳自己半生的辛苦，忘却老后的悔恨，或可以说是清算过去生涯，什么都就是这么样也好，世上的事情有苦有悲也都有意思，就如此给与一种安心与信仰的文学。我以前所云找出心的故乡来的文学，也就是

指这个。”

我把这一篇小文章译录在这里，并不是全部都想引用，虽然在文学上中的情形原来相近，谷崎所说的话也颇有意思。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看到在缺少给大人和老人读的书物这句话，很有同意，所以抄了过来，再加添一点意思上去。文学的世界总是青年的，然而世界不单只是文学，人生也不常是青年。我见文学青年成为大人，(此语作第二义解亦任便，)主持事务则其修养（或无修养）也与旧人相差无几，盖现时没有书给大人读，正与日本相同，而旧人所读过的书大抵亦不甚高明也。日本老人有爱诵《碧岩录》者，中国信佛的恐只慕净土念真言，非信徒又安肯读二氏之书乎。不佞数年前买《掊黑豆集》，虽觉得有趣而仍不懂，所以也不能算。据我妄测，中国旧人爱读的东西大概不外三类，即香艳，道学，报应，是也。其实香艳也有好诗文，只怕俗与丑；道学也是一种思想，但忌伪与矫；唯报应则无可取。我每想象中年老年的案头供奉《感应篇》《明圣经》，消遣则《池上草堂劝戒近录》，笔墨最好的要算《坐花志果》了，这种情形能不令人短气？这里便与日本的事情不同，我觉得我们所需要的虽然也是找出心的故乡来的文学，却未必是给与安心与信仰的，而是通达人情物理，能使人增益智慧，涵养性情的一种文章。无论什么，谈了于人最有损的是不讲情理的东西，报应与道学以至香艳都不能免这个毛病。不佞无做圣贤或才子的野心，别方面不大注意，近来只找点笔记看，便感到这样的不满，我想这总比被麻醉损害了为好，虽然也已失了原来读书的乐趣。现在似乎未便以老年自居，但总之已过了中午，与青

年人的兴趣有点不同了，要求别的好书看看也是应该，却极不容易。《诗经》特别是《国风》，陶诗读了也总是喜欢，但是，读书而非求之于千年前的古典不可，岂不少少觉得寂寞么？大约因为近代的时间短的缘故吧，找书真大难，现代则以二十世纪论亦只有三十七年耳。近日偶读牛空山《诗志》，见《豳风·东山》后有批语云：

"情艳之事与军人不相关，慰军人却最妙。虫鸟果蔬之事与情艳不相关，写情艳却最妙。凯旋劳军何等大关目，妙在一字不及公事。一篇悲喜离合都从室家男女生情。开端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隐然动劳人久旷之感。后文妇叹于室，其新孔嘉，惓惓于此三致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圣人弗禁，东征之士谁无父母，岂鲜兄弟，而夫妇情艳之私尤所缱切。此诗曲体人情，无隐不透，直从三军肺腑扪摸一过，而温挚婉恻，感激动人，悦以使民，民忘其死，信非周公不能作也。"这几节话在牛空山只是读诗时感到的意思批在书眉上，可是说得极好，有情有理，一般儒生经师诗人及批评家都不能到这境地，是很难得的。我引这些话来做一个例，表示有这种见识情趣的可以有写书的资格了，只可惜他们不大肯写，而其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这种人实在也太少。供给青年看的文学书充足与否不佞未敢妄言，若所谓大人看的书则好的实在极少，除若干古典外几于无有，然则中年老年之缺少修养又正何足怪也。

我近来想读书，却深感觉好书之不易得，所以写这篇小文，盖全是站在读者方面立场也。若云你不行，我来做，则岂敢。昨日闻有披发狂夫长跪午门外自称来做皇帝，不佞虽或自大亦

何至于此乎。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於北平）

希腊之馀光

一个月以前，在日本书店里偶然得到一册长坂雄二郎译的《古代希腊文学史》，引起我好些的感想。这是理查及勃教授的原著，本名《希腊文学初步》，是麦克米兰书店《文学初步丛书》之一。这丛书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却是很有意思，我所有的四册都很不错，其中两种觉得特别有用，便是这《希腊文学》，以及勃路克牧师所著的《英国文学》。我买到《英国文学初步》还是在民国以前，大概是一九一〇年，距离当初出板的一八七六已是三十四年，算到现在，恰巧又是三十四年了。我很喜欢勃路克的这册小书，心想假如能够翻译出来，再于必要处适宜的加以小注，是极好的一本入门书，比自己胡乱编抄的更有头绪，得要领。对于希腊文学也是如此想，虽然摩利思博士的《英文法初步》我也喜欢，却觉得总还在其次了。光阴荏苒的过去了三十几年，既不能自己来动手，等别人自然是靠不住，偶尔拿出来翻阅一下，还只是那两册蓝布面的原书而已。但是勃路克的书在日本有了石川诚的译本，名曰《英国文学史》，一九二五年初板，我所有的乃是一九四一年的改订再板本，及勃的书则出板于去年冬天，原书著作为一八七七年，盖是著者三十七岁时，去今已有六十七年矣。

我的感想，其一是这《希腊文学初步》在日本也已有了译本了，中国恐怕一时不会有，这是很可惜的事，其二是原书在起头处说过，是写给那不懂希腊文，除译本外不会读希腊书的人看的，因此又觉得在中国此刻也还不什么等用，或者不及翻译与介绍要紧。其三想到自己这边，觉得实在也欠用力，虽然本来并没有多少力量。在十四五年前，适值北京大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发刊纪念册，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说于普通的学问以外，有几方面的文化还当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蛰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当时我说的有点诙谐，但意思却是诚实的，至今也并没有改变。所可惜的是，中国学问界的情形也是没有改变。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日本在明治末年也还是很少谈希腊事情的人，但克倍耳教授已在大学里鼓吹有年，近二十年中人材辈出，译书渐多，这是很可羡慕的事。中国从何说起！此刻现在，学艺之不振岂不亦是应该，当暗黑时正当暗黑可也。不过话又说回来，现今假如尚有馀裕容得人家来写文章，谈文学，则希腊的题目似尚有可取，虽然归根到底不免属于清淡之内，在鄙人视之乃觉得颇有意义，固不尽由于敝帚自珍耳。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希腊人的好学的文章，引用瑞德著《希

腊晚世文学史》里的话，讲《几何原本》作者欧几里特的事。原文大意云：

“欧几里特，希腊式的原名是欧克莱台斯，约当基督二百九十年前生活于亚力山大城，在那里设立一个学堂，下一代的有些名人多是他的弟子。关于他的生平与性格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有他的两件轶事流传下来，颇能表示出真的科学精神。其一是说普多勒迈一世问他，可否把他的那学问弄得更容易些，他回答道，大王，往几何学那里去是并没有御道的。又云，有一弟子习过设题后问他道，我学了这些有什么好处呢。他就叫一个家奴来说道，去拿两分钱来给这厮，因为他是一定要用了他所学的东西去赚钱的。后来他的名声愈大，人家提起来时不叫他的名字，只说原本氏就行了。”部丘教授在《希腊之好学》文中云：

“自从有史以来，知这件事在希腊人看来似乎他本身就是一件好物事，不问他的所有的结果。他们有一种眼光锐利的，超越利益的好奇心，要知道大自然的事实，人的行为与工作，希腊人与外邦人的事情，别国的法律与制度。他们有那旅人的心，永远注意着观察记录一切人类的发明与发见。”这样为知识而求知识的态度甚可尊重，为纯粹的学问之根源，差不多为古希腊所特有，而在中国又正是缺少，我们读了更特别觉得是有意义的事。

在《希腊的遗产》这册论文集中，列文斯顿论希腊文学的特色第三是求真，这与上文有可以互相发明的地方。引了史诗与抒情诗的实例之后，讲到都屈迭台斯的史书，叙述希腊内争的

一幕。这是基督四百二十四年前的事，即中国春秋时威烈王二年，斯巴达大将勃拉西达斯将攻略安非坡利斯，雅典大将都屈迭台斯在塔索斯，相距是一日半的水程，仓忙往救，勃拉西达斯急与市民议款，特予宽大，市遂降服。史书中云：

"是日晚，都屈迭台斯与其舟师入薰翁港，但已在勃拉西达斯占据安非坡利斯之后，若再迟一宿，则彼更将并取薰翁而有之矣。"此文看似寻常，但我们须知道，雅典大将都屈迭台斯即是记此事实的史家都屈迭台斯，而因了这里那么用了超然中立的态度所记的一件事，乃使他不得不离开祖国，流放在外至二十年之久。列文斯顿评云：

"都屈迭台斯客观地叙述简单的事实，好象是关系别个人似的，对于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没有一句注释，没有不服，辩解，说明，或恨憎之词。他用第三人身写他自己。现代大将写自己的失败不是用这种写法的，但这正是希腊的写法。都屈迭台斯忘记了他自己和他的感情，他只看见那不幸的一天，他同了他的舟师沿河上驶，却见安非坡利斯的城门已经对他紧闭了。他这样的不顾自己的事，并不曾说这是不幸，虽然这实是不幸，对于他和他的故国。假如我们不知道他是雅典人，那么我们单从他的史书上就很不容易分别，在这战事上他是偏袒雅典的呢，还是偏袒斯巴达，因为他是那么全然的把他和他的感情隐藏起来了。可是他乃是热烈的爱国者，而他正在记述这战事，在这一回里他的故国便失掉了主权与霸图。"严正的客观到了这地步，有点超出普通的人力以上，但真足为后世学人的理想模范，正如太史公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谈到希腊事情，大家总不会忘记提及他们的爱美这一节的。列文斯顿也引了所谓荷马颂歌里的一篇《地母颂》，与丁尼孙的诗相比较。他说，丁尼孙虽是美，而希腊乃有更上的美，这并非文字或比喻或彫琢之美，却更为简单，更为天然，更是本能的，仿佛这不是人间却是自然如自己在说话似的。比诗歌尤为显明的例是希腊神话的故事，这正是如诗人济慈所说的希腊的美的神话，同样的出于民间的想象，逐渐造成，而自有其美，非北欧统系的神话所能及。列文斯顿说，就是在干燥无味的神话字典中，如亚塔阑达，那耳吉索斯，辟格玛利恩，阿耳孚斯与欧吕迭开，法伊东，默杜萨各故事，都各自有其魔力。这评语实在是不错的。不过传述既成的故事，也没有多大意思，还不如少为破点工夫，看其转变之迹，意义更为明显。希腊神话故事知道的人不少，一见也似平常，但是其形状并非从头就是如此，几经转变，由希腊天才加以陶融剪裁，乃始成就。希腊人以前的原住民没有神话，据古史家说，他们祀神呼而告之，但他们不给神以称号，亦无名字。罗马人在未曾从希腊借用神话以前情形也是如此，他们有渺茫的非人格的鬼物似的东西，他们并不称之曰诸神，只称之曰诸威力。威力是没有人的特性的，他们没有性别，至少其性别是无定的，这只须参考古时的祈祷文便可明了，文中说祷告于精灵，无论是男是女。希腊民族乃是“造像者”，如哈理孙女士在《希腊神话论》引言中所说，他们与别的民族同样的用了宗教的原料起手，对于不可见的力之恐怖，护符的崇拜，未满足的欲望等，从那些渺茫粗糙的材料，他们却造出他们的神人来。我们一面再看埃及印度，也曾

造有他们的神人，可是这与希腊的又是多么不同，埃及的鸟头牛首，印度的三头千手，在希腊都是极少见的。其实希腊何尝没有兽形化的神人，以及其他的奇怪事，只是逐渐转变了，不象别国的永远不变，因为有祭司与圣经的制限。哈理孙女士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照诗人这字的原义，这确是所谓造作者，即艺术家的民族。他们不能容忍宗教中之恐怖与恶分子，把他渐益净化，造成特殊的美的神话，这是他们民族的一种成就，也是给予后世的一个恩惠。《希腊神话论》第三章是论山母的，里边详说戈耳共与蔼利女斯的转变，很是明白，也于我们最为有益。戈耳共本来是泰山石敢当似的一个鬼脸，是仪式上的一种面具，竭力做的丑恶，去恐吓人与妖魔的。既然有了头，那么一定有一个戈耳共在那里，或者更好是三数，于是有了三姊妹的传说，默杜萨即是最幼小的一个。戈耳共面普通都拖舌、瞪眼、露出獠牙，是恐怖之具体的形象。可是自从这成为默杜萨的头以后，希腊艺术家逐渐的把她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含愁的女人的面貌，虽然头发还是些活蛇，看见她面貌的人也要被变作石头。蔼利女斯如字义所示，是愤怒者，即是怒鬼，要求报复之被杀害的鬼魂。她们形状之可怕是可以想见的，大抵是戈耳共与哈耳普亚二者之合成，在报仇的悲剧中出现，是很惨怆的一种物事。在为报父仇而杀母的阿勒思特斯经雅典那女神祓除免罪，与蔼利女斯和解之后，她们转变为慈惠神女，或称庄严神女，完全变换了性格。亚耳戈思地方左近有三方献纳的浮彫，刻出庄严神女的像，她们不再是那悲剧里可厌恶可恐怖的怨鬼，乃是三个镇静的主母似的形像，左手

执着花果，即繁殖的记号，右手执蛇，但现在已不是愁苦与报复之象征，乃只是表示地下，食物与财富之源的地下而已。哈理孙女士结语中云，在戈耳共与地母上，尤其是在蔼利女斯上，我们看出净化的进行，我们目睹希腊精神避开了恐怖与愤怒而转向和平与友爱，希腊的礼拜者废除了驱除的仪式而采取侍奉的自由。罗斯金又评论希腊人说，他们心里没有畏惧，只是忧郁，惊愕，时有极深的哀愁与寂寞，但是决无恐怖。这样看来，希腊人的爱美并不是简单的事，这与驱除恐怖相连结，影响于后世者极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这里语焉不详，深不自满，只是表示野人献芹之意，芹只一二根，又或苦口，更增惶恐矣。

此次因见日译《古代希腊文学史》出板，稍有感想，便拉杂写了下来。大意只是觉得古希腊的探讨对于中国学艺界甚有用处，希望其渐益发达，原典翻译固然很好，但评论参考用书之编译似尤为简捷切要，只须选择得宜，西欧不乏佳籍，可供学子之利用，亦是事半而功倍。大抵此种工作语学固是必要，而对于希腊事情之爱好与理解亦是紧要的事，否则选择即不容易，又出力不讨好，难得耐寂寞写下去也。

（民国甲申，五月末日）

※

两种祭规

案头放着两部书，草草一看似乎是很无聊的东西，但是我却觉得很有意思，翻阅了几回之后，决心来写一篇小文，作为介绍。这是两种祭规。其一，萧山汪氏的大宗祠祭规，嘉庆七年刊，为汪辉祖所订定，有序文。其二，山阴平氏的澽祭值年祭簿，约在光绪十六年，为平步青所订定，手写稿本。祭规本来只是宗祠或房派的祭祀规则，想来多是呆板单调的，没有什么可看，但是祭祀是民俗之一重要部分，这祭规正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资料，况且汪平二氏都是绍兴大家，又经过两位名人的手定，其文献上的价值自然更是确实无疑的了。

在宗祠或房派之祭祀，除夕与元旦都是同样重要，平常轮值交代大抵在冬至之后，新值年房份便从年末的祭祀办理起头。现在便从汪氏大宗祠祭规中值祭条款，将除夕元旦两项抄录如下：

"除夕　三日前值祭家至祠，洒扫拂尘，堂室神道等处整理牌位，务使洁净。除夕下午设案菜一桌，内用特杀鸡，共十二味，酒饭杯箸十二副，中座及左右两边并祔祀所各用宵烛一对，大纸一块，足锭三百，爆竹十枚。值祭五房俱至礼拜。"

"元旦　中座用半通烛一对，线香一股，两边及祔祀所各用门宵一对，线香三枝，以后早晚俱用二枝，至初五日晚止。"平

氏祭簿所记如下：

“除夕悬像。像前用高香，大门宵烛一对，二两，横溪纸一块，即顶长，大库锭四百个，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酒四杯。胡太君茹素，供开水一杯。饭五碗，筷五副，莲子高茶五盅，供果五寸盘五盘。年糕，粽子，水果三色，攒盒一个。供至新正初五日收。各房子孙随到随拜，值年房备菜，不散胙。”

“元旦像前供汤圆五碗，早晚点香烛，至初五日止。黎明至宗祠，备二两烛一对同点。”这里或者要稍加说明，上文所云宵烛门宵即是二两烛，半通即八两烛，一斤者名斤通，意谓可点通夜，故宵烛或者亦指时间，谓可点至定更也。黄纸相对互切，抖之则拖垂如索，与银锭同焚，俗云以作钱串，名曰烧纸，大块狭长者名横溪，本是造纸地名，大纸亦即指此。煮莲子加糖，名莲子茶，以供宾客。若供祖则用高茶，剪圆纸板上糊红纸，以浆糊粘生莲子成圈，数枚叠置，以次渐小，成圆锥形，装茶盅上，高可三寸，故名。或以生莲子散置盅内，则名懒惰茶，不常用，嫌不敬也。

家祭重二至，祠祭则重二分。大宗祠祭规中关于二分祭日所记甚详，今节录之：

“大宗祠于二分之祭最重。祭先五日，写帖数张，粘示通衢数处，知会统族。祭日黎明鸣锣邀集，至再至三，迟者听其自误，与祭不到，不准饮酒。”

“大厅中堂祭品祭器式　汤猪全体，蒸羊二腔，熟鹅二只，肥鸡二只，鲜鱼二尾，馒首二盘，秋分加月饼一盘，减馒首一

盘，五事全副，供花一对，桌围三张，面架一座，手巾一条，铜盆三面，水果五碗，高尺三，半通一对，黄香一两，方桌二张，半桌二张，蒲墩拜垫。”

“神座前祭筵式　水果五碗，高一尺，案菜两桌，陈酒两壶，宵烛一对，大纸两块，足锭一千，祭文一通，三献每三，酒羹饭，汤饭杯筯廿四副。”

“饮福式　每桌十味，五人合席，各人给馒首二枚。猪羊等肉俱照分量，以熟为度。酒用真陈，司酒者当堂开坛。每桌先给酒签两支，酒有定提，每壶两提，不得增减，违者公同议罚。

“猪肉熟一斤，白切。羊肉熟十两。拌杂，藕。肠肝。装鹅熟八两。鲜鱼生一斤。羊杂。装鸡六两。芽豆。血汤。”案祭桌用香炉一，烛台二，插供花之瓶二，通称五事，如无花瓶则称三事，多以锡为之，间有用古铜者。水果高尺三或一尺者曰高果，与高茶相似，大抵用竹签穿金桔荸荠等，数本直立，插黄土墩上，置特制锡碗中，但以饰观瞻，不中吃也。饮酒每席五人，桌一面悬桌帏，对面一座由房份长老分占之，上下四座则后辈杂坐矣。

春秋分日祠祭照例有祭文，汪氏祭规所记秋祭祝文较为简明，录之为一例。文曰：

“维年月日，主祭裔孙某率各支大小等，谨以刚鬣柔毛、清酌时馐之仪，致祭于始祖考云云，以暨阖堂先灵之神座前曰：祭以时举，孝思是将。懿惟祖德，源远流长，十世百世，勿愆勿忘。幽歌其获，早稼登场，我稻可荐，我酒可觞。敬修祀事，济济跄跄，我祖顾之，庶几乐康，式饮式食，降福穰穰。尚飨。”

平氏祭簿不曾记有冬夏二至祭祀成式，唯诞讳祭祀时却用祝文，今录其一：

“维年月日，孝宗孙某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几世祖考某某府君之神位前曰：呜呼，岁序流易，诞日复临，追远感时，不胜永慕。薄具牲醴，用申奠献，谨奉几世祖妣某太君配享。尚飨。”簿中所记诞讳日期共有十六，祭文则只此一篇，唯改换人名及诞讳字样而已。诞讳祭祀俗称做忌日，用祝文者似不多见，而用法简便，亦复特别，岁序流易等四句朴实可喜，文词简易而意思充足，非凡手所能作，或出于平景孙之手乎。

祭簿中记录最详的是清明扫墓成规，原有娄公、花径、璜山三处，大同小异，今录娄公一篇，取其最完备也。

“座船两只，（小注云：向例岁内冬至宗祠内汇齐，写定船票，清明前后为期，每只约船钱银三钱几分不等，临时给船米七升五合，酒十五钧，鱼二尾，鸡蛋二个，折午饭九四钱百文，点心等俱无。后改一切俱包，回城上岸时每只给撑舱酒一升壶。）今改大三棹船一只，酒饭船一只，厨子船一只，吹手船一只，吹手四名。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盐一盘，腐一盘，太锭一副，烧纸一块，上香，门宵烛一对，酒一壶，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三牲一副，鹅，鱼，肉。水果三色，百子小首一盘，坟饼一盘，汤饭杯筷均六副。上香，门宵烛一对，横溪纸一块，大库锭六百足，祝文。酒一壶，献杯三只。

“在船子孙每房二人。值年房备茶，半路各给双料荤首两个，

白糖双酥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改用面。散胙六桌，八荤两素，自同治三年起减为两桌。每桌酒几壶不等，酱油醋各二碟。小桌二桌，三炉十碗。吹手水手半路各给小首二个，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年止改用面一中碗。管坟人给九四钱二百文，酒一升壶。"案酒十五钧即是十五提，普通只写作吊。九四钱以九十四文作一百，当时无足陌钱，至多亦只九八而已。三棹今通称三道船，亦称三明瓦，谓有蛎壳窗三重也。百子小首者小馒首之略，坟饼当是上坟烧饼，双酥烧饼每个二文，此则或是一文两个也。三炉碗系家常用菜碗，较大者名二炉碗，或称斗魁，更大则是海碗矣。

扫墓照例有祝文，祭簿亦载有成式，三处均是同文，今录其一于下。祝后土祝文云：

"维年月日，信士平某敢昭告于某地后土尊神之位前曰：惟神正直聪明，职司此土。今某等躬修岁事于几世祖考某某府君几世祖妣某氏太君之墓，惟时保佑，实赖神庥，敢以牲醴，用申虔告。尚飨。"墓前祝文云：

"维年月日，孝宗孙某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几世祖考某某府君几世祖妣某氏太君之墓前曰：呜呼，岁序流易，节届清明，瞻拜封茔，不胜永慕。薄具牲醴，用申奠献。尚飨。"这两篇文章也都简要得体，祭墓祝文更与忌日所用者相同，尤有意思。大抵祭祀原是仪式，必须庄重，因此仪文言动也有一定规律，乃得见其严肃，这祝文程式的一致，我想即其一端。有些人家用扫墓祝文不是一样，多就各地发挥做去，文词绚烂，声调响朗，容易失却庄严之致，反不合式。因平氏祝文而想到，

觉得简单庄重，实为祭祀之要点，繁文缛节，仆仆亟拜，均非所宜也。

上述祭规中未记拜法，盖因人人皆知也，唯各处风俗亦不尽同，今就所知补记于此。平常祭祖先，家长上香后以次四跪四拜，拜毕焚纸钱，再各一跪四拜，家长奠酒，一揖，灭烛，再一揖，撤香礼毕。祠墓祭行三献，人多不能参与陪祭者，于献后分排行礼，四跪四拜毕即继以一跪四拜，中间不再间断。此种拜法不知始于何时，唯通行颇广，所谓拜者乃是叩首兼揖，其一跪三叩首则俗称为官拜，唯吊丧时用之。妇女只用肃拜，合两袖当胸，上下数四，跪而伏拜，起立又拜而退。俗语称妇女拜曰时越切，亦须以乡音切之，国语无此音，疑其本字亦只是肃耳。范啸风著《越谚》三卷，为破天荒之书，唯关于祭祀名物亦多缺略。上文所注多记忆所及，述其大概，未能详备。吾家旧有祭簿，悉留越中族人处，未得查考。七世致公祭祭规为曾叔祖一斋公所订，具有条理，大旨与平氏相似，唯记得簿中记有忌日酒菜单，大可备考，今不得见，甚可惜也。

（民国癸未十月十五日）

读《鬼神论》

偶然买得《钝砚卮言》一册，有小引署道光戊申元和钱绮自识。案张星鉴《仰萧楼文集》中有《怀旧记》，其第二则即记钱君

事，云好左氏传，著《左札》七卷，又熟明季遗事，著《南明书》三十六卷，复治算学，成《苏城日晷表》一卷，咸丰八年卒，年六十一。张君出陈硕甫门下，治汉学，其为文以渊雅为宗，昭明是尚，读其遗集，心甚爱好之。《怀旧记》云，所录计十人，皆文章学行有益于余者也。由此推想，钱君亦当非凡人，乃读《庪言》则四分之三均谈天文地理，三十九篇之中所能了解者才有十篇左右，未免失望。其中有《鬼神论》，却很有意思，娓娓千三百言，情理两备，为不可多得之作。如篇首云：

"鬼神生于人心，自为不易之论。人心有所敬，则为天地五祀之鬼神，人心有所爱，则为祖考眷属之鬼神，人心有所畏，则为妖异厉恶之鬼神。盖人与物皆秉阴阳二气以生，及其死而魂气归于阳，形魄归于阴，既散者不可复合，何鬼神之有？然人心至灵，心之所结，无形而若有形，无声而若有声，古圣王因人心而制为祭祀，以作其不忍不敢之心，俾无形无声中犹且致其爱敬与畏，以报生成之德，以严幽独之防。"又云：

"自古至今，事鬼物之仪物亦屡变，谁实为之，人为之也。试问今之楮衣冥镪诸物而果可用乎，则金银皆外实中虚，衣服皆有表无里；楮衣冥镪而果无用乎，则何以索衣索镪，或形诸梦寐，或托诸巫言，盖人心以为可用，遂若有用之者耳。古无神仙之说，自秦始皇信方士求不死之药，而有所谓十洲三岛者，有所谓尸解飞升者，以至符箓乩仙诸术，亦时见灵异。古无地狱轮回之说，自天竺法入中国，而或有既死复苏言冥司事者，或有托生他处能记前生事者，或有为活阎罗走无常者。惟因人心而生，故其变幻之端亦随世而增益。……且子女猱杂之地，

祠庙不灵，愚贱祷媚之诚，木石著异，凡此之类，莫非人为之也，人为之而鬼神即应之，信乎鬼神之生于人心也。谚云，阴阳只怕懵懂。此言至为孟浪，却至为有理，其人心无鬼神，鬼神亦竟无矣。"其结论云：

"总之鬼神生于人心，不可斥以为无，亦不可执以为有。斥以为无，则祭祀不能尽诚，执以为有，则巫妖得以鼓惑。孔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又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此之谓能事鬼神，此之谓知鬼神之情状。"案焦里堂《易馀籥录》卷十，引明王子充撰御史严天祥墓铭，记在傅说祠侧见鬼事，论之曰：

"鬼神本与人远，人日近之，则鬼亦近人，故祸福休咎之灵，必出于素信鬼物之人，远之则不灵矣。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非徒不惑于虚而已，故与之亲与与之忤皆不可，此远与敬所以相因也。"此与上文可相发明，祸福休咎之灵，必出于素信鬼物之人，即上文所云，愚贱祷媚之诚，木石著异。俗谚云，阴阳只怕懵懂，说得远之则不灵的这一反面，又云，疑心生暗鬼，亦即是正面的说明矣。与之亲与与之忤皆不可，即上文所云，不可斥以为无，亦不可执以为有，意见正是相同也。

鬼神生于人心，这句话本来也很平常，但是我颇觉得喜欢，因为与我的意思有点相合。在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名曰《鬼的生长》，其中有云：

"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陶公千古旷达人，其

《神释》云：应尽便须尽，无复更多虑。在《拟輓歌辞》中则云：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陶公于生死岂尚有迷恋，其如此说于文词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常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之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后来又在《说鬼》的一文中云：

"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所谓鬼里边的人，即是使这些鬼神，以及事鬼神之仪物，神仙之说，地狱轮回之说等等所由生的人心是也。哈理孙女士著《希腊神话论》引言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得要领：

"诸神乃是人间欲望之表白，因了驱除与招纳之仪式而投射出来的结果。"我所说的只是鬼一边，现在这样便已满足，神的一边也就有了。钱君所列举的敬与爱与畏，说鬼神之所由起，很是圆到，我说的一节也即属于爱的部分，但这只是关于现今的方便说法，实在说最重要的还是畏居第一，末了是爱，敬只介在中间，讲到底如不是敬畏也就是敬爱，单是敬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人间的大欲望是生与生生，凡对于这个有妨害的必须设法防御，若是有利益的自当竭力奉迎。宗教根本意义只是驱邪降福，所谓驱除与招纳之仪式，即鬼外边，福里边二语尽之矣。在巫师以自力作法的时候，这都好办，到得司祝但凭他力，承令旨取进止时，比较的少把握了，叩头乞恩与供物求宥反正

其结果都出于不测之威，所以还是以畏为主。说福进来时仿佛有着一种咒力，若是开大门迎财神爷，他肯光降与否就不一定。又世人虽重财，而敬火神则尤虔诚，这是很有意思的。上边所说由爱而生的鬼神，也即是古人所谓不死其亲的意思，极富于人情，不过很是后起的事，而且爱不胜畏，往往仅存于仪式中。盖眷属虽亲，鬼则可恐，乡间诗礼之家丧出犹不忘碎碗，回丧则越火烟而过，皆是对于死者的恐怖之表示。世间高级宗教中对于无形的神之敬与爱，鄙人少信未能知道，若是凡民的俗信却是很有兴趣，倘得有暇多搜集资料，整理绌绎之，亦是快心的事也。小时候听念佛老太婆说，阴间豆腐干每块二百文，颇觉得诙诡可喜，虽然当时不曾问她的依据，唯其阴间物价极高的意思则固可以了解。阴间的人尚在吃豆腐干，则他物准是，其情状当与阳世无甚殊异，此又可以推知。至于特别提出豆腐干而不云火腿皮蛋者，乃是念佛老太婆的本色，亦甚有意思者也。这样一件小事，在我觉得比高谈心性还有兴味有意义，值得费点心思来加以考索。古人咏史诗云，不问苍生问鬼神。汉宣帝的事情我们且不管他，但是鬼神原是与苍生有密切关系的，只要谈的适当，这与谘问民间疾苦可以有同样的效用。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对于鬼神的问题却当加意考察，因其中盖有人心的机微存在也。（民国甲申五月十六日，北京）

※

俞理初的著书

我与俞理初颇有缘。他的著作我得到了不少，虽然刊行的就只有三种，其各种刊本我却都已收得了，计有《癸巳类稿》四部，《癸巳存稿》三部，《四养斋诗集》一部。寒斋旧有《类稿》、《存稿》各一部，皆系通行本，《类稿》刻于道光十三年，《存稿》则是光绪十年重刊者也。后来在北京得《类稿》巾箱本，乃光绪中会稽章氏式训堂所刻，及《安徽丛书》第三期书出，又于其中得影印《类稿》，乃经俞君晚年手订，多所增益，书于书眉者。《类稿》各本大抵已尽于此，但我又有一部，仍是道光求日益斋刻本，经过李越缦收藏批注，亦有可取，故复另列。原书系后印，纸墨俱劣，目录后空白有题字六行云：

"咸丰十年庚申八月，元和顾河之孝廉持赠，越缦学人。此书见闻极博，自经史以及谈谐小说，无不赅综，甘石岐黄之书尤所留意，惟好自炫鬻，繁徵博引，笔舌迂宂，转晦本义。又如《节妇贞妇说》、《妬非女人恶德论》、《佛经论》、《红教黄教论》等，持论偏颇，引用不根，皆其所短，而淹洽贯串，终不可没也。是月二十一日，蓑客记于都城宣南困学侨斋。"案《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庚申八月十一日条下云：

"河之来告明日行，以凌廷堪次仲《校礼堂集》，俞正燮理初《癸巳类稿》为别。"顾河之名瑞清，为涧蘋之孙，日记中称其

年四十馀，粥粥笃谨学问人也，听其谈古籍源流甚悉，固有得于家学者。查二十一日条下则并无记录，只言英法联军和战事，盖其时正军逼都城，在焚圆明园前二日也。书上批注凡十七处，大抵皆示不满，唯据上文所题，虽学风不同，而亦仍不能不表示佩服耳。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条下云：

"新安经学最盛，能兼通史学者唯凌次仲氏及俞君。其书引证太繁，笔舌冗漫，而浩博殊不易得。"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条下云：

"理初博综九流，而文繁无择，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盖经学之士多拙于文章，康成冲远尚有此恨，况其下乎。"由此可见在此三年中越缦常阅《类稿》，佩服之意与年渐进，末了则于笔舌迂冗一事，亦有恕词矣。

《癸巳存稿》最初有道光二十八年灵石杨氏刊本，但据同治八年胡澍跋云：《存稿》十五卷，灵石杨氏刻入《连筠簃丛书》，而流传甚少。又光绪十年重刊本姚清祺序云，购诸书肆杳不可得，缘其书刊自山右，兵燹后板之存否未可知也。可见此本颇不易得，胡甘伯题记已距今八十年矣，寒斋乃能偶然得到一部，虽或未能如连筠簃刻本桂氏《说本义证》之难有，总之亦殊可喜矣。此外又有一部，原来亦仍是光绪重刊本，但经过平景孙收藏批注，每卷有朱文安越堂藏本方印，目录下有印二，白文曰曾经沧海，朱文曰上下今古。全书有墨笔圈点，卷中改正增注者凡七处，总目之后题字二行云：

"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斠，时湿注臂臑，捉笔不定，涂鸦殊可憎也。"盖即是刻书之年也。卷末又有题字三行云：

"理初先生叙述文字，无一字拾古人牙后慧，谋篇制局，亦绝不似八家，细按之无不自左史出，泽古深者宜善是也。世徒以考订推先生，失先生矣。七夕。"白文印曰栋山。后又题曰："七月廿八再斟一周，蒲明子。"此二项不纪年，或是甲申之次年欤。此处平氏所言与李氏正相反，鄙人虽未能完全赞同自左史出之说，但亦觉得俞君之文朴质可喜，殆因不是八家之故，与鄙见有相合者也。

《四养斋诗稿》三卷，咸丰二年夏校刊，程鸿诏跋，共三十六叶，计诗百五十五首。余所得一本系竹纸印，卷首有方印朱文曰，汪氏云荪校读图书，末尾白文印曰，平阳汪氏藏书。余有题识书于卷头别纸，文曰：

"俞理初诗自称甚不佳，亦正不必以诗重，唯诗以人重，后世自当珍惜也。《四养斋诗稿》刻板去今才九十年，而今已甚少见，盖中经太平天国之乱，久已毁灭。吾乡蔡子民先生为俞君作年谱，求此稿终不可得，乃从皖人借读之。寒斋于不意中能得此一册，大可欣幸，正宜珍重护持之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三日雨中，知堂记。"案据程跋谓俞君自记有云诗甚不佳，已付惜字篓，忽见诗中世上尽多善悟人句，因复存之。今查原诗在卷三中，题曰《个中》，今全录于下，以见一斑。

豪竹哀丝动画尘，等闲笑傲亦前因。个中无限难圆梦，世上尽多善悟人。车马劳身抛素业，莺花过眼惜青春。围炉我亦酣歌者，落拓游踪难重陈。以下共有三十首，多似无题之作，其中唯有七言四句者一首题曰《古意》而已。

（民国癸未十一月二十日）

陶集小记

我平常很喜欢陶渊明的诗。说到陶诗，差不多不大有人不喜欢的，这难道确是雷同附和么？也未必然。陶诗大概真有其好处，由我个人看来，当由于意诚而辞达乎。陶集板本甚多，桥川既醉郭绍虞诸君已有专篇著录，我辈见之只有望洋兴叹，但愿案头有一两部纸墨明净的本子，可供朝夕披诵，也就满意了。日前为得查考形天无千岁的问题，把架上所有的陶集拿来一翻，实在贫弱得很，不但没有善本，种类也并不多。但是关于两三种觉得有点闲话可说，所以记了下来，依照《买墨小记》之例，定名如上。

寒斋所有的陶集不过才二十种，其中木刻铅字石印都有，殊不足登大雅之堂，不过这都没有关系，反正供常人翻阅，也大抵可以够用了。今列记于下：

甲、《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四册，李公焕集录，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宋丛书》之十一，民国二年刻成。

乙、同上，二册，《四部丛刊》初集本，民国十年顷上海涵芬楼影印。

丙、《陶渊明诗》不分卷，一册，曾集编，《续古逸丛书》之三四，民国戊辰涵芬楼据绍熙本影印。

丁、《陶靖节先生诗》四卷，二册，汤汉注，嘉庆元年吴氏

拜经楼刊本。又同上一册，光绪中会稽章氏重刊。

戊、《陶诗集注》四卷，四册，詹夔锡纂辑，康熙甲戌刊，附《东坡和陶诗》一卷。

己、《陶靖节集》六卷，二册，方熊诵说，侑静斋刊本。案侑静斋所刊有《文章缘起注》，方氏跋署康熙甲戌，可以推知陶集刊行时代当相去不远也。

庚、《陶靖节集》六卷，二册，康熙甲戌胡氏谷园刊本，民国戊午上海中华书局影印。

辛、《陶公诗注初学读本》二卷，一册，孙人龙纂辑，乾隆戊辰一经代授山房刊。

壬、《陶诗本义》四卷，抄本一册，马璞辑注，乾隆庚寅序，此书有刊本未见。

癸、《靖节先生集》十卷，四册，陶澍集注，道光庚子刊本，又江苏官书局有重刊本。

子、《陶渊明集》十卷，二册，光绪二年徐椒岑仿缩刻宋本，前有莫友芝题字，世俗所谓莫刻本也。

丑、《陶靖节诗笺》四卷，一册，古直著，《隅楼丛书》之一，民国十五年铅字排印本。

寅、《陶渊明诗笺注》四卷，一册，丁福保编纂，民国十六年铅字排印本。

卯、《陶渊明文集》十卷，四册，世称苏东坡写本，汲古阁用钱梅仙摹本付刊，嘉庆十二年丹徒鲁氏重刊本。

辰、同上，二册，同治癸亥何氏笃庆堂用姚铉卿临本重刊者。

巳、同上，三册，光绪己卯陈澧题记，据胡伯蓟临本重刊于广东。

午、同上，二册，光绪五年会稽章氏用汲古阁影宋本刊，无题跋，盖是章石卿也。

未、同上，二册，即是章氏原板，而改题光绪十四年九月稷山楼藏。渊明小像后添刻四言赞十八句，署光绪庚寅七月四十五世孙濬宜敬赞，卷末有跋二首，文云：

"仿苏体书《陶靖节集》传自南宋，波磔戈点，具法眉山。尝谓靖节之诗天怀简至，纯任自然，流水白云，神行无迹。东坡兴寄亮特，遇物超然，其所为诗风格虽殊，性源则一，惠州所和，几同笙磬，即论心画，亦本天真，如云在天，如水行地，故写靖节诗者惟苏书为宜。吾乡郡东陶氏，系本柴桑，代传竹帛。吾友文冲同年邃精坟典，著述斐然，八法之工追迹汉魏。今得此本，墨而传之，踵企先芬，模范高躅，不特此集增一善本，而银钩璀粲，冠家集之珍琱，翠墨风流，补稽山之韵事矣。光绪庚寅夏五，越缦李慈铭书。"刻有三印，朱文曰湖唐林馆山民，白文曰慈铭私印。又朱文四行印曰：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予家旧藏陶集汤注大字本，纸墨安雅，非必宋椠，然出汲古本以前，献童幼未能校读，旋复散佚。近时会稽章氏刻吴骞寿本陶诗，即汤注也。汲古主人毛扆尝得旧写本《徵士集》，相传为东坡书，卷中避讳阙笔审为宋本，鬻及借人为不孝则元以后印记。毛氏钩刻之本传世甚稀，殆如星凤，迩者人间取传本上木，点黜丰蔚，神采不远，抑亦老成典刑已。刻成板归同年友

陶君文沖，奔诸稷山草堂，所以述祖德，寄古怀，乃模印分贻同学，献得之触手光发，顿还旧观。念魏晋以来别集专行绝少，往往掇拾窜乱，亡复真本，独靖节集卷第目录尚为昭明太子叙次之书，此本出宋贤手迹，首尾完具，垂垂六七百年，传诸好事，展转铅椠，辉映艺林，今又归诸好学笃信之云仍，尊若鼎彝，世守弗坠，后有考证艺文如王伯厚者，增成故实也已。光绪己丑冬十月，杭州谭献仲仪跋。"后刻白文印曰潜宣长寿，又朱文曰会稽陶氏稷山楼藏书，此跋审字迹盖是陶氏所书也。案会稽章氏翻汲古阁影宋本虽著录于《书目答问补正》，而流传甚少，其后原板归于陶氏，模印分贻，亦大是好事，但须明著来源，不唯大方，亦见盛德，乃读李谭二跋，均隐约其辞，似从道旁拾得者，此何故耶。谭跋上边已说及章氏刻汤注陶诗，而其后乃泛称之曰人，或者未知此即是章石卿钦。昔尝见有人得杜氏《越中金石记》刻板，称为新刻，此在市人亦不足异，稷山居士雅人，似不宜如此也。

申、《靖节先生集钞》不分卷，二册，陶及申较录，手写本。首叶总题菊径传书，靖节集，筠庵手录，朱文印曰会稽陶氏家传。陶氏有各书钞读，《筠庵文选》中收录其小引二十篇，陶集小引未见，今录于下：

"靖节诗非惟不能学，亦不可学。昭明选不多，而选者自佳，东坡讥之太过。《晋书》《宋书》《南史》俱为靖节立传。序靖节诗文者无虑数十家，总无出昭明右者，即白璧微瑕一语，亦缘爱人以德，何可轻诋也。集本多舛谬，诸校刻都自称善，独恨其不多缺疑，则真所谓小儿强解事者耳。原载《群辅录》而不

载《搜神后记》，今仍之。庚申桂月，及申谨识。"案其时为康熙三十一年，篛庵五十七岁，所言较以前各文甚为简要，书名为钞而实系全部，与所钞《帝京景物略》同，盖其所喜也，各种钞读寒斋共得五种，其中亦以此二书为最可珍重也。

酉、《和陶集》不分卷，抄本一册，张岱评。书名和陶，而实则具录渊明原诗，附列东坡和作，其后有张宗子补和者二十五首，前半有张氏评语，其评宗子和作部分或出于王白岳辈之手乎。抄本在东坡和诗末尾有朱笔题记五行云：

"张岱号蝶庵，所著小品如《西湖梦寻》、《越人三不朽》已经梓行，其未梓者有《陶庵文集》、《石匮全书》、《夜行船》、《快园道古》数种。兹编予于会稽谢氏案头见之，丹墨犹新，盖其手自评点者也，较订陶集异同各字，视他本最善，因借抄一册，以为行笈秘玩云。戊子仲冬朔有三日，汉阳朱景超识。"宗子和诗后又有三行云：

"右蝶庵和陶，如《和规林阻风》及《六月遇火》等作，中间涂抹不一，或注改字另入字，此盖其未定稿也，姑仍之，以俟获正集时再订。虎亭识。"案抄本中胤字缺笔，所署戊子当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去今亦已百七十五年矣。宗子对于东坡殊不客气，评渊明诗固多倾倒，但也有一两处，如《答庞参军》批云，亦是应酬语，又《和胡西曹》批云，陶诗亦复不佳，语甚戇直，陶诗评语中殆不多见，颇有意思。宗子和陶诗有小引云：

"子瞻喜彭泽诗，必欲和尽乃已，不知《荣木》等篇何以尚遗什分之二。今余山居无事，借题追和，已尽其数。子瞻云：古人无追和古人者，追和古人自子瞻始。乃今五百年后，又有

追和古人者为之拾遗补阙，子瞻见之，得不掀髯一笑乎。"宗子所和诗不知视东坡何如，读去觉得却也还不恶，但我感觉有意味的，乃是于此搜得宗子逸诗多首，又有好些资料，如《和赠长沙公》序中有云：

"博闻洽记，余慕吾家茂先，因于读礼之暇，作《博物志补》十卷，以续其韵。"可知宗子尚有此种著述。又《归鸟》原本四章相连，和作则分为四首，序云：

"会稽土产，日铸茶，破塘笋，谢橘，杨梅，他方罕比，东坡有言，无事而受此诸事之备，惭愧惭愧，因和渊明《归鸟》韵，作诗颂之。"鸿峰草堂周氏抄本《陶庵诗集》中有《咏方物》五律三十七首，得此四章，可以增补。诗集中有四言《述史》十四章，与此本不同，又五言《和贫士》七章，《和述酒》、《和有会而作》、《和挽歌辞》三章，此本均无之，盖因东坡已和，故不重复收入欤。

以上各本中唯章石卿陶心云仿苏本有故实可考，陶筠庵钞本与张宗子评本各有意见，又希见可贵，而恰巧都是会稽山阴人，亦颇妙也。鄙人固是真心爱好陶公诗文，此处所言乃似出于乡曲之见，诚哉我犹未免为乡人也，但此亦正是不妨，因其为事实耳。（民国癸未十一月廿六日）

※

《虎口日记》及其他

不佞离乡已久，有二十五年不曾入浙江境了。可是至今还颇有乡曲之见，特别是关于文献一方面，很想搜集一点乡贤著述，以清代为主，宋明的如有自然也收，但如陆放翁、王龙溪、徐文长、陶石匮、石梁、王季重、张宗子诸大家而外，有些小诗文集便很难访求了，所得遂以清代为多，这也是自然的结果。一面我又在找寻乱时的纪录，这乃以洪杨时为主，而关于绍兴的更为注意，所得结果很是贫弱，除了陈昼卿的《蠡城被寇记略》，杨德荣的《夏虫自语》一二小篇以外，没有什么好资料，使我大为失望。后来翻阅陈昼卿的《补勤诗存》，在卷十三《还山酬唱》中有一诗题云，《鲁叔容虎口见闻录》，小注云，"绍城之陷，鲁叔容陷贼中，蹲踞屋上，倚墙自蔽，昼伏夜动，凡八十日，几死者数，仅以身免，然犹默记贼中事为一书，事后出以示人，不亚《扬州十日记》也。"又见孙子九的《退宜堂诗集》卷二有诗题云，《题鲁叔容溅泪日记并序》，序云，"叔容陷贼中阅八十日，排日书闻见成编，余取少陵诗语名之，并题两绝句。"同卷中又有题云，《严菊泉广文逸自贼中赋赠并序》。兹录其序与诗于下：

"城陷，菊泉虏系。夜将半，贼遍索赂，斫一人颅，衔刀灯下示怖众。寻缚十四人递戮之，既十人遽止，菊泉竟免，次三

人袁杜姚并得逸。

"听谈已事泪交颐，生死须臾命若丝，夜半灯光亮于雪，衔刀提出髑髅时。"于是我记住了鲁叔容的名字，却不知道其日记是否尚存，其次是严菊泉，也不知道他有否著述。这样荏苒的过了二十年之后，于民国癸酉元旦，在厂甸土地庙的书摊上，忽然见到一本陶心云题签的《虎口日记》，内署于越遁安子述，可是陈元瑜序中明明说叔容，孙子九陈昼卿的题词亦皆在，而且还有严菊泉的诗两首，署会稽严嘉荣菊泉。其诗云：

"锦绣蠡城付劫灰，一编野史出新裁，懔然变色思谈虎，我亦曾从虎穴来。"

"杀人如草血风腥，咋舌谁疑语不经，天遣才人遭厄运，从教魑魅写真形。"

《虎口日记》题叶后书光绪丙申季春锓于福州，不知为何人所刊，别无记录，陈元瑜序署同治壬戌，序中称《虎口日记》，似其原名如此，孙氏题诗在癸亥，陈氏则在丙寅，书名皆不同，岂最初实为见闻录，其后又改为日记欤。鲁叔容不知其名，绍兴县志局资料长编引补过老人《乡隅纪闻》，记鲁叔容事，大旨亦只是根据日记，唯云山阴人，年七十卒，今假定辛酉遭难时年三十，则至丙申才六十六岁，计刻日记时其人当尚存也。

严菊泉的著作虽不可见，但是其履历却容易查得多多了。据光绪甲午科浙江乡试同年齿录，中式第六十一名严弼，即是菊泉的次子，不过日记题词署会稽，而这里写的是山阴，恐应以此为准。上栏开列父嘉荣，注云："字怀庆，号菊泉，府学增广生，道光乙未恩科举人，甲辰会试荐卷，乙巳恩科会试堂备，

大挑二等，选授平湖学教谕，内阁中书衔，推升嘉兴府学教授，保举卓异，候选知县，宦绩详《平湖县志》。京都山会邑馆设栗主，配飨先贤。著有《见闻录》，遭难已佚，《铎鉴》、《越中忠义录》、《逸香斋诗文集》、《试帖诗》，待梓。”再查《平湖县志》云：

“严嘉荣，字菊泉，山阴人，道光乙未举人，同治癸亥任教谕。其时值粤匪初平，文教衰息，乃举行月课，优给膏火，丹铅笔削，士皆争自濯磨。又以文庙礼乐缺如，筹置祭器，选取乐舞，豆籩簠簋，讲肆时勤。朔望率诸生洒扫庙庭，先师诞日行释奠礼，春秋丁祭，尽敬尽诚，声容之盛，观者叹明备焉。复捐赀田三十馀亩，为礼乐公产及祭胙之需，通详立案，以垂永久。壬申铨升本府教授，兴废举坠，亦有政声。年七十三卒。”

严菊泉的著作据齿录所记也有好些，但现今已不可考，只从杭州书店见到他的一册日记，起同治九年庚午四月朔日，讫十二年癸酉八月二十九日，正是在平湖做县学教谕，升转嘉兴府学教授这一时期，虽然记有朔望洒扫课文，行香差贺，以及彩蛋香肉等的送礼，可以知道一点七十年前的教官生涯，但是这总还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此外还有一册，没有书名，看笔迹是严氏手稿，列记辛酉绍兴死难男女的事迹，大约是《越中忠义录》的底稿。卷首夹入一纸，题曰《采访殉义士女启》，末署同治癸亥春三月，山会同人公具，后有凡例五条，其五云：“殉难以御贼为上，骂贼次之，寻常为贼所戕，似不胜纪，但无罪而死，情亦堪悯，未忍就删。”这里所说很有情理，盖严氏曾从

虎穴来过，对于此等事不但谈之色变，亦且思之神伤，其著此书殆出于悲悯之心，与一般高谈人心世道者要自不同。全本凡五十叶，如以每叶八人计，所录亦才及四百人，固不能云详备，唯其意则自大可感耳。看稿中删改之迹，言语动作上不无藻饰之处，例以鉏麑触槐，或亦古已有之，信史本难得，亦可不必深求。录中记男子部分之末有一则云：

"山阴王英康居水澄巷，业儒，工时文，为童试翘楚。咸丰辛酉九月廿九日被掠入贼馆，系于门外。俄一贼来问向习何业，答以读书，贼干笑谓其党曰，此人无用处。拽至大善寺木鱼下，遂加刃焉，年十九。"《虎口日记》十月二十七日项下有云："有冯氏妇者，为余言，贼重读书人，称先生，有加礼。"贼固不必一致，但即此可见乱世秀才之苦，几于无路可走矣。录中又一则云：

"山阴张柳堂居下和坊，贩书自给，事父以孝闻，积资为弟完姻，终身不自娶。辛酉城陷不出，十月五日掠赴萧山，将启行，贼见其面有愁色，曰，此人中途必逸，不如杀之。遂被戕于江桥南岸，年三十七。张吉生述。"观此乃又叹盗亦有道，阴鸷坚决，狠心辣手，世所谓英雄豪杰者非耶，古之名将如曹彬或胡大海，盖无不如此，或者不如此亦不能胜利，唯成则为王，败则为贼，非真是《虎口日记》之周文嘉不及《保越录》之胡大海也。儒家主忠恕，重中庸，识者辨孔子无杀少正卯之事，正是当然，但亦由此可知其敌不过桓魋柳跖之流，此事想起来很有意义，只是稍有点阴冷，令人觉得有如感寒耳。

（民国癸未十月二十日）

《广阳杂记》

十多年前听亡友饼斋说刘继庄，极致倾倒之意，云昔曾自号掇献，以志景仰，因求得其所著《广阳杂记》读之，果极有意思。书凡五卷，《功顺堂丛书》本，卷首有王崑绳撰墓表甚佳，胜于全谢山所作传，盖了解较深也。墓表称继庄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仕，不肯为词章之学。又云，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其气魄颇与顾亭林相似，但据我看来，思想明通，气象阔大处还非顾君所能企及。还有一点特别的，继庄以北人而终老吴中，与亭林正相反，古诗云，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二君所为均有志士苦心存于其中，至今令后人思之亦不禁感奋。传中亦云，又其栖栖于吴头楚尾间，茫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所以也不能说是不了解。但既称继庄之才极矣，又谓其恢张过于彭躬庵，而对于继庄之许可金圣叹一事乃大叹诧，岂非还是与顾亭林骂李卓吾一样，对于恢张之才仍是十分隔膜也。刘继庄的感愤是很明了的，如卷一二中记洪承畴为其母及师所不齿之事，至再至三，又记金陵遗老逃而之禅别成心疾的仙人李拗机，卷二三中屡记赐姓遗事，及倒戈而终施行迁海策的黄澄施琅辈，及与杨于两谈赐姓成就人材，杨谓闽向以文胜，今多武勇之士，举林兴珠为例，继庄乃慨然曰，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

年，遂投笏而起。此言甚可思，但此并不是继庄的唯一的长处，我觉得可佩服的此外还是其气度之大，见识之深，至少一样的值得称扬，这里文抄公的工作也不是可以太看轻的。首先我们看他自述为学的方法，卷二云：

"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又卷四云：

"陈青来执贽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卷二谈岣嶁禹碑文字不可考释，结语云：

"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则欺人与为人所欺耳，六经诸史暨三藏十二部诸家之书皆然，不止一岣嶁碑已也。"卷三云：

"图麟述其前日见里巷邻家有丧，往来杂遝，而已独立门前，萧然无事，援笔书云，世俗之礼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论不畏，然后其势孤，势孤然后能中立。予闻其语，亟令图老书于便面，以赠伯筠。"这几节的话都说得极好，但只是理论而已，到底他自己如何运用，我们可以很简要的抄出几则来。卷二有两则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

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图麟拊掌掀髯叹未曾有。彼时只及戏文小说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则六经之作果非徒尔已也。”卷四云：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大抵明季自李卓吾发难以来，思想渐见解放，大家肯根据物理人情加以考索，在文学方面公安袁氏兄弟说过类似的话，至金圣叹而大放厥词，继庄所说本来也沿着这一条道路，却因为是学者或经世家的立场，所以更为精深，即在现今也是很有意义的，盖恐同意的人也还不能很多也。此外有谈琐事者，如卷二云：

“涵斋言，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继庄曰，宇宙之中万美毕具，人灵渺小，不能发其蕴，如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为火药，方济伯偶试而得之。以此知造化

之妙伏而未见者非算数譬喻所能尽，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后，必有大圣人者出而发其覆也。"记白糖原始亦是常事，我仿佛曾经见过不止一次，说的与看的人都是这样的过去完事，这里却引起那一段感想，而其见识和态度又是那么的远大厚重，显示出对于知识之期待与信赖，此即在并世亦是不易得的事。又卷一云：

"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我以前查考朱舜水遗事，曾见日本原公道著《先哲丛谈》卷三中有一则云：

"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当时读之怆然有感，今见此文，可用作笺疏，而称其有至理，刘君之情乃尤可感矣。杂记原本或是随时札记，亦有从日记录出者，如记叙各地风物小文似均是其中之一部分，寥寥数十字或百许字，文情俱胜，在古文游记中亦绝不多见。卷四中谈《水经注》，有云：

"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馀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这里称赞《水经注》铺写

景物语，正好借了来称赞他，虽然这也只是如文中所说的一点馀力而已。如卷二云：

“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远近舟楫上者下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天下绝佳处也。”卷三云：

“七里泷山水幽折，非寻常蹊径，称严先生之人，但所谓钓台者远在山半，去江约二里馀，非数千丈之竿不能钓也。二台东西峙，覆以茅亭，其西台即宋谢皋羽痛哭之处也，下有严先生祠，今为营兵牧马地矣，悲哉。”卷四云：

“蕲州道士洑在江之西南，山极奇峭，有兰若临江，树木丛茂，大石数十丈踞江边。舟过其下，仰望之，复自看身在舟中，舟走江中，恍如画里，佳绝。”又云：

“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望汉阳诸山，苍翠欲滴。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

“汉水之西南，距大别之麓，皆湖渚，茭芦菱芡，瀰漫苍莽。江口筑堤，走龟山之首，约里许，自西达东，石甃平整，循堤而东，南望湖渚，有江南风景。”

“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而荡两桨，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信哉。”末了我辈再来引一段做结束，卷三云：

“偶与紫庭论诗，诵魏武《观沧海》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洪波涌起。紫庭曰，只平平写景，而横绝宇宙

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犹将见之，汉魏诗皆然也，唐以后人极力作大声壮语以自铺张，不能及其万一也。余深叹服其语，以为发前人未发。紫庭慨然诵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难，听者正自不易也。"这一节话我们刚好拿来作杂记的总评，紫庭所说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正是刘继庄所自有的，只可惜在杂记中零星的透露出来，没有整个的著作留下，可以使我们更多知道一点。王崑绳在墓表中说，盖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使得志行乎时，建立当不在三代下，这意见我是极为赞同的，虽然在满清时根本便不会得志，大概他的用心只在于养成后起的人而已吧。这里就是那十九首的悲哀，乾隆以来大家已是死心塌地的颂圣，若全谢山能知继庄行踪之异，也算是不易得的了。清季风气一转，俞理初、蒋子潇、龚定庵、戴子高辈出，继庄的学问始再见重于世。友人间称扬此书者亦不少。饼斋治文字音韵之学，对继庄这一方面的绝诣固极心折，但其所最为倾倒者当亦在于思想明通气象阔大这一点上，则与鄙人盖相同也。我得《广阳杂记》，阅读数过，蓄意抄录介绍，数年来终不果，至今始能草草写成此文，距饼斋谢世则已五阅春秋矣。

（三十三年除夕）

※

《杨大瓢日记》

《杨大瓢日记》一册，凡七十八叶，每半叶八行，行二十字，系大瓢手笔，从杨氏后人借得，因倩人录得副本。书面题《杨子日记》，有印二，朱文曰赤泉后裔，白文曰铁函斋，卷末白文印曰汉太尉伯起公五十二世孙。所记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年间事，大瓢时年五十八岁，事多琐屑，但亦有可资考证者，略举数事于后。

一二两月大瓢在福州，居福建巡抚李质君幕中，及李病殁，乃护丧回江苏，于四月初抵苏州。在此期间，记有下列各项，其一是关于《柳边纪略》者：

正月初九日，校《柳边纪略》。

初十日，校《柳边纪略》竟。

十二日，属朱诚哉钞出塞诗，附《柳边纪略》后。

其次是与林同人的往还，却亦与《柳边纪略》有关。

二月二十二日，边荔水庄寻林同人，同人已瞽，扶杖出见，时年已七十有一矣。

二十三日，赴蓝公漪之招，与林同人痛谈甚乐。

二十四日，跋《玉板十三行帖》，同《定武兰亭叙》赠林同人。过装潢家梁允静观故家残帖，择其数种，中有《三雅斋兰亭》，并赠同人。许伯调招同同人蓝公漪林洙云陈廷汉饮紫藤花庵，

出败帖观之，又与同人纵谈边塞，以《柳边纪略》示之。

三月初二日，林同人归我《柳边纪略》。

案《柳边纪略》著作年月不详，但根据上文，可知其五卷本的形式至此时方确定，五篇序文中写明丁亥夏五月的林序更是明显，在这年的夏天补作了寄去的。叶调生《吹网录》卷四说，杨书成于丁亥年，见林侗序，这却未免有点误会，那《纪略》本文恐怕早已写成，因为第一篇序是费密，查费此度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所以成书总当在这年之前。林同人喜金石文字，和大瓢很谈得来，但是说已瞽，怎么看得见《兰亭叙》，我想或者只是眼光昏暗罢了，未必真是瞎吧，不然叫盲人评法帖，殆近于笑话矣。

大瓢回到苏州后访问亲友，有一两项颇有意思，因为这些人我们多少有点知道的：

四月初十日，视亡友顾小谢汪淡洋之孤，各馈银物有差。

二十一日，亡友顾小谢妇赵以其遗腹子全来，拜杨子为父，而赵则认太君为母，为全制衣冠而遣之。

五月二十三日，(在扬州，)过费紫薇，同访石涛道士。石涛者，宗室靖江王之后也，一字清湘，有书画名。

顾小谢的名氏一般或未必知道，寒斋恰好有他评选的《唐律销夏录》，所以见了面善。书凡五卷，乾隆壬午何文焕重刊本很是精妙，但是原本也不弱，据序说成于丙子，当是康熙三十五年，距丁亥亦才十一二年前耳。原本署名顾以安，何刻本乃云顾安，不知何据。至于石涛上人，大家都知道，可以不必多赘了。

大瓢于六月初二日到南京，至二十日午后乃乘肩舆，率子侄跨驴行，宿于秣陵关。在南京与方望溪往来颇密，日记上记得很多：

六月初三日，拜方灵皋，不值。

初六日，方灵皋来。

初七日，赴方灵皋饭。

初八日，作方灵皋《十七帖》《庙堂碑》《兰亭叙》跋。

初十日，书方灵皋三帖跋，又批阅其近文三篇。

十一日，札方灵皋，归其文稿法帖。

十二日，张安谷方灵皋来，灵皋赠我秋石二饼。

十五日，方灵皋蔡铉升张安谷来，久之不去，不得已饭之。

十八日，夜方灵皋来。

案是年方望溪年四十岁，已成进士，对于大瓢却似颇有敬意，岂因学书故耶，唯以近稿属批阅，则其虚心亦可佩服矣。大瓢为方望溪所作题跋三首今悉收在《铁函斋书跋》中，唯望溪文集中不曾少留有痕迹，盖以与义理文章都无关系，故无可留，此亦不足怪也。秋石之赠，则又足以证明交情之不浅，案秋石系取童男女溺炼成之物，《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李时珍曰：

"方士以人中白设法锻炼，治为秋石。服者多是淫欲之人，借此放肆，虚阳妄作，真水愈涸，安得不渴耶，惟丹田虚冷者服之可耳。"杨子长者，享寿七十一，方君又是大贤，投赠之意不知何在，后人蠡测殊莫能明，我所觉得有意思者，日记尺牍，寥寥数语，往往无意中留下绝好的资材，令读者欣赏不尽也。

七月二十八日，戴田有来。

八月初三日，戴田有札至。

初七日，札戴田有，致《潜书》。

二十二日，潘稼堂来。

二十三日，示稼堂《柳边纪略》。

九月初五日，潘稼堂札致安城府君补臂图诗，及杨子《柳边纪略》序。

十五日，札潘次耕，致《柳边纪略》。

此外潘次耕的来访通讯的纪事还有五六次，不具举。《柳边纪略》的潘序作于此时，可以知道。戴南山于康熙五十年为赵申乔所告发下狱，为清代大文字狱之一，五十二年被杀，年六十一，在丁亥当是五十五岁。此一年间所记交游中尚有好些名人，如查声山，周燕客，方扶南，王伏草，汪武曹，何屺瞻，缪武子，蒋湘帆，林吉人等，因多只简单的往来，今悉从略。

日记中记有家庭里的几件大事，也很重要。道光间鸿石山房刊《大瓢偶笔》例言中云，大瓢所著别有《家庭纪述》一卷，具载家庭琐事，无关书学，故未编入。据所云具载琐事，其书当大有价值，惜今不传，即叶调生傅节子留心大瓢著作者亦均未见，此日记中所存一二资料因此亦可珍矣。其一是关于大瓢弟楚萍之卒者：

六月二十八日，楚萍病革，未时殁。

二十九日，未时殓楚萍。戌时其后妻马亦死。

七月初一日，遣使至故乡报丧。未时殓马氏。是日收养珩，璜，瑜。

案楚萍名实，据费此度《纪略》序如此写，叶傅各家作宝似误，《力耕堂诗稿》卷二有《送二弟出山海关省觐》诗，计其时楚萍二十四岁，为康熙二十年辛酉，费序中记其事云：

"楚萍在襁褓中离亲侧二十年，颜面皆不得知，既至跪父母前，自道其乳时小名曰，儿某也，伏地不能起。母惊而下土坑，执其手，上下其面目曰，汝即某儿，乃今成人耶。于是母子抱持，绝复苏，自起作炊，以刀割肉，泪下脔胾，徐问浙中消息，内外亲属，欢极而痛，痛极而欢，语中夜不止，骨肉之情盖若真若梦者累日。"至丁亥楚萍年五十，乃卒，遗子三人，唯据日记云：

八月初九日，楚萍幼子瑜殇。

十月初一日，楚萍第二子瑱殇。

楚萍三子盖唯存长子珩而已。其二是关于大瓢母范孺人之卒，亦在是年之冬，记云：

十一月二十七日，太君药不下，守至夜半亥时殁。

十二月初四日，作范孺人家传。

初八日，作范孺人墓记。

十二日，属莹木书范孺人墓记于砖。

十八日，卯时祭，发引，更馀至团山。

十九日，雨中登山，开寿圹，颇温暖，巳时葬。

案《鸥陂渔话》卷二杨大瓢之父遣戍事一文，末有双行小注云：

"大瓢父墓在我郡团山，见稿中《范孺人传》，其地近白马涧，距城十馀里，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为姜西溟撰，字已漫

泐过半，疑其墓久不保矣。”今据日记可考知其作传年月，又范孺人墓记只书于砖上，不曾刻石，自然更不可考了。末了还有几项记事，可以举出来看：

正月十八日，夜阅《左传事纬》，梦馑耕。

七月初八日，是日馑耕疾。

十五日，祀先，夜祭无主孤魂于朱家园，馑耕意也，凡七年于兹矣。

十月十二日，第三孙满月，属馑耕为之剃发。

十九日，夜遣馑耕侍太君。

二十二日，夜太君遣馑耕归。

二十四日，是日顾夫人娶继子妇，召馑耕挑方巾，夜二鼓冒雨还。

十一月十六日，召祝希饶为太君及馑耕写照。

案上文所记乃是关于大瓢夫人的事，筠石山房本《大瓢偶笔》中有不著撰人姓名的《杨大瓢传》，末有一节云：

“娶朱氏，小字馑耕，宾故自号耕夫。求昏前夕朱梦虎跃入庭负之而去，诘旦告亲，媒妁适至，询知属虎，遂许字。后宾旅游将归，朱必梦虎，期皆先知，因自号梦虎道者。亦善书，尝剪《庙堂碑》临之。”今《铁函斋书跋》中有《梦虎道者庙堂碑题跋》一则，云梦虎道者见而爱之，手剪为条，粘之书本，临摹且三年矣。此跋大概作于丙戌年冬，然则剪碑事亦当在康熙四十一二年之际也。　　（民国甲申十月十五日，记于十药草堂）

《寄龛四志》

数年前写过一篇小文谈《右台仙馆笔记》，引《艺风堂文续集》卷二中《俞曲园先生行状》云，"古来小说，《燕丹子》传奇体也，《西京杂记》小说体也，至《太平广记》，以博采为宗旨，合两体为一帙，后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龛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后边加以案语云，"缪君不愧为目录学专家，又是《书目答问》的著者，故所说甚得要领，以纪晓岚孙彦清三家笔记与曲园相比，亦有识见，但其实铢两不能悉称，盖纪孙二君皆不免用心太过，即是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唯以文笔尚简洁，聊可一读，差不至令人哕弃耳。"《寄龛全集》见于《丛书目录拾遗》卷十，甲乙丙丁四志各四卷，即在其中。光绪年间所刻，市上多有，不为世人所重，艺风老人独注意及之，觉得可佩服。鄙人则以乡曲之见　收集山会两邑人著作，于无意中得来者也。据薛炳所撰家传，孙德祖字彦清，会稽县人，同治丁卯举人，光绪庚辰任长兴县学教谕，戊申卒于家，年六十九，盖生于道光二十年庚子，即西历千八百四十年。洪杨乱后居于小皋部，薛传云，与皋中诸子联诗社相唱和，一时文宴之盛，为泊鸥言社所未有，世所称皋社是也。皋社设在

秦氏娱匡，社中同人除主人秦树铦秋伊外，有孙垓子久，李慈铭爱伯，王诒寿眉叔，马赓良幼眉，陶方琦子珍，曹寿铭文孺，沈宝森晓湖，以及孙德祖彦清，诸人诗文集恰巧都多少收罗到了，不过这里不想研究皋社诗人，所以不必细表，所要说的只是孙君的著作而已。《寄龛全集》的内容，据寒斋所有者是《寄龛文存》四卷，《诗质》十二卷，《词问》六卷，甲乙丙丁志十六卷，《长兴县学文牍》二卷，《学斋庸训》一卷，《若溪课艺》一卷。诗是不大懂得　文则并不想谈，剩下来的所以只有那《寄龛四志》了。昔者陆放翁作《老学庵笔记》，至今甚见珍重，后来越人却不善著书，未曾留下什么好的笔记，寒斋所有清朝著作十五种中可取才及二三，平步青的《霞外攟屑》乃是容斋之流，其《蜕斗蘧乐府本事》一卷六十则，可以算是传奇体之佳者，小说体则只得以此四志充数矣。孙君文笔颇佳，系清道桥许伸卿刻板，未必精好，而字体多拟古，亦不尽从《说文》，却亦复可喜，其缺点在于好言报应轮回，记落雷或桥坏伤人，必归诸冥罚或前生事以至劫数，嫌其有道士气，此为读书人之大病，纪晓岚之短处亦正相同。但是四志有一特色，即附带说及的民俗资料颇不少，普通文人著作一心在于载道翼教，对于社会间琐屑事情都觉得不值纪录，孙君却时时谈及绍兴民间的风俗名物，虽多极简略，亦是难得而可贵也。今抄出数则，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系鬼事的，二是关于俗语的。《丙志》卷二云：

"俗传妇女以不良死者，其鬼所至常有脂粉气。"《甲志》卷四云：

"《续新齐谐》云，溺鬼必带羊臊气，信然。然以为带羊臊者

不能祟人，必五年后无此气乃能为祟，则非也。余故居半塘桥，宅后园有大池，与邻茹氏共之。茹氏凡溺三人，一婢之死先余生数年，其后一米铺学徒，一佣媪，则余皆目击。惟时皆闻水有羊羶，不出三日果溺人，平时未尝有也。"《丁志》卷一云：

"余邻村大皋部有王氏子二人死于溺，是同堂兄弟，兄已浴矣，弟强之再浴，拍浮间兄见中流有物，如豕涉波，泅而趁之，为所持，不胜，呼弟为助，遂并没。其时别有幼弟与偕，惧而逸得免，述所睹如此。"《甲志》卷一云，

"凤姑者以鬻鸦片烟为业，居昌安门外之芝凤桥，与余故居乐安堂隔一水，迤南不及半里，一夕火作，一家七人同尽，余年已十馀，望见之。业此者越人谓之开烟盘，大率置联榻，多设烟具，以便游手无籍之徒，灯火青荧，往往达旦。焚后比邻连夕闻叩关乞油声，或开户洒之，次旦审视地上亦绝无油渍。相传死于火者鬼常苦灼，得油则解。"又云：

"越人信鬼，病则以为祟于鬼，宜送客。送客以人，定一人捧米筛盛酒食，一人撚纸燃火导之大门外，焚楮钱已，送者即其处餕焉，谓之摸螺蛳，则不解其所由来，又何所取义也。皋坪村人孙忠尝佣于小皋部秦氏，为之送客，与其侣摸螺蛳，各尽一杯酒，再斟即不复得，以食饭，已而视壶中固未罄也，复饮则化为浆，稠粘而酸，不可沾唇矣。舒丈芙峤亦言，少时读书山寺，司爨老人能视鬼，性好酒，每酤得酒，辄有鬼来窃饮，与之争不胜　为所嗅，酒故在而味淡于水。"案：送客又通称送夜头，摸螺蛳之名或起于诙谐，乡间有爬螺蛳船，以竹器沿河沿兜之，可抄得螺属甚多，送客者两手端米筛，状颇相似。《乙

志》卷四云：

“越中病者将死，则必市经佛焚之，以黄纸包其灰，置逝者掌中，谓之三十六包，以为入冥打点官司之用。或仓卒未及购致，有忍死以待者，设不及待而死，指伸不得握，得而焚与之乃握，所闻如是者比比，俗益神其事。”又卷二云：

“归煞见《颜氏家训》，越人谓之转煞，读去声，尤笃信之。余家嘉德质库友张某殁后，有所司帐目未得明白，于其转煞夕姑置纸笔坐隅，居然启椟磨墨濡笔，作数行字，然萦绕如蛇蚓，卒无一字可辨识。段柯古《支诺皋》云，鬼书不久即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虽其迹不同，鬼之能书则较然可见，不知鬼无形质，何以能运用器物如此。”《丁志》卷一云：

“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曰，设五谷囊乎。公曰，五谷囊者起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恐魂之饥，故作五谷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为。见《艺文类聚》引《丧服要记》。此殆《颜氏家训》所谓粮罌，今越俗送葬犹用之。取陶器有盖者，子妇率孙曾男女凡有服者各于祖筵夹品物实其中，严盖讫，各以绵线绕其外，或积之数十百层，既窒而纳诸圹。”案，此种陶器出自特制，约可容一升，俗名盎打头瓶，不知字当如何写，范寅《越谚》中亦未收。《丙志》卷三记慈谿事，云邻人有作夜牌头者，注云，此称越亦有之，盖生人之役于冥者。宁波绍兴语多相通，夜牌头正是其一，唯《越谚》亦失载。又卷二云：

“越俗有所谓关肚仙者，能摄逝者魂灵入腹中，与生人对语，小说家多有记其事者，或冤魂所附，或灵鬼凭之以求食，但与今异其名尔。余曾于亲串见女巫为之，语含胡不甚可辨，

间从问者口中消息钩距之，盖鼓气伪为者居多。慈谿谓之讲肚仙。”

以上各节涉及鬼事，虽语焉不详，但向来少见纪录，而学老师著书志本在资劝惩，文字又务雅正，却记述及此，虽是零星资料，亦足珍矣。其次关于俗语者亦复不少，今略抄数则，《甲志》卷四云：

“道光中萧山有王阿二者以妬奸杀女尼十一人，谳定磔之省城。至今萧山人赌牌九者，得丁八一，辄目以王阿二起解。盖此戏数牌之点数，以多寡为胜负，又分文武。三点为丁，八点有二六三五两牌，皆武也，以丁侣八，除十成数只馀一点，莫少于是。他牌虽同为一点，有文牌者，如重四之八为人牌，重二为长二，重幺为地牌，重三为长三，幺三为和牌，幺五为短六，幺六为短七，皆属文，可侣他牌成一点，皆足以胜之，极言其无幸免也。”案，骨牌名称除计点者外，民间尚有俗名，如重二为板凳，幺五为拳头，或曰铜锤，么六为划楫，重五为梅花，皆取象形，唯五六称为胡子，则义不可晓。幺二称钉子，二四转讹或称臭女婿，盖因其为武牌，唯与幺二配成至尊，若侣他牌则遇同点数之文牌无不败者，世轻之为臭，平常亦称为二四。《乙志》卷二云：

“《宋书·乐志》载晋咸康中散骑侍郎顾臻表云，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足以蹈天，头以行地，云云。今越中亦有此戏，谓之竖蜻蜓。龙舟竞渡，或于小艇子上为之，艇狭而长，画鳞为龙形，两舷各施画楫十馀，激水如飞。一人倒植鹢首，屹然如建铁柱，谓之竖老龙头，可以经数时之久。”又卷四云：

"货郎担越中谓之袋络担，是货杂碎布帛及丝线之属，其初盖以络索担囊橐炫且鬻，故云。小皋部邻沈媪有二子，曰袋络阿八袋络阿九，并以其业名。"《丙志》卷四云：

"越俗患顽童之好狎畜狗若狸奴或为所爪啮也，曰骑猫狗者娶妇日必雨，患其好张盖而敝之也，曰非暑若雨及屋下张盖者躯体不复长，皆投其所忌，缪为之说以惧之，然寻常鞭挞所不能止者，无勿帖然不敢犯。"上边所记未见于他书，均颇有意思，拣择出来，也是民俗研究的好材料。中国古来是那么一派学风，文人学者力守正宗，唯于不经意中稍或出轨，有所记述，及今视之甚可珍异，前人之绩业只止于此，我们应知欣感，岂得再有所责求耶？自己反省虽途径能知，而缺少努力，且离乡村已久，留滞都会中，见闻日隘，不能有所成就，偶读茹三樵《越言释》，范啸风《越谚》，平景孙玉雨淙《释谚》诸书，但有感叹，今抄《四志》亦复如是也。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东郭生记）

《笑赞》

十几年前我编过一册笑话选，专就近代有撰人姓氏的笑话书中选取，计有三种：一为《笑府》，冯梦龙撰；二为《笑倒》，小引署咄咄夫题于半庵，案半庵《笑政》一卷收在《檀几丛书》馀集中，署陈皋谟字献可，当是其真姓名；三为《笑得好》，石天基撰。此外还有《笑赞》一卷，题清都散客述，清都散客又著有《芳

茹园乐府》，即明赵南星，故此书亦特别有意思，惜传本木板漫漶，不能据录。星云堂书店曾有刊本，张寿林校录，字句多缺，读之闷损。其后中华书局将《乐府》《笑赞》合刊，名曰《清都散客二种》，有卢前吴梅序跋，而文中残缺如故。似此书至今尚多流传，而皆是板坏后所印，故缺文无法校补，每一翻阅，常感觉可惜。近时偶尔见到一部，印似较早，虽亦漫漶而尚多可辨识，因借校一过，《乐府》中只有两个字缺其半边，《笑赞》则《推官》条中缺一字，《南风诗赞》中缺一行十三字而已。卢跋称原书为明活字本，世罕流传，其实乃不然。寒斋所有一本，字甚多残缺，而纸墨均新，其第四十四叶且系近时补刊，看来至早是光宣年物，如此外五十来板系明活字，恐不能排着保存下来。还有可笑的是，补刊的一叶中缝有四字曰笑赞题词，书面贴签亦如是写，可知主其事者并非内行，但见第一叶有题词，以为即其书名，疑是祠堂管事人之类所为。唯印刷所用尚非是有光纸，故推定定系民国前之物，原板或系明末所刊，至于字迹可辨的一本大概亦是百年内所印，未必能很早也。

《清都散客二种》的序跋中，卢冀野的小引写得算最好，其文云：

“清都散客者，高邑赵南星之别署。南星字梦白，号侪鹤，万历二年举进士，除汝宁判官，寻迁户部主事，调吏部考功，历文选员外郎，以疏陈四大害触时忌乞归。万历中再起为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贬斥殆尽，遂被严旨落职。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继迁左都御史。天启初任吏部尚书，终以进贤嫉恶，忤魏忠贤，削籍戍代州，天启七年卒。南星籍东林，与

邹元标顾宪成世称三君。所作有《笑赞》、《芳茹园乐府》。尤侗云：高邑赵侪鹤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作填歌曲，乃杂取村谣里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所谓杂取村谣里谚者，乐府如是，《笑赞》亦如是，此其所以不重于士夫而转流播于里巷欤。爰合二种，刊以行世。甲戌正月，卢前引。"《笑赞》跋中又云：

"《笑赞》之作，非所以供谐谑之资，而赞者故刺之谓也。所录共七十二则，原书为明活字本，都五十二叶，叶十六行，行十四字，世罕流传。见者往往亦以短书少之，不知其言外之义，抑可惜已。"案著者作《笑赞》的原意，在题词中本已说明白，其文云：

"书传之所纪，目前之所见，不乏可笑者，世所传笑谈乃其影子耳，时或忆及，为之解颐，此孤居无闷之一助也。然亦可以谈名理，可以通世故，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为机锋之助良非浅鲜。漫录七十二则，各为之赞，名《笑赞》云。"嬉笑怒骂本是相连，所不同者怒骂大有欲打之意，嬉笑则情迹少轻又或陋劣，鄙夷不屑耳，其或有情的嘲弄，由于机智迸出，有如操刀之必割，《诗》所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者，当然可以不算在内。若是把笑话只看作谐谑之资，不知其有讽刺之意，那是道地的道学家看法，压根儿就没法同他说得通了。我在《苦茶庵笑话选》中曾经简单的说明笑话的用处，略云：

"其一，说理论事，空言无补，举例以明，和以调笑，则自然解颐，心悦意服，古人多有取之者，比于寓言。其二，群居会饮，说鬼谈天，诙谐小话亦其一种，可以破闷，可以解忧，

至今能说笑话者犹得与弹琵琶唱小曲者同例，免于罚酒焉。其三，当作文学看，这是故事之一类，是滑稽小说的萌芽，也或是其枝叶，研究与赏鉴者均可于此取资，唯中国滑稽小说不知为何不发达，笑话遂有孤苦伶仃之感耳。其四，与歌谣故事谚语相同，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截彻透，此正是民俗学中第三类的好资料也。"又在别的一篇小文里说过：

"秋风渐凉，王母暴已过，我年例常患枯草热，也就复发，不能做什么事，只好拿几种小话选本消遣。日本的小话译成中国语当云笑话，笑话当然是消闲的最好材料，实际也不尽然，特别是外国的，因为风俗人情的差异，想要领解往往须用相当的气力。可是笑话的好处就在这里，这点劳力我们岂能可惜。我想笑话的作用固然在于使人笑，但一笑之后还该有什么馀留，那么这对于风俗人情之理解或反省大约就是吧。笑话、寓言与俗谚，是同样的好资料，不问本国或外国，其意味原无不同。"这里所谓对于风俗人情之理解即是上文的其四，而其反省则是其一，也就是卢君所说的言外之意。这一类的笑话古人著书有利用的，其例颇多。幼时读圣贤书，见《孟子》述宋人揠苗助长芒芒然归情状，不禁失笑，孔夫子说月攘一鸡，至今传诵，若《韩非子》所记种种宋人故事，简直是后来呆女婿的流亚了。古来贤哲常用这种手法，见于圣经贤传中，赵梦白东林贤者，继作《笑赞》，正是当然，而且即此更可以见得他明朗通达，与平常道学家不同。他说明古今不少可笑可气的事，世间所传笑谈乃其影子，他指影给我们看，正要我们自己去找那形出来，这或

者是别人，或者就是读者自己也说不定。《笑赞》第四十三则云：

“唐朝山人殷安尝谓人曰，自古圣人数不过五，伏羲，神农，周公，孔子，（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其人曰，老先生是一个。乃屈五指曰，不敢。

“赞曰：殷安自负是大圣人，而唐朝至今无知之者，想是不会装圣人，若会装时，即非圣人，亦成个名儒。”又第五十一则云：

“郡人赵世杰半夜睡醒，语其妻曰，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人有甚差别。世杰遂将其妻打了一顿。至今留下俗语云，赵世杰半夜起来打差别。

“赞曰：道学家守不妄语为良知，此人夫妻半夜论心，似非妄语，然在夫则可，在妻则不可，何也。此事若问李卓吾，定有奇解。”这里面的人有名有姓，已是真形了，但此类事甚多，所以又可以转借过来作影子。至于赞语甚为透彻，此等本领已非冯子犹所及，唯有金圣叹李卓吾才能如此，赵君也已说及，此是他的大不可及处。一般小心小胆的人，守住既得的道德上的权利，一点不敢动，听见金李诸人的话便大感不安，起来嚷嚷。此正是赵世杰之打差别，其不为清都散客之所笑者几希矣。

《芳茹园乐府》中所收的是散套与小令，我们本来可以不谈了，但是其中也有与《笑赞》相关的地方。《笑赞》第十二则云：

“辽东一武职素不识字，被论，使人念劾本，至所当革任回卫者也，痛哭曰，革任回卫也罢了，这者也两个字怎么当的起。

“赞曰：至公至明，乃可以劾人，不然，者也二字断送了多少好人，真是难当也。”乐府中有慰张巩昌罢官一首，有二语

云：容易的所当者也，断送的归去来兮，就用这个典故。本来这是散曲，不好拿了什么义法去范围，可是正经朋友往往不能了解，觉得刚正与诙谐难以并存，便有种种的议论。吴瞿安题记云：

“梦白正人，游戏声歌，本无妨碍，而集中多市井谑浪之言，如银纽丝，一口气，山坡羊，喜连声，劈破玉诸曲，再读一过，疑是伪托。”又卢冀野跋尾云：

“世传刘煇以词诬六一，堂上簸钱，遂成罪语，日月之明故无伤也。侪鹤填词，见西堂《百末词跋》。案此小集瑕瑜参半，谑浪之言或更掺入。当其遁迹，不平之气溢于辞表，绝恶佯狂，唯疑可案，既归林泉，偶有吟咏，好事传之，岂容尽信，披沙拣金，是在读者。顾继散词，厥维小曲，兹集所传，小曲为多，风气使然，虽贤者未能免耳。”二跋对于作者备致爱护，其意固可感，而语则甚为纰缪，必如海瑞霍韬乃为正人，此非不佞之所能领教也。以文字罪人，最是中国史上污点之一，刘煇之诬六一，舒亶之劾东坡，世所共弃，岂可阳违阴奉，斤斤以此裁量人，昔梁简文帝诫子当阳公书有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吾深叹服此言，以为文人的理想应当如此，今见赵梦白，乃知此处有一人在，大可喜也。吴君所说《劈破玉》乃是卷末一章，今录于后：

“俏冤家，我咬你个牙厮对。平空里撞着你，引的我魂飞，无颠无倒，如痴如醉。往常时心似铁，到而今着了迷，舍死忘生只为你。”这是很好的情歌，无论他是在什么时代所作，都觉得是有意思的事。又有一首题为《折桂令后带急三枪》，小注云与

诸弟同冯生酒集，其词云：

“一丢丢些小亭中，花似唇香，竹爱人情。喜煞潘安，吟穷杜甫，醉坏刘伶。谣词儿气气声声，新酒儿淡淡浓浓。怪友狂丁，瓦钵磁钟。见放着平地神仙，又何须白日飞升。

“咱们咱们胡海混，就地儿圆着圈。咱们流杯，咱们吃个流杯会。咱们撒会村，笑特特喜坏了咱们，咱们咱们打个滚。”这真是近于天籁的好文章，想见作者的性情与气象，海阔天空，天真烂漫，自有其伟大处。《阅微草堂笔记》卷二记高邑赵忠毅东方未明之砚，背有铭曰：残月荧荧，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贬。忠义之气如见，亦可佩服，但实只是一种类型，不及读此两册短书，从富有人情处更能看见其所特有的平凡之伟大也。

（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和纸之美》

风雨谈社来信问我一年中的爱读书，这是什么书呢，我自己也一时想不起来。虽然我曾说看旧书以消闲，有如吸纸烟，可是老实说，老看线装书也渐感觉气闷。对于古人本来何必计较，但是话不投机，何苦硬着头皮静听下去，掩卷放下，等于端茶送客，也是正当。在思想上我觉得可佩服的还只是那几个人，一直没有添加。别一方面有些类书，反正不关思想的事，

偶然翻看也还可喜，如冯梦龙的《古今笑》与《智囊》，周亮工的《同书》与福申的《续同书》，王初桐的《奁史》，翟灏的《通俗编》等。这些书大都是从前所得，并不在这一年内，而且实际上原只是翻阅消遣，即使觉得他有意思，也总不能算是爱读。至于外国书，英文书是买不起也无从去买，日文书价目公道，可是其无从去买则是一样。在《读书新闻》上看到出板消息或广告，赶紧写信去定购，大抵十不得一，这种情形差不多在去年已是如此，所以只好知难而退，看看书名就算满足了。据朋友们说，在北京想买日文书籍，只有这一法，最好隔日到各书店去一转，也不可存心一定要买什么书，但看店头有什么新到的，见到可买的书便即下手，假如这样一月中去看十五回，必定可以稍有所得。要这么办呢，我既无此时光，无此方便，也并无此决心，那么唯有放弃买书的机会，姑且用酸葡萄主义来作解说，聊以自宽而已。不过话虽如此，我查本年度日记，收到的日本出板的书也有六十五册，其中一部分是别人见赠，一部分是居留东京的友人替我代搜集的，有的原是我所委托，有的却是友人看见此书觉得于我当有点用处，因此给我寄来的，这一类书在数量上实在比我托买的还要多，这位友人的好意很可感谢。这里边有一册书，是柳宗悦氏著的《和纸之美》，日记上记着于四月三十日收到，我看了日记便想起来了。要说我一年中的爱读书，这册《和纸之美》可以说是的。本年夏天写《我的杂学》这篇文章，在第十四节中曾说及云："柳氏近著《和纸之美》，中附样本二十二种，阅之使人对于佳纸增贪惜之念。"我说近刊，因为此书不是现今出板，其时还在一年前，不过直至今春才能入手罢了。末

尾题记云“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刊行，系私家版，不鬻于市，只颁布于亲友之间，本文用纸为武州小川出产，刊行部数计二百册，每册有著者署名。”书本高八寸，宽五寸半，首列和纸样本凡二十二枚，本文三篇，曰《和纸之美》，《和纸之教训》，《和纸十年》，连后记共计三十六半页。我对于纸本来有点爱着，从前曾写过一篇小文曰《关于纸》。说起来也觉得寒伧，中国虽说是造纸的祖师国，我们却不曾见过什么好纸，平常只知道连四毛六。总有脆弱之感，棉连最有雅致，印书拓字均佳，而裁尺幅可以供赏玩者却不多见。日本纸均用木皮所制，特多朴茂之趣，宣纸本亦用楮，殆因质太细色太白之故，于书画虽特别相宜，但与日本之楮纸迥殊，无其刚劲之气也。雁皮与三椏等各自有其雅味，不一一具详，唯纸衣纸朱蓝两种则不能忘记，不特可用于装帧，尤令人怀想俳人之行脚，持此类纸衣纸帐而出发，其风趣可想也。柳氏文章三篇，照例是文情俱胜，无庸赘说，前曾得其所著《茶与美》，共文十二篇，亦是特制本，有图二十馀，以陶器为主，亦颇可喜，可与此书相比。唯陶器是照相而纸乃实物，又鄙人知纸之美亦过于陶器，故二者相比，终不能不舍陶器而取纸耳。

（民国甲申十二月一日，东郭十堂）

※

陈师曾的风俗画

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话虽旧，我倒是同意的，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意见吧。手边适值有师曾的《北京风俗图》影印本二册，翻阅一过，深觉得这里有社会的意义，学问与艺术的价值，不是一般画师所能到的。画上有各人题句，是民国五六年所书，大略可以知道作画的年代。其时鲁迅在教育部，时常邀集二三友人到绒线胡同西口路南的回教馆楼上吃牛肉面，从东铁匠胡同斜穿马路过去，路没多远。有一次适有结婚仪仗经过，师曾离开大家，独自跟着花轿看，几乎与执事相撞，友人们便挖苦他，说师曾心不老，看花轿看迷了。随后知道他在画风俗图，才明白他追花轿的意思，图中有吹鼓手打执事，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印本题曰“蒙猗室京俗词题陈朽画”，前后各十七阕，姚茫父自书所作词，朽道人即师曾画北京风俗共三十四幅，有陈孝起程穆庵何芷舲等人题句，淳菁阁印行，早已绝板。其第十九图送香火，画作老妪蓬首垢面，敝衣小脚，右执布帚，左持香炷，逐洋车乞钱，程穆庵题曰：“予观师曾所画北京风俗，尤极重视此幅，盖着笔处均极能曲尽贫民情状，昔东坡赠杨耆诗，尝自序云，‘女无美恶富者妍，士无贤不肖贫者鄙，’

然则师曾此作用心亦良苦矣。"其实这三十几幅多是如此，除旗妆仕女及喇嘛外皆是无告者也，其意义与《流民图》何异，只可惜朽道人死后此种漫画作风遂成了"广陵散"了。

《天方夜谈》

《天方夜谈》是我在学堂里看到的唯一的新书，如读本所说我想我该喜欢它的。在中文书方面，当时看了很喜欢的也有好些，如《饮冰室自由书》等，真可以说是读了不忍释卷，但是后来也就不怎么珍重了。《天方夜谈》的时间却是很长，正如普通常说的，从八岁至八十岁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会忘记它，只要读过它的几篇。在本国这类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如《西游记》、《封神传》，民间传说的故事如"白蛇"、"蛇郎"及"老虎外婆"等，文人写的有《聊斋志异》为代表，这些也为人所爱读，过于《四书》、《五经》，但是比起《天方夜谈》来总还有点不如。《西游》、《封神》的故事里大人物太多，都是什么老祖什么佛，空气有点硬化，而且不免单调。"蛇郎"等童话没有这缺点了，却是还在幼稚期，不曾十分长发。《天方夜谈》原是这一类质料，但从市场上经过了来，由多年说话人的安排与听众的取舍，使它更是丰富纯熟，要拿以前茶馆里的《聊斋演义》相比，多少近似，不过它并无蒲留仙那样的原本，所以可说是真正的民间文学了。我认识了这一本书，觉得在学堂里混过的几年也还不算白费，

虽然那时的书早已遗失了，前几年托友人在上海买了一册《现代丛书》本，根据白敦译文最为可靠，可惜中间一叠十六页错订缺少。中文有奚若译四册，大抵系依据雷恩译文选本，因为是古文，所以没有细读。

关于《阿Q正传》

一 引言

1921年十二月北京《晨报》开始增加“副刊”，将原来的第五版改为单张，由孙伏园担任编辑。到了星期日那一天，又由蒲伯英主张，编得特别好玩一点，添设“开心话”一栏，请鲁迅帮忙来写稿。因为如他自己所说：“阿Q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了，所以他就动手来写他的“正传”。那第一回便署名巴人，在“开心话”这栏内出现了。但在第二次这又移在“新文艺”栏内，一直连登九回，至1922年二月十二日这才全部完结。在连续登着的时候，知识阶级一时轰动。有许多人以为某一段仿佛是骂他自己，有的也懔懔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从“巴人”二字上着想，疑心是蒲伯英，因为他是四川人的缘故。可是鲁迅并没有长久隐瞒的意思，到了全文登了之后，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总之在我开始登载《自己的园地》的中间，我便写一篇题云

《阿Q正传》的文章，发表了出来。这大概是说《阿Q正传》很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是三十多年了。那时我正是乱谈文艺的时代，有些地方说的很不对，那是当然的事情，但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过了一年是1923年，鲁迅的小说十五篇合编一册，定名《呐喊》，决定由北大新潮社出版。其时该社名义上由我负责，所以新潮社丛书算是我编辑的，虽然事实上的编排原自归作者办理。可是创造社的成仿吾先生见了这书乃大加批评，说其中只有一篇《不周山》还好，又说这小说集是他兄弟所编，应该是很好的云云。鲁迅因此特地把《不周山》抽出，不留在里边，后来改名《补天》，作为《故事新编》的一篇。我的那篇文章本来也已收在文集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现在为搜集鲁迅研究的资料，觉得不管文章写得错不错，也总是资料之一，心想抄存下来，可是很不容易得到了。晨报社初版本《自己的园地》我自己也已没有，我只知道这曾经收在阮无名编的《新文坛秘录》里，可是这书也很是难找。经朋友帮助，借给一册文载道的《文抄》，在一篇《关于阿Q》中间引有全文，现在得以照样抄了下来，这实在是很可欣幸的。

二　本文

我与《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不大容易，但是因为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够加上一点说明，帮助读者去了解它的真相，——无论好

坏，——也未可知。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坏。美国福勒忒（Follet）在《近代小说史论》中说：“关于政治宗教无论怎样的说也罢，在文学上这是一条公理：某种破坏常常是那唯一可能的建设。讽刺在许多时代，如十八世纪的诗里，堕落到因袭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恶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对于在这混乱世界里因了邪曲腐败而起的各种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因此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抗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它就最近于融化在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理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有净化力量的情绪。即使讽刺是冷的，如平常变为反语的时候大抵如此，然而它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虽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它复写在纸上，所以它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作成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馀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

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这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有如现在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里为尤甚。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里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果戈里的《外套》和《狂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小说《我是猫》。但是国民性实在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它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它的贬词去看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Satyric Satire)，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

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感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的社会里。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Q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得很对。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家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个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象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的小说《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

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上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实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一九二二）

关于竹枝词

七八年前曾经为友人题所编《燕都风土丛书》，写过一篇小文，上半云：

“不佞从小喜杂览。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方面也。中国地大物博，书籍浩如烟海，如欲贪多实实力有不及，故其间亦只能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其他则偶尔涉及而已。不佞生于会稽，曾寓居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馀年，则最久矣。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尔后见啸园刊本《清嘉录》，记吴事而可通于两浙，先后搜得其异本四种，《藤阴杂记》，《天咫偶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若《帝京景物略》则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略终不可得见，辜负余六年浪迹白门，无物作纪念也。”去年冬天写《十堂笔谈》，其九是谈风土志的，其中有云：

“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品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这些地理杂记，我觉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约有这几类：其一是记一地方的风物的，单就古代来说，晋之《南方草木状》，唐之《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向来为艺林所珍重。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农医二家门户各别，士人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只靠这些，此外还有《诗经》，《楚辞》的名物笺注而已。其二是关于前代的，因为在变乱之后，举目有河山之异，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追怀昔年风景，自不禁感慨系之，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过去的梦影，鄙事俚语不忍舍弃，其人又率有豪气，大胆的抒写，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宋之《梦华》《梦粱》二录，明之《如梦录》与《梦忆》，都是此例。其三是讲本地的，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不过有这一点差别，前者所记多系异地，后者则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纪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遗，所以我们的话只好从明朝说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

是好的。民国以后出版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罢了。"

上边两节虽是偶尔写成，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不过以前所说以散文为文，现在拿来应用于韵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样。韵文的风土志一类的东西，这是些什么呢？《两都》《二京》，以至会稽三赋，也都是的，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种大著，实在只是所谓竹枝词之类而已。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总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作为最早，这也是事实。案《刘梦得文集》卷九，竹枝词九首又二首，收在乐府类内，观小引所言，盖本是拟作俗歌，取其含思婉转，有湛濮之艳，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诗化吧。由此可知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这种书最初多称百咏，现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咏》，著者阮阅，即是编《诗话总龟》的人，此书作于宋宣和中，已在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始于此。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谭舟石和之，至乾隆甲午，陆和仲张芑堂又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册，前后相去正一百年，可谓盛事。此后作者盛多，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与蔡

铁耕的《吴歈百绝》，可以算是特别有意味之作。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的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分，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记，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趣味。厉惕斋著《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叙述一年间风俗行事，有一万二千馀言。又黄公度著《日本杂事诗》，王锡祺抄录其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刊入《小方壶斋丛钞》中，即是一例。这一类的诗集，名称或为百咏，或为竹枝词，或为杂咏，体裁多是七言绝句，亦或有用五言绝句，或五言七言律诗者，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垞《棹歌》第十九首云：

"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是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这个意见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应用于竹枝词上也还是一样的。我在《十堂笔谈》中又说：

"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无须去劝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

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分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而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必可，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读书疑》

《读书疑》甲集四卷，刘家龙著，道光丙午年刊，至今刚是一百年。著者履历未详，但知其为山东章丘人。此书汇录壬寅至乙巳四年前读书札记，刊刻与纸墨均极劣，而其意见多有可取者。如卷四云：

"通天地人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术。或问通人而不通天地则何如，余曰：此非儒所能，必尧舜孔子也。尧不自作历而以命羲和，孔子不自耕而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儒之止于儒者，正以兼通天地也。"此言似奇而实正，兼通天地未必有害，但总之或以此故而于人事未能尽心力，便是缺点。从来儒者所学大抵只是为臣之事，所谓内圣外王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及科举制度确立，经书与时文表里相附而行，于是学问与教育更是混乱了。卷四云：

"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已。《易》则三代以前之书，《春秋》则三代之末所用，故皆缓之也。场屋之序，考试之体，

非为学之序也。"卷二云：

"《周礼》以《诗》《书》《礼》《乐》教士，孔子以《诗》《礼》训子，而雅言亦止添一《书》。程子曰：《大学》入德之门，亦未言童子当读也。朱子作小学，恐人先读《大学》也。自有明以制义取士，三岁孩子即读《大学》，明新至善为启蒙之说矣，遂皆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又卷一云：

"灵台本游观之所，而于中置辟雍；泮林亦游观之地，而于中置泮宫。孔子设教于杏坛，曾子亦曰无伤我薪木，书房之栽花木，其来远矣。今则科场用五经，无暇及此，亦时为之也。"卷二讲到以经书教子弟，有一节云：

"金圣叹曰：子弟到十馀岁，必不能禁其见淫书，不如使读《西厢》，则好文而恶色矣。或曰：曲终奏雅，曲未半心已荡，奈何？不如勤课以诗书。然吾见勤课者非成书呆即叛而去耳。要之教子一事难言哉，唯身教为善耳。父所交皆正人，则在其所者皆薛居州也，谁与为不善。"末了说的有些迂阔，大意却是不错的。他说教子一事难言哉确是老实话，这件事至今也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现代只有性教育这一种主张，其实根本原与金圣叹相同，不过有文与实之分而已。前者凭藉文人的词章，本意想教读者好文而恶色，实在也不无反要引人入胜之虞；后者使用自然的事实，说的明白，也可以看得平淡，比较的多有效力。刘君对于圣叹的话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但他觉得子弟或不必给《西厢》读，而在成人这却是有用的。如卷四云：

"何谓圣人？费解之书爱之而不读，难行之书爱之而不读，是圣人也。食粪土，食珠玉，其为愚人一也。邪淫之书却不可

不读，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圣人不删郑风。”又卷一云：

“余喜作山歌俗唱梆子腔姑娘柳敲儿词，而不喜作古近体诗，尤不喜作试帖。孔子言思无邪，又曰兴观群怨，皆指风言。山歌俗唱，风也。古近体，雅也。试帖，颂也。今不读山歌俗唱梆子腔梆子戏者，想皆翻孔子案，别撰尧舜二诗置于《关雎》前者也。若此之人，宜其胸罗万卷之书，谙练历代之典，而于人情物理一毫不达也。”这个意思本是古已有之，袁中郎在所撰《叙小修诗》中云：

“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此种意见看似稍偏激，其实很有道理。但是世人仍然多做雅颂，绝少有写山歌者，乃是因为真声不容易写，文情不能缺一，不如假古董好仿做也。卷三有一则云：

“杨墨佛老皆非真邪教也，由学术之偏而极其甚者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书几卷，乃千古邪教之祖也。其书虽不传，以其字义揣之，殆今之阴隲文、功过格也。尧舜于地天通则禁绝之，今之富民于阴隲文、功过格则刻之传之，可谓贤于尧舜矣。”案《尚书注》云：使民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今谓是邪教经典似无典据，唯其排斥阴隲文、功过格的意见我极为赞同，中国思想之弄得乌烟瘴气，一半由于此类三教混合的教义，如俞理初所言，正可谓之愚儒莠书也。刘君深恶富民之传刻邪教之书，不知儒生

的关系更大，近代秀才几乎无不兼道士者，惠定宇尚不能免，即方苞亦说骂朱子者必绝后，迷信惨刻，与巫道无异，若一般求富贵者，非奔走权门则唯有乞灵于神鬼，此类莠书之制作宣扬传布皆是秀才们所为，富民不过附和，其责任并不重大。鄙人不反对民间种种祷祀，希求得福而免祸，唯一切出于儒生造作之莠书曲说至为憎恶，往见张香涛等二三人言论，力斥扶乩及谈阴隲文等为魔道，今又得刘君，深喜不乏同调，但前后百年，如《笑赞》中所说，圣人数不过五，则亦大是可笑耳。

书中多有不关重要问题，随笔纪录者，自具见解，颇有风趣，虽或未必尽当，亦复清新可喜。如卷一云：

"古者以萧为烛，如今之火把，故须人执之也。六代时已有木奴，代人执烛。杜诗，何时秉银烛，银已是腊烛矣，何用人执之耶；而韩忠献在军中阅文书，执烛之卒熬其须，则何故耶。谈墓者空中楼阁，修史者依样壶卢，类如此。"又卷三云：

"古人祭祀纳金示情，唐明皇东封金不足用，张说请以楮代之，此纸钱之始也。吴谷人璠间乞食诗云，归路纸钱风，可谓趣矣。若据为纸钱之考证则呆矣。"又云：

"聊斋者不得第之人，故作唱本以娱人耳，后人尊之太过，反失其实矣。即如其首篇《考城隍》云：堂上官十人，唯识关壮缪。夫红脸长须者戏台之壮缪耳，其本来面目亦如此乎？乡人入朝房，谓千官皆忠臣，问何以知之，曰奸臣皆满脸抹粉也，聊斋之言与此何异。又如有心为善，善亦不赏，岂复成说话乎？"此处批评蒲君，似乎太认真，但亦言之成理。古语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聊斋恐亦难免此例。若武松之在清河，张飞之在

涿州，则又是别一例，盖英雄豪杰唯从唱本中钻出来的乃为群众所拥戴。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即其反面也。

“颜路请子之车，是时孔子之年七十二矣，是孔颜老而贫也。孟子后丧逾前丧，是老而富也。其故何也？春秋之君不养士，故郑有青衿，刺学校废也。战国之国争养客，故鸡鸣狗盗皆上客也。士即筮仕，亦止为小官，而所任则府史之职，但作文章而已。故孔子主颜雠由，而其告哀公曰，尊贤不惑，敬大臣乃不眩也。客则直达于君，而受虚职焉。故孟子馆于雪宫，又馆于上宫，且为客卿而出吊也。是则春秋无客，战国无士矣。古之人君不甚贵，臣不甚贱，故不分流品，春秋尚然。至战国则君骄臣谄，臣不敢任事，亦不能任事，而有才者皆为客矣。此书院之膏火所以廉，而称知县曰父师；幕客之束修所以重，而称知县曰东家也。孔子必闻其政，则子禽以为奇事，孟子传食诸侯，而景春谓其不急于求仕，皆此之由也。”这一则在第四卷之末，说孔孟贫富的原因很是详细，说得象煞有介事的，觉得很有意思，中间书院膏火与幕友束修的比较更为巧妙，著者的深刻尖新的作风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上边所引的文章里边，这一则似乎最漂亮，一面说起来却也是比较的差，因为这样的推究容易出毛病，假如材料不大确实，假设太奇突，心粗手滑，便成谬说。我们这里引了来看他怎么说，并不要一定学他说，重要的还是在前边的那几节，其特点在通达人情物理，总是平实无弊者也。（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

焦里堂的笔记

清朝后半的学者中间，我最佩服俞理初（郝兰皋，思想通达，又颇有风趣，就是在现代也很难得。但是在此二人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这便是焦里堂。《雕菰楼集》以及《焦氏遗书》还是去年才买来的，《易馀籥录》二十卷却早已见到了，最初是木犀轩刻板的单印本，随后在《木犀轩丛书》全部中，其中还有焦君的《论语通释》一卷。《籥录》本是随笔，自经史政教诗文历律医卜以至动植无不说及，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卷十二的一节，曾经引用过好几次，现在不禁又要重抄一遍，其文曰：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焦君这里自述其家学，本来出于《礼记》，而发挥得特为深切著明，称为圣人不易，确实不虚。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论权第五条，反对释教化的儒生绝欲存理之主张，以为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后又申明之曰：

"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戴氏此项意见可以说是与

古圣人多相合，清末革命思想发生的时候，此书与《原善》均有翻印，与《明夷待访录》同为知识阶级所尊重。焦里堂著《论语通释》及集中《性善解》等十数篇，很受戴氏的影响，上文所引的话也即是一例。本是很简单的道理，而说出来不容易，能了解也不容易。我之所以屡次引用，盖有感于此，不仅为的我田引水已也。

但是这里我想抄录介绍的却并非这些关于义理的话，乃是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部分，这是于后人最有益的东西。如卷八有一则云：

《汉书·霍光传》，光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如淳曰，以珠饰襦也。晋灼曰，贯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按此太后即昭帝上官皇后也，《外戚传》言六岁入宫立为皇后，昭帝崩时后年十四五，当昌邑王废时去昭帝崩未远，然则太后仅年十四、五耳，故衣珠襦。读诏至中太后遽曰止，全是描摹童稚光景。说者以为班氏效左氏魏绛和戎篇后羿何如之笔法，尚影响之见也。晋灵公立于文公六年，穆嬴常抱之，至宣公二年亦仅十四、五耳，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熊蹯不熟，杀宰夫宦诸畚，皆童稚所为。故读史必旁览博证，其事乃见，仅就一处观之，则珠襦之太后以为老妇人，嗾獒之灵公且以为长君，以老妇而著珠襦，以长君而弃人用犬，遂出情理之外矣。”此则所说可谓读书的良法，做学问的人若能如此用心，一隅三反，自然读书得间，能够切实的了解。这一方面是求真实，在别方面即是疾虚妄，《蓄录》卷二十中实例很多，都很有意思，今依次序抄录数则于后：

"《鹤林玉露》言，陆象山在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著者俱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此妄说也。天下事一技之微非习之不能精，未有一蹴便臻其极者，至云河图数尤妄，河图与棋局绝不相涉，且河图当时传自陈希夷者无甚深奥，以此悟之于棋，遂无敌天下，尤妄说也。此等不经之谈，最足误人，所关非细故也。"

"《酉阳杂俎》记一行事，言幼时家贫，邻母济之，后邻母儿有罪求救于一行，一行徙大瓮于空室，授奴以布囊，属以从午至昏有物入来，其数七，可尽掩之。奴如言往，有豕至，悉获瓮瓮中。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中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何祥也。一行请大赦天下，从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按一行精于天算，所撰《大衍术》最精，然非迂怪之士也，当时不学之徒不知天算之术，妄为此言耳。近时婺源江慎修通西术，撰《翼梅》等书，亦一行之俦也。有造作《新齐谐》者称其以筒寄音于人，以口向筒言，远寄其处，受者以耳承之，尚闻其声。又称其一日自沉于水，或救之起，曰，吾以代吾子也，是日其子果溺死。此傅会诬衊，真令人发指。嘉庆庚申六月阮抚部在浙拒洋盗于松门，有神风神火事（余别有记记之，在《雕菰集》），遂有传李尚之借风者。尚之精天算，为一行之学者也。余时在浙署，与尚之同处诚本堂，尚之实未从至松门。大抵街谈巷议，本属无稽，而不学者道听途说，因成怪妄耳。"

"《宋史》，庞安常治已绝妇人，用针针其腹，腹中下下而妇苏，子下子手背有针迹。旧《扬州府志》乃以此事属诸仪徵医士殷榘，而牟合更过其实。前年余修府志，乃芟去而明辨之。又有一事与此相类。相传高邮老医袁体庵家有一仆病咳喘，袁为诊视，曰不起矣，宜急归。其仆丹徒人，归而求治于何澹庵，何令每日食梨，竟愈。明年复到袁所，袁大惊异，云云。按此事见于《北梦琐言》，亦如庞安常事傅会于殷也。（案：原本录有《北梦琐言》原文，今略。）所传袁何之事，正是从此傅会。余每听人传说官吏断狱之事，或妖鬼，大抵皆从古事中转贩而出，久之忘其所从来。偶举此一端，以告世之轻信传闻者。"

"张世南《游宦纪闻》记僧张锄柄事云，张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妇随众往谒，张命至前，痛嗍其颈，妇号呼，观者哄堂大哂。妇语其夫，夫怒，奋臂勇往诟骂，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来。骂者不听。居无何，妇以他恚投缳以死。此即世所传僧济颠事，大约街谈巷议，转相贩易，不可究诘。乾隆己酉庚戌间，郡城西方寺有游僧名兰谷者，出外数十年归，共传其异，举国若狂，余亦往视之，但语言不伦，无他异，未几即死。至今传其事者尚籍籍人口，大抵张冠李戴，要之济颠嗍颈之事贩自张锄柄，而张锄柄之嗍颈不知又贩自何人，俗人耳食，多张世南，往往传诸口笔之书，遂成故事矣。宋牧仲《筠廊偶笔》记扬州水月庵杉木上俨然白衣大士像，鹦鹉竹树善才皆具，费滋衡亲验此木，但节间虫蠹影响略似人形，作文辨其讹。"

这几则的性质都很相近，对于世俗妄语轻信的恶习痛下针砭，却又说的很好，比普通做订讹正误工作的文章更有兴趣。

我们只翻看周栎园的《同书》和禹门福申的《续同书》，便可看见许多相同的事，有的可以说是偶合，有的出于转贩，或甲有此事，而张冠李戴，转展属于乙丙；或本无其事，而道听途说，流传渐广，不学者乃信以为真。最近的例如十年前上海报上说叶某受处决，作绝命诗云：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案此诗见于《玉剑尊闻》，云是孙蕡作，又见于《五代史补》，云是江为作，而日本古诗集《怀风藻》中亦载之，云是大津皇子作，《怀风藻》编成在中国唐天宝之初，盖距今将千二百年矣。此种辨证很足以养成读书力，遇见一部书一篇文或一件事，渐能辨别其虚实是非，决定取舍，都有好处，如古人所云，开卷有益，即是指此，非谓一般的滥读妄信也。焦里堂的这些笔记可以说是绣出鸳鸯以金针度人，虽然在著者本无成心，但在后人读者对于他的老婆心不能不致感谢之意。焦君的学问渊博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见识通达尤为难得，有了学问而又了解物理人情，这才能有独自的正当的见解，回过去说，此又与上文所云义理相关，根本还是思想的问题，假如这一关打不通，虽是有学问能文章也总还济不得事也。

关于焦里堂的生平，有阮云台所作的传可以参考，他的儿子廷琥所作《先府君事略》，共八十八则，纪录一生大小事迹，更有意思。其中一则云：

"湖村二八月间赛神演剧，铙鼓喧阗，府君每携诸孙观之，或乘驾小舟，或扶杖徐步，群坐柳阴豆棚之间。花部演唱，村人每就府君询问故事，府君略为解说，莫不鼓掌解颐。府君有《花部农谈》一卷。"案焦君又著有《剧说》六卷，其为学并不废词

曲，可见其气象博大，清末学者如俞曲园、谭堂平、景复孙诸君亦均如此，盖是同一统系也。焦君所著《忆书》卷六云：

“余生平最善容人，每于人之欺诈不肯即发，而人遂视为可欺可诈，每积而至于不可忍，遂猝以相报。或见余之猝以相报也，以余为性情卞急，不知余之病不在卞急而正坐姑息。故思曰容，容作圣，必合作肃作乂作哲作谋，否则徒容而转至于不能容矣。自知其病，乃至今未能改。”此一节又足以见其性情之一斑，极有价值。昔日读郝兰皋的《晒书堂诗抄》，卷下有七律一首，题曰：余家居有模糊之名，年将及壮，志业未成，自嘲又复自励，又《晒书堂笔录》卷六中有模糊一则，叙述为奴仆所侮，多置不问，由是家人被以模糊之名，笑而颔之。焦郝二君在这一点上也有相似之处，觉得颇有意思。照我的说法，郝君的模糊可以说是道家的，他是模糊到底，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焦君乃是儒家的，他也模糊，但是有个限度，过了这限度就不能再容忍。这个办法可以说是最合理，却也最难，容易失败，如《忆书》所记说的很明白。前者有如佛教的羼提，已近于理想境，虽心向往之而不能至；若后者虽不免多有尤悔，而究竟在人情中，吾辈凡人对之自觉更有同感耳。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

※

小说的回忆

小说我在小时候实在看了不少，虽则经书读得不多。本来看小说或者也不能算多，不过与经书比较起来，便显得要多出几倍，而且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什么帮助，所以我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十三经之中，自从叠起书包，作揖出了书房门之后，只有《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尔雅》（这还是因了郝懿行的义疏的关系），曾经翻阅过一两遍，别的便都久已束之高阁，至于内容也已全部还给了先生了。小说原是中外古今好坏都有，种类杂乱得很，现在想起来，无论是什么，总带有多少好感，因为这是当初自己要看而看的，有如小孩手头有了几文钱，跑去买了些粽糖炒豆花生米之属，东西虽粗，却吃得滋滋有味，与大人们揪住耳朵硬灌下去的汤药不同，即使那些药不无一点效用（这里姑且这么说），后来也总不会再想去吃的。关于这些小说，头绪太纷繁了，现在只就民国以前的记忆来说，一则事情较为简单，二则可以不包括新文学在内，省得说及时要得罪作者，——他们的著作，我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渺视，都不是办法，现在有这时间的限制，这种困难当然可以免除了。

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看小说得来，这

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前清嘉庆的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有着相似的纪录，其一节云：

"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仅解数语；阅三四本，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解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我十岁时候正在本家的一个文童那里读《大学》，开始看小说还一直在后，大抵在两三年之后吧，但记得清楚的是十五岁时在看《阅微草堂笔记》。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这样综结的说：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读本。《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里说的很简单轻便，事实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够"得鱼忘筌"，乃能通过小说的阵地，获得些语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识，而不至长久迷困在里面。现在说是回忆，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单只就比较记得的几种小说略为谈谈，也只是一点儿意见和印象。读者若是要看客观的批评的话，那只可请去求之于文学史中了。

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

不是最好的小说，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响之大，而这影响又多是不良的。关于这书，我近时说过一节话，可以就抄在这里。"前几时借《三国演义》，重看一遍。从前还是在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觉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点奇怪它的好处是在那里。这些年中意见有些变动，第一对于关羽，不但是伏魔大帝妖异的话，就是汉寿亭侯的忠义，也都怀疑了，觉得他不过是帮会里的一个英雄，其影响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园结义这一件事罢了。刘玄德我并不以为他一定应该做皇帝，无论中山靖王谱系的真伪如何，中国古来的皇帝本来谁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须姓刘的才行，以人物论实在也还不及孙曹，只是比曹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义》里的那一套诡计，才比得《水浒》的吴学究。若说读书人所称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师表》是后人假造。我们要成人之美，或者承认他治蜀之遗爱可能多有，不过这些在《演义》里没有说及。掩卷以后仔细回想，这书里的人物有谁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说出来，末了终于只记起了一个孔融，他的故事在书里是没有什么，但这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从前所见木板《三国演义》的绣像中，孔北海头上好象戴了一顶披肩帽，侧面画着，飘飘的长须吹在一边，这个样子也还不错。他是被曹瞒所杀的一人，我对于曹的这一点正是极不以为然的。"

其次讲到《水浒》，这部书比《三国》要有意思得多了。民国以后，我还看过几遍，其一是日本铜板小本，其二是有胡适之考证的新标点本，其三是刘半农影印的贯华堂评本，看时仍觉有趣味。《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

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有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而打死的。这在《水浒》作者意中，不管他是否施耐庵，大概也是理想的人物之一吧。李逵我觉不喜欢，虽然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救宋江时，不寻官兵厮杀，却只向人多处砍过去，可以说正是一只野猫，只有以兽道论是对的吧。——设计赚朱仝上山的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能饶恕的。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及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报仇，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要自己表白，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本来可以不必赘说。但是可以注意的是，前头武松杀了亲嫂，后面石秀又杀盟嫂，据金圣叹说来，固然可以说是由于作者故意要显他的手段，写出同而不同的两个场面来，可是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羊脚，即是他的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在这里又显出淫虐狂的痕迹来了。十多年前，莫须有先生在报上写过小文章，对于《水浒》的憎女家态度很加非难，所以上边的意见也可以说是起源于他的。语云，饱暖思淫欲，似应读之曰，淫欲思暴虐。一夫多妻的东方古国，最容易有此变态，在文艺上都会得显示出来，上边所说只是最明显

的一例罢了。

《封神传》、《西游记》、《镜花缘》，我把这三部书编在一起，或者有人以为不伦不类，不过我的这样排列法是有理由的。本来《封神传》是《东周列国》之流，大概从《武王伐纣》书转变出来的，原是历史演义，却着重在使役鬼神这一点上敷衍成那么一部怪书，见神见鬼的那么说怪话的书大约是无出其右的了。《西游记》因为是记唐僧取经的事，有人以为隐藏着什么教理，（却又说是道教的，"先生每"又何苦来要借和尚的光呢！）这里我不想讨论，虽然我自己原是不相信的，我只觉得它写孙行者和妖精的变化百出，很是好玩，与《封神》也是一类。《镜花缘》前后实在是两部分，那些考女状元等等的女权说或者也有意义，我所喜欢的乃是那前半，即唐敖多九公漂洋的故事。这三种小说的性质如何不同且不管它，我只合在一处，在古来缺少童话的中国当作这一类的作品看，亦是慰情胜无的事情。《封神传》乡下人称为"纣鹿台"，虽然差不多已成为荒唐无稽的代名词，但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的红纸到处点着，他手执杏黄旗骑着四不相的模样也是永久活在人的空想里，因为一切幻术都是童话世界的应有的陈设，缺少了便要感觉贫乏的。它的缺点只是没有个性，近似，单调，不过这也是童话或民话的特征，它每一则大抵都只是用了若干形式凑拼而成的，有如七巧图一般，摆得好的虽然也可以很好。孙猴子的描写要好得多了，虽则猪八戒或者也不在他之下，其他的精怪则和阐截两教之神道差不多，也正是童话剧中的木头人而已，不过作者有许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示得有意思。儿童与老百姓是颇有幽默感的，所

以好的童话和民话都含有滑稽趣味。我的祖父常喜欢讲，孙行者有一回战败逃走无处躲藏，只得摇身一变，变成一座古庙，剩下一根尾巴，苦于无处安顿，只好权作旗杆，放在后面。妖怪赶来一看，庙倒是不错，但是一根旗杆竖在庙背后，这种庙宇世上少有，一定是孙猴变的，于是终被看破了。这件故事看似寻常，却实在是儿童的想头，小孩听了一定要高兴发笑的，这便是价值的所在。几年前写过一篇五言十二韵、上去声通押的"诗"，是说《西游记》的，现在附录于下，作为补充的资料：

"儿时读《西游》，最喜孙行者。此猴有本领，言动近儒雅。变化无穷尽，童心最欹讶。亦有猪八戒，妙处在粗野。偷懒说谎话，时被师兄骂。却复近自然，读过亦难舍。虽是上西天，一路尽作耍。只苦老和尚，落难无假借。却令小读者，展卷忘昼夜。著书赠后人，于兹见真价。即使谈玄理，亦应如此写。买椟而还珠，一样致感谢。"

《镜花缘》的海外冒险部分，利用《山海经》、《神异》、《十洲》等的材料，在中国小说家可以说是唯一的尝试，虽然奇怪比不上水手辛八的《航海述奇》（《天方夜谈》中的一篇有名故事，民国前有单行译本，即用这个名字），但也是在无鸟树林里的蝙蝠，值得称赏。君子国白民国女人国的记事，富于诙谐与讽刺，即使比较英国的《格里佛游记》，不免如见大巫，却也总是个小巫，可以说是具体而微的一种杰作了。这三部书我觉得它都好，虽则已有多年不看，不过我至今还是如此想。这里可以有一个证明：还是在当学生的时代，得到了一本无编译者姓名的英文选本《天方夜谈》，如今事隔多年，又买得了英国理查白

顿译文的选本，翻译的信实是天下有名的，从新翻阅一遍，渔人与瓶里的妖神，女人和她的两只黑母狗，阿拉丁的神灯，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和胡麻开门的故事都记了起来，这八百多页的书就耽读完了，把别的书物都暂时搁在一边。我相信假如现在再拿《西游记》或《封神》来读，一定也会得将翻看着的唐诗搁下，专心去看那些妖怪神道的。——但是《天方夜谈》在中国，至今只有光绪年间金石的一种古文译本，好象是专供给我们老辈而不预备给小人们看似的，这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虽然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聊，我只一说对于大观园里的女人意见如何。正册的二十四钗中，当然秋菊春兰各有其美，但我细细想过，觉得曹雪芹描写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凤，她的缺点和长处是不可分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好些固然象是实在有过的人一样，而凤姐则是最活现的一个，也自然最可喜。副册中我觉得晴雯很好，而袭人也不错，别人恐怕要说这是老子韩非同传，其实她有可取，不管好坏怎么地不一样。《红楼梦》的描写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运用北京话都很纯熟，因为原来作者都是旗人。《红楼梦》虽是清朝的书，但大观园中犹如桃源似的，时代的空气很是稀薄，起居服色写得极为朦胧，始终似在锦绣的戏台布景中。《儿女英雄传》则相反地表现得很是明确。前清科举考试的情形，世家家庭间的礼节辞令，都有详细的描写，这是一种难得的特色。从前我说过几句批评，现在意见还是如此，可以再应用在这里。（编者谨案：引文已收入

本书，见P.720，兹不重录。）

我们顺便地就讲到《儒林外史》。它对于前清的读书社会整个的加以讽刺，不但是高翰林卫举人严贡生等人荒谬可笑，就是此外许多人，即使作者并无嘲弄的意思，而写了出来也是那个无聊社会的一分子，其无聊正是一样的。程鱼门在作者的传中说此书“穷极文士情态”，正是说得极对，而这又差不多以南方为对象的，与作者同时代的高南阜曾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也可以给《儒林外史》中人物作一个总评。这书的缺憾是专讲儒林，如今事隔百馀年，教育制度有些变化了，读者恐要觉得疏远，比较的减少兴味　亦未可知。但是科举虽废，士大夫的传统还是俨存，诚如识者所说，青年人原是老头儿的儿子，读书人现在改称知识阶级，仍旧一代如一代，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在这个时期还是长久有生命的。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部书是唯一的好成绩，不过如喝一口酸辣的酒，里边多含一点苦味，这也实在是难怪的。水土本来有点儿苦，米与水自然也如此，虽有好酿手者奈之何。后来写这类谴责小说的也有人，但没有赶得上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笔记，虽有人恭维，我却未能佩服，吴研人的老新党的思想往往不及前朝的人（例如吴敬梓），他始终是个成功的上海的报人罢了。

《品花宝鉴》与《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同是前清嘉道时代的作品，虽然是以北京的相公生活为主题，实在也是一部好的社会小说。书中除所写主要的几个人物过于修饰之外，其馀次要的也就近于下流的各色人等，却都写得不错。有人曾说他写的脏，不知那里正是他的特色，那些人与事本来就是那么脏

的，要写也就只有那么的不怕脏。这诚如理查白顿关于《香园》一书所说，这不是小孩子的书。中国有些书的确不是小孩子可以看的，但是有教育的成年人却应当一看，正如关于人生的黑暗面与比较的光明面他都该知道一样。有许多坏小说，在这里也不能说没有用处，不过第一要看的人有成人的心眼，也就是有主宰，知道怎么看。但是我老实说不一定有这里所需要的忍耐力，往往成见的好恶先出来了，明知《野叟曝言》里文素臣是内圣外王思想的代表，书中的思想极正统，极谬妄，极荒淫，很值得一读，可是我从前借得学堂同班的半部石印小字本，终于未曾看完而还了他了。这部江阴夏老先生的大作，我谒诚推荐给研究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分析的朋友，是上好的资料，虽则我自己还未通读一过。

以上所说以民国以前为标准，所以《醒世因缘传》与《歧路灯》都没有说及。前者据胡博士考证，定为《聊斋》作者蒲留仙之作，我于五四以后才在北京得到一部。后者为河南人的大部著作，民国十四五年顷始有铅字本，第一册只有原本的四分之一，其馀可惜未曾续出。《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系是短篇，与上边所谈的说部不同，虽然也还有什么可谈之处，却只可从略。《茶花女遗事》以下的翻译小说以及杂览的外国小说等，或因零星散佚，或在时期限制以外，也都不赀及。但是末了却还有一部书要提一下，虽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弹词，这即是《白蛇传》，通称《义妖传》，还有别的名称。我是看过那部弹词的，但是琐碎的描写都忘记了，所还记得的也只是那老太婆们所知道的水漫金山等等罢了。后来在北平友人家里，看见漆

州影戏演这一出戏，又记忆了起来，曾写了一首诗，题曰《白蛇传》，现在转录于此，诗似游戏，意思则照例原是很正经的。其诗云：

"顷与友人语，谈及《白蛇传》。缅怀白娘娘，同声发嗟叹。许仙凡庸姿，艳福却非浅。蛇女虽异类，素衣何轻倩。相夫教儿子，妇德亦无间。称之曰义妖，存诚亦善善。何处来妖僧，打散双飞燕。禁闭雷峰塔，千年不复旦。滦州有影戏，此卷特哀艳。美眷终悲剧，儿女所怀念。想见合钵时，泪眼不忍看。女为释所憎，复为儒所贱。礼教与宗教，交织成偏见。弱者不敢言，中心怀怨恨。幼时翻弹词，文句未能念。绝恶法海像，指爪掐其面。前后掐者多，面目不可辨。迩来廿年前，塔倒经自现。白氏已得出，法海应照办。请师入钵中，永埋西湖畔。"

北京的风俗诗

竹枝词在文学史上自有其源流变迁，兹不具详。这本来是诗，照例应属于集部，宋朝人的郴江嘉禾各种百咏在《四库总目》里都收入别集内；而《提要》中又称其于地志考据不为无助，可见以内容论这也可以属于史部，而且或者更为适切亦未可知。但是这一类诗的性质也不完全统一，大抵可以分作三样来说。一是所咏差不多全属历史地理的性质的，较早的一部分如宋元的各种百咏，虽说是歌咏其土风之胜，实际上只是山川古迹，往

往与平常怀古之诗相似，如李太白诗云，宫女如花满春殿，至今唯有鹧鸪飞，作为越中百咏之一也是绝好的作品。二是如《四库提要》所云，踵前例而稍变其面目者，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一百首是最好的例，所谓诗情温丽固是特色，因此极为世人所重，经谭舟石、陆和仲、张文鱼诸人赓续和作，共约四百首，蔚为大观，所咏范围亦益扩大，使读者兴趣随以增加。如《棹歌》之十八云，白花满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又五十二云，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冬冬。这里加入岁时风物的分子，都是从来所少的。这不但是好诗料，也使竹枝词扩充了领域，更是很好的事。寒斋所有又是看了觉得喜欢的，乾嘉以来有钱沃臣《蓬岛樵歌》，正续各百首，所咏事物甚众而注亦详备；蔡云《吴歈百绝》；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引万二千馀言，皆专咏年中行事者；《武林新年杂咏》系吴谷人等六人合著，又用五言律诗体例少异，却亦是此类的佳作。三是以风俗人情为主者。此种竹枝词我平常最喜欢，可是很不可多得，好的更少。这是风俗诗，平铺直叙不能诗好，拉扯故典陪衬，尤其显得陈腐，馀下来的办法便只有加点滑稽味，即漫画法是也。所以这一类竹枝词说大抵是讽刺诗并无不可，不过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书的一路，须得有诙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可惜中国历来滑稽的文字与思想不很发达，漫诗的成绩与漫画一样的不佳，实在是无可如何的。我想道家思想本来是还博大的，他有发生这种艺术的可能，但是后来派生出来的儒法两家却很讲正经，所以结果如此也未可知。汉武帝时柏梁台联句，东方朔和郭舍人都那么开玩笑，可见其

时还有这样风气，看东方朔的诫子诗，可以知道他原是道家的人。史记《滑稽列传》中云，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这两句话说得很好，与鄙见大抵相同。滑稽——或如近时所谓幽默的话，固然会有解纷之功用，就是在谈言微中上也自有价值，可以存在，此正是天道恢恢所以为大也。太史公所记，淳于髡与二优人皆周秦时人，褚先生所补六章中除王先生与西门豹并非滑稽外，郭舍人东方朔即联句者，与东郭先生皆汉武时人物，此后惜无复有纪录。佛教新兴，以至禅宗成立，思想界得一解放的机缘，又以译经的便利，文章上发生一种偈体，这与语录的散文相对，都很有新的意义。在韵文方面，韵这一关终于难以打破，受了偈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还只是王梵志和寒山子的五言诗，以至牛山的志明和尚的七言绝句。正如语录文被宋朝的道学家拿了去应用一样，这种诗体也被他们拿了过去，大做其他们的说理诗，最明显的是《击坏集》著者鼎鼎大名的邵尧夫，其实就是程朱也还是脱不了这一路的影响。本来文字或思想的通用别无妨碍，不过我们这里是说滑稽的文诗，所必要的是具有博大的人情，现在却遇见这样的话，如朱晦庵骂胡澹庵的诗云，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能不令人索然兴尽，掷卷不欲再观。大概在这方面儒生的成绩不能及和尚，不但是创始与追随之差，实在也恐怕是人物之不相及。志明的《牛山四十屁》中有云：

"秦时寺院汉时墙，破破衣衫破破床，感激开坛新长老，常将语录赐糊窗。"又云：

"闲看乡人着矢棋，新兴象有过河时，马儿蹩脚由他走，

我只装呆总不知。"这些诗虽不能说怎样了不得的好，总之谐诗的风格确已具备，可以作讽刺诗了，拉过来说则作风俗诗也正是恰好，问题只是在于时机而已。明朝因王阳明、李卓吾的影响，文学思想上又来了一次解放的风潮，公安派着重性灵，把道学家的劝世歌似的说理诗挽救了过来，可是他们还是抓住诗的系统，虽是口里说着劈破玉打草竿是真人之诗，却仍不能象和尚们摔下头巾，坦率干脆的做了异端。这风气传到清朝，在康熙的李笠翁、乾隆的郑板桥诸人上面可以看出。我曾见一册《哑然绝句诗》，是曾子六十七世孙曾衍东所作，全是板桥一派而更为彻底一点，所以也是难得。等到《文章游戏》四集的编者缪莲仙，《岂有此理》二集的作者周竹君出现，老实承认是异端，同牛山志明长老的态度一样，自做他的打油诗，不想来抢夺诗坛的交椅，这样表明之后，谐诗独自的地位也可以算是立定了。单行的著作我只看到郭尧臣的《捧腹集诗钞》一卷，蔡铭周的《怪吟杂录》二卷，别的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此外则我所想说的歌咏北京风俗的竹枝词也可以算在这里边。本来各地方的竹枝词很不少，可是多自附于著作之林，大抵追随竹垞的一路，上焉者也能做到温丽地步，成为一首好绝句，其次则难免渐入于平庸窘迫，觉得还是小注较有趣味了。清代的北京竹枝词如樊文卿的《燕都杂咏》，计五言绝句三百六十馀首，材料不为不丰富，可是仍用正宗的诗体咏史地的故实，正是上边的一个好例，与咏风俗的讽刺诗相去很远。可以称是风俗诗的，就鄙人所知就没有多少种。大概可以分列如左：

甲，杨米人著《都门竹枝词》一百首，未见，只在乙的小引

中提及，大约是乾嘉间之作吧。

乙，无名氏著《都门竹枝词》八十首，嘉庆癸酉年刊，小引中说本有一百首，其二十首删去不存云。

丙，得硕亭著《京都竹枝词》一百八首，题曰《草枝一串》，序文不记年月，唯中云甲戌见竹枝词八十首，案即癸酉之次年，为嘉庆十九年也。

丁，杨静亭著《都门杂咏》一百首，序署道光二十五年即乙巳岁，原附《都门纪略》后，今所见只同治元年甲子徐永年改订本，所收除静亭原作外，又增入盛子振王乐山金建侯张鹤泉四人分咏，总共二百十七首，计静亭诗有一百首，可知未曾删削，唯散编在内而已。光绪三年丁丑改出单行本，易名为《都门竹枝词》，增加三十五首，不著撰人名字，且并原本五人题名亦删去之，殊为不当。至十三年丁酉《都门纪略》改编为《朝市丛载》，照样收入，又增二十馀首，则文词且欠妥适，更不足取矣。光绪后亦有新作，今不多赘。照上边所记看来，大概以乙丙两种为优，因为讽刺多轻妙，能发挥风俗诗的本领。《草珠一串》序云：《京都竹枝词》八十首不知出自谁手，大半讽刺时人时事者多，虽云讽刺，未寓箴规，匪独有伤忠厚之心，且恐蹈诽谤之罪，友人啧啧称善，余漫应之而未敢附和也。可见在癸酉甲戌当时，这讽刺觉得很锐利，作者不署名或者也由于此，到了今日已是百馀年后，无从得知本事，可是感觉说得刻薄，总是真的，而这刻薄的某种程度在讽刺诗上却也是必要，所以不能一定说他不对。平心而论，此无名氏的著作比较硕亭得老夫子或者还是高出一分，也正难说。说到这里我连想起日本的

讽刺诗或风俗诗来，这叫做川柳，在民国十二年夏天我在燕京文学会讲演过一回，其中有一节云：

"川柳的讽刺大都是类型的，如荡子、迂儒、出奔、负债之类，都是所谓柳人的好资料，但其所讽刺者并不限于特殊事项，即极平常的习惯言动，也因了奇警的着眼与造句，可以变成极妙的漫画。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地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含蓄的抛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似痛似痒的，又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要出来，却刹时过去了，并不象青椒那么粘缠。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那里所写的世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些人情弱点，或者反使人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所以他的讽刺乃是乐天家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并不是厌世者诅咒。"上边提到东方朔，现在可以知道凡滑稽家他们原是一伙儿的。中国风俗诗或谐诗未曾象川柳似的有过一段发达的历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但原则上我想总是一致的，至少我们的看法可以如此。要举出充分的例来，有点可惜珍贵的纸，姑且把别家割爱了，只引用无名氏的词本，而且只以关于书生生活为限，这就是上文所谓迂儒的一类。如《考试十首》之一云：

"水陆交驰应试来，桥头门外索钱财，乡谈一怒人难懂，被套衣包已割开。"其二云：

"惯向街头雇贵车，上车两手一齐爬，主人拱手时辰久，靠着门旁叫腿麻。"又其三云：

"短袍长褂着镶鞋，摇摆逢人便问街，扇络不知何处去，昂

头犹自看招牌。”这里把南来的考相公写得神气活现，虽然牛山和尚曾有老僧望见遍身酥之咏，对于游山相公大开玩笑，现今一比较却是后来居上多多了。又《教馆十首》亦多佳作，今录其二首云：

“一月三金笑口开，择期启馆托人催，关书聘礼何曾见，自雇驴车搬进来。”又其八云：

“偶尔宾东不合宜，顿思逐客事离奇，一天不送先生饮，始解东君馆已辞。”其十云：

“谋得馆时盼馆开，未周一月已搬回，通称本是教书匠，随便都能雇得来。”这诗真是到现在还有生命，凡是做过书房或学堂的先生的人谁看了都觉得难过。近年坊间颇盛行的四大便宜的俚语云，挤电车，吃大盐，贴邮票，雇教员。教书匠的名号至今存在，那么受雇解雇的事自然也是极寻常的事，这条原理不料在一百三十年前已经定下了。替塾师诉苦的打油诗向来不少，如《捧腹集》中就有《青毡生随口曲》七绝十四首，《蒙师叹》七律十四首，可是无论处境怎样窘迫，也还不过是“栗爆偶然攒一个，内东顷刻噪如鸦”之类而已，不至于绝食示意，立刻打发走路。《随口曲》有云：

“一岁修金十二千，节仪在内订从前，适来有件开心事，代笔叨光夹百钱。”原注云，市语以二百为夹百。

“乡馆从来礼数宽，短衫单袴算衣冠，燥脾第一新凉候，赤脚蓬头用午餐。

“最难得是口头肥，青菜千张又粉皮，闻说明朝将厍漤，可能晚膳有鳑鲏。”这样看来，塾师生活里也还有点有趣的地方，

不似都门教馆的一味暗淡，岂海宁州的境况固较佳乎，理或有之，却亦未敢断言也。　　（民国乙酉年六月十五日）

《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古诗文选本最通行的一种，百馀年来，风行全国；至“五四”以后，说它是“陋”书，似乎一时衰歇了。但平心说来，也还是足供参考的，所以近年又复印行。我看去年七月第四版，已经印行十六万册，以人口比例并不算多，但总是洋洋大观了。这选本的缺点不是没有，凡选本皆有缺点，他有一种主张，这里显明的具体的排列出来，容易有什么偏向。编这《唐诗三百首》的蘅圹退士是前清乾隆时人，他的意见只是那时代的东西，与现代不能相合，那是当然的。他序言选择“脍炙人口”的诗，李杜的长篇，王孟的短什，的确是应有尽有了，要他客观的罗列唐诗历期的好处，初盛中晚四期各有它的特色，这未免强人所难，没有人能够做到。在没有这样一种理想的选本以前，姑且以此补充，也未始不是办法吧。

俗语有一句话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当初我颇疑心是有了这书以后的说话，但是看蘅圹退士的序文中已经引用此语，后边接下去云：“请以此编验之。”乃知书名反是从这里出来的。有许多人的确从这里知道诗的形式，而且开始仿作，所以这话是有几分道理。

但诗的格调并不限于“唐诗”，有些宋诗也是脍炙人口，可供参考。而宋人的诗另有意境，也有与唐人不同的地方，是很可贵的。从前看孙旷图的《一松斋集》，见随笔中有一则云：

“南宋杨与立幽居诗：柴门阒寂少人过，尽日观书口自哦，馀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鸟往来多。溪头石磴坐盘桓，时见修鳞往复还，可是水深鱼极乐，不须妄意要垂竿。余谓有道之言，自尔可爱，唐人不肯作，殆亦不解作也。”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不必硬来叫唐宋人比短长，但总之宋诗比唐诗又有一进境，便是可以发议论了。照王渔洋的说法，唐诗之佳在于有神韵，发议论便不韵了，不过这种过时的言论，现在并无拘泥之必要。我记得以前有过一部书，名叫《宋元明诗三百首》，不知系何人所编，似乎不妨找它出来一看，翻印一下，以补其缺，也不必要印几万，还是看这书值得印多少，便印多少可也。这对于学做旧体诗会有些好处，因为我看学做的诗与其说学唐人，还不如说是宋人倒相像一点。

《希腊女诗人萨波》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八月五日，与尤君约定同行赴北京。九日上午五时半虬江路候买火车票，不得，八时半回来，因买票人众多，须先一日往候方可。十日下午八时后同平白至虬江路，候编号后回来，由平白派其长子彻夜守候。十一日上午

五时往虬江路，候盖戳又编新号，八时顷先回，九时半又去凭编号并照相，买北平二等票，计三万六百二十元，取得收据，回家已十时半。十二日上午寄存行李二件，重十一公斤，运费一万九千馀元。下午二时出发，五点五十分火车开行，各有坐位。十三日上午九时后至安徽嘉山县，因有飞机警报，停车直至下午四时始行。十四日下午八时至天津，十一时半到北京。那时因为秩序恢复不久，旅行所以还有些困难，但是拿去与那回逃难的火车相比，真是不可同年而语了。

既然平安的到了北京，安静的住了下来，于是我要来认真的考虑我所能做的工作了。我过去虽然是教书的，不过那乃是我的职业，换句话说乃是拿钱吃饭的方便，其实教书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那么估量自己的力量，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工作呢？想来想去，勉强的说还是翻译吧，不过这里也有限度，我所觉得喜欢也愿意译的，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有些作品。我的外文知识很是有限，哲学或史诗等大部头的书不敢轻易染指，不能担当重任，过去也没有机会可以把翻译的工作当做职业，所以两者只好分开了。这回到北京以后，承党的照顾让我去搞那两样翻译，实在是过去多年一直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初是那一册《希腊拟曲》，还是在一九三二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二种乃是《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九四九年编译好了，经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了三千册，就绝版了。这乃是一种以介绍萨波遗诗为主的评传，因为她的诗被古来基督教的皇帝所禁止焚毁，后人采集佚文止存八十章左右，还多是一句两句，要想单独译述，只有十多页罢了。在这评传里却

几乎收容了她全部遗诗，所以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介绍她的诗与人的。我对于这书觉得很是满意，当时序言里说得很清楚，今抄录于后：

“介绍希腊女诗人萨波到中国来的心愿，我是怀的很久了。最初得到一九〇八年英国华耳敦（Wharton）编的《萨波诗集》，我很喜欢，写过一篇古文的《希腊女诗人》，发表在绍兴的刘大白主编的《禹域日报》上边。这还是民国初年的事，在再三十年，华耳敦的书已经古旧了，另外得到一册一九二六年海恩斯（Haines）编的集子，加入了好些近年在埃及地方发现，新整理出来的断片，比较更为完善。可是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外国诗不知道怎么译好，希腊语之美也不能怎么有理解，何况传达，此其一。许多半句几个字的断片，照译殊无意义，即使硬把全部写了出来，一总只有寥寥几叶，订不成一本小册子，此其二。末了又搜求到了一九三二年韦格耳（Arthur Weigall）的《勒斯婆思的萨波（Sappho of Lesbos），她的生活与其时代》，这才发见了一种介绍的新方法。他是英国人，曾任埃及政府古物总检查官，著书甚多，有《法老史》三册，埃及王亚革那顿、女王克勒阿帕忒拉、罗马皇帝宜禄各人之生活与其时代，关于希腊者只此一书。这是一种新式的传记，特别也因为萨波的资料太少的原故吧，很致力于时代环境的描写，大概要占十分之八九；但是借了这做底子，他把萨波遗诗之稍成片段的差不多都安插在里面，可以说是传记中兼附有诗集，这是很妙的办法。一九一二年帕忒列克（Patrick）女士的《萨波与勒斯婆思岛》也有这个意思，可是她真的把诗另附在后面，本文

也写得很简单，所以我从前虽然也觉得可喜，却不曾想要翻译它。近来翻阅韦格耳书，摘译了其中六章，把萨波的生活大概都说及了，遗诗也十九收罗在内，聊以了我多年的心愿，可以算是一件愉快的事。有些讲风土及衣食住的地方，或者有人觉得繁琐，这小毛病当然也可以说是有的，但于知人论世上面大概亦不无用处。我常想到如有人做一部杜少陵或是陆放翁的新式传记，不知他能否在这些方面有同样的叙述，使我们知道唐宋人日常的饮食起居，可以推想我们的诗人家居的情状，在我觉得这是非常可以感谢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原著者的事，可以说是于我无干，我的工作是在本文以外，即是附录中的那些萨波的原诗译文，一一校对海恩斯本的原文，用了学究的态度抄录出来，只是粗拙的达旨，成绩不好，但是我却是十分想用力的。既无诗形，也少诗味，未必值得读，但是介绍在诗经时代的女诗人的诗到中国来，这件事这是值得做的。古典文学即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们中国应当也取得一份，只是担负的力气太小，所以也学得太少罢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在上海。”

这篇序文是在横滨桥头的亭子间里所写，书编成后将原稿托付康嗣群君，经他转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后来郑西谛君知道了，他竭力耸恿公司的老板付印，并且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边。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

※

《希腊的神与英雄》

我回到北京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乃是重译英国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我所谓重译，实在乃是第二次翻译。综计我的翻译工作这样重译的共总有两种，其它一种乃是希腊人所著的希腊神话，与这是属于同类的，这虽然全是出于偶然，但也可见我与希腊神话的缘分是怎样的深了。这部书的原著者是英国人，照我的计划是并不在我的翻译范围以内，但是它是关于希腊神话的，而且他的人与文章更使我觉得爱好，所以决心要译它出来。他是有名的古典学者，是《勒布古典丛书》的编者之一人，自己译注有农诺斯（Nonnos）的《狄俄女西阿卡》（*Dionysiaka*）三册，又通现代希腊语，译有小说集名曰《在希腊诸岛》。他的文章据他小序里说，是这样来的：

“这些故事是讲给十岁至十二岁的小孩听过的，因了这些小孩们的批评，意识的或非意识的，都曾得到了许多益处。

“这故事讲来象是一个连结的整篇的各部分，正如希腊人所想的那么样，虽然各人一定的知道他的地方的传说最是清楚。末了的世系，于参考上可以有用。这大抵是从赫西俄多斯来的。可是我所利用的古作家，乃是上自荷马，下至农诺斯。假如我有时候在对话中采用我的想象，那么荷马和农诺斯他们也是如此的。”我于书的末尾加上一个附录，在译后附记的第五节“关

于本书”，有这几句话。

“这本书因为翻译过两遍，所以可以说弄得很有点清楚了。它的好处我可以简单的举出两点来。其一是诙谐，基督教国人讲异教的故事，意识的或非意识的表示不敬，以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原是可以有的，加上英国人的喜欢幽默，似乎不能算是什么特别，但是这里却有些不同。如四十二节战神打仗中所说，希腊诗人常对神们开一点玩笑，但他们是一个和气的种族，也都能好意的接受了。这本是希腊的老百姓的态度，因为自己是如此，所以以为神们也是一样。著者的友谊的玩笑乃是根据这种人民的诗人的精神和手法而来　自然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样的。其二是简单。简单是文章最高的标准，可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书里讲有些故事却能够达到几分，说得大一点这是学得史诗的手法，其实民间文学的佳作里也都是有的。例如第四十四节爱与心的故事，内容颇是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是很不容易的事。又如关于特洛亚的十年战争，说起来着实头绪纷烦，现在只用不和神女的金苹果等三节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所挑选的又是那几个特别好玩的场面，木马一段也抛弃了，这种本事实在可以佩服。总之在英美人所做的希腊神话故事书中，这一册实是最好的，理由有如在序文中所说，原著者是深悉神话与希腊两方面的人，故胜过一般的文学者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在北京记。”

全书约可十五万字，译稿自十月十三日起手，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译成，凡四十五日，其中还有十天休息，可以算是很快了。译好后仍旧寄给康君，由他转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承李芾

甘君赏识，亲予校勘，这是很可感谢的。本书的运气总算要比《希腊女诗人》好得多了，它出过好几版，销行总在万册以上，这在以前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古人有句话，敝帚千金，我虽然没有这种脾气，可是对于此书，却不免有这样感情。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所以对于神话什么的问题，仍然是有些主张发表，在原书出版的第二年即民国廿四年，我写一篇介绍的文章，里边发牢骚说：

"可喜别国的小孩子有好书读，我们独无。这大约是不可免的。中国是无论如何喜欢读经的国度，神话这种不经的东西自然不在可读之列。还有，中国总是喜欢文以载道的。希腊与日本的神话纵然美妙，若论其意义则其一多是仪式的说明，其它又满是政治的色味，当然没有意思；这要当作故事听，又要讲的写的好，而在中国却偏偏都是少有人理会的。"现今已是差不多三十年后，情形当然改变了许多了。但是我却还觉得它印得少，不大有人知道，虽然它的译文也有缺点，如在译本序中所说，文句生硬，字义艰深，小学生不容易自己读懂，这是最大的毛病。有人介绍原书，说自八岁至八十岁的儿童读了，当无不喜欢，我这译本只好请八十以内的小孩读了，再去讲给八岁以上的小孩听去吧。写到这里，自己不禁苦笑了，再过一两年真要到八十了，却还是那样的喜爱"小人书"，可不是也正是八十岁的小孩？如著者所说，"我常看见小孩们很象那猴子，就只差一条尾巴"么？

《伊索寓言》与《书库》

一九五〇年一月，承蒙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君和秘书金灿然君的过访，叶君是本来认识的，他这回是来叫我翻译书的，没有说定什么书，就是说译希腊文罢了。过了几天，郑西谛君替我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伊索寓言》，差人送了来，那是希腊文和法文译本，我便根据了这个来翻译；这就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就只可惜在北京找参考书不够容易，想找别的本子参校一下，或者需用插图，却无法寻找，就是再版时要用原书复校一回，却已无从查访，因为中法大学的书不知道归在哪一个图书馆了。因此即使明知道那里有些排错的地方，却也无法加以订正，其实《伊索寓言》的原本在西洋大概是很普通的，很容易得到，不过在我们个人的手头是没有罢了。这本商伯利(Chambry)本的《伊索寓言》共计三百五十八则，自三月十三日起至五月八日止，共计两个月弱，译的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六十四条，可以说是还可满意的。伊索原名埃索坡斯(Aisopos)，由于西洋人向来是用罗马人的拚法，用拉丁字拚希腊文的Ai照例是Ae，又经英国人去读便一变而为"伊"了；又略掉语尾，所以成为"伊索"。这个译名大概起于清光绪年间，林琴南初次译《伊索寓言》的时候，但在这以前却已有过《意拾蒙引》，于一八四〇年顷在广东出版；更早则一六二六年也有此

书，在西安出版，是意大利人金尼阁口述的，书名曰《况义》，共二十二则。跋言：况之为言比也，那么也就是比喻之意。译本的《关于伊索寓言》里我有几句话道：

"《伊索寓言》向来一直被认为启蒙用书，以为这里故事简单有趣，教训切实有用；其实这是不对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动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说一句杀风景的话，所说的多是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即如译本中第一百十八则"宙斯与羞耻"，乃以男娼(Pornos)为题材，更不是蒙养适当材料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下文所说：

"现在《伊索寓言》对于我们乃是世界的古典文学遗产之一，这与印度的本生故事相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古来的动物故事，象一切民间文艺一样，经了时代的淘汰而留存下来，又在所含的教训上可以想见那时苦辛的人生的影子，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宝贵的资料。希腊的动物故事，既然集中于伊索的名下而得到结集了。印度的故事要比希腊更为丰富，因为多数利用为本生谈，收在佛经里边，中国也早已译出了，就只差来一番编辑工作，辑成一大册子，不过此乃是别一种胜业，我只能插嘴一句　不是我的事情了。"

我译了《伊索寓言》之后，再开始来重译《希腊神话》那即是我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为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所译的，本文四卷已经译出，后来该会迁至香港，注释尚未译全，原稿也就不见了。这回所以又是从头译起，计以一年的工夫做成，本文同注各占十万字以上。这乃是希腊人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os)

所著，原书名叫《书库》(*Bibliotheke*)，据英国人赖忒(F.A. Wrisht)的《希腊晚世文学史》卷二上说：

"第四种书，也是著作年代与人物不很确实的，是阿波罗多洛斯的《书库》，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的一种纲要，从书册中集出，用平常自然的文体所写。福都思主教在九世纪时著作，以为此书著者是雅典文法家，生存于公元前百四十年顷，曾著一书曰《诸神论》，但这已证明非是；我们从文体上考察，大抵可以认定是公元一世纪时的作品，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七卷书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从罗马的梵谛冈图书馆里得到全书的一种节本，便将这个暂去补足了那缺陷。卷一的首六章是诸神世系，以后分了家系叙述下去，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们遇到雅典诸王，忒修斯在内，随后到贝罗著斯一系。我们见到特洛亚战争前的各事件，战争与其结局，希腊各主帅的回家，末后是俄底修斯的漂流。这些都很简易但也颇详细的写出，如有人想要得点希腊神话的知识，很可以劝他不必去管那些现代的参考书，最好还是一读阿波罗多洛斯，有那弗来则勋爵的上好译本。"

我所根据的原文便是《勒布古典丛书》本，里边不但附着弗来则的上好译文，还有很有用的但或者可以看作很繁琐的注解，这所以使得我的注释有本文一样的长，也使得读者或编辑者见了要皱眉头的。我在前清丁未(一九〇七)年间将《红星佚史》译稿卖给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就受过一回教训，辛辛苦苦的编了希腊埃及的神话的注释附在后边，及至出版时却完全删掉了。我有那时候的经验，知道编辑的人是讨厌注释的，这回却因为

原有的注太可佩服了，所以择要保留了许多，而且必要处自己也添了些进去；虽然我看是必要，然而人家看了总是尾大不掉，非得割去不得了。幸而本书还没有出世，还不知道情形如何。

弗来则在引言上论阿波罗多洛斯的缺点说得很好，这两点在他实在乃是二而一的，他说：

"《书库》可以说是希腊神话及英雄传说的一种梗概，叙述平易不加修饰，以文艺上所说的为依据，作者并不说采用口头传说，在证据上及事实的可能上也可以相信他并不采用，这种几乎可以确说他是完全根据书卷的了。但是他选用最好的出处，忠实的遵从原典，只是照样纪述，差不多没有敢想要说明或调解原来的那些不一致或矛盾。因此他的书保存着文献的价值，当作一个精密的记载，可以考见一般希腊人对于世界及本族的起原与古史之信念。作者所有的缺点在一方面却变成他的长处，去办成他手里的这件工作。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词章家，所以他编这本书时，既不至于因了他学说的关系想要改窜材料，也不会为了文章的作用想要加以藻饰。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接受本国的传说，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的叙述，其中只有两回他曾表示意见，对于不同的说法有所选择。长庚星的女儿们（Hesperides）的苹果，他说，并不在比亚，如人们所想，却是在远北，从北风那边来的人们的国里，但是关于这奇怪的果子和看守果子的百头龙的存在，他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所以他总结的说："阿波罗多洛斯的《书库》乃是一个平常人的单调的编著，他重述故事，没有一点想象的笔触，没有一片热情的光耀，这些神话传说

在古代时候都曾引起希腊诗歌之不朽的篇章，希腊美术的富美的制作来过的。但是我们总还该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们从古代文学的破船里保留下好些零星的东西，这假如没有他的卑微的工作，也将同了许多金宝早已无可挽救的沉到过去的不测的大洋里去了。”

还有一点，虽然没有表明什么，他可是一个爱国者。他所搜集的神话传说很是广泛，但是限于希腊，其出于罗马文人之创造者，虽然没有说可是不曾采用，保持希腊神话的纯粹，这一点是不错的。我们希望有一册希腊人自己编的神话书，这部《书库》可以算是够得上理想的了。有那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给小孩们看的，如今有了劳斯的书，也可以充数了。我很高兴能够一再翻译了完成我的心愿，至于神说学的研究，那种繁琐而不通俗的东西，反正世间不欢迎，那么就可以省事不去弄它吧。

出版总署因为自己不办出版，一九五一年将翻译的事移交开明书局去办，所以这《希腊神话》的译稿于完成后便交给开明的。六月以后我应开明书店的提示，动手译希腊多德的《史记》，可是没有原典，只得从图书馆去借《勒布丛书》本来应用。到了第二年的一月，开明通知因为改变营业方针，将专门出青年用书，所以希罗多德的翻译用不着了，计译至第二卷九十八节遂中止了。

※

《伊翁》及其他

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已经过去，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我又继续搞翻译工作了。在这困难的期间，我将国民党所抢剩的书物“约斤”卖了好些，又抽空写了那两本《鲁迅的故家》等，不过那不是翻译，所以可无需细说了。自此以后，我的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先是帮助翻译希腊的悲剧和喜剧，这是极重要也是极艰巨的工作，却由我来分担一部分，可以说是光荣，但也是一种惭愧，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鸟类的乡村里的蝙蝠”。我所分得的悲剧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一部，他总共有十八个剧本流传下来，里边有十三个是我译的，现今都已出版，收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三册的里边。希腊悲剧差不多都取材于神话，因此我在这里又得复习希腊神话的机会，这于我是不无兴趣与利益的。这十三部悲剧的本事，有五种是根据特洛亚战争，两种是讲阿伽曼农王的子儿报仇，就是这战事的后日谈，可以说是特别多了，两篇是关于赫剌克勒斯的，两篇是关于“七雄攻忒拜”的，这些都是普通的神话。其中有一篇最是特别，这名为《伊翁》，是篇悲剧而内容却是后来的喜剧，又一篇名为《圆目巨人》(*Kyklops*)，乃是仅存的“羊人剧”，在三个悲剧演完的时候所演出的一种笑剧，这是十分希有而可贵的。

《伊翁》(*Ion*)是说明一个民族起源的传说，这个族叫做伊翁族(Ions)，是希腊文化的先进者，据说他们的始祖即是伊翁，是阿波隆的一个儿子。他的母亲是雅典古王的女儿，名叫克瑞乌萨(Kreusa，意思即是王女，所以这也就是等于没有名字)，生下来的就被"弃置"了，可是被阿波隆庙里的女祭师所收养，长大了即成为庙里的神仆。克瑞乌萨后来嫁了斯巴达的一君长克苏托斯，因为没有子息，同来阿波隆庙里来求神示。阿波隆告诉他，在他从庙里出来的时候遇着的那人，就是他的儿子，于是他遇着了伊翁，这样就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因为在少年时他有过荒唐的事情，曾经侵犯过一个女子，所以他也相信了，认为这乃是她所生的。克瑞乌萨知道了却生了气，又很是妒忌，想用毒药害死伊翁，被破获了。事很是危急的时候，那女祭师忽然赶到了，她拿了伊翁被弃置时所穿的衣饰，这才证明他原来是克瑞乌萨的儿子，又经雅典娜空中出现，证明一切乃是阿波隆的计策。这个戏剧以故事论实在平凡得很，但是它有几种特别的地方，很可注意。其一，希腊神话中别处没有伊翁的记载，这只在欧里庇得斯剧中保存下来。其二，欧里庇得斯在戏剧中对于神们常表示不敬，这是他特有的作风，在本剧中即说阿波隆不负责任的搞恋爱，后来又弄手段将伊翁推给克苏托斯，末后雅典娜对克瑞乌萨说：

"所以现在不要说，这孩子是你生的；那么克苏托斯可以高兴的保有着那想象，夫人，你也可以实在的享受着幸福。"

这里说的很是可笑，因为这里不但是乩示说假话，且而愚弄克苏托斯，也缺少聪明正直的作风，无怪英国穆雷(G.Murray)

说这剧本是挖苦神们的了。其三，这篇故事团圆结束，与普通悲剧不一样，却很有后来兴起的喜剧的意味。罗念生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序文里说：

“伊翁写一个弃儿的故事，剧情的热闹，弃儿的证物以及最后的大团圆，为后来的世态喜剧所摹仿。与其说古希腊的“新喜剧”（世界喜剧）来自阿里斯托芬的“旧喜剧”（政治讽刺剧），无宁说来自欧里庇得斯的新型悲剧。所以欧里庇得斯对于戏剧发展的贡献，一方面是创出了悲喜剧，另一方面是为新喜剧铺好了道路。”

伊翁这个字是由伊翁族引伸过来的，它只把复数变成单数，所以便成为伊翁了。他本来是神的仆，属于奴隶一类，本无法定的名字，在未遇见克苏托斯给他定名之先，原是不该叫作伊翁的。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根据从庙里“出去”（exion）时遇见的神示而取的，很显明的是由于文字的附会，但因了这件故事给新喜剧奠定了基础，却是很有意思的事，从此被弃置的小孩终于复得，被遗弃的女郎终成婚，剧曲小说乃大见热闹，这个影响一直流传下来，到了相当近代。

《圆目巨人》是荷马史诗中有名的一个故事，见于《俄底赛亚》卷九中，俄底修斯自述航海中所遇患难之一。这名字的意思是圆眼睛，但是一只眼睛而不是两只，所以是一种怪物，他养有许多羊，却是喜吃人肉，俄底修斯一行人落在他的手中，被吃了几个，可是俄底修斯用酒灌醉了他，拿木桩烧红刺瞎了他的独眼，逃了出来。这剧里便叙述这件事，但是却拿一班羊人来做歌队，故名为羊人剧（Satyros）。羊人本为希腊神话上的小

神，与酒神狄俄倪索斯的崇拜有关，是代表自然的繁殖力的，相传他们是赫耳墨斯的儿子，大概因为他的职司之一是牧羊的缘故吧。羊人的形状是毛发蒙茸，鼻圆略微上轩，耳朵上尖，有点象兽类，额上露出小角，后有尾巴象是马或是山羊，大腿以下有毛，脚也全是羊蹄，与潘(Pan)相似。他们喜欢快乐，爱喝酒，跳舞奏乐，或是睡觉，这些都和他们的首领塞勒诺斯(Seilenos)相像，只是更为懒惰懦弱罢了。他常随从着酒神，一说他曾抚养教育过酒神，或又说他是羊人的父亲。剧中便由他率领着一群羊人，出去救助酒神，因为有一班海盗绑架酒神想把他卖到外国去当奴隶，却遇风飘到荒岛，为圆目巨人所捕，给他服役。这是剧中之所以有羊人出现的原因，而本剧就借他们来当歌队，一群小丑似的脚色带着一个副净做首领，打诨插科，仅够使剧中增加活气，至于所以必要有羊人出现，则别有原因在那里。这是原始戏剧的一种遗留。在当初它和宗教没有分化的时期，在宗教仪式上演出，以表演主神的受难——死以及复活为主题，每年总是一样的事。待到渐分化，乃以英雄苦难事迹替代，年年可以有变化，但至少最后一剧也要有些关联才好。这是说希腊的事，他们那时是崇祀狄俄倪索斯的，羊人恰是他的从者，因此乃联系得上了。悲剧是从宗教分化出来的艺术，而在分化中表示出关联的痕迹的乃是这宗羊人剧了，在这一点上这唯一保存下来的剧种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离开了这些问题，单当它一个笑剧来看，也是足够有趣的了。

悲剧以外我也帮译了一个喜剧，那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正译应作阿里斯托法涅斯)的，名叫《财神》(*Ploutos*)，收

在"阿里斯托芬喜剧集"里，这是一九五四年刊行给他做纪念的。那是一篇很愉快的喜剧，希腊人相信财神是瞎眼的，所以财富向来分配得不公平，这回却一下子医好了眼睛，世上的事情全部翻了过来，读了很是快意，用不着这里再来细说。就只是古喜剧里那一段"对驳"，这里雅典公民热心民主政治的关系，喜欢听议会法院的议论，在戏剧里不免似累赘，这剧中便是主人和穷鬼对辩贫富对人的好处，除此以外是很值得一读，因此也就值得译出来的了。——我找出喜剧集来，重复翻读一过之后，不禁又提起旧时的一种不快的感觉来。当初在没有印书之先，本拟把原稿分别发表一些在报刊上，以记念作者的。这篇《财神》便分配给了《剧本》，这刊物现在早已停办了，不知为什么却终于没有实行，只在《人民文学》以及《译文》上边刊登了两篇《阿卡奈人》和《鸟》。其实这篇《财神》足够通俗可喜的，其不被采用大约是别有看法的吧。

我译欧里底得斯悲剧到了第十三篇《斐尼基妇女》，就生了病，由于血压过高，脑血管发生了痉挛，所以还有一篇未曾译，结果《酒神的伴侣》仍由罗念生君译出了。我这病一直静养了两年，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才开始译书，不过那所译的是日本古典作品。并不是说日本的东西比希腊为容易，只因直行的文字较为习惯些，于病后或者要比异样的横行文字稍为好看一点也未可知。这样的过了三年，到得今年一月这才又弄希腊文，在翻译路喀阿诺斯（日译为路吉亚诺斯）的《对话》了。

※

《古事记》及其他

我翻译日本的古典文学，第一种是《古事记》。其实我想译《古事记》的意思是早已有了，不过那时所重的还只在神话，所以当初所拟译的只是第一卷即是所谓《神代卷》部分；其二三卷中虽然也有美妙的传说，如女鸟王和轻太子的两篇于一年以前曾经译出，收在《陀螺》里边，但是不打算包括在内。在一百十几期的《语丝》周刊上，登过一篇《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乃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所写的，说明翻译这书的意思：

"我这里所译的是日本最古史书兼文学书之一《古事记》的上卷，即是讲神代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日本史册中所纪述的最有系统的民族神话。《古事记》成于元明天皇的和铜五年（公元七一二），当唐玄宗即位的前一年，是根据稗田阿礼（大约是一个女人的口述），经安万侣用了一种特别文体记下来的。当时的日本还没有自己的字母，安万侣就想出一个新方法，借了汉字来写，却音义并用，如他进书的骈体表文中所说，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不过如此写法，便变成了一种古怪文件，很不容易读了。"其实这就是所谓和文，但是它用字母的时候，却拿整个的汉字去代表，并且毫无统一，所以看去象是咒语一样，但是近世经过国学家的研究与考证，便已渐可了解了。我那时每周翻译一段落，登在《语丝》上，大约登

了十回，却又中止了。后来在解放以后，介绍世界古典文学的运动发生，日本部分有《古事记》一书在内，这才又提了起来。承楼适夷君从《语丝》里把它找了出来，又叫人抄录见示，其时我大概还在病中，所以又复放下。到一九五九年翻译复工以后才开始工作，但在那时候，我对于日本神话的兴趣却渐渐衰退，又因为参考书缺少，所以有点敷衍塞责的意思，不然免不得又大发其注释癖，做出叫人家头痛的繁琐工作来了，这部书老实说不是很满意的译品，虽然不久可以出书了，可是我对于它没有什么大的期待，就只觉得这是日本的最古的古典，有了汉文译本了也好，自然最好还是希望别人有更好的译本出现。

译得不满意的不但是这一种《古事记》，有些更是近代的作品。也译得很不恰意，这便是石川啄木的诗歌。其实他的诗歌是我所顶喜欢的，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我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经译过他的短歌二十一首，长诗五首，后来收在《陀螺》里边。当时有一段说明的话，可以抄在这里，虽然是三十年前的旧话了，可是还很确当：

“啄木的著作里边，小说诗歌都有价值，但是最有价值的，还要算是他的短歌。他的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不但是内容上注重生活的表现，脱去旧例的束缚，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运用俗语，改变行款，都是平常的新歌人所不敢做的。他在一九一〇年末所做的一篇杂感里，对于这些问题说得很清楚，而且他晚年的（案：啄木只活了二十七岁，在一九一二年就死了）社会思想也明白的表示出来了：

“‘我一只胳膊靠在书桌上，吸着纸烟，一面将我的写字疲

倦了的眼睛休息在摆钟的指针上面。我于是想着这样的事情，——凡一切的事物，倘若在我们感到有不便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不便的地方可以不客气的去改革它。而且这样的做，正是当然的。我们并不为别人的原故而生活着，我们乃是为了自己的原故而生活着的。譬如在短歌里，也是如此。我们对于将一首歌写作一行的办法，已经觉得不便，或者不自然了，那么便可以依了各首歌的调子，将这首歌写作两行，那首歌写作三行，就是了。即使有人要说，这样的办法要将歌的那调子破坏了，但是以前的调子，它本身如既然和我们的感情并不能翕然相合，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不要什么客气了。倘若三十一个字这个限制，有点不便，大可以尽量的去做增字的歌。（案：日本短歌定例三十一字，例外增加字数通称为字余。）至于歌的内容，也不必去听那些任意的拘束，说这不象是歌，或者说这不成为歌，可以别无限制，只管自由的说出来就好了。只要能够这样，如果人们怀着爱惜那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去的刹那的感觉之心，在这期间，歌这东西是不会灭亡的。即使现在的三十一字变成了四十一字，变成了五十一字，总之歌这东西是不会灭亡的。我们因了这个，也就能够使那爱惜刹那刹那的生命之心得到满足了。

"'我这样想着，在那秒针正走了一圈的期间凝然的坐着，我于是觉得我的心渐渐的阴暗起来了。——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过是这桌上的摆钟砚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说起来，原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些

事情罢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痛苦的种种的东西，我岂不是连一个指头都不能触它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却对于它们忍从屈服，继续的过那悲惨的二重生活以外，岂不是更没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种种的话对于自己试为辩解，但是我的生活总是现在的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制度、知识卖买制度的牺牲。

"'我转过眼来，看见象死人似的被抛在席上的一个木偶。歌也是我的悲哀的玩具罢了。'"

啄木的短歌集只有两册，其一是他在生前出版的，名曰《一握砂》，其二原名《一握砂以后》，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友人土岐哀果给他刊行，书名改为《可悲的玩具》了。他的短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与他的那风暴的生活和暗黑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几乎每一首歌里都有它的故事，不是关于时事，也是属于个人的。日本的诗歌无论和歌俳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馀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做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啄木的短歌当初翻译几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译出来的时候，有些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有的本来反似乎没有什么可喜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大概就是由于上述的情形吧？

※

《浮世澡堂》及其他

但是在翻译中间也有比较觉得自己满意的，这有如式亭三马的滑稽本《浮世风吕》，译本名《浮世澡堂》，和《浮世床》，译本名《浮世理发馆》。前者已于一九五八年出板，只译出了初二两编四卷，因为分别叙述女澡堂和男澡堂两部分的事，以为足够代表了；还有三四编共五卷，译注太是麻烦，所以不曾翻译，想起来很觉得可惜。后者则于一九五九年译成，凡两编五卷，乃是全书，只是尚未出板。关于这书，我曾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写过一篇《浮世风吕》，收在《秉烛谈》里边，有这样的几句话：

“偶读马时芳所著《朴丽子》，见卷下有一则云：‘朴丽子与友人同饮茶园中，时日已暮，饮者以百数，坐未定，友亟去。既出，朴丽子曰，何亟也？曰，吾见众目乱瞬，口乱翕张，不能耐。朴丽子曰，若使吾要致多人，资而与之饮，吾力有所不给，且不免酬应之烦。今在坐者各出数文，聚饮于此，洋贵贱，等贫富，老幼强弱，樵牧厮隶，以及遐方异域，黔劓徒奴，一杯清茗，无所参异，用解烦渴，息劳倦，轩轩笑语，殆移我情；吾方不胜其乐，而犹以为饮于此者少，子何亟也。友默然如有所失。友素介特绝俗，自是一变。’这篇的意思很好，我看了就联想起户川秋骨的话来，这是一篇论读书的小文，其中有云：‘哈理孙告戒乱读书的人说，我们同路上行人或是酒店

遇见不知何许人的男子便会很亲近的讲话么，谁都不这样做；唯独在书籍上边，我们常同全然无名而且不知道是那里的什么人会谈，还觉得很高兴。但是我却以为同在路上碰见的人，在酒店偶然同坐的人谈天，倒是顶有趣；从利益方面说，也并不很少的事。我想假如能够走来走去随便与遇着的人谈谈，这样有趣的事情恐怕再也没有吧。不过这只是在书籍上可以做到，实际世间不大容易实行罢了。《浮世床》与《浮世风吕》之所以为名著岂不即以此故么？'"

这话说的很对。《浮世风吕》是写澡堂里的事情，就女堂和男堂两部分，记述各人的谈话，写日常平凡的事情，虽然不能构成复杂的小说，却别有一种特色，为普通小说所没有的，这便是上文所所谓轩轾笑语，殆移我情者是也。《浮世床》则是写理发馆的，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男子都留一部分头发，梳着椎髻，这须得随时加以梳理。而且随便出入，没有象澡堂的进去必须洗澡的规定，所以那时成为一种平民的俱乐部，无事时走去聊天，上下古今的说一通。它的缺点是只有男子，因为女子另外有专门的梳头婆上门去给她们梳，所以这里的描写稍为冷静一点。在《江户时代戏曲小说通志》上堀舍次郎批评得不错，他说：

"文化六年（一八〇九）所出的《浮世风吕》是三马著作中最有名的滑稽本。此书不故意设奇以求人笑，然诙谐百出，妙想横生，一读之下，虽髯丈夫亦无不解颐捧腹，而不流于野鄙，不陷于猥亵，此实是三马特绝的手腕，其所以被称为斯道之泰斗者盖正以此也。"

我在写那篇文章二十年之后，能够把三马的两种滑稽本译了出来，并且加了不少的注解，这是我所觉得十分高兴的事。还有一种《日本落语选》，也是原来日本文学中选定了的书，叫我翻译的；我虽然愿意接受，但是因为译选为难，所以尚未能见诸事实。落语是一种民间口演的杂剧，就是中国的所谓相声，不过它只是一个人演出，也可以说是说笑话；不过平常说笑话大抵很短，而这个篇幅较长，需要十分钟的工夫，与说相声差不多。长篇的落语至近时才有纪录，但是它的历史也是相当的悠久的，有值得介绍的价值。可是它的材料却太是不好办了，因为这里边所讲的不是我们所不大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一九〇九年森鸥外在《性的生活》里有一段文章，说落语家的演技的情形道：

"刚才饶舌着的说话人起来弯着腰，从高座的旁边下去了。随有第二个说话人交替着出来，先谦逊道：人是换了却也换不出好处来。又作破题道：爷们的消遣是玩玩窑姐儿，随后接着讲一个人带了不懂世故的青年，到吉原（公娼所在地）去玩的故事。这实在可以说是吉原入门的一篇讲义。我听着心里佩服，东京这里真是什么知识都可以抓到的那样便利的地方。"落语里的资料最是突出而有精彩的，要算吉原的"倌人"（Oiran），俗语也就是窑姐儿，其次就是专吃镶边酒的"帮闲"了，否则是那些寿头码子的土财主。有些很好的落语，如《挑人》（Omitate）或是《鱼干笼子》（Hoshimono Hako），都因此而搁浅，虽然考虑好久，却终于没有法子翻译。这一件事，因事实困难只好中止，在我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了。

此外关于日本狂言的翻译，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我初次出板了一册《狂言十番》，如这书名所示里边共包含狂言的译文十篇。到了一九五四年我增加了十四篇，易名为《日本狂言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算是第二次板本。第三次又有一回增补，尚未出板，唯出稿已于一九六〇年一月送出，除增加三十五篇计十二万字，连旧有共五十九篇约二十八万字。此次增补系应出板社的嘱托，命将苏联译本的"狂言"悉收容在里边，经查对俄译本三十九篇中有五篇已经有译文，乃将馀下的三十四篇一一按照篇目译出补齐，又将额外指定的一篇《左京右京》也翻译了，这才交了卷。狂言的翻译本是我愿意的一种工作，可是这回有一件事却于无意中做的对了，这也是高兴的事。我译狂言并不是只根据最通行的《狂言记》本，常找别派的大藏流或是鹭流的狂言来看，采用有趣味的来做底本。这回看见俄译本是依据《狂言记》的，便也照样的去找别本来翻译，反正只要是这一篇就很好了。近来见日本狂言研究专家古川久的话，乃知道这样的办是对的，在所著《狂言之世界》附录二《在外国的狂言》中说："据市河三喜氏在《狂言之翻译》所说，除了日本人所做的书以外，欧译狂言的总数达于三十一篇，但这些全是以《狂言记》为本的。新加添的俄文译本，也是使用《有朋堂文库》和《日本文学大系》的，那么事情还是一样。只有中国译本参照《狂言全集》的大藏流，和《狂言二十番》的鹭流等不同的底本。"他这里所说的乃是《狂言十番》，我的这种译法始于一九二六年，全是为的择善而从，当时还并未知道《狂言记》本为不甚可靠也。

一九六〇年起手翻译《枕之草纸》，这部平安时代女流作家的随笔太是有名了，本来是不敢尝试，后来却勉强担负下来了，却是始终觉得不满意，觉得是超过自己的力量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写《歌咏儿童的文学》这篇文章时，曾经抄译过一节，但是这回总觉得是负担过于重大了，过于译《古事记》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又担任校阅别人译的《今昔物语》，这也是大工作，可是我所用的乃是一部《岩波文库》本，这与译者所根据的不是一样的本子，这又给予我们以不必要的纷歧。随后这样不很愉快的工作完结了，乃能回过来再做希腊的翻译，这虽然比较更是繁难一点，但是这回所译的乃是路喀阿诺斯(Lukianos)的《对话集》，是我向来决心要翻译的东西，所以是值得来努力一番的。以炳烛的微光，想担负这工作，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的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这人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做了许多对话体的文章，但他不是学柏拉图去译哲学，却是模仿生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犬儒墨涅波斯（Menippos）做了来讽刺社会，这是他的最大的特色。我以前将他的名字写作路吉亚诺斯，从英文译出过他的两篇文章，便是《冥土旅行》和《论居丧》，这回却有机会把它来直接改译，这实在是很好的幸运。现在最近已经译出《卡戎》和《过渡》两长篇，后者即是《冥土旅行》；至于那位卡戎，也是与那旅行有关系的人，便是从前译作哈隆，渡鬼魂往冥土者也。

《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绍兴鲁迅纪念馆馆刊》第一期上边，有张能耿的一篇文章，其第二节云，“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抄得一字条”，文云：

“鲁迅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翰林，至今老台门台门斗里还悬挂着他的翰林匾额，上款是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水陆各镇兼管两浙盐政杨昌濬为，下款为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

“鲁迅祖父虽是清翰林，但不是一个搬〔?〕钱的人，最近我们绍兴鲁迅纪念馆收到王莱山先生捐献的鲁迅祖父寄给王家的人的八封信，其中两封是向王家借钱的。

“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室，内容丰富，其中鲁迅祖父给少年鲁迅（樟寿）一张字条，很吸引我。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这是一份重要资料，有助于对鲁迅青少年时代的研究，所以就特地抄了下来。记得有关人说过，介孚公还主张孙辈求学，可以先看小说，如《西游记》，它想象丰富。”

这个字条我看了很面善，记得这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前后，

介孚公把一部木板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那时候夹在书中一起寄回来的。他其时在杭州狱中，想看书时便向申昌派报处买些《申报》的铅印书，或浙江官书局的木板书来看。《唐宋诗醇》便是属于后者。这部书卷数很多，是唐宋诗的选本，是清乾隆皇帝钦定的，详细的情形因为事隔多年，记不清了，唐朝是李杜韩白这四家，宋人只是苏黄王陆吧。说到做诗，这位弘历先生实在很不高明，他的题《知不足斋丛书》的诗，写在《唐阙史》前头的，头二句我还记得，说“知不足斋何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这真是《绿野仙踪》里冷于冰遇到的乡下塾师的佳句：“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的前身了。但是选诗论诗，大概还是有沈德潜等一班帮闲文人做枪手，所以还讲得过去，不见得会有《馍馍赋》那一类的文章的吧。

可是这一部书对于鲁迅发生什么影响，有没有象介孚公所指示的那样，对于鲁迅自己做诗有什么帮助呢？那实在不好说，看来大约是没有吧。讲到他在留学时代爱读的诗，第一要算李长吉，曾叫我写信托在四川的季自求，替他找了一部王琦的昌谷诗注，其次是温飞卿吧，因为他曾有石印的温集，此外则是那时盛行的一种新派诗，如《饮冰室诗话》里所登的谭壮飞、夏穗卿等人所做，都不很好懂，如“帝杀黑龙”一联至今还不能解释清楚。鲁迅的诗，我不能指定说它是哪一路的，但总之不是如介孚公所指示的从白陆苏李出来的，那是很明了的了。

关于鲁迅的旧诗，其实还是许寿裳的话说的顶对，说他熟读《离骚》，使用新典故，即所谓“异域典故”，如夏穗卿那样，这关于那一首《自题小像》是最明了了。一九三六年许氏在《怀

旧》一文中说道：

“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这里的一个难题在于“神矢”，注释家种种发掘，各有新解释，但是最为确当的也还是极平凡的看法，如许氏所说，“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他说是借用，尤其是有见识，因为心里受了伤，以譬喻受到刺激，并不一定要是恋爱。至于做诗的年代，是一九〇三年二十三岁的时候，也以许氏所记为可信。这大概是题在癸卯（一九〇三年）二月所照的“断发”照相上面的，而不是前一年壬寅四月的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相，两者的区别只在一是脱帽露顶，一则戴着学生制帽，因为顶上还留着“富士山”，不大雅观。注释家多拘泥于那幅手书，“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以为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许氏所说的一定是错了。鲁迅生于一八八一年辛巳，到辛未是五十一岁，但倒数到二十一岁辛丑，那时他还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到第二年才毕了业往日本去留学，即此可以看见这里所说的二十一岁是显有不对了。

〔本文系周作人遗写，署名“仲密”，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3）》曾予发表。〕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知堂书话　上、下
作者=周作人
页数=932
SS号=10092024
出版日期=